郑振铎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郑振铎全集

第九卷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二）



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

第九卷说明

本卷收入《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二册。包括中卷《中世文学》之部分（第三十五章至第五十五章）及下卷《近代文学》（第五十六章至第六十四章）。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完稿于一九三二年六月，同年十二月由北平朴社出版，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一九八二年三月再版，本卷即据此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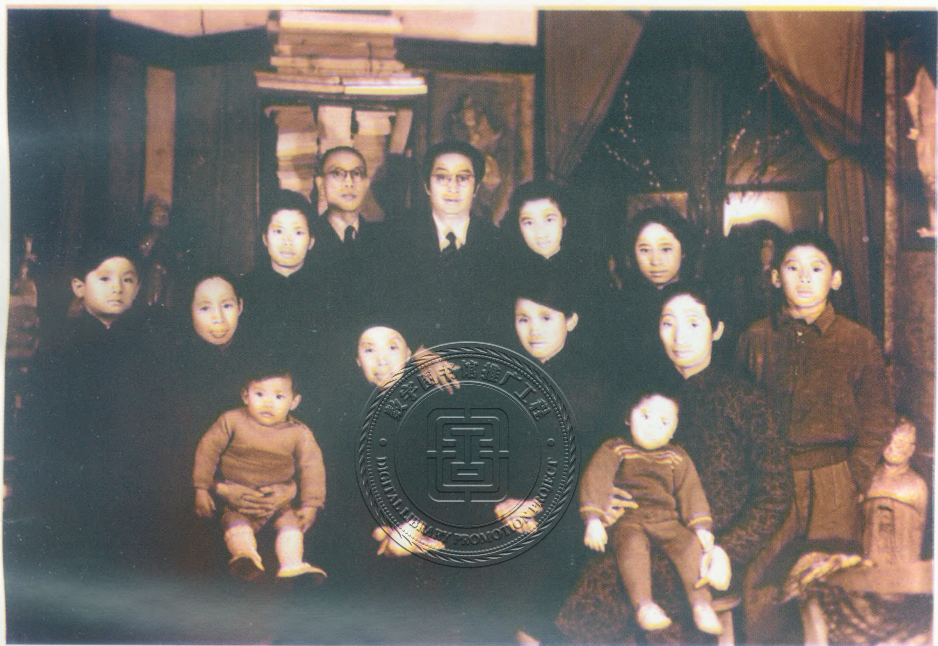




1948年12月，郑振铎五十岁生日在上海东庙弄寓所书斋。



1948 年 12 月，郑振铎五十岁生日，与夫人高君箴在上海书斋。



1948年12月，郑振铎五十岁生日，与家人合影。前排左一：郑尔康（郑振铎之子），左三：郑母郭太夫人，左四：夫人高君箴；后左三：郑振铎，左四：女儿小箴。



50年代初，郑振铎（左二）与金灿然（左一）、胡愈之（右一）等在北京。

目　　录

插图目录

第三十五章　北宋词人

词的黄金时代——北宋词的三期——三期的特色——第一期的作家们：晏殊欧阳修范仲淹张先等——欧阳修词的伪作者刘煇——晏几道宋祁王安石——第二期的作家们：柳永苏轼秦观黄庭坚等——黄庭坚的白话词——贺涛程垓等——赵令畤王诜——女作家魏夫人——第三期的作家们：周邦彦吕渭老向镐朱敦儒等——皇帝词人赵佶与女作家李清照

一

敦煌俗文学的影响，在北宋的文坛上还未十分显著。我们猜想，这些俗文学、叙事诗、民间歌曲与变文等等，必已在民间十分的流行着，然而文人学士却完全不加以注意。大多数的文人学士却还在那里长歌曼吟着流传于他们的一个阶级及与他们的一个阶级接触最繁的歌妓舞女阶级之间的词，提倡着载道的古文与古来相传的五七言古律诗。词在唐末与五代，已成了文人学士的所有物，民间虽仍在流行着，然已染上了不少的“文”气，加上了不少的雅词丽句，离俗文学的本色日远，换一句话，即离民间的

爱好亦日远。他们几乎为文人学士的阶级所独占。他们的不能诉之于诗古文的情绪，他们的不能抛却了的幽怀愁绪，他们的不欲流露而又压抑不住的恋感情丝，总之，即他们的一切心情，凡不能写在诗古文辞之上者无不一泄之于词。所以词在当时，是文人学士所最喜爱的一种文体。他们在闲居时唱着，在登临山水时吟着，他们在絮语密话时微讴着，在偎香倚玉时细诵着，他们在欢宴迎宾时歌着，在临歧告别时也唱着。他们可以用词来发“思古之幽情”，他们可以用词来抒写难于在别的文体中写出的恋情，他们可以用词来庆寿迎宾，他们可以用词来自娱娱人。总之，词在这时已达到了她的黄金时代了。作家一做好了词，他便可以授之歌妓，当筵歌唱。“十七八女孩儿按执红牙拍，歌‘杨柳岸晓风残月’。”这个情境岂不是每个文人学士都所羡喜的。所以，凡能做词的，无论文士武夫，小官大臣，都无不喜做词。像秦七，像柳三变，像周清真诸人，且以词为其专业。柳三变更沉醉于妓寮歌院之中，以作词给她们歌唱为喜乐。所以我们可以说一句，在词的黄金时代中，词乃是文人学士的最喜用之文体。词乃是与文人学士相依傍的歌妓舞女的最喜唱的歌曲。换言之，词在这个黄金时代中，乃是盛传于文人学士的一个阶级及与文人学士的一个阶级最接近的歌女阶级中的一个文体。到了最后，词之体益尊且贵，且已有了定型，词的生命便日益邻于“没落”了。我们猜想，当时民间或仍流行着唱词的风气，非文人学士的阶级，或仍保存了或模拟着文人学士的唱词的习惯。然而文的词语已日渐的高雅了，词的格调已日渐的艰隐了，词的情绪已日渐的晦暗隐约了。听者固未必深明其义，即唱者也只能依腔照唱而已。所以这一个时代的民间的听词者，或已到了“耳熟其音而心昧其义”之时了。当时的人，往往讥嘲柳三变的词太俗，然而哪一位词人的词，有柳氏的词那样的流行呢？柳氏的词所以能够“有井水饮

处，即能歌”之者，正以其词之浅近，能够通俗。其实柳氏已太高雅，其音调虽甚谐俗，其辞语恐已未必为当时民间所能懂得。

综言之，词的黄金时代恰可当于“北宋”的这一个时期。到了北宋以后，词的风韵与气魄便渐渐的近于“日落黄昏”之境了。

二

北宋的词坛，约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柳永以前。这是晏殊、范仲淹、欧阳修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花间》派与二主、冯延巳的影响，尚未能尽脱。真挚清隽是其特色，奔放的豪情却是他们所缺少的。他们只会做《花间》式的短词，却不会做缠绵宛曲的慢调。他们会写：“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栏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欧阳修《踏莎行》）；他们会写：“绿酒初尝人易醉，一枕小窗浓睡”（晏殊《清平乐》）；他们会写：“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范仲淹《苏幕遮》）。他们却不会写：“都门帐饮无绪，方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柳永《雨霖铃》）。他们更不会写：“便携将佳丽，乘兴深入芳菲里，拨胡琴语，轻拢慢捻总伶俐，看紧约罗裙，急趣檀板，霓裳入破惊鸿起。正颦月临眉，醉霞横脸，歌声悠扬云际。任满头红雨落花飞，渐鳷鹊楼西玉蟾低，尚徘徊未尽欢意”（苏轼《哨遍》）。

第二个时期是创造的时候。这一个时期是柳永的，是苏轼的，是秦观、黄庭坚的。但柳永的影响在当时竟笼罩了一切，连苏门的“秦七、黄九”也都脱不了他的圈套。东坡的词却为词中的一个别支，在当时没有什么人去仿效，其影响要过了一百余年

后才在辛弃疾他们的作品里表现出来。所以这一个时期，我们也可以说她是“柳永的时代”。《吹剑续录》说：“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比柳耆卿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按执红牙拍，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按此语大约指东坡《念奴娇》诸词而言。其实东坡词亦多绮丽隽妙者，不尽如《大江东去》之朴质有若史论。柳永词每谐于音律，东坡词则为“曲子内缚不住者”。然这两位大作家，亦有一个同点，即二人皆注意于慢词，皆趋于豪放宛曲的一途。这是他们与第一个时期中诸作家的不同之点。又，第一期多用旧调，而这一期则多自行创作新调，以便唱歌。前期的诸大家往往非音律家，而这一期中的大家柳永便是一位深通于音律的人。所以他能够写许多慢词，他能够创许多新调。

第三个时期是深造的时期，也可以说是周美成的时代。在这一个时期里，音律更为注重，“曲子内缚不住”的作品已经是绝无仅有的了。新的歌调仍在创造，而第二期的豪迈不羁的精神则渐渐的不见了。综言之，第三期的精神，可以称她为循规蹈矩的时代。第一期的清隽健朴的特质，他们是没有的，第二期奔放雄奇的特色，他们又是没有。他们的特质是严守音律，是日益趋于修斲字句，即在严格的词律之中，以清丽婉美之辞章，写出他们的心怀。他们实开辟了南宋词人的先路。但在这一期的最后，却有两个大词人出现，其精神作风却与周美成他们不同，这两个大词人是：皇帝词人赵佶，与女流作家李清照。宋徽宗词近似李后主。清照的词则回复到第二期的豪放，而不流入粗鄙，有第一期的清隽，而又具豪情逸思，实是这一期里最大的一个词人。

三

第一期的大作家，当以晏殊、欧阳修、范仲淹、张先为首。但他们的崛起，离五代词人的最后几个，已经是近一百年了。北宋的初年，东征西讨，人不离骑，马不离鞍，注意于词者绝少。及曹彬、潘仁美他们削平了诸国，构成了大一统的局面以后，降王降臣奔凑于皇都，文化的事业大为发达。又有《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的编纂，似乎词坛应该很热闹的了。然而当时的词的作者，除了降王李煜，降臣欧阳炯等之外，却没有什么新兴的作家。我们与其以李煜、欧阳炯等为盛代的先驱，还不如以他为“残蝉的尾声”为更妥切些。真实的一个大时代的先驱，乃是晏殊他们，而非李煜他们。

在晏殊之前，有几个词人，应一为叙及。徐昌图，莆阳人，宋太祖时守国子博士，后迁至殿中丞。他的词不多，然如《临江仙》之“残灯孤枕梦，轻浪五更风”诸语，也很美隽。潘阆字逍遥，有《逍遥词》，[①] 仅存《酒泉子》十首，皆咏杭州西湖的景色者。有几首写得很好。如“别来几向画阑（一作图）看，终是欠峰峦”，“三三两两钓鱼舟，岛屿正清秋”，“寒鸦日暮鸣还聚”之类，皆可称得起是“好句”。寇准的词，未脱《花间》的衣钵，但较为浅露。王禹偁在北宋初，乃是一位很重要的五七言诗作者。他偶作小词，也颇有意绪。像《点绛唇》，可为一例：

> 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水村渔市，一缕孤烟细。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平生事，此时凝睇，谁会凭栏意。

---

① 《逍遥词》有《四印斋汇刻宋元三十一家词》本。

钱惟演虽为降王之子，居大位，然而他的小词却甚为动人，不失为一位很好的诗人。他的《玉楼春》："城上风光莺语乱，城下烟波春拍岸。……情怀渐变成衰晚，鸾镜朱颜惊暗换。昔年多病厌芳樽，今日芳樽惟恐浅。"黄叔旸谓："此暮年作，词极凄惋。"但第一个大词人有意于为词，且为之而工者当推晏殊。

晏殊[①] 字同叔，江西抚州临川人。他是一个大天才，七岁便能文。"景德初以神童荐。召与进士千馀人并试庭中。殊神气不慑，援笔立就，赐进士出身"（《宋史》本传）。帝且使他尽读秘阁书。每有谘访，率用方寸小纸，细书问之。后事仁宗，尤加信爱。仕至观文殿大学士卒（991—1055）。他的生平可算是"花团锦簇"的一位诗人生活。他卒后，赠谥元献。当时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辅、欧阳修皆出其门。性刚峻，遇人以诚。一生自奉如寒士。"为文赡丽，尤工诗，闲雅有情意"（《宋史》本传）。有集二百四十余卷[②]。然他的最大的成功，他的诗人的真面目，却完全寄托在他的词中。他的诗不足以代表他，他的散文更不足以表现他。他的《珠玉词》[③] 虽仅一百数十首，却完全把这位"花团锦簇"，钟鸣鼎食的"诗人大臣"的本来面目表现出来了。人生什么都能够看得透，只有恋情是参不破的，什么都能够很容易的志得意满，惟有恋情却终似明月般的易缺难圆。晏殊在这一方面似乎也是深尝着她的滋味的。他的儿子几道曾说道："先君平日小词虽多，未尝作妇人语也。"但这话是不对的。"月好谩成

---

① 见《东都事略》卷五十六，《宋史》卷三百十一。

② 今存《晏元献遗文》一卷，有《四库全书》本，有《宜秋馆汇刻宋人集乙编》本（宜秋馆本附《补编》三卷）。

③ 有汲古阁刊《宋六十家词》本。



晏　　殊



范 仲 淹

孤枕梦，酒阑空得两眉愁，此时情绪悔风流”（《浣溪沙》）；“为我转回红脸面”（同上）；“且留双泪说相思”（同上）；“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同上）；“鬓亸欲迎眉际月，酒红初上脸边霞，一场春梦日西斜”（同上）；“东城南陌花下，逢著意中人”（《诉衷情》）；“何况旧欢新宠阻心期，满眼是相思”（《凤衔杯》）；“未知心在阿谁边？满眼泪珠言不尽”（《玉楼春》）；“当时轻别意中人，山长水远知何处”（《凤衔杯》）；“消息未知归早晚，斜阳只送平波远”（《蝶恋花》）；“浓睡觉来鹦乱语，惊残好梦无寻处”（同上）；“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同上）；“那堪更别离情绪，罗巾掩泪，任粉痕沾污，争奈向千留万留不住”（《殢人娇》），这些都不是“情语”么？同叔之未脱这些妇人语，正足见其未脱尽《花间》派的衣钵。《贡父诗话》说：“元献尤喜冯延巳歌词，其所自作亦不减延巳乐府。”他的成就的高处，确足以闯入延巳之室。

同时的词人范仲淹[1]，其词存者不过寥寥几首，却无一首不是清隽绝伦。仲淹字希文，吴县人，大中祥符八年进士。仕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卒谥文正（989—1052）。有集。[2] 像下面的二词，都是使我们读之惟恐其尽的：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

① 见《东都事略》卷五十九，《宋史》卷三百十四。

② 《文正集》二十卷，别集四卷，补编五卷，有岁寒堂刊本，有《四库全书》本。又《范文正集》九卷，有《正谊堂丛书》本。又《范文正公诗馀》一卷，有《彊村丛书》本。

——《苏幕遮·怀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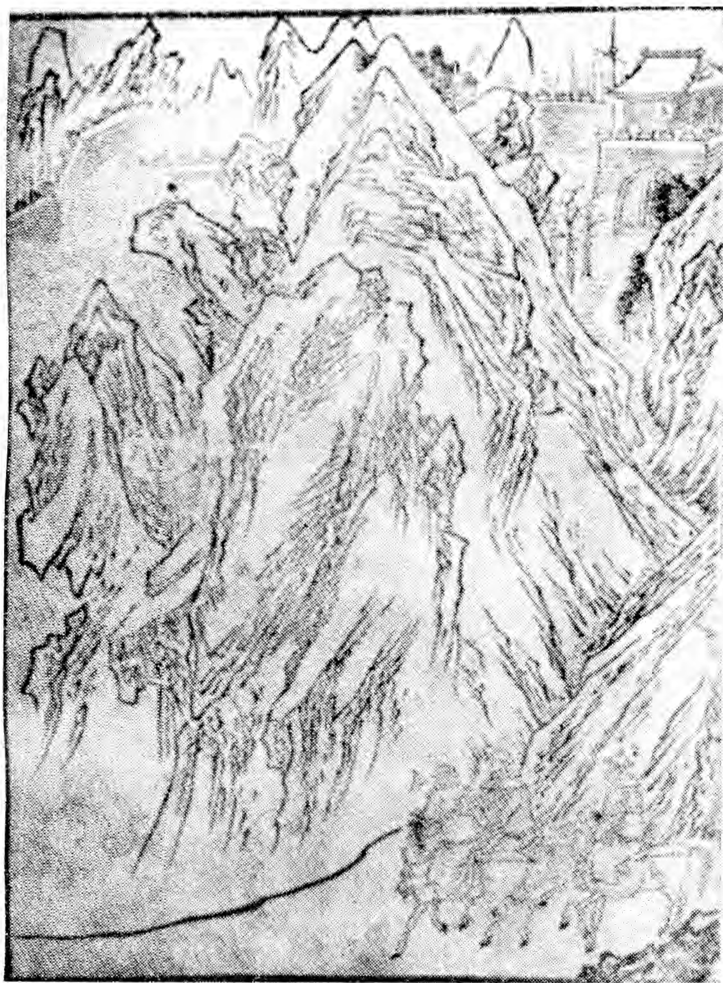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渔家傲·秋思》

欧阳修有《六一居士词》[①]。我们在他的散文中，只见到他是一位道貌俨然的无感情的学者；在他的五七言诗中，我们也很难看出他是怎样富于感情的一位诗人。但在他的词中，却不意将他的道学假面具全都卸下来了。他活泼泼的，赤裸裸的将他的诗人生活，表现在我们之前。“莲子与人长厮类，无好意，年年苦在中心里”；“天与多情丝一把，谁厮惹，千条万缕萦心下”；“脉脉横波珠泪满，归心乱，离肠便逐星桥断”（以上皆《渔家傲》）。我们可想见他的恋情，也必是有一段苦趣的。宋人小说里，因有永叔盗甥之说。王铚《默记》载永叔的《望江南》，他说：“奸党因此诬公盗甥。公上表自白云：丧厥夫而无托，携孤女以来归。张氏此时，年方十岁。钱穆父素恨公，笑曰：此正学簸钱时也。欧知贡举，下第举人，复作《醉蓬莱》讥之。”此说在当时流传一定很盛，所以许多人竭力为他辨明。陈质斋说：“欧阳公词，多有与《花间》、《阳春》相混。亦有鄙亵之语厕其中。当是仇人无名字所为也。”罗长源说：“公尝致意于《诗》，为之本义，温柔宽厚，所得深矣。今词之浅近者，前辈多谓是刘煇伪作。”我们看，在《醉翁琴趣外编》里，有许多为《六一词》所不收的

---

① 《六一词》有汲古阁刊《宋六十家词》本。又《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三卷，及《醉翁琴趣外编》六卷，有《双照楼景宋元明词》本。



渔　家　傲（范仲淹）

塞下秋来风景异，……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从明刊本《诗馀画谱》（通县王氏藏）



桂 枝 香（王安石）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

——从明刊本《诗馀画谱》（通县王氏藏）

词，很可怪，像："更问假如事还成后，乱了云鬟，被娘猜破"（《醉蓬莱》）；"空泪滴，真珠暗落。又被谁，连宵留著？不晓高天甚意：既付与风流，却恁薄情！细把身心自解，只与猛拚却。又及至，见来了，怎生教人恶"（《看花回》）；"相思字一时滴损，便直饶伊家总无情，也拚了一生，为伊成病"（《洞仙歌令》）；"才会面，便相思，相思无尽期。这回相见好相知，相知已是迟"（《阮郎归》）。这似和《六一词》的作风，太不相同了，显然不是出于同一词人的手笔。当便是所谓刘煇的伪作吧。但这一类的词，实在不坏，在《花间》、《阳春》里，我们找不到那末真情而朴质的东西。假如果是刘煇所作，则他也当是一位大词人了。或他仅是集了当时的民歌也难说。像《六一词》里的：

> 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小楼西角断虹明。阑干倚处，待得月华生。　燕子飞来窥画栋，玉钩垂下帘旌，凉波不动簟纹平。水精双枕，旁有堕钗横。
>
> ——《临江仙》

和刘煇之作（?）较之，当然立刻便可见到其不同来的。

张先[1]字子野，吴兴人，为都官郎中（990—1078）。有《安陆词》一卷[2]。先与柳永齐名。《古今诗话》载有一段故事："有客谓子野曰：人皆谓公张三中，即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也。公曰：何不目之为张三影？客不晓。公曰：云破月来花弄

---

① 见谈钥《吴兴志》。

② 《安陆集》一卷附录一卷，有葛氏刊本，又有扬州诗局刊本。《张子野词》一卷，有《名家词》本（《粟香室丛书》）。又二卷补遗二卷，有《知不足斋丛书》本及《彊村丛书》本。

影；娇柔懒起，帘压卷花影；柳径无人，堕飞絮无影。此馀平生所得意也。”而“三影”中尤以“云破月来花弄影”为最著于人口，其全文如下：

> 水调数声持酒听，午醉醒来愁未醒。送春春去几时回？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省。　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重重帘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
>
> ——《天仙子》

在先的小词里，有许多句子真是娇媚欲泛出纸面，像“闻人话著仙卿字，瞋情恨意还须喜。何况草长时，酒前频见伊”（《菩萨蛮》）；“牡丹含露真珠颗，美人折向帘前过。含笑问檀郎：花强妾貌强？檀郎故相恼，刚道花枝好。花若胜如奴，花还解语无”（《菩萨蛮》）；“密意欲传，娇羞未敢。斜偎象板还偷瞰。轻轻试问借人么？佯佯不觑云鬟点”（《踏莎行》）诸语，哪一个字不是若十七八女郎之倩笑的。他亦间作慢词，却都未见得好。他有技巧而没有豪迈奔放的气势，有纤丽而没有健全创造的勇力，仍是第一期的词人。

更有几个人也可附在第一期中。晏几道字叔原，殊幼子，监颍昌许田镇。有《小山词》[①]。黄庭坚称其词能“寓以诗人之句法，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后来论者亦称其词聪俊，出入于温、韦之间，而尤胜于大晏。程叔彻说：“伊川闻诵晏叔原‘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笑曰：‘鬼语也。’意亦赏之。”他是一个十足的诗人，所以“常欲轩轻人，而不受世之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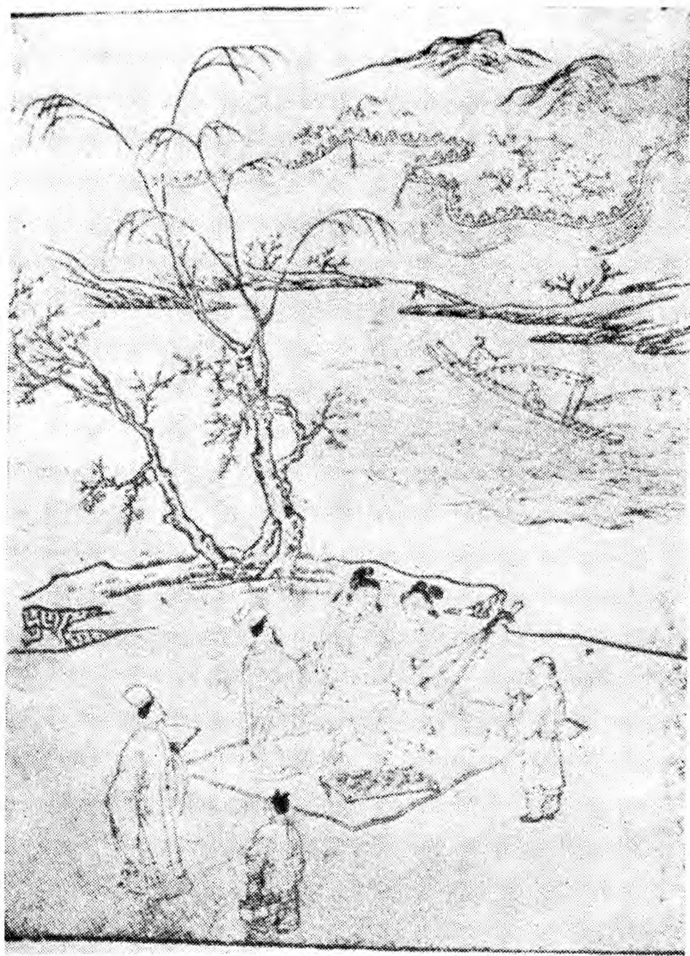
① 《小山词》有汲古阁刊《宋六十家词》本，又有晏端书刊本。



蝶 恋 花（欧阳修）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金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从明刊本《诗馀画谱》（通县王氏藏）



玉 楼 春（宋 祁）

东城渐觉风光好，縠绉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晚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 从明刊本《诗馀画谱》（通县王氏藏）

重。”虽因此不得在上位，而词亦因此日工。像：

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鹧鸪天》

可作为他的代表作。

宋祁[①] 字子京，安州安陆人。天圣中进士。累官翰林学士承旨。卒赠尚书，谥景文（998—1061）。有《出麾小集》，《西洲猥稿》。子京词名甚著，然其词传者不多。像《玉楼春》：

东城渐觉风光好，縠绉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云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最为脍炙人口，竟使他得了“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之号。

王安石有词一卷[②]。以他这样的一位用世的名臣，宜乎气格与别的词人们不同。他的词脱尽了《花间》的习气，推翻尽了温、韦的格调，另自有一种桀傲不群的气韵，足为苏、辛作先驱。像《桂枝香》，是其一例：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

① 宋祁见《宋史》卷二八四。

② 《临川先生歌曲》一卷，《补遗》一卷，有《彊村丛书》本。

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其实安石的词，也尽有十分清隽的，像："晚来何物最关情，黄鹂三两声"（《菩萨蛮》）；"尘不到，时时自有春风扫"（《渔家傲》）；"山桃溪杏两三栽，为谁零落为谁开"（《浣溪沙》）诸语。也尽有许多深情缱绻的，如"而今误我秦楼约，梦阑时，酒醒后，思量着"（《千秋岁引》）；"红笺寄与烦恼，细写相思多少。醉后几行书字小，泪痕都揾了"（《谒金门》）。

四

第二期的词，是慢词最盛的时代。柳永虽未必为慢词的创造者，却是慢词的代表人。与他抗立的大词人是苏轼。轼的门下，如秦七（观）、黄九（庭坚）等，都是很受永的影响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一期是柳永及其跟从者的时期。

苏轼可以说是"非职业"的词人，柳永则为"职业的"词人。苏轼的一生，爱博而无所不能，以其绝代的天才，雄长于当时的"词坛"，诗坛，文坛。然柳永的一生，却专精于"词"。他除词外没有著作，他除词外没有爱好，他除词外没有学问。相传宋仁宗留意儒雅，深斥浮艳虚华之文。永则好为淫冶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时，特落之，说道："且去浅斟低唱吧，何要什么浮名。"其后，他另改了一个名字，方才得中。永的初名是三变，字耆卿，乐安人。景祐元年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号"柳屯

田”。有《乐章集》[①]。他的一生生活，真可以说是在“浅斟低唱”中度过的。他的词大都在“浅斟低唱”之时写成了的，他的灵感大都是发之于“倚红偎翠”的妓院中的，他的题材大都是恋情别绪，他的作词大都是对妓女少妇而发的，或代少妇妓女而写的。他的文辞因此便异常浅近谐俗，深投合于妓女阶级的口味，为这些妓女阶级所能传唱，所能口唱而心知其意，所能欣赏而深知其好处，所能受感动而怅惘不已。所以他的词才能流传极广，“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但颇为学人所鄙。李端叔说：“耆卿词，铺叙展衍，备足无馀。较之《花间》所集，韵终不胜。”孙敦立说：“耆卿词虽极工，然多杂以鄙语。”黄叔旸说：“耆卿长于纤艳之词，然多近俚俗。”对于他的能谐俗之一点，大约是当时的许多词人所同意诟病于他的。例如“平生自负风流才调，口儿里道知张、陈、赵……阎罗大伯曾教来道，人生但不须烦恼，遇良辰，当美景，追欢买笑”（《传花枝》）；“几多狎客看无厌，一辈舞童功不到……而今长大懒婆娑，只要千金酬一笑”（《木兰花》）之类，诚不免于鄙俗无诗趣。然他的词格却不止于这个境地。这些原是他的最下乘的东西。他的名作，其蕴藉动人处，真要“十七八女孩儿按执红牙拍”以唱之，才能尽达得出来的。苏轼曾拈出“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以为“唐人佳处，不过如此”。他的情调，几乎是千篇一律的“羁旅悲怨之辞，闺帷淫媟之语”。然千篇的情调虽为一律，千篇的辞语却未有相同的。他的词，百变而不离其宗的是旅思闺情，然却能以千样不同的方法，千样不同的辞意传达之，使我们并不觉得他们的重复可厌。我们如果读《花间》、《尊前》过多，往往有雷同冗

---

① 《乐章集》一卷，有汲古阁刊《宋六十家词》本。又三卷，《续添曲子》一卷，有《彊村丛书》本。

复之感。在柳永的《乐章集》中，这个缺点，他却常能很巧妙的避去了。这是他的慢词最擅长之一点，也是他的最足以使我们注意的一点。我们试读下面的几首词：

洞房记得初相遇，便只合长相聚。何期小会幽欢，变作离情别绪。况值阑珊春色暮，对满目乱花狂絮，直恐好风光，尽随伊归去。

一场寂寞凭谁诉？算前言总轻负。早知恁地难拋，悔不当时留住。其奈风流端正外，更别有系人心处。一日不思量，也攒眉千度。

——《昼夜乐》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方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雨霖铃》

耆卿词的好处，在于能细细的分析出离情别绪的最内在的感觉，又能细细的用最足以传情达意的句子传达出来。也正在于“铺叙展衍，备足无馀”。《花间》的好处，在于不尽，在于有馀韵。耆卿的好处却在于尽，在于“铺叙展衍，备足无馀”。《花间》诸代表作，如绝代少女，立于绝细绝薄的纱帘之后，微露丰姿，若稳若现，可望而不可即。耆卿的作品，则如初成熟的少妇，“偎香倚暖”，恣情欢笑，无所不谈，谈亦无所不尽。所以五代及北宋初期的词，其特点全在含蓄二字，其词不得不短隽。北宋第二期

的词，其特点全在奔放铺叙四字，其词不得不繁辞展衍，成为长篇大作。这个端乃开自耆卿。

耆卿的影响极大。秦少游本以短隽擅场，却也逃不了耆卿的范围。《高斋词话》说：“少游自会稽入都，见东坡。东坡曰：‘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少游曰：‘某虽无学，亦不至如是。’东坡曰：‘销魂当此际，非柳七语乎？’”少游至此，也只好愧服了。少游如此，其他更可知了。东坡词虽取境取意与柳七绝异，然在奔放铺叙一方面，当也是暗受耆卿势力的笼罩的。

苏轼的影响，在当时虽没有柳七大，然实开了南宋的辛、刘一派，成为词中的一个别支。故论者每以为东坡的小词似诗；又以为东坡“以诗为词，如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陈师道语）。东坡他自己也尝说：“生平有三不如人。”谓著棋，吃酒，唱曲也。他的词“虽工而多不入腔，盖以不能唱曲故耳。”晁补之也说：“东坡居士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但东坡词实有两个不同的境界。这两个境界，固不同于《花间》，也有异于柳七。一个境界是“横放杰出”，不仅在作“诗”，直是在作史论，在写游记。例如《念奴娇》：

>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
>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以及如“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江城子》），“荷

蒉过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贤”（《醉翁操》）诸词皆是。这一个境界，所谓“横放杰出”者，诚不是曲中所能缚得住的。不过像《减字木兰花》：“贤哉令尹，三仕已之无喜愠。我独何人，犹把虚名玷搢绅。不如归去，二顷良田无觅处。归去来兮，待有良田是几时?”却有点过于枯瘠，无丝毫诗意含蓄着，乃是他的词最坏的一个倾向。

然东坡的词境，还有另一个境地，另一种作风。这便是所谓“清空灵隽”作品。这使东坡成了一个绝为高尚的词人。黄庭坚谓东坡的《卜算子》一词：“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胡寅谓：“词在东坡，一洗绮罗香泽之态，使人登高望远，举首浩歌，超乎尘埃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柳氏为舆台矣。”张炎说：“东坡词，清丽舒徐处，高出人表，周、秦诸人所不能到。”这些好评，非在这一个境界里的词，不足以当之。像：

>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渺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
> ——《卜算子》

>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攲枕钗横鬓乱。　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
> ——《洞仙歌》

读了这一类的词，我们还忍说他须“关西大汉”执铜琵琶、铁绰板来唱么？还忍责备他不谐音律么？将这些清隽无伦的诸词，杂



雨 霖 铃（柳　永）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从明刊本《诗馀画谱》（通县王氏藏）



念 奴 娇（赤壁怀古　苏　轼）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从明刊本《诗馀画谱》（通县王氏藏）

置于矫作“绮罗香泽之态”的诸词中，真如逃出金鼓喧天的热闹场，而散步于“一天凉月清于水”，树影倒地，花香微闻的僻巷，其隽永诚可久久吟味的。他的词集，有《东坡居士词》[①]。

五

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四人，被称为苏门四学士。然在词一方面，他们四个人，差不多都可以说不曾受过东坡什么影响。庭坚自有其独到之处。观则杂受《花间》、柳七之流风而熔冶之于一炉。晁、张二人则间有可喜的隽语而已，并不是什么大家。

黄庭坚[②]（1045—1105）有《山谷词》[③]。他的词，可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方面。第一方面是传统的作品，第二方面却是他自己所大胆特创的作风。他的传统的词，颇有人批评之，如晁补之所谓：“黄鲁直小词固高妙，然不是当行家语，是著腔子诗。”至于第二方面的作品，论者则直以“时出俚浅，可称伧父”（陈师道语）二语抹煞之而已。但像“银灯生花如红豆，占好事如今有。人醉曲屏深，借宝瑟轻招手。一阵白蘋风，故灭烛教相就”（《忆帝京》）云云，即在一般传统的作品中也不能不算是佳作。若他的第二方面的特创之作，则恐怕除了当时的俗客歌伎之外，所谓雅士文人是再也不会赏识她们的了。在这方面的作品里，他

---

① 《东坡词》一卷，有汲古阁刊《宋六十家词》本。《东坡乐府》二卷，有《四印斋所刻词》本，有《彊村丛书》本（三卷），又有林大椿校本（商务）。又《苏辛词》，叶绍钧选注，有《学生国学丛书》本（商务）。

② 见《东都事略》卷一百十六《文艺传》，《宋史》卷四百四十四《文苑六》。

③ 《山谷词》一卷，有汲古阁刊《宋六十家词》本。又《山谷琴趣外篇》三卷，有《涉园景宋金元明词续刊》本。

尽量的引用了当时的方言俗语入词；更尽量的模拟着当时流行的民歌的作风。他的大胆的解放，可说是“词史”上所未曾有的。柳永曾被论者同声称为“鄙俗”，然《乐章集》中引用俗语方言之处，如庭坚之“奴奴睡也奴奴睡”（《千秋岁》）；“有分看伊，无分共伊宿，一贯一文跷十贯，千不足，万不足”（《江城子》）诸句，却从来不曾见过。永的词，毕竟还是文人学士的词。若庭坚的词，则真为一般市井人所完全明白，所完全知道其好处者。

对景还销瘦，被个人把人调戏，我也心里有。忆我又唤我，见我唤我。天甚教人怎生受！　看承幸厮勾，又是樽前眉峰皱。是人惊怪，冤我忒捌就，拚了又舍了，一定是这回休了。及至相逢又依旧。

——《归田乐引》

更有许多首，杂着好些北宋时代的方言俗语，非今日所能解，只好不引之了。他有时也染着最坏的民歌的习气，以文字为游戏。例如：“你共人女边著子，争知我门里挑心”（《两同心》）；“似合欢桃核，真堪人恨，心儿里有两个人人”（《少年心》）。“女边著子”是“好”字，“门里挑心”是“闷”字，“人”字盖即“仁”字的谐音。庭坚自言，法秀道人曾诫他说：“笔墨劝淫，应堕犁舌地狱。”他答曰：“不过空中语耳。”他又说，晏几道词较他尤为纤淫，应堕何等地狱！其实几道的情语恋辞，哪里有他那末样的深刻。

秦观（1049—1100）有《淮海词》①。晁补之说：“近来作者

---

① 《淮海词》一卷，有汲古阁刊《宋六十家词》本。又《淮海居士长短句》三卷，有《彊村丛书》本。



卜 算 子（苏 轼）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枫落吴江冷。

从明刊本《诗馀画谱》（王孝慈藏）



如 梦 令（秦 观）

冬夜月明如水，风紧驿亭深闭。梦破鼠窥灯，

霜送晓寒侵被。无寐，无寐，门外马嘶人起。

——从明刊本《诗馀画谱》（通县王氏藏）

皆不及少游。如‘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虽不识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语。”蔡伯世说：“子瞻辞胜乎情，耆卿情胜乎辞，辞情相称者惟少游而已。”然他的气魄却没有耆卿大，他的韵格却没有子瞻高，在大胆创造一方面，他的能力，竟也没有鲁直那末雄厚。他是一个谨慎小心的作者，是一个深刻尖峻的诗人，最善于置景藉辞，遣情使语的。他的小令，受《花间》及第一期作家的影响很深，确有许多不可磨灭的名言隽语，足以令人讽吟不已，像：

遥夜沉沉如水，风紧驿亭深闭。梦破鼠窥灯，霜送晓寒侵被。无寐无寐，门外马嘶人起。

——《忆仙姿》

他的慢词，则颇受影响于柳永；子瞻曾经指出，他自己也曾默认。但他的慢词毕竟不是柳永的；他自有一种婉约轻圆的作风，为永所不能及。今试举一例如下：

山抹微云，天粘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

消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染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满庭芳》

相传少游性不耐聚稿，间有淫章醉句，辄散落青帘红袖间。故今传者并不甚多。

晁补之（1053—1101）有《鸡肋词》、《逃禅词》[1]。陈质斋以为补之词，佳者不逊于秦七、黄九。然补之的诗才本不甚高，即其最佳的作品，视之秦七、黄九也实在不及。他没有秦七那末婉约多姿，也没有黄九那末苍劲有力。

张耒（1052—1112）在元祐诸词人中，作词最少。诸人皆有词集，耒则无之。计其所作，仅《风流子》及《少年游》、《秋蕊香》三词传于世而已。然此三词皆甚有风致。像《秋蕊香》：

帘幕疏疏风透，一线香飘金兽。朱阑倚遍黄昏后，廊下月华如昼。 别离滋味浓如酒，令人瘦。此情不及墙东柳，春色年年依旧。

六

这时代的词人如夏云春雨似的绵绵不绝。苏、柳、黄、秦外，更有贺铸、李之仪、陈师道、毛滂、程垓、谢逸、周紫芝、晁冲之、陈克、李廌、王观、张舜民诸家。

贺铸[2] 字方回，卫州人。元祐中，通判泗州，又倅太平州。退居吴下，自号庆湖遗老（1063—1120）。有《东山寓声乐府》[3]。张耒谓："贺铸《东山乐府》妙绝一世。盛丽如游金、张

---

① 《晁无咎词》六卷，有汲古阁《琴趣外篇》本，又有《双照楼景宋元明词》本。

② 见《东都事略》卷一百十六《文艺传》，《宋史》卷四百四十三《文苑五》。

③ 《东山词》一卷，有《名家词》本（《粟香室丛书》）及《四印斋所刻词》本（多补钞一卷），又有《涉园景宋金元明词续刊》本（残本，仅存上卷）。又同上一卷，《贺方回词》二卷，《东山词补》一卷，有《彊村丛书》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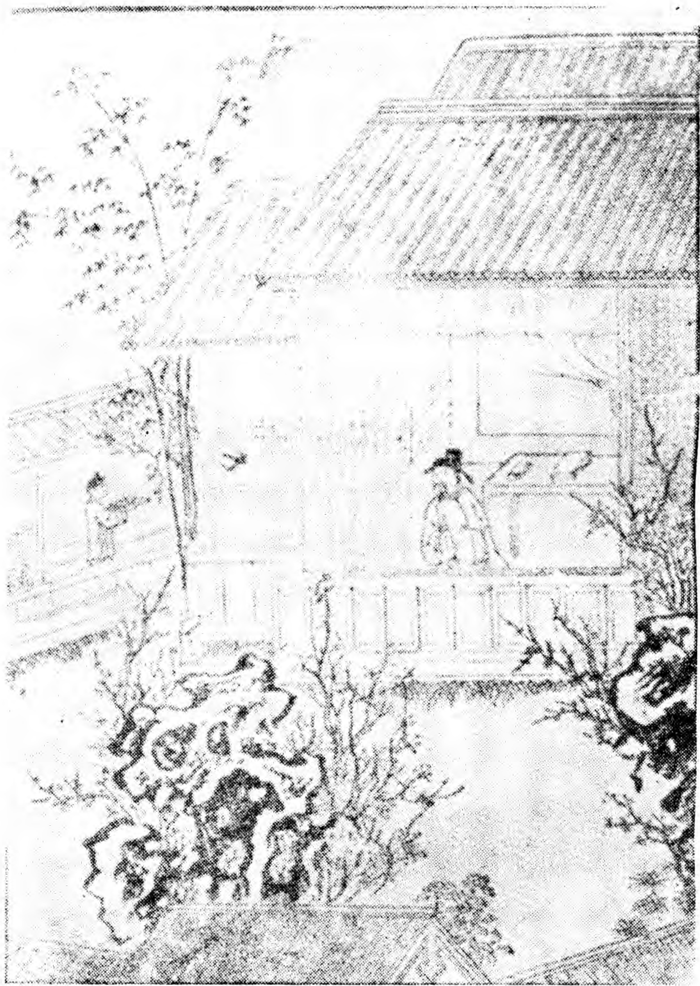
临水夭桃，倚墙繁李，长杨风掉青骢尾。



踏 莎 行（黄庭坚）

临水夭桃，倚墙繁李，长杨风掉青骢尾。

从明刊本《诗馀画谱》（通县王氏藏）



柳　梢　青（贺　铸）

子规啼血，又是春归时节。满院东风，海棠铺绣，梨花飞雪。

——从明刊本《诗馀画谱》（通县王氏藏）

之堂，妖冶如揽嫱、施之袪，幽索如屈、宋，悲壮如苏、李。”陆游云：“方回状貌奇丑，俗谓之贺鬼头。其诗文皆高，不独工长短句也。”铸有小筑，在姑苏盘门之外十馀里，地名横塘。方回往来其间，作《青玉案》云：

> 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年华谁与度？月台花榭，绮窗朱户，惟有春知处。　碧云冉冉蘅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此词盛传于世。后黄庭坚赠以诗云：“解道江南肠断句，只今惟有贺方回。”周紫芝云：“方回少为武弁。小词有‘梅子黄时雨’之句，人呼为贺梅子。”

李之仪[1] 字端叔，无棣人。历枢密院编修官，通判原州。徽宗初，提举河东常平。坐事编管太平。遂居姑熟。有《姑溪词》[2]。他的小词，殊“清婉峭茜”。毛晋说，之仪的小令“更长于淡语，景语，情语”。之仪的“淡语”或未为当时斗红竞绿的词人们所赏。然像《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直是《子夜辞》、《读曲歌》中的最好之作。

陈师道[3] 有《后山长短句》[4]。他自己于词颇自矜许。但实

---

① 见《东都事略》卷一百十六《文艺传》。

② 《姑溪词》有汲古阁刊《宋六十家词》本。

③ 见《东都事略》卷一百十六《文艺传》，《宋史》卷四百四十四《文苑六》。

④ 《后山词》一卷，有汲古阁刊《宋六十家词》本。

未足以与秦、黄并驱。毛滂字泽民，江山人。尝知武康县，又知秀州。有《东堂词》[1]。其中，小令特多，但慢词亦有甚工者。程垓字正伯，眉山人，为东坡中表之戚。有《书舟词》[2]。其“沉木熨香年似日，薄云垂帐夏如秋”（《望江南》）诸语，为《古今词话》所赏；杨慎也甚称其《酷相思》诸作。谢逸字无逸，临川人，第进士。有《溪堂词》[3]。他的《花心动》：“风里杨花轻薄性，银烛高烧心热。香饵悬钩，鱼不轻吞，辜负钓儿虚设。桑蚕到老丝长绊，针刺眼泪流成血。思量起粘枝花朵，果儿难结。”沈天羽谓：“此词句句比方，用《小雅鹤鸣》篇体也。”周紫芝字少隐，宣城人。举进士。为枢密编修，守兴国。有《竹坡词》[4]。孙竞序他的词，以为“竹坡乐章，清丽婉曲，非苦心刻意为之”。既非苦心刻意为之，故颇饶自然之趣。像《醉落魄》：

> 江天云薄，江头雪似杨花落。寒灯不管人离索，照得人来，真个睡不著。　归期已负梅花约，又还春动空飘泊。晓寒谁看伊梳掠？雪满西楼，人坐阑干角。

晁冲之字叔用，一字川道，钜野人，有《具茨集》[5]。他是补之的从兄弟。他的词，也颇有情致。

陈克[6] 字子高，临海人，侨寓金陵。元丰间，以吕安老荐

---

① 《东堂词》一卷，有汲古阁刊《宋六十家词》本，有《彊村丛书》本。
② 《书舟词》有汲古阁刊《宋六十家词》本。
③ 《溪堂词》有汲古阁刊《宋六十家词》本。
④ 《竹坡词》三卷，有汲古阁刊《宋六十家词》本。
⑤ 《具茨集》十五卷，有坊刊本，有《海山仙馆丛书》本。
⑥ 见《南宋书》卷五十五《文苑传》。

入幕府，得官。有《赤城词》[1]。陈质斋以为“子高词格颇高丽，晏、周之流亚也”。以“高丽”二字评克的词，克诚足以当之无愧。如他的《菩萨蛮》：

缘芜墙绕青苔院，中庭日淡芭蕉卷。蝴蝶上阶飞，风帘自在垂。

玉钩双语燕，宝甃杨花转。几处簸钱声，绿窗春梦轻。

其情韵颇清峻。他亦间有感时愤语，像“四海十年兵不解，……疏髯浑如雪，衰涕欲生冰，……别愁深夜雨，孤影小窗灯”（《临江仙》），当是晚年遇乱以后的作品。李廌[2] 字方叔，不第，遂绝意进取。定居长社，有《月岩集》。他的词，时有佳句，不同凡响。杜安世字寿域，京兆人，有词一卷[3]。他的《卜算子》：“樽前一曲歌，歌里千重意。才欲歌时泪已流；恨更多于泪！试问缘何事，不语浑如醉。我亦情多不忍闻，怕和我成憔悴。”意虽浅近，情却甚深。王观字通叟，官翰林学士。赋应制词，宣仁太后以其近亵谪之。自号逐客。有《冠柳词》。黄昇以为“通叟词名《冠柳》，至《踏青》一词，风流楚楚，又不独冠柳词之上也。”陈质斋则深贬之，以为“逐客词风格不高；以《冠柳》自名，则可见矣。”他当然受了不少柳永的影响，像“晴则个，阴则个，饾饤得天气有许多般。须教撩花拨柳，争要先看，不道吴绫绣袜，香泥斜沁几行斑。东风巧，尽收翠绿，吹上眉山。”（《庆清朝慢》）还不显然的是柳词么？韦骧字子骏，钱塘人。皇

---

① 《赤城词》一卷，有《赤城遗书汇刊》本，有《彊村丛书》本。

② 见《宋史》四百四十四《文苑六》。

③ 《寿域词》一卷，有汲古阁刊《宋六十家词》本。

祐五年进士。累官尚书主客郎中，夔州路提点刑狱。有词一卷[①]。其作风颇带些激昂豪放之气，显然可见出其为第一二期中间的人物。那时《花间》的影响已微，柳、苏的变调方始，像韦氏那样的疏畅明白的小词，恰正是“及时当令之作”。

生可意，祇说功名贪富贵。遇景开怀，且尽生前有限杯。 韶华几许，鹍鸩声残无觅处。莫自因循，一片花飞减却春。

——《减字木兰花》

张舜民[②] 字芸叟，邠州人。元祐初，除监察御史。徽宗朝为吏部侍郎。以龙图阁待制，知同州。坐元祐党，贬商州卒。舜民自号浮休居士，又号矴斋。娶陈师道之姊。有《画墁集》，词附[③]。他“为文豪重，有理致。最刻意于诗。晚年为乐府百馀篇。自序云：年逾耳顺，方敢言诗。百世之后，必有知音者”（《郡斋读书志》）。

宗室贵戚能词者，在这个时代亦甚多。如安定郡王赵令畤及驸马都尉王诜等，皆是当代很著名的作家。令畤字德麟，燕懿王玄孙。元祐中，签书颍州公事，历右朝请大夫。后为宁远军承宣使，同知行在大宗正事。有《聊复集》。德麟词轻圆娇憨，很有些传诵人口之作。尝夜过东坡家，饮梅花下，曾有题《会真记凤栖梧》云：“锦额重帘深几许，只是低头，怕受他人雇。强出娇嗔无一语，绛绡频掩酥胸素。”

---

① 《韦先生词》一卷，有《彊村丛书》本。

② 见《东都事略》卷九十四，《宋史》卷三百四十七。

③ 《画墁词》一卷，有《彊村丛书》本。

王诜[1] 字晋卿，太原人，徙开封，尚英宗女魏国大长公主。历官定州观察使，开国公，驸马都尉。谥荣安。黄庭坚以为："晋卿乐府清丽幽远，工在江南诸贤季孟之间。"他有歌姬名啭春莺。他得罪外谪，姬为密县人所得。晋卿南还至汝阴道中，闻歌声，曰："此啭春莺也。"访之，果然。因赋诗云："佳人已属沙吒利，义士曾无古押衙。"寻复归晋卿。晋卿尝作《忆故人》："烛影摇红向夜阑，乍酒醒心情懒。尊前谁为唱阳关，离恨天涯远"云云。徽宗喜其词意，遂令大晟府别撰腔。周邦彦增益其词，即名为《烛影摇红》。

又有妇人作家魏夫人，所作词殊为蕴藉秀媚。朱熹道："本朝妇人能文者唯魏夫人及李易安二人而已。"夫人，襄阳人，道辅之姊，曾布丞相之妻，封鲁国夫人。《雅编》云："魏夫人有《江城子》、《卷珠帘》诸曲，脍炙人口。其尤雅正者则《菩萨蛮》……深得《国风·卷耳》之遗"（《词林纪事》引）。

七

第三期是北宋词的成熟期。慢词到此，已成了最流行的一体，在意境上，在情调上，皆已无所增长。于是只好在遣辞用句上着意，只好在音律上留心，只好在模写物态上用力。这一期，周邦彦的影响笼罩了一切。

周邦彦[2] 字美成，钱塘人。历官秘书监。进徽猷阁待制，

---

① 附见《宋史》卷二百五十五《王全斌传》中。

② 见《东都事略》卷一百十六《文艺传》，《宋史》卷四百四十四《文苑六》。

提举大晟府。出知顺昌府，徙处州卒。有《清真集》[①]。强焕序其词道："美成词摹写物态，曲尽其妙。自题所居曰顾曲堂。"邦彦以进《汴都赋》得官。提举大晟府时，每制一词，名流辄为赓和。方千里及杨泽民全和之；或合为《三英集》行世。美成与汴妓李师师恋着，师师欲委身而未能。一夕，徽宗幸师师家，美成仓卒不能出，匿复壁间，遂制《少年游》以纪其事。徽宗知而谴发之。师师饯送他，美成复作《兰陵王》词，有"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之句。师师于徽宗前歌之。徽宗即复招他回来。自此便很宠待他。美成词大抵皆"圆美流转如弹丸"。长调尤善铺叙，富艳精工，纡徐反复，能道尽所蓄之意，而下字用韵又皆有法度。故沈伯时说："作词当以《清真集》为主。"后人以美成词为圭臬的真是不少。然他每用唐人诗语，隐括入律。刘潜夫说："美成颇偷古句。"张叔夏说："美成词浑厚和雅，善于融化诗句。"这一点颇足以见出他想象的枯窘。然他虽偷古句，而每使人仍觉其新鲜可喜。像《六丑》：

正单衣试酒，恨客里光阴虚掷。愿春暂留；春归如过翼，一去无迹。为问家何在？夜来风雨，葬楚宫倾国。钗钿堕处遗香泽，乱点桃蹊，轻翻柳陌，多情为谁追惜？但蜂媒蝶使时叩窗槅。　东园岑寂，渐蒙笼暗碧，静绕珍丛底，成叹息。长条故惹行客，似牵衣待话，别情无极。残英小，强簪巾帻，终不似一朵钗头颤袅，向人欹侧。漂流处，莫趁潮

---

① 《片玉词》二卷，补遗一卷，有汲古阁刊《宋六十家词》本，又《西泠词萃》本。又《清真词》二卷附集外词一卷，有《四印斋所刻词》本。又《详注片玉集十卷》有《涉园景宋金元明词续刊》本。又《周姜词》，叶绍钧选注，有《学生国学丛书》本（商务）。

汐；恐断鸿尚有相思字，何由见得。

可算是他的典型之作。

同时的作家，有晁端礼、万俟雅言、吕渭老、向子諲、曹组、蔡伸、赵长卿、叶梦得、向镐、王灼、陈与义、吴则礼诸人。

晁端礼字次膺，熙宁六年进士。晚以承事郎为大晟府协律，有《闲适集》。万俟雅言号词隐，崇宁中充大晟府制撰，与晁端礼按月律进词。有《大声集》。吕渭老（一作滨老）字圣求，秀州人，宜和末朝士。有《圣求词》[1]。赵师秀说："圣求词婉媚深窈，视美成、耆卿伯仲。"杨慎谓："吕圣求在宋不甚著名，而词极工……诸调佳处不让少游。"

向子諲[2] 字伯恭，临江人。建炎初，直龙图阁，江淮发运副使。为黄潜善所斥。后迁户部侍郎（1086—1153）。他自号芗林居士，有《酒边集》[3]。胡致堂说："芗林居士步趋苏堂，而哜其胾者也。"以今观之，他的词实在是追随东坡不上；但有一个好处，便是不刻琢。像《鹧鸪天》：

说者分飞百种猜，泥人细数几时回。风流可惯长孤冷，怀抱如何得好开。　垂玉箸，下香阶，并肩小语更兜鞋。再三莫遣归期误，第一频教入梦来。

---

① 《圣求词》一卷，有汲古阁刊《宋六十家词》本。

② 见《宋史》卷三百七十七，《南宋书》卷十八。

③ 《酒边集》一卷，有《双照楼景宋元明词》本。又二卷本，汲古阁刊（《宋六十家词》）。

曹组字元宠，颍昌人，宣和三年进士。有宠于徽宗，曾赏其《如梦令》："风弄一枝花影"，及《点绛唇》："暮山无数，归雁愁边度"句。蔡伸字仲道，莆田人，宣和中，官彭城倅。历左中大夫。有《友古词》[①]。伸喜引古句入词，往往是生硬不化。赵长卿自号仙源居士，南丰宗室，有《惜香乐府》[②]。颇多淡而有致的情语，如："人道长眉如远山，山不似长眉好"（《卜算子》）；"客路如天杳杳，归心特地宁宁"（《朝中措》）。叶梦得[③] 字少蕴，吴县人。绍圣四年进士，除户部尚书，以崇信军节度使致仕(1077—1144)。有《石林词》[④]。关子东说："叶公妙龄，词甚婉丽。晚岁落其华而实之，能于简淡，时出雄杰，合处不减东坡。"但像他的"叠鼓闹清晓，飞骑引雕弓"（《水调歌头》）之类，实并不"雄杰"。还是"江南梦断横江渚，浪黏天，葡萄涨绿，半空烟雨"（《贺新郎》）之类，比较得当行些。向镐字丰之，河内人，有《喜乐词》[⑤]。他和黄庭坚一样，也颇喜用当时的白话写词，因此，很有些今已不能懂得的句子。像《如梦令》："谁伴明窗独坐？我和影儿两个。灯烬欲眠时，影也把人抛躲。无那，无那，好个恓惶的我。"其作风和时人是格格不相入的。朱敦儒[⑥]字希真，洛阳人。少年时以布衣负重名。靖康间，召至京师，不肯就官。南渡后，为秘书省正字。秦桧当国，以他为鸿胪少卿。

---

① 《友古词》一卷，有汲古阁刊《宋六十家词》本。

② 《惜香乐府》二卷，有汲古阁刊《宋十家词》本。

③ 见《宋史》卷四百四十五《文苑七》，《南宋书》卷十九。

④ 《石林词》一卷，有汲古阁刊《宋六十家词》本，有叶廷琯刊本。

⑤ 《喜乐词》有《四印斋汇刻宋元三十一家词》本。

⑥ 见《宋史》卷四百四十五《文苑七》。



黄 庭 坚



玉　楼　春（周邦彦）

桃溪不作从容住，秋藕绝来无续处。

烟中列岫青无数，雁背夕阳红欲暮。

——从明刊本《诗馀画谱》（通县王氏藏）

桧死，他遂废黜。有《樵歌》[①]。《宋史》本传称他："素工诗及乐府。婉丽清畅。"黄昇称他："天资旷逸，有神仙风姿。"汪叔耕说他的词："多尘外之想；虽杂以微尘，而其清气自不可没。"像《好事近》：

> 摇首出红尘，醒醉更无时节。活计绿蓑青笠，惯披霜冲雪。　晚来风定钓丝闲，上下是新月。千里水天一色，看孤鸿明灭。

乃是他的代表作。王灼字晦叔，遂宁人，有《颐堂词》[②]。他作《碧鸡漫志》[③]，对于词的制作，颇有些可存的意见。但他自己所作，却不过"平稳"而已。

陈与义[④]字去非，本蜀人，后徙居河南叶县。绍兴中，拜翰林学士，知制诰，参知政事（1090—1138）。有《无住词》[⑤]。黄昇云："去非词虽不多，语意超绝。识者谓可摩坡仙之垒。"但他的词，实不能"摩坡仙之垒"。像《临江仙》："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都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云云，已是最好的例子了。吴则礼字子副，富川人，官至直秘阁，知虢州。晚居豫章，自号北湖居士。有《北湖集》五卷，附词[⑥]。则礼词多慷慨激昂之作，像《江楼令》："凭栏试觅红楼

---

① 《樵歌》三卷，有《彊村丛书》本。《樵歌拾遗》，有《四印斋汇刻宋元三十一家词》本。

② 《颐堂词》一卷，有《彊村丛书》本。

③ 《碧鸡漫志》有《知不足斋丛书》本。

④ 见《宋史》卷四百四十五《文苑七》，《南宋书》卷五十五《文苑传》。

⑤ 《无住词》一卷，有汲古阁刊《宋六十家词》本，有《彊村丛书》本。

⑥ 《北湖词》一卷，有《彊村丛书》本。

句，听考考城头暮鼓。数骑翩翩度孤戍，尽雕弓白羽。”当已开了辛弃疾的先路。

八

但在这个时代里，如双白玉柱似高出一般词人之上者却有赵佶和李清照二人。

赵佶[①]（宋徽宗）的天才，不下于李煜，其生平际遇，也很有似于李煜。他初期的生活，在极绮丽清闲中度过。他知道如何的享乐。他是一个最好的文人学士，但可惜他却是一位必要担负天下事的皇帝。因此，他一放松了自己，而天下事便弄得不可收拾。金人乘机而入，他遂与他的儿子钦宗一同被虏北去，他后半期的生活，便在北地度过极人世不堪忍受的种种痛苦。他的词集不传，今所有者，皆从时人笔记选本中零星见到。后期的作品尤为寥寥可数。所以我们研究他的作品，最痛苦的便是觉得材料太少。但即就那些少数的作品中，他的天才也已深为我们所认识了[②]。他的生活，既有截然不同的两个时期，他的作风与情调，便也有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在他的第一期倚红偎翠的皇家生活里，他的词是舒缓的，是绮丽的，是乐生的，是“绛烛朱笼相随”，是“龙楼一点玉灯明，箫韶远，高宴在蓬瀛”，是“共乘欢，争忍归来，疏钟断，听行歌犹在禁街”，是“凤帐笼帘萦嫩风，御坐深翠金间绕”。到了他的第二期“终日以眼泪洗面”的俘虏时代，他的情绪便紧张了，便凄凉了，便迫切了；他不再作快乐的梦了；他也学李煜一样的在远离祖国的北地作着悲愤的

---

① 见《东都事略》卷十至卷十一，《宋史》卷十九至卷二十二。

② 《宋徽宗词》一卷，有《彊村丛书》本。



如　梦　令（李清照）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

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从明刊本《诗馀画谱》（通县王氏藏）



凤凰台上忆吹箫（李清照）

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

——从明刊本《诗馀画谱》（通县王氏藏）

词：

玉京曾忆旧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楼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　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羌管，吹彻梅花！

——《眼儿媚》

这还不与李煜的“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如出一模么？至如佶的《燕山亭》：

裁翦冰绡，轻叠数重，冷淡燕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闲院落，凄凉几番春暮，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则似乎比李煜的“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更为深入一重了。

李清照[①] 是宋代最伟大的一位女诗人，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最伟大的一位女诗人。她的词集凡六卷，她的文集也有七卷。今所传的诗词，不过寥寥的数十首而已。这个损失，大有类于希腊之损失了她的最大的女诗人莎孚（Sapho）的大部分的作品一样。然即在那些残余的“劫灰”里，仍可充分的见出她的晶光照人的诗才来。她的五七言诗并不甚好；她的歌词却是她的绝调。像她那样的词，在意境一方面，在风格一方面，都可以说是“前

① 见王鹏运的《易安居士事辑》（附《四印斋所刻词》中的《漱玉词》后）。

无古人，后无来者”。她是独创一格的，她是独立于一群词人之中的。她不受别的词人的什么影响，别的词人也似乎受不到她的什么影响。她是太高绝一时了，庸才的作家是绝不能追得上的。无数的词人诗人，写着无数的离情闺怨的诗词。他们一大半是代女主人翁立言的。这一切的诗词，在清照之前，直如粪土似的无可评价。她自号易安居士，济南人。父名格非，也是一位很有名的文士。母王氏，也能写文章。她于二十一岁时嫁给太学生赵明诚，明诚又是一位文士。他们的家庭生活，据易安的自述，是十分的快乐的。在这个时候，她的词似乎是已达到了最高的境界。所有好词，在这时作的最多。他们结褵未久，明诚便出游。易安寄他之小词很多。有一次她以《重阳醉花阴词》函致明诚。明诚思胜之，一切谢客，废寝忘食者三日夜，得五十馀阕，杂易安作以示友人陆德夫。德夫玩诵再三，说道：“有三句乃绝佳。”明诚诘之，他道：“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正是易安之作！在金兵南侵之时，他们流徙四方以避之，家业丧失十之七八。明诚又病死。此时以后，她的生活便很艰苦。在这时候，她的词，也写得不少[①]。我们在她的词里，还约略看得出她这一个时期的生活情形。她的词，要引起例来，真该引得不少。这里姑举几首：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而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

① 《漱玉词》一卷，有汲古阁刊《诗词杂俎》本，有《四印斋所刻词》本。

——《声声慢》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武陵春》

参考书目

一、《宋六十一家词》 汲古阁编刻，重要的北宋词集，一大部分已备于此刻之内。有原刊本，有广州刻本，有影印本。

二、《名家词集》十卷 侯文灿编，有原刊本，有《粟香室丛书》，录汲古阁未刊词十家。

三、《宋元名家词》不分卷 江标编，有湖南刊本，录汲古阁未刊词十五家。

四、《四印斋所刻词》及《四印斋汇刻宋元三十一家词》 王鹏运编刻。苏、辛词及《漱玉》、《清真》诸集，刻得都精。

五、《双照楼景宋元明词》 吴昌绶编刻，正续凡四十家（续集陶湘刊）。刻得极为精美。于此可略见宋、元人词集的真面目。

六、《彊村丛书》 朱祖谋编刻。收罗最富，凡二百馀家。

七、《乐府雅词》三卷，《拾遗》一卷 宋曾慥编，有《词学丛书》本及《粤雅堂丛书》本。

八、《阳春白雪》八卷，《外集》一卷 宋赵闻礼编，有《词学丛书》本及《粤雅堂丛书》本。

九、《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十卷　宋黄昇编，有汲古阁刊《词苑英华》本。

十、《草堂诗馀》四卷　传本极多，有武林逸史编的一本（《词苑英华》本），有明何良俊刊本，有四印斋刊本，有《双照楼景宋元明词》本，又有明沈际飞编刊的四集本。

十一、《词综》三十四卷　朱彝尊编，王昶补。有原刊本及坊刻本。关于北宋词，可读其第四卷至第十一卷。又后有“补人”“补词”亦应注意。惟所选殊偏。

十二、《历代诗馀》一百二十卷　沈良垣等编，有内刊本，有石印本。

十三、《词林纪事》二十二卷　清张宗橚辑，有原刊本，有石印本。其卷三至卷十之前半，录北宋人词。

十四、《直斋书录解题》二十二卷　宋陈振孙著，有清武英殿刊本及江苏书局刊本，其中卷二十一“歌诗类”，为著录唐、宋词最早之目录。

十五、《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　宋王偁著，有扫叶山房刊本。与《南宋书》等合称《四朝别史》。

十六、《宋史》四百九十六卷　元脱克脱等撰，有《二十四史》本。

第三十六章　江西诗派

黄庭坚陈师道的影响——苦吟的诗人的故事——所谓江西诗派——吕本中的《江西宗派图》——二十五人的一群——开山祖黄庭坚——寂寞的诗人陈无己——潘大临谢逸等——洪氏兄弟及徐俯——韩驹与晁冲之——吕本中——江西诗派的扩大——一祖三宗之说——陈与义——无病而呻者的遁迹之所

一

宋代的五七言诗，经过了“西昆体”，经过了梅、苏、欧阳，经过了苏轼，已是风格屡变了；但还没有一派规模极大，足以影响到后来诗人们的诗派出来。“西昆体”虽独霸诗坛四十年，但只是台阁体。且他们也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天才作家们，足以引导了一大群人走的，故对于一般诗人们无甚重大的印象与压迫。当时欧阳修虽在钱惟演的幕中，却也不受其所染。苏轼虽是一位天才的诗人，他的风格却是不名一宗的。他是行云流水似的驰骋其横绝一代的诗才，完全为了自适其趣，并没有要提倡什么的意

思。苏门诸子，虽一时奔凑其门庭，却各有其特殊的风格，并不怎样跟随了苏轼走去，——其实他的阔大流转的风格也真不容易学。在他的诗里，曾有一部分是写得很深涩险峻，大似黄庭坚、陈师道的所作。但到底是东坡无意中受他们的影响呢，还是黄、陈是推演了东坡这一种的作风而发扬光大之的，却还不可知。真实的为宋诗开辟了一条大道的，乃是黄、陈二人所领导着的江西诗派。在江西诗派里，包括了苏轼以后的许多伟大的诗人，其影响直到了南宋而未已。较之“西昆派”，其势力是更为可观的；其活动是更深入于文人的社会里的，不仅仅表现于浮面的馆阁之士中间而已。他们并不以诗为戏，并不以诗为唱酬敷衍之具。他们是真实的以诗为其第二生命的。他们苦吟，他们专心一志的要将其全心全意表现在诗里，他们写出他们自己所要说的话，而又那样的千锤百炼以出之。有一段故事，最足以表现这一派作家的精神。朱熹《语录》说：“黄山谷诗云：闭门觅句陈无已，对客挥毫秦少游。陈无已平时出行，觉有诗思，便急归拥被，卧而思之，呻吟如病者。或累日而后起。真是闭门觅句者也。”《文献通考》也说：“石林叶氏曰：世言陈无已每登览得句，即急归卧一榻，以被蒙首，恶闻人声，谓之吟榻。家人知之，即猫犬皆逐去，婴儿稚子亦抱寄邻家。徐待诗成，乃敢复常。”这和唐诗人贾岛的驴上吟诗，李贺的“呕出心肝”的情形是无殊的。为了他们是这样认认真真的做着诗，一点也不苟且，一步也不放松，直是以整个生命赴之的，故遂卓然有了一个特殊的诗的风趣，成为后人追踪逐迹的中心之一。

二

所谓江西诗派，于黄、陈二人外，更有不少诗人们附于其

中。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著录《江西诗派》一百三十七卷，《续派》十三卷，“自黄山谷而下三十五家（?）。又曾纮、曾思父子诗，详见诗集类。”是所谓江西诗派者，连曾氏父子在内，共包括了三十七人了。陈氏不著此二书的编者。《宋史·艺文志》则著录着：“吕本中《江西宗派诗集》一百十五卷，曾纮《江西续宗派诗集》二卷”（虽卷数有异，当即同书）。是二书的编者为吕本中与曾纮。但据宋人的记载，吕本中所作者为《江西诗社宗派图》，其有无同时并编作此诗集，则不可知。或是书坊见吕氏《宗派图》而集了派中诗人们之所作而编就的吧。本中《宗派图》所列为二十五人。《苕溪渔隐丛话》说：“吕居仁近时以诗得名，自言传衣江西。尝作《宗派图》。自豫章（黄庭坚）以降，列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刍、饶节、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薖、夏倪、林敏功、潘大观、何觊、王直方、僧善权、高荷合二十五人，以为法嗣，谓其源流皆出豫章也。”《云麓漫钞》曾载居仁《宗派图序》的大略：

> 古文衰于汉末。先秦古书存者为学士大夫剽窃之资。五言之妙，与《三百篇》、《离骚》争烈可也。自李、杜之出，后莫能及。韩、柳、孟郊、张籍诸人，自出机杼，别成一家。元和之末，无足论者。衰至唐末极矣。然乐府长短句有一倡三叹之致。国朝文物大备。穆伯长、尹师鲁始为古文，盛于欧阳氏。歌诗至于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后学者同作并和，尽发千古之秘，亡馀蕴矣。录其名字曰“江西宗派”。其源流皆出豫章也。

这把江西诗派的源流说得很明白。但居仁所录者，并黄庭坚只有

二十六人。陈振孙所谓“三十五家”，除吕居仁外（陈氏将吕氏列入宗派内），今已不知其他八人为何姓名。或者，这八人乃是曾纮《续宗派》里所选录的吧。但曾氏《续宗派诗集》仅十三卷（《宋史》仅作二卷），未必便录有八九人之多。也许陈氏所谓“三十五家”乃是“二十五家”的错误吧。曾氏所录的《续宗派诗集》或仅增加了吕本中一家，或仅仅是补苴罅漏的吧。我们看了陈氏所著录的江西派诸诗人的诗文集（陈氏著录林敏功到江端本诸人诗集，明注出“皆入诗派”云云），无出二十六人（连吕本中）外者，便知这个假定是很有可能的。故现在所知的江西诗派，其中包括着黄山谷以下，到吕本中及曾氏父子，共只有二十九人。在这二十九人里，当时虽各有诗集，但今日所存者则不过寥寥数人而已。

三

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开山祖。庭坚字鲁直，洪州分宁人，举进士。为叶县尉，历秘书丞。绍圣初，坐事贬涪州别驾，黔州安置。建中靖国初召还，知太平州。复除名，编管宜州卒。自号山谷老人，后又自号涪翁。有《豫章集》[①]。庭坚与苏轼交往甚密，世以为苏轼门六君子之一。他的诗极得时誉，或以为在轼之上。王直方《诗话》说：“山谷旧所作诗文，名以《焦尾》、《弊帚》。秦少游云：每览此编，辄怅然终日，殆忘食事，邈然有二汉之风。今交游中以文墨称者，未见其比。”《苕溪渔隐丛话》说：“元祐文章称苏、黄。时二公争名，互相讥诮。东坡尝云：鲁直

① 《山谷内外集注》，任渊、史容等撰，有明刊本，《聚珍板丛书》本，树经堂刊本。又《豫章黄先生文集》三十卷，有《四部丛刊》本。

诗文，如蝤蛑江瑶柱，格韵高绝，盘餐尽废。然不可多食。多则发风动气。山谷亦云：盖有文章妙一世而诗句不逮古文者。此指东坡而言也。张巨山云：山谷古律诗酷学少陵，雄健太过，遂流而入于险怪。要其病在太著意，欲道古今人所未道语也。”《诗林广记》也载着：“《豫章先生传赞》云：山谷自黔州以后，句法尤高，笔势放纵，实天下之奇作。自宋兴以来，一人而已。”时人是那样的赞颂着他，而他的诗的谨严整密，别具风趣，也实足以倾倒了当时的许多人。陈无己为诗高古，目无古人，独自言师庭坚。这可见庭坚造诣的深邃程度了。像《题花光为曾公衮作水边梅》：

梅蕊触人意，冒寒开雪花。遥怜水风晚，片片点汀沙。

虽是短短的一首小诗，也是锤炼得很细密的。又像《题竹石牧牛图》：

野次小峥嵘，幽篁相依绿。阿童三尺箠，御此老觳觫。
石吾甚爱之，勿遣牛砺角。牛砺角尚可，牛斗残我竹。

句法雄健，体制甚新，宜其足以开创了一大派。

陈师道也是苏门六君子之一，却自言其诗师庭坚，足见其对于庭坚的倾倒的程度。《后村诗话》说：“或曰：黄、陈齐名，何师之有？余曰：射较一镞，弈角一著，惟诗亦然。后山地位去豫章不远，故能师之。”这话颇为公允。他字无己，一字履常，彭城人。号后山居士。元祐中，以苏轼等荐，授徐州教授。绍圣初

历秘书省正字。以疾卒。有集[1]。敖陶孙《集评》说："陈后山如九皋独唳，深林孤芬，冲寂自妍，不求赏识。"《诗林广记》也说："或言后山之诗，非一过可了，近于枯淡。彼其用意直追骚雅，不求合于世俗。亦惟恃有东坡、山谷之知也。自此两公外，政使举世无领解者，渠亦安暇恤哉。"然以这样的一位孤芳自赏，不求谐俗的诗人，他的影响却能够那末伟大，诚是他自己所想不到的。这是常有的事：一位寂寞自甘的天才的诗人，像无己，其所享的荣誉，往往是会出于自己所意想以外的，而喧然的在自己宣传着的空虚的作家，却终于无闻于世。群众的赏鉴常是不会很错误的。无己的所作，虽若不经意的以淡墨写就，却是极为饱满丰腴的。像绝句：

> 书当快意读易尽，客有可人期不来。世事相违每如此；好怀百岁几回开？

虽是澹然的数语，却以足耐人吟味而已。他的《妾薄命》二首中有："叶落风不起，山空花自红……天地岂不宽，妾身自不容"云云，也是蕴深情于常语里的。至若《答黄生》：

> 我无置锥君立壁，春黍作糜甘胜蜜。绨袍不受故人意，乐饵肯为儿辈屈！割白鹭股何足难，食鸬鹚肉未为失。暮年五斗得千里，有愧寒檐背朝日。

---

[1] 《陈后山集》二十四卷，有明刊本（三十卷），爱庐刊本。又《后山诗注》十二卷，宋任渊撰，有明弘治间袁氏刊本，《聚珍板丛书》本，《四部丛刊》本。

其风趣更有如以烧焦的笔头，蘸淡墨作速写，虽若枯瘠，而实清韵无穷。无已又喜用俚语入诗，像：“昔人剜疮今补肉，百孔千窗容一罅”，“巧手莫为无面饼”，“惊鸡透篱犬升屋”云云，却仍无损其高古的风趣。为的是用得很恰当。不像王梵志一流人，惯如插科打诨似的，以专说俚语俗言，谈道德训条为其极致。故虽是俚语，一放在他手上，也会和他的诗思融合而为一了。

潘大临字邠老，齐安人。有《柯山集》。弟大观，字仲达，皆在江西诗派中。惜所作传者甚少。大观至一语不存。大临最有名的“满城风雨近重阳”一诗，也仅存此一句而已。谢逸尝用其语，作为三绝句，以吊大临。逸有《溪堂集》。其从弟薖，字幼槃，诗文媲美于逸，时称二谢。有《竹友集》。薖所作像《鸣鸠》：

> 云阴解尽却残晖，屋上鸣鸠唤妇归。不见池塘烟雨里，鸳鸯相并湿红衣。

也很有深远之趣。逸尝有《蝴蝶诗》三百首，人号谢蝴蝶。像：“狂随柳絮有时见，舞入梨花何处寻”，又“江天春晚暖风细，相逐卖花人过桥”云云，《豫章诗话》颇称赏之。

洪朋、洪刍、洪炎兄弟三人，俱有才名，他们是南昌人，黄庭坚之甥。朋字龟父，举进士不第，有《清非集》。刍字驹父，绍圣元年进士。金人陷汴，他坐为金人括财，流沙门岛卒，有《老圃集》。炎字玉父，元祐末登第。南渡后，官秘书少监。有《西渡集》。王直方《诗话》曾称朋的“一朝厌蜗角，万里骑鹏背”一联，“最为妙绝。山谷亦尝叹赏此句。”又刍的“深秋转觉山形瘦，新雨能添水面肥”，为《雪浪斋日记》所引。他窜海岛时所作的“关山不隔还家梦，风月犹随过海身”云云，也为《老

学庵笔记》所称。

徐俯[1] 也是山谷的外甥，七岁能诗。山谷尝道："洪龟父携师川《上蓝庄》诗来，词气甚壮，笔力绝不类年少书生。熟读数过，为之喜而不寐。老舅年衰力劣不足学。师川有意日新之功，当于古人中求之耳。"（见《豫章诗话》）他是如此的期望着师川。师川，俯字，洪州分宁人。以父禧死王事，授通直郎。绍兴初，赐进士出身。累官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权参知政事。有《东湖集》。《雪浪斋日记》称其"佳树冬不凋，横塘春更绿"为"颇平淡，无雕镌气"。吕居仁列他于宗派中，他尝不平道："我乃居行闲乎！"（见《云麓漫钞》）是不甘为黄、陈下也。

韩驹[2] 为江西诗派中黄、陈以外的一个大诗人。他也颇不甘于在这诗派中。《后村诗话》："子苍蜀人，学出苏氏，与豫章不相接。吕公强之入派，子苍殊不乐。"《云麓漫钞》也引其言道："我自学古人！"驹字子苍，蜀之仙井监人。政和中，赐进士出身。除秘书省正字。高宗时，知江州。有《陵阳集》。驹对于作诗，和无已的态度是很相同的。《后村诗话》说："其诗有磨淬剪截之功，终身改窜不已。有已写寄人数年而追取更易一两字者。故所作少而善。"像《和李上舍冬日》："北风吹日昼多阴，日暮拥阶黄叶深。倦鹊绕枝翻冻影，飞鸣摩月堕孤音。推愁不去如相觅，与老无期稍见侵"云云，是很得人推赏的。

晁冲之在江西诗派中也是佼佼的一个。他字叔用，济北人。授承务郎。绍圣以来，党祸既作，他便不复出仕。有《具茨集》[3]。刘后村《诗话》说道："余读叔用诗，见其意度宏阔，气

---

① 徐俯见《宋史》卷三百七十二。

② 韩驹见《宋史》卷四百四十五。

③ 《具茨集》十五卷，有《海山仙馆丛书》本。

力宽馀，一洗诗人穷饿酸辛之态。”观其“少年使酒走京华，纵步曾游小小家”（《追往昔》）云云，固与叹穷说苦者有别。他虽不第，而过着隐居的生活，因其家世很好，又是贵游弟子，所以没有穷饿酸辛之态。

吕本中[①] 是始倡江西诗派的这个名称者，后人也以他附于这诗派里。他字居仁。靖康初，官祠部员外郎。绍兴中，历中书舍人，权直学士院。以劾罢。学者称东莱先生。谥文靖。有《东莱集》、《紫薇诗话》及《江西宗派图》。《苕溪渔隐丛话》称其诗“清驶可爱”。并引其隽句如“树移午影重帘静，门闭春风十日闲”，“往事高低半枕梦，故人南北数行诗”，“残雨入帘收薄暑，破窗留月镂微明”，这确都是值得留连吟诵的。

四

南丰曾纮，字伯容，及其子思，字显道，皆有官而高亢不仕。陈振孙云：“杨诚斋序其诗以附诗派之后。”而曾纮尝编《江西续宗派诗集》，固是以江西派为宗的者。

宋末方回撰《瀛奎律髓》，也以江西诗派为归往。他更推广吕本中之说，倡为一祖三宗的主张。祖是杜甫，三宗是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与义生与本中同时，但本中不列之于诗派里，而其诗实亦宗仰黄、陈的。与义字去非，号简斋，有《简斋集》[②]。《鹤林玉露》谓：“自陈、黄之后，诗人无逾陈简斋。其诗繇简古而发秾纤。遭值靖康之乱，崎岖流落，感时恨别，颇有

---

① 吕本中见《宋史》卷四百七。

② 《简斋集》十六卷，有《聚珍板丛书》本。又《增广笺注简斋诗集》三十卷，宋胡稚笺注，有《四部丛刊》本。

一饭不忘君之意。”刘后村《诗话》更推尊着他：“元祐后，诗人迭起。一种则波澜富而句律疏，一种则煅炼精而性情远，要之不出苏、黄二体而已。及简斋出，始以老杜为师。以简严扫繁缛，以雄浑代尖巧。第其品格，当在诸家之上。”但他走的路，究竟和黄、陈走的一样——同是学杜的尖新骨突处。所以方回把他列为江西派三宗之列是不错的。他所作，像《江南春》：

> 雨后江上绿，客悲随眼新。桃花十里影，摇荡一江春。朝风逆船波浪恶，暮风送船无处泊。江南虽好不如归，老荠绕墙人得肥。

又像：“泊舟华容县，湖水终夜明。凄然不能寐，左右菰蒲声。穷途事多违，胜处心亦惊 。三更萤火闹，万里天河横。腐儒忧平世，况复值甲兵。终焉无寸策，白发满头生”云云，都是经过了大悲大痛的号呼，其穷愁之态是非出于作伪的。

五

江西诗派的影响，不仅在宋，且也深切的蟠踞于后来的诗坛里。金王若虚大不满之，尝有诗骂之道：

> 文章自得方为贵，衣钵相传岂是真。已是祖师低一著，纷纷嗣法更何人！

这话把一般自命为江西派衣钵的诗人们挖苦得尽够了。但那实在是那班“伪拟古”的诗人们的罪过。黄、陈诸人，其高处，本来便都在“文章自得方为贵”一语上。《渔洋诗话》道：“苏、黄惟

在不屑屑拟古，故自成一派。”这话很对。后来凡是无病而呻，故作穷饿酸辛之态的诗人们，无不遁入江西派中，而江西派遂为人诟病到今。其实，黄、陈是不任其咎的！

参考书目

一、《宋诗纪事》一百卷　清厉鹗编，有清乾隆十一年原刊本。

二、《宋诗钞》　清吴之振等编，有原刊本，有商务印书馆铅印本（附《诗钞补》）。

三、《江西诗派小序》　宋刘克庄著，有医学书局《历代诗话续编》本。

四、《苕溪渔隐丛话》一百卷　有明刊本，清刊本，《海山仙馆丛书》本。

五、《紫薇诗话》　宋吕本中著，有《历代诗话》本。

六、《宋文鉴》一百五十卷　宋吕祖谦编，有明刊本，苏州书局刊本，《四部丛刊》本。

七、《声画集》八卷　宋孙绍远编，有《楝亭十二种》本。

八、《瀛奎律髓》四十九卷　元方回撰，有清康熙间吴氏刊本，有《镜烟堂十种》本。

九、《宋元诗会》一百卷　清陈焯编，有原刊本。

第三十七章　古文运动的第二幕

古文运动的第二次开幕——骈偶文本身的崩坏——柳开石介诸人的呼号——古文运动主盟者欧阳修——韩柳文研究者的蜂起——范仲淹司马光等——曾巩王安石等——三苏的称霸——苏门六君子——所谓“道学家”的文字

一

北宋的散文，殆为古文家独霸的时代。韩愈以其热情的呼号，开始古文运动的第一幕。但当时骈俪文的流毒尚深中于人心，一时无法摆脱。除了有志于不朽之业的文人们外，罕有光顾到所谓“古文”之门庭的。一般人仍是以骈俪文作为通行的文字。宋初“西昆派”的诸作家，在散文方面也仍沿袭了这条通行的大路走去的。但到了欧阳修诸人起来后，形势却大变了。骈文经历了千年的生命，已是衰老得不堪了，经不起这一而再，再而三的攻击，遂在古文运动的第二幕里，被古文家们一踣之而不复能再爬起来。这古文运动的第二幕遂奠定了“古文为散文之主体”的基础。从此以后，几有千年，无复有人敢向古文问鼎之轻

重。当时，考试文及奏议，虽在公式上仍有必须作四六文者，但四六文的运命，也被仅限于此而已。她是永不复能再登文坛的主座之上的了。

二

宋初为古文者有柳开[①]。开生于晋末，字仲涂，大名人。开宝六年进士。他少慕韩愈、柳宗元为文，因名肩愈，字始元。然他的影响却很小。真实的掀开了古文运动的第二幕者乃是欧阳修、石介诸人。石介[②]是一位十足的黑旋风式的人物，具有韩愈似的卫道的热情与宣传的伎俩。他尝写了一篇《怪说》，专门攻击杨亿诸人。这个声势赫赫的呼号，便是古文运动的正式的开幕。同时有祖无择[③]、李觏[④]、尹洙[⑤]、穆修[⑥]、苏舜卿诸人，也皆为古文，非韩、柳之言不道。觏有《盱江集》，在当时虽未甚有大名，而其文章实在尹、穆诸人之上。但其影响与势力远在他们之上者，则为欧阳修。欧阳修在北宋散文坛上的地位，大类韩愈之在唐。石介虽大声疾呼，但力量究竟太小。欧阳修则居高临下，以衡文者的身份，主持着这个运动，天然的自会把整个文坛的风气变更过来了。修[⑦]有《书韩文后》一文，叙述当时古文运动的经过颇详：

---

① 柳开见《宋史》卷四百四十《文苑传》。

② 石介见《宋史》卷四百三十二《儒林传二》。

③ 祖无择见《宋史》卷三百三十一。

④ 李觏见《宋史》卷四百三十二《儒林传二》。

⑤ 尹洙见《宋史》卷三百九十五。

⑥ 穆修见《宋史》卷四百四十二《文苑传四》。

⑦ 《欧阳修文集》，刊本极多。《四部丛刊》中有《居士集》。

> 予少家汉东，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尧辅颇好学。予游其家，见其敝筐贮故书在壁间。发而视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脱落颠倒无次序。因乞以归读之。是时天下未有道韩文者。予亦方举进士，以礼部诗赋为事。后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补缀之。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韩文遂行于世。

虽是记载着韩文的今昔，而韩文的行于世，便代表了古文运动的成功。在此时之前，有一段关于古文的事，颇可笑。《五朝名臣言行录》说道："穆参军[①]家有唐本《韩柳集》。乃丐于所亲，得金，用工镂板印数百帙，携入京师相国寺，设肆鬻之。有儒生数辈至肆，辄取阅。公夺取，怒谓曰：'先辈能读一篇，不失一句，当以一部相送。'遂终年不售。"有这样热忱的宣传者，乘了"西昆体"之弊而出现，古文自然是终于要大行于天下了。一种风气的流行，虽未必该完全归功于一二人。然那一二人代表了时代的趋势，而出来打先锋，在蔓草丛中，硬辟出一条道路来，其自信不惑的勇气自是很值得敬重的。

欧阳修肆力为古文，其成就确在尹、穆诸人以上。其集中所有，以敷腴温润之作为多，一洗当时镂刻骈偶之习。相传他主持考政时，凡遇雕琢劖削之作，一概弃之不顾。天下风气为之一变。朱熹尝极称其《丰乐亭记》。他又作《本论》，以攻佛家，其论旨和态度，正和韩愈的《原道》一般无二。凡是古文家便都是卫"道"者。这似已成了一个定例。

---

① 《河南穆公集》三卷，又《尹洙集》二十八卷，俱有《四部丛刊》本。

与欧阳修并时为古文者，尚有范仲淹[①]、宋祁、刘敞[②]、司马光[③] 诸人。祁与修同修《唐书》。司马光作《资治通鉴》[④]，以数十年之力赴之。积稿盈屋，久乃写定。他叙事详赡有法，又善于剪裁古人的材料，故《通鉴》遂成为重要的史书之一。

三

略后于欧阳修之古文家，有曾巩、王安石及眉山的三苏。巩[⑤] 出于欧阳修的门下，字子固，建昌南丰人，登嘉祐二年进士。少与王安石相善。及安石得志，乃相违。安石为文遒劲有力。巩则稳妥而已[⑥]。

实际上大畅古文运动的弘流者不得不推苏轼。轼与父洵、弟辙皆有才名。洵[⑦] 字明允，年二十七，发愤为学。岁馀，往应试不第。归尽焚旧所作文，闭户读书。遂成通淹。辙[⑧] 字子由，性沉静简洁。为文亦澹远有致。然惟轼最为雄杰。[⑨] 轼是一位充溢着天才的诗人，为古文也富有诗意。他尝自说道："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这话恰可以拿来做他的文章的确评。

轼门下有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陈师道、李廌的六

---

① 《范文正公集》有《四部丛刊》本。

② 刘敞见《宋史》卷三百十九。

③ 司马光见《宋史》三百三十六。

④ 《司马温公集》有《四部丛刊》本，又其他刊本也很多。

⑤ 曾巩见《宋史》卷三百十九。

⑥ 《元丰类稿》五十卷，有《四部丛刊》本。

⑦ 苏洵见《宋史》卷四百四十三《文苑传四》。

⑧ 苏辙见《宋史》卷三百三十九。

⑨ 三苏文集刊本甚多，《四部丛刊》里也俱有之。

君子。在其中，补之、耒和廌尤以善古文称。补之有《鸡肋集》，耒有《宛邱集》，廌有《济南集》。秦观虽以词掩其古文，但其所作，却通赡可喜，富于风趣。《淮海集》① 里固不仅以“词”为独传也。

四

凡古文家无不以卫“道”自命，自韩、柳以来皆然。但宋代的理学家，却究竟自成为一系，不和做古文的文士们同科。《宋史》也于《儒林》、《文苑》之外，别立《道学》一传。原来古文家们虽然口口声声说是卫“道”，究竟不脱文士的习气。至所谓道学家的，方真实的以“道”为主，以文为辅。故许多的道学家，其文章往往自成为一个体系，正像邵雍的诗一样。在其间，有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诸人②。张载作《正蒙》、《西铭》，周敦颐作《太极图说》及《通书》，其文辞尚为雅整。而二程之作，尤为通赡，并不像后来“语录”式的文章之好拖泥带水。

参 考 书 目

一、《宋文鉴》一百五十卷　宋吕祖谦编，有明刊本，苏州书局刊本，《四部丛刊》本。

二、《古文关键》二卷　宋吕祖谦编，有冠山堂刊本，《金华丛书》本。

三、《三苏文范》十八卷　明杨慎编，有明刊本。

---

① 《淮海集》有明刊本，《四部丛刊》本。

② 周敦颐等四人均见《宋史》卷四百二十七《道学传》。

四、《唐宋八家文钞》一百六十四卷　明茅坤编，有明刊本，有坊刊本。

五、《唐宋八大家类选》十四卷　清储欣编，有刊本。

六、《古文辞类纂》（姚鼐）及《经史百家杂钞》（曾国藩）也当一读，以见所谓“古文”的统系。这二书俱有通行本。

第三十八章　鼓子词与诸宫调

敦煌“变文”的亲裔——宋代叙事歌曲的发达——宋大曲的进展——由大曲到鼓子词的过渡——《蝶恋花》鼓子词——伟大的创作者孔三传——诸宫调结构的弘伟——联合诸“宫调”为一堂的第一次的尝试——今存的三部伟大的诸宫调——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无名氏的《刘知远诸宫调》——王伯成的《天宝遗事诸宫调》——诸宫调生命的短促——张五牛大夫创作的“赚词”

一

敦煌发现的“变文”，虽沉埋于中国西陲千余年，但其生命在我们的文坛上并不曾一天断绝过。——且只有一天天的成长孳生，而孕育出种种不同的文体出来。在宋的时代，由变文所感化而产生的新文体，种类很多，而鼓子词与诸宫调的二种，最为重要。我们的叙事诗，最不发达。但自变文的一体，介绍进来了之后，以韵、散交错组成的新叙事歌曲却大为发达。这增加了我们文坛的极大的活气与重量。原来我们视《孔雀东南飞》、《木兰

辞》、《长恨歌》诸作为绝大的珍异者，但若以自变文出现以来所产生的叙事的种种大杰作与之相较量，则《孔雀东南飞》等等诚不免要慊然的自觉其童稚。在其间，变文与诸宫调，尤为中世纪文学里的最伟大的新生的文体，足以使后来的诸作家，低首于他们之前的。

诸宫调的产生，约在北宋的末年。在其前，则有同性质的“大曲”和“鼓子词”的出现。在其略后，则更有“赚词”的创作。这些文体，不仅在宋代是新鲜的创作，即在今日，对于一般的读者似也还都是很陌生的。本章当是任何中国文学史里最早的讲到她们的记载吧。

二

先说“大曲”。《宋史·乐志》曾载教坊所奏十八调四十大曲的名目。其中的名称，与唐代燕乐大曲的名目，颇有几个相同的，像《梁州》、《伊州》、《绿腰》等。这些大曲，最原始的方式是怎样的，今已不可知。但我们在宋人著作里，所见的大曲，像董颖的咏西子事的《道宫薄媚》；曾布的咏冯燕事的《水调歌头》等，都是长篇的叙事歌曲。《道宫薄媚》从《排遍第八》起，到《第七煞衮》止，共有十遍，《水调歌头》则从《排遍第一》起，到《排遍第七·攧花十八》止，共有七遍。姑举《水调歌头》的首二遍于下：

〔排遍第一〕魏豪有冯燕，年少客幽、并。击球斗鸡为戏，游侠久知名。因避仇来东郡，元戎逼属中军。直气凌貔虎，须臾叱咤，风云凛凛座中生。偶乘佳兴，轻裘锦带，东风跃马，往来寻访幽胜，游冶出东城。堤上莺花撩乱，香车

宝马纵横。草软平沙稳，高楼两岸，春风笑语隔帘声。

〔排遍第二〕袖笼鞭敲镫，无语独闲行。绿杨下，人初静，烟澹夕阳明。窈窕佳人，独立瑶阶。掷果潘郎，瞥见红颜。横波盼，不胜娇，软倚云屏曳红裳。频推朱户，半开还掩。似欲倚伊哑声里，细诉深情。因遣林间青鸟，为言彼此心期，的的深相许，窃香解珮，绸缪相顾不胜情。

这当是宋词发展的自然的结果。“词”在这时已不甘终老于抒情诗的范围以内，而欲一试身手于叙事诗的场地上了。所谓唐的大曲，或和宋初的大曲，同是有“声”而无“辞”，只是几遍的舞曲，和《水调歌头》诸作，当是大殊的。

别有所谓《调笑转踏》者，也是大曲的一流。曾慥《乐府雅词》曾录无名氏的《调笑集句》，郑彦能的《调笑转踏》，晁无咎的《调笑》，皆是以诗与曲相间而组合成之的。先陈“入队”的致词，然后是一首诗，然后是一首曲，以后皆是以一诗一曲相间，末则结以“放队”词。这种体裁，已较大曲为进步，似是由大曲到鼓子词的一种过渡。

三

“鼓子词”是最明显的受有“变文”影响的一种新文体。在歌唱一方面，似颇受大曲的体式的支配，但其以散文的歌曲交杂而组合成之的方式，则全然是“变文”的格局。在文体的流别上说来，“大曲”是纯粹的叙事歌曲，“鼓子词”却是“变文”的同流了。

宋人的鼓子词，传者绝少。今所知者，有赵德麟《侯鲭录》中所载的咏《会真记》故事的《商调蝶恋花》一篇。德麟采用唐

元稹的《会真记》原文，成为其中“散文”的一部分，而别以《商调·蝶恋花》十章，歌咏其事。他将《会真记》分为十段，每段系以《蝶恋花》一章。如此构成了所谓“鼓子词”的一体。姑举其中的一段于下：

传曰：余所善张君，性温茂，美风仪，寓于蒲之普救寺。适有崔氏孀妇，将归长安，路出于蒲，亦止兹寺。崔氏妇，郑女也。张出于郑。叙其女，乃异派之从母。是岁，丁文雅不善于军，军之徒，因大扰，劫掠蒲人。崔氏之家，财产甚厚，惶骇不知所措。张与将之党有善，请吏护之，遂不及难。郑厚张之德，因饰馔以命张。谓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携弱子幼女，犹君之所生也，岂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之礼奉见。乃命其子曰欢郎，女曰莺莺，出拜尔兄。崔辞以疾。郑怒曰：张兄保尔之命，宁复远嫌乎！又久之，乃至。常服睟容，不加新饰，垂鬟浅黛，双脸桃红而已。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张惊，为之礼。因坐郑旁。凝眸丽绝，若不胜其体。张问其年几？郑曰：十七岁矣。张生稍以词导之，宛不蒙对。终席而罢。奉劳歌伴，再和前声：“锦额重帘深几许？绣履弯弯，未省离朱户。强出娇羞都不语，绛绡频掩酥胸素。黛浅愁深妆淡注，怨绝情凝，不肯聊回顾。媚脸未匀新泪污，梅英犹带春朝露。”

四

但在这些新文体中，最重要，且最和“变文”有直接的渊源关系者，当为“诸宫调”的一体。在结构的弘伟和局势的壮阔

上，也只有“诸宫调”方可和“变文”相拮抗。像鼓子词和大曲等，实在只是简短的歌曲，不足与他们列在同一的水平线上。诸宫调出现于北宋之末。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道：“熙、丰、元祐间，兖州张山人以诙谐独步京师，时出一两解。泽州孔三传者，首创诸宫调古传，士大夫皆能诵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记载，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中，也有“孔三传，耍秀才诸宫调”的云云。其他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吴自牧的《梦粱录》里也都提到孔三传和诸宫调的事。是诸宫调乃是熙、丰、元祐间的一位才人孔三传所创作的了。但像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我们在今日却不能知道他的生平，并不能得到片言只语的遗文，诚是一件憾事！三传所首创的诸宫调古传，既是“士大夫皆能诵之”，则必定是很有可观的，其佚失似不是无足轻重的！

诸宫调是讲唱的。其讲唱的方式，当大类今日社会上的讲唱弹词、宝卷；也当正像唐代和尚们的讲唱“变文”。《西河词话》说：“《西厢》搊弹词，则有白有曲，专以一人搊弹，并念唱之。”当和当日的实际情形，相差不远。张元长《笔谈》说：“董解元《西厢记》曾见之卢兵部许。一人援弦，数十人合座，分诸色目而递歌之，谓之磨唱。”（焦循《剧说》引）这话很靠不住。当是卢兵部的“自我作古”，或“想当然”的可笑的复古的举动。我们如果读了石君宝的《诸宫调风月紫云亭》一剧（见《元刊杂剧三十种》），当可于诸宫调的讲唱的情形略略的明了了。

诸宫调的名称，从何而来呢？诸宫调的结构，和“变文”是全然不殊的。其所不同者，乃在歌唱的一部分。“变文”用的是七言或间以三三言，而“诸宫调”则用的是很复杂的“宫调”。原来大曲和鼓子词，皆用同一宫调里的同一曲牌，反复的来歌咏一件故事。像上文所引的《道宫薄媚》，便是用“道宫”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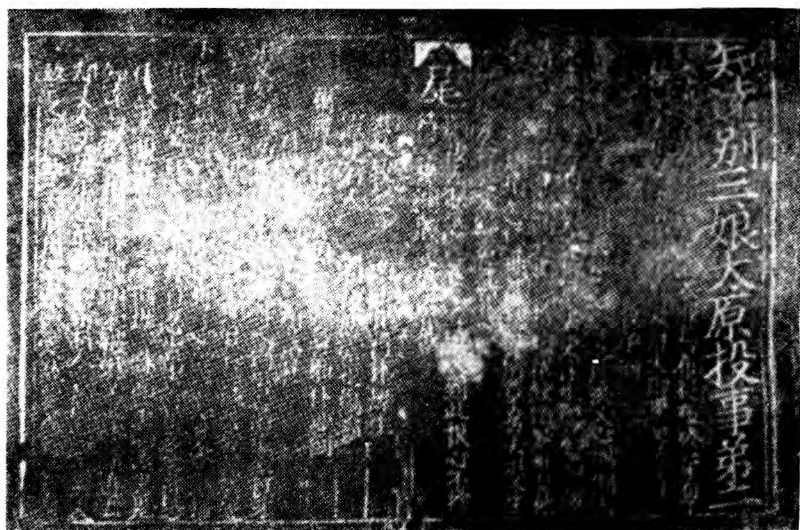


崔 莺 莺

这是最早的见之于刊本的莺莺像。

——从明隆庆顾玄纬刊本《西厢记杂录》

（西谛藏）



刘知远诸宫调的一页

观其版式，似是宋，金的刊本。今存的诸宫调，当以此书为最古。

——（苏联列宁格勒学士院藏）

《薄媚》一调，反复到十遍，以歌咏西子故事。但诸宫调则不是这样的。她是无限量的使用着各个宫调里的各个曲调以歌咏一个很长篇的故事的。像《刘知远诸宫调》的第二卷的首一部分，其歌唱的部分便是这样的布置着的：

> 《中吕调·牧羊关》，《仙吕调·醉落托》，《黄钟宫·双声叠韵》，《南吕调·应天长》，《般涉调·麻婆子》，《商角·定风波》，《般涉调·沁园春》，《高平调·贺新郎》，《道宫·解红》……

这比较所谓大曲和鼓子词的单调的布置是进步得多少呢？难怪孔三传一创作了这种新声出来，便要哄动一时了。且这也是第一次把“诸宫调”连络起来叙述一件故事的尝试。这个尝试的成功，对于后来杂剧的产生和其结构是极有影响的。

五

“诸宫调”在宋、金的时候，流传得很广。《梦粱录》和《武林旧事》所记载的以讲唱诸宫调为业的人也不少。《诸宫调风月紫云亭》剧里有：“我唱的是《三国志》，先饶十大曲；俺娘便《五代史》，添续《八阳经》”的云云，又董解元《西厢记》的开卷，也有：

> 〔太平赚〕……比前览乐府不中听，在诸宫调里却着数。一个个旖旎风流济楚，不比其馀。
>
> 〔柘枝令〕也不是《崔韬逢雌虎》，也不是《郑子遇妖狐》，也不是《井底引银瓶》，也不是《双女夺夫》，也不是

《离魂倩女》，也不是《谒浆崔护》，也不是《双渐豫章城》，也不是《柳毅传书》。

诸语，是诸宫调的著作，在那个时代是有很多种的。但今日所见者，除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无名氏的《刘知远诸宫调》、王伯成的《天宝遗事诸宫调》以外，却别无第四本了。

董解元生世不可考，关汉卿所著杂剧有《董解元醉走柳丝亭》一本（今佚），说的便是他的故事吧。陶宗仪说他是金章宗（公元1190—1208年）时人。钟嗣成的《录鬼簿》列他于“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行于世者”之首，并于下注明：“金章宗时人，以其创始，故列诸首。”涵虚子的《太和正音谱》也说他“仕于金，始制北曲。”毛西河《词话》则谓他为金章宗学士。大约董氏的生年，在金章宗时代的左右，是无可置疑的。但他是否仕金，是否曾为“学士”，则是我们所不能知道的。他大约总是一位像孔三传、袁本道似的人物，以制作并说唱诸宫调为生涯的。《太和正音谱》说他“仕于金”，恐怕是由《录鬼簿》“金章宗时人”数字附会而来的。而毛西河的“为金章宗学士”云云，则更是曲解“解元”二字与附会“仕于金”三字而生出来的解释了。“解元”二字，在金、元之间用得很滥，并不像明人之必以中举首者为“解元”。故《西厢记》剧里，屡称张生为张解元；关汉卿也被人称为“关解元”。彼时之称人为“解元”，盖为对读书人之通称或尊称，犹今之称人为“先生”，或宋时之称说书者为某“书生”某“进士”某“贡士”，未必被称者的来历，便真实的是“解元”、“进士”等等。

《西厢记诸宫调》的文辞，凡见之者没有一个不极口的赞赏。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说：

> 《西厢记》虽出唐人《莺莺传》，实本金董解元。董曲今尚行世，精工巧丽，备极才情，而字字本色，言言古意，当是古今传奇鼻祖。金人一代文献尽此矣。

这话并不是瞎恭维。我们看，董解元把那末短短的一篇传奇文《会真记》放大到如此浩浩莽莽的一部伟大的弘著，其著作力的富健诚是前无古人的。其故事的大略如下：

贞元十七年二月，张珙至蒲州，寻旅舍安止。有一天，游蒲东普救寺，见寄居于寺中的崔相国女莺莺，莽欲追随其后，闯入宅中，为寺僧法聪从后拖住，责其不可造次。

张生因此决也移寓于寺中之西厢。是夜，月明如昼，生行近莺庭，口占二十字小诗一首。不料莺莺在庭间也依韵和生一诗。生闻之惊喜。便大踏步走至跟前。被红娘来唤莺莺归寝而散。

自此以后，张生浑忘一切，日夜把莺莺在念。但千方百计，无由得见意中人。夜间，生与长老法本谈禅。红娘来向长老说，明日相国夫人待做清醮。法本令执事准备。生亦备钱五千，为其亡父尚书作分功德。长老诺之。

第二天，生来看做醮，见一位六旬的老婆娘，领着欢郎及莺莺来上香。莺莺一来，僧俗皆为其绝代的容光所摄，无不情神颠倒。直到第二天的日将出，道场方罢。

——以上第一卷

崔夫人和莺莺归去。众僧正在收拾铺陈来的什物，见一小僧慌速走来，气喘不定，口称祸事。众僧大惊。原来，唐蒲关乃屯军之处。是年浑瑊死，丁文雅不善治军。其将孙飞虎半万兵叛，劫掠蒲中。叛兵过寺，欲求一饭。僧众商议。主迎主拒者不一。或以为有崔相国的夫人及女寄住于此，迎贼实为不便。法聪也力主拒之。聪本陕右蕃部之后，少好弓剑，武而有勇，遂鼓动僧

众，得三百人，出与飞虎为敌。聪勇猛异常，贼众不能敌。但聪见贼众难胜，便冲出重围而去。三百僧众，被贼兵杀死甚众。飞虎捉住走不脱的和尚，问其何故拒敌。和尚说是为了莺莺之故。飞虎便围了寺，指名要索莺莺。

崔氏一门大震，饮泣无计。莺莺欲自杀以免辱。却有人在众中大笑。笑者谁？盖张生也。生自言有退兵之计。夫人许以继子为亲。生便取出其所作致白马将军一信，读给众听。夫人谓：白马将军去此数十里，如何赶得及来救援？生说：适于法聪出战之时，已持此书给白马将军了。夫人闻言，始觉宽心。

不久，果然看见一彪人马飞驰而来，贼众出不意，皆大惊投降。白马将军遂斩了孙飞虎，赦其余众，入寺与张生叙话而别。

贼兵退后，生托法本到夫人处提亲。夫人说，方备蔬食，当与生面议。第二天，夫人差红娘来请生赴宴。生以为事必可谐。不料夫人命欢郎、莺莺皆以兄礼见生。生已失望。夫人最后乃说起相国在日，已将莺莺许配郑恒事。生遂辞以醉，不终席而退。红娘送之回室。生赠以金钗，红娘不受奔去。

异日，红娘复至，致夫人谢意。生说：今当西归，与夫人诀绝了。便在收拾琴剑书囊。红娘见了琴，忽有触于中，说道：莺莺喜听琴，若果以琴动之，或当有成。生喜而笑，遂不成行。

——以上第二卷

夜间，月色皓空，张生横琴于膝，奏《凤求凰》之操。莺莺偕红娘逐琴声来听。闻之，大有所感，泣于窗外。生推琴而起，火急开门，抱定一人，仔细一 看，抱定的却是红娘，莺莺已去。

那一夜，莺莺通宵无寐。红娘以情告生。生托红娘致诗一章于莺。莺见之大怒。随笔写于笺尾，令红娘持去给生。红娘战恐的对生述莺发怒事。但待得他读了笺时，他却大喜。原来写的却是约他夜间逾垣相会的诗。

生巴不得到夜。月上时，生逾墙而过。莺至，端服严容，大诉生一顿。生愤极而回。勉强睡下。方二更时，蓦听得隔窗有人唤门。乃莺自至。正在诉情，当当的听一声萧寺疏钟，莺又不见，方知是梦。

生自此行忘止，食忘饱，举止颠倒。久之成疾。夫人令红娘来视疾。生托她致意于莺，要她破工夫略来看觑他。红娘去不久，夫人、莺莺便同去看他。夫人命医来看脉。他们既归，无一人至。生念所望不成，虽生何益，以条悬栋，便欲自尽。蓦一人走至拽住了他。乃红娘送莺的药至。这药是一诗，说她晚间将自至。生病顿愈。

那一夜，莺果至。成就了他们的私恋。自是朝隐而出，暮隐而入，几有半年。

夫人生了疑，一夜急唤莺。莺仓皇而归。夫人勘问红娘。红诉其情。并力主以莺嫁生。夫人允之。

夫人令红召生，说明许婚的事。但以莺服未阕，未可成礼。生留下聘礼，说：今蒙文调，将赴省闱，姑待来年结婚。莺闻之，愁怨之容动于色。自此不复见。数日后，生行。夫人及莺送于道。经于蒲西十里小亭置酒。

——以上第三卷

生与莺徘徊不忍离别。终于在太阳映着枫林的景色里，勉强别去。生的离愁，是马儿上驮也驮不动。

那一夜，生投宿于村店。残月窥人，睡难成眠。他开门披衣，独步月中，忽听得女人声道，快走吧。生见水桥的那边，有两个女郎映月而来。大惊以为怪。近来视之，乃莺与红娘，说：她与红娘乘夫人酒醉，追来同行。正在进舍归寝，但见群犬吠门，火把照空，人声藉藉。一人大呼道，渡河女子，必在此间。一个大汉，执着刀，踹破门要来搜。生方待挣揣，却撒然觉来。

那边，莺莺在蒲东，也凄凄惶惶的在念着张生。

明年春，张生殿试以第三人及第。即命仆持诗归报莺。莺正念生成疾，见诗大悦，夫人亦喜。

但自是至秋，杳无一耗。莺修书遣仆寄生，随寄衣一袭，瑶琴一张，玉簪一枝，斑管一枝。生那时，以才授翰林学士，因病闲居，至秋未愈。为忆莺莺，愁肠万结。及读莺书，感泣。便欲治装归娶。

生未及行，郑相子恒，至蒲州，诣普救寺，欲申前约。夫人说，莺莺已别许张珙。郑恒说：张生登第后，已别娶卫尚书女。莺闻之，闷极仆地，救之多时方苏。夫人阴许恒择日成亲。不料，这时张生也到。夫人说：喜学士别继良姻。但生力辩其无。夫人说今莺已从前约嫁郑恒。生闻道扑然倒地。过了半晌，收身强起，伤自家来得较迟。又不欲与故相子争一妇人。但欲一见莺。莺出默然。四目相视，内心皆痛。生坐止不安，遽然而起。

法聪邀生于客舍，极力的劝慰他。但生思念前情，心中不快更甚。

聪说：足下傥得莺，痛可已乎？便献计欲杀夫人与郑恒。正在这时，莺、红同至望生。他们各自准备下万言千语。及至相逢，却没一句。莺念及痛切处，便欲悬梁自缢，生亦欲同死。但为红及聪所阻。

聪说：别有一计，可使莺与生偕老；白马将军今授了蒲州太守，正可投奔他处。二更时，生遂携莺宵奔蒲州。白马将军允为生作主。郑恒如争，必斩其首。恒果来争夺，将军严斥之。恒羞愤，投阶而死。这里张生、莺莺美满团圆，还都上任。

——以上第四卷

这里和《会真记》大不同者，乃在结局的团圆。《会真记》的结果，太不近人情。张生无故的拒绝莺莺，自从寄书之后，便不再

理会她。反以君子善于改过自诩。以后男婚女嫁，各不相知。实是最奇怪的结束。这不能算是悲剧，实是“怪剧”。像《董西厢》的崔、张的大团圆，当是世俗的读者们所最欢迎的，且也较合情理。自王实甫以下诸《西厢记》，其结构殆皆为董解元的太阳光似的伟著所笼罩，而不能自外。

六

《刘知远诸宫调》是一个残本，今存四十二叶，约当全书三之一。俄国柯智洛夫探险队于一九〇七到一九〇八年间，考察蒙古、青海，发掘张掖、黑水故城。得古物及西夏文书籍甚多，于其间乃有此《刘知远诸宫调》在着。这是一个极伟大的发见。就种种方面看来，这部诸宫调当是宋、金之际的东西。

这书全文当为十二则，今存者为“知远走慕家庄沙陀村入舍第一”，“知远别三娘太原投事第二”，“知远充军三娘剪发生少主第三”（此则仅残存二页），“知远投三娘与洪义厮打第十一”，“君臣弟兄子母夫妇团圆第十二”。中间第三的大半和第四到第十的七则，则俱已佚去了。刘知远事，自宋以来，讲述者便已纷纷。今所见的《五代史平话》，已详写知远事，而诸本《白兔记》传奇，更是专述知远和三娘的悲欢离合的。大约，这位流氓皇帝的故事，乃是最足以耸动市井的听闻的。

《刘知远诸宫调》的作者并不是很平凡的人物。他和董解元一样，具有伟大的诗的天才，和极丰富的想象力。他能以极浑朴、极本色的俗语方言，来讲唱这个动人的故事。其风格的壮遒古雅，大类绿锈重重的三代的彝鼎，令人一见便油然生崇敬心。姑举一小段于下：

〔般涉调〕　〔麻婆子〕

洪义自约末天色二更过，皓月如秋水，欸欸地进两脚，调下个折针也闻声。牛栏儿傍里遂小坐，侧耳听沉久，心中畅欢乐。○记得村酒务，将人恁剉；入舍为女婿，俺爷爷护向着；到此残生看怎脱：熟睡鼻息似雷作，去了俺眼中钉，从今后好快活！

（尾）团苞用，草苫着，欲要烧毁全小可，堵定个门儿放着火。

论匹夫心肠狠，庞涓不是毒；说这汉意乖讹，黄巢真佛行！哀哉未遇官家，姓命亡于火内。

〔商角〕　〔定风波〕

熟睡不省悟，鼻气若山前哮吼猛虎。三娘又怎知与儿夫何日相遇。不是假也非干是梦里，索命归泉路。○当此李洪义遂侧耳听沉，两回三度，知远怎逃命。早点火烧着草屋。陌听得一声响，谑匹夫急抬头觑。

（尾）星移斗转近三鼓，怎显得官家福分，没云雾平白下雨。苦辛如光武之劳，脱难似晋王之圣。雨湿火煞，知远惊觉。方知洪义所为，亦不敢伸诉。至次日，知远引牛驴拽拖车三教庙左右做生活。到日午，暂于庙中困歇熟睡。须臾，众村老携笻避暑。其中有三翁。

〔般涉调〕　〔沁园春〕

绖了牛驴，不问拖车，上得庙阶，为终朝每日多辛苦，

扑番身起权时歇。侍傍里三翁守定知远，两个眉头不展开，堪伤处便是荆山美玉，泥土里沉埋。〇老儿正是哀哉，忽听得长空发哄雷声，惊天霹雳，眼前电闪，谑人魂魄幽幽不在。陌地观占，抬头仰视，这雨多应必煞，乖伤苗稼，荒荒是处，饥馑民灾。

（尾）行雨底龙必将鬼使差，布一天黑暗云霭霭，分明是拚着四坐海。

电光闪灼走金蛇，霹雳喧轰椆铁鼓，风势揭天，急雨如注，牛驴惊跳，拽断麻绳，走得不知所在。三翁唤觉知远，急赶牛驴，走得不见。至天晚，不敢归庄。

〔高平调〕　〔贺新郎〕

知远听得道，好惊慌，别了三翁，急出祠堂。不故泥污了牛皮䩺，且向泊中寻访。一路里作念千场，那两个花驴养着牛，绳绑我在桑树上，少后敢打五十棒！方今遭五代，值残唐，万姓失途，黎庶忧徨，豪杰显赫英雄旺，发迹男儿气刚。太原府文面做射粮，欲待去，却徊徨。非无决断，莫怪频来往，不是，难割舍李三娘！见得天晚，不敢归庄。意欲私走太原投事，奈三娘情重，不能弃舍。于明月之下，去住无门，时时叹息。

〔道宫〕　〔解红〕

鼓掌笋指，那知远目下长吁气。独言独语，怎免这场拳踢。没事尚自生事，把人寻不是，更何况今日将牛畜都尽失。若还到庄说甚底！怕见他洪信与洪义。劝人家少年诸子

弟，愿生生世世休做女婿。妻父妻母在生时，我百事做人且较容易。自从他化去，欺负杀俺夫妻两个凡女。鸡着嘴儿厮罗执灭良，削薄得人来怎敢喘气！道是，长贫没富多不易，酸寒嘴脸只合乞，百般言语难能吃，这般材料怎地发迹！

（尾）大男小女满庄里，与我一个外名难揩洗，都受人唤我做刘穷鬼。

天道二更已后，潜身私入庄中，来别三娘。

七

王伯成的《天宝遗事诸宫调》，产生的时代较后。伯成，涿州人。《录鬼簿》放他在“前辈已死名公”之列。当是公元一三三〇年以前的人物。他写有杂剧二本：《李太白贬夜郎》和《张骞泛浮槎》（前者今存于世）。而使他成大名者则为《天宝遗事》的一部伟著。但这部诸宫调从明以来便不传于世。著者尝从《雍熙乐府》、《北词广正谱》、《九宫大成谱》诸书里，辑出五十四套曲文，大约相当于全书的四分之一，仅能窥豹一斑而已。“天宝遗事”本是诗人们最好的题材之一。自白居易的《长恨歌》以后，宋人有《太真外传》，元关汉卿有《唐明皇哭香囊》（佚），白仁甫有《秋夜梧桐雨》，而明人传奇之述及此事者，若《彩毫》、《惊鸿》诸记尤多。清初洪昇的《长生殿》便是一个总结束。在其间，伯成的《天宝遗事》似最不为人所知。《遗事》的作风，已甚受杂剧作家的影响，非复纯粹的诸宫调本色。但遣辞铸局，却也甚为浑厚而奔放。其大略，可于下面的《遗事引》里见到：

〔哨遍〕　　〔遗事引〕

天宝年间遗事，向锦囊玉罅新开创。风流酝藉李三郎，殢真妃日夜昭阳恣色荒。惜花怜月宠恩云，霄鼓逐天杖。绣领华清宫殿，尤回翠辇，浴出兰汤。半酣绿酒海棠娇，一笑红尘荔枝香。宜醉宜醒，堪笑堪嗔，称梳称妆。〔么篇〕银烛荧煌，看不尽上马娇模样。私语向七夕间，天边织女牛郎，自还想。潜随叶靖，半夜乘空，游月窟来天上。切记得广寒宫曲，羽衣缥渺，仙佩玎珰。笑携玉箸击梧桐，巧称雕盘按霓裳。不提防祸隐萧墙。〔墙头花〕无端乳鹿入禁苑，平欺诳，惯得个禄山野物，纵横恣来往。避龙情子母似恩情，登凤榻夫妻般过当。〔么篇〕如穿人口，国丑事难遮当。将禄山别迁为蓟州长。便兴心买马，军合下手合朋聚党。〔么篇〕恩多决怨深。慈悲反受殃。想唐朝触祸机。败国事皆因偃月堂。张九龄村野为农，李林甫朝廷拜相。〔耍孩儿〕渔阳灯火三千丈，统大势长驱虎狼。响珊珊铁甲开金戈，明晃晃斧钺刀枪，鞭飐剪剪摇旗影，衡水粼粼射甲光。凭骁健，马雄如獬豸，人劣似金刚。〔四煞〕潼关一鼓过元平荡，哥舒翰应难堵当。生逼得车驾幸西蜀。马嵬坡签抑君王。一声阃外将军令，万马蹄边妃子亡。扶归路愁观罗袜，痛哭香囊。

伯成的《遗事》，殆是诸宫调的尾声。在公元1330年左右编辑的《录鬼簿》里，已以能歌唱《董西厢》为可羡诧的事，可见那时诸宫调的歌唱殆已成了秋天的残蝉之鸣声了。《张协状元戏文》的开始，有一段不伦不类的说唱诸宫调的开场。诸宫调在元

代或竟已成了帮衬的东西，而不复能独立的成为一场的吧。

这样说来，诸宫调的开始，最早当在于宋神宗熙宁（公元1068年）间，而其黄金时代的终了，则当在元代的中叶（约公元1300年以前）。只不过是两个多世纪的生命耳。在中国文学里，这已算是很短寿的一种文体了。但诸宫调虽然生存得不久，流传的更少（亦有三部），但其生存实为宋、金文学里最大的一个光彩。像那样弘伟如宫殿，精粹若珠玉的巨著，除了其亲祖“变文”以外，诸宫调殆是空前的。

八

最后，更当一说“赚词”。“赚词”并不是诸宫调的同群，乃是“大曲”的一家。其产生较后于诸宫调。但后来诸宫调中的歌曲的结构，似颇受到她的影响。耐得翁的《都城纪胜》说：

> 唱赚在京师，只有缠令、缠达。有引子、尾声为缠令。引子后只以两腔递且循环间用者为缠达。中兴后，张五牛大夫。因听动鼓板中，又有四太平令或赚鼓板（即今拍板大篩扬处是也），遂撰为赚。赚者，误赚之义也。令人正堪美听，不觉已至尾声。是不宜为片序也。今又有覆赚；又有变花前月下之情为铁骑之类。凡赚最难，以其兼慢曲、曲破、大曲、嘌唱、耍令、番曲、叫声诸家腔谱也。

已把“唱赚”的历史说得很详细。吴自牧的《梦粱录》所载，全袭《都城纪胜》，仅加上了杭州能唱赚者窦四官人等二十余人的姓名。“赚词”的重要是在把“大曲”的反复的单以一个曲调来歌唱的格局打破了；而在同一曲调里，找到许多不同的曲牌，联

合组织起来歌唱的。王国维氏尝于《事林广记·戌集》里，发见了名为《圆社市语》的一篇赚词；其结构如下：

〔中吕宫〕 《紫苏丸》——《缕缕金》——《好女儿》——《大夫娘》——《好孩儿》——《赚》——《越恁好》——《鹘打兔》——《尾声》

这当是今日所见的唯一存在的赚词了。《西厢记诸宫调》的歌曲里有“赚”处，元剧的歌词里也有“赚”的使用。其影响是很大的。我颇疑心，张五牛大夫所创作的唱赚，乃是我们文学里第一次把在同一宫调里许多不同名的歌曲联结在一处的尝试。《刘知远》、《董西厢》之间有使用这个歌唱的方式，殆皆受其感化的，这话或不会是很错误吧。

参考书目

一、《唐宋大曲考》 王国维著，有《王忠悫公遗书》本。

二、《宋元戏曲史》 王国维著，有商务印书馆铅印本，有《王忠悫公遗书》本（《遗书》改“史”为“考”）。

三、《宋金元诸宫调考》 著者作，见燕京大学《文学年报》第一期。

四、《刘知远诸宫调考》 日本青木正儿著，贺昌群译，见《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六卷中。

五、《都城纪胜》 耐得翁著，有《楝亭十二种》本，《涵芬楼秘笈》本。

六、《梦粱录》 吴自牧著，有《武林掌故丛编》本。

七、《武林旧事》 周密著，有《武林掌故丛编》本。

第三十九章 话本的产生

“变文”影响的巨大——讲唱故事的风气的大行——所谓“说话人”——说话的四家——说话人的歌唱的问题——“银字儿”与“合生”——今存的宋人小说——“词话”与“诗话”——《清平山堂话本》及“三言”中的“词话”——白话文学的黄金时代——从《唐太宗入冥记》到宋人词话——烟粉灵怪传奇——公案传奇——《杨思温》与《拗相公》——《取经诗话》——《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梁公九谏》——“说话人”在后来小说上的影响的巨大

一

在北宋的末年，“变文”显出了她的极大的影响。“变文”的名称，在那时大约是已经消失了。讲唱“变文”的风气，在那时也似已不见了。但“变文”的体制，却更深刻的进入于我们的民间；更幻变的分歧而成为种种不同的新文体。在其间，最重要的是鼓子词和诸宫调二种。这在上文已经说过了。但变文的讲唱的习惯还不仅结果在鼓子词和诸宫调上。同时，类似变文的新文体

是雨后春笋似的耸峙于讲坛的地面。讲坛的所在，也不仅仅是限于庙宇之中了；讲唱的人，也不仅仅是限止于禅师们了。当然禅师们在当时的讲坛上还占了一部分的势力，像“说经”、“说诨经”、“说参请”之类。当时，讲唱的风气竟盛极一时；唱的方面也百出不穷；讲唱的人物也“牛鬼蛇神”无所不有；讲唱的题材，更是上天下地，无所不谈。这种风尚，也许远在北宋之末以前已经有了。不过，据我们所知道的材料，却是以北宋之末为最盛。这风尚直到了南宋之末而未衰，直到了元、明而仍未衰。而至今日也还不是完全绝了踪迹。讲唱的势力，在民间并未低落。讲坛也还林立在庙宇与茶棚之中。这可见，变文的躯骸，虽在西陲沉埋了千年以上，而她的子孙却还在世上活跃着呢；且孳生得更多；其所成就的事业也更为伟大。

在北宋之末，变文的子孙们，于诸宫调外尚有所谓“说话”者，在当时民间讲坛上，极占有权威。“说话”成了许多专门的职业；其种类极为分歧。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末年东京的“伎艺”，其中已有：“孙宽、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孝祥等讲史；李慥、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亨、贾九等小说；吴八儿，合生……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的话。其后，在南宋诸家的著述，像周密的《武林旧事》，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及吴自牧的《梦粱录》，所记载的“说话人”的情形，更为详尽。《都城纪胜》记载“瓦舍众伎”道：

> 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合生与

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

《梦粱录》所记，与《都城纪胜》大略相同。《武林旧事》则历记“演史”“说经、诨经”等等职业的说话人的姓名。“演史”自乔万卷以下到陈小娘子，凡二十三人；“说经、诨经”自长啸和尚以下到戴忻庵，凡十七人；“小说”自蔡和以下到史惠英（女流）凡五十二人；“合生”最不景气，只有一人，双秀才。大约“说话人”的四家，便是这样分着的。其中，“小说”最为发达，分门别类也最多。大约每一门类也必各有专家。故其专家至有五十馀人之多。“演史”也是很受欢迎的。《东京梦华录》既载着霍四究、尹常卖等以“说三分”、“五代史”为专业，而《梦粱录》里也说着当时“演史”者的情况道：“又有王六大夫，元系御前供话，为幕客请给，讲诸史俱通。于咸淳年间，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盖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耳。”

凡说话人殆无不是以讲唱并重者；不仅仅专力于讲。——宋代京瓦中重要的艺伎盖也无不是如此——这正足以表现出其为由“变文”脱胎而来。今所见的宋人“小说”，其中夹入唱词不少，有的是诗，有的是词，有的是一种特殊结构的文章，惯用四言、六言和七言交错成文的，像：

> 黄罗抹额，锦带缠腰。皂罗袍袖绣团花，金甲束身微窄地。剑横秋水，靴踏狻猊。上通碧落之间，下彻九幽之地。业龙作祟，向海波水底擒来；邪怪为妖，入山洞穴中捉出。六丁坛畔，权为符吏之名；上帝阶前，次有天丁之号。
>
> ——《西山一窟鬼》

我们读到这样的对偶的文章，还不会猛然的想起《维摩诘经变

文》、《降魔变文》来么？但唐人的对偶的散文的描状，在此时却已被包纳而变成为专门作描状之用的一种特殊的文章了。大约这种唐人用来讲念的，在此时必也已一变而成为“唱文”的一种了。又宋人亦称“小说”为“银字儿”。而“银字”却是一种乐器之名（见《新唐书·礼乐志》及《宋史·乐志》）。白乐天诗有“高调管色吹银字”，和凝《山花子词》有“银字笙寒调正长”，宋人词中说及“银字”者更不少概见。也许这种东西和“小说”的唱调是很有关系的。在“讲史”里，也往往附入唱词不少。最有趣的是“小说”中，像《快嘴李翠莲记》（见《清平山堂话本》），像《蒋淑贞刎颈鸳鸯会》（见《清平山堂话本》及《警世通言》），几皆以唱词为主体。《刎颈鸳鸯会》更有“奉劳歌伴：先听格律，后听芜词”及“奉劳歌伴，再和前声”的话。那末，说话人并且是有“歌伴”的了。“合生”的一种，大约也是以唱为主要的东西。《新唐书》卷一百十九《武平一传》叙述“合生”之事甚详。但据《夷坚志》八《合生诗词》条之所述，则所谓“合生”者，乃女伶“能于席上指物题咏，应命辄成者”之谓，其意义大殊。惟宋词中往往以“银字合生”同举，又“合生”原是宋代最流行的唱调之一；诸宫调里用到它，戏文里也用到它（中吕宫过曲）。这说话四家中的一家“合生”，难保不是专以唱“合生”这个调子为业的；其情形或像张五牛大夫之以唱赚为专业，或其他伎艺人之以“叫声”，“叫果子”为专业一样吧。至于“说经”之类，其为讲唱并重，更无可疑。想不到唐代的“变文”，到了这个时代，会孳生出这么许多的重要的文体来。

二

“合生”和“说经、说参请”的二家，今已不能得其只字片

语，故无可记述。至于“小说”，则今传于世者尚多，其体制颇为我们所熟悉。“讲史”的最早的著作，今虽不可得，但其流甚大，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及之。底下所述，便专以此二家为主。

“小说”一家，其话本传于今者尚多。钱曾的《也是园书目》[1]，著录“宋人词话”十二种。王国维先生的《曲录》尝把她们编入其中，以为她们是戏曲的一种。其后缪荃孙的《烟画东堂小品》把残本的《京本通俗小说》刊布了。《也是园书目》所著录的《冯玉梅团圆》、《错斩崔宁》数种，竟在其中。于是我们才知道，所谓“词话”者，原来并不是戏曲，乃是小说。为什么唤做“词话”呢？大约是因为其中有“词”有“话”之故吧。其有“诗”有“话”者，则别谓之“诗话”，像《三藏取经诗话》是。

钱曾博极群书，其以《冯玉梅团圆》等十二种“词话”为宋人所作，当必有所据。《通俗小说》本的《冯玉梅团圆》，其文中明有“我宋建炎年间”之语，又《错斩崔宁》文中，也有“我朝元丰年间”的话。这当是无可疑的宋人著作了。其他《也是园书目》所著录的十种：

《灯花婆婆》　《风吹轿儿》　《种瓜张老》　《李焕生五阵雨》　《简帖和尚》　《紫罗盖头》　《小亭儿》（“小”当是“山”之误）　《女报冤》　《西湖三塔》　《小金钱》

想也都会是宋人所作。在这十种里，今存者尚有《种瓜张老》（见于《古今小说》，作《张古老种瓜娶文女》），《简帖和尚》（见于《清平山堂话本》，又见《古今小说》，作《简帖僧巧骗皇甫妻》），《山亭儿》（见于《警世通言》，作《万秀娘仇报山亭儿》），

---

① 《也是园书目》有《玉简斋丛书》本。



唐太宗入冥

这个故事从唐代便已流传于世了；后来《西游记》小说曾用来作为三藏西游的引子。

——从明刊本《西游记》（西谛藏）



元刊本《三国志平话》的题页

《西湖三塔》（见于《清平山堂话本》）等四种。又在残本的《京本通俗小说》里，于《错斩崔宁》、《冯玉梅》二作外，更有下列的数种：

《碾玉观音》　《菩萨蛮》　《西山一窟鬼》　《志诚张主管》　《拗相公》

缪氏在跋上说："尚有《定州三怪》一回，破碎太甚；《金主亮荒淫》两卷，过于秽亵，未敢传摹。"今《定州三怪》（州一作山）见录于《警世通言》（作《崔衙内白鹞招妖》）；《金主亮荒淫》也存于《醒世恒言》中（作《金海陵纵欲亡身》），则残本《京本通俗小说》所有者，今皆见存于世。惟《京本通俗小说》未必如缪氏所言"的是影元写本"。就其编辑分卷的次第看来，大似明代嘉靖后的东西[①]。故其中所有，未必便都是宋人所作，至少《金主亮荒淫》一篇，其著作的时代决不会是在明代正德以前的（叶德辉单刻的《金主亮荒淫》系从《醒世恒言》录出，而伪撰"我朝端平皇帝破灭金国，直取三京。军士回杭，带得虏中书籍不少"的数语于篇首，故意说他是宋人之作）。其中所叙的事迹，全袭之于《金史》卷六十三《海陵诸嬖传》。《金史》为元代的著作，这一篇当然不会是出于宋人的手笔的。或以为，也许是《金史》钞袭这小说。但那是不可能的。元人虽疏陋，决不会全钞小说入正史，此其一。以小说与正史对读之，显然可看出是小说的敷衍正史，决不是正史的节取小说，此其二。我以为《金主亮荒淫》笔墨的酣舞横恣，大似《金瓶梅》；其意境也大相谐合。定哥的行径，便大类潘金莲。也许二书著作的时代相差得当不会很远吧。《金瓶梅》是颇有些取径于这篇小说的嫌疑。也许竟同出于一人之手笔也难说。但其他六篇，则颇有宋人作品的可能。

① 详见著者的《明清二代平话集》。

《警世通言》在《崔待诏生死冤家》题下，注云："宋人小说，题作《碾玉观音》"；又在《一窟鬼癞道人除怪》题下，注云："宋人小说，旧名《西山一窟鬼》"；在《崔衙内白鹞招妖》题下，注云："古本作《定山三怪》，又云《新罗白鹞》。"冯梦龙指他们为"宋人小说"，当必有所据。所谓"古本"，虽未必定是"宋本"，却当是很古之作。又《菩萨蛮》中有"大宋高宗绍兴年间"云云，《志诚张主管》文中，直以"如今说东京汴县开封府界"云云引起，《拗相公》文中，有"后人论我宋之气，都为熙宁变法所坏，所以有靖康之祸"云云，皆当是宋人之作。就其作风看来，也显然的可知其为和《冯玉梅团圆》诸作是产生于同一时代中的。

但宋人词话，存者还不止这若干篇。我们如果在《清平山堂话本》、《古今小说》、《警世通言》及《醒世恒言》诸书里，仔细的抓寻数过，便更可发现若干篇的宋人词话。在《清平山堂话本》里，至少像《陈巡检梅岭失妻记》（文中有"话说大宋徽宗宣和三年上春间，皇榜招贤，大开选场，去这东京汴梁城内虎异营中一秀才"的话），像《刎颈鸳鸯会》（一名《三送命》，一名《冤报冤》，文中引有《商调醋葫芦》小令十篇，大似赵德麟《商调蝶恋花》鼓子词的体制，或当是其同时代的著作吧），像《杨温拦路虎传》，像《洛阳三怪记》（文中有"今时临安府官巷口花市，唤做寿安坊，便是这个故事"的话），像《合同文字记》（文中有"去这东京汴梁离城三十里有个村"的话）等篇，都当是宋人的著作，且其著作年代有几篇或有在北宋末年的可能（像《合同文字记》）。在《古今小说》里，像《杨思温燕山逢故人》（文中有"至绍兴十一年，车驾幸钱塘，官民百姓皆从"的话），像《沈小官一鸟害七命》（文中有"宣和三年，海宁郡武林门外北新桥"的话），像《汪信之一死救全家》（文中有"话说大宋乾道淳

熙年间，孝宗皇帝登极”的话），其作风和情调也很可以看得出是宋人的小说。《警世通言》所载宋人词话最多，在见于《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者外，尚有《三现身包龙图断冤》、《计押番金鳗产祸》、《皂角林大王假形》、《福禄寿三星度世》等篇，也有宋作的可能。在《醒世恒言》里，像《勘皮靴单证二郎神》、《闹樊楼多情周胜仙》、《郑节使立功神臂弓》等数篇，也很可信其为宋人之作。

三

就上文所述，总计了一下，宋人词话今所知者已有下列二十七篇之多（也许更有得发现；这是最谨慎的统计，也许更可加入疑似的若干篇进去）。这二十七篇宋人词话的出现，并不是一件小事。以口语或白话来写作诗、词、散文的风气，虽在很早的时候便已有之（像王梵志的诗，黄庭坚的词，宋儒们的语录等等）。但总不曾有过很伟大的作品出现过。在敦煌所发现的各种俗文学里，口语的成分也并不很重。《唐太宗入冥记》是今所知的敦煌宝库里的唯一之口语的小说，然其使用口语的技能，却极为幼稚。试举其文一段于下：

> “判官名甚?”“判官懆恶，不敢道名字。”帝曰：“卿近前来。”轻道：“姓崔名子玉。”“朕当识。”才言讫，使人引皇帝至院门。使人奏曰：“伏惟陛下且立在此，容臣入报判官速来。”言讫，使者到厅前拜了：“启判官，奉大王处□太宗生魂到，领判官推勘。见在门外，未敢引□。”

但到了宋人的手里，口语文学却得到了一个最高的成就，写出了

许多极伟大的不朽的短篇小说。这些“词话”作者们，其运用“白话文”的手腕，可以说是已到了“火候纯青”的当儿，他们把这种古人极罕措手的白话文，用以描写社会的日常生活，用以叙述骇人听闻的奇闻异事，用以发挥作者自己的感伤与议论；他们把这种新鲜的文章，使用在一个最有希望的方面（小说）去了。他们那样的劲健直捷的描写，圆莹流转的作风，深入浅出的叙状，在在都可以见出其艺术的成就是很为高明的。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用白话文来描叙社会的日常生活的东西。而当时社会的物态人情，一一跃然的如在纸上，即魔鬼妖神也似皆像活人般的在行动着。我们可以说，像那样的隽美而劲快的作风，在后来的模拟的诸著作里，便永远的消失了。自北宋之末到南宋的灭亡，大约便可称之为话本的黄金时代吧。姑举《简帖和尚》的一段于下：

那僧儿接了三件物事，把盘子寄在王二茶坊柜上。僧儿托着三件物事，入枣槊巷来。到皇甫殿直门前，把青竹帘掀起，探一探。当时皇甫殿直正在前面交椅上坐地。只见卖馉饳的小厮儿，掀起帘子。猖猖狂狂探一探了便走。皇甫殿直看着那厮，震威一喝，便是当阳桥上张飞勇，一喝曹公百万兵。喝那厮一声，问道：“做甚么？”那厮不顾便走。皇甫殿直拽开脚两步赶上，捽那厮回来，问道：“甚意思，看我一看便走？”那厮道：“一个官人教我把三件物事与小娘子，不教把来与你。”殿直问道：“甚么物事？”那厮道：“你莫问。不教把与你。”皇甫殿直掿得拳头没缝，去顶门上屌那厮一㨃道：“好好的把出来，教我看！”那厮吃了一㨃，只得怀里取出一个纸裹儿，口里兀自道：“教我把与小娘子，又不教把与你。”皇甫殿直劈手夺了纸包儿，打开看，里面一对落

索镮儿，一双短金钗，一个柬帖儿。皇甫殿直接得三件物事，拆开简子看时，……皇甫殿直看了简帖儿，劈开眉下眼，咬碎口中牙，问僧儿道："谁交你把来?"僧儿用手指着巷口王二哥茶坊里道："有个粗眉毛，大眼睛，蹶鼻子，略绰口的官人，教我把来与小娘子，不教我把与你。"皇甫殿直一只手捽着僧儿狗毛，出这枣槊巷，径奔王二哥茶坊前来。僧儿指着茶坊道："恰才在拶里面打底床铺上坐地底官人，教我把来与小娘子，又不交把与你，你却打我!"皇甫殿直再捽僧儿回来，不由开茶坊的王二分说。当时到家里。殿直焦躁，把门来关上，撳来撳了。唬得僧儿战做一团。殿直从里面叫出二十四岁花枝也似浑家出来道："你且看这件物事!"那小娘子又不知上件因依，去交椅上坐地。殿直把那简帖儿和两件物事，度与浑家看。那妇人看着简帖儿上言语，也没理会处。殿直道："你见我三个月日押衣袄上边，不知和甚人在家吃酒?"小娘子道："我和你从小夫妻。你去后何曾有人和我吃酒。"殿直道："既没人，这三件物从那里来?"小娘子道："我怎知!"殿直左手指，右手举，一个漏风掌打将去。小娘子则叫得一声，掩着面哭将入去。

这和《唐太宗入冥记》的白话文比较起来，是如何的一种进步呢！前几年，有些学者们，见于元代白话文学的幼稚，以为像《水浒传》那样成熟的白话小说，决不是产生于元代的。中国的白话文学的成熟期，当在明代的中叶，而不能更在其前。想不到在明代中叶的二世纪以前，我们早已有了一个白话文学的黄金时代了!

四

这些“词话”，其性质颇不同，作风也有些歧异。当然决不会是出于一二人的手下的。大抵北宋时代的作风，是较为拙质幼稚的，像《合同文字记》之类。而《刎颈鸳鸯会》叙状虽较为奔放，却甚受“鼓子词”式的结构的影响，描写仍不能十分的自由。但到了南宋的时代却不然了。其挥写的自如，大有像秋高气爽，马肥草枯的时候，驰骋纵猎，无不尽意；又像山泉出谷，终日夜奔流不绝，无一物足以阻其东流。其形容世态的深刻，也已到了像“禹鼎铸奸，物无遁形”的地步。在这些“小说”里，大概要以叙述“烟粉灵怪”的故事为最多。“烟粉”是人情小说之别称，“灵怪”则专述神鬼，二者原不相及；然宋人词话，则往往渗合为一，仿佛“烟粉”必带着“灵怪”，“灵怪”必附于“烟粉”。也许《都城纪胜》把“烟粉灵怪”四字连合着写，大有用意于其间吧。我们看，除了《冯玉梅团圆》寥寥二三篇外，哪一篇的烟粉小说不带着“灵怪”的成分在内。《碾玉观音》是这样，《西山一窟鬼》、《志诚张主管》是这样，乃至像《定山三怪》、《洛阳三怪》、《西湖三塔记》、《福禄寿三星度世》等等，无一篇不是如此。惟像碾玉观音诸篇，其描状甚为生动，结构也很有独到处，可以说是这种小说的上乘之作。若《定山三怪》诸作，便有些落于第二流中了。自《定山三怪》到《福禄寿三星度世》，同样结构和同样情节的小说，乃有四篇之多；未免有些无聊，且也很是可怪。也许这一类以“三怪”为中心人物的“烟粉灵怪”小说，是很受着当时一般听者们所欢迎，故“说话人”也彼此竞仿着写吧。总之，这四篇当是从同一个来源出来的。宋人词话的技巧，当以这几篇为最坏的了。

像“公案传奇”那样的纯以结构的幻曲取胜者，在宋代词话里也为一种最流行的作风。这种情节复杂的“侦探小说”一类的东西，想来也是甚为一般听众所欢迎的。在这种“公案传奇”里，最好的一篇，是《简帖和尚》。而《勘皮靴单证二郎神》的一作，也穷极变幻，其结构一层深入一层，更又一步步的引人入胜，实可谓之伟大的奇作。像《错斩崔宁》、《山亭儿》之类，虽不以结构的奇巧见长，其描写却是很深刻生动的。《合同文字记》当是这一类著作的最早者。《沈小官一鸟害七命》则其结局较为平衍（《古今小说》里有《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一篇，其作风颇像宋人；叙的是一个大盗如何的戏弄着捕役的事，和《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一篇恰巧是很有趣的对照）。

《杨温拦路虎传》大约便是叙说“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的事”的一个例子吧。但，“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的事”和“说公案”毫不相干。“说公案”指的是另一种题材的话本（《清平山堂话本》于《简帖和尚》题下，明注着“公案传奇”四字）。杨温的这位英雄，在这里描写的并不怎样了不得：一人对一人，他是很神勇，但人多了，他便要吃亏。这是真实的人世间的英雄。像出现于元代的《水浒传》上的李逵、武松、鲁达等等，又《列国志传》上的伍子胥，《三国志演义》上的关羽、张飞等，却都有些超人式的或半神式的。大约在宋代，说话人所描写的英雄，还不至十分的脱出人世间的真实的勇士型吧。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有点像杨温的同类，但又有点像是“说铁骑儿”的同类。这是一篇很伟大的悲剧。像汪信之那样的自我牺牲的英雄，置之于许多所谓“迫上梁山”的反叛者们之列，是颇能显出在封建社会里被压迫者的如何痛苦无告。

最足以使我们感动的，最富于凄楚的诗意的，便要算是《杨思温燕山逢故人》一篇了。这也是一篇“烟粉灵怪”传奇，除了

后半篇的结束颇为不称外，前半篇所造成的空气，乃是极为纯高，极为凄美的。“今日说一个官人，从来只在东京看这元宵。谁知时移事变，流寓在燕山看元宵。”这背景是如何的凄楚呢！杨思温当金人南侵之后，流落在燕山，国破家亡，事事足以动感。“心悲异方乐，肠断《陇头歌》”，恰正好形容他的度过元宵的情况吧。他后来在酒楼上遇见故鬼，终于死在水中，那倒是极通俗的结局。大约写作这篇的“说话人”，或是一位“南渡”的遗老吧，故会那末的富于家国的痛戚之感。

《拗相公》是宋人词话里唯一的一篇带着政治意味的小说；把这位厉行新法的“拗相公”王安石骂得真够了。徒求快心于政敌的受苦，这位作者大约也是一位受过王安石的“绍述”者们的痛苦的虐政的，故遂集矢于安石的身上吧。

五

“词话”以外，别有“诗话”。但二者的结构却是很相同的；当是同一物。“诗话”存于今者，仅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三卷，亦名《三藏法师取经记》①。共分十七章，每章有一题目，如《行程遇猴行者处第二》，《入王母池之处第十一》之类，正和《刘知远诸宫调》的式样相同。这是“西游”传说中最早的一个本子，其中多附诗句，像：

> 僧行七人次日同行，左右伏事。猴行者因留诗曰：“百万程途向那边，今来佐助大师前。一心祝愿逢真教，同往西

① 《取经诗话》有上虞罗氏珂罗版印本；又《取经记》见于罗氏所印的《吉石盦丛书》中。

天鸡足山。”三藏法师答曰：“此日前生有宿缘，今朝果遇大明仙。前途若到妖魔处，望显神通镇佛前。”

《取经诗话》以猴行者为“白衣秀才”，又会做诗，大似印度史诗《拉马耶那》里的神猴哈奴曼（Hanuman）。哈奴曼不仅会飞行空中，而且会做戏曲。相传为他所作的一部戏曲，今尚有残文存于世上。

宋代“讲史”的著作，殆不见传于今世。曹元忠所刊布的《新编五代史平话》[①]，说是宋板，其实颇有元板的嫌疑。惜不得见原书以断定之。《新编五代史平话》凡十卷，每史二卷，惟《梁史》及《汉史》俱缺下卷。其文辞颇好。大抵所叙述者，大事皆本于正史，而间亦杂入若干传说，恣为点染，故大有历史小说的规模。其中，像写刘知远微时事，郭威微时事，都很生动有趣。其白话文的程度，似更在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之上。

又有《大宋宣和遗事》[②]者，世多以为宋人作；但中杂元人语，则不可解。“抑宋人旧本，而元时又有增益”[③]耶？书分前后二集，凡十段，大似“讲史”的体裁，惟不纯为白话文，又多钞他书，体例极不一致。所叙者以徽、钦的被俘，高宗的南渡的事实为主，而也追论到王安石的变法，其口吻大似《拗相公》。开头并历叙各代帝王荒淫失政的事，以为引起。其中最可注意者则为第四段，叙述梁山泺聚义始末。其中人物姓名以及英雄事迹，已大体和后来的《水浒传》相同：当是《水浒》故事的最早的一个本子。惟吴用作吴加亮，卢俊义作李进义为异

---

① 《五代史平话》有武进董氏刊本，有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② 《大宋宣和遗事》有《士礼居丛书》本，有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③ 此语见《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三篇。

耳。

又有《梁公九谏》① 一卷，北宋人作，文意俱甚拙质。叙武后废太子为庐陵王，而欲以武三思为太子。狄仁杰因事乘势，极谏九次。武后乃悟，复召太子回。当是“说话人”方起之时的所作吧。

六

话本的作者们，可惜今皆不知其姓氏。《武林旧事》虽著录说“小说”者五十余人；却不知这些后期的说话人们曾否著作些什么。讲史的作家们，今所知者有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及王六大夫（说《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等，而他们所作却皆只字不存。

为了“话本”原是“说话人”的著作，故其中充满了“讲谈”的口气，处处都是针对着听众而发言的。如“说话的，因甚说这春归词”（《碾玉观音》）；“自家今日也说一个士人，因来行在临安府取选”（《西山一窟鬼》）；“这员外姓甚名谁？却做出甚么事来”（《志诚张主管》）。也因此，而结构方面，便和一般的纯粹的叙述的著作不同。最特殊的是，在每一篇话本之前，总有一段所谓“入话”或“笑耍头回”，或“得胜头回”的，或用诗词，或说故事，或发议论，与正文或略有关系，或全无关系。这到底有什么作用呢？我们看，今日的弹词，每节之首，都有一个开篇（像《倭袍传》），便知道其消息。原来，无论说“小说”或“讲史”，为了是实际上的职业之故，不得不十分的迁就着听众。一开讲时，听众未必到得齐全，不得不以闲话敷衍着，延迟着正文

① 《梁公九谏》有《士礼居丛书》本。

的起讲的时间，以待后至的人们。否则，后至者每从中途听起，摸不着那场话本的首尾，便会不耐烦静听下去的了。

到了后来，一般的小说，已不复是讲坛上的东西了，——实际上讲坛上所讲唱的小说也已别有秘本了——然其体制与结构仍是一本着“说话人”遗留的规则，一点也不曾变动。其叙述的口气与态度，也仍是模拟着宋代说话人的。说话人的影响可谓为极伟大的了！

参考书目

一、《清平山堂话本》　明洪楩编刊，有明嘉靖间刊本，有古今小品书籍刊行会影印本。

二、《京本通俗小说》　不知编者，有残本，编入《烟画东堂小品》中，又有石印本，铅印本。

三、《古今小说》四十卷　明绿天馆主人编，传本极少，惟日本内阁文库有之。其残本曾被改名为《喻世明言》(?)。

四、《惊世通言》四十卷　明冯梦龙编，有明刊本。今流行于世者皆三十六卷本，佚去其后四卷。

五、《醒世恒言》四十卷　明冯梦龙编，有明刊本，有翻刻本（翻刻者缺《金海陵纵欲亡身》一回)。

六、《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著，北新书局出版。

七、《明清二代平话集》　郑振铎著，载《小说月报》二十一卷七月号及八月号。

八、《宋朝说话人的家数问题》　孙楷第著，载《学文》第一期。

九、《东京梦华录》　宋孟元老著，有《学津讨源》本。

十、《都城纪胜》　宋耐得翁著，有《楝亭十二种》本。

十一、《梦粱录》　宋吴自牧著，有《武林掌故丛编》本。

十二、《武林旧事》　宋周密著，有《武林掌故丛编》本。

第四十章 戏文的起来

中国戏曲产生最晚——其原因——两种不同的型式：戏文与杂剧——戏文的起源——戏文的产生当在杂剧之前——印度的影响——经商贾之手由水路输入的理想——海客酬神说——国清寺里的梵本戏曲——戏文和印度剧的五个同点——题材上的巧合或转变——《赵贞女·蔡二郎》与《梭康特啦》——《王焕》的来历——《陈巡检梅岭失妻》与印度的叙述拉马故事的戏曲——今存的宋人戏文

一

中国戏曲的产生在诸种文体中为独晚。在世界产生古典剧的诸大国中，中国也是产生古典剧最晚的一国。当散文已经发生了许多次的变化，诗歌已有了诸般不同的式样，小说也已表现着发展的趋势时，中国的戏曲方始渐渐的由民间抬头而与学士文人相见，方始渐渐的占据着一部分的文坛上的势力。盖中国最早的戏曲，其产生期，今所知者当在北宋的中叶（约第十一世纪），至宣和间（第十二世纪初半期）方才有具体的戏文，为民众所注

意、所欢迎。金人陷汴京后，北曲一时大盛，而北方的戏曲也便突现出异彩来。浸淫至于宋、金末造，戏曲的势力，更一天天的炽盛。元代承宋、金之后，其文坛遂有以戏曲为活动的中心之概。戏曲到了这个时代，方才正式的登上了文坛。大约剧本之开始创编，当在宣和的前后。然遗留于今的最早的完全的剧本，则其产生时代不能早于第十三世纪的前半叶（金亡之前的一二“年代”）。这样看来，中国戏曲在诸古国中诚是一位“其生也晚”的后进。当中国戏曲方才萌芽之时，印度的古典戏曲早已盛极而衰的了（印度古典剧以公元第六世纪为全盛时代）。希腊的悲剧、喜剧早已被基督教的势力扫荡到不知哪里去的了（希腊悲剧以公元前第五世纪为全盛时代）。他们的古典剧已经成了过去的僵硬的化石，而我们的古典剧方才“姗姗其来迟”的出现于世。中国戏曲为什么会产生得那末迟晚呢？第一是：历来民间所产生的或文士所创造的诸种文体，如骈文，如古文，如五七言诗，如词，都只能构成了叙事、论议的散文与乎抒情的歌曲（以诗词来叙事的已甚少），却没有一种“神示”或灵感，能使他们把那些诗、词、骈、散文组织成为一种特殊的复杂的文体，像戏曲的那种式样的。戏曲遂也不能够由天上落下来似的出现于世。第二是：无论宫廷或民间，都秉承着儒教的传统的见解，极力的排斥着新奇的娱乐。略涉奇异的事物，他们便以为怪诞而放斥之惟恐不速。他们的帝王仅知满足于少女的清歌妙舞与乎弄人的调谑说笑，民间也仅知备足于清唱、杂耍以及迎神赛会的简朴的娱乐之中，从不曾进一步而发生所谓戏剧的。古来传记中所载的优伶的故事，像王国维氏在他的《宋元戏曲史》所搜集的，大概都是“弄人”的故事，并非真正的“伶人”的故事。他们大概至多只能想到要将歌舞连合于“故事”，却不曾想到要将故事搬演出来而成为戏曲的。戏曲原为最复杂的文体，故其产生之难，也独超于诸种文

体之上。第三：外来的影响，也不容易灌输进来。中国的音乐早已受外来的影响，宗教也早已为外来教所垄断。论理，印度戏曲，也应该早些输入。然戏曲的艺术比较得复杂，其输入自比较得困难。又佛教徒在古时虽也有所谓佛教戏曲（这几年在中央亚细亚发见了几部佛教戏曲的残文，已印行一部分），然后期的佛教徒，对于戏曲却似是持着反对的态度。因此对于印度古典剧固不至于输入，即佛教剧也是不肯负输入之责的。印度的戏曲至少受有希腊戏曲的多少的感应。当亚历山大东征时，希腊文化是很流行于印度北部的。故其演剧的艺术很容易的便输入印度去。中国与印度的关系却比较的辽远浅薄。一面既隔着高山峻岭，一面又隔着汪汪无际的大洋，其交通是很不便的。除了带着殉教精神的佛教留学生以及重利的商人以外，平常很少有人和印度相交往。为了外来影响输入的不易，也为了戏曲的复杂艺术的更不易于输入，所谓演剧的艺术，便当然要远在宗教、音乐以及神话、传说、变文、小说等等的输入以后才能够输入的了。

二

中国的戏曲可分为两种很不相同的型式：一种名为“传奇”，别一种名为“杂剧”。“传奇”在最初是名为“戏文”的。“戏文”流行于中国南方的民间，故所用的曲调，全都是所谓“南曲”的。“杂剧”之名极古，在宋真宗时已有此称。惟其与今杂剧却是完全不同的（这将在下文论及）。他们是流传于北方的，所以用的曲调都是所谓“北曲”的。但最可注意的是：杂剧的唱者严格的限于主角一人，其主角或为正末，或为正旦，俱须独唱到底。与他或她对待的角色只能对白，不能对唱。传奇的唱者却不限定于主角一人；凡在剧中的人，都可以唱，都可以与主角和

唱、互唱。又传奇登场时，先要由一个“末”色或“副末”念说一篇开场词。这些开场词或为颂赞之语，或为作者说明所以作剧之意，并及那时所欲搬演的那本传奇的情节。这篇词，或谓之“副末开场”，或谓之“家门始末”，总之，乃是全剧的一个提纲，用以引起全剧的。杂剧则于剧首没有此种“开场”。

这两种不同型的戏曲，各有其不同的起源。而戏文的起来，其时代较杂剧为早，其来历也较杂剧的来历为单纯。关于杂剧的话，将在下文再提到，这里先说“戏文”。

三

“戏文”起源的问题，似乎还不曾有人仔细的讨论过。王国维氏在《宋元戏曲史》上，虽曾辛勤的搜罗了许多材料，但其研究的结果，却不甚能令人满意。不过亦很有些独到之见解。他说：“南戏之渊源于宋，殆无可疑。至何时进步至此，则无可考。吾辈所知，但元季既有此种南戏耳。然其渊源所自，或反古于元杂剧”（《宋元戏曲史》页一百五十五）。这种见解，较之一般人的“传奇源于杂剧”的意见，自然要高明得多。然究竟并未将中国戏剧的真来源考出。我们如欲从事为戏剧的真来源的探考，则非先暂时抛开了旧有的迷障与空谈，而另从一条路去找不可。我们要有完全撇开了旧说不顾的勇气，确切的知道一切六朝、隋、唐以及别的时代的“弄人”的滑稽嘲谑，决不是真正的戏曲，也决不是真正的戏曲的来源。我们更要能远瞩外邦的作品，知道我们的戏曲，和他们的戏曲，这其间究竟有如何的关系。我对于这个问题，曾有七八年以上的注意与探讨，但自己似乎觉得还不曾把握到十分成熟的结论。今姑将自己所认为还可以先行布露的论点，提出来在此叙述一下。

我对于中国戏曲的起源，始终承认传奇决非由杂剧转变而来，如一般人所相信的。传奇的渊源，当反“古于（元）杂剧”。当戏文或传奇已流行于世时，真正的杂剧似尚未产生。而传奇的体例与组织，却完全是由印度输入的。在佛教徒或史官的许多记载上，我们看不出一点的这样的戏曲输入的痕迹。但我们要知道，戏曲的输入，或未必是由于热心的佛教徒之手的。而其输入的最初，则仅民间流布着。这些戏曲的输入，或系由于商贾流人之手而非由于佛教徒，或竟系由于不甚著名的佛教徒的输入也说不定。原来中国与印度的交通，并非如我们平常所想象的那末希罕而艰难的。经由天山戈壁的陆路，当然有如法显、玄奘他们所描写的那末艰险难行。然而这里却另有一条路，即由水路而到达了中国的东南方。这一条路虽然也苦于风波之险，然重利的商人却总是经由这条比较容易运输货物的路的。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曾记载着，他去谒见著名的印度戒日王（?）时，戒日王却命人演奏着“秦王破阵乐”给他听，并问及小秦王的近况。玄奘刚刚经过千辛万苦的由中国来到印度，而这个“秦王破阵乐”却早已安安舒舒的传输到了那边了。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将它传达到印度去的呢？且由北方的陆路走是不会的，那条路是那末难走。除了异常热忱的且具有殉教精神的玄奘们以外，别的人是不会走的。那末，这个“秦王破阵乐”的流布于印度当然是由于商贾们的力量了。他们既会由中国传了音乐、歌舞到印度去，便也会由印度输了戏曲、音乐到中国来。这是当然的道理。且在法显诸人的记载上，也曾颇详细的描写着中、印的海上交通的情形。大抵印度南方的人民，不信佛者居多，而戏曲又特别的发达。则印度的戏曲及其演剧的技术之由他们输入中国，是没有什么可以置疑的地方。我猜想，当初戏曲的输入来，或并非为了娱乐活人，当系海客们作为祷神、酬神之用的（至今内地的演剧还完全为的是

酬神)。其成为富室王家的娱乐之具，却是最后的事。

更有一件很巧合的事，足以助我证明这个“输入说”的。前几年胡先骕先生曾在天台山的国清寺见到了很古老的梵文的写本，摄照了一段去问通晓梵文的陈寅恪先生。原来这写本乃是印度著名的戏曲《梭康特婼》（Sukantala）的一段。这真要算是一个大可惊异的消息。天台山！离传奇或戏文的发源地温州不远的所在，而有了这样的一部写本存在着！这大约不能是一件仅仅被目之为偶然巧合的事件吧。

四

其实，就传奇或戏文的体裁或组织而细观之，其与印度戏曲逼肖之处，实足令我们惊异不置，不由得我们不相信他们是由印度输入的。关于二者组织上相同之点，这里不能详细的说明、引证，但有几点是必须提出的：

第一，印度戏曲是以歌曲、说白及科段三个元素组织成功的。歌曲由演者歌之；说白则为口语的对白，并非出之以歌唱的；科段则为作者表示着演者应该如何举动的。这和我们的戏文或传奇之以科、白、曲三者组织成为一戏者完全无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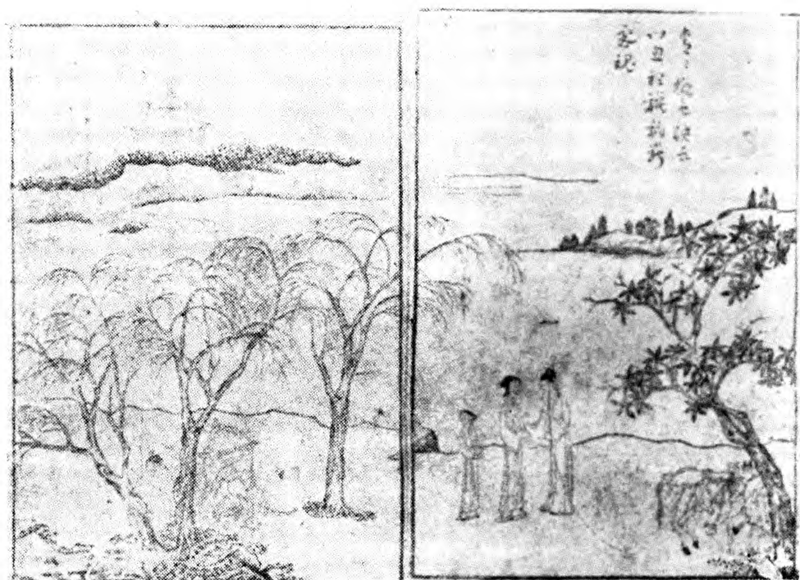
第二，在印度戏曲中，主要的角色为：（一）拿耶伽（Nayaka），即主要的男角，当于中国戏文中的生，这乃是戏曲中的主体人物；（二）与男主角相对待者，更有女主角拿依伽（Nayika），她也是每剧所必有的，正当于中国戏文中的旦；（三）毗都娑伽（Vidusaka），大抵是装成婆罗门的样子，每为国王的帮闲或侍从，贪婪好吃，每喜说笑话或打诨插科，大似中国戏文中的丑或净的一角，为主人翁的清客、帮闲或竟为家僮；（四）男主角更有一个下等的侍从，常常服从他的命令，盖即为戏文中家僮



赵 贞 女

赵贞女蔡二郎是中国最早的戏文之一。

——从明凌氏刊本《琵琶记》（西谛藏）



王魁负桂英

——从明刊本《焚香记》（西谛藏）

或从人；（五）印度戏曲中更有一种女主角的侍从或女友，为她效力，或为她传递消息的；这种人也正等于戏文中的梅香或宫女。此外尚有种种的人物，也和我们戏文或传奇中的脚色差不多。

第三，印度的戏曲在每戏开场之前必有一段“前文”，由班主或主持戏文的人，上台来对听众说明要演的是什么戏，且介绍主角出场来。最初是颂诗祝福，或对神，或对人；其次是说明戏名，与戏房中出来的一个人相问答；再其次是说明剧情的大略或主人翁的性格（大抵是用诗句）。然后后台中主人翁说话的声音可以听得见。这位班主至此便道：“某某人（主角）正在做什么事着呢”而退去。于是主角便由后台上场。这正和我们的传奇或戏文中的“副末开场”或“家门始末”一模一样。我们的“开场”是：先由“末”或“副末”唱念一首《西江月》等歌词，这歌词大抵总是颂贺，或说明要及时行乐之意。然后他向后房问道：“请问后房子弟，今日敷演甚般传奇？”后台的人（不出场）答曰：“今日搬演的是某某戏。”他便接着说道：“原来是某某戏。”于是便将此戏的始末大概，用诗词念唱了出来。唱完后，他用手指着后台道：“道犹未了，某某人早上。”便向下场门退去，而主角因以上场。为了这是一场过于熟套了，所以通常刻本的传奇常以“问答照常”四字，及必须每剧不同的唱念的《西江月》及“家门”等诗句了之，并不完全将这幕“开场”写出。这便是中、印剧二者之间最逼肖的组织之一。

第四，印度戏曲于每戏之后必有“尾诗”（Epiloge）以结之。这些“尾诗”大都是赞颂劝戒之语，或表示主人翁的愿望的。唱念着这“尾诗”的必是剧中人物，且常常是主角。如《梭康特娅》唱念“尾诗”的乃是主角国王。如 The Little Clay Cart 唱念“尾诗”的乃是主角 Charudatta。他们的辞句，不外是祷求风调

雨顺，人民快乐，君主贤明，神道昭灵一类的话。这还不和我们戏文中的“下场诗”很相同的么？所略异的，我们戏文中的下场诗，大都是总括全剧的情节的，如《琵琶记》的“自居墓室已三年，今日丹书下九天。官诰颁来皇泽重，麻衣换作锦袍鲜。椿萱受赠皆瞑目，鸾凤衔恩喜并肩。要识名高并爵显，须知子孝共妻贤”，《张协状元》的“古庙相逢结契姻，才登甲第没前程。梓州重合鸾凤偶，一段姻缘冠古今”，《杀狗记》的“奸邪簸弄祸相随，孙氏全家福禄齐。奉劝世人行孝顺，天公报应不差移”都是。但说着“子孝共妻贤”及“奉劝世人行孝顺”诸语，却仍是以劝戒之语结的，与印度戏曲的“尾诗”性质仍相肖合。

第五，印度戏曲在一剧中所用的语言文字，大别之为两种：一种典雅语，即Sanscrit，一种是土白语，即Prakrits。大都上流人物，主角，则每用典雅语，下流人物，如侍从之类，则大都用土白。这也和我们传奇中的习惯正同。在今所传的传奇戏文中，最古用两种语调的剧本，今尚未见。然在嘉靖年间，陆采的《南西厢记》等，已间用苏白。而万历中沈璟所作的《四异记》，则丑、净已全用苏人乡语（见郁蓝生《曲品》）。今日剧场上的习惯更是如此。丑与净大都是用土白说话的，即原来戏文并不如此者，他们也要将他改作如此。如今日所演李日华的《南西厢记》，法聪诸人的话便全是苏白，全是伶人自改的。但主人翁，正当的脚色，则完全用的是典雅的国语，决不用土白。这个习惯，决不会是创始于陆采或沈璟的，必是剧场上很早的已有了这种习惯。不过写剧者大都为了流行他处之故，往往不欲仍用土语写入剧中。而依了剧场习惯，把土语方言写入剧本中者，则或当始于沈、陆二氏耳。这与印度戏曲之用歧异语以表示剧中人物身分者，其用意正同。

在这五点上讲来，已很足证明中国戏曲自印度输来的话是可

靠的了。像这样的二者逼肖的组织与性质，若谓其出于偶然的“貌合”或碰巧的相同，那是说不过去的。波耳的《支那事物》(J. Dyer Ball, Things Chinese) 说：“中国剧的理想完全是希腊的，其面具、歌曲、音乐、科白、出头、动作，都是希腊的。……中国剧底思想是外国的，只有情节和语言是中国的而已。”如将“希腊的”一语，改为“印度的”似更为妥当。

五

最后，在题材上，也可以找出更有趣的奇巧可喜的肖合来。我们最早的戏文今所知者为《赵贞女蔡二郎》、《王魁负桂英》等等。这些戏文虽或已全佚，或仅存零星的一二残曲，不足使我们完全明了其内容。然据古人的记载看来，其情节是约略可知的。《赵贞女蔡二郎》叙的是蔡二郎得第忘归，其妻历尽艰苦，前往寻他，二郎却拒之不见，不肯认她为妻。《王魁负桂英》的情形也约略相同。王魁与桂英誓于海神庙，愿偕白首，无相捐弃。但王魁中第得官以后，桂英派人去见他。魁却没煞前情，严拒于她，不给理睬。又，今存于《永乐大典》中的戏文，《张协状元》，写的也是张协得第后，变了心肠，弃了王氏女不顾。王氏女剪发筹资，前往京师寻他，他却命门子打她出去。为什么最初期的戏曲中，会有那末多的“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故事呢？当然，像这样的情事，在实际的社会上是不会很少的。但这种不约而同的情节，为什么在“戏文”一开始的时候就会用得那末多呢？我们如果一读印度大戏剧家卡里台莎（Kalidasa）的《梭康特啦》，我们大约总要很惊奇的发现，梭康特啦之上京寻夫而被拒于其夫杜希扬太（Dushyanta），原来和《王魁》、《赵贞女》乃至《张协》的故事是如此的相肖合的。如果我们更知道《梭康特

娅》的剧文曾被传到天台山上的一个庙宇里的事，则对于这种情节所以相同的原因，当必然有以了然于心吧。

又，在最早的戏文《王焕》，及《崔莺莺西厢记》上（这些戏文也已佚，我们仅能在别的形式的剧文上约略的知道其情节），其描写王焕与贺怜怜在百花亭上的相逢，与乎莺莺与张生在佛殿上的相见，其情形与杜希扬太初遇梭康特娅于林中的情形也是很相同的；而《王焕》中的王小三和《崔莺莺》中的红娘，则也为印度戏曲中所常见的人物。

又，最早的戏文，《陈巡检梅岭失妻》（《永乐大典》作《陈巡检妻遇白猿精》），其情节与印度的大史诗《拉马耶那》（Ramayna）很有一部分相类似。而《拉马耶那》的故事，却又是印度戏曲家们所最喜欢采用的题材。这其间也难保没有多少的牵连的因缘在内。

六

据徐渭的《南词叙录》，著录"宋、元旧篇"凡六十五部，全都是宋、元遗留下来的戏文。最后的几篇，是元末明初人高则诚等所作的《蔡伯喈琵琶记》、《王俊民休书记》等。作者大抵无姓氏可考。《永乐大典》第一万三千九百六十五卷至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卷，凡二十七卷，皆录戏文，都凡三十三本。其中与《南词叙录》所著录的名目相同者凡二十四本。其馀九本，则为徐渭所未知者。这一类的戏文，除了《琵琶记》盛行于世外，其馀皆湮没无闻。近幸在《永乐大典》第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卷中，发现了戏文三部。又沈璟的《南九宫谱》及张禄的《词林摘艳》，无名氏的《雍熙乐府》中也载有戏文的残文不少。大抵，我们研究宋、元的戏文，所知的材料已略尽于此的了。惟其中以

元人所作者为最多。我们所确知的最早的宋人所作的戏文，不过下列数种而已。

一、《赵贞女蔡二郎》，作者无考。徐渭云："即蔡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里俗妄作也。实为戏文之首。"此戏盖即高则诚《琵琶记》的祖本。则诚因其结局的荒诞，故特易之为团圆，而名之曰：《忠孝蔡伯喈琵琶记》。将不忠不孝，易为又忠又孝，当然是出于不忍见"古人的被诬"的一念。南宋陆放翁诗，有"斜阳古道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街听说《蔡中郎》"，则当时不仅有《赵贞女》的戏文，且有《蔡中郎》的盲词了。此戏残文，今只字无存。

二、《王焕》，宋黄可道撰。刘一清《钱唐遗事》云："湖山歌舞，沉酣百年。贾似道少时，佻㒓尤甚。自入相后，犹微服间或饮于伎家。至戊辰、己巳间（公元1268—1269年），《王焕》戏文，盛行于都下。始自太学，有黄可道者为之。一仓官诸妾见之，至于群奔。遂以言去。"《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八，载有《风流王焕贺怜怜》（今佚），大约即是此剧。元人杂剧中，亦有《百花亭》一本，叙及此事。《南词叙录》中载有《贺怜怜烟花怨》及《百花亭》各一本，不知是否也叙此事，或竟系《王焕》的别名。《王焕》的残文，见《南九宫谱》中。

三、《王魁负桂英》，宋无名氏作。"明叶子奇《草木子》云：俳优戏文，始于《王魁》，永嘉人作之。"徐渭云："王魁名俊民，以状元及第，亦里俗妄作也。周密《齐东野语》辨之甚详。"其残文今亦存于《南九宫谱》中。

四、《乐昌分镜》，宋无名氏作（《永乐大典》及《南词叙录》均作《乐昌公主破镜重圆》，大约即是此戏）。周德清《中原音韵》云："沈约之韵，乃闽、浙之音而制中原之韵者。南宋都杭，吴兴与切邻，故其戏文如《乐昌分镜》等类，唱念呼吸，皆如约

韵。”此戏今已全佚，残文未见。

五、《陈巡检梅岭失妻》，未知撰人。此故事盖亦南宋时盛传于民间的。宋人词话中，亦叙及此事。《永乐大典》作《陈巡检妻遇白猿精》，大约即是此本。其残文今存于《南九宫谱》中。

参 考 书 目

一、《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的点点滴滴》 许地山著，载于《小说月报》号外《中国文学研究》中。

二、《宋元戏曲史》 王国维著，商务印书馆出版，又被收入《王忠悫公遗书》中。

三、《南词叙录》 徐渭著，有《读曲丛刊》本，《曲苑》本，《重订曲苑》本。

四、《永乐大典目录》六十卷 有连筠簃刊本。

五、《梵剧目录》（A Bibliography of the Sanskrit Drama）M. Schuyler 著，美国 Th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出版。

六、关于《梵文文学史》的著作颇多，专论梵剧者有：A. B. Keith 的 The Sanskrit Drama；K. P. Knlkarmi 的 Sanskrit Drama and Dramatists 等。

七、《印度文学史》 许地山著，在《万有文库》中。

八、《梭康特娫》的英译本甚多，Everyman Library 中即有之。

第四十一章　南宋词人

南宋词的三个时期——雅正的趋势——赵鼎岳飞等——康与之与张孝祥——辛弃疾——陆游范成大刘过等——姜夔——史达祖等——吴文英——黄昇王炎等——蒋捷周密张炎王沂孙——陈允平文天祥汪元量等

一

南宋词与北宋的一样，亦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词的奔放的时期。这时期恰当于南渡之后，偏安的局面已成，许多慷慨悲歌之士，目睹半个中国陷于“胡”人，古代的文化中心，千年以来的东西两都，俱沦为“异域”，无恢复的可能，颇有些愤激难平，“髀肉复生”之感。在这样的一个局势之下，诗人们当然也很要感受到同样的刺激的。这个时候的诗人，做着“鼓舞升平”或“渔歌唱晚”的词，以涂饰为工，以造美辞隽句为能的当然也很有几个。然而几位可以代表时代的大诗人，如辛弃疾，如陆游，如张孝祥他们，却是高唱着“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辛弃疾《破阵子》）的，高唱着“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

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张元干《贺新郎》）的，高唱着“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张孝祥《六州歌头》）的，高唱着“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陆游《诉衷情》）的。总之，他们是奔放的，是雄豪的，是不屑屑于写靡靡之音的。柳永直被他们视为舆台。周美成的影响，也不很显著。苏轼的第一类的词，即“大江东去”一类的政论似的词，在这时却大为流行。一时有许多人在模仿着。最初是几位慷慨激昂的政治家在写着，以后是有天才的辛与陆，再后是刘过诸人。这一类的词的流行，完全是时代所造成。一方面为了金人的侵陵，一方面也为了苏氏的作品，受了久压之后，自然的会引起了许多人的奔凑似的去欣赞他、模仿他了。

第二个时期是词的改进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外患已不大成为紧迫的问题了。因为金人有了他们的内乱与强敌，更无暇南下牧马。南宋的人士，为了升平已久，也便对于小朝廷安之若素。于是便来了一个宴安享乐的时代。像陆放翁、辛稼轩的豪迈的词气，已自然的归于淘汰。当时的文人，不是如姜白石之著意于写隽语，便是如吴文英之用全力于遣辞造句。这时代的作家自姜、吴以至高（观国）、史（达祖）都是如此。他们唱的是“苔枝缀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姜夔《疏影》）；唱的是“柳边深院，燕语明如剪”（卢祖皋《清平乐》）；唱的是“燕子重来，往事东流去。征衫贮旧寒一缕，泪湿风帘絮”（吴文英《点绛唇》）；唱的是“倦客如今老矣，旧游可奈春何！几曾湖上不经过。看花南陌醉，驻马翠楼歌”（史达祖《临江仙》）。这时候，苏东坡氏的影响已经过去了，“大江东去”、“甚矣吾衰矣”一类的作品已被视为粗暴太过而遭唾弃。周邦彦的作风却是恰合于时人胃口的东西。于是如姜氏，如吴氏，如高氏，如史氏，便都以

雕饰为工，而不以粗豪为式了，便都以合律为能，而不以写“曲子内缚不住”的作品自喜了。他们精斲细磨，他们知律审音，他们絮语低吟，他们更会体物状情，务求其工致，务求其胜人。他们都是专工的词人。他们除了词之外，一无所用心。他们为了做词而做词，一点也没有别的什么目的。他们有时写得很好，很深刻真切，有时却不过是美词艳句的堆砌而已，一点内容也没有。张炎评吴文英的词，以为“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拆碎下来，不成片段”。这话最足以传达出这时代一部分的词的里面的真相。

第三个时期是词的雅正的时期。这一个时期，看见了元人的渡江与南宋的灭亡，应该是多痛哭流涕，感叹悲愁之作；应该是多愤语，多哀歌的，应该满是“藕花相向野塘中，暗伤亡国，清露泣香红”的句子的。然而出于我们意料之外，目睹蒙古人的侵入与占据，且亲受着他们的统治之痛楚的几个大词人，如张炎、周密、王沂孙诸人的词，却在表面上看不大出来他们的痛苦与哀悼。如张炎的词颇多隐含着亡国之痛，却都寓意于咏物。为什么他们发出的号呼，却是那样的隐秘呢？这个原因，第一点，自然是为了蒙古人的铁蹄所至，言论不能自由；第二点，却也因为词的一体，到了张炎、周密之时，已经是凝固了，已经是登峰造极，再也不能前进了。他们只能在咏物寓意上用功夫。只能以“意内言外”的作风为极则。张炎说：“词欲雅而正。志之所至，词亦至焉。一为物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雅正二字，便是他们的风格。他们为了要求雅正，要求一种词的正体，所以排除了一切不能装载于“词”之中的题材。他们于音律谐合之外，又要文辞的和平工整，典雅合法。此外，所谓“词人”多不过翻翻旧案，我学苏、辛，你学周、张，他学梦窗、白石而已；很少有真性情的作家。

词到了这个时期，差不多已不是民间所能了解的东西了。词

人的措辞，一天天的趋向文雅之途，一天天的讳避了鄙下的通俗的习语不用。像柳永、黄庭坚那样的“有井水饮处无不知歌之”的样子已是不可再见的盛况了。即像毛滂、周邦彦那样的一歌脱手，妓女即能上口的情形也是很少见的了。她独自在“雅正”，在“修辞”上做功夫。而南曲在这时已产生于南方的民间，预备代之而兴。金、元人所占领的北方，也恰恰萌芽着北曲的嫩苗。

二

南渡之初，前代的词人，都由已沦为异域的京城，奔凑于南方的新都里来。朱敦儒仍在写着，李清照也仍在写着。更有几个别的作家，像康与之，像赵鼎，像张元干，像洪皓，像张抡诸人也都在写着。赵鼎[①]是中兴的一位很有力的名臣，但也善词。他字元镇，闻喜人。崇宁初进士。累官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谥忠简（1085—1147）。有《得全居士集》，词一卷[②]。黄昇以为他的“词章婉媚，不减《花间》。”我们在其词里，一点也看不出当时的大变乱的感触。同时的名将岳飞，所作的词却活现出一位忠勇为国的武将的愤激心理来。飞[③]字鹏举，汤阴人。累官少保，枢密副使。秦桧主和，首先杀死了他，天下痛之（1103—1141）。后追谥武穆，封鄂王。成了一个悲痛的传说里的中心人物。他的《满江红》：“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

---

① 见《宋史》卷三百六十，《南宋书》卷九。

② 《得全居士词》一卷，有《别下斋丛书》本，有《四印斋所刻词》本。

③ 见《宋史》卷三百六十五，《南宋书》卷五十。

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为我们所熟知。张元干字仲宗，长乐人。绍兴中，以送胡铨及寄李纲词除名，亦以此得大名。有《归来集》及《芦川词》[1]一卷，他的《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一词：“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易老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贺新郎》)。其情绪是很悲壮的。曾觌也颇写这一类的词。他的《金人捧露盘》(《庚寅春奉使过京师感怀作》)凄然有黍离之感：

> 记神京繁华地，旧游踪，正御沟春水溶溶，平康巷陌，绣鞍金勒跃青骢，解衣沽酒醉弦管，柳绿花红。到如今，馀霜鬓。嗟前事，梦魂中。但寒烟满目飞蓬，雕栏玉砌，空馀三十六离宫。塞笳惊起暮天雁，寂寞东风。
>
> ——《金人捧露盘》

觌[2]字纯甫，汴人，绍兴中，为建王内知客。孝宗受禅，以觌权知阁门事。后为开府仪同三司，加少保。有《海野词》[3]一卷。

康与之[4]字伯可。为渡江初的朝廷词人，高宗很赏识他，官郎中，有《顺庵乐府》五卷。他也很感受时势丧乱的影响，然他的许多词却是异常的婉靡的。黄昇说：“伯可以文词待诏金马门。凡中兴粉饰治具，及慈宁归养，两宫欢集，必假伯可之歌

---

① 《芦川词》一卷，有汲古阁刊《宋十六家词》本。又二卷本，有《双照楼景刊宋元明本词》本。

② 见《宋史》卷四百七十。

③ 《海野词》一卷，有汲古阁刊《宋六十家词》本。

④ 见《南宋书》卷六十三。

咏，故应制之词为多。”王性之以为：“伯可乐章，令晏叔原不得独擅。”沈伯时则以他与柳永并称，以为二人“音律甚协，但未免时有俗语。”陈质斋也斥之为“鄙亵之甚”，然他的慢调之合律，却与秦、柳、周并肩，非馀子所可比拟。在宋词的几个大作家中，他是无暇多让的。

张孝祥[①] 字安国，乌江人。绍兴二十四年廷试第一。后迁中书舍人，领建康留守。有《于湖集》，词一卷[②]。汤衡为他的《紫微雅词》作序，称其“平昔未尝著稿。笔酣兴健，顷刻即成，却无一字无来处。”惟其出于自然，所以他的词颇饶自然之趣，没有一点雕镂的做作的丑态。这是南宋词中所不多见的。他的题为《听雨》的《满江红》：“无似有，游丝细，聚复散，真珠碎。天应分付与别离滋味。破我一床蝴蝶梦，输他双枕鸳鸯睡。当此际别有好思量，人千里。”是很可爱的。他的《六州歌头》尤为激昂慷慨。当他在建康留守席上，赋歌此阕时，张魏公竟为罢席而入（见《朝野遗记》）。

长淮望断，关塞莽然平。征尘暗，霜风劲，悄边声，黯消凝。追想当年事，殆天数，非人力，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隔水毡乡，落日牛羊下，区脱纵横。看名王宵猎，骑火一川明，笳鼓悲鸣，遣人惊。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渺神京干羽，方怀远，静烽燧，且休兵；冠盖使，纷驰骛，若为情。闻道中原

① 见《宋史》卷三百八十九。

② 《于湖词》二卷，有汲古阁刊《宋六十家词》本。又《于湖居士乐府》四卷，有《双照楼景宋元明词》本。又《于湖先生长短句》五卷，《拾遗》一卷，有《涉园景宋金元明词续刊》本。

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

——《六州歌头》

三

辛弃疾[1] 是这一期中的最大作家。词到了周邦彦，已可急转直下而到了吴文英、史达祖、周密、张炎他们的一条路上去了；弃疾却以只手障狂澜，将这个趋势的速率，减低了若干度。他与苏轼同样的被人称为豪放的词的代表。但苏轼的词最重要的，却是他的清隽的名作。辛弃疾也是如此。他的代表作，决不是“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贺新郎》），与夫“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永遇乐》）之属，而是那些很缠绵，很多情的许多作品，不过这些缠绵多情的调子却被放在奔放不羁，舒卷如意的浩莽的篇页之上罢了。我们且读底下的一首词：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陨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青玉案》

---

[1] 见《宋史》卷四百一、《南宋书》卷三十九。

我们还忍责备他的粗豪么？我们还忍以“掉书袋”讥他么？即他的悲愤愤慨之作，像：

>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
> ——《破阵子》

又何尝有什么粗豪的踪影在着。弃疾字幼安，历城人。初为耿京掌书记。后奉表南归。高宗授为承务郎，累迁枢密都承旨。有《稼轩长短句》十二卷[①]。

陆游[②] 与弃疾齐名，时人并称为辛、陆。游字务观，山阴人。隆兴初，赐进士出身。范成大帅蜀，为参议官。人或讥其颓放，因自号放翁。后为宝章阁待制。有《剑南集》（1125—1210），词一卷[③]。他与弃疾同被讥为“掉书袋”。但他的词有许多实是靡艳婉昵的，像《春日游摩诃池》的《水龙吟》：“惆怅年华暗换，黯销魂雨收云散。镜奁掩月，钗梁折凤，秦筝斜雁。身在天涯，乱山孤垒，危楼飞观。叹春来只有杨花，和恨向东风满。”

他娶妻唐氏，伉俪相得。但他的母亲却与唐氏不和。他不得

---

① 《稼轩词》四卷，有汲古阁刊《宋六十家词》本，又有《四印斋所刊词》本(凡十二卷)。又《稼轩词》甲乙丙三集，凡三卷，《稼轩长短句》十二卷，并有《涉园景宋金元明词续刊》本。《苏辛词》一册，叶绍钧选，商务印书馆出版。

② 见《宋史》卷三百九十五，《南宋书》卷三十七。

③ 《放翁词》一卷，有汲古阁刊《宋六十家词》本。又《渭南词》二卷，有《双照楼景宋元明词》本。

已而出之。不久，她便改嫁了同郡赵士程。春日出游，相遇于禹迹寺南之沈园。唐语其夫，为致酒肴。陆怅然赋《钗头凤》云：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唐也和之。未几，即怏怏卒。放翁复过沈园时，更赋一诗道：“落日城头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见惊鸿照影来。”（见《耆旧续闻》）这真是一件太可悲惨的故事了！

此外尚有好几位词人要在此一提及的。朱翌字新仲，龙舒人。政和中进士，历官中书待制，有《灊山集》[①]（1096—1167）。张抡字才甫，亦南渡的故老。有《莲社词》[②]一卷。曾慥、曾惇为故相布的后裔，皆能词。慥字端伯，编《乐府雅词》颇有功于词坛。惇字谹父，有词一卷。

范成大[③]字致能，吴郡人，绍兴中进士。后参知政事，又帅金陵。谥文穆（1125—1204）。有《石湖集》，词一卷[④]。中多可喜之作。像《萍乡道中》：

酣酣日脚紫烟浮，妍暖破轻裘。困人天气，醉人花气，午梦扶头。　春慵恰似春塘水，一片縠纹愁。溶溶曳曳，东

① 《灊山集》三卷，有《知不足斋丛书》本。
② 《莲社词》一卷，有《彊村丛书》本。
③ 见《宋史》卷三百八十五，《南宋书》卷三十三。
④ 《石湖词》一卷，有《知不足斋丛书》本。

风无力，欲皱还休。

——《眼儿媚》

其恬淡而多姿的风调和他的五七言诗很相类。葛立方字常之，丹阳人，绍兴八年进士。官至吏部侍郎。有《归愚集》，词一卷[①]。姚宽字令威，剡川人。为六部监门，有《西溪居士乐府》一卷。陈同甫[②]，名亮，永康人。有《龙川集》，词一卷[③]。刘过字改之，襄阳人。有《龙洲词》一卷[④]。他的词，学稼轩，真是一个"肖徒"。黄昇说："改之，稼轩之客，词多壮语，盖学稼轩者也。"学稼轩而至于高唱着"被香山居士，约林和靖与东坡老，驾勒吾回。坡谓西湖正如西子，淡抹浓妆临照台。"真是稼轩的末日到了。岳珂诋之为"白日见鬼"，真是的评。但他亦有好句，像《沁园春》："有时自度歌句悄，不觉微尖点拍频"，"凤鞋泥污，偎人强剔，龙涎香断，拨火轻翻"，这都是很纤丽可爱的。赵彦端者，字德庄，为宋宗室。乾道、淳熙间以直宝文阁，知建宁府。有《介庵词》四卷[⑤]。相传孝宗赵眘读他的《谒金门》，到"波底夕阳红湿，送尽去云成独立，酒醒愁又入"，大喜，问谁词。答云：彦端所作。孝宗云："我家里人也会作此等语!"

曹勋[⑥] 字功显，阳翟人。仕宣和，官至太尉，提举皇城司，

---

① 《归愚词》一卷，有汲古阁刊《宋六十家词》本。

② 见《南宋书》卷三十九。

③ 《龙川词》一卷，《补遗》一卷，有汲古阁刊《宋六十家词》本，有应氏刊本，有四印斋刊本（四印斋本仅刊《补遗》一卷）。

④ 《龙洲词》一卷，有汲古阁刊《宋六十家词》本。

⑤ 《介庵词》一卷，有汲古阁刊《宋六十家词》本。

⑥ 曹勋见《宋史》卷三百七十九。

开府仪同三司。终于淳熙初。有《松隐乐府》三卷[1]。多应制应时及咏物之作。洪适，中博学宏词科。累官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谥文惠。有《盘州集》，词二卷。杨无咎字补之，清江人。高宗朝累徵不起。自号清夸长者。有《逃禅集》，词一卷[2]。无咎喜作情语，其丽腻风流，回肠荡气之处，不下于三变。杨炎号止济翁，庐陵人，有《西樵语业》一卷[3]。他与辛稼轩为友。其词间涉粗豪，也许是受稼轩的影响吧。王千秋字锡老，东平人。有《审斋词》一卷[4]。他尝自称道："少日羁孤，百口星分于异县。长年忧患，一身蓬转于四方。"其铸辞间有甚为新巧者，已是卢祖皋、吴文英他们的同道了。黄公度字师宪，号知稼翁，世居莆田。绍兴八年，大魁天下。除尚书考功员外郎。不久病卒，年四十八。有《知稼翁集》十一卷，又词一卷[5]。洪迈评其词，以为："宛转清丽，读者咀嚼于齿颊间而不得已。"

四

开南宋第二期词派的，远者为康与之，近者为姜夔。与之艳丽，白石清隽。然白石究竟气魄不大。他的词往往是矜持太过。他选字，他练句，他要合律。如他的盛传于世的《暗香》、《疏影》二词，不过是咏物诗的两篇名作而已，也未见得有多大的意义。赵子固说："白石，词家之申、韩也。"此言却甚得当。周济

---

① 《松隐乐府》三卷，又《补遗》一卷，有《彊村丛书》本。

② 《逃禅词》一卷，有汲古阁刊《宋六十家词》本。

③ 《西樵语业》一卷，有汲古阁刊《宋六十家词》本。

④ 《审斋词》一卷，有汲古阁刊《宋六十家词》本。

⑤ 《知稼翁词》一卷，有汲古阁刊《宋六十家词》本。

也说：“吾十年来服膺白石，而以稼轩为外道。由今思之，可谓扪籥也。稼轩郁勃故情深，白石放旷故情浅；稼轩纵横故才大，白石局促故才小。”夔字尧章，白石其号，鄱阳人，流寓吴兴。有《白石词》五卷[①]。他的最好的作品，像：

> 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
> ——《扬州慢》

> 渐吹尽枝头香絮，是处人家，绿深门户。远浦萦回，暮帆零乱向何许？阅人多矣，谁得似长亭树。树若有情时，不会得青青如此！……只算有并刀，难剪离愁千缕。
>
> ——《长亭怨慢》

卢祖皋和高观国、史达祖三人都是这期内的大作家。卢祖皋字中之，永嘉人，一云邛州人。庆元中登第。嘉定中为军器少监。有《蒲江词》一卷[②]。黄昇说：“《蒲江词》乐章甚工，字字可入律吕。”

高观国字宾王，山阴人，有《竹屋痴语》一卷[③]。陈唐卿评他与史达祖的词，以为“要是不经人道语。其妙处，少游、美成亦未及也。”张炎则以他与白石、邦卿、梦窗并举，以为“格调不凡，句法挺异，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删削靡曼之词，自成一

---

① 《白石词》一卷，有汲古阁刊《宋六十家词》本。《白石道人歌曲》四卷，别集一卷，有清乾隆间陆氏刊本，又有许氏刊本，又有《彊村丛书》本（七卷）。

② 《蒲江词》有汲古阁刊《宋六十家词》本。

③ 《竹屋痴语》有汲古阁刊《宋六十家词》本。

家。”但观国词的佳者，像：“春芜雨湿，燕子低飞急。云压前山群翠失，烟水满湖轻碧”（《清平乐》），也未能通首相称。

史达祖在三人中是最好的一个。达祖字邦卿，汴人，有《梅溪词》[①]。张镃以为他的词：“织绡泉底，去尘眼中，妥贴轻圆，辞情俱到。有瑰奇警迈，清新闲婉之长，而无诡荡污淫之失。端可分镳清真，平睨方回。”姜夔也很恭维他，以为“邦卿之词，奇秀清逸，有李长吉之韵。盖能融情景于一家，会句意于两得者。其‘做冷欺花，将烟困柳’一阕，将春雨神色拈去，‘飘然快拂花梢，翠影分开红影’，又将春燕形神画出矣。”

> 做冷欺花，将烟困柳，千里偷催春暮，尽日冥迷，愁里欲飞还住。惊粉重蝶宿西园，喜泥润燕归南浦。最妨他佳约风流，钿车不到杜陵路。　沉沉江上望极，还被春潮晚急。难寻官渡，隐约遥峰，和泪谢娘眉妩。临断岸新绿生时，是落红带愁流处。记当日门掩梨花，剪灯深夜语。
>
> ——《绮罗香》

吴文英在这期词人里，声望特著。有许多人推崇他为集大成的作家。他字君特，四明人。有梦窗甲乙丙丁稿四卷[②]。尹惟晓云：“求词于吾宋，前有清真，后有梦窗。此非予之言，四海之公言也。”然论诗才，梦窗实未及清真。清真的词流转而下，毫不费力，而佳句如雨丝风片，扑面不绝。梦窗的词则多出之于苦吟，有心的去雕饰，着意的去经营，结果是，偶获佳句，大损自

---

① 《梅溪词》一卷，有汲古阁刊《宋六十家词》本，有《四印斋所刻词》本。

② 《梦窗稿》四卷，《补遗》一卷，有汲古阁刊《宋六十家词》本，有曼陀罗华阁刊本。

然之趣。张炎说得最好："吴梦窗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拆碎下来，不成片段。"真实的诗篇是永远不会被拆碎的。沈伯时说："梦窗深得清真之妙。但用事下语太晦处，人不易知。"他所以喜用晦语，便是欲以深词来蔽掩浅意的。而深词既不甚为人所知，浅意也便因之而反博得一部分评者的赞颂了。他的《唐多令》颇为张炎所喜，以为"最为疏快不质实"。但头二句，"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便不是十分高明的句法。民歌中最坏的习气，就是以文字为游戏，或拆之或合之。梦窗不幸也和鲁直他们一样，竟染上了这个风气。但像"黄蜂频扑秋千索"（《风入松》）之类的话，却的确是很隽好的。

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纵芭蕉不雨也飕飕。都道晚凉天气好，有明月，怕登楼。 年事梦中休，花空烟水流。燕辞归客尚淹留。垂柳不萦裙带住，谩长是系行舟。

——《唐多令》

听风听雨过清明，愁草瘗花铭。楼前绿暗分携路，一丝柳，一寸柔情。料峭春寒中酒，交加晓梦啼莺。 西园日日扫林亭，依旧赏新晴。黄蜂频扑秋千索，有当时纤手香凝。惆怅双鸳不到，幽阶一夜苔生。

——《风入松》

我们如果不责望梦窗过深，我们读了他的词便不至失望过甚。我们如以他为一个集大成的同时又是开山祖的一个大词人，我们便将永不会得到了他的什么，只除了许多深晦而不易为人所知的造语。我们如视他为一个第二期中的一位与姜、高、史、卢同流的工于铸词，能下苦工的作家，则我们将看出他确是一位不凡的人

物。他的词平均都是过得去的，且也都颇多好句。白石清莹，他则工整，梅溪圆婉，他则妥贴。他是一个精熟的词手，却不是一位绝代的诗人。他是精细的，谨慎的，用功的，然而他却不是有很多的诗才的。后来的作词者多趋于他的门下，其主因大约便在于此。

这时代的词人更有几个应该一提的。陈经国的词，也颇多感慨语，超脱语，言淡而意近，与当时的作风很不相类。经国，嘉熙、淳祐间人，有《龟峰词》一卷[①]。他的《丁酉岁感事》的《沁园春》："谁思神州，百年陆沉，青毡未还。怅晨星残月，北州豪杰，西风斜日，东帝江山。说和说战都难算，未必江沱堪晏安。"也未必逊于张孝祥的悲愤，辛稼轩的激昂。方岳字巨山，祁门人。理宗朝为文学掌教。后出守袁州（1199—1262）。有《秋崖先生小稿》[②]。吴潜字毅夫，宁国人。嘉定间，进士第一。淳祐中参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枢密使，封许国公。后安置循州卒。有《履斋诗馀》三卷[③]。他的词多半是感伤的调子。如"岁月无多人易老，乾坤虽大愁难著"（《满江红》）；"岁月惊心，风埃昧目，相对头俱白"（《酹江月》）之类，都是很平凡的。然《鹊桥仙》一首，却是杰出于平凡之中，颇使我们的倦眼为之一新：

扁舟乍泊，危亭孤啸，目断闲云千里。前山急雨过溪来，尽洗却人间暑气。　暮鸦木末，落凫天际，都是一番愁意。痴儿骇女贺新凉，也不道西风又起。

---

① 《龟峰词》有四印斋刊本。

② 《秋崖词》四卷，有四印斋刊本，又有《涉园景宋金元明词续刊》本。

③ 《履斋词》一卷，有旧钞本。

——《鹊桥仙》

黄昇字叔旸，号玉林。曾编《花庵词选》，他自己也有《散花庵词》一卷[1]。识者称其人为“泉石清士”。游受斋则亟称其诗，为晴空冰柱。他的词，虽未见得有多大的才情，却是不雕饰的。韩淲字仲止，颍川人，元吉之子。有高节。从仕不久即归。嘉定中卒（1159—1224）。有《涧泉诗馀》一卷[2]。淲词缠绵悱恻，时有好句，且在丽语之中，尚能见出他的个性来，这是时流所少有的。

张辑字宗瑞，鄱阳人。有《东泽绮语债》二卷[3]。朱湛卢云：“东泽得诗法于姜尧章，世谓谪仙复作。不知其又能词也。”辑词多凄凉慷慨之音。然与辛、陆之作，其气韵已自不同。像《月上瓜洲》：

> 江头又见新秋，几多愁！塞草连天，何处是神州？　英雄恨，古今泪，水东流。惟有渔竿，明月上瓜洲。

王炎字晦叔，婺源人，有《双溪诗馀》[4]（1138—1208）。炎自序其词曰：“今之为长短句者，字字言闺阃事，故语懦而意卑。或者欲为豪壮语以矫之。夫古律诗且不以豪壮语为贵。长短句命名曰曲，取其曲尽人情，惟婉转妩媚为善。豪壮语何贵焉！不溺于情欲，不荡而无法，可以言曲矣。此炎所未能也。”这些话颇可

① 《散花庵词》一卷，有汲古阁刊《宋六十家词》本。
② 《涧泉诗馀》一卷，有《彊村丛书》本。
③ 今存《东泽绮语》一卷，有《彊村丛书》本。
④ 《双溪诗馀》一卷，有四印斋刊《宋元三十一家词》本。

以看出作词的态度来。他惯欲在词中处处以青春的愉乐，烘托出老境的颓放来，这却是他的特色。

渡口唤扁舟，雨后青绡皱。轻暖相重护病躯，料峭还寒透。　老大自伤春，非为花枝瘦。那得心情似少年，双燕归时候。

——《卜算子》

戴复古字式之，天台人，游于陆放翁门下。有《石屏集》，词一卷[①]。他的词，深深染着稼轩的粗豪的影响。赵以夫字用甫。长乐人，端平中，知漳州（1189—1256）。有《虚斋乐府》一卷[②]。以夫词，小令佳者绝少，慢调则颇多美俊者。像如："欲低还又起，似妆点满园春意"（《徵招·雪》）；"云雁将秋，露萤照夜，凉透窗户。星网珠疏，月奁金小，清绝无点暑"（《永遇乐·七夕》）。

魏了翁[③]字华父，号鹤山，蒲山人，庆元五年进士。理宗朝，官资政殿学士，福州安抚使。卒谥文靖（1178—1237）。有《鹤山长短句》三卷[④]。鹤山虽为理学名儒，然其词则殊清丽，语意高旷。像《八声甘州》："多少曹苻气势，只数舟燥苇，一局枯棋。更元颜何事，花玉困重围。算眼前未知谁恃！恃苍天终古限华夷。还须念，人谋如旧，天意难知"云云，气势却甚凄豪。在栗栗自危之中，已透露出对于强敌无可抵抗的消息来了。郭应

---

① 《石屏词》一卷，有汲古阁刊《宋六十家词》本。

② 《虚斋乐府》一卷，有侯刻《名家词》（《粟香室丛书》）本及江标刻《宋元名家词》本。

③ 见《宋史》卷四百三十七，《南宋书》卷四十六。

④ 《鹤山先生长短句》三卷，有《双照楼景宋元明词》本。

祥字承禧，临江人。嘉定间进士。官楚、越间。有《笑笑词》[①]一卷，寿词颂语，颇凡庸可厌。南宋词家蜂起，惟女流作家则独少。当其中叶，仅有一朱淑真而已。淑真，海宁人，或以为朱熹之侄女。她自称幽栖居士。以匹偶非伦，弗遂素志，心每郁郁，往往见之诗词，其集名《断肠》，词一卷[②]。其小词，佳者至多：

> 山亭水榭秋方半，凤帏寂寞无人伴。愁闷一番新，双蛾只旧颦。
>
> 起来临绣户，时有疏萤度。多谢月相怜，今宵不忍圆。
>
> ——《菩萨蛮》

> 独行独坐，独倡独酬还独卧。伫立伤神，无奈轻寒著摸人。 此情谁见？泪洗残妆无一半。愁病相仍，剔尽寒灯梦不成。
>
> ——《减字木兰花》

五

第三期的词人，大都是生于亡国之际，身受亡国之痛的。他们或托物以寓意，或隐约以陈词。在实际的生活上，江南人的生活真是要另起了一番变化。——一番很大的变化。蒙古民族纷纷的南下，临安全为他们所占领。江、浙一带，南歌消歇，北曲喧腾。汉人或他们所谓为“蛮子”的地位，不必说在蒙古人之下，

---

① 《笑笑词》一卷，有《彊村丛书》本。

② 《断肠词》一卷，有汲古阁刊《诗词杂俎》本，有《四印斋所刻词》本。

且也在一切色目人之下！科举停了，学校废了，什么政策的施行，都是汉人所不惯受的。在那末困苦的境地之下，词人们的心绪，自不能不受到深切的感动。在第二期中还有几个人在叫着："天下事可知矣！"在叫着："说和说战都难算，未必江沱堪晏安！"在叫着："望长淮犹二千里，纵有英心谁寄！"在这一个时期，作家却都半遁入细腻的咏物寓意的"寄托"的一条路上去，不能有什么明显的愤语的呼号。他们雕饰字句，以纤丽为工，他们致力新语，以奇巧为妙。而在其间，则隐藏着深刻的难言之痛。

这期的词人以蒋捷、周密、张炎、王沂孙为四大家。这四大家的词，都是纯正的典雅词。他们的选辞择语，真都是慎之又慎的。他们如一颗颗的晶莹的明珠，我们在那里找不出一点的疵病。其时时可遇的隽句，如"数枚樱桃叶底红"，又可使我们吟味不尽。然而他们的美妙不仅在外表，在辞章。他们没有雄豪的奔放的辞句儿，他们没有足以动人心肺，撼人魂魄的火辣辣的文章，但他们却是几个"意内言外"的词人，表面上，是以铸美词造隽语为专长，其实却是具有更深、更厚、更沉痛的悲苦的。

蒋捷字胜欲，义兴人，有《竹山词》一卷[1]。在四大家中，他的词是最有自然之趣的。像："搔首窥星多少？月有微黄篱无影，挂牵牛数朵青花小。秋太淡，添红枣"（《贺新郎》），"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虞美人》），"红了樱桃，绿了芭蕉，送春归，客尚蓬飘。昨宵谷水，今夜兰皋。奈云溶溶，风淡淡，雨潇潇"（《行香子》），都可以见出其清隽疏荡的风趣来。

---

[1] 《竹山词》一卷，有汲古阁刊《宋六十家词》本。

周密字公谨，济南人，侨居吴兴。自号弁阳啸翁，又号萧斋。有草窗词[①] （一名《蘋州渔笛谱》）二卷。又编《绝妙好词》。他的词，无论小令、慢调都是很纤丽隐约，言中有物的，像："晴丝罥蝶，煖蜜酣蜂，重帘卷，春寂寂。雨萼烟梢压阑干，花雨染衣红湿。"（《解语花》）"往事夕阳红，故人江水东。翠衾寒，几夜霜浓。梦隔屏山飞不去，随夜鹊，绕疏桐。"（《南楼令》）

张炎字叔夏，为南渡名将张俊的后裔。居临安，自号乐笑翁。有《玉田词》三卷[②]。仇仁近以为："叔夏词意度超玄，律吕协洽，当与白石老仙相鼓吹。"以玉田较白石，玉田当然未暇多让。玉田颇有愤语，却深藏之于浓红淡绿之中，如"只有一枝梧叶，不知多少秋声"；"恨乔木荒凉，都是残照"之类。而"十年旧事翻疑梦"的一阕《台城路》，读者尤为感动。在小令一方面，像"叶密春声聚，花多瘦影重"，那样的自然而多趣的调子，也是很近于《花间》的。

> 十年旧事翻疑梦，重逢可怜俱老！水国春空，山城岁晚，无语相看一笑。荷衣换了，任京洛尘沙，冷凝风帽。见说吟情，近来不到谢池草。　欢游曾步翠窈，乱红迷紫曲，芳意今少。舞扇招香，歌桡唤玉，犹忆钱塘苏小，无端暗恼。又几度流连，燕昏莺晓。回首妆楼，甚时重去好！
>
> ——《台城路》

---

① 《草窗词》二卷，《补遗》二卷，有《知不足斋丛书》本，又有曼陀罗华阁刊本。又《蘋州渔笛谱》二卷，有《知不足斋丛书》本，又有《彊村丛书》本（多《集外词》一卷）。

② 《玉田词》二卷，又《山中白云词》八卷，有曹氏刊本，许氏刊本，《四印斋所刻词》本，《彊村丛书》本。

王沂孙字圣与，号碧山，又号中仙。会稽人。有《碧山乐府》（一名《花外集》）二卷[1]。沂孙的词，咏物很工，有时意境也极高隽。如“听粉片簌簌飘阶”之类：

屋角疏星，庭阴暗水，犹记藏鸦新树。试折梨花，行入小栏深处，听粉片簌簌飘阶，有人在夜窗无语。料如今掩孤灯，画屏尘满断肠句。　佳期浑似流水，还见梧桐几叶，轻敲朱户。一片秋声，应做两边愁绪。江路远，归雁无凭，写绣笺，倩谁将去。谩无聊，犹掩芳樽，醉听深夜雨。

——《绮罗香》

于蒋、周、张、王外，尚有：陈允平字君衡，号西麓，明州人，有《日湖渔唱》二卷[2]。刘克庄字潜夫，号后村，莆田人。淳祐初，特赐同进士出身。累官龙图阁学士。致仕卒。谥文定（1189—1269）。有《后村别调》一卷[3]。像《玉楼春》（《呈林节推》）一词，真乃是有稼轩之豪迈而无放翁的颓放者：

年年跃马长安市，客里似家家似寄。青钱唤酒日无何，红烛呼卢宵不寐。　易挑锦妇机中字，难得玉人心下事。男儿西北有神州，莫洒水西桥畔泪。

——《玉楼春》

---

① 《花外集》一卷，有《知不足斋丛书》本，有《四印斋所刻词》本。

② 《日湖渔唱》一卷，《补遗》一卷，《续补遗》一卷，有《词学丛书》本，又有《彊村丛书》本。

③ 《后村别调》一卷，有汲古阁刊《宋六十家词》本。又有《晨风阁丛书》本。

卢炳字叔阳，自号丑斋。有《烘堂词》[①]。许棐字忱父，海盐人，嘉熙中隐居秦溪。于水南种梅数十树，自号梅屋。环室皆书。有《梅屋稿》、《献丑集》及《梅屋诗馀》[②]。汪元量[③]字大有，号水云，钱塘人。以善琴，为宫妃之师。宋亡，随三宫留燕。后为黄冠南归。有《水云集》[④]、《湖山类稿》。他的词多故国之思，像：

> 凄凄惨惨，冷冷清清，灯火渡头市。慨商女不知兴废，隔江犹唱庭花，馀音亹亹。伤心千古，泪痕如洗。　乌衣巷口青芜路，认依稀王谢旧邻里。临春、结绮，可怜红粉成灰，萧索白杨风起。
>
> ——《莺啼序》

这是时人所罕有的！

柴望字仲山，号秋堂，有《秋堂集》，词一卷[⑤]。他长于慢词，所作情绪宛曲，大有周美成的风调。刘学箕字习之，崇安人，有《方是闲居士词》一卷[⑥]。其词圆稳熟练，足与当时诸大家相抗。刘辰翁[⑦]字会孟，庐陵人，举进士。值世乱，隐居不仕（1234—1297）。有《须溪集》，附词[⑧]。辰翁所作甚多，小

---

① 《烘堂词》有汲古阁刊《宋六十家词》本。

② 《梅屋诗馀》一卷，有《四印斋汇刻宋元三十一家词》本，有《双照楼景宋元明词》本。

③ 见《南宋书》卷六十二。

④ 《水云集》一卷，有《彊村丛书》本。

⑤ 《秋堂诗馀》一卷，有《彊村丛书》本。

⑥ 《方是闲居士词》一卷，有《彊村丛书》本。

⑦ 见《南宋书》卷六十三。

⑧ 《须溪词》一卷，又《补遗》一卷，有《彊村丛书》本。

令、慢词，皆有隽篇，秉豪迈之资，得自然之趣，新意亦多。他的伤时感事之作，尤凄然有黍离之痛。

> 长欲语，欲语又蹉跎！已是厌听夷甫颂，不堪重省越人歌。孤负水云多。　羞拂拂，懊恼自摩挲。残烟不教人径去，断云时有泪相和。恨恨欲如何！
>
> ——《双调望江南》

陈德武，三山人，有《白雪遗音》一卷[①]。德武怀古之作如《水龙吟》、《望海潮》，皆慷慨激昂，有为而发："乐极西湖，愁多南渡，他都是梦魂空。感古恨无穷。叹表忠无观，古墓谁封！棹檥钱塘，浊醪和泪洒秋风。"（《望海潮》）

文天祥和他的幕客邓郯都是能以词写其悲愤的。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举进士第一。历官右丞相，兼枢密使，封信国公。为元兵所执，留燕三年，不屈而死（1236—1282）。有《文山集》。他的《驿中言别友人》："水天空阔，恨东风不借世门英物。蜀鸟吴花残照里，忍见荒城颓壁。铜雀春情，金人秋泪，此恨凭谁雪！堂堂剑气，半牛空认奇杰。"（《大江东去》）悲愤之情如见。邓郯字光荐，庐陵人。宋亡，不仕，有《中斋集》。他有词像《卖花声》的"不见当时王谢宅，烟草青青"，《南楼令》的"说兴亡燕人谁家?"也俱有兴亡之感。

参考书目

一、《宋六十家词》不分卷　毛晋（汲古阁）编刻，有原刻

① 《白雪遗音》一卷，有《彊村丛书》本。

本，有广州刻本，有博古斋影印袖珍本。

二、《名家词集》十卷　侯文灿编刻，有原刻本，有《粟香室丛书》本。

三、《宋元名家词》不分卷　江标编，有清光绪间湖南刻本。

四、《四印斋所刻词》及《四印斋汇刻宋元三十一家词》　王鹏运编，自刊本。

五、《双照楼景宋元明词》　吴昌绶编，自刊本。《续刊景宋金元词》，陶湘编刊本。

六、《彊村丛书》　朱祖谋编，自刊本。

七、《中兴以来绝妙好辞选》十卷　宋黄昇编，有汲古阁刊《词苑英华》本。

八、《阳春白雪》八卷，《外集》一卷　宋赵闻礼编，有《词学丛书》本，清吟阁刊本，及《粤雅堂丛书》本。

九、《绝妙好词笺》七卷　宋周密著，清查为仁、万鹗笺。有原刊本，有会稽章氏重刊本。

十、《草堂诗馀》四卷　在《四印斋所刻词》，《词苑英华》及《双照楼景宋元明词》内均有之。

十一、《历代诗馀》一百二十卷　有原刊本，有蟫隐庐影印本。

十二、《词综》三十四卷　清朱彝尊编，有原刊本，有坊刊本。

十三、《词林纪事》二十二卷　清张宗橚辑，有原刊本，有扫叶山房影印本，有海盐张氏影印本。

十四、《词选》　清周济编选，有刊本。

十五、《宋史》四百九十六卷　元脱克脱等撰，有《二十四史》本。

十六、《南宋书》六十八卷　明钱士升撰，有扫叶山房刊《四朝别史》本。

第四十二章　南宋诗人

南渡诗人里所见的江西诗派的影响——陆游范成大杨万里——“永嘉四灵”——严羽刘克庄方岳等——南宋亡国时代的诗人们

一

南渡诗人，陈与义最为老师。继他之后的有陆游、杨万里、范成大三大家，皆多少受有江西诗派的影响者。又有号为“永嘉四灵”之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四人，为反抗“江西派”而主张复晚唐之诗风的。

陆游、范成大、杨万里俱为江西派诗人曾几的弟子，所以都受些黄庭坚的影响。陆游诗存者不下万首，当为古今诗人最多产的一人。[①] 他能别树一风格，表白出他自己的创造的性格。他意气豪迈，常欲有所作为。所以灏漫热烈的爱国之呼号，常见于他的词与诗里，而在诗中尤其活跃。像“半年闭户废登临，直自春

① 陆游《渭南诗文集》有汲古阁刊本，有《四部丛刊》本。

残病至今。帐外昏灯伴孤梦，檐前寒雨愁心。中原形胜关河在，列圣忧勤德泽深。遥想遗民垂泣处，大梁城阙又秋砧。”（《秋思》）他的咏写“田野”的诗也甚著名，像“避雨来投白版扉，人怜客不相违。林喧鸟雀栖初定，村近牛羊暮自归。土釜暖汤先濯足，豆萁吹火旋烘衣。老来世路浑谙尽，露宿风餐未觉非。”（《宿野人家》）

杨万里[①]字廷秀，吉州吉永人，为秘书监，尝自号其室曰诚斋[②]。他的诗，自言始学江西，继学后山、半山，晚学唐人。后忽有悟，遂谢去前学而后涣然自得。时目为“诚斋体”。他亦善于描写田野景色，像“一晴一雨路干湿，半淡半浓山叠重。远草平中见牛背，新秧疏处有人踪”（《过百家渡》）。又颇多闲澹自得语，像：“雨歇林间凉自生，风穿径里晓逾清，意行偶到无人处，惊起山禽我亦惊”（《桧径晓步》）；“百千寒雀下空庭，小集梅梢语晚晴。特地作团喧杀我，忽然惊散寂无声”（《寒雀》）。

范成大为咏写田园的大诗人。[③]杨万里于诗无当意者，独推服成大之作。像：“已报舟浮登岸，更怜桥踏平池。养成蛙吹无谓，扫尽蚊雷却奇”（《积雨作寒》）；“柳花深巷午鸡声，桑叶尖新绿未成。坐睡觉来无一事，满窗晓日看蚕生”，“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儿童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静看檐蛛结网低，无端妨碍小虫飞，蜻蜓倒挂蜂见窘，催唤山童为解围”，“秋来只怕雨垂垂，甲子无云万事宜，获稻毕工随晒谷，直须晴到入仓时”（《四时田园杂兴》）之类，都是未经人写过的景色。

---

① 杨万里见《宋史》卷四百三十三。

② 《诚斋集》有清乾隆刊本，《函海》本，《四部丛刊》本。

③ 范成大《石湖集》有秀野草堂刊本，《四部丛刊》本。

二

同时的诗人，又有沈与求，王庭珪、汪藻、孙觌、叶梦得、张元干、张九成，刘子翚、程俱、吴儆等，而以叶梦得为最著。沈与求字必先，湖州德清人，南渡后尝参知政事，有《龟谿集》。王庭珪字民瞻，安福人，有《卢溪集》。汪藻字彦章，德兴人，有《浮溪集》。孙觌字仲益，以尝提举鸿庆宫，故自号鸿庆居士。叶梦得[①] 字少蕴，吴县人，南渡后为江东安抚大使，兼知建康府。他经过南渡的大事变，然其诗却萧闲疏散，像："涧下流泉涧上松，清阴尽处有层峰。应知六月冰壶外，未许人间得暂逢。"[②] 张元干字仲宗，永福人，有《芦川归来集》。张九成字子韶，开封人，学者称之为横浦先生。刘子翚字彦仲，学者称之为屏山先生。程俱字致道，开化人，为中书舍人，其诗萧散古澹。吴儆字益恭，为朝散郎，学者称之为竹洲先生。

三

"永嘉四灵"是江西诗派的第一次反抗者。"四灵"者，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四人。赵东阁汝回道："唐风不竞，派沿江西。永嘉四灵，乃始以开元、元和作者自期，冶择淬炼，字字玉响。杂之姚、贾中，人不能辨也。"四灵确是以姚合、贾岛为宗的。他们的苦吟的风趣，也大似姚、贾。叶适志徐照墓道："山民有诗数百，琢思尤奇。皆横绝欻起，冰悬雪跨，使读者变

---

① 叶梦得见《宋史》卷四百四十五。

② 《石林居士集》有清咸丰间刊本。

踔憀慓，肯首吟叹，不能自已。然无异语，皆人所知也，人不能道耳。”这不独是对山民一人的赞语，也可以移以赠玑、卷、师秀诸人。他们的诗，像“千年流不尽，六月地常寒。洒水跳微沫，冲崖作怒湍”（徐照《石门瀑布》）；“又取沙衣换，天时起细风。清阴花落后，长日鸟啼中”（徐玑《初夏游谢公岩》）；“一天秋色冷晴湾，无数峰峦远近闲。自上山来看野水，却于水底见青山”（翁卷《野望》）；都是于淡语浅语中，见出深厚的情趣来的。

徐照字道晖，永嘉人。他的诗，“初与君相知，便欲肺肠倾，自拟君肺肠，与妾相似生。徘徊几言笑，始悟非真情。妾情不可收，悔思泪盈盈”（《妾薄命》），又颇有些像张籍诸人。徐玑字文渊，从晋江迁永嘉，为长泰令。翁卷字灵舒，亦永嘉人。徐照等因卷字灵舒，亦各改字为灵晖（照）、灵渊（玑）、灵秀（师秀）。“四灵”之号，即因是而起。[①] 赵师秀字紫芝，尝出仕，但也不达。他们都喜作五言律体诗。师秀尝言：“一篇幸止有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末如之何矣。”所以他们对于江西派的长诗甚致不满。

同时又有尤袤，诗名与陆、范、杨并盛。陈造字唐卿，高邮人，自号江湖长翁，陆游、范成大俱甚称许他。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庐陵人，为枢密使右丞相。朱熹[②] 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为宝文阁待制。他是南宋大理学家，虽自称不能诗，然如：“拥衾独宿听寒雨，声在荒庭竹树间。万里故园今夜永，遥知风雪满前山”（《夜雨》）之类，并不弱于当时诸大诗人[③]。陈傅良字君举，居温州瑞安，习经世之学，其诗苍劲。薛

---

① 《永嘉四灵集》有《敬乡楼丛书》本。

② 朱熹见《宋史》卷四百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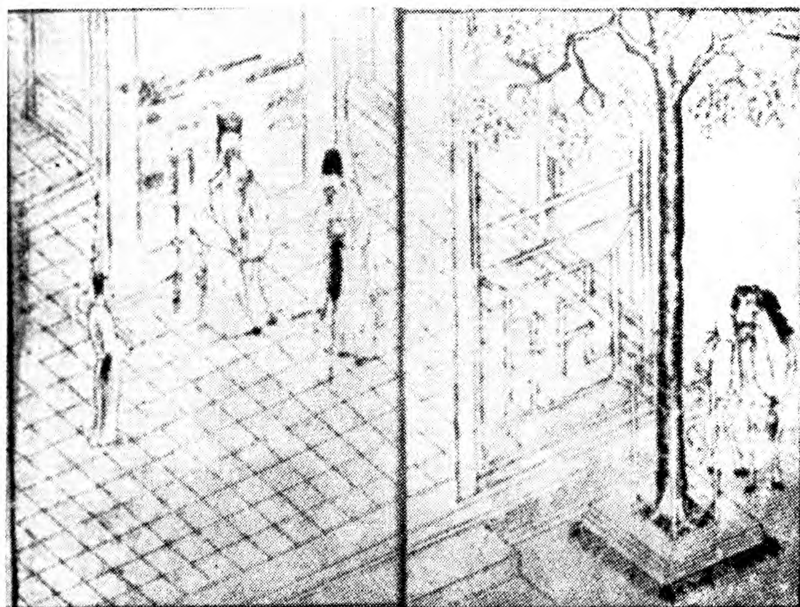
③ 《朱文公集》有明刊本，《四部丛刊》本。



文 天 详

宋末的大政治家和爱国诗人，他的诗充满了“浩然之气”。

——从明胡文焕刻本《圣贤图像》



程 钜 夫

他和他的妻，在蒙古兵侵入南方时失散。后来，他们成为蒙古人的奴婢。经过了一段不平常的悲辛的历史，方才能够重圆。这说明了宋末元初的士人们的悲剧故事之一。

——从明刻本《易鞋记》

季宣字士龙，永嘉人，其诗质直畅达。叶适[1]字正则，也是永嘉人，其诗用工苦而造境生。楼钥字大防，自号攻媿主人，鄞人，其诗雅赡。黄公度字师宪，莆田人。洪迈谓其诗“精深而不浮于巧，平澹而不近俗”。裘万顷字元量，豫章人，其诗也有闲适之趣。

四

略后于他们的大家，有刘克庄、戴复古、严羽及方岳。严羽为宋代重要的文学批评家。“四灵”要将江西诗派的作风推挽到姚、贾，羽则主张更求“大乘法”于盛唐诸诗人。他乃是江西派的第二次的反抗者。惟其自作，未必便符其所标榜者。故颇为时人所疵病。然像“朝亦出门啼，暮亦出门啼。蛛网挂风里，摇思无定时”（《懊侬歌》），其风格却也不甚卑弱。刘克庄字潜夫，号后村，莆阳人，在当时为最负盛名之诗人。初为建阳令，后为福建提刑。他的诗初受“四灵”派之影响，后则自成一家，例如：“夜深扪绝顶，童子旋开扉。问客来何暮，云僧去未归。山空闻瀑泻，林黑见萤飞。此境惟予爱，他人到想稀。”（《夜过瑞香庵作》）戴复古字式之，天台黄岩人，负奇尚气，慷慨不羁。尝学诗于陆游，复漫游于四方。以诗鸣江湖间五十年。方岳字巨山，新安祁门人，为吏部侍郎。其诗主清新，工于镂琢。

这时代的女流作家朱淑真，亦善为五七言诗，音甚苦楚。然像《马塍》：“一塍芳草碧芊芊，活水穿花暗护田。蚕事正忙农事急，不知春色为谁妍”之类，也颇具闲澹的趣味。

---

① 叶适见《宋史》卷四百三十四。

五

刘克庄死后数年，蒙古人由北方侵入南方，宋室便为他们所破灭。许多诗人都不忍见少数民族之成为南方的主人，或隐遁于山林，或悲楚的漫游于四方，或则以死来泯灭一己的悲感。这些诗人之著者，有文天祥、谢枋得、谢翱、许月卿、林景熙、郑思肖、真山民及汪元量等。文天祥字履善，庐陵人。南宋末年为右丞相，至蒙古军讲解，为所留。后得脱逃归，起兵为最后的战斗。兵败，复为他们所执。居狱四年，终于不屈而死。谢枋得字君直，号叠山，信州弋阳人。南宋亡后，尝起兵图恢复。兵败，隐于闽。元累次徵聘，俱辞不就。后为他们所迫协，不食死。有《叠山集》。谢翱字皋羽，长溪人。自号晞发子。尝为文天祥谘议参军。天祥被杀，他亡匿，漫游于各处，所至辄感哭。此时之诗，情绪绝沉痛悲愤，例如：《游钓台》："百台临钓情，遗像在苍烟。有客随槎到，无僧依树禅。风尘侵祭器，樵猎避兵船。应有前朝迹，看碑数汉年。"许月卿字太空，婺源人，宋亡后，深居一室，十年而卒。林景熙字德阳，号霁山，平阳人，宋亡不仕，著《白石樵唱》诗集。郑思肖字忆翁，号所南，福州连江人。宋亡后，坐卧不北向。他的诗，清隽绝俗，例如："石窦云封隐者家，一溪流水绕门斜，满山落叶无行路，树上寒猨削藓花。"真山民不知其真名，但自号山民。其诗澹赡，张伯子谓他为"宋末一陶元亮"。汪元量字大有，号水云，钱塘人。宋亡后，随王室北去。后为道士南归。其诗怆恻，如《幽州歌》："汉儿辫发笼毡笠，日暮黄金台上立。臂鹰解带忽放飞，一行塞雁南征泣。"在这里所蕴蓄着的是多少的亡国泪!

参考书目

一、宋诗总集以吴之振编的《宋诗钞》为最著，近有商务印书馆的翻印本，并印行《宋诗钞补》一书。

二、《宋诗纪事》　清厉鹗编，有原刊本。

三、《南宋群贤小集》　陈思编，有《读画斋丛书》本。

四、《宋元诗会》　清陈焯编，有原刊本。

五、《宋百家诗存》　有曹廷栋编刊本。

第四十三章　批评文学的复活

齐梁以后批评精神的堕落——唐代《诗式》《诗格》一类著作的流行——《文镜秘府论》——《本事诗》及其他——韩愈与白居易的批评论——批评文学的复活——宋代诗话的盛行——从欧阳修《诗话》到蔡正孙《诗林广记》——批评界的两大柱石——朱熹的批评论——严羽的《沧浪诗话》

一

批评文学从梁代钟、刘二家以后，便消沉了下去。类似《诗品》和《文心雕龙》的有系统的著作，不再有第三部出现。直到唐代，还不曾产生什么重要的批评的名著。唐以诗取士，故唐人所作，以通俗的如何写诗的方法的书为最多。《新唐书·艺文志》所载，有元兢、宋约《诗格》一卷，王昌龄《诗格》二卷，僧皎然《诗式》五卷，王起《大中新行诗格》一卷，姚合《诗例》一卷，贾岛《诗格》一卷，炙毂子《诗格》一卷，殆皆为此类。又有范传正《赋诀》、张仲素《赋枢》、浩虚舟《赋门》等则为指导作赋的方法者。元兢、王昌龄之作，尚存残文于日本遍照金刚的

《文镜秘府论》里。皎然《诗式》，今也尚有传本。他们所论皆取便士子科场之用。故根本上便不会有什么重要的见解。孟棨的《本事诗》只是缀拾诗人们的故事以为谈资，不能算是批评文学的著作。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也不过是以漂亮的诗句，虚写一般的诗的风格的变幻而已。张为的《主客图》，颇近钟氏《诗品》，惟只有品第，并无评骘，也不能算是一部批评的著作。倒还是韩愈他们的主张，有可以注意的地方，其影响也很大。他们那些古文运动者，对于文学，有两种重要的见解：第一是“文以载道”；第二是“文起八代之衰”。换言之，就是，在内容上，求其充实，言之有物，不单以刻画“风云月露”为务；在文字上要其复古，反对使用晋、宋、齐、梁以来的骈偶的文体。到了白居易，在他的《新乐府辞序》上，更畅发着“文章合为时而著”的为人生的艺术观，算是唐代最重要的文学论。但可惜他们都不曾写下什么专门的大著。

宋人最爱作“诗话”。从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司马光的《续诗话》以下，作者无虑百数，即今有者也还有数十馀家，可谓极一时之盛。又有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魏庆之的《诗人玉屑》、阮阅的《诗话总龟》、蔡正孙的《诗林广记》诸书，分门别类，以总辑诸家的大成。其专关于唐诗者，更有计有功的《唐诗纪事》、尤袤的《全唐诗话》诸书。但这些书，大抵都只是记载些随笔的感想，即兴的评判，以及琐碎的故事，友朋的际遇等等，绝鲜有组织严密，修理整饬的著作。

二

但宋代却是一个批评精神复活的时代。我们不能因为其“无当大雅”的诗话之多，便抹煞了这个时代的重大的成就。从六朝

以后，批评的精神便堕落了。唐代是一个诗歌的黄金时代，却不是批评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时期。唐人批评的精神很差；尤其少有专门的批评的著作。他们对于古籍的评释，其态度往往同于汉儒：只有做着章解句释的工夫，并不曾更进一步而求阐其义理。宋人便不同了。很早的时候，他们便已有勇气来推翻旧说，用直觉来评释古书。他们知道求真理，知道不盲从古人，知道从本书里求得真义与本相。于是汉、唐以来许多腐儒的种种附会的像痴人说梦似的解释，便受到了最严正的纠正。这种风气，从欧阳修作《毛诗本义》，郑樵作《诗辨妄》以来，便盛极一时。南宋中叶的朱熹，便是这一派批评家的代表。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婺源人，登绍兴进士第。历事高、孝、光、宁四朝。终宝文阁待制。庆元中致仕，旋卒。宝庆中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熹在当时，讲正心诚意之学，颇为时人所妒恨。但从游弟子甚多，其势力也极大。他对于经典古籍，多有解释。在其《语录》及文集里，也有不少关于文学批评的重要的贡献。惟其最重要的见解，则在把《诗经》和《楚辞》两部伟大的古代名著，从汉、唐诸儒的谬解中解放出来，恢复其本来面目，承认其为伟大的文学作品。这个功绩是极大的。他的批评的主张，在《诗集传》及《楚辞集注》的两篇序上，也可以看出一个大体来。他对于诗的起源，有很正确的见解：

> 或有问于余曰：诗何为而作也？余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馀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



程门立雪图

程颐、程颢为最有影响的宋儒；他们弟子们所记的语录，乃是宋语录最早的一部。这里，杨时的故事表现了他们的求道的热忱。

——从明刊本《儒林列传》(西谛藏)



朱 熹 像

——从明万历版朱氏家谱，为最可靠之来源。(西谛藏)



真 德 秀

——从明刊本《武夷山志》(西谛藏)

他的更大的工作，便是打倒了《毛诗序》，发见："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其情者也。"更发见郑、卫诸风中的情诗的真价，而反对毛氏的美刺之说（他于《集传》后，更附《诗序辨说》，专辨《诗序》的得失）。这是很痛快的一个真实的大批评家的见解！他不仅发见古代几十篇的美隽的情歌而已，他直是发见了文学的最正确的真价！他的《楚辞集注》也把《楚辞》的真面目从王逸诸人的曲解里解脱出来。他说道："《楚辞》不甚怨君。今被诸家解得都是怨君，不成模样。"又道："《楚辞》平易，后人学做者反艰深了，都不可晓。"这些话都是很重要的。他虽是一位"道学家"，却最能欣赏文学，最知道伟大名著的好处所在。故他的批评论便能够发前人所未发之见解，纠正前人所久误的迷信。

三

朱熹的跟从者极多。但他的工作，破坏方面做的多；建设的主张便罕见了。但许多的"诗话"作家，却往往都有些自己的主张。

> 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谢玄晖有言：好诗流转圜美如弹丸。此真活法也。
>
> ——吕居仁：《夏均父集序》

> 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之馀事。……大抵句中若无意味，譬之山无烟云，春无草

树，岂复可观。

——张戒：《岁寒堂诗话》

语贵含蓄。东坡云：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若句中无馀字，篇中无长语，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馀味，篇中有馀意，善之善者也。

——姜夔：《白石道人诗说》

他们的话往往过于琐碎，不成片段。一节一语，或是珠玉。但若要把他们连缀起来，寻得其一贯的主张，便是劳而无功的了。正像碎玻璃片在太阳光底下发亮，远远看去，仿佛有些耀煌，迫而视之，便立觉其不成一件东西了。

在许多宋人诗话里，真实的有积极的见解，一贯的主张者，恐怕只有严羽的《沧浪诗话》[①] 一部而已。严羽对于诗学确有大胆可喜的意见。故他的影响很大。他和朱熹，可以说是：宋代文学批评家里两大柱石。朱熹把文学的本来面目从陈旧的曲解中解放出来，严羽则更进一步，建设了他自己的文学论。他好以禅语来做譬喻；这正是南宋人的风气。明胡应麟盛称其说，比之达摩西来，独辟禅宗。而清冯班又丑诋之，至作《严氏纠谬》一书，斥为“呓语”。但当班的时候，神韵之说正横流于世，他或有所激而为此书吧。

羽字仪卿，一字丹丘，自号沧浪逋客，邵武人。有《沧浪诗集》。他的《沧浪诗话》是很有组织的著作。首《诗辨》，次《诗体》，次《诗法》，次《诗评》，次《诗证》，凡五门，末并附《与吴景仙论诗书》。《诗体》一门，叙述自建安到当代的各种不同的

---

① 《沧浪诗话》有《历代诗话》本。

诗体，“以时而论，则有：建安体，黄初体，……元祐体，江西宗派体。以人而论，则有：苏、李体，曹、刘体，……陈简斋体，杨诚斋体；又有所谓选体，……宫体”。并及用韵对句等等。《诗法》一门，叙述作诗之法：“须是本色，须是当行”，“下字贵响，造语贵圆”……这两门大似皎然、王昌龄诸人的《诗式》、《诗格》的体式。《诗评》杂论六朝、唐、宋诸诗人的得失；《诗证》杂录关于诗篇的考订之语；这两门也是诸宋人诗话里常见的东西。其全书的精华所在，乃在《诗辨》一门，及所附的《答吴景仙书》。羽的批评主张，皆集中于此二部分。

>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澈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

当江西诗派，永嘉四灵蟠踞着文坛上的时代，竟有这样的狮子吼似的呼声，诚是大胆的挑战。难怪他是那样的自信着，自负着：“虽获罪于世之君子不辞也。”（《诗辨》）“仆之《诗辨》，乃断千百年公案，诚惊世绝俗之谭，至当归一之论。其间说江西诗病，真取心肝刽子手。以禅喻诗，莫此清切。是自家实证实悟者，是自家闭门凿破此片田地，即非傍人篱壁，拾人涕唾得来者。……我论诗若那吒太子，析骨还父，析肉还母。”（《答吴景仙书》）大批评家自非有这种精神不可。

参考书目

一、《文镜秘府论》　日本遍照金刚撰，有日本《东方文化学会丛书》珂罗版印本，有北平富晋书社石印本。

二、《历代诗话》　清何文焕编，有原刊本，有医学书局石印本。

三、《历代诗话续编》　丁福保编，医学书局出版。

四、明、清诸大丛书，像《津逮秘书》，《学海类编》等等，其中搜罗唐、宋人诗话不少。

五、《朱子大全集》　有明、清坊刊本。

第四十四章　南宋散文与语录

古文家的天下——道学派与功利派——陈亮陈傅良叶适——朱熹吕祖谦真德秀等——王十朋周必大等——陆游与郑樵——所谓“语录”——宋儒的语录——程颐朱熹等的语录——语录中所见的宋代白话文学

一

南宋的散文坛，殆为古文家们所独占。古文运动到了这个时候已是大功告成，稳坐江山的了。凡非正统派则概以“野狐禅”斥之。这时，古文选集的刊行，盛极一时；种种皆为士子学习的读本。最著名者，像吕祖谦的《古文关键》，真德秀的《文章正宗》，最后，尚有谢枋得的《文章规范》，皆传诵到千百年而未衰。

南宋上半叶的散文作家，最重要的可分为二派，一是功利派，一是道学派。道学派以朱熹、吕祖谦为代表。功利派则以陈亮、陈傅良、叶适为代表。功利派的作家们，为文务求适合世用，才气也奔放雄赡，不屑屑于句斟字酌。他们可以说是，政治

家的文人。恰好在南宋的初期，喘息已定，议论蜂起。有志从政的志士们，竞言恢复，言世务，言经济。陈亮的文章，可以代表了这一班志士们。亮[1]字同父，永康人。才雄气壮，有志功名。其文才辩纵横，不可控勒，有“开拓万古之心胸，推倒一时之杰豪”的雄姿。亮与朱熹相友善，然议论则相左。有《龙川文集》三十卷。他尝上书孝宗道：“今世之儒士，自谓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大雠，而方且扬眉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这一席话正足以表现出功利派的作家们和道学家们的分野来。

陈傅良[2]字君举，瑞安人，也喜谈经世之学。有《止斋文集》。他的文章颇切实合世用，而渐少像陈亮似的发扬踔厉的光彩。

叶适字正则，永嘉人，有《水心集》。他的文章，颇富于才情，尤长于考证与研究。他的《学习记言》乃是一部学术上的伟作。他尝自言，为文之道，譬如人家觞客，虽或金银器照座，然不免出于假借。惟自家罗列者，即仅瓷缶瓦杯，然都是自家物色。盖他是不喜傍人门户的一人。

二

朱熹的散文，功力深到，理致周密，不矜才使气，而言无馀蕴，物无遁形。在许多道学家的文章里，他的所作是最可称为无疵的。他的论学的书札，整理古籍的序文，尤其是精心经意之作，看来似是平淡无奇，却是很雅厚简当，语语动人的。有《朱

① 陈亮见《宋史》卷四百三十六。

② 陈傅良见《宋史》卷四百三十四。

子大全集》。他尝说道："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说而意自长。后人文章务意多而酸涩。如《离骚》，初无奇字，只是恁说将去，自是好。后来如鲁直，恁地著力做，却自是不好。"（《朱子语类》）这足以见他为文的主张来。

道学家们大概都是作古文的，于朱熹外，最重要者，前期有吕祖谦，后期有真德秀、魏了翁。吕祖谦[1]字伯恭，隆兴元年进士。累除直秘阁著作郎，国史院编修。他和朱熹是好友，惟他颇有些辩士之风，不尽同诸道学家之醇雅。真德秀[2]字景希，庆元五年进士。嘉定中拜参知政事，进资政殿学士。学者称西山先生。了翁[3]字华父，号鹤山，与德秀同年进士。理宗朝累官资政殿学士。他们的文章皆条鬯雅正，有类朱熹诸人之作[4]。

三

道学派和功利派的作家们，皆不甚着意于文章，他们并不自视为古文家而止。他们有比文章更重要的事业在着。功利派以政治上的活动为目的，而道学家们则以阐道说理为根本。朱熹尝道："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朱子语类》）这便是道学家的文学主张。

其不以功名或"性命"之道相标榜者，尚有王十朋、周必大、洪迈、楼钥诸人，皆为重要的散文作家。王十朋[5]字龟龄，

---

① 吕祖谦见《宋史》卷四百三十四。
② 真德秀见《宋史》卷四百三十七。
③ 魏了翁见《宋史》卷四百三十七。
④ 真、魏二家文集，有《四部丛刊》本。
⑤ 王十朋见《宋史》卷三百八十七。

永嘉人。绍兴中，中进士第一。孝宗时为吏部侍郎。有《梅溪集》[①]。明人传奇《荆钗记》，尝以他为中心人物。洪迈与兄适、遵并称三洪，皆仕于孝宗朝。迈字景庐，谥文敏。文名尤盛。有《容斋五笔》。虽是琐碎的随笔，篇幅却是很浩瀚的，其中很有些重要的材料。周必大字子元，号平园叟，绍兴中进士。孝宗朝历右丞相，拜少保。有《周益公大全集》。楼钥字大防，号攻媿。隆兴初进士，累官中书舍人，宁宗朝参知政事。洪迈、楼钥、周必大等又工于四六。南宋初的汪藻、孙觌尤专工此体。

陆游以诗名。郑樵以所作的伟大的通史《通志》著。皆不甚有文名。然游的古文和他的诗一样，极见才情。樵[②] 的所作，则浩浩莽莽，雄辩无垠，深入显出，舒卷如意。我们观其《诗辨妄》以及《通志》中二十略的文章，几无不要为其滔滔的辩难所折服，为其雄健的议论所沉醉。南宋重要的散文家，恐怕倒要首先屈指数到他呢!

四

道学家们的古文，并不怎样重要，而他们自己也并不以此为重。道学家们在宋代散文坛上所建立的殊勋，却不在此而在彼。道学家们为了谈道说理的方便计，尝以浅近平易的口语，来抒陈他们的意见。这些意见往往为门人弟子所记下，且都是保存了原来的问答语的。这种口语的答问体的记载，即所谓“语录”者是。

“语录”的来源很古。《论语》、《孟子》都是这一类的著作。

---

① 《梅溪集》有清刊本，《四部丛刊》本。

② 郑樵见《宋史》卷四百三十六。

为了宣扬佛教计，和尚们也很早的便有了语录（唐时《神会和尚语录》，今有亚东图书馆新印本）。宋儒复活了“语录”的这个体裁，大约多少总受有些和尚们的影响。

宋儒的语录，据《宋史·艺文志》所载者，有《程颐语录》二卷，《刘安世语录》二卷，《谢良佐语录》一卷，《张九成语录》十四卷，《尹惇语录》四卷，《朱熹语录》四十三卷。但实际上并不止这几种。周敦颐的《通书》，张横渠的《经学理窟》，虽非问答的记录，也甚近语录之体。

语录大都谈性命的大道理，论主敬或修养的工夫，颇为无聊。但也有论学论文之语，写得很不坏的。姑引数例：

> 学者好语高，正如贫人说金，说黄色，说坚软。道他不是又不可，只是好笑。不曾见富人说金如此。
>
> 与学者语，正如扶醉人，东边扶起却倒向西边，西边扶起却倒向东边；终不能得他卓立中途。
>
> 问人之学有觉其难而有退志，则如之何？曰：有两般。有思虑苦而志气倦怠者，有惮其难而止者。向尝为之说。今人之学如登山麓，方其易处，莫不阔步，及到难处便止。人情是如此。山高难登，是有定形，实难登也。圣人之道，不可形，非实难为也；人弗为耳。颜子言：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此非是言圣人高远实不可及，坚固实不可入也。此只是譬喻却无事，大意却是在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上。又门人少有得而遂安者，如何？曰：此实无所得也。譬如以管窥天，乍见星斗灿烂，便谓有所见，喜不自胜。此终无所得。若有大志者，不以管见为得也。
>
> ——以上《二程语录》

大凡人读书，且当虚心一意，将正文熟读，不可便立见解，看正文了，却落深思熟读，便如己说，如此方是。今来学者，一般是专要作文字用，一般是要说得新奇。人说得，不如我说得较好。此学者之大病。譬如听人说话一般，且从他说尽，不可剿断他说，便以己意见抄说。若如此，全不见得他说是非。只说得自家底，终不济事。久之，又曰：须是将本文熟读，字字咀嚼，教有味。若有理会不得处，深思之。又不得，然后却将注解看，方有意味。如人饥而后食，渴而后饮，方有味。不饥不渴而强饮食之，终无益也。又曰：某所集注《论语》，至于训注，皆子细者，盖要人字字与某著意看，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闲看过了。

因说僧家有规矩严整，士人却不循礼。曰：他却是心有用处。今士人虽有好底，不肯为非，亦是他资质偶然如此。要之其心实无所用。每日闲慢时多。如欲理会道理，理会不得，便掉过三五日，半月日，不当事。钻不透，便休了。既是来这一门，钻不透，又须别寻一门。不从大处入，须从小处入，不从东边入，便从西边入。及其入得，却只是一般。今头头处处钻不透，便休了。如此，则无说矣。有理会不得处，须是皇皇汲汲然，无有理会不得者。譬如人有大宝珠，失了，不著紧寻，如何会得！

——以上《朱子语类》

从这些语录里，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所用的口语文，是很平易浅近的。虽不能和“词话”的漂亮的文章相比，在使用口语文于说理文一方面，却是有相当的成就的。

参考书目

一、《南宋文录》　有苏州局刊本。

二、《南宋文范》　清庄仲方编，有清道光间活字本，有苏州局刊本。

三、《二程语录》　有《正谊堂丛书》本。

四、《朱子语类》　有《正谊堂丛书》本。

五、《近思录》　有《正谊堂丛书》本。

六、《近思续录》　有《正谊堂丛书》本。

第四十五章　辽金文学

辽文学的寥寞——金人的二大成就：诸宫调与杂剧——吴激和蔡松年——赵秉文党怀英王若虚等——元好问——《河汾诸老集》

一

辽起于中国北部，始称契丹。当唐末、五代时，马肥兵壮，乘中国内部的割据、分裂，诸统治者每结强邻以自固，便深入中原，施其纵横排阖的手段。石敬瑭至称子侄于契丹主，并赂以燕、云十六州，求其助力，以得帝位。自此，契丹的势力蟠踞于中国北部者约有一百六七十年之久，成为宋代最恐怖的敌人。后来徽宗联络金人，夹攻辽邦，遂灭之。但不久，此后来的强敌，便又以灭辽的手段来灭了北宋。辽建国凡二百余年，然文物则绝鲜可称者。沈括说，辽时禁其国文书传入中土，故流布者绝罕。近人竞于断简残编之中，爬搜辽代文献，也不过存十一于千百而已（像周春的《辽诗话》；缪荃孙的《辽文存》，皆是没有第二部的著作）。《辽史·文学传》所载，也不过萧韩家奴、王鼎等寥寥

数人。或这个北方的民族，原来对于中原文化便不甚着意，所以，强占据中国北部至二世纪，却一点也没有什么文学上的重要的成就。

二

金人便不同了。金本称女真，也兴于北方。她的兴起很快，灭亡得也很快，传国仅只一百二十余年，便为蒙古人所灭。然在文学史上，金人的地位却远较辽人为重要。金之称帝，始于完颜阿骨打。不久便灭辽，亡宋，占据了中国的北部及中原，与小朝廷的南宋隔江相持，各成为南北文化的中心。

当时金人的文化是承袭了辽与宋的。诸宫调的宏伟的体制，在金代最为流行，成了金文学最大的光荣。这在上文已经叙述到了。及其后，又有“杂剧”的一种重要的新文体创制出来，对于元代戏曲有极重大的贡献。这也将在下文详之。今所论者，仅及其诗词和散文。

金的诗词，几尽于元好问的《中州集》。清人编辑《全金诗》，所增入无几。其散文，则当时冯清甫所辑者，今已亡佚。但清人也辑有《金文雅》等书，略足窥其一斑。

金文学的初期，作者以吴激、蔡松年二人为最著。他们皆长于乐府，时号“吴、蔡体”。吴激[①] 字彦章，自号东山。米芾婿。工诗能画。使金，被留。仕为翰林待制。出知深州，三日而卒。激情同徐陵、庾信，文望亦相埒。所作颇多忆国怀乡之什。像《岁暮江南四忆》（诗），像《人月圆》：

---

① 吴激见《金史》卷一百二十五。

南朝千古伤心事，犹唱《后庭花》。旧时王谢堂前燕子，飞向谁家？ 恍然一梦，仙肌胜雪，宫髻堆鸦，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是天涯。

都是中寓沉痛的。惟他的诗也有很富风趣的，像：“卷上疏帘无一事，满池春水照蔷薇”（《宿湖城簿厅》）；像：“烟拂云梢留淡白，云蒸山腹出深青”（《悆甫索水墨以诗寄之》）；像：“山侵平野高低树，水接晴空上下星”（《三衢夜泊》）。

蔡松年[①] 字伯坚。父靖，由宋入金，仕为翰林学士。伯坚官至尚书右丞相。自号萧闲老人。他的诗词皆甚豪放，而《大江东去》：“《离骚》痛饮，问人生佳处，能消何物！江左诸人成底事，空想岩岩青壁”云云，尤为时人所称。

更有宇文虚中、高士谈、韩昉、王枢、王竟诸人，也皆以诗文鸣于当时。

三

其后，则有蔡珪、马定国、赵秉文、杨云翼、党怀英、王庭筠、王若虚、王渥、雷渊、李纯甫诸人并起，为金文学的全盛时代。而赵秉文、党怀英为尤著。

蔡珪字正甫，松年子，其辨博为天下第一，官至户部员外郎太常丞。大定十四年出守维州，道卒。元好问以他为金文学“正传之宗”。在他之前，皆借才异代。自他始，方有金人的文学。

党怀英[②] 以文显于大定、明昌间。怀英字世杰，奉符人。

① 蔡松年见《金史》卷一百二十五。

② 党怀英见《金史》卷一百二十五。

少和辛弃疾同舍。弃疾南归，怀英则显于金。大定中进士第，累进翰林学士。赵秉文谓其文似欧公，不为尖新危险之语，其诗似陶、谢，奄有魏、晋。像“细雪吹仍急，凝云冻未开。牵闲时掠水，帆饱不依桅。岸引枯蒲去，天将远树来”（《奉使行高邮道中》），诚颇有闲适之趣，惜他诗未甚可称。

王庭筠[①]字子端，熊岳人。官修撰卒，年四十七。平生爱天平、黄华山水，自号黄华山主。元好问谓其诗文有师法，高出时辈之右。

李纯甫、雷渊并以气节著，时号李、雷。纯甫以诸葛亮、王猛自期，渊则慕孔融、陈元龙之为人。纯甫，尤邃于佛书。

继党怀英掌一代之文柄者则为赵秉文[②]。秉文以文名于贞祐、正大之间，时人比之宋欧阳修。他字周臣，滏阳人，自号闲闲道人。大定二十五年进士。官礼部尚书兼侍读。卒年七十四。他长于古文，于小诗尤精绝[③]。“至五言大诗，则沉郁顿挫学阮嗣宗，真淳简澹学陶渊明”（《中州集》）。而其集中拟渊明之作尤多。但像：“树头风写无穷水，天末云移不定山”（《寄裕之》）；“酒浇墓上吃不得，留与饥鸦作寒食”（《花下墓》），皆不类嗣宗、渊明的作风。

杨云翼[④]和赵秉文齐名，时号杨、赵。他字之美，兴定末，拜吏部尚书。

王若虚[⑤]字从之，藁城人，承安二年经义进士。博学强记，善持论。入翰林，自应奉转直学士。年七十，犹游太山，卒。元

---

① 王庭筠见《金史》卷一百二十六。

② 赵秉文见《金史》卷一百十。

③ 《闲闲老人集》有《四部丛刊》本。

④ 杨云翼见《金史》卷一百十。

⑤ 王若虚见《金史》卷一百二十六。

好问谓："自从之没，经学史学文章人物公论遂绝。"若虚自著的诗文，并不怎样重要，其《滹南遗老集》[1] 里，自《五经辨惑》以下《文辨》、《诗话》，凡四十卷，却是绝代的巨作。他承袭了宋人的疑古的精神，惯以直觉来辨析古代的史实、文章，所论常多可喜者。与郑樵、朱熹，鼎足而三。

四

金代文学终于元好问。好问[2] 所编的《中州集》，恰好作为金源一代诗人的总集。好问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人，兴定五年进士。尝作《箕山》、《琴台》二诗，赵秉文时为天下文宗，见而奇之，谓少陵以后无此作。因而名震京师，号为元才子。官至尚书省左司员外郎。金亡不仕，以著作自任，构野史亭于家。卒年六十八。好问诗"专以单行，绝无偶句，构思宵渺，十步九折，愈折而意愈深，味愈隽。"（赵翼语）金代诸诗人盖皆所不及。缘其身经亡国之痛，故情绪益为深挚，"慷慨悲歌，有不求工而自工者。"[3] 像《醉后走笔》：

> 建茶三碗冰雪香，《离骚》《九歌》日月光。腰金更骑扬州鹤，隽永不羡大官羊。……山鬼独一脚，拊掌笑我旁。湘累归来吊故国，遗台老树山苍苍。掩书一太息，夜如何其夜未央！东家女儿绣罗裳，银瓶泻酒劝客尝，……爱茶爱书死不彻，乃以冰炭贮我肠！世间唯有麴生风味不可忘。

---

① 《滹南遗老集》有《四部丛刊》本。

② 元好问见《金史》卷一百二十六。

③ 《遗山先生集》有汲古阁刊本，清康熙间华氏刊本，《四部丛刊》本。

遗山集中，类此之作是不希见的。他的短诗，风韵也绝佳，大似摩诘的所作，像《山居杂诗》：

> 瘦竹藤斜挂，幽花草乱生。林高风有态，苔滑水无声。
> 潮落沙痕出，堤摧岸口斜。断桥堆聚沫，高树阁浮槎。

他以文章独步天下者三十年，为金诗人之殿，元文章之祖。当时学者几尽趋其门。房祺编《河汾诸老集》，所载金之遗老，麻革、张宇、陈赓、陈飏、房皞、段克己、段成己、曹之谦等八人，也都是从好问游的。

参考书目

一、《辽诗话》　清周春著，有原刊本。

二、《辽文存》　缪荃孙编，有原刊本，但极罕见，近有上海来青阁影印本。

三、《中州集》　金元好问编，有元刊本，明刊本，武进董氏影元刊本，《四部丛刊》本。

四、《全金诗》　有原刊本。

五、《河汾诸老集》　元房祺编，有汲古阁刊本。

六、《金文雅》　清庄仲方编，有道光间印本，有苏州局本。

七、《九金人集》　有清光绪间吴氏刊本。

第四十六章　杂剧的鼎盛

杂剧起源论——杂剧来源的复杂——大曲和诸宫调的影响——傀儡戏和戏文的影响——伟大的天才作家关汉卿——他创作了杂剧——元剧发达的原因——元剧的二时期——第一时期的剧作家们——关汉卿——王实甫——白仁甫马致远康进之等——“倡夫词”——第二时期的剧作家们——杨梓——乔梦符郑光祖宫天挺等——秦简夫萧德祥王晔等——罗贯中——诸无名作家们

一

如果我们相信传统的见解的话，则杂剧的起源时代，是远较传奇为早的。史载宋真宗（公元998—1022年）已为“杂剧词”，但未尝宣布于外。宋末周密的《武林遗事》，著录“官本杂剧段数”至二百八十本之多。其中且有北宋人之作在内。但这些“杂剧词”，这些“官本杂剧段数”，是否即为后来的“杂剧”，如元人之所作的，却是一个大疑问。且先将那二百八十本的“官本杂剧段数”的名目细看一下。在此二百八十本的“官本杂剧段数”

中，有可考知其为“大曲”或“法曲”等组成者。如以大曲组成凡一百零三本：其中名“六么”者二十本，如《争曲六么》、《扯拦六么》、《崔护六么》、《莺莺六么》、《女生外向六么》等等皆是；名“瀛府”者六本，如《索拜瀛府》、《醉院君瀛府》等皆是；名“梁州”者七本，如《四僧梁州》、《诗曲梁州》、《法事馒头梁州》等等皆是；名为“伊州”者五本，如《铁指甲伊州》、《裴少俊伊州》等等皆是；名为“新水”者四本，如《桶担新水》、《新水爨》等皆是；名为“薄媚”者九本，如《简帖薄媚》、《郑生遇龙女薄媚》皆是；名为“大明乐”者三本，如《土地大明乐》等是；名为“降黄龙”者五本，如《列女降黄龙》、《柳玭上官降黄龙》等皆是；名为“胡渭州”者四本，如《看灯胡渭州》等是；名为“石州”者三本，如《单打石州》等是；名为“大圣乐”者三本，如《柳毅大圣乐》等是；名为“中和乐”者四本，如《霸王中和乐》等是；名为“道人欢”者四本，如《越娘道人欢》等是。此外尚有名“万年欢”、“熙州”、“长寿仙”、“剑器”、“延寿乐”、“贺皇恩”、“采莲”、“保金枝”、“嘉庆乐”、“庆云乐”、“君臣相遇乐”、“泛清波”、“彩云归”、“千春乐”、“罢金镫”等，或一本，或二本，或三本不等。共凡大曲之名二十八，而其中的二十六之名，见于《宋史·乐志》所记的《教坊部》四十大曲之中。余如“降黄龙”、“熙州”二曲，虽不见于《乐志》，却也有宋人之说，可证其亦为大曲。以“法曲”组成的凡四本，如《棋盘法曲》等。以普通词曲调组成的凡三十九本，如《崔护逍遥乐》、《四季夹竹桃》、《卖花黄莺儿》、《三教安公子》、《三哮上小楼》、《赖房书啄木儿》等皆是。以诸宫调组成者凡二本，即《诸宫调霸王》及《诸宫调卦册儿》。如此，可确知其为曲调组成者，凡一百五十余本。这一百五十余本的法曲、大曲或杂曲调组成的“官本杂剧段数”（关于诸宫调见后），果即为后来的“杂

剧”么？第一，在名称上是绝对不类的。最早的杂剧，如元代诸作家所作的，其名称从来不是那末样的以曲名作为题目的一节，附于前或附于后的。第二，“官本杂剧段数”既题着《崔护逍遥乐》、《霸王中和乐》等等，则其所组成的曲调，当然是限于《逍遥乐》及《中和乐》等的，而元剧所用的曲调则比较复杂得多。且更有可以使我们明了这些“官本杂剧段数”的性质的东西在。《乐府雅词》卷上载有一篇《薄媚》（《西子词》）大曲，咏唱西子事，其内容性质只是以此歌连合了舞而演唱着的西施故事，绝对不是在剧场上搬演的戏曲。名为“薄媚”的一种大曲，其性质既是如此，则其他“六么”、“瀛府”、“伊州”、“梁州”等等，当然也不会是两样的了。王国维氏在《宋元戏曲史》里，以《薄媚》（《西子词》）入于“宋之乐曲”，却将其他的“薄媚”、“伊州”等大曲当作了两宋的真正的戏曲而讨论着，其故盖在误认“官本杂剧段数”为即后代的“杂剧”。又欧阳修曾以十二首的《采桑子》连接起来，咏歌西湖景色，赵德麟曾以十首的《商调蝶恋花》连接起来，歌咏崔莺莺的故事。此种《采桑子》、《蝶恋花》，当和周密所著录的《崔护逍遥乐》，《四季夹竹桃》性质完全相同，我们更不能谓他们为真正的戏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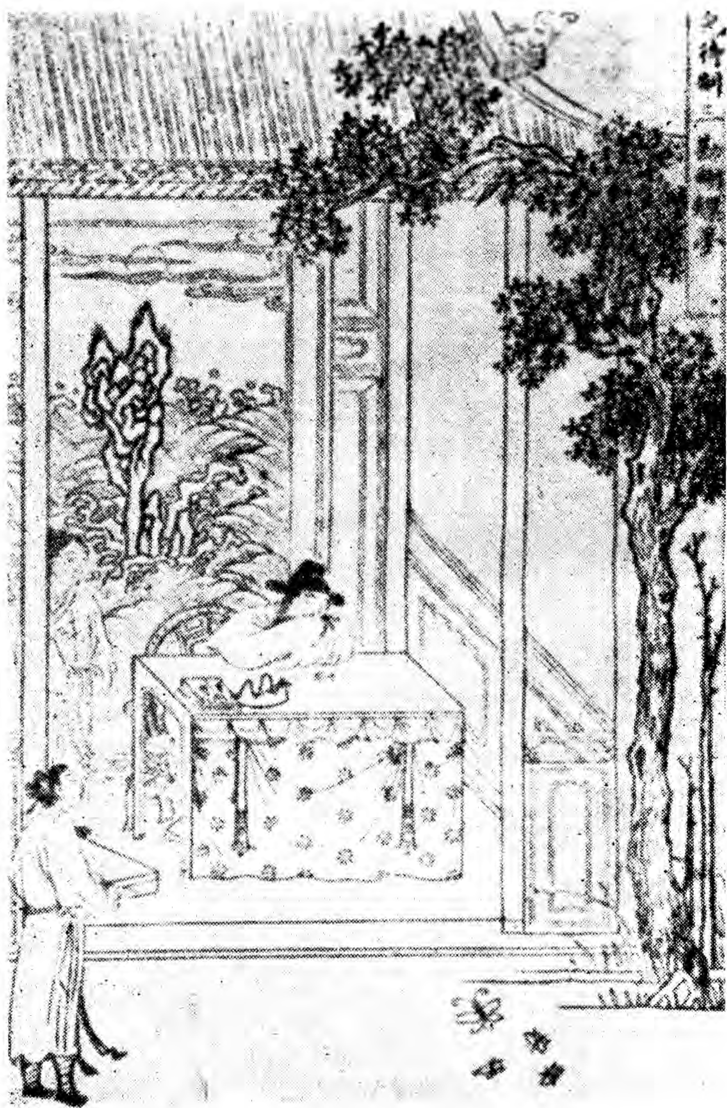
此外一百二十余本的“官本杂剧段数”，其名目之不类戏曲，也可一望而知。如《门子打三教爨》、《双三教》、《三教闹著棋》、《打三教庵宇》、《普天乐打三教》等等，是流行于宋代的杂耍。所谓“三教”的（见《东京梦华录》），更非真正的戏曲。《讶鼓孤》等则亦为宋代的“讶鼓”戏，也并非戏曲。“《天下太平爨》及《百花爨》则《乐府杂录》所谓字舞花舞也”（《宋元戏曲史》页七十五）。而所谓《论淡》、《医淡》、《医马》等等，也可知其为类乎杂艺的一流。总之，像周密所著录的这许多名目诡异，今不可尽知的“官本杂剧段数”，实非现在所谓的真正的戏曲。其



《金 线 池》

《金线池》，关汉卿作。写一个心高气傲的妓女的恋爱心理，是得到很高的成功的。

——从《元曲选》



《蝴　蝶　梦》

公案剧最不容易写得好；但关汉卿的《蝴蝶梦》写一位老妇人的理智与感情的冲突，却得到了很大的成功。

——从《元曲选》

中或间有颇类“戏曲”的东西，然其产生时代恐决不会很早。也许这二百八十本的“官本杂剧段数”中，竟连一本真正的“杂剧”也没有在内。《武林旧事》又载正月五日“天基圣节排当乐次”，即系所谓秩序单一类的东西，其中记载上寿、初坐、再坐时的奏乐的次第极详。上寿时不做杂剧。初坐时，当第四盏之间，做着“君臣贤圣爨”杂剧。当第五盏时，又做着《三京下书》杂剧。再坐时，第五盏做《扬饭》杂剧，第六盏做《四偌少年游》。如果这些杂剧，即系今之杂剧，则在“一盏”之间，是决不会做完了全部杂剧的。由此也可知当时所谓“杂剧”，只不过是表演着故事或趣事或其他颂辞的歌舞杂戏而已，并不就是后来的成为真正的戏曲的“杂剧”。至于北宋的“杂剧词”之非真正的剧本，则更为显然的事实。

二

宋的杂剧，怎样才由歌舞戏一变而为真正戏曲的“杂剧”，我们已不能知道。大约总要在南戏盛行之后。这些杂剧本来离真正的戏曲已不甚远，有歌唱，有舞蹈，也有角色，只不过不曾成为“代言”体的搬演与乎插入散文或口语的对白而已。因受了南戏的影响，于是由舞蹈而变为搬演，由第三身的叙述，变而为第一身的搬演。其间的转变是极快极易的。在当时，傀儡戏甚为发达，影戏也极是流行，二者皆有话本。杂剧之形成，或与他们也不无关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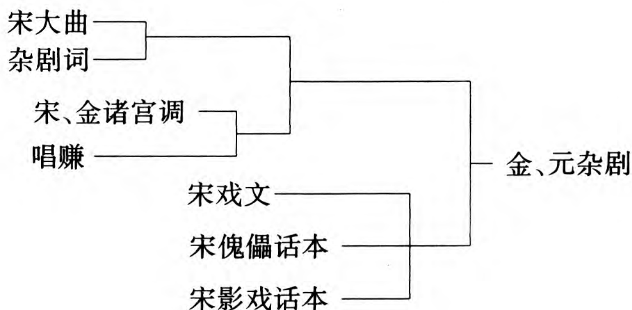
因为“杂剧”是由原来的歌舞戏变成了的，所以其结构仍带着极浓厚的本来面目（今日所演之关汉卿《单刀会》的“刀会”一折周仓的跳舞，最可注意）。在唱词的结构方面，受后期的“诸宫调”的影响尤深。我们看，主角独唱到底的规则，和末本、

旦本之分，至少总受有“诸宫调”的男女唱者的实际的支配吧。而其套类的构成，更是全由“诸宫调”及“唱赚”的套数构成法进展而来的。

陶九成的《辍耕录》（卷二十五）又著录“院本”凡七百余种，其名目之复杂不可稽考，更甚于“官本杂剧段数”。据陶九成的分类，则有：“和曲院本”凡十四种，“上皇院本”凡十四种，“题目院本”凡二十种，“霸王院本”凡六种，“诸杂大小院本”凡一百八十九种，“院么”凡二十一种，“诸杂院爨”凡一百七种，“冲撞引首”凡一百九本，“拴搐艳段”凡九十二种，“打略拴搐”凡一百八种，“诸杂砌”凡三十种。其中“和曲院本”一部，和周密所著的“官本杂剧段数”中的大曲、法曲组成的杂剧名目很多相同，盖即是同类的东西。又“打略拴搐”之中，录及“星象名、梁子名、草名、军器名”等等，也一望可知决非戏曲。则其内容的复杂可想而知。在其中，我们相信必有一部分的戏曲真正在内。但决不会如王国维诸人所相信的，认为全部皆是戏曲。九成的《辍耕录》作于至正丙午（公元 1366 年），自称“偶得院本名目载于此，以资博识者之一览。”则此目并非他自己之所录的。录此目者似当为元代中叶前后的人。王国维氏将此种院本皆作为金代的产物，似误。这些院本产生的时代当极为复杂。有的很古远的东西，当作于北宋的前后，如“和曲院本”的一部分。但大多数的时代，则当在金末、元初。周密载两宋时代的“官本杂剧段数”，其中与“和曲院本”同类的东西，多至一百八十余本，而到了此时（即院本盛行之时），却只存有“和曲院本”十四种，其凌替之状，可想而知。就此也可知这些院本并不是很古远的东西。

所以，杂剧的起源，最早是不能在宋、金末叶之前的。而杂剧的来源，也是很多端的。下表可以大略指示出其复杂的组系

来：



更简捷地说来，“杂剧”乃是“诸宫调”的唱者，穿上了戏装，在舞台上搬演故事的剧本，故仍带着很浓厚的叙事歌曲的成分在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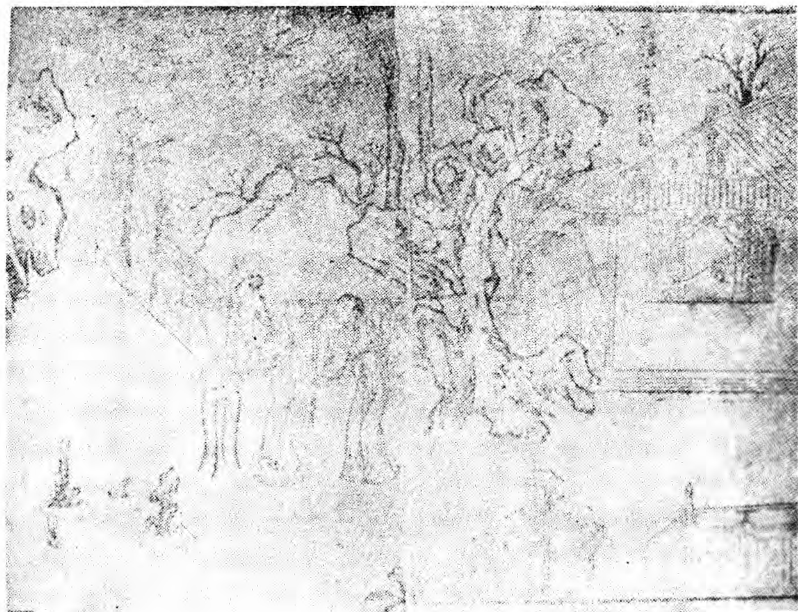
但将这些不同的来源，特别是“诸宫调”，一变而创出一种新体的戏曲来的是谁呢？正如孔三传之创作“诸宫调”，阿斯齐洛士（Aeschylus）之创作希腊悲剧，杂剧或当也是一位天才作家创作出来的吧？杂剧的出现，最早不能过于金末（约在公元1234年之前）。又初期的杂剧作家，其地域不出大都及其左近各地。那末，我们说，杂剧是金末产生于燕京的，当不会很错。但在金的燕京人里，谁有创作杂剧的可能呢？王实甫么？关汉卿么？……时代及地域都很相符。惟实甫创作杂剧之说，不见记载。《录鬼簿》将关汉卿列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的第一人，当必有用意。《太和正音谱》也说汉卿是“初为杂剧之始”。又在《录鬼簿》里，称高文秀为“小汉卿”，沈和甫为“蛮子汉卿”。这种种都足以见关氏地位的重要。我们如以关氏为创作杂剧的人

物，当不会和事实相去很远的。

三

汉卿与实甫的活动期虽大半在元代，然在金代，他们必已开始作剧。王实甫写《四丞相高会丽春堂杂剧》，事实全为金代的，却以“从今后四方八荒，万邦齐仰贺当今皇上”为结。我们如依据于此，而主张着：此剧系实甫作于金代的话，实大有可能性。如此说法，则金代的杂剧，至少是有几本流传于今世的了。总之，金代杂剧已盛，至元代而益为发达。我们研究元代的杂剧，而明了了他们的体制与格律，则连金代的杂剧的体制与格律也都可以相当的明了的了。

所谓元代的杂剧，盖指产生于宋端平三年（公元1234年）至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的一百馀年间的杂剧的全部；但包括着稍稍前期的著作在内，像关汉卿与王实甫的作品的一部分。这整整一个世纪的时期，可以说是杂剧的黄金时代或全盛期。据明初丹邱先生的《太和正音谱》所载的元代杂剧，总数凡五百六十六种。据元代钟嗣成的《录鬼簿》所载的，则其总数凡四百五十八种。钟氏的著录，在元末至顺元年（即公元1330年）。离元亡尚有三十余年。其所见当然不会有《太和正音谱》著者那么多的。又他们二人所载的，似都以自己所见者为限。其未见的，当然不曾被收入。如此看来，则元代杂剧总数，决不止于五百六十余种之数可知。即以此数而论，在短短的一世纪之间而有了五百六十余种剧本的产生，换一句话，即每年有五种以上产生出来，其盛况可知！论者每以为元代白话剧与北曲的发达，实由于少数民族不懂我们的典雅的文句，故作者不得不迁就他们，而北剧因以大盛。其实不然。少数民族的汉语程度，本



拜　　月

《拜月亭》的故事，曾成为元剧作家关汉卿、王实甫的题材。但施氏的《拜月亭传奇》却是最流行的一部。其《拜月》的一折，和关氏杂剧的第三折，是同样隽好的。



张生与莺莺的离别

——从明凌氏刊本《西厢记》

来即差，竟有许多官吏，是完全不懂得汉语的。即懂得的，也大都是极粗浅之语。像元曲那么正则隽美的话语，他们一定不会明白的。为了迎合他们而产生北剧的话，可说完全是无根之谈。我们看后来杂剧的中心点，不在元都的大都，而在宋代的故都的杭州，便可知杂剧的欣赏者，仍为汉族而非少数民族了。

像臧晋叔、沈德符诸人，又造作元人以剧本取士，故元曲特盛之说。沈氏云："今教坊杂剧，约有千本，然率多俚浅。其可阅者，十之三耳。元人未灭南宋时，以此定士子优劣。每出一题，任人填曲。如宋宣和画学，出唐诗一句，恣其渲染。选能得画外趣者，登高第。以故宋画、元曲，千古无匹。"（《顾曲杂言》）臧氏云："元以曲取士，设十有二科。而关汉卿辈，争挟长技自见，至躬践排场，傅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者，或西晋竹林诸贤托杯酒自放之意，予不敢知。"又云："或谓元取士有填词科，若今括帖然，取给风檐寸晷之下，故一时名士，虽马致远、乔孟符辈，至第四折，往往强弩之末矣。"（均引《元曲选序》）这二人的话，看似有理，其实也是绝无根据的。元人取士，诚然很杂，甚且星相医卜，也并有科试。独以剧本为科试之举，则记载上绝无见之者。这个强有力的证据，已足推翻他们的话有馀。且马致远的《荐福碑》、郑光祖的《王粲登楼》之类，满纸的悲愤牢骚，关汉卿的《窦娥冤》、《鲁斋郎》等等，又都是攻击当代官吏的黑暗的，王实甫的《西厢记》、张寿卿的《红梨记》、石子章的《竹坞听琴》等等，又都是浓艳夭丽之至的。这些剧本，怎么可以去应试呢？且五百馀剧之中，同名者绝少。元代到底举行了"杂剧考试"多少科？如何会有那么多的题目呢？这都是不必辞费而可知其绝无是理的。臧、沈二氏，只是模糊影响的说着，恐怕连他们自己也是不必十分确信此说的。故臧云："或谓元取士有填词科。"沈云："元人未灭南宋时，以此

定士子优劣。”这两语，不啻将他们自己的全部言论都推翻。既云“或谓”，则他自己也是游移不定的疑心着的了，既云：“元代未灭南宋时”有之，则灭南宋后，此填词科必已取消的了。何以元剧在灭南宋之后，并未稍衰呢?

以上二说，都可以说是不足信的“想当然”的元剧发达原因论。我以为元剧发达的原因正和他们所言的相反。第一、元剧之所以发达，当然是因为沿了金代的基础而益加光大之的原故。第二、正因为元代考试已停，科举不开，文人学士们才学无所展施，遂捉住了当代流行的杂剧而一试其身手。他们既 不能求得蒙古民族的居上位者的赏识，遂不得不转而至民众之中求知己。故当时的剧本的题材大都是迎合民众心理与习惯的。第三、少数民族的压迫过甚，汉人的地位，视色目人且远下。所谓蛮子，是到处的时时刻刻的会被人欺迫的。即有才智之人，做了官吏的，也是位卑爵低，绝少发展的可能。所以他们便放诞于娱乐之中，为求耳目上的安慰，作者用以消磨其悲愤，听者用以忘记他们的痛苦。更重要的是，因了元代蒙古大帝国的建立，中外交通大为发达，城市的经济因之而大为繁荣，又农民们的负担似有减轻，手工业的销售量大增，农村的经济情况，一时似亦颇为好转。我们观杜善夫的“庄家不识拘阑”一曲，便知一些其中的真正的消息。元剧的发达，盖不外此数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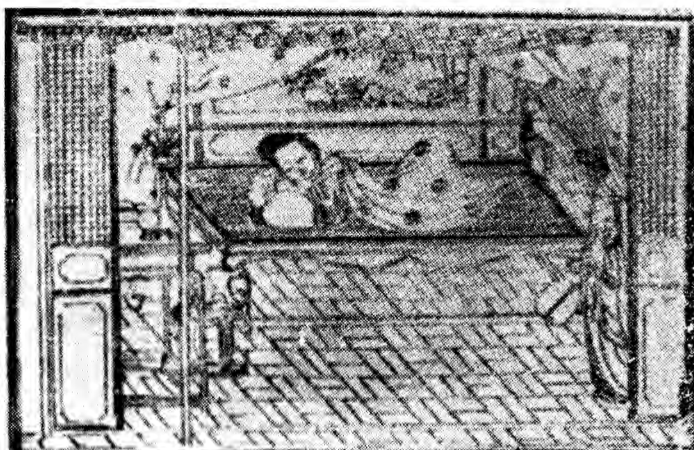
四

钟嗣成的《录鬼簿》将元剧的作者，分为下列的三期：第一期，“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第二期，“方今已亡名公才人余相知者，及已死才人不相知者”；第三期，“方今才人相知者，及方今才人闻名而知者。”钟氏是书，成于至顺元



斋 坛 闹 会

——从明刘龙田刊本《西厢记》



莺　　莺

——从明弘治刊本《西厢记》，这个本子是现在所知的最早的本子。

年（公元1330年）。则方今已亡的名公才人，系卒于至顺元年前者。“方今才人相知者”，当系至顺元年尚生存的作者。今为方便计，合并为二期。第一期从关、王到公元一三〇〇年，第二期从公元一三〇〇年到元末。盖钟氏所述之第二三期，原是同一时代，不宜划分为二。

元代杂剧，其初是以大都为中心的，其后则其中心渐移而南，至于杭州。在第一期中，作者差不多都是大都人，或他处的北方人，南人绝少。到了第二期，则北人渐少，而南人渐多。然在第一期中，马致远、尚仲贤、张寿卿诸人，皆系作吏于南方者。第二期的北方人中，也有大多数与南方有关系。如曾瑞晚年定居于杭州，郑光祖及赵良弼，俱为杭州的官吏，乔吉甫和李显卿，也都住于南方。所以在实际上讲来，在第二期中，北剧的中心，已经移到了南方的杭州，而不复是北方的大都了。

五

第一期的剧作家，以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郑廷玉、吴昌龄、武汉臣、李文蔚、康进之、王伯成等为最重要，而关、王、马、白为尤著。次之，则王仲文、杨显之、纪天祥、张国宾、孙仲章、石子章、李好古、戴尚辅、岳伯川、张寿卿、李寿卿、石君宝、狄君厚、李行甫、李直夫、孔文卿、孟汉卿等，也各有一二剧流传。

《录鬼簿》列关汉卿于第一人。涵虚子的《太和正音谱》，对汉卿的剧本，不大满意。既列之马致远、白仁甫、乔梦符、王实甫八九人之下，复评之道：“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盖所以取者，初为杂剧之始，故卓以前列。”仿佛《正音谱》排列作者次序，原是按其才情为高下，为先后的。假如汉卿不是“初为

杂剧之始”，则连这个八九人以下的地位，也得不到了。

汉卿号已斋叟，大都人。太医院尹（《见《录鬼簿》）。杨维桢《元宫词》云：“开国遗音乐所传，白翎飞上十三弦。大金优谏关卿在，《伊尹扶汤》进剧编。”关卿大约是指汉卿。据此，则汉卿当曾仕于金。惟其为太医院尹，则不知为在元或在金时事耳。陶九成《辍耕录》，又载他与王和卿相嘲谑的事。汉卿生平事迹之可考者，已尽于此。杨朝英的《朝野新声》及《阳春白雪》曾载汉卿小令套曲若干首。其中大都为情歌。游踪事迹，于其中绝不易考。惟汉卿有套曲《一枝花》一首，题作《杭州景》者，曾有“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之语，藉此可知其到过杭州，且可知其系作于宋亡（1278 年）之后不久耳。大约汉卿于元灭宋之后，曾由大都往游杭州，或后竟定居于杭州也难说。他的戏剧生活，似可分为二期。前期活动于大都，后期或系活动于杭州。汉卿名位不显。后半期的生活，或并去太医院尹之职而仅为伶人编剧以为生。以其既为职业的编剧者，故所作殊夥。“离了利名场，钻入安乐窝。”（《四块玉》）盖为不得志者的常语。《录鬼簿》称汉卿为已死名公才人，且列之于篇首，则其卒年，至迟当在一三〇〇年之前。其生年，至迟当在金亡之前的二十年（即公元 1214 年）。我们假定他的生卒年份为公元一二一四——一三〇〇年，则他来游杭州之年（约 1280 年，宋亡以后的一二年），正是他年老去职之时。故得以漫游于江南的故都，而无所牵挂。

汉卿作品，于小令套曲十余首外，其全力完全注重于杂剧，所作有六十五本之多。即除去疑拟者外，至少亦当有六十本以上。今古才人，似他著作力的如此健富者，殊不多见（惟李玄玉作传奇三十三本，朱素臣作传奇三十本，差可比拟耳）。《太和正音谱》评汉卿之词，以为：“如琼筵醉客。”又以为：“观其词语，

乃可上可下之才。”汉卿所作，以流行的恋爱剧为多，如《谢天香》，《金线池》，《望江亭》，《玉镜台》之类，有天马行空，仪态万方之概。此外，像《救风尘》之结构完整，《窦娥冤》之充满悲剧气氛，《单刀会》之慷慨激昂，《拜月亭》之风光绮腻，则皆为时人所不及。其笔力之无施不可，比之马、白、王（实甫），实有余裕。即其套曲小令，亦温绮多姿。可喜之作殊多。例如：

> 碧纱窗外静无人，跪在床前忙要亲。骂了个负心，回转身。虽是我话儿嗔，一半儿推辞，一半儿肯。　多情多绪小冤家，迤逗得人来憔悴煞。说来的话，先瞒过咱，怎知道一半儿真，一半儿假。
>
> ——《一半儿题情》

之类，绝非东篱之一味牢骚的同流。

汉卿的六十余种剧本，存于今者，凡十四种：《玉镜台》、《谢天香》、《金线池》、《窦娥冤》、《鲁斋郎》、《救风尘》、《蝴蝶梦》等八种，见于臧晋叔的《元曲选》中；《西蜀梦》、《拜月亭》、《单刀会》、《调风月》等四种，见于《古今杂剧三十种》中；又《绯衣梦》一种，见于顾曲斋刊《杂剧选》中。《续西厢》一本，则附于通行本的王实甫《西厢记》之后。又有残剧二种，《哭香囊》与《春衫记》，见于我辑的《元明杂剧辑逸》中。元人之善于写多方面的题材，与多方面的人物与情绪者，自当以汉卿为第一。将汉卿今存的十四种剧本归起类来，则可分为：（一）恋爱的喜剧，如《玉镜台》、《谢天香》、《拜月亭》、《救风尘》、《金线池》、《调风月》；（二）公案剧本，如《窦娥冤》、《鲁斋郎》、《蝴蝶梦》、《绯衣梦》；（三）英雄传奇，如《西蜀梦》，《单刀会》；（四）其他，如《望江亭》。最可怪的，是除了两部英雄

传奇及《玉镜台》、《鲁斋郎》之外，汉卿所创造的剧中主人翁，竟都是女子。连《蝴蝶梦》、《绯衣梦》那样的公案剧曲，也以女子为主角，可见他是如何喜欢，且如何的善于描写女性的人物。在汉卿所创造的女主角中，什么样的人物都有。肯自己牺牲的慈母（《蝴蝶梦》）；出智计以救友的侠妓（《救风尘》）；从容不迫，敢作敢为，脱丈夫于危险的智妻（《望江亭》）；贞烈不屈，含冤莫伸的少女（《窦娥冤》）；美丽活泼，娇憨任性的婢女（《调风月》）；因助人而反害人，徒唤着无可奈何的小姐（《绯衣梦》）；还有历尽了悲欢哀乐的（《拜月亭》）；任人布置而不自知的（《谢天香》）等等。总之，无一样的人物，他是不曾写到的，且写得无不隽妙。写女主角而好的，除了《西厢》、《还魂》等之外，就要算是汉卿的诸剧了。而汉卿能写诸般不同的人物，却又是他们所不能的。尽管其题材是很通俗的，很平凡的，未必能动人的，像公案杂剧一类的东西，实在是最难写得好的，而汉卿却都会使他们生出活气来，如今读之，仍觉得是活泼泼的，当时在剧场上，当然是更为惊心动魄的了。例如《蝴蝶梦》，叙王母不忍见非己出的前妻之二子抵罪而死，只得将她自己亲生的第三子王三去抵罪。这多少是带着理智的道德的强制的。及到了她知道王大、王二被释，独王三已被偿命而死时，她的真实情绪却再也掩抑不住了。她勉强的唤着王大、王二道："大哥，二哥，家去来！休烦恼者！"同时却禁不住的说道：

〔快活三〕眼见的你两个得生天，单则你小兄弟丧黄泉！

以后，觑着王三的尸身，悲啼的叫道："教我扭回身，忍不住泪连连。"然而她听着王大、王二在哭时，她又下了决心的强自说道："罢！罢！罢！但留的你两个呵，（唱）他便死也我甘心情

愿!”只是一支短短的曲子却将一位慈母的心理，写得那末曲折，那末人情入理，真可算是一位极高妙的描写贤母心理作手。《调风月》写一位少女，眼见她的情人，快要与别一位阶级高于她的少女订婚，她的主人，一位夫人，却偏要叫她到小姐跟前去说亲。她真要妒忌得发疯。她巴不得这婚事不成。不料小姐却一口答应了下去。诸事都违反她的心愿的顺利的过去。到了结婚的日子，她还要为小姐上装。这一切都使她思前念后，十分的难过。一面诅咒着，一面却不能不奉命惟谨。这是如何尴尬的一个境地呵！汉卿却将这个满心满意怨望着、诅咒着的婢女，写得真切活泼之至。

〔拙鲁连〕终身无簸箕星，指云中雁做羹，时下且口口声声，战战兢兢，袅袅停停，坐坐行行。有一日孤孤另另，冷冷清清，咽咽哽哽，觑着你个拖汉精！（尾）大刚来主人有福牙推胜，不似这调风月媒人背斤。说得他美甘甘枕头儿上双成，闪得我薄设设被窝儿里冷。

我们看惯了红娘式的婢女，却从不曾在任何剧本上，见过像这位燕燕那般的一位具着真实的血肉与灵魂的少女。这是汉卿最高的创造！《闺怨佳人拜月亭》，叙王瑞兰与蒋世隆在乱离中相会而结为夫妻。在他病中，复为她父母所迫，不得已而相离别。后来，瑞兰虽然生活很安适，却一心忘不了世隆。闲行散闷，却愈增闷。“不似这朝昏昼夜，春夏秋冬，这供愁的景物好依时月，浮着个钱来大绿嵬嵬荷叶；叶叶似花子般团栾，陂塘似镜面般莹洁。呵，几时交我腹内无烦恼，心上无萦惹！似这般青铜对面装，翠钿侵鬓贴。”（《呆骨朵》）及至她的义妹瑞莲打趣着她时，她却强自分说道：“休着个滥名儿将咱来应惹。应待不你个小鬼

头春心儿动也！”她又强自分说，无女婿的快活，有女婿的受苦。“女婿行但占惹，六亲每早是说；又道是，丈夫行亲热，耶娘行特地心别。而今要衣呵，满箱箧，要食呵，尽哺啜，到晚来便绣衾铺设。我这心儿里牵挂处无些。直睡到冷清清宝鼎沉烟灭，明皎皎纱窗月影斜，有甚唇舌！”（《滚绣球》）她虽嘴硬，待得她妹子歇息去时，她却又在中庭焚香拜月，祈求着，教她“两口儿早得团圆”。不料瑞莲却躲在花底，将她的话都听见了，上来撞破了她。她不得已，只好“一星星的都索从头儿说”。这样的深刻曲折的铺叙，乃是汉卿的长技。有人说，施君美的《拜月亭传奇》，其佳处乃全脱胎于汉卿此剧。此语当然未免过当。但君美之受有此剧深切的影响，却是无可怀疑的。如《拜月亭传奇》最隽美的《拜月》一折，便是大半沿袭着汉卿的所述的。

但汉卿不仅长于写妇人及其心理，也还长于写雄猛的英雄；不仅长于写风光绮腻的恋爱小喜剧，也还长于写电掣山崩，气势浩莽的英雄遭际。他所写的英雄，实不在专写英雄们的高文秀、康进之辈所写的之下。《关大王单刀会》一剧，其中的第三折、第四折，即俗名为《训子》、《刀会》者，至今仍还在剧场上演奏着，虽然演者、听者，都已不知其为汉卿之作。当关大王持着单刀，乘着江舶，而远入东吴的危地时，他的壮志雄心，大无畏的精神，至今还使我们始而栗然，终而奋然的。“〔新水令〕大江东去，浪千叠，趁西风，驾着那小舟一叶。才离了九重龙凤阙，早来探千丈虎狼穴。大丈夫心烈，大丈夫心烈！觑着那单刀会，赛村社！〔驻马听〕依旧的水涌山叠，依旧的水涌山叠。好一个年少的周郎，恁在何处也！不觉的灰飞烟灭。可怜黄盖暗伤嗟。破曹樯橹，恰又早一时绝！只这鏖兵江水犹然热，好教俺心惨切。这是二十年流不尽英雄血。”这比着读苏轼有名的“大江东去”的《念奴娇》还雄壮得多。轼词只是虚写，只是吊古，只是浩



《梧　桐　雨》

《梧桐雨》，写唐明皇、杨贵妃故事，白仁甫作，为元剧中最著名的一篇悲剧。

——从《元曲选》（西谛藏）



《汉 宫 秋》

《汉宫秋》，马致远作，曾被称为元剧的冠军。

——从《酹江集》（通县王氏藏）

叹。而这剧却是伟大的英雄，在对景叙说着自己的雄心，却又不免为浩莽无涯的江天及往事所感动；于壮烈中，带着惨切。《关张双赴西蜀梦》，写张飞的阴魂，来赴旧日的宫廷，而与他的大哥打话时，欲前又却，欲去又留的自己惊觉着自己乃是与前不同的阴灵的情景，真要令人叫绝。张飞一进了宫门，便大为凄伤。"〔倘秀才〕往常真户尉见咱，当胸叉手，今日见纸判官，趋前退后。元来这做鬼的比阳人不自由！立在丹墀内，不由我泪双流，不见一班儿故友!"进了宫，处处回忆起来，都是可伤感的。及见了刘备，备欣然欢容迎接，而他却只是躲避着，欲前不前。"官里龙床上高声问候，臣向灯影内恓惶顿首。"这般的情境，连读者也要为之凄然。当时的剧场上，恐怕是更要挑起了幽泣的。总之，汉卿的才情，实是无施不可的，他是一位极忠恳的艺术家，时时刻刻的，都极忠恳的在描写着他的剧中人物。在他剧中，看不见一毫他自己的影子。他只是忠实的为作剧而作剧。论到描写的艺术，他实可以当得起说是第一等。我们很觉得奇怪，元剧作者，大都各有所长。善于写恋情者，往往不善于写英雄；善于作公案剧者，往往不善于写恋爱剧。像实甫写西厢那末好，写《丽春堂》时，却大为失败，便是一例。汉卿一人，兼众长而有之，而恰在于众人的首先，仿佛是戏剧史上有意的要产生出那末伟大的一位剧作者，来领导着后来作者似的。汉卿所不善写者，惟仙佛与"隐居乐道"的二科耳。他从不曾写过那一类的东西。

六

王实甫名德信，也是大都人。王国维据《四丞相高会丽春堂》一剧的末句："早先声把烟尘扫荡，从今后四方八荒，万邦

齐仰贺当今皇上”断定他和关汉卿一样，也是由金入元的。此说很可信。金代遗留下来的剧作家，略可考的，只有关汉卿和他二三人而已。其余也许还有，然已绝对的不可考知的了。涵虚子称：“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若玉环之出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但这只是空泛的赞语，尚不足以尽实甫。实甫之作，涵虚子所著录者，凡十三种。《录鬼簿》所著录的，则有十四种，多《娇红记》一种。但若将《西厢记》实作四本，而《破窑记》、《贩茶舡》、《丽春园》（非《丽春堂》）、《进梅谏》、《于公高门》又各有二本，则说起来，是有二十二本。今传于世者，全剧仅《崔莺莺待月西厢记》[1] 四本，及《四丞相高会丽春堂》一本存，又《丝竹芙蓉亭》及《月夜贩茶船》二剧则并有残文存（见我辑的《元明杂剧辑逸》中）。《芙蓉亭》、《贩茶船》皆为当时盛传之曲，即就今所残存的各一折里，也已足以见到作者叙写恋情的佳妙。《丽春堂》叙金朝丞相完颜，在赐宴时，与李圭相争。被贬放于济南。后因盗贼蜂起，复召他入朝。他在丽春堂设宴，李圭也来服罪。事迹很简单，结构与文辞，也都是很平平的。然《西厢记》的四本，却使他得了不朽的大名。他的所长，正在写像《西厢》一类的东西。所以此剧便有如：“初写黄庭，恰到好处。”相传实甫著作《西厢》时，是殚了他毕生的精力的。写到“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诸语时，思竭踣地而死。这种类乎神话的传说，当然不可信的。不过也可见一般人对于《西厢》是如何赞颂。由极端的赞颂、称许之中，而产生出像这样的传说，乃是文学史上常有的事。《西厢记》全部五本，相传实甫只作了四本，

---

① 《西厢记》传本至多，有徐文长《评本》；陈眉公《评本》；李卓吾《评本》；王思任《评本》；张深之刊本；凌濛初刊本；金圣叹《评本》等等。

其第五本则为关汉卿所续。历来对于《西厢》的作者，本有种种辩论。或谓关作，或谓王作；或谓关作王续；或谓王作关续。然今则王作关续之说，似占了优势。《西厢记》这部杂剧，在元剧中是较为特殊的。元剧大都为一本，但也有二本的，如实甫的《破窑记》等是二本的。长至五本的，却绝少见。今所知者，仅吴昌龄（?）的《西游记》，有六本，足与《西厢记》的五本相匹配而已。大约《西厢》的分为五本，是不得已的。像《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一类的题材，在元剧中往往是以一本了之的，至多也不过两本。连《梧桐雨》、《汉宫秋》那末冗长曲折的故事，也都是一本的。然而《西厢》为什么竟会有了五本呢？原来《西厢》的故事，从元稹的《会真记》以后，为诗，为词，为曲者，已不在少数。而董解元的《弦索西厢》，则更敷衍之为二大册。在董氏之前，或者这故事已被敷衍得那末冗长也难说。《西厢》的叙述与描写，既被铺张敷衍到像《董西厢》的那个样子，而欲反璞归源，复行缩小到四折的一本或二本，可以说是做不到的事。所以王实甫的《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便计划着空前的一个大剧，以五本平常格律的杂剧，连接起来，来叙写这个故事。至于以何因缘，只写到第四本而未写第五本，却不是我们所能知的。据我们猜想，大约不外于死亡夺去了实甫的笔。实甫死后，同时代的最善于作剧的关汉卿，便继其未完之志，将第五本续完了。汉卿之续《西厢》，或由于自动的，或由于同时的读者与伶人的请求，这都难说。总之，《西厢》分开来，是各自独立的五本，且各自有“题目正名”，合之则为连结五本而成的一大剧本，仍有一个总括的题目正名：“张君瑞巧做东床婿，法本师主持南禅地，老夫人开宴北堂春，崔莺莺待月《西厢记》。”照惯例是，取了题目正名的最后一句作为全剧的名称：《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其第一本的剧名是：《张君瑞闹道场》。叙的是张君瑞过蒲城游于普救

寺，在佛殿上遇见了寄居于寺旁的崔相国之女莺莺。她颇顾盼留情。君瑞若被电击似的受了感动，遂迁住于寺中，不复行。某夜，莺莺烧香时，张生曾隔墙故意吟了一诗给她听。她也依韵和了一首。三月十五日，崔夫人为已故相国做道场。张生藉着搭了一份斋之名，复与莺莺一见。第二本的剧名是：《崔莺莺夜听琴》。叙的是，莺莺的艳名，为将军孙飞虎所闻。他率了五千人马，围了寺，要娶莺莺为妻。崔夫人说道：谁能退得贼兵的，无论僧俗，皆当将莺莺嫁他为妻。张生献了一策，一面用缓兵计，稳住了飞虎，一面遣猛和尚惠明，持书到白马将军杜确处求救。确为张生好友，闻耗星夜而来。擒了飞虎，解了围。至此，张生、莺莺、红娘乃至读者，皆以为此段姻事可谐了。不料崔夫人却设了一宴，宴请张生，命莺莺以兄妹之礼见。为的是，莺莺原已许下了她内侄郑恒为妻。张生郁郁不乐，连红娘也为之抱屈。她劝张生于夜间弹琴，以探莺莺之心。莺莺听了张生《凤求凰》之操，也大有所感。第三本的题目是：《张君瑞害相思》。叙的是，张生见了红娘，将一简递给红娘，托她送交莺莺。红娘不敢将简帖直接交给小姐，只放在妆盒中，待她自见。莺莺见了简帖，怒责红娘一番，然后写复书，命红娘交给张生。张生听了红娘所诉，大为凄惶。及拆开了复简，读道："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之句，便将一天愁闷，都抛在一边了。夜间，他依约跳墙而过。莺莺见了他，却责以大义，迫得他羞惭的退去。自此，他便得了病。夫人命红娘去问病。莺莺递给她一张简帖，约下张生今夜相会。张生见了这，顿时连病也忘了。第四本的题目是：《草桥店梦莺莺》。叙的是，当夜，莺莺果然依约而到张生的书斋。终夕无一言。天未明，红娘便来捧之而去。张生如在梦中。自此，二人情好甚笃。但不久，便为老夫人所觉察。她拷问了红娘，红娘直诉其事。于是夫人无可奈何，便答应下来这头亲事。

惟约定张生必须上京求名。得名后始可成婚。张生不得已，别了莺莺上京而去。莺莺送他到十里长亭。他们俩不忍别，而又不能不别。低徊留恋，终于不得不别。当夜，张生离了蒲东二十里，歇于草桥店，辗转不能入寐。朦胧中，见莺莺追来，寻他同行。但为军卒所迫。张生以言吓退了军卒，抱了小姐。不料抱的却是琴童。他始知刚才的乃是一梦。相传实甫的《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写到这里为止。第五本的题目是：《张君瑞庆团圆》。叙的是，半年之后，张生一举及第。他命琴童赍信回去报告夫人、小姐。莺莺那时的如何喜悦，是易知的。她将汗衫裹肚等物，交琴童带给了张生。张生见物，益念莺莺。这时他正抱着病，且因奉旨着他在翰林院编修国史，一时不能出京。同时，崔夫人的内侄郑恒，却到了蒲东。他意欲前来就婚。及知道莺莺已许婚于张生时，便心生一计，对夫人说：张生在京，已另娶一妻，所以不归。夫人大怒，便允将莺莺嫁给了他。张生这时实授了河中府尹，荣归到崔家。自夫人以下，却因中了郑恒的谗言，对于张生，俱不理睬。及杜确将军来为张生主婚，喝住了郑恒之时，他们方才消释了一切的误会。他们遂举行着婚礼。而郑恒因无颜自存，触树身亡。张生和莺莺的一对有情人，于经历许多苦辛之后，遂成了眷属。实甫的《西厢》在元剧中，其地位是很高超的。元剧每以四折为限，多亦不过五折，即有二本，也只有八折。叙事每苦匆促，无蕴蓄徊翔的馀地。描写也苦于草率，不能尽量的展施着作者的才情。布局也为了这，而少有曲折幽邃的局面。只有《西厢》，凭藉了传说的题材，与原有的描叙，却能以共五剧二十折的大幅，来写那末一个恋爱的喜剧。于是作者们便有了可以充分的发展他们的才情的机会。在写张生一个少年书生的狂恋，作者已是很用心用力的了。从初见到图谋再见，从退贼到拒婚，从和诗到递简，从跳墙到被嗔责，从卧病到佳期，从别

离到惊梦，从送书到受物，从郑恒作梗到团圆，他差不多时时的都在恋爱的惊风骇浪的颠播之中。时喜时忧，时而失望，时而得意。那末曲折细腻的恋爱描写，在同时剧本中，固然没有，即后来的传奇中，也少有如此细波粼粼，绮丽而深入的描状的。于少女莺莺的心理与态度，作者似乎写得尤为着力。张生尚易写，而像莺莺那样娇涩的少年女郎，却更难写。一位娇贵的相国小姐，平常不大出闺门，不是不认识恋爱的感召，却只是沉默不言，欲前故却，欲却又前，屡欲掩抑其已被唤起的情绪，却终于不能掩饰得住。及佳期以后，老夫人揭破了她的秘密时，她方才完全放下了处女的情态，而抱着狂恋的少妇的真实面目。自此，相思、寄物等折，无一不是表现着她的热恋的情绪的。前后的莺莺，几乎是两个人。《佳期》之前，是写得那末沉默含蓄。《拷红》之后，是写得那末奔放多情。久困于礼教之下的少女的整个形象，已完全为实甫所写出了。无怪乎一般的少年男女，那末热烈的欢迎着此作。原来这便是他们自身的一幅集体的映像呢!

《西厢》的顶点，在于第三剧及第四剧，而第四剧写张生与莺莺的别离，尤极凄美之致。

〔端正好〕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滚绣球〕恨相见的迟，怨归去的疾。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得倩疏林，挂住斜晖。马儿慢慢行，车儿快快随，恰告了相思回避，破题儿又早别离。听得道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

〔叨叨令〕见安排着车儿马儿，不由人熬熬煎煎气，有什么心情，花儿靥儿打扮的娇娇滴滴媚，准备着衾儿枕儿，则索昏昏沉沉睡。从今后衫儿袖儿都揾做重重叠叠泪！兀的



《青　衫　泪》

白居易的《琵琶行》被衍成《青衫泪杂剧》时，大失原意，而成为一篇平常的恋爱故事了。

从《元曲选》



《老 生 儿》

《老生儿》，武汉臣作，为元剧中结构最完美的一本。

——从《酹江集》（通县王氏藏）

不闪杀人也么哥！（同上一句）久已后，书儿信儿索与我凄凄惶惶的寄。

〔小梁州〕我见他阁泪汪汪不敢垂，恐怕人知。猛然见了他把头低，长吁气，推整素罗衣。

〔四边静〕霎时间杯盘狼藉，车儿投东，马儿向西。两处徘徊，落日山横翠。知他今宵宿在那里？有梦也难寻觅。

这是一纸绝妙的抒情诗曲，非出之于一位大诗人之手不办的。那末隽美的白描情曲，乃是后来力欲模拟的人所决难能追得上的。《西厢》的盛行，这大约也是原因之一。汉卿的第五剧，本来有些强弩之末，所以不能讨好是当然的事。但他也甚为用心的写，像：

〔醋葫芦〕我这里开时和泪开，他那里修时和泪修。多管是笔尖儿未写泪先流，寄来书泪点儿兀自有。我将这新痕把旧痕湮透，这的是一重愁番做了两重愁。

〔梧叶儿〕他若是和衣卧，便是和我一处宿，但粘着他皮肉，不信不想我温柔。（红云）这裹肚要怎么？（旦儿唱）常不离了前后，守着他左右，紧紧的系在心头。（红云）这袜儿如何？（旦儿唱）拘管他胡行乱走。

之类，也都是很好的诗。

白朴亦为自金入元者。但行辈较后于关、王。朴字仁甫，后改字太素，号兰谷，真定人。父华，《金史》有传。《录鬼簿》云：朴赠嘉仪大夫；掌礼仪院太卿。朴在金亡时，年仅七岁，惟自己以为是金世臣，不欲仕于元，乃屈己降志，玩世滑稽。徙家金陵，从诸遗老，放情山水间。中统初，有欲荐之于朝者，朴力

辞之。其诗文有《天籁轩集》。他的杂剧凡十六种，今存者惟《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及《裴少俊墙头马上》二种而已（此二种俱有《元曲选》本)。尚有《东墙记》、《流红叶》及《箭射双雕》三剧，皆有残文存，见于我辑的《元明杂剧辑逸》中。朴所作范围也甚广，惟以善写娇艳 的恋爱剧著名。而《梧桐雨》一剧，尤为人人所知。《梧桐雨》以短短的四折，叙贵妃宠冠宫中，安禄山兴兵造反，以至明皇幸蜀，马嵬埋玉等事。而其顶点则在第四折。明皇由蜀回，做了太上皇，深宫无事，镇日的思念着贵妃。到处的景物，都是添愁的资料。梦中分明见到玉环，请她到长生殿赴宴，醒来时，却见雨打着梧桐树，“一会价紧呵，似玉盘中万颗珍珠落，一会价响呵，似玳瑁筵前几簇笙歌闹，一会价清呵，似翠岩头一派寒泉瀑，一会价猛呵，似绣旗下数面征鼙操。兀的不恼杀人也么哥！兀的不恼杀人也么哥！则被他诸般儿雨声相聒噪。”（以上《叨叨令》）“这雨，一阵阵打梧桐叶凋，一点点滴人心碎了，枉着金井银床紧围绕，只好把泼枝叶做柴烧锯倒。”（以上《倘秀才》）这一夜，明皇是“雨和人紧厮熬，伴铜壶点点敲。雨更多，泪不少。雨湿寒梢，泪染龙袍，不肯相饶。共隔着一树梧桐，直滴到晓。”在许多的元曲中，《梧桐雨》确是一本很完美的悲剧。作者并不依了《长恨歌》而有叶法善到天上求贵妃一幕，也不像《长生殿传奇》那末以团圆为结束。他只是叙到贵妃的死，明皇的思念为止；而特地着重于“追思”的一幕。像这样纯粹的悲剧，元剧中是绝少见到的。连《窦娥冤》与《汉宫秋》那末天生的悲剧，却也勉强的以团圆为结束，更不必说别的了。《裴少俊墙头马上》，叙的是裴少俊与李千金的恋爱。始由马上墙头的相见，而成为夫妇，中因少俊父亲的作梗而拆散，终因少俊中举得官而复聚。这是一本平常的恋爱喜剧，写得却很出色。



李逵负荆

康进之所作的《李逵负荆》，是元剧里结构最完好的一篇英雄剧。

从《元曲选》（西谛藏）



郑 元 和

郑元和、李亚仙的故事，是中国流传最广的故事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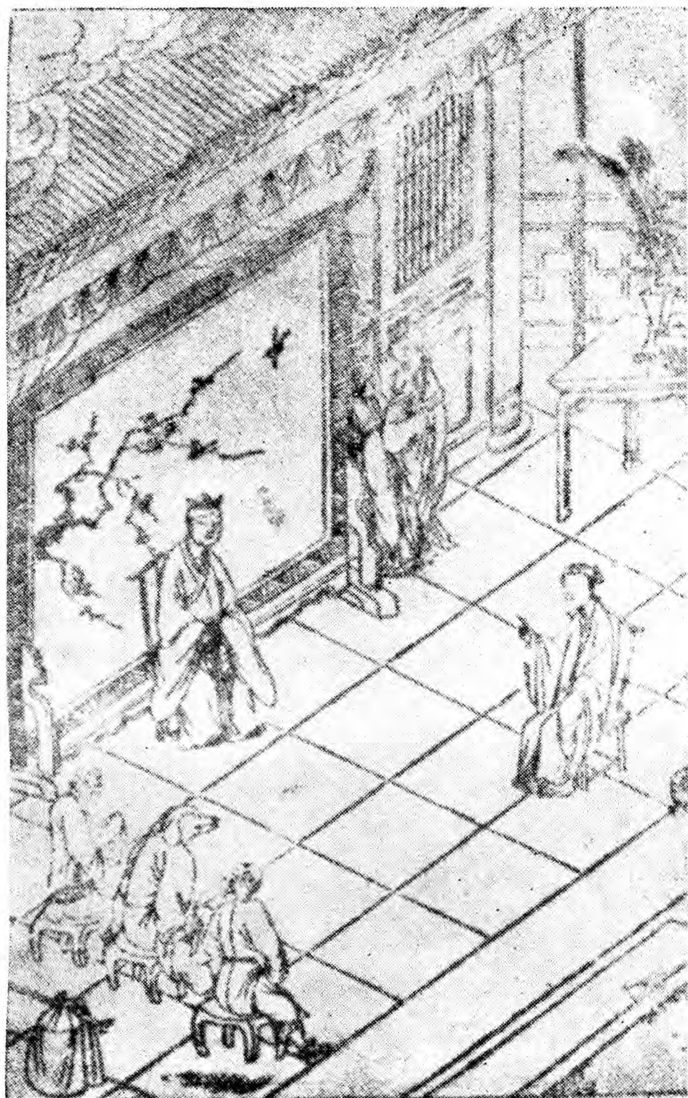
——从《元曲选》（西谛藏）

高文秀是很早熟的天才。《录鬼簿》云："文秀东丰人，府学，早卒。"然他虽早卒，所著的剧本，却已有三十四种之多。如果他安享天年，则其成就，恐要较关汉卿为尤伟。文秀所作，题材的范围也甚广，而写得尤多者，则为关于黑旋风李逵的剧本。自《黑旋风斗鸡会》、《黑旋风双献功》以下，共有八本之多。今存者惟《黑旋风双献功》一本。此外尚存二本，一为《须贾谇范雎》（以上均见《元曲选》），一为《好酒赵元遇上皇》（见《元刊古今杂剧》）。又有《周瑜谒鲁肃》一种，今存一折，见于我编的《元明杂剧辑逸》中。《黑旋风双献功》叙郓城县人孙荣，娶妻郭念儿。念儿与白衙内有些不伶俐的勾当。荣不知。一日，荣夫妇要到泰山神州还神愿。他到梁山泊请了李逵下山为护臂。他们落在一家店中。念儿与白衙内约好，捉个空儿，二人便偕逃而去。荣 去一个大衙门告状。不料坐衙的，却正是白衙内。遂将他下在死牢中。李逵送饭给他。牢子也吃。不知这饭中已下了蒙汗药在内，牢子吃了，倒地不醒。李逵遂将一牢人都放了。第二天，逵又假扮为一个侍候人，进了白衙内家中，杀了衙内与念儿，提了那两颗人头上山献功。这里的李逵，与《水浒传》上的颇不相同。《水浒传》中的李逵，是一味勇猛的，这儿的山儿，却是很谨慎而且多智计的。《须贾谇范雎》叙的是：须贾在魏齐面前，诬罔范叔，叔因此被打几死。他逃到秦，改名张禄，做了秦相。须贾恰奉使至秦。叔穿了敝衣去见他。贾赠他以绨袍。叔见其尚有故人之情，遂折辱了他一番，命他传语魏王，速送魏齐头来。这剧写叔屈辱及得意的情形，都很好。《好酒赵元遇上皇》叙赵元因好酒而受了好多苦辛，终于在酒店中遇见上皇，拜为兄弟，做了南京府尹。文秀的诸剧，大抵文字都是素朴之至，连一个典雅绮丽的字眼都不用，然自有一种浑厚之气。在国语文学中，乃是白描的上乘的作品。

七

马致远号东篱，大都人，任江浙行省务官。《太和正音谱》列致远于第一人，颂赞备至："马东篱之词，如朝阳鸣凤。其词典雅清丽，可与灵光、景福相颉颃。有振鬣长鸣，万马皆喑之意。又若神凤飞鸣于九霄，岂可与凡马共语哉。宜列群英之上。"致远作剧凡十四本，大半为文人学士不得志者写照，小半则为写山林归隐，神仙度人的作品，大抵都是与他自己的情绪思想有关系的。写其他题材的作品如《汉宫秋》等，不过二三本而已。我们如将致远的散曲，与他的剧本对读一下，便可知他的剧本，并不是无所谓而写作的。关汉卿的剧本中，看不出一毫作者的影子。致远的剧本中，却到处都有个他自己在着。尽管依照着当时剧场的习惯，结局是个大团圆，然而写着不得志时的情景，他却格外的着力。像《江州司马青衫泪》和《半夜雷轰荐福碑》（皆有《元曲选本》)，都是如此的写法。连写神仙度世，山林归隐的剧本，像《吕洞宾三醉岳阳楼》、《太华山陈抟高卧》、《马丹阳三度任风子》等等，似乎都是不得意的聊且以遗世孤高为快意的写法。我们试读致远有名的《双调夜行船》（《愁思》）一曲：

百岁光阴一梦蝶，重回首往事堪嗟。今日春来，明朝花谢，急罚盏夜阑灯灭。〔乔木查〕想秦宫汉阙，都做了衰草牛羊野，不恁么渔樵没话说！纵荒坟横断碑，不辨龙蛇。〔庆宣和〕投至狐踪与兔穴，多少豪杰！鼎足虽坚半腰里折。魏耶？晋耶？……蛩吟罢一觉才宁贴，鸡鸣时万事无休歇。何年是彻！看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闹穰穰蝇争血。裴公绿野堂，陶令白莲社，爱秋来时那些：和露摘黄



《西游记》的一幕



竹 坞 听 琴

此剧为石子章作，写得很娇艳，故事也很曲折。

——从明刻本《柳枝集》

花，带霜分紫蟹，煮酒烧红叶，想人生有限杯，浑几个重阳节。人问我，顽童记者：便北海探吾来，道东篱醉了也。

再看《吕洞宾三醉岳阳楼》中的一支《贺新郎》曲：

> 你看那龙争虎斗旧江山，我笑那曹操奸雄，我哭呵，哀哉霸王好汉！为兴亡，笑罢还悲叹，不觉的斜阳又晚。想咱这百年人，则在这捻指中间。空听得楼前茶客闹，争似江上野鸥闲。百年人光景皆虚幻。我觑你一株金线柳，犹兀自闲凭着十二玉阑干。

恰恰是个很好的对照。《太华山陈抟高卧》诸作，也都充满了这种很浅显的人人都懂得的因悲观而玩世的思想。为了致远是那样的一位作家，正足以代表当时一大部分的士大夫不得志的情思，也正足以代表古今来不少抱着这同样情思的文人学士。所以文人学士们，对于东篱的这些十分的投合他们胃口的作品，都是异常的颂赞称许。涵虚子之独以东篱为词人之首，而不大看得起关汉卿，也便是这个缘故。总之，东篱的作品，大都是投合士大夫的，而汉卿的作品，则大都是投合于一般民众的。不过像《任风子》、《岳阳楼》一类的东西，在民间却也有相当的势力。在东篱的作品中，最有名者，为《破幽梦孤雁汉宫秋》一本（有《元曲选》本）。叙的是：汉元帝命毛延寿遍行天下，刷选宫女。延寿得一位美人王嫱，字昭君的，生得光彩射人，十分艳丽。但他家不肯出钱买嘱延寿。他遂将美人图点上些破绽。元帝因此不曾留意到她。一夜，她幽闷的在弹着琵琶，为元帝所闻，遂得相见，大为宠幸。一面他便要斩延寿之首。延寿逃入匈奴，献上昭君图形。单于指名要昭君和番，否则兴兵入塞。元帝大惊，只得送昭

君出塞。昭君到了黑龙江，遂投江而死。单于惊悼。因祸起毛延寿，遂将他送回汉廷治罪。全剧的顶点则在：昭君去后，元帝思念着她的已往情意，正在烦恼不寐，却又遇着孤雁一声声的在云间鸣叫着，一发感得情绪凄楚不堪。“早是我神思不宁，又添个冤家缠定。他叫得慢一会儿，紧一声儿，和尽寒更，不争你打盘旋，这搭里同声相应。可不差讹了四时节令！”这一折的情景，是布置得异常的凄隽的。息机子《杂剧选》中又载他的《孟浩然踏雪寻梅》一本，但那是明周宪王之作，并非他所写的。

八

郑廷玉，彰德人，生平事迹不可考。所作剧本凡二十四种。今存者凡五种：《楚昭公疏者下船》、《包待制智勘后庭花》、《布袋和尚忍字记》、《看钱奴买冤家债主》及《崔府君断冤家债主》（皆有《元曲选》本）。廷玉文字，也甚素质，但也并不鄙野。正是所谓雅士与俗人皆能欣赏的著作。《楚昭公疏者下船》叙伍员兴兵入楚，楚昭公逃难过江。因风大船小，他的妻与子皆自投于江。后赖申包胥之力，求得秦兵，楚国得以复兴。他的妻子也为龙王所救，并未死。《布袋和尚忍字记》乃是一本与马致远的《三度任风子》题材结构都很相同的“仙人度世”剧。《看钱奴买冤家债主》叙贾仁得了周家的财，安享二十年后，乃复为周荣收回的“因果剧”。《崔府君断冤家债主》也是如此的一剧。张善友的二子，一善积财，一甚浪用。原来其一为负他的债者所投生的，其他则为他欠其人之债者所投生的。经了他友人崔子玉的说明，善友才恍然而悟。这里的崔子玉大约便是小说与传说中的崔府君，也即在冥府为唐太宗处分诉状的崔判官。《包龙图智勘后庭花》乃是同时代许多包公的公案剧中的一本。这一类的公案

剧，在结构上往往是陈陈相因，题材也不外乎家庭惨变，因奸杀人一类的事。

尚仲贤，真定人，江浙行省务官。所作剧本凡十种，十二本。今存者凡四本：《洞庭湖柳毅传书》、《汉高祖濯足气英布》各一本，及《尉迟恭三夺槊》二本。此外《越娘背灯》、《归去来兮》及《王魁负桂英》三剧，有残文见于我编的《元明杂剧辑逸》中。《尉迟恭三夺槊》有《元曲选》本（其名略异，作《尉迟恭单鞭夺槊》），有元刊《古今杂剧》本。二本内容完全不同。或者二者乃是前后本，都是尚仲贤所著的吧。这是比较容易解释的一个假定。《元曲选》中的《尉迟恭单鞭夺槊》，叙的是：尉迟恭投唐之后，因曾打了三将军元吉一鞭，生怕他记恨。果然，元吉乘李世民回京之隙，却将恭下在死牢，只要死的，不要活的。徐茂公大惊。追了世民回营。元吉说是尉迟恭逃走，故被他捉回。但世民命他们当场试演的结果，元吉却三次为恭所捉。他才不敢多说。李世民去偷看洛阳城，为单雄信所追迫，无人解救。尉迟恭奋不顾身的，以单鞭夺了雄信的槊，救了世民回来。后来世民在榆科园与雄信战大败，又是恭率兵杀得雄信反胜为败，鼠窜而去。元刊《古今杂剧》本的《尉迟恭三夺槊》，叙的却是：元吉、建成兄弟，屡欲篡位，怕的是秦王跟前有尉迟恭，无人可敌。便使了一计，于高祖前谗害恭。高祖大怒，捉下恭来。赖刘文靖苦苦的劝住了，只削职放他归去。后来他与元吉在御园中比武，他赤手空拳的与元吉争斗。元吉虽持着武器，却哪里是他的对手。不久，便丧败于他的手中。高祖也不罪他。这两本不同的尉迟恭，恰恰是前后不同时的故事，很有是前本、后本的可能。《汉高祖濯足气英布》，叙楚、汉相持之际，汉高招降了英布。始是濯足不理他，继则亲自献上牌剑，亲自为他推车。布惊喜过度，遂为汉高祖出力攻项羽，大胜而归。汉皇封他为九江王。

《洞庭湖柳毅传书》，叙柳毅下第而归，在泾河岸上，遇见龙女，托他带信到洞庭。其后洞庭君德之，乃以龙女归他为妻。仲贤善于写英雄，他所写的尉迟恭及英布，都是虎虎有生气的。

武汉臣，济南府人，未知其生平。所作凡十三种。今存者三种：《散家财天赐老生儿》、《李素兰风月玉壶春》、《包待制智勘生金阁》。又有《三战吕布》一剧，有残文存于《元明杂剧辑逸》中。汉臣的《散家财天赐老生儿》一剧，曾有过英文译本。这剧的结构颇好。元剧中像《老生儿》那末饶有迷离惝恍之致的，却不多。刘从善无子，招张郎为婿。其婢小梅有孕，张郎意欲害她。其妻乃与他同设一计，假说小梅逃走。从善十分悲哀，遂分散家财给乞丐。清明时，张郎去上坟，却只上张家坟，不上刘家坟。于是从善凄然，劝说其妻，以侄为子。到了从善寿辰，张郎来拜寿，从善却不许他们入门。其女引张乃引了小梅和小梅所生之子同来。原来，小梅向是引张供给着的。这事连她丈夫张郎也不知道。于是从善无子而有子，心中大喜，将家财分为三份。《李素兰风月玉壶春》，叙李斌与妓女李素兰，情好甚笃。斌因金尽，为鸨母所逐。李素兰誓志不从他人。后斌得官，二人乃团圆终老。这个恋爱喜剧的题材，乃元剧中所习见的，惟结构甚佳。《包待制智勘生金阁》，虽也是公案剧中的恶霸恃强，鬼魂索命的陈套，却仍以巧妙的结构见长。汉臣对于结构的特长，乃在能于最后最紧张之时，而将全局的迷离惝恍的结子，都一齐解开了。但在未解开之前，我们仍不能预知其将如何的解法。像《老生儿》的最后的见子；像《玉壶春》的李素兰，原来姓张不姓李；像《生金阁》的包拯，请了庞衙内宴会，而突然捉了他，都是使用这个特殊的布局的结果。

康进之也与高文秀一样，善于写黑旋风的故事，他的两本杂剧，《梁山泊黑旋风负荆》与《黑旋风老收心》，全都是写李逵

的。今存《黑旋风负荆》一本（见《元曲选》）。进之，棣州人，一云姓陈。他的《黑旋风负荆》，实较高文秀所作的《双献功》为高。文秀写黑旋风，其性格尚未很分明，进之所写的黑旋风，则已活泼泼的将这位黑爷爷面目全般揭出。却说，有一天，李逵下山喝酒，知道了王林的女儿满堂娇为强人宋刚、鲁智恩抢去。这二人原是冒着宋江、鲁智深之名去的。逵还以为此事真的是他们二人干的，便气愤愤的要向二人问罪。一见面，不分青红皂白，使斧便斫，状如发疯。亏得为旁人所阻。宋江闻悉原委，乃允以首级为赌，同到山下王林店中质证。质证的结果，原来抢满堂娇去的，并不是他们二人，虽然姓名似乎相同。李逵心中大为惊惶，乃慢腾腾上山而去。他向宋江负荆请罪。但宋江不理，只要他的首级。他不得已取剑来要自刎。正在这时，王林赶来报信，说：宋刚、鲁智恩二贼已为他灌醉在家。江乃命逵与鲁智深一同下山，捉了二贼上山杀了。此剧结构的紧密，曲白的迫切而隽美，描写的细腻深刻，实为元剧中最上乘的作品。几乎无一语是虚下的，无一处是不紧张的。他将鲁莽而忠义的黑旋风的性格，整个刻画在纸上，其力量几乎要直透纸背。第三折更是特别的好。其初逵非常的自信，直视宋、鲁二人如狗羊，和他们一同下山去质证时，只恐他们乘隙脱逃，或前之，或后之，有如解差的监视囚犯。但后来，证实了宋、鲁二人并不是真实的强人时，他的盛气却不知不觉的消失无存了。先是愤愤的似欲迁怒于王林，继则懊丧叹气，有如一只斗败了的公鸡。下山时是趾高气扬，大跨步而来；如今上山时，却低头视地，一步挨一步的，慢腾腾而去。像那样的情景，读了真要令人叫绝。

李文蔚也写有一本《水浒》的剧本：《同乐院燕青博鱼》（《录鬼簿》作《报冤台燕青博鱼》）。写的却不是李逵，而是燕青。像小乙那样勇敢伶俐的人物，本来是不容易写得好的。所以

文蔚此剧，所写的未见得会如何的高超。文蔚，真定人，江州路瑞昌县尹。所作剧凡十二本，今惟《燕青博鱼》一剧存。《博鱼》的题材，与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颇同，左右不过是荡妇私通衙内，豪杰为友复仇而已。但文蔚所写的燕青，却不甚像《水浒传》上的小乙。他眼瞎求乞，博鱼过日，都只是小无赖的勾当。

杨显之与关汉卿为友，也写着《黑旋风乔断案》一剧，但今已不存。存者为《临江驿潇湘夜雨》及《郑孔目风雪酷寒亭》二剧（均见《元曲选》）。《录鬼簿》云："显之，大都人，与汉卿莫逆交。凡有珠玉，与公较之。"《酷寒亭》的题材，颇似《双献功》与《燕青博鱼》，惟情节较为曲折凄楚耳。郑孔目救了杀人犯宋彬，赠银而别。后来他娶了萧娥为妻。娥乘他上京，与高成成奸，且虐待他前妻之子，逐他们出去。郑孔目归时，遂杀了萧娥。他到府自首，府尹判他刺配沙门岛。解差恰是高成。他们到了酷寒亭，风雪交加。两个孩子要去叫化残羹剩饭给他吃。其情景至为悲楚。他们遇见了宋彬。这时彬已为山大王。遂带领了喽罗，杀死了高成。《临江驿潇湘夜雨》也是一个悲喜剧，大似明人平话《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见《今古奇观》），其结局也很相类。张天觉有女翠鸾，因船覆，中途失散。她为崔老所救，后乃与他侄儿崔甸士结婚。甸士上京应试得官，却别娶了试官之女，一同上任。翠鸾前去寻访，甸士却将她当作逃奴，命人押她到沙门岛去。她父亲天觉，这时已为天下提刑廉访使。在临江驿暮雨潇潇之中，与翠鸾相遇。翠鸾诉知前事，天觉大怒。翠鸾亲自率了父亲的侍从，去捉甸士及他的新夫人来，要杀坏他们。崔老苦苦哀告，她始复认他为夫。却迫他将新夫人休了，改作梅香。

李寿卿与郑廷玉同时，太原人，将仕郎，除县丞。所作剧本凡十种。今存《说专诸伍员吹箫》与《月明和尚度柳翠》二本。

《度柳翠》与马致远的《三度任风子》及同人的《三醉岳阳楼》，其题材与结构，皆甚相同。不过月明和尚所度者却是一个妓女而已。此种仙佛度世剧，千篇一律，总是不会写得很好的。《伍员吹箫》叙伍员的父伍奢，为费无忌所谗杀。员逃奔郑国。楚使养由基追他。基射他三箭，皆系咬去箭头的。因此，他得以脱命至郑。但在郑立身不住，又南奔于吴。遇浣纱女，给他饭吃。他深恐女泄出消息。但此女却抱石自投于江以自明。又至江边唤渡，渔父渡了他过去，也自刎而亡，以免他见疑。员到吴，不遇。流落市间，吹箫乞食。遇侠士专诸，拜为兄弟。十八年后，员借得吴师，一战胜楚。专诸捉了费无忌来。员又欲伐郑。但郑子产却访得渔父之子来说他。他方允不去伐郑。又赡养了浣纱女之母，以报前德。子胥的故事，是民间所最流行的。但元剧中却仅有寿卿此剧存。我们如将他与敦煌发见的变文《列国志》残文相对勘，颇可见出伍子胥故事的最早形式是如何的式样。

纪君祥，大都人，与李寿卿、郑廷玉同时。所作剧凡六本。今存《赵氏孤儿大报仇》一本（见《元曲选》)。《赵氏孤儿》颇流行于欧洲，曾有德文及法文译本。此剧事实，本极动人，君祥写得也很生动。却说晋国屠岸贾杀了赵家三百口，只有赵朔的妻，是晋国公主，不曾受害。她生了一子。屠岸贾知道此信，即命军士把守宫门，不让婴孩走脱。但程婴却进宫救出婴孩来。把门的下将军韩厥放出他们后，便自刎而死。岸贾知道此耗，大索全国，命将国内一月以上，半岁以下的婴孩，都要送来杀了。婴知事急，便去与公孙杵臼商议，将他自己的孩子诈为赵儿，且自去出首，说杵臼藏着赵儿。岸贾在杵臼家中，果然搜出一个婴孩，连杵臼一并杀了。因此他甚宠任程婴，并将婴子过继为己子。二十年后，赵氏孤儿已经长成。他名程勃，又名屠成。一日，程婴故遗画卷于地，由勃拾得。然后婴才说明前事。程勃大

怒，便奏知晋王，捉着岸贾杀了。这样的血仇的报复，在中国保存得很久。“父仇不共戴天”的一语，至今还有人信奉着。而《赵氏孤儿》一剧，却充分的足以描写出这种可怖的报仇举动。岸贾之欲全灭赵族，与孤儿的大报仇，全都是为了这个传统的道德之故。

石君宝，平阳人，其生平未知。作剧凡十本。今存者为《鲁大夫秋胡戏妻》及《李亚仙诗酒曲江池》二本（均有《元曲选》本)。《曲江池》的故事，本于唐白行简的《汧国夫人传》。当然，君宝此剧，不会及得上明人的传奇《绣襦记》的。但他的叙写，也自有其胜处。洛阳府尹郑公弼有子元和，上京赴选。他在曲江池与妓女李亚仙相遇，顾盼不已，三坠其鞭。遂与亚仙同至她家。一住两年，金尽，被鸨母所逐，穷无所归，与人唱挽歌度日。府尹知道此事，亲自上京来寻他，将他打死在杏花园。亚仙跑去唤醒了他，却为虔婆所迫归。但在大雪飞扬之中，亚仙终于寻了元和回来，一同住着。元和奋志读书，一举得第，授为洛阳县令。他不肯认父。经亚仙的苦劝，方始父子和好如初。《秋胡戏妻》叙的是，刘秋胡娶妻罗梅英，刚刚三日，乃为勾军人勾去当兵。一去十年，毫无消息。当地李大户见梅英貌美，欲娶她为妻。梅英不从。这时秋胡已做了中大夫。他告假回家。鲁公又赐他黄金一饼。他微行归家，见一个美妇在采桑，便以饼金去诱她。但为此妇所斥责。秋胡到了家，母亲命他的妻出见，原来便是采桑妇。她抵死不肯认他为夫，只要他一纸休书。后由他母亲的转圜，方才和好如初。李大户正着人来抢亲，秋胡喝左右缚送他到县究治。这与最初的秋胡传说，颇不相类。此剧之将秋胡妻的自杀的结局，改为团圆，当然是要投合喜欢团圆无缺憾的喜剧的观众的胃口的。

元刊《古今杂剧》更有《风月紫云庭》一剧，其情节也颇类

《曲江池》，叙妓女韩楚兰守志不屈，终于得到良好结果。按《录鬼簿》所载石君宝著的剧目中原有此《风月紫云庭》一种。也许此剧便是《录鬼簿》所云的一种。但同书戴善甫名下，却也著录有《风月紫云庭》一本。不知此本究竟谁作。

吴昌龄，西京人，生平未详。所著杂剧凡十一种。今存《唐三藏西天取经》、《张天师断风花雪月》及《花间四友东坡梦》三种。《西天取经》为现存元剧中最长的一部。《西厢记》的五剧，已是元剧中极长的了，但《西天取经》却有六本，二十四折，较《西厢》还多出一本。《西天取经》的六本，各有题目正名，每本都是可以独立的。第一本叙陈光蕊被难，夫人殷氏为贼刘洪所占。洪冒了光蕊之名，赴洪州知府之任。殷氏原已有孕，儿子生出后，又被洪弃入江中。金山寺长老收养着他，剃度为僧，法名玄奘。十八年后，遂捉了刘洪，报了父仇。但其父并未死，乃为龙王所救得。正在他们的团圆欢聚之际，观音却来唤玄奘到长安祈雨救民，且到西天求经。第二本叙玄奘被封为三藏法师，奉诏往西天求经。观音奏过玉帝，差十方保官保唐僧沿途无事。第三本叙花果山有孙行者的，摄了金鼎国公主为妻，又偷了西王母的仙衣仙桃。因此，观音降伏了他，将他压于花果山下。唐僧经过花果山，救出行者，收他为徒，取名悟空。观音将铁戒箍安于他头上。师徒经过流沙河，遇见沙僧，也收伏他为徒。中途，行者救了刘太公之女，杀了银额将军。却为红孩儿所算，乘机摄了唐僧去。行者藉了佛力，终于救回师父。第四本叙猪八戒自称黑风大王，骗了裴海棠禁在山洞中。行者师徒经过此山，救了海棠，但唐僧又为八戒乘隙摄去。行者请了灌口二郎来，方才救出唐僧，降了八戒，同上西天。第五本叙唐僧经过女人国，火焰山，历遭魔劫。终于得观音卫护，平安过去。第六本叙师徒们到了天竺，取经回东土。行者、沙僧、八戒却在天竺圆寂了。佛命另差

成基等四人送他回长安。他遵嘱闭了眼，果然即刻已至。这时，离去时已在十七年后了。玄奘回后。开坛阐教，功德甚多。最后，佛命飞仙引他入灵山会正果朝元。此剧气象甚为伟大，惟事迹过多，描写未免粗率，远没有《西厢》那末细腻婉曲。这也许是为题材所拘，不能自由描写之故。《张天师》，叙张天师判决了魔人的桂花仙子事；《东坡梦》，叙佛印藉神通命柳、梅、竹、桃四友，在梦中与东坡相会，终于折服了东坡，剃度了白牡丹。这二剧带着很浓厚的仙佛传道的色彩，这种题材在元剧中是并不罕见的。

戴善甫，真定人，江浙行省务官。所作剧凡五种。于上述《风月紫云庭》外，尚有《陶学士醉写风光好》一本，存于《元曲选》中，《诗酒玩江楼》一剧，存残文二折，见于《元明杂剧辑逸》中。《风光好》叙的是：宋太祖差陶谷至南唐，欲说降李主。李主托疾不朝，由韩熙载担任招待。谷威仪凛然。熙载设计，命妓女秦弱兰，冒作驿吏寡妇，乘机挑他。他果为所惑，咏一首《风光好》给她。第二天，南唐相梁齐丘请他宴会，席次命弱兰出唱《风光好》。谷自知失仪。不能毕其使命，便投奔杭州钱俶处。却与弱兰约好，要来娶她。曹彬下江南时，弱兰也逃到杭州去。钱王在湖山堂上设宴，要试弱兰的心。他使弱兰自在人丛中寻谷。寻到后，他故意不承。弱兰欲碰阶自杀。钱王连忙阻止了她，使他们团圆。

王仲文，大都人，其生平未知。作剧凡十本。今存《救孝子贤母不认尸》一本。《救孝子》乃是一本“公案剧”，但公正聪明的官府，却是王脩然，而不是习见的包拯。李好古，保定人，或云西平人，作剧三本。今存《沙门岛张生煮海》一本。宋末元初有两李好古，皆著《碎锦词》，恐非即此作剧的李好古。此李好古的生年或当较后。《张生煮海》的曲文殊佳。叙的是天上的金

童玉女因思凡而被罚下生世间。男为张羽，女为龙女。张生寄住石佛寺。一夕，弹琴自遣。龙女出海潜听，大为所动，遂与他约为夫妻，并嘱他在八月十五日相见。惟张生等不到八月十五日便去寻她。但人海间隔，任怎样也见不到她。途遇毛女，她却送他三件法宝用以降伏龙王，不怕他不送出女儿来给他。张生到了沙门岛，取出法宝来用，乃是一银锅，一铁勺子，一金鼎。张生支了行灶，将海水勺入锅中烧着，海水即便沸滚。龙王大惊。他问明了原委之后，便以女琼莲给他为妻。不久，东华大仙到了海中，说明二人的本相，仍领了他们回天去。结构原也平常，然在文辞上，作者却颇得到了成功，具着元剧所特有的美畅而浅显的作风。

张寿卿的《谢金莲诗酒红梨花》（有《元曲选》本），也是一部恋爱喜剧，在结构上，却远胜于《张生煮海》。寿卿，东平人，浙江省掾吏。《红梨花》的题材，明人曾有两部传奇取之，除了描写的较为绮腻之外，其布局似尚不及寿卿的此剧。寿卿此剧，其巧妙之点，乃在故意将剧情弄得很迷离，明明是个有血有肉的少女，却故意说她是鬼，以至热恋着的赵汝州不得不急急的逃去。及至最后团圆的一霎，见了她还连呼："有鬼！有鬼！"其结构的高超，很可与武汉臣诸剧并美。

岳伯川，济南府人，或云镇江人。作剧二本，今存《吕洞宾度铁拐李》一本。《铁拐李》原是一本题材很陈腐的"神仙度世剧"，惟此剧较为新奇之点乃在：岳寿死后，却借了李屠的尸身还魂，因此，连他也迷乱不知所措。最后，乃由吕洞宾度他登仙，以解决一切的纠纷。伯川写岳寿初醒时的迷乱，念家时的情绪恳切，发见身体已非本来面目时的惊惶，都写得很好。

石子章，大都人。作剧二本，今存《秦修然竹坞听琴》一本。这也是一部恋爱剧，但超出于一般恋爱剧的常例之外，秦修

然所恋者却是一位少年的女尼（这女尼幼年时本与他订婚）。其题材与明代高濂的《玉簪记》完全相同。但在 描写上却远及不上《玉簪记》。其中梁州尹故意的传布着郑道姑是鬼的巧计，又与张寿卿的《红梨花》相仿佛。

王伯成，涿州人，作剧三本，今存《李太白贬夜郎》一本（见元刊《古今杂剧》）。他将关于李白的种种传说都引进剧中。始于贵妃磨墨，力士脱靴，终于水中捞月，龙王水卒迎接他。作者始终将李太白写成了沉醉不醒的酒徒，口口声声离不了酒字醉字。但在沉酣遗俗之中，也未尝没有愤世之念在："〔太平令〕大唐家朝治里龙蛇不辨，禁帏中共猪狗同眠，河洛间途俗皆现，日月下清浑不变，把谪仙盛贬一年半年，浪淘尽尘埃满面。"伯成所极力描写的似便是那样的一位有托而逃，"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李太白。在这一点，他写得是很成功的。

孟汉卿，亳州人，作剧一本：《张鼎智勘魔合罗》，今存。孙仲章（或云姓李），大都人，作剧三本。今存《河南府张鼎勘头巾》一本。（以上二剧皆见《元曲选》）他们所作的这两本都是"公案剧"，且都是以张鼎为主人翁的。《魔合罗》叙李德昌妻被诬杀夫，为张鼎勘得真情，出了她的罪。《勘头巾》叙王小二被诬杀了刘员外，也为张鼎发见其真情，知道杀人者乃系刘妻的情人王知观而非小二。这二本"公案剧"，其结构颇与一般的"公案剧"不同。一般的公案剧，主人翁总是"开封府尹"一类的负责大吏，不是包拯，便是钱可道，或王翛然。在这里，判案的却是一位小小的孔目张鼎。在元代，孔目原是可以左右官府的。也许这张鼎实有其人，其聪明的判案的故事曾盛传于当时的。

李行道（一作行甫），绛州人，他的《包待制智赚灰阑记》（见《元曲选》）也是一部公案剧，也以包拯为主人翁。《灰阑记》叙的是：张海棠嫁了马员外，生有一子。马员外死后，他的大妇



张生与莺莺相别

这是《西厢记》里最凄楚动人的一幕。

——从明刊本《西厢记》(黄应光镌)



龙虎风云会

——从顾曲斋刊本《古杂剧》(黄鸣岐镌)

与海棠争产争子，诬告着她。她被屈打成招，解送到开封府治罪。府尹包待制，巧设一计，在地上用石灰画了一阑，命二妇拽孩子出阑外，拽得出的，便是真母。海棠不忍伤害她儿子，两次拽不出。包待制知道她必为这孩子的真母，遂申雪了她。这故事与《旧约圣经》中，苏罗门王判断二妇争孩的故事十分相类。也许此剧的题材原是受有外来故事的影响的吧。

孔文卿，平阳人，作剧一本：《秦太师东窗事犯》，今存（见元刊《古今杂剧》）。但第二期的作家金仁杰也有《秦太师东窗事犯》一剧。《古今杂剧》不著作者姓名，不知此剧究竟谁作。《东窗事犯》叙的是：岳飞连破金兵，声势极盛。秦桧却以十三道金牌招他入京，下飞于大理寺狱问罪。桧与妻在东窗下商议，以“莫须有”三字，杀害了他和岳云、张宪。地藏神化为呆行者，在灵隐寺中泄漏了“秦太师东窗事犯”。何立奉命去拘捉呆行者，谁想人已不见。遂追往东南第一山去，实际上却入了地狱，见秦桧戴枷受罪。何立回去一说，唬得桧妻王氏腮边流泪。这时桧已病甚。不外遂被拘入地狱，受诸般苦刑，而岳飞等则升天为神。明代传奇中，也有《东窗记》一本，也便是敷演此事的。

狄君厚也是平阳人，著《晋文公火烧介子推》一剧（见《古今杂剧》）。叙的是：晋献公宠爱骊姬，囚公子申生。介子推谏之不听。后申生被杀，子推随了重耳出奔。重耳归国即位，赏了从亡诸臣，独忘了子推。子推作了一篇《龙蛇歌》悬于宫门，然后偕母亡入深山。重耳入山求子推不得，便放火烧山，以为他见火必出。不料子推竟抱树烧死不出。这故事本来是很悲惨的。君厚在第四折中借着樵夫之口，痛责晋文公一顿。

以上作剧者皆为汉人，独李直夫则为女真人。直夫本名蒲察李五，德兴府住。所作剧凡十二本，今存《武元皇帝虎头牌》一本（见《元曲选》，但剧名作《便宜行事虎头牌》）。叙的是：王

山寿马升任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以金牌千户的印子交给他叔叔银住马。银住马好酒。一日，酒醉，被贼打破山夹口，掳去人口马匹。但他连忙追去夺回。元帅闻知此事，招他来，判斩。家族、部下环恳以情，元帅俱不从。后知银住马曾夺回人马，便赦死杖百。第二天，元帅担酒牵羊，与叔叔煖痛。银住马其初闭门不纳。后经恳说，乃始纳他入门。山寿马说明，昨日打他的不是侄儿，乃是“虎头牌”。银住马遂与他和好如初。此剧叙的都是金代之事，也许其著作的年代乃在元代灭金之前。

在第一期的剧作家中，不仅士大夫争写着剧本，即娼夫也都会写。像张国宾诸人，且都写得不下于士大夫。《太和正音谱》颇看不起他们，在最后别立一名曰：“娼夫不入群英”，并引赵子昂的话道：“娼夫之词，名曰绿巾词。其词虽有切者，亦不可以乐府称也。”这样的“娼夫作家”凡四人，一、赵明镜，二、张酷贫，即张国宾，三、红字李二，四、花李郎。马致远、李时中曾与花李郎、红字李二合作《开坛阐教黄粱梦》（见《元曲选》）一剧，亦为“神仙度世剧””之一，与《任风子》、《岳阳楼》等没有什么特异的地方。时中，大都人，中书省掾，除工部主事。红字李二，京兆人，教坊刘要和婿。花李郎亦为刘要和婿。《黄粱梦》第一折为致远作，第二折为时中作，第三折为花李郎作，第四折为红字李二作。赵明镜之作今不存。张国宾则作剧凡四种，今存者三本，即《相国寺公孙合汗衫》、《薛仁贵荣归故里》及《罗李郎大闹相国寺》。国宾（宾一作宝），大都人，“即喜时营教场勾管”。《合汗衫》叙张孝友救了陈虎，虎反将他推入水中，而娶了他妻李玉娥。十八年后，孝友所生之子张豹做了官，方才报得前仇。《罗李郎》叙罗李郎收留了苏汤哥及孟定奴，将他们配为夫妇。汤哥为侯兴所害，陷入官狱，兴却谎报汤哥已死。李郎一气而病。侯兴乘机拐了定奴而逃。后来汤哥、定奴俱

遇见自己做了官的父亲，侯兴也被捉定罪。他们是团圆着了，却撇下一位孤零零的罗李郎，暗自悲伤。这一剧略带有悲剧的意味。《薛仁贵》叙仁贵往绛州投军，随张士贵征高丽，打葛苏文，得了五十四件大功，定了辽国。但其功劳俱为士贵所冒。他与士贵争辩。二人比箭之后，方以功尽归仁贵。这一夜，他梦见自己回家，为士贵所捉，要杀坏他，一惊而醒。便恳求徐茂公放他回家省亲。茂公许之，且妻之以女。“壮士十年归”，父母之喜可知！合家正在团圆欢宴之际，茂公又奉了圣诏，给他们加官进爵。薛仁贵的故事，在小说剧本中流传得很广。今所知的，当以此剧为最早。明人的传奇《跨海征东白袍记》以及小说《说唐征东传》等，皆出于此剧。

九

第一期的杂剧作家，有剧本流传于今者，已尽于此。这一期的年代甚长，故作家最多，其作品流传于今者也最多。但到了第二期，一面固然是年代较短，一面剧作家似也远不如第一期内诸作家的努力。以一人之力而写作六十本三十本以上的剧本的事，已成了过去的一梦。写作最多的郑光祖，只写了十九剧，乔吉甫也只写了十一剧，其他更可知。

第二期的作家当以杨梓、宫天挺、郑光祖、乔吉甫为主要者，而郑光祖尤为著名。或合之前期的关、马、白三人而称之为“关、马、郑、白”四大家。尚有金仁杰、范康、曾瑞等也很有声誉。

杨梓，海盐人。至元三十年，元师征爪哇，梓以招谕爪哇等处宣慰司官，以五百余人，先往招谕之。大军继进。爪哇降。梓后为安抚大帅，官至嘉议大夫，杭州路总管。致仕卒，谥康惠。

所作有《忠义士豫让吞炭》、《霍光鬼谏》、《敬德不伏老》三剧。这三剧今皆有传本。《豫让吞炭》叙智伯灭了范氏、中行氏，又欲并吞韩、赵、魏三家。但反为三家所乘，灭了他，共分其地。智伯臣豫让欲为智伯复仇，二次行刺赵襄子。最后一次，漆身吞炭，以毁其形。但终为襄子所觉，被擒而死。《霍光鬼谏》叙霍光赤心为汉，扶立昌邑王为君。但昌邑王即位未及一月，已造下罪一千一百一十七桩。光遂废了他，改立昭帝为君。昭帝宠任霍山、霍禹，光不以为然。谏之不听，遂一病而死。死后，知山、禹欲谋逆，遂先期到宫中通知了昭帝，叫他为备。这样为国忘家，大义灭亲的举动，便是“鬼”也很动人的。光的鬼魂入宫殿一段，颇似关汉卿的《西蜀梦》。惟所创造的幽怖的情景，则远不如汉卿所创造的那末凄楚。《不伏老》叙尉迟敬德不肯服老，仍欲挂印为征东元帅事。其写“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情境是竭了心力的。

宫天挺字大用，大名开州人。历学官，除钓台山长。卒于常州。所著剧本凡六种，今惟《生死交范张鸡黍》一本存（见《元曲选》）。又有《严子陵垂钓七里滩》一本，见《古今杂剧》，未著作者姓氏。未知与《录鬼簿》所著录天挺的《严子陵钓鱼台》是一是二。但其他元代剧作家并无与此相同的题目，则此剧之为天挺作，也当可信。《范张鸡黍》叙范巨卿与张元伯为生死交。巨卿与元伯约定某年月日去访他。果然如期而至。后来，元伯病死。临终遗言，非待巨卿来，灵车不动。巨卿梦见元伯告他已死，果然素衣奔丧而来。灵车始动。太守第五伦深重其义，荐他为官。《垂钓七里滩》叙汉严子陵为光武旧友，光武为帝，子陵不肯屈节，只在七里滩垂钓过活，萧闲自得。剧中竭力夸张隐居之乐，而深鄙逐逐于禄利之后者。天挺为官时，曾受过毁谤。如此写法，或系自己有所深警于中吧。“〔金蕉叶〕七里滩从来是祖

居，十辈儿不知祸福，常绕定滩头景物。我若是不做官，一世儿平生愿足。〔调笑令〕巴到日暮春，天隅见隐隐残霞三百缕。钓的这锦鳞来，满向篮中贮。正是收纶罢钓渔父，那的是江上晚来堪画处，抖搜着绿蓑烟去。”其情调甚似马致远的《陈抟高卧》诸剧。

郑光祖字德辉，平阳襄阳人。以儒补杭州路吏。《录鬼簿》谓：“公之所作，名香天下，声振闺阁。伶伦辈称郑老先生，皆知其为德辉也。惜乎所作贪于俳谐，未免多于斧凿，此又别论焉。”然就今所知者论之，光祖所作，实未见得具有如何的俳谐之处。他所作凡十九种，今存四种：《㑳梅香翰林风月》、《醉思乡王粲登楼》、《迷青琐倩女离魂》（以上见《元曲选》）及《周公辅成王摄政》（见元刊《古今杂剧》）。《周公摄政》叙管、蔡流言，周公戡乱的事。《王粲登楼》叙王粲寄居荆州，郁郁不得志，因登楼远望，浩然长叹。酒醉之后，几欲堕楼自杀。恰在这时，朝命到了，宣他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兼管左丞相。《㑳梅香》与《倩女离魂》则皆为恋爱的喜剧。《㑳梅香》的情节与《西厢记》甚为相类。不过将张生易为白敏中，莺莺易为小蛮，红娘易为樊素而已，而特着重于传消递息的樊素。说起技巧与文辞来，那是离《西厢》不止一箭地而已的。《倩女离魂》一剧，题材比较的新颖。张倩女与王文举指腹为亲。文举上京应举，拜过岳母。张夫人却只命倩女与他以兄妹之礼见。她因此郁郁不乐。她们到折柳亭送文举起行。倩女归后，一病恹恹，卧床不起。她的灵魂追上了文举，一同上京。文举也不知其为出壳的灵魂。他一举状元及第，与倩女之魂同归。这时，已在三年之后。文举见了夫人，请罪不已，为的是带了她女儿同行。但夫人却不信其言，因倩女原是好端端的卧病在床。她到了家，自向内房而去。入房后，便与床上的病者合为一体，病也遂愈。于是大家始知道随文举上

京，乃是离魂出壳的她。夫人遂命重排婚宴。追随同行的一段，颇似《西厢》第四本的《草桥惊梦》的一段。此剧本于唐陈玄祐的《离魂记》，情节几完全相同。光祖似也甚受第一期中诸大家的影响而不能自脱，故其剧本往往在不知不觉之间透露出模拟的痕迹来。但其曲文的美好却确可使他成为一位大家。不过与关汉卿、王实甫相比，则未免有些不称。后人以他为四大家之一，竟抑实甫与武汉臣、康进之诸人于下，而不得预与其列，实未免有些颠倒得可怪。

乔吉甫字梦符，太原人，号笙鹤翁，又号惺惺道人。所著小令，明人李开先曾为刻板流传。或以他与张可久合称为元代的李、杜。他所作的剧本凡十一种，今存者三本：《玉箫女两世姻缘》、《杜牧之诗酒扬州梦》及《李太白匹配金钱记》（皆见《元曲选》）。此三本皆为恋爱的喜剧，写得都很光艳动人，娇媚可喜。题材未必是很新鲜的，布局也很落陈套。惟其新隽的辞藻，却能救她们出于平凡之中。《金钱记》叙韩飞卿三月三日在九龙池畔见到王府尹的女儿柳眉儿，眷恋不已。柳眉儿也深有相顾之意，只碍着旁人，便抛下金钱五十枚给他。飞卿追赶她，直入王府。为府尹所见，将他吊起。亏得其友贺知章前来解救了他。王府尹留他在家，为门馆先生。一日，金钱为府尹所见，知为己物，又将他吊起追究。恰好知章又来救了他。且宣他入朝。飞卿中了状元，遂与柳眉成婚。

〔醉扶归〕兀的不妆点杀锦绣香风榻，风流杀花月小窗纱。且休说共枕同衾觑当咱，若得来说几句儿多情话，则您那娇脸儿咱跟前一时半霎，便死也甘心罢。

像那末的情语，全剧中是很不少的。《扬州梦》叙杜牧之到扬州



王焕与贺怜怜

关于王焕的戏文，乃是中国最早的戏曲之一。

《元曲选》（西谛藏）



《琵琶记》的一幕

——从明金陵唐氏刊本《琵琶记》

（鄞县马氏藏）

见牛僧孺，遇见了少女张好好，甚为留恋。后来牧之回京，僧孺方送好好给他。牧之的贪恋花酒之名，为皇帝所知，几欲因此罚他。赖京兆尹张尚之保奏无事。尚之因劝他此后“早罢了酒病诗魔”。《两世姻缘》叙韦皋与上厅行首玉箫的情好甚笃。他上京应举，约定三年归来。但一去数年，一无音耗。玉箫郁郁成病而死。临危时，自画一像寄皋。十八年后，韦皋已官至镇西大将军。一日，至张延赏处宴会。延赏出其义女玉箫行酒。皋见玉箫貌肖从前的情人，且又同名，乃向延赏求亲。他大怒，拔剑欲杀皋。皋乃率兵围了张府。赖玉箫力劝，始罢围而去。此事奏知皇帝。帝命延赏将玉箫嫁给了皋。延赏见了前世玉箫的肖像，方知两世姻缘之言为非虚诳。

金仁杰字志甫，杭州人。作剧凡七本，今存《萧何月夜追韩信》一本，（见元刊《古今杂剧》）。又《秦太师东窗事犯》一本，今也存在，已见前，不知究竟是他作的还是孔文卿作的。《萧何追韩信》叙韩信穷困时，寄食无所，漂母饭之，又为恶少年所辱，出其胯下。他离了淮阴，投于楚国，不用。投沛公，亦不能重用。于是慨然负剑，不别而去。萧何知信逃去，大惊，乘月夜追上了他，与他同归，力荐于沛公。沛公遂拜他为元帅。终于困楚王于九里山前，成了灭楚兴汉的大功。作者着力于写英雄未遇时的凄凉悲愤的气氛，在这一点上，颇能创造些新鲜的空气来。

范康字子安，杭州人。所著剧凡二本，今存《陈季卿误上竹叶舟》一本。这也是一本“神仙度世剧”，与马致远众人所作的《黄粱梦》、《任风子》等剧极为相同。其文辞也未能有新颖杰出的地方。

曾瑞字瑞卿，大兴人。自北来南，遂家于杭州。不愿仕，自号褐夫。善丹青，能隐语小曲，有《诗酒馀音》行于世。所作剧本，则仅有《王月英元夜留鞋记》一本，今存（见《元曲选》，

《录鬼簿》作《才子佳人误元宵》)。《留鞋记》叙郭华迷恋着胭脂铺中的一位女郎王月英，与她约定元夜在相国寺观音殿相会。不料那夜郭华喝得酒醉，月英推他不醒，便留下绣鞋香帕于他怀中而去。华醒后，懊丧不已，便吞了手帕而死。此事告到包待制衙中。包公访出了绣鞋的来历，捉了月英来。月英在华口拉出手帕来，华便复活。由包公的主张，这一对情人便很快活的成了婚。此事似为当时的一件实事。在明人传奇及皮簧戏中都有叙及此事的。像这样恋爱喜剧，在许多同类的剧中，题材是较为清新的。

秦简夫、萧德祥、朱凯、王晔四人也有剧传于后。钟嗣成自己也写有杂剧七本，然今俱不传。《元曲选》中尚载有李致远、杨景贤二人的剧本。此二人不知生在何时，姑也附于此期之末。又，以作小说传奇著名的罗贯中，他也著有剧本。

秦简夫未知其里居、生平。《录鬼簿》云："见在都下擅名。近岁来杭，回。"则简夫乃系常住于都下者。所作凡五剧，今存《东堂老劝破家子弟》及《宜秋山赵礼让肥》二本（俱见《元曲选》)。《东堂老》叙赵国器因子扬州奴不肖，临危时托他给东堂老照管。十年之后，扬州奴将父产用尽。财尽之后，人人便不再理睬他。他方才觉悟，知道勤俭。东堂老见他已回心转意，便将他父亲所寄托的财产，都还了他。《赵礼让肥》叙赵孝、赵礼在宜秋山下住。赵礼入山遇强人马武要杀害他，他哥哥赵孝与他争死。马武大为感动，赠以银米，自己也去邪归正。光武平定天下后，武已因功封官，遂荐赵氏兄弟入朝为官。

萧德祥，杭州人，以医为业，号复斋。著杂剧五本，今存《杨氏女杀狗劝夫》一本（见《元曲选》)。又有南曲戏文等，今未见。《杀狗劝夫》叙孙荣与弟虫儿不和，屡次欺虐他。但虫儿并不怨怒。其妻杨氏，欲感悟其夫，便杀了一狗，穿上人衣，放在后门。孙荣酒醉归来，还以为是人，大吃一惊。去央几位好友

帮同掩埋时，他们都惧祸不肯。只有虫儿肯。兄弟二人因此和好。但几位酒肉朋友，却去告他杀人。府尹王翛然审问时，杨氏说出原委。掘出尸身来看时，果然是一只狗。这与最早的传奇《杀狗记》题材相同，不知是谁袭用了谁的。在欧洲中世纪的故事书《罗马人的行迹》中也有这样的一则故事：是杀了猪，冒作了人遍求好友掩埋。他们都不去。只有他所认为不大喜欢他的一位，却慨然的肯担任了去。于是真假的友情遂以试出。像这样相同的故事，确有转徙、输入的可能，但也有可能是偶然的相同。

朱凯字士凯，里居未详。所著有《升平乐府》及《隐语》等。杂剧有二本，今存《昊天塔孟良盗骨殖》一本（见《元曲选》）。"孟良盗骨"至今尚为杂剧上所常演的戏文，虽然所演的并非凯的《昊天塔》。其悲壮豪迈的英雄气概，乃是人人所感动的。杨令公死节后，尸首被吊在昊天塔上。杨六郎命孟良去盗回来。良施了一计，果然盗回了骨。追兵围住了五台山，要索六郎。六郎果然寄宿在内。却被削发为僧的杨五郎，赚了来将人寺杀坏了。因此，兄弟们就在寺大建道场追荐其父。

王晔字日华，杭州人，能词章乐府。有与朱士凯题双渐、小卿回答，人多称赏。所著杂剧凡三本，今存《桃花女破法嫁周公》一本（见《元曲选》）。此剧的事实，荒唐无稽，处处表现出极幼稚鄙野的气氛来，文辞也极粗浅。但在民俗学上看来，却是一部绝好的材料。在其间，颇能充分的看出"阴阳八卦"的极端的作用，还有许多结婚时的禁忌，至今尚沿用未改者，彼亦一一为之解释其来源，虽不可信，却都是很可珍贵的参考品。

李致远之名，未见于《录鬼簿》，不知其里居、生平。所作杂剧有《都孔目风雨还牢末》一本（见《元曲选》）。剧中的英雄，是梁山泊上的李逵，事实也是荡妇私结情人，陷害她的丈夫，赖李逵的搭救而得脱了祸且报了仇。与《双献功》、《燕青

博鱼》诸剧，无大区别。

杨景贤也未见于《录鬼簿》，所作有《马丹阳度脱刘行首》一剧（见《元曲选》)。这剧乃是“神仙度世剧”之一，与《月明和尚度柳翠》颇相类。总之，被度者是迷惑不悟，不肯出世的。度她的却三番两次的定要度她。终于度人者如愿以偿，被度者也恍然大悟。一念之转，便得证果朝元，立地成仙。

罗贯中生平所作小说甚多，《三国志演义》乃是其中有名的一部。所作杂剧，有《宋太祖龙虎风云会》、《忠正孝子连环谏》、《三平章死哭蜚虎子》（见贾仲名《续录鬼簿》）等三本，今只见《风云会》一种（见《元明杂剧二十七种》)。《龙虎风云会》叙赵匡胤在陈桥　被军士以黄袍加身，遂即了天子之位。然天下未平，他心中殊觉不安。一夕当雨雪纷纷之际，他独自到丞相赵普家中，与他划策，征讨诸国。他听了普策，遣将伐国，无不胜利。天下遂以统一。剧中“雪夜访普”的一折，至今尚在剧场上演奏着。这一折实为全剧的精华，难怪至今还有人欣赏着。但全剧事实殊多，人物纷繁，结构也甚散漫，却不是什么上乘的作品。

十

无名氏的许多杂剧，在最后，也应该一提。今存的许多无名氏作品，在《元曲选》中者凡二十三本，在元刊《古今杂剧》中者凡三本，在《元明杂剧二十七种》中者凡三本，在《古今杂剧选》中凡一本。在这些无名氏的作品中，有一部分不下于大名家最好的作品。今且略依了剧题的分类，略述之于下。

第一，“公案剧”，有《包待制陈州粜米》、《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神奴儿大闹开封府》、《叮叮当当盆儿鬼》（均见《元曲

选》）及《鲠直张千替杀妻》（见元刊《古今杂剧》）等数本。其中的主人翁皆为包拯。题材虽各不同，而结构则大略相似。我们由此颇可以知道包龙图在那末早的时候已是神话化了，而且成为聪明的审判官的集体人物。惟《张千替杀妻》布局特异，叙张千与一个员外结拜为兄弟。员外之妻要和他私通。他再三推却。终乃杀了她以救员外。他被包拯判决了死刑。但临刑时却又赦免了他（?)。其文辞颇极劲秀豪放之至。是元剧中的最好的作品之一。

第二，“恋爱剧”，有《玉清庵错送鸳鸯被》、《李雪英风送梧桐叶》、《逞风流王焕百花亭》及《萨真人夜断碧桃花》等数本（均见《元曲选》)。大抵皆系喜剧，叙的也都是始经分离、艰苦，而终得团圆者。惟《碧桃花》事实略异。叙张道南与女鬼碧桃相恋，后她为萨真人所拘。说明原委，真人乃使她借了他人之尸还魂，而与道南结婚。若将此剧与《红梨花》等以人为鬼的趣剧相对照，颇可显出一种特殊的情调来。元剧中以女鬼为恋爱的对象者，似仅有《碧桃花》这一剧而已。

第三，历史及传说的故事剧最多，有《庞涓夜走马陵道》、《冻苏秦衣锦还乡》、《随何赚风魔蒯通》、《朱太守风雪渔樵记》、《孟德耀举案齐眉》、《锦云堂暗定连环计》、《两军师隔江斗智》（以上均见《元曲选》)、《诸葛亮博望烧屯》（见元刊《古今杂剧》)、《苏子瞻醉写赤壁赋》（见《元明杂剧二十七种》)、《小尉迟将斗将认父归朝》、《谢金吾诈拆清风府》、《金水桥陈琳抱妆盒》等十馀本。其间如《认父归朝》、《马陵道》、《连环计》等都写得很不坏。而《赤壁赋》一本，称颂者也颇多。惟《赤壁赋》一味牢骚，并无深意，批评者所以深喜之者，大约因写的是颇合于他们胃口的文人故事而已。

第四，“仙佛度世剧”，比较的不多，只有《汉钟离度脱蓝彩

和》、《庞居士误放来生债》及《龙济寺野猿听经》三本而已。《蓝彩和》与一般度世剧，无大差异。《野猿听经》则题材颇新。向来被度者皆出于被动，而这剧中的野猿，则自动的求人度他。《来生债》则以行善而被度，也未蹈一般度世剧的故辙。

第五，报复恩怨剧，有《冯玉兰夜月泣孤舟》、《风雨像生货郎担》、《争报恩三虎下山》及《朱砂担滴水浮沤记》数本。叙的都是天大沉冤，久未昭雪，终于由了英雄，或己子，或己父，而始得报复了宿仇的。惟《朱砂担》独由地府的太尉代为报复，为特异耳。

第六，其他，有《小张屠焚儿救母》（见元刊《古今杂剧》）及《二郎神醉射锁魔镜》（见《古今杂剧选》）二本。《小张屠》叙张屠因母病久未愈，乃将幼子带往东岳庙，抛入醮盆中焚死，以救母病。但神人却救了张子，先送他回家去。《醉射锁魔镜》叙二郎神过访那吒，喝醉了酒，与他校射，误射中锁魔镜一面，走了牛魔王与百眼鬼。上帝着他去收服。他收服了这些魔鬼，方得免罪。这剧气象甚为伟大，一开头："喜来折草量天地，怒后担山赶太阳"二语，便足使读者如见浩莽伟大之景。元剧中叙天神故事的似仅见此一剧。

又有《赵匡义智娶符金锭》、《张公艺九世同居》二剧，见于息机子的《杂剧选》。惟是否为元人所作则不可知。

元剧之可见者，已尽于以上所述。元剧的最好的地方，乃在能够连结了民间的质朴的风格与文士们的隽美的文笔。所以大多数的文辞，都是很自然，很真切，很质劲，却又是很美丽的。他们明白如话，却又不是粗鄙不通的。他们畅丽隽永，却又句句妇孺皆懂。他们如素描的画幅，水墨的山水，决不用典故，即用也用的是民间所习知，诗文上所决不用的《贩茶船》、《海神庙》一类的民间典故。这正是民间作品与文士的手笔刚刚接触时代的最

好产品，正是杂剧的黄金时代。但正因其刚刚离开民间未久，且仍然还要迎合着广大人民的心理与喜爱，所以在题材与结构上便往往表现出与前代诗、文、词里所不曾有过的东西。例如王粲的《登楼》，白居易的《琵琶》，原是文人们的悲歌，却都被他们写成了与《渔樵记》、《冻苏秦》与《曲江池》、《玉壶春》不相上下的事实了。他们知道谐合当时剧场的习惯，与人民的心理与爱好，不妨抛却了“题材”的本来面目。也许民间本来已将这些故事形成了那末样的一个样子，所以他们便也不得不随着走吧。但纯粹的悲剧，在元剧中也往往遇之，如《梧桐雨》、《西蜀梦》、《火烧介子推》等。这些，都是后来戏曲所少见者。总之，元剧的好处，在其曲辞的直率自然，而其题材与结构，虽多雷同，落套，却是深深的投合于当时人民的爱好的。在中国戏曲史上，元一代乃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参考书目

一、《元刊杂剧三十种》　黄荛圃旧藏；日本帝国大学红本印。上海覆日本版石印本。此书本非一部书，系元刊诸单本杂剧的合订本，故各剧版式颇不一律。王国维氏以为系元季的一部合刊的杂剧集，当系误会的话。此书当是黄氏合此三十种订为一函的。在此三十种中，除有十七种出于《元曲选》外，其他十三种，字句间亦与臧刻面目大殊。我们欲见元刊元剧的本来面目，舍此书外，别无从知。

二、《古今杂剧选》　息机子编，明万历戊戌（公元1598年）刊本。全书不知若干种。北京图书馆藏有残本。其中有《符金锭》等数种，是《元曲选》所无。

三、《元曲选一百种》　臧懋循编，明万历丙辰（公元1616

年）雕虫馆刊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坊间又有《元曲大观》三十种，也是《元曲选》残本的影刊)。此书为汇刊元剧的最大的企图。惜曲白多所删润，大失本来面目。

四、《阳春奏》　尊生馆编，明万历间刊本。全书八卷，凡选元、明杂剧三十九种。北京图书馆藏有残帙。

五、《古名家杂剧选》　陈与郊编，明万历间刊本。全书凡八集，四十种。

六、《新续古名家杂剧》　陈与郊编，明万历间刊本。全书凡五集，二十种。其中《二郎神醉射锁魔镜》一种，为他书所未见。

七、《元明杂剧》六册　江南图书馆石印本，即就其所藏的上述二书的残帙而印行者。

八、《顾曲斋所刊元人杂剧》　明万历间刊本。原书凡二十种，今存。（北京图书馆藏十九种。）中有《关汉卿绯衣梦》一种，为他书所未见。

九、《酹江集》三十种　孟称舜编，明崇祯间刊本。此书至罕见。通县王氏有藏本。但所选元剧，类皆习见者。

十、《柳枝集》三十种　孟称舜编，明崇祯间刊本。外间罕见传本，通县王氏藏。后附有钟嗣成《录鬼簿》。

十一、《孤本元明杂剧》　商务印书馆出版。

十二、《元曲》　童斐选注，商务印书馆出版。

十三、《宋元戏曲史》　王国维著，商务印书馆出版。

十四、《元明杂剧辑逸》　郑振铎编，近刊。

第四十七章　戏文的进展

戏文的流行——元代戏文产生之众多——《王祥卧冰》《杀狗劝夫》等——《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琵琶记》

一

“戏文”在南宋灭亡以后，并不曾像一般人所想象似的衰落了下去，正如临安之在元代并不曾成为荒芜的故都一样。我们说起元代的戏文来，应该视她们为和“杂剧”同样的是那时的最流行的戏曲。当时演剧者，对于戏文、杂剧，颇有一视同仁之概。初期的时候，杂剧盛行于北方，戏文盛行于南方。但后来却似乎不大有地域的限制了。我们看，杂剧在元中叶以后流行于南方的情形，或也可想象戏文当亦会有流行于北方的可能吧。

元代的戏文产生出来不少。其中有一部分当为宋代的遗留。就《永乐大典目录》、徐渭《南词叙录》、沈璟《南九宫谱》、徐于室《九宫正始》等书所记载，明初以前所有的戏文，至少当有一百五十种左右。其中大部分皆为元代的创作。徐渭《南词叙录》载“宋、元旧篇”五十余种，大多数是元代的。《永乐大典》

所录三十三本，大部分也当是元代的。叶子奇《草木子》云：“其后元代南戏盛行。及当乱，北院本特盛，南戏遂绝。”“南戏遂绝”之说，未必可信，但“元代南戏盛行”却是实在的情形。现在就有残文留存于今的重要的若干本元戏，略述于下。

《王祥卧冰》，未知撰人。《永乐大典》作《王祥行孝》，大约即是一本。《南九宫谱》中录有《卧冰记》残文，大抵也即为此本。又《雍熙乐府》及《词林摘艳》中也俱载有《王祥》的遗文。

《杀狗劝夫》，未知撰人。《永乐大典》作《杨德贤妇杀狗劝夫》。其残文今未见。明初徐畛的《杀狗记》，大约便是以此戏为蓝本的。

《王十朋荆钗记》，未知撰人。其残文也未见。明初朱权的《荆钗记》，大约也便是依据于此本而写的。

《朱买臣休妻记》，未知撰人。《南九宫谱》载有《朱买臣》残文，大约即为此戏。元剧中有《朱太守风雪渔樵记》，写的也是此事。

《崔莺莺西厢记》，未知撰人。《南九宫谱》载有《古西厢记》的残文，并在其下注明非李日华本，则或为此本也难说。(《南词叙录》“本朝”下，也载有《崔莺莺西厢记》一作，题李景云编，难道李景云便是李日华?)

《司马相如题桥记》，无撰人姓名。《南九宫谱》载有《司马相如》的残文，大抵即为此本。

《陈光蕊江流和尚》，未知撰人。《南九宫谱》载有《陈光蕊》的残文，大约即为此本。惟《九宫谱》又载《江流记》一作，当为后来之作，非即此戏。

《孟姜女送寒衣》，未知撰人。也见于《永乐大典》中（今佚)。其残文今存于《南九宫谱》中（《九宫谱》简作《孟姜

女》)。

《裴少俊墙头马上》，未知撰人。元人白朴亦有同名的一作，但彼为戏剧（见《元曲选》)，并非戏文。《南九宫谱》载《墙头马上》的残文，当即此戏。

《柳耆卿花柳玩江楼》未知撰人。《永乐大典》中亦载之（今佚，“花柳”作“诗酒”)。残文今见《南九宫谱》中。耆卿的故事，当为勾栏所乐道的。宋人词话中亦有叙此故事的一作（见《清平山堂话本》)。

《赵普进梅谏》，未知撰人。《南九宫谱》中有《进梅谏》的残文，当即此戏。

《诈妮子莺燕争春》，未知撰人。《永乐大典》作《莺燕争春诈妮子调风月》，当即此戏。《南九宫谱》中载有残文（简名《诈妮子》)。关汉卿有《诈妮子调风月》一剧，叙的也即此事。此事颇新颖而富于戏剧力，故作者们多喜写之。

《朱文太平钱》，未知撰人。《永乐大曲》有《朱文鬼赠太平钱》，当即此本。《南九宫谱》载有残文，戏名简作《太平钱》。

《孟月梅锦香亭》，未知撰人。《永乐大曲》作《孟月梅写恨锦香亭》。《南九宫谱》载有《孟月梅》及《锦香亭》二戏的残文。岂沈璟偶不留意，竟将一戏误分为两戏耶？或《锦香亭》系另一戏文之名，并不关《孟月梅》的故事耶？今俱疑不能明。

《张孜鸳鸯灯》，未知撰人。《永乐大典》作《张资鸳鸯镫》。《南九宫谱》载其残文，也简作《张资》，则自当以“张资”为正。

《林招得三负心》，未知撰人。今有残文，见于《南九宫谱》中（简作《林招得》)。

《唐伯亨八不知音》，未知撰人。《永乐大典》有《唐伯亨因祸致福》一戏，或系一本。其残文今见《南九宫谱》中（简作

《唐伯亨》)。

《冤家债主》、《刘盼盼》、《生死夫妻》及《宝妆亭》四本，俱未知撰人姓名。其残文今皆见于《南九宫谱》中。

《董秀英花月东墙记》，未知撰人。亦见于《永乐大典》中(今佚)。《南九宫谱》所载的《东墙记》，当即为此本。

《薛云卿鬼做媒》，未知撰人。亦见于《永乐大典》中（今佚)。今有《鬼做媒》戏文的残曲见于《南九宫谱》中，大约便是此本。

《苏武牧羊记》，未知撰人。明人传奇中有《牧羊记》之名，大约便是此戏的改正本，或竟是此戏也说不定（《南九宫谱》中亦有《牧羊记》残文)。

《刘文龙菱花镜》，未知撰人。《永乐大典》中有《刘文龙》一戏（今佚)，大约便是此本。《南九宫谱》中也有《刘文龙》的残文（《南词新谱》作“一名《菱花记》”)。

《教子寻亲》，未知撰人。《南九宫谱》中载有《教子记》的残曲，大约便是此本。明人传奇有《寻亲记》一作，也许便是依据于此本而写的。

《刘孝女金钗记》，未知撰人。《南九宫谱》中载有《刘孝女》的残曲，当即是此本的简称。

《吕蒙正破窑记》，未知撰人。《永乐大典》有《吕蒙正风雪破窑记》(今佚)。《雍熙乐府》卷十六载有《山坡羊》套曲一首，注作:《吕蒙正》。大约即为此戏的残文。

《蒋世隆拜月亭》，未知撰人。《永乐大典》有《王瑞兰闺怨拜月亭》（今佚)，未知是否即此本。《雍熙乐府》卷十六，载《山坡羊》一套，题作《王瑞兰》，大约便是《大典》所载的一本的遗文。

《南词叙录》所著录的戏文，见于《永乐大典》中者尚有:

《苏小卿月下贩茶船》、《陈叔万三负心》(《大典》作《负心陈叔文》)、《秦桧东窗事犯》、《何推官错勘尸》、《王俊民休书记》及《蔡伯喈琵琶记》等。除了《琵琶记》外，这些戏文，大约都已随《大典》之亡而俱亡的了。

《永乐大典》所载戏文，尚有九本，为《南词叙录》所未著录者，即《金鼠银猫李贤》、《曹伯明错勘赃》、《风流王焕贺怜怜》(未知是否即《南词叙录》中的《百花亭》或《贺怜怜烟花怨》，如系其一，则九本之数，当作八本)。《包待制判断盆儿鬼》、《郑孔目风雪酷寒亭》、《镇山朱夫人还牢末》、《小孙屠》、《张协状元》及《宦门子弟错立身》。这些戏文的作者都是无可考查的。虽《小孙屠》题着："古杭书会编撰"，《宦门子弟错立身》题着："古杭才人新编"，其作者其实也是一样的不可知的。除了最后的三本《小孙屠》等外，其馀六本，连残文也都不见。《小孙屠》等三本，则存于《大典》的第一万三千九百九十卷中，幸得留遗于今。我们所见到的全本的南戏，恐将以这三本为最古的了。

二

《小孙屠》的全名应作：《遭盆吊没兴小孙屠》，题下写着：古杭书会编撰。大约这个古杭书会，其所编撰的戏文，当不止《小孙屠》一本。又，这个"书会"的组织，似也只是一个职业的卖艺说书者的团体，但也可能便是一个文人学士们集会的机关。他们大约都是些识字知书的人，为了时世的黑暗，无可进取，故沦落而为职业的"卖艺者"(广义的)的。或者这些戏文竟是书会里的文人学士们的著作。观《小孙屠》一作，文辞流畅，纯正，毫无粗鄙不通之处，便知决不是出于似通非通的三家

村学究或略识之无的“卖艺者”之手的。《小孙屠》叙的是：孙必达祖居开封，家有老母及一弟必贵。一个春天，必达遇着一个妓女李琼梅。她很想嫁人，必达便设法与她脱了籍，娶她为妻。这时他弟弟必贵，即号为小孙屠者，正出外打旋未回。及他回时，见哥哥娶了一个门户中人，颇为不悦。家庭中时有吵闹。琼梅因必达沉酣于酒，不大顾家，心中也常是郁郁不欢。她有一个旧欢朱令史（邦杰），常来找她。一日，为必贵所冲见。他们又大闹了一场。老母见家中吵闹不安，她便带了必贵到东岳去还香愿。必达送了他们一程。就在这一夜，朱令史与琼梅设了一计，将梅香杀死在地，改换了琼梅的衣服，斩下头颅，冒作琼梅的尸身。而她自己却逃去与朱令史做长久夫妻。一面，尸身发现时，必达便以杀妻被捕入狱，屈打成招。不久，母在东岳草桥店中一病而亡。必贵负了她骨殖归来。不料归来时，而家中竟生了如此的大故。他去探望哥哥。朱令史又设一计，蒙蔽本官，将他当作了杀人正犯，而释必达宁家。当夜，必贵便被盆吊而死，弃尸狱外。天上落了一阵大雨，必贵苏醒了过来。他哥哥正来寻他。二人便一同在外飘流。一日，在无意中冲见了李琼梅，捉住了她与朱令史，告到当官。这个案情才大白。琼梅与朱令史俱判了死刑，以偿梅香的性命，并将朱令史妻小家产偿给了孙氏兄弟。此剧很短，至多只足当于元人杂剧的一本。可见早期的戏文是并不像后来传奇那末长的。曲文说白都极为明白易晓，确是要实演于民间的或竟出于民间的一部著作。全戏中说白极少，几乎唱句便是对白。今引一节如下：

（末上白）野花不种年年有，烦恼无根日日生。自家当朝一日和那妇人叫了一和，两下都有言语。我早起晚西看它有些小破。今朝听得我哥出去，和相识每吃酒，我投家里去

走一遭。（作听科介）杀人可恕，无礼难容。我哥哥不在家，谁在家吃酒！（末踏开门，净走下，末行杀介）（生唱）〔驻马听〕酒困沉沉，睡里听得人斗争。是我荒惊恼觉。自觉一身，战战兢兢。方欲问这元因，忽见弟兄持刀刃。连叫两三声，莫不是嫂嫂不钦敬？（末）听说元因。它元是娼家一妇人。�着哥哥浓睡，自与傍人并枕同衾，我欲持刀一意捕奸情，几乎杀害我哥哥命。（旦）我有奸夫你不拿住它？（末）你言语恐生听，一场公事惊人听。（旦）哀告君听，奴在房儿里要睡寝。怎知叔叔来此巧言花语扯奴衣襟。（末）孙二须不是般样人。（旦）因奴家不肯，便生嗔，将刀欲害伊家命。（末）哥哥休听它家说，孙二不敢。（旦）只得叫邻人，将奴赶得没投奔。（生）此事难凭，两下差他人怎明？

三

《张协状元》篇幅甚长，叙张协富后弃妻事，大似《赵贞女蔡二郎》的结构，也甚似明人词话的《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的情节。其剪发出卖上京求夫的一段，更似伯喈、五娘的故事，恐怕这戏原是很受着《赵贞女》的影响的。不过其结局却变得团圆而终，不似二郎之终于为天雷打死。至于张协的不仁不义，则较二郎尤甚。全戏先以“末”色开场，敷演诸宫调，唱说一番，然后，正戏方才开场。张协辞了父母，上京应举。路过五鸡山，遇着强人，将他的衣服行囊全都抢去，且打了他一“查”，打得皮开肉破。后张协遇着土地指引，到山下一间破庙中栖身。夜间，却另有一位贫女前来打门。原来这庙乃是这位贫女栖身之所。这女姓王，原先家财富盛，后父母亡故，盗匪侵凌，遂至一贫如

洗。幸有李大公常常周济她。贫女见到张协，很可怜他，便留他住下。李大公夫妇主张他们二人结为夫妇。但贫女恐污清名，不肯。只好占之于神。由了神意的赞可，他们便成了亲。二人住于古庙中，女纺织，男读书。因了贫女的极端勤苦，积了些钱，送张协上京应举。张协到京，果然一举成名，得了头名状元。但他并不来迎接贫女，反以这次的结亲为羞。京中有赫王相公的，生有一女。她当街欲招张协状元为夫。协也以“求名不求亲”辞之。赫王相公很不高兴，公主也因此成病，郁郁而亡。贫女闻知张协已中了状元，便剪下头发来卖，当作路费，上京求夫。李大公诸人对于她的前途，抱着绝大的希望。她高高兴兴的到了京师，寻到了张协。协却不认她为妻，命门子打了她一顿，赶她出去。她不得不含悲而回。回时，只好沿途求乞。但到了家，却不敢告诉李大公，说是她丈夫赶她回的，只说她遍寻不到她丈夫。张协虽赶走了她，心中却还以为未足，意欲斩草除根。他奉命出为梓州佥判，经过五鸡山，遇见贫女在采桑，四顾无人，便一剑斫倒了她而去。不料她并没有被刺死，只斫伤了一臂。李大公夫妇救了她回去。她只说是采桑时不小心跌坏了臂，并不说起是她丈夫所斫的。她在古庙中养伤，恰好赫王相公也奉旨判梓州。经过五鸡山时，四下并无宿店，遂投破寺而来。他与夫人遇见了贫女时，大为感伤，因她的面貌很像他们的亡女。他们认她为义女，带她一同上任。张协前来参谒，赫王相公想起亡女之事，并不见他。协大为惊惶，便请了谭节使来代他请罪。节使见到赫王相公还有一位公主（即贫女），便代他为媒。赫王相公答应了，张协自然也一诺无辞。当他们结婚之夕，二人相见，原来新人便是旧人！贫女数落了张协一顿，大众才知道协原来是如此的薄幸寡义。但他也未得到什么责罚，二人反是自此团圆，和好的过活着。此戏的时代，就其格式与文辞看来，恐怕是很古的。《南九

宫谱》中也曾录其中二曲。我们不知其作者。但在开场中，却有“《状元张协》传，前回曾演，汝辈搬成。这番书会，要夺魁名，占断东瓯盛事”，又有：“似恁唱说诸宫调，何如把此话文敷演后行脚色”云云，则此戏似亦为“书会”中人所编辑。“占断东瓯盛事”云云，则编者似并为温州人。正和最早的戏文《王魁》、《王焕》出于同地，也许竟是出于同时，也不一定。其中插科打诨之语甚多，往往都是很可令人发笑的。南戏中，像这一类的科诨，原也是一个要素。

四

《宦门子弟错立身》，题古杭才人新编。这“才人”却是一位不知姓氏的作家。也许他也便是一位“书会先生”（此称见《刘盼春守志香囊怨》中）。《宦门子弟错立身》的篇幅也和《小孙屠》同样的简短。叙的是：女真人氏的延寿马，父为河南府同知，家教甚严。延寿马的生性却好音乐，爱美色。有一天，东平散乐王金榜，来到河南府做场。延寿马看这妇人有如“三十三天天上女，七十二洞洞中仙”。他迷恋着她，瞒了父亲，请她入府来，名义上是清唱。但正在这时，却为他父亲所冲见。他父亲生生的拆散了这一对鸳侣，并迫着王金榜即日离境他去，不准逗留在此。延寿马大为狼狈。但他的爱情，百折不回，便私自逃出家庭，追上王金榜。等到他觅见金榜时，他的资斧已尽，形容枯槁，衣衫单薄。他竭力要求班主收留了他下来，与金榜做女婿。他原是杂剧院本都会做，更兼“舞得，弹得，唱得，折莫得”，还能为他们写招记的。班主遂招了他为婿。这位“宦门子弟”，遂做了“行院人家女婿”。安心快乐，随班流转于四方。有一天，他父亲料理政务闷倦，命人唤了大行院来做些院本解闷。行院来

时，却认得其中有一位是他的儿子。他自不见了儿子后，“心下镇长忧虑，两眼常时泪双垂。”今日一见了他，便宽恕了他的一切，命他与王金榜做了夫妻。这样的结束，似较郑元和父亲的打子弃尸，及至元和中了举，做了官，方才断认他为子的事，更为近于人情，合于情理。

五

这三本仅存于《永乐大典》中的戏文，都是不知其作者姓名的。盛传于世的《琵琶记》的作者却是一位很知名的文人高明。明字则诚，永嘉平阳人。至正五年张士坚榜中第。授处州录事，辟丞相掾。方谷真起兵反元。省臣以温人知海滨事，择以自从。与幕府论事不合。谷真就抚，欲留寘幕下。即日解官，旅寓鄞之栎社。朱元璋闻其名召之，以老病辞。还卒于家。有《柔克斋集》。或以为《琵琶记》系高拭作，非高明；拭亦字则诚。然拭虽自有其人，亦作曲（见《太和正音谱》），却并非作《琵琶记》者。明姚福《青溪暇笔》：“元末，永嘉高明避世鄞之栎社，以词曲自娱。见刘后村有‘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之句，因编《琵琶记》，用雪伯喈之耻。”姚说颇是。则诚的《琵琶记》，盖以纠正民间盛行的宣扬不忠不孝蔡伯喈的《赵贞女蔡二郎》之诬的。自则诚著的“蔡伯喈”出，而古本遂隐没不传。为什么这样的一个登第别娶的传说，会附会于汉末蔡邕的身上去，这是一个不可解的谜。民间的英雄与传说中的人物往往都是支离、荒诞不堪的。伯喈的传说，可以说是其中最无因，最不经的。则诚虽将伯喈超脱了雷劫，洗刷了不忠不孝之名，然对于这个传说全部仍然不能抹煞。《琵琶记》的情节，似乎仍有一大部分是旧有的，特别是描写赵五娘辛苦持家，卖发造墓，背琵琶上

京哀求夫的许多情节。因为这是不必要改作的。至于有改作的必要的关于蔡伯喈的许多情节，则当为则诚自己的创作。所以我们在《琵琶记》中，至少还可以看见《赵贞女蔡二郎》的一部分的影子。而则诚的此记，便是经像则诚那样的文人学士或诗人修正过了的“伯喈戏文”，正是戏文中的黄金时代的作品的好例，一面并不曾弃却民间的浑朴质实的风格，一面并具有诗人们本身所特长的铸辞造语的隽美，与乎想象、描写的深入与真切。因此，《琵琶记》便成了戏文中第一部伟大不朽的著作。

《琵琶记》[①] 的故事大略是如此：蔡邕字伯喈，饱学多才，新娶妻房，方才两月。以父母年老，不欲远游。其父为了伯喈的前途计，极力督促他去赴试。伯喈不获已，只好辞别了父母及妻赵氏五娘登程而去。家中本来是很清贫的，自伯喈去后，只靠五娘克勤克俭支持着，又遇着荒年，家食渐渐的不继。官中开了义仓，五娘自去请了粮来，中途又为歹人所夺。她正欲投井自杀，恰好她公公经过，阻住了她。又遇见张广才，分了米粮救济着她。但这样的日子究竟很不容易过下去。她张罗着几口淡饭，为公公婆婆吃，她自己则自把细米皮糠，强自吞咽，也不敢使她公婆知道，怕他们知了着恼。婆婆见她每每背着他们吃饭，心中不忿，还以为她藏着好饭菜自己吃。一日，偷偷的去张望她吃饭，却见她正将米糠强自吞咽下去。不禁大为感动，自悔自怨，一气而倒。公公遂也卧病不起。家中典质已空，又连遭这两个丧事，五娘如何张罗得来！亏得善人张广才又出力帮助着她，得以勉强成殓。她并剪了头发，当街去卖，以筹丧用。又用麻裙包土，自造坟墓。她倦极而卧，却有神人们为她孝心所感，代她将坟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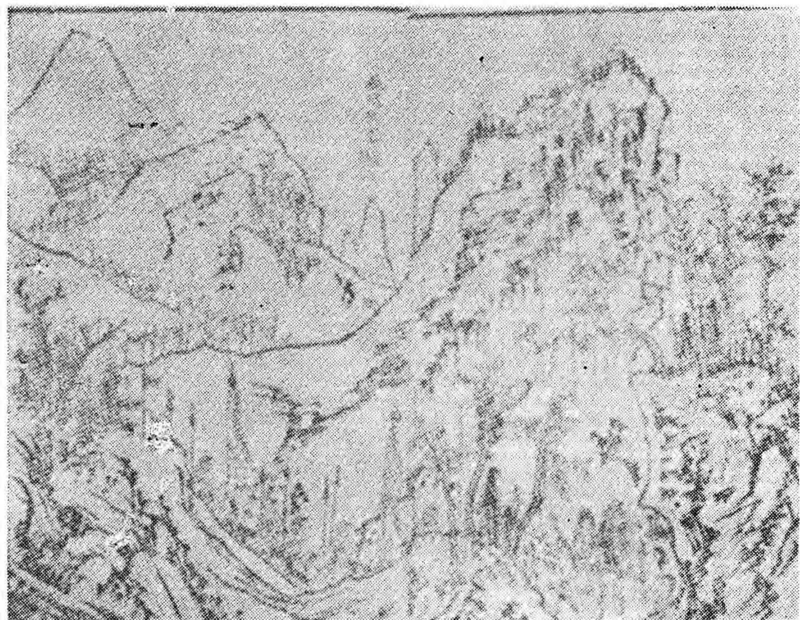
① 《琵琶记》坊刊本极多，但随处可见的毛《批本》（即《第七才子书》）却不甚好；最可靠的是，明玩虎轩刊本，凌濛初刊本，近武进董氏珂罗版刊本。

成。二亲既已葬毕，家中已无牵挂，赵五娘便决意要上京寻夫。她改换了衣装，将着琵琶做行头，沿街上弹几支劝行孝的曲儿，教化将去。并画取公婆的真容，一同负着。家中虽经历了那末大的变故，蔡伯喈在京尚自不知。他自上京之后，便中了头名状元。牛丞相有一女，奉了圣旨，要招他为夫。伯喈抵死不肯，辞婚兼且辞官。但皇帝却勉强的要他成全了这段姻事。他不敢再奏，只得委屈的做了牛丞相的女婿。心中总是郁郁不乐。有一个拐儿，曾到过陈留，便冒了他父母家信给他，骗了他回信银钱而去。他始终还以为家中已得到他的消息呢。牛小姐知他不乐之故，便与她父亲关说，要与伯喈同回省亲。她父亲坚执不允。后来，却允派了一个人去接伯喈的父母及妻同来，做一处住。一日，伯喈骑马而过，恰与赵五娘相遇。二人都料不到是他和她，所以毫不留心，都不曾相厮认。五娘为这一行人马所冲上，匆匆的避去，却遗了那幅公婆的真容在地。伯喈拾了这画幅，追还她不及，便收了回家。她问起旁人，方知此人便是蔡伯喈。第二天，她到牛府去，与牛小姐相见，说起寻夫的事。牛小姐极为贤惠，便留她住下，欲乘机打动伯喈与她厮认。她到伯喈书馆，见那天失落了的公婆的真容，已为仆人挂在那里，便在画幅上写了一诗。伯喈见了画，又见了诗，追问起来，遂得与五娘相见。她说起公婆已亡的事，伯喈沉痛晕倒。他便别了丈人，上表辞官，与两个媳妇一同回家扫墓。他们动身后，差去迎接伯喈家眷的人方回。说起赵五娘的贤孝事迹来，牛丞相也深为感叹，便将前事，一一奏知皇帝。伯喈及二妇正在拜墓，牛丞相已赍了皇帝的加官封赠的诏旨而来。蔡邕授为中郎将，妻赵氏封为陈留郡夫人，牛氏封河南郡夫人，父母并皆封赠。伯喈遂以多金赠与张广才以报其德。相传的“不忠不孝蔡伯喈”，遂被则诚将它结束为“全忠全孝蔡伯喈”。这样的改法，则诚颇为费尽了心计。几乎处



徐　渭

从明万历刊本《徐文长逸稿》



《四声猿》之一

这剧是描写木兰从军的故事的。

——从明末刊本《四声猿》

处的都在点出伯喈的不得已而留朝不归，不得已而就婚牛府，不得已而寄信回家，不得已而差人接眷，总之，要说得伯喈是一无差处的，是一心挂记着家中父母及妻的，不过当前环境的不许他立刻归省而已。这完全是后来作家们的惯于婉曲回护古人的伎俩，正和明人之将“王魁负桂英”改为“王魁不负桂英”的《焚香记》一样。早期的戏文，只知照事接写，就事论事，既有王魁负桂英的传说，便真的写成了负桂英，既有伯喈不忠不孝的传说，便真的写成了不忠不孝；为了消灭观者的悲愤，便又写着“鬼报”、“雷殛”的结局。《张协状元》戏文的不为张协杀妻作回护，也正见民间作家的如此的质直。但这些故事一到了文士诗人的手中，他们便发见题材情节的不妥善；将主人翁写成了那末不忠不孝，无情无义，是违背了“礼教”的训条的。所以他们便极力的回护着剧中的主人翁，千方百计的使他们不至负“不忠不孝”或“薄幸”之名。《王魁负桂英》及《赵贞女蔡二郎》便是这样的被修正为《焚香记》及《琵琶记》，而《张协状元》则为未被修正的原本，可以使我们约略的看出原始民间戏文的一斑的。

关于《琵琶记》及其作者的传说很多，姑引一二则。《青溪暇笔》：“(高明) 既卒，有以其 (《琵琶》) 记进者。上览毕，曰：‘《五经》《四书》在民间，如五谷不可缺。此记如珍羞百味。富贵家其可无耶？’其见推许如此。”朱彝尊《静志居诗话》：“闻则诚填词，夜案烧双烛。填至《吃糠》一出，句云：糠和米本一处飞，双烛光交为一，洵异事也。”为了《琵琶记》已成了一部伟大的古典剧，故诡异的传说便纷纷而出。其实，在全剧中，《吃糠》的一节：

〔孝顺歌〕呕得我肝肠痛，珠泪垂，喉咙尚兀自牢嗄住。

> 糠！遭砻被舂杵，筛你簸扬你，吃尽控持，悄似奴家身狼狈，千辛百苦皆经历。苦人吃着苦味，两苦相逢，可知道欲吞不去。（吃吐介）糠和米，本是两倚依，谁人簸扬你作两处飞，一贱与一贵，好是奴家共夫婿，终无见期。丈夫，你便是米么？米在他方没寻处。奴便是糠么？怎的把糠救得人饥馁？好似儿夫出去，怎的教奴供给得公婆甘旨？（第二十出）

只是很自然的由当前之景做着这样的直譬，固然是很见自然的率合的伎俩，却是并不足当那末样没口的称颂。我以为还不如下面的一段：

> 几回梦里，忽闻鸡唱忙惊觉，错呼旧妇，同问寝堂上。待朦胧觉来，依然新人，凤衾和象床。怎不怨香愁玉无心绪！更思想，被他栏当，教我怎不悲伤！俺这里欢娱夜宿芙蓉帐，她那里寂寞偏嫌更漏长。（第二十三出）

比较来得情绪深婉些。或谓则诚《琵琶》的原本，止《书馆相逢》；以谓《赏月》、《扫松》二阕为朱教谕所补，但俱不足信。王世贞已目之为“好奇之谈，非实录也”（《艺苑卮言》）。则诚著《琵琶记》的时代，当在元末，不在明初。据姚福《青溪暇笔》所载，则则诚之作《琵琶记》，在避地于鄞之栎社之后，当是至正十年公元一三五〇年以后的事。但姚说或未可信。朱元璋召则诚时，他辞以老迈，则《琵琶》之作或当在至正初元以前。

最早的戏文，其产生地在温州。但其势力后来渐渐的遍及各处。在元的那个时期，似乎与后期的杂剧，一样也是以杭州为中心的。今存的《小孙屠》与《宦门子弟错立身》，一则题着：“古

杭书会编撰”，一则题着“古杭才人新编”，已颇可使我们知道其中的消息。《录鬼簿》所载，有萧德祥的，也是杭州人，曾著“南曲戏文”。但杭州之外，温州的发源地，仍是不时的产生出“才人”来。《张协状元》的作者，自称“东瓯”人；高则诚也是永嘉平阳人。为了戏文的曲腔，原是温州的本地的传统的东西，所以温州的戏文作者便自然的要较他处为特多。

参考书目

一、《南词叙录》徐渭著，有《读曲丛刊》本，《曲苑》本。

二、《永乐大典目录》有连筠簃刊本。

三、《南九宫谱》沈璟编，有明刊本。

四、《九宫正始》徐于室、钮少雅编，有清康熙间刊本（?）；有传钞本。

五、《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有北平新印本。

六、《宋元戏文辑逸》郑振铎编，近刊。

第四十八章　讲史与英雄传奇

元代小说界的概况——讲史的发达——《全相平话五种》的发见——《武王伐纣书》——《乐毅图齐》——《秦始皇传》——《吕后斩韩信》——《三国志平话》——罗贯中——《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平妖传》——《说唐传》等

一

我们要研究元代的小说，却要舍短篇的话本而去注意长篇的话本；舍“银字儿，说公案”一流的话本，而去注意“铁骑儿”及“讲史书”一流的话本。后者的作品在宋代似乎还不甚发达，而元代却很有幸的竟传下来了不少种，使我们得以考见当时小说界的发展的情形。

元刊本的“讲史”一流的话本，今有元至治刊本《全相平话五种》十五卷。这部重要的刊本使我们得以窥见元人话本的面目的一斑。至治是元英宗的年号，前后凡三年（公元1321—1323年)。恰当于元代的中叶。这五种的《全相平话》是：(1)《武王

伐纣书》三卷；(二)《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三卷；(三)《秦并六国秦始皇传》三卷；(四)《吕后斩韩信前汉书续集》三卷；(五)《三国志平话》三卷。其版式图样皆一例，当系一家所刊。在《三国志》的题页上，写着"新安虞氏新刊"数字，则此数种，当皆系虞氏所刊的。当时虞氏所刊，似不仅此五种。将来或更有机会使我们能够发见其他各种吧。至少，在《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之前，必定是有一个"前集"的；在《吕后斩韩信前汉书续集》之前，也必定是有一个"正集"的。如此，则这部书至少当有七种。但我们想来，全书似乎决不止七种。在《武王伐纣书》之前，如没有"《开辟演义》"、"《夏商志传》"一类的东西，在《伐纣书》之后，《七国春秋》之前，却一定是会有"《列国志传》"一类的东西的。又，继于《前汉书续集》，《三国志》之前的，也当会有一种"《光武志》"或"《后汉书平话》"一类的东西。继于《三国志》之后的，或当更有"《隋唐志传》"、"《五代平话》"、"《南北宋志传》"一类的东西吧？如此说起来，则我们在罗贯中氏著作《十七史演义》之前，已先有过一部很伟大的，有著作《全史》的平话的野心或计划或竟是成绩的新安虞氏刊本的《讲史》作品了。我们向来对于罗贯中著作《十七史演义》云云的传说，有些将信将疑。不料在罗氏之前，却先已有着这样规模弘大的著作了。但《全相平话》，还是偏于东南隅的福建省的产物。其在古代文化集中的杭州与乎成为当时都城的大都，或当更有比较高级的这一类的著作也难说。可惜我们如今已是得不到她们。

《全相平话五种》，今流行于世者仅《三国志平话》一种，其馀四种，皆为中土学者所不易得见者。我因有了某种很有幸的机缘，得以一一的读过，实为不胜自欣的事。但也只是一读，且钞录一点资料在手边而已。全书的内容，今仅能凭所记忆及所钞录

者记之，故或不能说得详尽。

《全相平话五种》大约是依着时代的前后而排列着的。其作者当非一人。但其文笔的拙笨，则五书如一。其间或多征史实，或多杂空想与无稽的传说，各书也俱不同。以我的猜想，其著作的时代，或竟非同时。近者当在至正之前不远，远者或当在南宋之中或至元之初。

二

依了《全相平话》原来的次序，其第一种为《武王伐纣书》。现在流行的叙述武王伐纣之故事的书，名为《封神传》，乃系明代中叶的著作。在《武王伐纣书》未被发见之前，我们是完全不知道《封神传》之前更有所谓"《武王伐纣书》"的。有人且相信《封神传》的事实，是许仲琳个人捏造出来的。不料，许氏的书，竟有所本。也许《武王伐纣书》也还不是元人凭空的造作，而其来历更当古于元或宋呢！在《尚书》中有《牧誓》一篇，在《周书》中，有《武成》一篇，皆叙武王伐纣之事者。《牧誓》虽只是一篇誓师辞，未言斗争的经过，然其气焰已是咄咄逼人。《武成》则更张皇其事，极力形容周、殷二族间的战争的激烈，甚且有"血流漂杵"的过度的形容语。难怪孟轲有"尽信书不如无书"之叹。但后代的说书家，却取了这个题材，作为绝好的话本。说书家是惟恐其故事之不离奇，不激昂的；若一落于平庸，便不会耸动顾客的听闻。所以他们最喜取用奇异不测的故事，警骇可喜的传说，且更故以危辞峻语来增高描述的趣味。武王伐纣的一则史实，遂成为他们的绝好的演说资料之一。这故事什么时候才成了说话人的"话本"，我们不能知道。但《武王伐纣书》之非第一次的最初的"话本"，则为我们所很明白的事。今所见

吳騷集

太原 王穉登 [illegible]

虎林 張琦 校

二郎神

新睡起厭輕暖輕寒減玉肌燃指裘匆匆春又去[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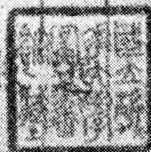
[illegible]底春幾分盈盈紅雨燕子來時人未歸聽枝頭聲聲

杜宇知何處登臨玉樹雕輪古道長堤

前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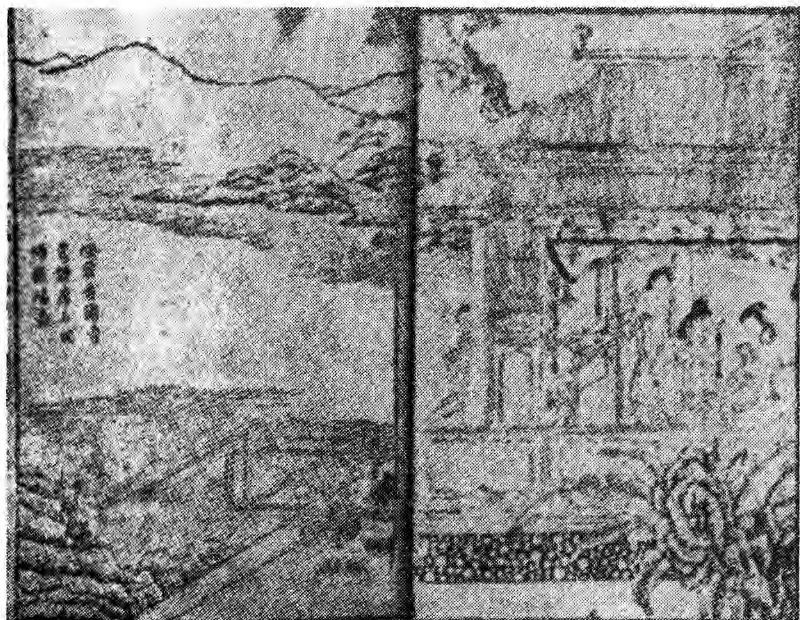
[illegible]花前共你[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連理春風[illegible]外枝[illegible]重門[illegible]



《吴　骚　集》

这个南曲的总集乃是专集南散曲的最早的一部书，有明万历刻本。



灯前看绣青鸾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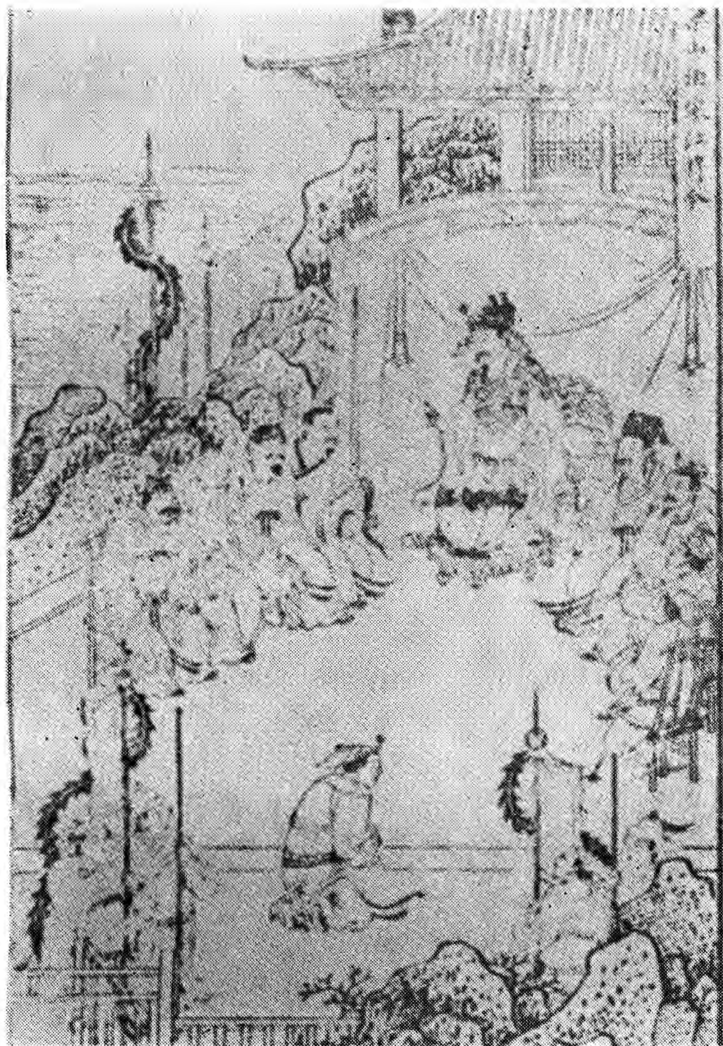
——从明刻本《吴骚集》

的明刊本《列国志传》(非《东周列国志》)，其第一卷凡十九则，所叙的即皆为武王伐纣的事。这十九则，大约是根据于《武王伐纣书》的吧？所以其事实约略相类。只有比之《武王伐纣书》，其鄙野无稽的附会已减去了不少。《武王伐纣书》先以苏妲己被魅，狐狸进据其身，诱惑纣王，为恶多端为开场，这正与后来的《封神传》相同。次叙仙人云中子见宫中妖气甚炽，进剑除妖，而纣王不纳的事。再次则叙纣王的作恶，立酒池肉林，囚西伯于羑里等等。次叙西伯脱归，数聘姜子牙出来助周。子牙神术高强，诸将威服。及文王死，武王即位，遂大举伐纣，以子牙为帅。纣子殷郊也来助武王以伐无道。武王收兵斩将，屡次大胜，遂灭了殷纣，立下了八百年天下的基础。《伐纣书》所言，大略如此。其间子牙代武吉掩灾，子牙收服五将等等，所含神怪的分子已很多。后来居上，《封神传》的著作，当然是更要往这方向努力，以神争鬼斗的不经之事，来震骇世人耳目的。

三

第二种为《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据明刊本《列国志传》所叙看来，知其“前集”当系叙述孙膑报仇，射死庞涓的事。在《后集》之首也有一段话，关照着前事。“夫《后七国春秋》者，说着：魏国遣庞涓为帅，将兵伐韩、赵二国。韩、赵二国不能当敌，即遣使请救于齐。齐遣孙子、田忌为帅，领兵救韩、赵二国。遂合韩、赵兵战魏，败其将庞涓于马陵山下。有胡曾《咏史诗》为证。诗曰：‘坠叶潇潇九月天，驱羸独过马陵前。路傍古木虫书处，记得将军破敌年。’其夜，孙子用计，捉了庞涓，就魏国会六国君主，斩了庞涓，报了刖足之仇”云云。这只是一段“入话”，《后集》的正文，叙的却是乐毅伐齐，与孙子斗智的事。

按史，乐毅伐齐，复齐者为田单，并非孙子，而这里却叙乐毅、孙膑二人的争斗，异常的诡异，全与史实不符。即与未经冯梦龙改削的原本《列国志传》较之，也是大有“人鬼殊途”之感。今尚流行于世，诡怪不可究诘的《前后七国志》，便是本于这些元人著作而更为扩大了的。我们想不到，那末鄙野无稽的《前后七国志》，其来历原来较之《列国志传》为更早。为什么元代会产生了这样诡异无稽的东西呢？我们如果见了元剧中的《桃花女斗法嫁周公》一类的东西，便知道像这《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的产生是毫不足怪的事。像那样的原始性的半人半鬼的术士式的“魔斗”，其根源恐还不是在元代，而在更久远的时代。关于这事，将来当更有详细的探讨，这里不详述。却说《乐毅图齐》的本文，叙的是：齐王自孙子破魏之后，恃着那孙子英勇，有并吞天下之志。恰好邹国孟轲来游说，齐王封他为上卿，齐国大治。这时，燕王脍让位于其相子之，孙膑之父孙操，苦劝不听，反被囚辱。这消息传至齐国，孙子遂奏准了齐王，率了二十万大兵，以袁达为先锋，浩浩荡荡，杀奔燕国而来。子之率卒迎敌，哪里是孙子的对手。不久，孙子遂灭了燕国，杀了燕王脍及子之，凯旋回齐。中途遇齐国的清漳太子及邹坚、邹忌劫营，皆为膑设计擒住，献给齐王。王大怒，欲斩太子。赖膑力救而免。孟子谏齐灭燕，齐王不听。孟子遂去齐。燕国自经齐人铁骑所踏，荒凉不堪，故臣军民，共立燕太子平为君，是为昭王。昭王大施仁政，收集流亡，燕国复兴。这时，齐国国舅邹坚、邹忌杀了齐王，立太子田才为君，是为愍王。国乱不治，贬田文于即墨。孙子直谏不从，遂诈死，命袁达守坟。秦国白起闻知孙子已死，大喜，领兵十万，来要七国将印。袁达与战不胜，遂将孙子尸入九仙山落草去了。而燕、魏、韩三国也各起大兵，合秦兵来攻齐。苏代设计，诓了诈死的孙子出来救齐。孙子写了一封书给四国，劝其回



梁　山　泊

梁山泊的故事，从南宋便流传甚广。罗贯中的《水浒传》，是总结了一切的“水浒”故事而成为一书的。

——从《元曲选》（西谛藏）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这是《水浒传》里描写得虎虎有生气的一段故事。

——从明刊百回本《水浒传》

兵。四国知孙子诈死，果然俱各回军而去。孙子入朝，见齐王不改前非，依然暗出齐城，潜身归云梦山。却说燕国有一个大贤乐毅，乃黄柏杨徒弟，学成文武全才，遂欲下山求名。途遇孙子，谈论世事。毅先住齐，不遇。次往魏。魏王任之为大夫。这时，燕昭王筑黄金台以招贤士。毅欲报齐仇，复去魏而投燕。昭王封他为亚卿，任之以国政。遂以毅为帅，率师伐齐，并合秦、赵、韩、魏四国之兵，威势甚大。齐国孙膑、袁达、苏代、田单诸人皆已投闲不在朝中。以是燕兵无人可敌，破齐七十馀城，入齐都。齐王仅以身免。燕仇遂很痛快的报复了。毅四处追捉齐王，终于被他捉住杀了。固存太子飘流在外，逃至即墨田单处。乐毅围攻即墨，久久不下。单作书请孙子下山。孙子辞了师父鬼谷先生下山助齐。他使了一个反间计，使燕王召回乐毅，别遣骑劫代他。孙子并教田单使一火牛计，杀得燕兵片甲不回，只逃去骑劫及大将石丙二人。齐新王遂归临淄，重兴国家。燕王杀了骑劫，仍命乐毅为帅，第二次兴师图齐。齐邦则以孙子为帅，袁达等为将，率师迎敌。孙子只身入燕营，欲说乐毅回师。毅不从。二人遂互以阵法及勇将相斗，各显神通，不相上下。乐毅数次被捉，不料捉的都是假的。其后，真乐毅被捉一次，孙子又放他回去。乐毅敌孙子不过，遂去请了师父黄柏杨下山。柏杨布了一个迷魂阵，陷孙子、袁达等在内。鬼谷子再三的被请，方才下山来破阵救徒。经了无数的周折，由鬼谷子主持着五国军兵九十万，打破了迷魂阵，救了孙子出阵，燕兵大败。却有秦国白起率了大兵来助燕。七国混战，杀人无数。黄柏杨终于抵敌鬼谷子不过，遂决意与鬼谷讲和，不再攻齐。众仙大受封赠，皆各归山。自此天下太平，诸国无事。

这部平话，气息颇与其余诸种不类。论起神怪的成分来，即《武王伐纣书》也还没有这部书浓厚。读到这部书后半的叙述黄

柏杨与鬼谷子的布阵斗法一段，立刻便使我们想起了《封神传》与《前后七国志》。其气氛的鄙野，更大似《前后七国志》。

四

第三种是《秦并六国秦始皇传》。其气韵与其叙述的题材，与《七国春秋后集》完全不同。这是一部“人”的书，而不是鬼怪的书，只是一部写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却不是写仙与仙之间的玄妙的布阵斗法的。这是一部纯粹的历史小说，不掺入一点神怪的分子在内的。连《三国志平话》也未免有些不经之谈，《七国春秋后集》与《武王伐纣书》则更不用说的了。惟此书则毫不取用这一类已成陈套的材料。由此可见这些平话的作者，决不是一人；否则，像《秦并六国》这样的题材，原是最容易用到神怪的分子的，他为什么反而不用到呢？至少，他与《七国春秋后集》的作者决不是一人；虽然二书之中，人物颇有许多是相同的。我们试读今日流行的《后七国志》（也是叙述秦并六国的同一题材的），再读此书，便知此书的叙述，已很忠实于历史，已与罗贯中、冯梦龙诸作家的著作讲史的态度很相近的了。这或者是较后期的著作也难说。《秦并六国》的开场，有叙述列代兴亡的一个“入话”，先之以“世代茫茫几聚尘，闲将史记细铺陈。便教五伯多权变，怎似三王尚义仁。”然后由“鸿蒙肇判，风气始开”云云，而历叙尧、舜之揖让，三代之征伐，然后更叙及周之得天下，以及周室之衰微，诸侯之互争。大似《五代史平话》中《梁史平话》的开场。大约这必是一部独立的著作，未必与《七国春秋前后集》、《武王伐纣书》等等有多大的关系的。合之于他们之列的，当是始于建安虞氏那位很有刊印“全史平话”的野心的出版家的。这部平话叙的是：秦始皇席着祖父馀业，兵力强盛，大



桃 园 结 义

这是《三国志演义》的开始，罗贯中着力地在描写着那刘、关、张三人的出身和聚会。

——从明周曰校刊本《三国志演义》



关云长单刀赴会

这是《三国志演义》里描写得很有力的一段故事。

——从明末刊本《三国志演义》

有并吞诸侯之意。当时天下共分七国。哪七国？是秦、齐、燕、魏、赵、韩、楚。其中惟秦为最强。六国常常合纵以敌秦，还敌不过他。当始皇六年时，他听从了大臣司马欣之言，派遣一位使臣公子少官使于列国，要六国尽皆纳土于秦，免兴干戈。楚国接待秦使，知道了此事，且恐且怒，便联合了韩、赵、魏、燕、齐诸国，大兴伐秦之师，自为从长。秦以王翦为将，率师拒敌。楚王顿兵函谷关下，与秦人交战，互有胜负，两不相下。诸王商议，恐久有变，便于一次大胜之后，各班师回国，休养兵力。约定一国有难，诸国皆来救应。却说秦始皇原来不是秦庄襄王子楚之后，乃是阳翟大贾吕不韦之子。不韦扶立庄襄王为君，以有孕美姬与他为妻，以此阴夺秦邦。但后来始皇长大时，见不韦势力日大，便设法安置他于蜀。不韦饮鸩酒自杀。到了始皇十七年，复有并吞六国，统一天下之意。便命王翦率师伐韩。韩以冯亭为将，率师拒敌。但敌不过秦师的英勇，只得退保都城。韩王命大臣向赵、齐借兵解围，二国皆不应。韩王望救不至，遂为秦所灭。始皇命改韩邦为颍州。（按史，灭韩者为内史胜，非王翦，所置郡名颍川，非颍州。）始皇第十九年，又命王翦出师伐赵。（按史，作十八年。）赵有名将李牧，屡为赵拒匈奴有功。这时，率师与秦对敌，屡挫其锋，秦人不能逞。但牧为司马尚谗间于赵王，赐死。秦兵遂长驱入赵，夷灭了她。始皇命将赵国亦改为郡。这时，燕太子丹惧秦兵及燕，且与始皇有怨，便遣荆轲入秦，献樊于期首及督亢地图，乘间刺秦王。不中。秦始皇杀了荆轲。遂诏王翦率兵伐燕。王翦围了燕城，天天攻打。燕王不得已，斩了太子丹的头，并将着金宝十车请和于秦。秦始皇许之，命王翦罢围而去。始皇二十二年，又命王贲为将率师攻魏。魏兵抵挡不住。不久，王贲便攻进魏都，掳了魏王。秦始皇命将魏国改为汴州。始皇二十四年，（史作二十三年。）始皇帝又命将伐

楚。王翦以为非六十万人不可。李信自恃少年英勇，以为只要二十万便足。始皇便以李信为将，将二十万人伐楚，不料被楚兵杀得大败而回。始皇听从了王翦的话，以六十万人交给他，命他再度伐楚。果然，不到几时，楚便为秦所灭，改置为荆州。始皇二十五年，（原文作十五年误。）廷议伐燕，李斯举王贲为将，将二十万人前去。他们势如破竹，杀得燕兵大败。燕王投奔辽东虏王处。秦军追捉燕王，与辽兵大战。辽兵不胜。燕王自刎而亡。辽东虏王将燕王头颅交给秦兵，王贲方才收兵而归。燕王殿下有善击筑者高渐离，见燕亡，便投奔到扶苏太子处为庸保。太子收留他在家。始皇二十七年，始皇见天下六国已灭其五，只有齐人未伏，便派遣王贲去攻齐。齐王不敌，降于秦。始皇统一天下，大设筵席相庆。太子荐高渐离来击筑。始皇见其善于击筑，渐渐的亲信他。渐离乘间举筑欲击秦王，不中，为左右所杀。始皇大怒，欲尽逐非秦人之在秦者。李斯亦在逐客数中，乃上书谏始皇。始皇听从其言，拜他为廷尉。（按史，李斯谏逐客，在始皇十年，并非在天下平定之后。）丞相王绾建议大封诸子以镇天下，李斯反对之。始皇遂以天下为三十六郡。销兵器，一法度。筑长城，建阿房。焚书坑儒，以愚天下人耳目；又出巡天下，勒石纪功。徐福带了五百童男女，欲求仙人，为仙人所恶，尽死。韩人张良为韩报仇，率众于博浪沙袭击始皇。不中，中副车。始皇大索刺客，不得。至沙丘，始皇病死。赵高与李斯谋，拥立胡亥为君，矫诏杀死扶苏。胡亥立，是为二世皇帝。是时，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赵高又潜杀李斯父子。不久，复与其婿阎乐谋，弑二世而立孺子婴。孺子婴又设计杀了赵高。不多几时，沛公刘邦攻破函谷关，西入咸阳，降孺子婴。秦亡。刘邦复与项羽争夺天下。邦用韩信、张良等，灭了项羽，统一天下。“则知秦尚诈力，三世而亡。三代仁义，享国长久。后之有天下者尚鉴于兹。诗



林冲刺配沧州

——从明刊百回本《水浒传》



宋 江 看 灯

——从明刊百回本《水浒传》

曰：始皇诈力独称雄，六国皆归掌握中。北塞长城泥未燥，咸阳宫殿火先红。痴愚强作千年调，兴灭还如一梦通，断草荒芜斜照外，长江万古水流东。”全书遂终于此一个吊古的“史论”与“史诗”中。

五

第四种是《吕后斩韩信前汉书续集》。在此之前，当有一部“《楚汉春秋前汉书正集》”一类名目的东西。那部未知的“正集”，其叙事当止于：项羽被围于九里山前，四面楚歌，虞姬自杀；羽奋勇突围而出。走至乌江，终于自刎而亡。所以这部《续集》单刀直入的便从“时大汉五年十一月八日，项王自刎而死，年二十一岁”叙起。写作《前汉书正续集》的小说家或说话人，与写《秦并六国》的作家或系一人。以其皆从史实扩大，不肯妄加无稽的“神谈”。至于和《七国春秋后集》的作者，则决非一人。其著作的态度与乎材料的选择，都全然不同。这部《前汉书续集》叙的是：项羽乌江自刎之后，其遗体为“五侯”所夺。刘邦既平天下，遂大封功臣。然他对于韩信等，心实猜忌。他又恨楚臣季布、钟离末二人未获。季布亡匿于朱公家。他设了一计，出来自首。刘邦大喜，封之为司马。惟闻知钟离末为韩信所匿，大为不悦。遂设一计，诈游云梦。左车、钟离末等劝信反。信不从，反斩末献于汉王。刘邦责其罪，夺去他的兵权，封他为淮阴侯，安置咸阳，不令他去。韩信闷闷不乐，每悔不听左车等之言。不久，番兵大举入寇，刘邦命陈稀（按史，应作豨）去御敌。稀临行时，至韩信寓，与信密谈一次。他到了边地，遂举反汉之帜。汉王大恐，率兵自去征他。临行时，吕后去送他，二人密有所议。吕后回后，便宣萧何入宫，设了一策，诈传已斩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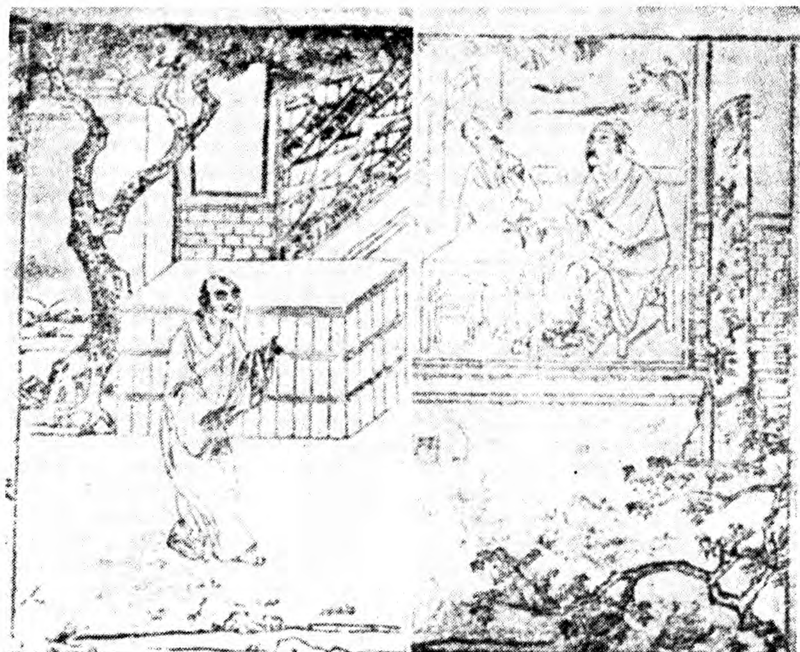
稀，命信入长信宫谢罪。信昧然而去，遂为吕后所擒斩。同时，刘邦用了陈平之策，也收服了陈稀之众。稀奔匈奴而去。韩信部下六将，起兵为信复仇，一声一口只要吕后之头。汉王斩似后者与之。他们明知其伪，不受。乃命吕后上城。六将射之，忽见一条金龙护体，射之不中。他们知道天命所在，遂各自刎而死。不久，彭越又为汉王藉口骗到咸阳捉下。吕后更进谗言，遂也杀了他，并以其肉作酱，赐与群臣。英布在九江也食到肉酱，闻知系彭越之肉，便强吐出来，入江尽化为螃蟹。英布遂反。汉王亲征，被布射中一箭。但布为吴芮所赚，竟为他杀死。天下虽复太平，然汉王自此病体沉重。他有所喜戚夫人的，生子如意。刘邦屡欲立如意为太子，俱为群臣所阻。邦死，吕后所生的太子盈继位为帝，是为惠帝。惠帝甚宽仁，但吕后则欲诛灭刘氏诸王。先杀了如意及戚妃。惠帝大为不安。不久，遂死。政权尽归于吕后。她欲以吕易刘，尽力扩张吕氏的势力。但诸臣俱不服。陈平、王陵、周勃等皆于暗中设计扶持刘氏诸王。田子春并为反间，使吕后将兵权给了刘泽。泽遂举兵于山东。恰好吕后为韩信阴魂所射死，吕氏命贯婴等为将去敌刘泽。婴等却反投到泽军去。以此声势益大。樊哙之子樊亢并亲率诸军，攻入宫中，将诸吕尽皆杀死，连他自己的母亲吕胥也在内。诸臣遂请刘泽等三王登位，泽等皆谦让未遑，其实帝位也正待着真主。他们即登了殿上，也俱不能坐到龙座上去。以此，帝位阙了半年。后来，陈平念及高祖尚有一子北大王，为薄姬所生，遂迎他入京即帝位。他要日西再午，方即帝位，果然日影再午。他便安登龙座，是为汉文帝。此书便终于此时。

以上二作皆谨守历史故实，间有附会的传说，却不大敢造作过于无稽的谣传，也很少神怪仙佛的成分在内，确是一部很正规的“讲史”，可为《五代史平话》的“肖子”的。不惟如此，其



李逵寿张乔坐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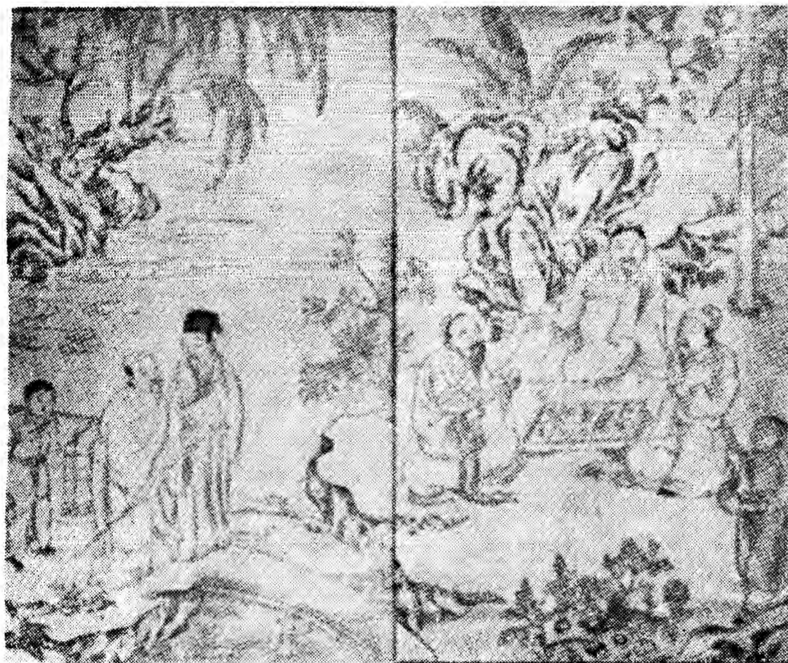
——从明刊百回本《水浒传》



二十回本《平妖传》的一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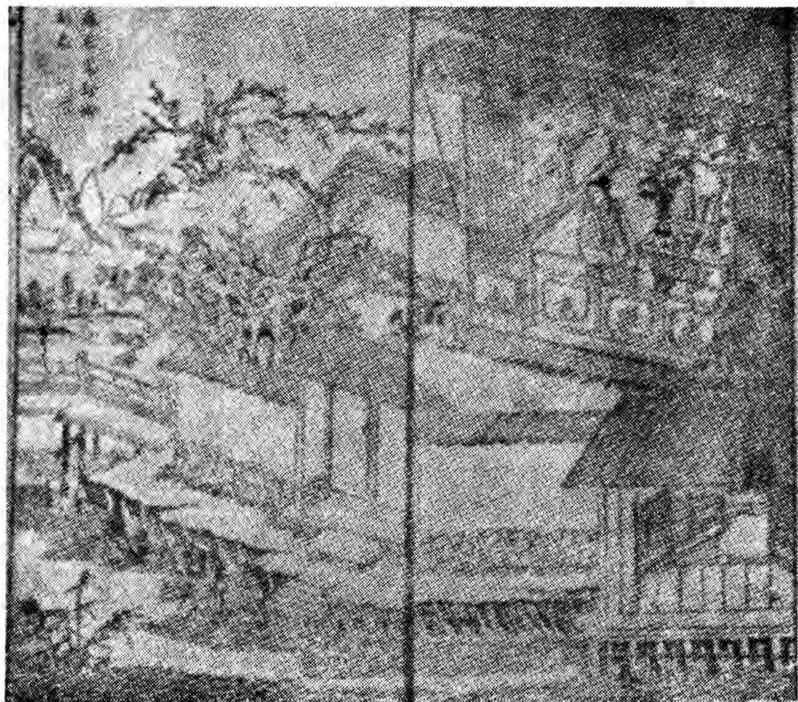
此本极罕见，通常所见者皆为四十回的冯氏改本。

——（鄞县马氏藏）



《北 宫 词 纪》

陈所闻编《南宫词纪》和《北宫词纪》，选曲甚为精备。首附插图数页，后印本皆佚去。



《吴 歈 萃 雅》

这部南曲总集分为四集，不仅选散曲，也选入剧曲。

引用的历史，有时且尽引原文，不加增润。例如，《秦并六国》之写荆轲刺秦王一段，便是完全引用《史记·刺客列传》的本文的。(只不过将古文改为半文半白之文体而已。) 在这里，已大似后来罗贯中诸“讲史”作家的作风了。我们看了这二作，可知其与后来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列国志传》、《残唐五代志传》等作，其活用历史以为小说的程度，是不相上下的，虽然在这二作里，其文章的粗率，文法与字体的“别”、“白”不通，与《三国演义》等的“文从字顺”者有异。

六

第五种是《三国志平话》。这部《三国志平话》，似非与写作《秦并六国》与《吕后斩韩信》二书同出一个作者之手。因为其著作的态度，显为不同，且其事实也与《吕后斩韩信》不大相连贯。例如，《三国志平话》的骨干，是以刘邦、吕雉屈斩了韩信、彭越、英布三人，所以他们投生为刘备、曹操、孙权三人，三分汉之天下，以为报仇。而在《吕后斩韩信》里，对于这事，我们连一点消息也看不出，可知其决非出于一手。在《吕后斩韩信》中，已有刘邦死于创，吕雉为韩信阴箭所杀二事，似已尽了报仇的能事，殊不必再于《三国志平话》中添出蛇足似的投生复仇的一段事来。就其全体的结构与内容看来，《三国志平话》实为一部完全独立的书，与《吕后斩韩信》等等并无统系、连贯的关系。也许这部韩、彭、英三将报冤复仇的故事，是很早的便已有了的。也许在宋人讲说“三分”时，已用了这个因果报应之说来耸动俗人的听闻了。

《三国志平话》的开头，便以“江东吴王蜀地川，曹操英勇占中原。不是三人分天下，来报高祖斩首冤”一诗，单刀直入，

叙汉之所以会分裂为三国之故。又以此狱久搁未断，赖人间秀才司马仲相判断公明，上帝遂将他投生为司马懿，削平三国，一统天下，以酬其劳；此便是三国之所以又合为一晋的缘故了。这个结构，是首尾完具，盛水不漏的，与《吕后斩韩信》等之依据史实为起结者大为不同。司马仲相断狱以后，作者便直叙汉末之事。“话分两说，今汉灵帝即位，当年铜铁皆鸣。”郓州太山脚下，又塌一穴地。孙学究因病自投穴中，得了天书一卷。他传于弟子张觉，觉遂出游四方，度徒弟十万人，以黄巾为号，与二弟同行叛变。灵帝以皇甫松为元帅，出师讨之。刘备、关羽、张飞三人，结义于桃园，乘时而出，欲讨张觉立功。皇甫松以他们为先锋。张觉等次第死于他们之手。但因常侍段珪让索贿不遂，他们之功，不得上达。后亏董成之力，刘备方补得安喜县尉。太守督邮皆欲折辱备，他们遂皆为张飞所杀。备等因往太行山落草。灵帝大惊，斩了十常侍，以首级招安了他们，并以备为平原县丞。后献帝继立，迁都洛阳。董卓独揽政权，擅作威福。曹操、袁绍等起兵讨卓，大战于虎牢关前。卓将吕布英勇无敌，惟有刘、关、张三人杀得胜他。他闭关不出。一面丞相王允却以连环计使吕布杀了董卓。布几为卓的四将所困，突围而出，往投刘备于徐州。后吕布夺了备的徐州，又与曹操战，为操所擒斩。操引刘备入朝，献帝以他为豫州牧。时操专权，帝不忿。有诏要备等讨贼。为操所觉，进兵杀得刘备大败。备与关、张各不相顾。关羽为操所收，而飞则投古城，自立为王，备则投于袁覃处。关羽屡思辞操而去。为他斩了袁覃骁将颜良、文丑之后，便弃操追寻刘备。这时备已与张飞会于古城，羽亦继至。他们共投刘表。表以备为辛冶太守。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为佐。操引大军攻辛冶，备不敌，往投孙权。权以周瑜为帅，敌操，大败之于赤壁。刘备乘机借了荆州暂住。诸葛亮主张备应进兵收取四川，以为基

业。备兵遂西进，破了成都，降了刘璋。备自立为汉中王，封关羽、张飞、赵云、黄忠、马超为五虎将。关羽镇守荆州，东吴屡使人求还荆州，羽不与。孙权遂进军攻荆州，杀了关羽。这时，曹丕篡汉，自立为帝。权与备闻之，也各立为吴、蜀帝。备以羽为权兵所杀，悲愤不已，遂起大军征吴。为吴所败，卒于白帝城。诸葛亮辅阿斗为帝，辛勤主国，七擒孟获，先平南蛮，以绝后顾之忧。更六出岐山，以讨反贼（即曹魏）。但俱不能有功。最后，亮病卒。姜维继其志，也无所展施。后司马氏篡魏，立晋，使邓艾、钟会平蜀，使王濬、王浑平吴，天下复归于一。但汉帝外孙刘渊逃于北方，不伏晋人。其子刘聪更骁勇绝人，自立国号曰汉，为刘氏复仇。晋惠帝死，怀帝立。刘聪领军至洛阳，杀了怀帝，又追掳新立的悯帝于长安，灭了晋国，即皇帝位。《三国志平话》之终于刘聪灭晋，而不终于应终的晋灭吴、蜀二国之时，作者似乎仍是持着因果报应的观念，欲以此刘氏的恢复故物，为后来深惜诸葛之功不就的人弥补缺憾的。

这五部平话，虽显然非出于一手，却同为新安虞氏所合刊。其格式也为闽中刊本所特有的式样，一页分为二格，上格为图，下格为文字。图是很狭长的。图的一格约当文字的一格的四五分之一。这个闽本的式样，当起于宋。宋刊本的绘图的《列女传》（闽余氏原刊，阮元翻刻本）便是如此。直至明万历中，余象斗等刻印《三国志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等，其式样还是如此未变。

七

但这五部平话虽非出于一手，其叙述虽或近于历史，或多无稽的传说，或杂神怪的笔谈，然其文字不大通顺，白字破句，亦

累牍皆是，却是五作如一的。我们很显然的可以看出他们乃是纯然的民间的著作。与宋人之诸短篇话本，与乎《五代史平话》较之，实令人未免有彼善于此的感想。今姑从五本中征引一二则以明此言。

乐毅大喜，看柏杨定甚计来。先生曰：“此是迷魂阵，捉孙子之地。”毅告曰：“下战书与孙子。孙子拜师父为师叔，兼孙操拜为师父。若见，必舌辨也。”柏杨曰：“放心也。败尔者弱吾节概。”同乐毅至张秋景德镇，向燕阵中烈八足马四疋，怀胎妇人各用七个，取胎埋于七处，四角头埋四面日月七星旗。阴阳不辨，南北不分，此为迷魂阵。若是打阵入来，直至死不能得出。准备了毕。却说齐帅孙子在营中有人报军师，寨门外有一道童来。先生唤至。呈书与孙子。孙子看曰：“师父书来，道膑有百日之灾，慎勿出战，只宜忍事。如出阵，有误也。”言未已，有人报乐毅下战书。先生曰：“此非师父之书，是乐毅之计，必诈也。”孙子不信，叫袁达：“听吾令。依计用事，破燕阵，捉乐毅。”袁达持斧上马曰：“只今朝便睹个清平。”来战乐毅。且看胜败如何？

诗曰　贯世英雄谁敢敌　今朝却陷虎坑中

——《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

按《汉书》云：吕后送高皇回来，常思斩韩信之计，中无方便。“若高皇征陈稀回来，必见某过也。”吕后终日不悦。驾去早经二月有馀。（吕后）令左右请萧何入内。吕后问丞相曰：“高皇出征临行，曾言，子童与丞相同谋定计，早获斩韩信，要其僽过。”问：“丞相有计么？”萧何闻言，

心中大惊。暗思："韩信未遇，吾曾举荐他挂印，东荡西除，亡秦灭楚，收伏天下，今一统归于刘氏。今作闲人，坐家致仕，今亦要将韩信斩首，吕后逼吾定计，不由我矣。实可伤悲！韩信好昔哉！"萧何哽咽未对。吕后大怒曰："丞相不与朝廷分忧，到与反臣出力。尔当日三箭亦保韩信反乎？"萧何急奏曰："告娘娘，与小臣三日暇限，于私宅中思计如何？"太后准奏。还于私宅，闷闷而不悦。升坐片间，有左右人来报，楚王下一妇人名唤青远，言有机密事要见相公。萧何曰："唤来。"青远叩厅而拜，"告相公，妾有冤屈之事。韩信教唆陈稀告反，却把妾男长兴杀了。因此妾状告相公。"萧何听妇人言其事，唬得萧何失色。暗引妇人青远入内见太后。萧相言其韩信教唆陈稀谋反。吕后大惊，问萧相如何。萧相言："牢中取一罪囚，貌相陈稀，斩之。将首级与使命，于城外将来，诈言高皇捉讫陈稀斩首。教他将头入宫。韩信闻之，必然忧恐。更何说韩信入宫，将他问罪，与妇人青远对词证之。"太后曰："此计甚妙。"

——《前汉书续集》

有张飞遂问玄德："哥哥因何烦恼？"刘备曰："令某上县尉九品官爵。关、张众将一般军前破黄巾贼五百馀万。我为官，弟兄二人无官，以此烦恼。"张飞曰："哥哥错矣！从长安至定州，行十日不烦恼，缘何参州回来便烦恼？必是州主有甚不好。哥哥对兄弟说。"玄德不说。张飞离了玄德，言道："要知端的，除是根问去。"去于后槽根底，见亲随二人便问。不肯实说。张飞闻之大怒，至天晚二更向后，手提尖刀，即时出尉司衙。至州衙后，越墙而过。至后花园，见一妇人。张飞问妇人："太守那里宿睡？你若不道，我便杀

你。”妇人战战兢兢，怕怖，言，“太守在后堂内宿睡。”“你是太守甚人?”“我是太守拂床之人。”张飞道：“你引我后堂中去来。”妇人引张飞至后堂。张飞把妇人杀了，又把太守元峤杀了。有灯下夫人忙叫道：“杀人贼!”又把夫人杀讫。

——《三国志平话》

由此可见，这样笨拙、迟重的文笔，的是出于民间作者之手，而未曾经过文人学士的润饰的。与宋本的《三藏取经诗话》，其气韵恰好相类。

八

《元刊平话五种》作者无考。最早的讲史和英雄传奇作家之可考者惟一罗贯中耳。(施耐庵之名尚为一个谜。)在元、明小说的演进上，罗贯中是占着极重要的地位的。活动于宋代的“书会先生”，在元代虽似乎也甚努力，但其努力的方向，似已由小说方面而转移到戏曲方面去。中国的小说遂突然由第一黄金时代的南宋，而堕落到像产生《元刊平话五种》的幼稚的元代。与元代的鼎盛的戏文与杂剧较之，诚未免要使人高喊着小说界的不幸。或者，那个时代的人们，已厌倦了比较宁静、单调的说书、讲史，而群趋于金鼓喧天，管弦凄清的剧场中了吧。因此，说书的职业，遂为之冷落；小说的著作，遂为之停顿。但到了元代的末叶，却有罗贯中氏出来，竭其全力，以著作小说，以提倡小说，而小说界的蓬勃气象，遂复为之引起。驯至产生了第二黄金时代的明代。罗氏之功，实不可没。而罗氏的雄建的著作力，在中国小说史上，似乎也一时无比。罗氏盖实继于“书会先生”之后的一位伟大作家。他正是一位继往承来，继绝存亡的俊杰；站在雅

与俗、文与质之间的。他以文雅来提高民间粗制品的浅薄，同时又并没有离开民间过远。“雅俗共赏，妇孺皆知”的赞语，加之于罗氏作品之上似乎是最为恰当的。

罗氏的生平，我们不甚明了；在他的作品里，更一无可以供我们研究他的生平的。但很有幸的，在贾仲名的《续录鬼簿》里，却有关于罗贯中的一段话：“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公元1364年）复会。别后又六十馀年。竟不知其所终。”这虽是寥寥的数语，却是最可珍异的材料。后来的以他为名本，字贯中，东原人，或武林人，庐陵人；其名或有作“牧”，或“木”的诸说，都可以不辨自明了。周亮工《书影》说他是洪武时人，和仲名的记载恰正相符。他是一位不得志的才人。在政治方面必是一点也不曾有过一官半职的。那时（元时）汉人，特别是南方人，在政治上是不用想有什么建树的。在受着少数民族的重重压迫之下，才人名士们毫不能有所展施，于是只好将其才力，用之于戏曲上，用之于小说上。一方面，也许竟带有几分解决生活问题的性质。罗氏的那些小说的流行，对于他，当有几许利益的。陈氏尺蠖斋评释的《西晋志传通俗演义》上，有序一篇道：“一代肇兴，必有一代之史。而有信史，有野史。好事者藁取而演之，以通俗谕人，名曰演义。盖自罗贯中《水浒传》、《三国传》始也。罗氏生不逢时，才郁而不得展，始作《水浒传》以抒其不平之鸣。其间描写人情世态，宦况闺思，种种度越人表。迨其子孙三世皆哑，人以为口业之报。”子孙三世皆哑之说，人往往以指施耐庵，此序独加之于罗氏身上，似不可信。

罗氏的著作，传世者不少，但往往皆没其名氏，或为后人所增润删改，大失其本来面目。但这些著作，大都皆为历史小说、

讲史及英雄传奇。在其中，《三国志》及《水浒传》最有大名。亦有神怪妖异之作，像《平妖传》的。

《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罗氏作品里最流行的一部，也是被后人修改得最少的一部。毛宗岗的《第一才子书》虽标明他自己伪造的“古本”，用来删润罗氏的原本，然所改削的地方究竟不多。罗氏原本的面目，依然存在。近来古本《三国志通俗演义》[1] 的发现，不止一本，其面目大都无甚异同，可证其即为罗氏原本无疑。依据了这个原本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我们可知罗氏对于“讲史”的写作，其态度是改俗为雅，牵野说以就历史的。虽然他仍保存不少旧作的原来的东西，但过于荒诞不经的东西则皆毫不吝惜的铲除无遗。原来，我们要晓得，罗氏的著作，大都不是他自己的创作，而是有所依据的。换言之，他的地位，与其说他是一位“创作家”，毋宁说他是一位“编订者”，或“改写者”，特别是关于“讲史”一部分，因为那些讲史在他之前大都是已有了很古很古的旧本的。不过，他的这位“编订家”，或“改写家”所负的责任与所取的态度，却是非同寻常的编订者一般的。他不是毛宗岗、陈继儒、金圣叹一流的人。他乃是更大胆的冯梦龙、褚人获一流人。他是一位超出于寻常编订家以上的“改作家”，有时简直是“重作”。我们试取他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来一看，便可知他的工作是如何的繁重与重要。《三国志平话》，上文已经说到过，其骨架乃建立在因果报应之说上。汉之所以分为三国，盖因韩信、彭越、英布的报仇，三国所以复合为晋，盖因上天以一统的江山赐给断狱公平的司马仲相。罗贯中氏改作《三国志演义》，则首先将这一段鬼话完全铲去，直由“后汉桓帝崩，灵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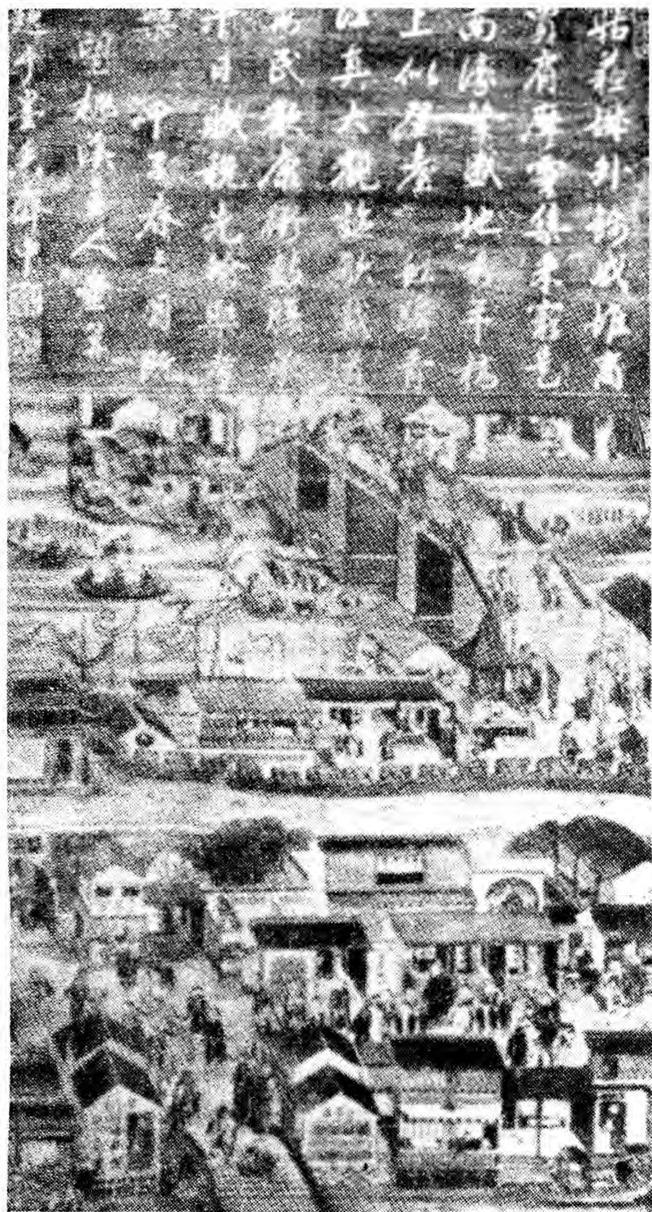
① 《三国志演义》有嘉靖间刊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又明刊本甚多。毛氏评本的《第一才子书》最易得。

即位，年十二岁”叙起。许多年来胶附于“三国”平话中的这一段原始的民间因果报应谈，至此始与“三国”故事分离。罗氏的手眼，不可谓不高！《三国志演义》之成为纯粹的历史小说，其第一功臣，故当为罗氏。除了司马仲相的阴司断狱一段以外，罗氏的《演义》与元刊本《三国志平话》不同者尚有几点。（一）削去了《平话》中许多荒诞不经的事实，例如：曹操劝汉献帝让位于其子曹丕，刘备到太行山中落草为寇等等。（二）增加了《平话》上所没有的许多历史上的真实材料，例如何进诛宦官，祢衡骂曹操，曹子建七步成章等等。（三）增加了《平话》上所没有的许多诗词、表札。（四）改写了《平话》上许多不经的记载，例如《平话》叙张飞拒操长坂桥，大喊一声，桥竟为之喊断，此实万无此理者，故罗氏改作飞的喊声，惊破了夏侯杰之胆。（五）保存了《平话》的叙述，而将此叙述润饰着，改作着，往往放大到五六倍；以此枯瘠的记载往往顿成了丰赡华腴的描写。有此五点，我们已可知道罗氏改作的功绩是如何的弘伟了。今且引罗氏《三国志演义》的一段于下，以示其作风的一斑：

> 玄德辞二隐者上马，投卧龙岗来。至庄前，下马扣门。童子出。玄德曰：先生在庄上否？童子曰：见在堂上读书。玄德遂跟童子入，见草堂之上一人拥炉抱膝，歌曰……玄德上草堂，施礼曰：备久慕先生，无缘拜会。昨因徐元直称荐，敬到仙庄，不遇空回。今特冒风雪而来，得见仙颜，实为万幸。那个少年慌忙答礼而言曰：将军莫非刘豫州，欲见家兄否？玄德惊讶而问曰：先生又非卧龙耶？其人曰：卧龙乃二家兄也。道号卧龙。一母所生三人。大家兄诸葛瑾，见在江东孙仲谋处为幕宾。二家兄诸葛亮，与某躬耕于此。某乃孔明之弟诸葛均也。玄德曰：令兄先生往何处闲游？均

曰：博陵崔州平相邀同游，不在庄上二日矣。玄德曰：二人何处闲游？均曰：或驾小舟游于江湖之中，或访僧道于山岭之上，或寻朋友于村僻之中，或乐琴棋于洞府之内，往来莫测，不知去所。玄德曰：刘备如此缘分浅薄，两番不遇大贤。嗟呀不已。均曰：小坐献茶。张飞曰：既先生不在，请哥哥上马。玄德曰：已亲诣此间，如何无一语而回。玄德请问曰：备闻令兄熟谙韬略，日看兵书，可得闻乎？均曰：不知。飞曰：问他则甚！风雪甚紧，不如早归。玄德叱之曰：汝岂知玄机乎？均曰：家兄不在，不敢久留车骑，容日却去回礼。玄德曰：岂敢望先生枉驾来临。数日之后，备当又至矣。愿借纸笔，留一书上达令兄，以表刘备殷勤之意也。均遂具文房四宝。玄德呵开冻笔，拂展云笺，其书曰……玄德写罢递与诸葛均。均送出庄门外。玄德再三殷勤致意。均皆领诺，入庄。玄德上马，忽见童子招手篱外叫曰：老先生来也。玄德视之，见一人暖帽遮头，狐裘被体，骑一驴，后随带一青衣小童，携一葫芦酒，踏雪而来，转过小桥，口诵《梁父吟》一首。玄德闻之曰：此必是卧龙先生也！滚鞍下马，向前施礼曰：先生冒寒不易，刘备等候久矣。那人慌忙下驴，进前作揖。诸葛均在后曰：此非卧龙家兄，乃家兄岳父黄承彦也。玄德问曰：适间所诵之吟，极其高妙，乃系何人所作？黄承彦曰：老夫在女婿家观《梁父吟》，记得这一篇。却才过桥，偶望篱落间梅花感而诵之。玄德曰：曾见令婿否？黄承彦曰：便是老夫迳来看拙女小婿矣。玄德闻言，辞别承彦，上马而行。正值风雪满天，回望卧龙岗，怅快不已。

又有《唐传演义》，及《残唐五代》皆传为罗氏所作。《残唐



苏州万年桥

在明、清之际，苏州是甚为繁华的，
故昆剧作家们多产生于其地。

从清乾隆苏州桃花坞板画



《春 灯 谜 记》

明阮大铖作剧曲四种，此是其一，传唱甚盛。

——从明末刻本《春灯谜记》

五代演义》，凡六卷，六十回，其叙述直接于《唐传演义》之后，而以“却说懿宗传至十七代僖宗即位”引起。其与《唐传演义》为连续的一书，当无可疑。惟《唐传演义》今已证知其为嘉靖时熊钟谷所作，则《残唐五代演义》当也不会是罗氏所作的了。

罗氏的英雄传奇，其成就似远较他的讲史或演义为伟大。因为讲史或演义，只是据史而写，不容易凭了作者的想象而骋驰着；又其时代也受着历史的牵制，往往少者四五十年，多者近三五百年，其事实也多者千百宗，少者也有百十宗；作者实难于收罗，苦于布置，更难于件件细写；而其人物也往往为历史所拘束，不易捏造，更不易尽量的描写着。以讲史而写到《三国志演义》的地步，已是登峰造极的了。这样的左牵右涉，如何会写得好呢？此讲史之所以决难有上乘的创作的原因也。至于英雄传奇则不然，人物可真可幻，事迹若虚若实，年代也完全可不受历史的拘束，如此，作者的情思可以四顾无碍，逞所欲写，材料也可以随心所造，多少不拘。作者很容易见长，读者也更易感到趣味。《水浒传》在艺术上之所以高出《三国演义》远甚，此亦其原因之一。罗氏的英雄传奇，今知者凡四种，其中以《水浒传》与《平妖传》为最著，也最可靠。《说唐传》与《粉妆楼》则似乎没有什么确证，可以指实其为罗氏所作。

《水浒传》的故事，流传得很早。《宣和遗事》有记载，李嵩辈“有传写”（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龚圣与有三十六人赞。我猜想，此故事在南宋时代或已经演为话本了吧。但今本《水浒传》[1] 的写定，则为罗贯中氏。对于此书，罗氏并不自居

---

① 《水浒传》传本甚多；有《英雄谱》本，《水浒志传评林》本；福建余氏刊本（皆简本），嘉靖本（仅见残叶若干页）；李卓吾《评一百二十回》本；一百回本（皆繁本）。

于创作的地位，只是很谦抑的题着：“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见《百川书志》）大约施耐庵对于《水浒传》的关系，总不止像罗氏《三国志演义》上所题的“晋平阳侯陈寿史传”那末浅薄吧。施氏的《水浒传》也许只是一个未刊的底本，由罗氏整理编次而始流传于世的。总之，不管施氏的旧本如何，罗氏对于《水浒传》之有编订的大功是无可疑的。今日流传于世的简本《水浒传》（大约是一百十五回的），其笔调大似罗氏的诸作，则我们与其将这部伟大的英雄传奇的著作权，归之于施氏，不如归之于罗氏更为妥当些。罗氏原本的《水浒传》今尚未发见于世。今传于世的《水浒传》，有繁、简二本。繁本为明嘉靖时人所作（见下），简本则似尚保留不少罗氏原本的面目，惟亦迭有所增添修改[①]。其修改、增添最甚之处，似为：（一）征辽。（二）征田虎、王庆。（三）诗词。罗氏的原本，当是盛水不漏的一部完美严密的创作，始于洪太尉误走妖魔，而终于众英雄魂聚蓼儿洼。其间最大的战役为曾头市、祝家庄，及与高太尉、童贯的相抗。至招安后征讨方腊的一役，则众英雄已至“日薄崦嵫”之境，在战阵丧亡过半的了。其间，征辽大约是嘉靖时加入的，征田虎、王庆的二段的加入则似乎更晚。这三段故事的插入《水浒》中，显然是很勉强的，带着不少的油水不融洽的痕迹。

《水浒传》的文笔，较《三国》、《唐传》尤为横恣；但其半文半白、多记载而少描写的缺点（指“简本”而言），仍是很显著的，颇可充分的表现出罗贯中氏的特有的彩色。惟对于人物的性格，故事的支配，已有特殊的进展。例如，下面的一段，形容鲁智深拳打镇关西的事，已甚宛曲动人：

---

① 详见我所作的《水浒传的演化》一文（载于《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九号）。

郑屠正在门前卖肉。鲁达走到门前，叫一声郑屠。郑屠慌忙出柜唱喏。便教请坐。鲁达曰：“奉着经略相公钧旨，要十斤精肉，切做臊子。”郑屠叫使头快选好的十斤去。鲁达曰：“要你自家切。”郑屠曰：“小人便自切。”遂选了十斤精肉，细细的切做臊子。那小二正来郑屠家报知金老之事，却见鲁达坐在肉案门边，不敢进前，远远立在屋檐下。郑屠切了肉，用荷叶包了。鲁达曰：“再要十斤都是肥肉，也要切做臊子。”郑屠曰：“小人便切。”又选十斤肥的，也切做臊子。亦把荷叶包了。鲁达曰：“再要十斤寸金软骨，也要细细切作臊子。”郑屠笑曰：“却是来消遣我!”鲁达听罢，跳将起来，睁眼看着郑屠曰：“洒家特地要消遣你!”把两包肉臊子，劈面打去。郑屠大怒，从肉案上，抢了一把尖刀，跳将出来，就要揪鲁达。被鲁达就势按住了刀，望小腹只是一脚，踢倒了。便踏住胸前，提起拳头看看郑屠曰：“洒家始从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你是个卖肉的屠户，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镇关西！你因何强骗了金翠莲?”只一拳，正打中鼻子上，打得鲜血迸流，鼻子歪在一边。郑屠挣不起来，口里只叫：“打得好!”鲁达曰：“你还敢应口!”望眼睛眉梢上又打一拳，打得眼珠突出。两傍看的人，惧怕不敢向前。又打一拳，太阳上正著。只见郑屠挺在地上，渐渐没气。鲁达寻思曰：“俺只要痛打这厮一顿，不想三拳真个打死了。”脱身便走，假意回头指着郑屠曰：“你诈死，洒家慢慢和你理会。”大踏步去了。街坊邻舍，知他利害，谁敢拦他。

——一百十五回本第三回

像这样的描写，乃是《三国》中所没有的。而蓼儿洼的会葬，林

冲的走雪，武松的打虎，以及野猪林救林冲，快活林的醉打蒋门神等等，不管它描写得如何，其情景的布设，已都是很俊峭可喜的了。嘉靖本的《水浒》，除了描写的技巧的更高明之外，其情景并无所改易，差不多可以说完全是本之于罗氏的。《水浒》的不朽与伟大，其功至少是要半归之于罗氏的。

《三遂平妖传》[1] 原本二十回，今本则有四十回，为明末冯梦龙所增补，与原本面目已大为不同。原本有万历间唐氏世德堂刊本。叙的是：汴州胡浩得仙画，为妇所焚，灰烧于身，因而生女永儿。有妖狐圣姑姑授以道法。遂能幻变，为纸人豆马。后嫁于王则。则盖有数年称王之命者。弹子和尚、张鸾等皆来归之。则遂称乱于贝州。文彦博率师讨之。则部下如弹子和尚等见则横暴，皆已前后引去。弹子和尚并化身为诸葛遂智助彦博讨则，以破则与永儿的妖法。彦博部下有马遂的，又诈降击则；李遂则率掘子军作地道入城。彦博遂擒则及永儿，平了贝州之乱。因为平则的三人皆名“遂”，故谓之《三遂平妖传》。原本的二十回，所叙不过如此。冯梦龙（托名龙子犹）的改本，在全本加以润饰以外，更于原本第一回之前，加以十五回，又于其间加入五回，共成四十回。较原书是完全改观的了。原本《平妖传》的笔调也和《三国》、《唐传》等相类。

《说唐传》[2] 今存者分《前传》、《后传》二部。《前传》共六十八回，始于秦彝托孤及秦叔宝、程咬金幼年事，中叙瓦岗寨聚义，最后则唐太宗削平群雄，登位为帝为结束。中间为《小英雄传》，叙罗通扫北事，凡十六回。此下即为《后传》，一名《薛家将》，凡四十二回，记薛仁贵跨海征东事。故《说唐传》虽为一

---

① 原本《平妖传》至罕见，鄞县马氏有一部。

② 《说唐传》坊刊本甚多，明刊本未见。

个总名，其实乃是三部似续不续的不同的英雄传奇的总称。第一部着重于秦叔宝及瓦岗寨的故事，第二部着重于罗通；第三部的中心人物则为薛仁贵。这三部都是可以独立的。（曾有人将“瓦岗寨”的故事取出，另编《瓦岗寨演义》），我曾见其旧刊本。又薛仁贵的故事也早已成了独立的题材，元曲中有《薛仁贵》；明富春堂所刊传奇中也有《跨海征东白袍记》一书。）《唐传演义》乃是依据于正史的，故亦有瓦岗寨，亦有程咬金、单雄信、薛仁贵，其叙述却与《说唐传》完全不同。《说唐前传》以瓦岗寨聚义为叙述的中心，其间程咬金的憨直，秦叔宝的穷途，单雄信的忠义，徐茂公的智狡，皆为《唐传演义》所无者。又，《说唐后传》以仁贵的含冤负屈，张士贵的冒功嫉贤为叙述的中心，在《唐传演义》中，也全无此种“野史”、“俗说”的记载。《说唐传》的来历是很古远的，或者罗氏也只不过加以“编次”、“笔削”而已，并非他自己的创作。《说唐传》的叙述虽多粗鄙可笑处，而其情景的敷设却甚为动人。若叔宝的卖马，雄信的拒降，皆为不朽的气概凛然的章段。足以与《水浒传》并驾齐驱的英雄传奇，恐怕也只有这一部《说唐传》而已。可惜不曾有人表彰过，遂致不得登于文坛为文人学士所称颂。《粉妆楼》凡八十回，叙罗成之后两位公子罗灿、罗焜之事，其事实完全不见“经传”，俱是作者的捏造。其布局与情节，也大都杂钞《水浒》与《说唐》，不像是罗氏的著作。谢无量谓“是罗贯中叙述自家先代故事的专书”[①]，未免附会得可笑。

又有《禅真逸史》一书，谢无量也以为旧本说是根据罗氏原本的[②]。但我所有的明刊本《禅真逸史》，却并无此语，仅有

① 谢无量：《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商务印书馆《国学小丛书》）第四十四页。

② 《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商务印书馆《国学小丛书》）第十四页。

“旧本意晦词古，不入里耳”，及“旧本出自内府，多方重购始得”（均见爽阁主人《禅真逸史》凡例）的二语而已。不知谢氏此语何据。故今不及之。

参考书目

一、《全相平话五种》　元刊本，藏日本内阁文库。其中《三国志平话》一种，有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二、《平民文学的两大文豪》　谢无量著，商务印书馆出版。

三、《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著，北新书局出版。

四、《中国文学论集》　郑振铎著，开明书店出版。

五、《续录鬼簿》　明贾仲名著，有明蓝格钞本；传钞本。

第四十九章　散曲作家们

散曲的出现——散曲的来源——南曲与北曲——小令与套数——元代散曲的前后二期——前期的作家们——大诗人关汉卿——王和卿与王实甫——杨果商挺等——冯子振卢挚贯云石——白朴——马致远——马九皋张养浩等——刘时中王伯成等——后期的作家们——张可久与乔吉甫徐再思曾瑞等——钟嗣成——杨朝英与周德清——吴西逸吕止庵等——女作家王氏

一

当金、元的时候，我们的诗坛，忽然现出一株奇葩来，把恹恹无生气的“诗”坛的活动，重新注入新的活力，使之照射出万丈的光芒，有若长久的阴霾之后，云端忽射下几缕黄金色的太阳光；有若经过了严冬之后，第一阵的东风，吹拂得青草微绿，柳眼将开。其清新愉快的风度，是读者之立刻便会感到的。这株奇葩，便是所谓“散曲”。但这里所谓“忽然现出”，并不是说，散曲乃像摩西《十戒》版似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她的生命，在

暗地里已是滋生得很久了。她便是蔓生于“词”的领域之中的；她便是偷偷地在宋、金的大曲、赚词里伸出头角来的。

她的产生的时代，已是很久了。但成为主要的“诗”体的一种的时代，则约在金、元之间。金、元的杂剧是使用着这种名为“曲”的诗体，成为她的可唱的一部分的。在更早的时候，“诸宫调”也已用到她成为其中“弹唱”的成分。宋人的唱赚，也是使用着“曲”的。所以“散曲”的实际上的出现，实较“剧曲”为更早。惟其成为重要的诗人们的“诗体”，则恰好是和“剧曲”同时。创作“杂剧”的大诗人关汉卿也便是今所知的第一位伟大的散曲作家。

散曲可以说是承继于“词”之后的“可唱”的诗体的总称，正如“词”之为继于“乐府辞”之后的“可唱”的诗体的总称一样。其曲调的来源，方面极广，包罗极多的不同的可唱的调子，不论是旧有的或是新创的，本土的或是外来的，宫庭的或是民间的。但在其间，旧有的曲调，所占的成分并不很多，大部分是新闯入的东西。在那些新闯入的分子们里，最主要的是“里巷之曲”与“胡夷之曲”，正如“词”的产生时代的情形一样。

散曲通常分为“南”、“北”二类。北曲为流行于金、元及明初的东西。南曲则其起源似较北曲为更早，但其流行则较晚。差不多要在元末明初的时候，我们才见到正则的南曲作家的出现。当北曲成为金、元诗人们的主要诗体之时，南曲似还不曾攀登得上文坛的一角。所以北散曲似是出现于杂剧之先，而南散曲的出现则要在戏文的产生之后，也许那时候已经流行于民间了。但今日却没有她存在的征象可见。所以这里所讲的第一期的散曲的发展，只讲的是北散曲。

南曲和北曲，其最初的萌芽是同一的，即都是从“词”里蜕化出来。金人南侵，占领了中国的中原和北部，于是中原的可唱

的词，流落于北方而和“胡夷之曲”及北方的民歌结合者，便成为北曲，而其随了南渡的文人、艺人而流传于南方，和南方的“里巷之曲”相结合者便成为南曲。

无论南曲或北曲，在其本身的结构上，皆可分为两种不同的定式，一是小令，二是套数。小令起源于词的“小令”，是单一的简短的抒情歌曲，常和五七言绝句，及词中的小令，成为中国的最好的抒情诗的一大部分。小令的曲牌，常是一个。但也有例外者，像：(一) 带过曲 (此仅北曲中有之)，例若“沽美酒带过太平令”、“雁儿落带过得胜令”等等。(二) 集曲 (流行于南曲里)，系取各曲中零句合而成为一个新调，例若“罗江怨”，便是摘合了《香罗带》、《皂罗袍》、《一江风》的三调中的好句而成的。最多者若“三十腔”，竟以三十个不同调的摘句，合而成为一新调。(三) 重头，即以若干首的小令咏歌一件连续的或同类的景色或故事。例若元人常以八首小令咏“潇湘八景”，四首小令咏春、夏、秋、冬四景，或竟一百首小令咏唱《西厢》故事等等。惟每首韵各不同。

“套数”起源于宋大曲及唱赚。至诸宫调而“套数”之法大备。套数是使用两个以上之曲牌而成为一个“歌曲”的。在南曲至少必须有引子、过曲及尾声的三个不同之曲牌，始成为一套。在北曲则至少须有一正曲及一尾声 (套数间亦有无尾声者，那是例外)，无论套数使用若干首的曲牌，从首到尾，必须一韵到底。

在元末的时候，有沈和甫的，曾创作了南北合套的新调。这南北合套的出现，反在今知的纯粹的南曲散套的出现以前。我们由此可知，南曲的存在，是较今所知的时候为久远的。

二

初期的散曲作家们，几全以北曲为其活动的工具。从金末到元末，便是他们的活动的时代。这个初期的散曲时代，可分为两类不同的作家群，或两个不同的时期。前期是从金末（约公元1234年）到元大德间（约公元1300年），相当于钟嗣成《录鬼簿》上所说的“前辈名公”的时代。后期便是由大德间到元末（公元1367年），相当于钟嗣成的时代。这两个时代的作风是不大相同的。前期还不脱草创时代的特色，散曲的写作，只是戏曲作家们的副业，或大人先生们的遣兴抒怀之作，或供给妓院里实际上的歌唱的需要。但后期便不同了。散曲的使用是无往而不宜。专业的散曲作家们也便陆续的出现了。他们以歌曲为第二生命，他们的一切活动，几都集中于散曲。他们是诗中的李、杜，是词中的温、李（后主）、辛、姜。这一期，可以说是散曲的黄金时代。

前期的作家们，据《录鬼簿》的记载，所谓“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行于世者”，有董解元、刘秉忠、商政叔、杜善夫、阎仲章、张子益、王和卿、盍志学、杨西庵、胡紫山、卢疏斋、姚牧庵、徐子芳、史天泽、张弘范、荆干臣、陈草庵、张梦符、陈国宾、刘中庵、马彦良、赵子昂、阎彦举、白无咎、滕玉霄、邓玉宾、冯海粟、贯酸斋、曹光辅、张洪范、郝新庵左丞、曹以斋尚书、刘时中待制、萨天锡照磨、李溉之学士、曹子贞学士、马昂夫总管、班恕斋知州、冯雪芳府判、王继学中丞（自郝新庵以下十人，《楝亭丛书》本及他本《录鬼簿》皆别列于“方今名公”之下，但天一阁抄本则直接于前。似当从天一阁本。）等四十一人。而天一阁旧藏抄本《录鬼簿》则更有张云庄、奥殷周、赵伯

宁、王元鼎、刘士常、虞伯生、元遗山等七人。这些人大都是“公卿大夫居要路者”。他们大都是以其余暇来作散曲的。他们的作风，离不开宴会、妓乐、山水的歌颂，乃至浅薄的厌世和恬退的思想。只有杜善夫、王和卿等数人的作风略有不同。当时伟大的戏曲家关汉卿、白仁甫和马致远，即在散曲坛上也成了鸡群里的白鹤，驰骋于散曲的平原之中，无可与争锋者。王实甫的散曲也有数阕传于今。现在略述这时期的比较重要的若干作家。

三

董解元的首列，只是“以其创始”（钟嗣成语）之故。他并没有散曲流传下来。散曲的历史的开场，仍当以大诗人关汉卿为第一人。汉卿的散曲大抵散在杨朝英的《阳春白雪》和《太平乐府》里[1]。他的作风，无论在小令或套数里，所表现的都是深刻细腻，浅而不俗，深而不晦的；正是雅俗所共赏的最好的作品。像《一半儿》四首的《题情》，几乎没有一首不好的，足当《子夜》、《读曲》里的最隽美的珠玉。姑举其一：

> 碧纱窗外静无人，跪在床前忙要亲。骂了个负心，回转身。虽是我话儿嗔，一半儿推辞，一半儿肯。

又像他的《沉醉东风》的一首：

> 咫尺的天南地北，霎时间月缺花飞，手执著饯行杯，眼阁著别离泪，刚道得声：保重将息，痛煞煞教人舍不得。好

---

① 在任中敏编的《元人散曲三种》（上海中华书局）里有关汉卿散曲的辑本。

去者！望前程万里。

直是最天真最自然的情歌。又像《仙吕翠裙腰》一套《闺怨》，全篇也都极为自然可爱："〔上京马〕他何处？共谁人携手？小阁银瓶殢歌酒。况忘了咒，不记得低低耨。"仅这一小段已是很凄婉尽情的了。他的写景曲，像《大德歌》和《白鹤子》也是最短悍的抒情歌曲：

雪粉华，舞梨花，再不见烟村四五家，密洒堪图画。看疏林噪晚鸦，黄芦掩映清江下，斜揽著钓鱼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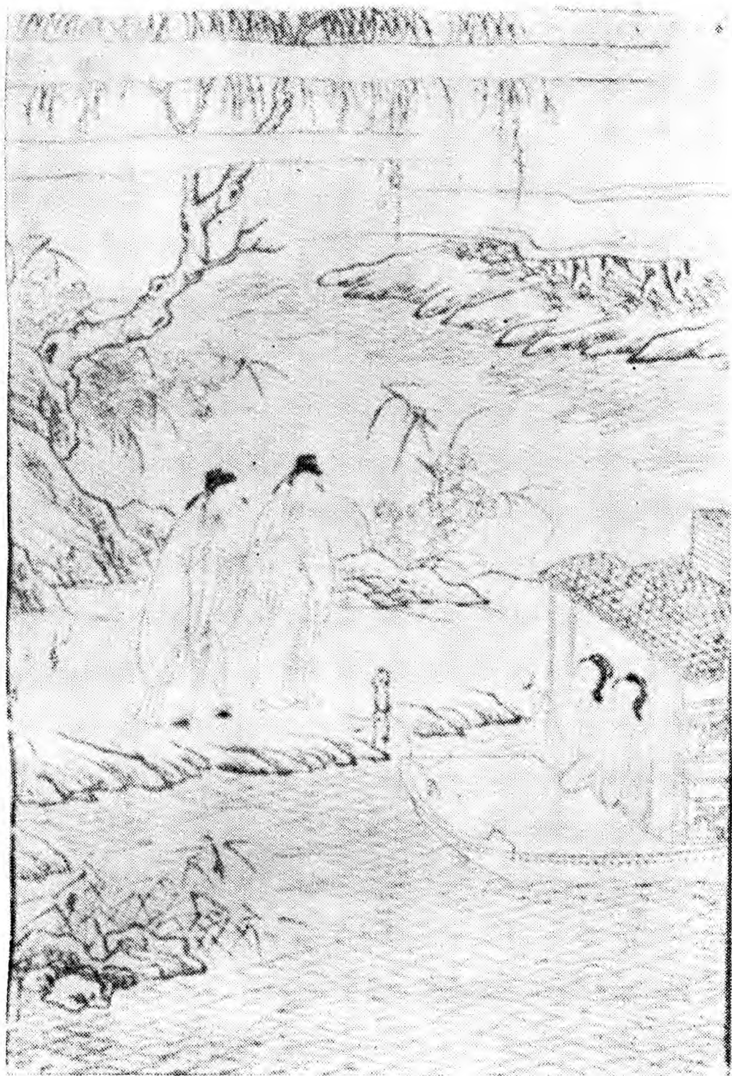
——《大德歌》

四时春富贵，万物酒风流，澄澄水如蓝，灼灼花如绣。

——《白鹤子》

他有一套《南吕一枝花》，题作《杭州景》的，系作于元灭南宋（公元1276年）不久之时的，故有"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之语。明人选本，曾把"大元朝"改"大明朝"，于是汉卿的著作权便也为明代的无名氏所夺去了。在许多杂剧里，我们看不出汉卿的思想和生平来。但在散曲里，我们却知道他是马致远的同道，也是高唱着厌世的直捷的享乐的调子的。像"官品极，到底成何济？归学取他渊明醉"（《碧玉箫》）；像"南亩耕，东山卧，世态人情经历多。闲将往事思量过：贤的是他，愚的是我，争甚么！"（《四块玉》）这种态度和情绪，影响于后来的散曲的作家们是极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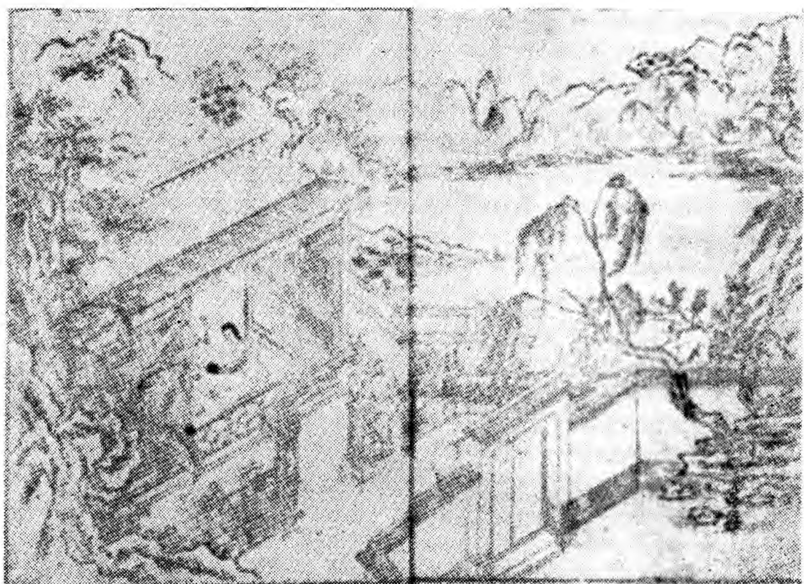
关汉卿的朋友王和卿，（名鼎，大名人，学士。）是一位惯爱开玩笑的讽刺的作家。他的散曲，放在当代诸作家的作品里是尖



《双 莺 传》

袁于令作剧曲甚多，每好以关节的曲折胜人。《双莺》是其所作短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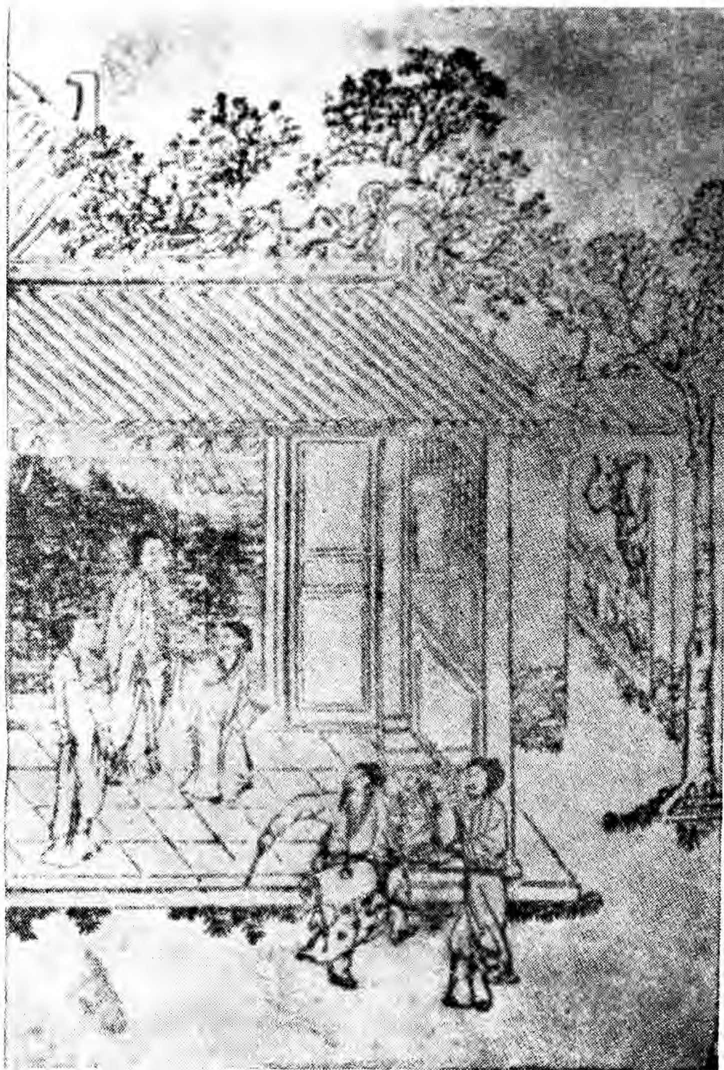
——从明末刊本《盛明杂剧》



挑灯夜读《牡丹亭》

冯小青的故事凄惋动人。吴炳作《疗妒羹》，即描写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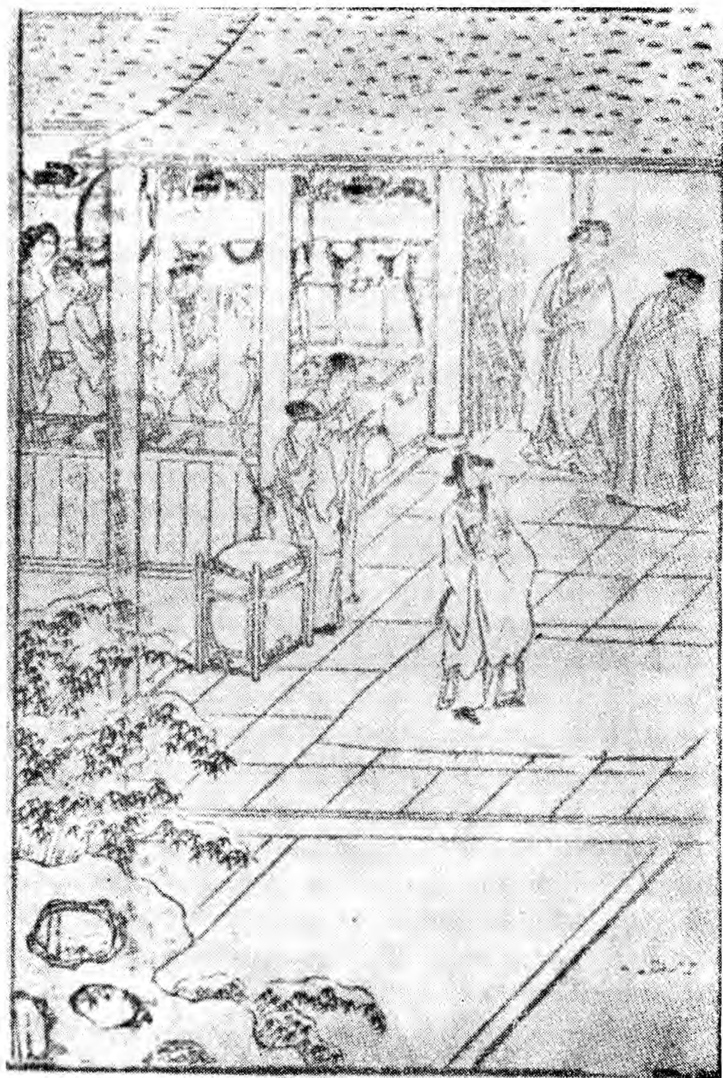
——从明末刻本《挑灯剧》



《花 筵 赚》

范文若撰的传奇之一，是典型的昆剧。

——从明末刻本



《荷 花 荡》

——从明末刻本

锐的表现出其不同色彩来的。《尧山堂外纪》（卷六十八）曾记载着关氏和他开玩笑的故事。他的散曲的题目都是些“大鱼”、“绿毛龟”、“长毛小狗”、“王大姐浴房内吃打”、“胖妻夫”（皆《拨不断》）、“咏秃”（《天净沙》）之类。但可惜他的滑稽和所讽刺的对象都落在可怜的被压迫的阶级以及不全不具的人体之上，并没对统治阶级有过什么攻击。所以他的成就并不高。他有《题情一半儿》：“泪点儿只除衫袖知，盼佳期，一半儿才干，一半儿湿。”也是以嬉笑的态度出之的。但像“情粘骨髓难揩洗，病在膏肓怎疗治?”（《阳春曲》，《题情》）却是比较正经的。明胡元瑞《笔丛》疑和卿即王实甫。其实他们不会是一个人的。他们的作风是那样的不同。以写“咏秃”、“胖妻夫”一类题目的人，决不会动手是写那末隽雅的《西厢记杂剧》的。在散曲方面，实甫自有其最圆莹的珠玉在。像实甫的《春睡》：“云松螺髻，香温鸳被，掩春闺一觉伤春睡。柳花飞，小琼姬，一片声雪下呈祥瑞，把团圆梦儿生唤起。谁不做美？呸，却是你!”（《山坡羊》）（据《尧山堂外纪》。但此曲亦见张小山《北曲联乐府》中。恐《外纪》误。）《别情》：“怕黄昏不觉又黄昏，不销魂怎地不销魂。新啼痕压旧啼痕，断肠人忆断肠人。今春香肌瘦几分？搂带宽三寸。”（《尧民歌》）都是异常的绮腻，异常的清丽，确是《西厢》的同调。

商政叔名道，元好问称其“滑稽豪侠，有古人风。”（见《遗山集》三十九卷《曹南商氏千秋录》）官学士。他有《问花》的《月照庭》一套，并不甚好。《天净沙》四首，咏梅的，也没有新意新语。同时，杜善夫，名仁杰，又字仲梁，济南长清人。官散人。元好问的《癸巳岁寄中书耶律公书》曾举荐他和王贲、商挺、杨果、麻革等数十人，都是“南中大夫士归河朔者”。他的散曲有《庄家不识拘阑》一套（《耍孩儿》），写庄家第一次看戏

的情形，极为有趣，乃是描写元代剧场的最重要的一个资料。

杨果[①] 字正卿，号西庵，浦阴人。宋亡时，流寓于河朔。元好问举荐之。后官参政。西庵所作，以小令为多。他的《小桃红》：

> 采莲人和采莲歌，柳外兰舟过。不管鸳鸯梦惊破。夜如何？有人独上江楼卧。伤心莫唱关朝旧曲，司马泪痕多。

是装载着很浓厚的亡国的感伤的。

商挺[②] 字左山，东明人。他的《潘妃曲》十九首，写闺情极得神情，像“蓦听得门外地皮儿鸣，只道是多情，却原来翠竹把纱窗映”；“止不住泪满旱莲腮，为你个不良才，莫不少下你相思债!”而下面的一首尤为艳腻之极：

> 只恐怕窗间人瞧见，短命休寒贱，直恁地肐膝软！禁不过敲才厮熬煎。你且觑门前，等的无人啊旋。

元好问以诗名，他的散曲很少，但《骤雨打新荷》两首，却是很有名的。“骤雨过，珍珠乱糁，打遍新荷”，曲名当是由此而得。

姚燧[③] 字牧庵，官参政。牧庵的散曲，留传下来的不少(1239—1314)。题情的，像“梦儿里休啊，觉来时愁越多”；“等夫人熟睡着，悄声儿窗外敲”（皆《凭阑人》）；咏怀的，像“功

---

① 杨果见《元史》卷一百六十四。

② 商挺见《元史》卷一百五十九。

③ 姚燧见《元史》卷一百七十四。

名事了，不待老僧招”（《满庭芳》），都比较得直率浅露，少婉曲的情致。

白无咎名贲，白珽子，官学士，以所作《鹦鹉曲》：“浪花中一叶扁舟，睡煞江南烟雨。觉来时满眼青山，抖擞绿蓑归去”有名于时。冯子振尝和之数十首。无咎的《百字折桂令》：“千点万点，老树昏鸦，三行两行，写长空哑哑雁落平沙。曲岸西边近水湾，鱼网纶竿钓槎。断桥东壁傍溪山，竹篱茅舍人家。满山满谷，红叶黄花。正是伤感凄凉时候，离人又在天涯。”和马致远的“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可称异曲同工。

同时有刘太保，名秉忠[①]（抄本《录鬼簿》作名梦正），所咏《干荷叶》一曲，盛传于世：“干荷叶，色苍苍，老柄风摇荡，减了清香越添黄。都因昨夜一场霜，寂寞在秋江上。”

胡紫山名祇遹[②]，官至宣慰使，所作短曲，颇饶逸趣，像“几枝红雪墙头杏，数点青山屋上屏。一春能得几晴明？三月景，宜醉不宜晴。”

冯子振[③]、贯云石、卢挚三人是这时期很著名的作曲者。白无咎的《鹦鹉曲》以“难下语”著，但子振却立意和之至数十首。子振字海粟，攸州人，官学士（1257—？）。所作散曲劲逸而潇爽，像“孤村三两人家住，终日对野叟田父，说今朝绿水平桥，昨日溪南新雨。”（《鹦鹉曲》，《野渡新晴》）是同时曲中罕见的隽作。

贯云石[④]一名小云石海涯，字酸斋，畏吾人。父名贯只哥，

---

① 刘秉忠见《元史》卷一百五十七。

② 胡祇遹见《元史》卷一百七十。

③ 冯子振见《元史》卷一百九十一。

④ 贯云石见《元史》卷一百四十三。

遂以贯为氏（1286—1324）。酸斋的散曲，颇似词中的苏、辛，像："弃微名去来，心快哉！一笑白云外。知音三五人，痛饮何妨碍。醉袍袖舞嫌天地窄"（《清江引》）。但也有极清丽婉腻之作，像："起初儿相见十分欢，心肝儿般敬重将他占，数年间来往何曾厌"（《塞鸿秋》）；"若还与他相见时，道个真传示。不是不修书，不是无才思，绕清江买不得天样纸"（《清江引》）；"薄幸亏人难禁受，想著那樽席上捻色风流，不良杀教人下不得咒"（《好观音》）；和关汉卿最妙的情歌是足以媲美的。

卢挚字处道，号疏斋，涿州人。他所作以小令为多。他的《蟾宫曲》："想人生七十犹稀。百岁光阴，先过了三十。七十年间，十岁顽童，十载尪羸，五十岁除分昼黑，刚分得一半儿白日。风雨相随，兔走乌飞，仔细沉吟，都不如快活了便宜。"最为有名，直捷大胆的高喊着刹那的快活主义。他的"沙三，伴哥来嗏；两腿青泥，只为捞虾"（《蟾宫曲》），写农村生活很得神理[①]。

白朴字仁甫，金亡时，仅七岁，为元遗山所抚养。自以为是金的世臣，不仕于元。有《天籁集》[②]。他的散曲，俊逸有神，小令尤为清隽。像：

红日晚，残霞在，秋水共长天一色。寒雁儿呀呀的天外，怎生不捎带个字儿来。

——《得胜令》

---

① 任讷编《散曲丛刊》中有《酸甜乐府》一种，"酸"的一部分，即为酸斋散曲的辑本。

② 仁甫散曲有任讷辑本。（《元曲三种》又《天籁集》有康熙间杨希洛刻本，末附《摭遗》，即散曲一部。后来四印斋本及《九金人集》本《天籁集》皆删去《摭遗》不载。）

轻拈斑管书心事，细摺银笺写恨词，可怜不惯害相思。只被你个肯字儿，拖逗我许多时。

——《得胜令·题情》

长醉后方何碍，不醒时有甚思。糟腌两个功名字，醅淹千古兴亡事，曲埋万丈虹霓志。不达时皆笑屈原非，但知音尽说陶潜是。

——《劝饮·寄生草》

都是能以少许胜人多许的。

马致远是这期散曲作家里为人所追慕的。他是那末不平凡的一位抒情诗人。关汉卿在杂剧里不易见出“自己”来，即在散曲里，也很少抒怀之作。致远则无论在杂剧，或在散曲上，都有他很浓厚的“自我”在着。他的散曲是那样的奔放，又是那样的飘逸；是那样的老辣，又是那样的清隽可喜。他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相传以为绝唱。而他自己的作风也便是那末样的疏爽而略带些凄惋的味儿。恰有如倪云林的小景，疏朗朗的几笔里，是那末样的充溢了诗趣。他的《双调夜行船·秋思》：“百岁光阴一梦蝶”，也传诵到今。其实他的最好的篇什，还不是发牢骚的东西，像“困煞中原一布衣，悲，故人知未知？登楼意，恨无天上梯”（《金字经》）；“本是个懒散人，又无甚经济才，归去来！”（《四块玉》）；或什么《叹世》（《庆东原》）《野兴》（《清江引》）的“不如醉还醒，醒而醉”，或“则不如寻个稳便处闲坐地”之类。他的最隽雅的东西便是以寥寥的几笔，刻画凄清的情景。那便是他的长技，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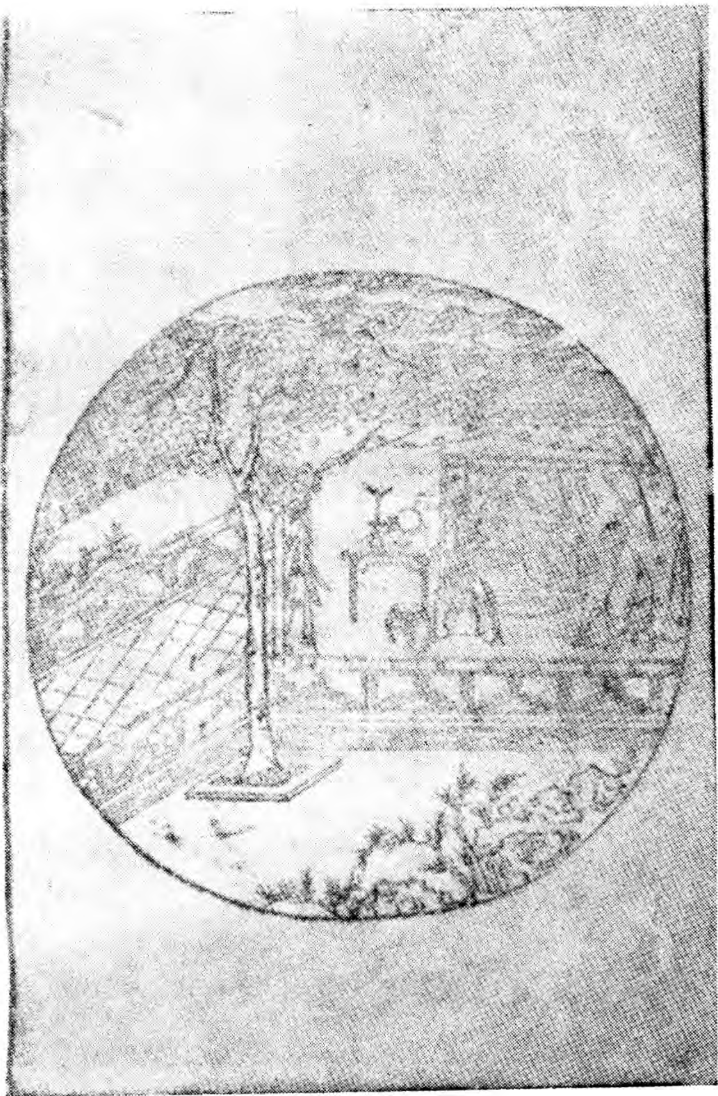
寒烟细，古寺清，近黄昏礼佛人静。顺西风晚钟三四声，怎生教老僧禅定。

——《寿阳曲·烟寺晚钟》

他还长于写恋情，却又是那样刻骨镂肤的深刻，像“从别后，音信绝；薄情种害杀人也。逢一个见一个因话说，不信你耳轮儿不热”，“他心罪，咱便舍，空担着这场风月。一锅滚水冷定也，再撺红儿时得热!”（俱《寿阳曲》）他还写些很诙谐的东西，像《借马》（《般涉调》、《耍孩儿》），写吝者买一马，千般爱惜，不幸为人所借。他叮咛再四，方才被借者牵去：“懒习习牵下槽，意迟迟背后随，气忿忿懒把鞍来鞴。我沉吟了半晌语不语，不晓事颓人知不知？他又不是不精细，道不得他人弓莫挽，他人马休骑。”他是那末样的万分不愿，却又“对面难推”，只好叮叮咛咛的吩咐道：“不骑啊，西棚下凉处拴。骑时节拣地皮平处骑。将青青嫩草频频的喂。歇时节肚带松松放。怕坐的困，尻包儿款款移。勤觑著鞍和辔，牢踏著宝镫，前口儿休提。”后来的弋阳调的小喜剧《借靴》，显然便是从此脱胎而出的。可惜致远这类的散曲不多，否则其成就当远在王和卿以上。

马九皋字昂夫，所作多小令，只是宴饮时的漫唱，貌为豪放，而实中无所有。像“大江东去，长安西去，为功名走遍天涯路。厌舟车，喜琴书，早星星鬓影瓜田暮。”（《山坡羊》）其实，当时一般老官僚们所作的散曲，大都是这一类的不痛不痒的自夸恬退的东西。张云庄[①]（名养浩）的《云庄张文忠公休居自适小

① 张养浩见《元史》卷一百七十五。



种　　缘

李玉作传奇三十余种，《占花魁》是剧场上常常演出的一种。

从明末刻本



《巧 团 圆》

李渔作传奇十种，都以奇巧胜人，因之，便过于做作。

——从清初刻本

乐府》[①]，全部都是如此。“紫罗襴未必胜渔蓑，休只管恋他，急回头好景已无多。”（《梅花酒兼七弟兄》）从这样浅薄的情绪里出发的歌曲，自然不会是很高明的。有名的不忽麻平章（一名时用，字用臣）的《点绛唇·辞朝》：“宁可身卧糟丘，索如命悬君手”一套，其情绪也全同于此。大约许多“公卿大夫，居要路者”的所作，其作风大都是趋向于这一条路的。

刘时中在他们里是一位杰出的作家。时中名致，号逋斋，宁乡人，任翰林待制。他和姚燧同时，而略为后辈。又和卢疏斋相唱和。他小令甚多，颇富于青春的荡放的情趣。像：“愿天，可怜，乞个身长健。花开似锦海如川，日日西湖宴。”（《朝天子》）也偶有牢骚语。而其最伟大的作品则为《上高监司》的两套《端正好》。这两套俱见于《阳春白雪》，是散曲家们从来未之尝试的新的境地。他在这里，把散曲的作用，提高到类似白居易《新乐府》的了。这两套似是连续的，可算是散曲里篇幅最长的一篇。“众生灵遭魔障，正值着时岁饥荒。谢恩光拯济皆无恙，编做本词儿唱。”一开头便把第一篇的大意说明。第二篇则是讲江西钞法的积弊的。“库藏中钞本多，贴库每弊怎除。”在研究元代经济史上是极重要的资料。

戏曲家庾吉甫、王伯成、侯正卿、李寿卿、赵天锡、赵明道诸人也都写作散曲，而以王伯成、侯正卿为尤著。伯成所作，有数套流传，亦有小令，像《阳春曲·别情》：“多情去后香留枕，好梦回时冷透衾。闷愁山重海来深，独自寝，夜雨百年心。”侯正卿，真定人，号艮斋先生。杂剧有《关盼盼春风燕子楼》，今不传。散曲以《客中寄情》的《菩萨蛮》套：“镜中两鬓皤然矣，

---

① 《云庄休居自适乐府》有明成化刊本，有孔德图书馆石印本，有金陵卢前刊本。

心头一点愁而已。清瘦仗谁医，羁情只自知。”为最被传诵。在一般恬退浅率的作风里，是特以劲苍凄凉著的。赵明道有《题情》的《斗鹌鹑》一套，尽量的使用着叠字：“燕燕莺莺，花花草草，穰穰劳劳”，当是受着李易安的“寻寻觅觅”的调子的影响的。

四

后期的作家们，以张可久及乔吉甫为双璧，时人比之为诗中的李、杜。但在乔、张外，也并不是无人。这期的散曲坛较之前期更为热闹。编《太平乐府》、《阳春白雪》的杨朝英，他自己也写曲。著《中原音韵》的周德清，所作更为精莹。作《录鬼簿》的钟嗣成，也显出他的特殊的诙谐与颓放的风趣来。此外，见于《录鬼簿》和《阳春白雪》、《太平乐府》、《乐府群玉》、《乐府新声》诸书者，更不止数十人。兼作杂剧者，于乔吉甫外，以郑德辉、睢景臣、曾瑞等为最著。其专工散曲者，则有吴西逸、秦竹村、吕止庵、宋方壶、李爱山、王爱山、曹明善、钱子云、顾君泽、徐甜斋、董君瑞、高安道诸人。

张可久的才情确足以领袖群伦。他的作风，和前期的马致远有些相同，却决不是有意的模拟。前期的诸作家，往往多随笔遣兴之作。到了可久起来后，方才用全副心力在散曲的制作上。他的作风是爽脆若哀家梨的，一点渣滓也不留下；是清莹若夏日的人造冰的，隽冷之气，咄咄逼人。他豪放得不到粗率的地步。他精丽得不到雕镂的地步。他潇疏得不到索寞的地步。他是悟到了“深浅浓淡雅俗”的最谐和的所在的。《太和正音谱》说他“如瑶天笙鹤。其词清而且丽，华而不艳，有不吃烟火食气。”李开先谓：“小山清劲，瘦至骨立，而血肉销化俱尽，乃孙悟空炼成万



赵 孟 頫

——从明胡文焕刻本《圣贤图像》



虞　　集

——从明胡文焕刻本《圣贤图像》

转金铁躯矣。”自元、明以来，推重他的人，受他影响的人，更不知多少。所以他的散曲集，流传独盛[①]。他字小山，庆元人。以路吏转首领官。他是一位不大得意的人，所以常常透露出些牢骚来。前期的散曲作家们，大都是“公卿大夫”们。而这期的作家们却都是同张氏一样的郁郁不得志的人物。“兴亡千古繁华梦，诗眼倦天涯：孔林乔木，吴宫蔓草，楚庙寒鸦。”（《人月圆·山中书事》）他是那样的貌为旷达。他的《南吕一枝花·湖上晚归》套：“长天落彩霞，远水涵秋镜；花如人面红，山似佛头青。”李开先、沈德符俱以为足和马致远的“百岁光阴”相匹敌。底下的几首小令，可以作为他的作风的最好例证：

今宵争奈月明何，此地那堪秋意多。舟移万顷冰田破，白鸥还笑我。拚余生诗酒消磨。云母舟中饭，雪儿湖上歌，老子婆娑。

——《水仙子·西湖秋夜》

天边白雁写寒云，镜里青鸾瘦玉人，秋风昨夜愁成阵。思君不见君，缓歌独自开樽。灯挑尽，酒半醺，如此黄昏。

——《水仙子·秋思》

门前好山云占了，尽日无人到。松风响翠涛，槲叶烧丹灶，先生醉眠春自老。

——《清江引·山居春枕》

---

① 张可久散曲集，有明李开先辑本《张小山小令》；有清厉鹗翻刻李辑本；有钞本《北曲联乐府》；有任讷辑本《小山乐府》（《散曲丛刊》本）。《四库全书》亦收之。

与谁，画眉？猜破风流谜。铜驼巷里玉骢嘶，夜半归来醉。小意收拾，怪胆禁持。不识羞谁似你！自知，理亏，灯下和衣睡。

——《朝天子·闺情》

乔吉甫字梦符，作杂剧甚多。他和小山一样，也常住于杭州。小山有《苏堤渔唱》（原集未见，《北曲联乐府》多采之)，梦符也有“题西湖《梧叶儿》百篇”。可惜这《梧叶儿》是一篇也未流传下来。李开先尝为之辑《乔梦符小令》刻之。[①] 他的生活，较小山更为落魄。钟嗣成谓他“江湖间四十年，欲刊所作，竟无成事者。”他的《自述》（《绿么遍》）也道：“不占龙头选，不入名贤传。……笑谈便是编修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他的作风，颇有人称之为“奇俊”的，其实较小山是放肆得多，浓艳得多了。最好的例子，像：

红粘绿惹泥风流，雨念云思何日休？玉憔花悴今番瘦，担著天来大一担愁，说相思难拨回头。夜月鸡儿巷，春风燕子楼，一日三秋。

——《水仙子·忆情》

风吹丝雨噀窗纱，苔和酥泥葬落花。卷云钩月帘初挂，玉钗香径滑，燕藏春衔向谁家？莺老羞寻伴，蜂寒懒报衙，啼杀饥鸦。

——《水仙子·暮春即事》

---

① 《乔梦符小令》有李开先原刻本；有厉鹗翻刻本。近任讷辑有《梦符散曲》（见《散曲丛刊》)。

像《私情》、《一枝花》，“老婆婆坐守行监，狠橛丁暮四朝三，不能够偷工夫恰喜喜欢欢”一类的话，确是小山所不敢出之口的。

郑德辉被后人并汉卿、致远、仁甫，称为“关、马、郑、白”四大家。但他的散曲，存者不多。[①] 像“雨过池塘肥水面，云归岩谷瘦山腰”（《秋闺·驻马听》）；“情山远，意波遥，咫尺妆楼天样高。月圆苦被阴云罩，偏不把离愁照。玉人何处教吹箫？辜负了这良宵。”已有些使我们嗅得出古典的文人的气息来。他是那样的爱雕镂词句，那样的喜偷用古语。这影响于后人者很大。从他以后，以粉饰为工和以偷句为业的散曲家，是那末一大群！

徐甜斋名再思，字德可，嘉兴人。好食甘饴，故号甜斋。有乐府行于世[②]。世人以他和贯酸斋并称，谓之“酸甜乐府”。他所作，有很疏爽的，像《夜雨》的《水仙子》：

> 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落灯花，棋未收，叹新丰孤馆人留。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忧，都到心头。

但咏《春情》的几首，却又是那样的娇媚可喜：“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证候来时，正是何时？灯半昏时，月半明时”（《蟾宫曲》）；“剔春纤碎挼花瓣儿，就窗纱砌成愁字”（《寿阳曲》）；“一自多才阔，几时盼得成合？今日个猛见他门前过，待唤着怕人瞧科。我这里高唱当时《水调歌》，要识得声音是我。”（《沉醉东风》）

---

① 郑德辉散曲有任讷辑本（见《元曲三种》，中华书局印行）。

② 徐甜斋乐府有任讷辑本（见《散曲丛刊》中的《酸甜乐府》）。

曾瑞卿大兴人，家于杭州。善丹青，能隐语小曲。其散曲集《诗酒馀音》虽不存，然散见于《太平乐府》诸书里者却也不少。他所作，大都为江湖间的熟语，市井里的习辞，像“旧衣服陡恁宽，好茶饭减多半；添盐添醋人撺断，刚捱了少半碗。”(《闺怨·蝶恋花》套）故能传唱一时。

沈和甫名和，杭州人。“能词翰，善诙谑，天性风流，兼明音律，以南北调合腔自和甫始。如《潇湘八景》、《欢喜冤家》等曲，极为工巧。后居江州，近年方卒。江西称为蛮子关汉卿者是也。”（《录鬼簿》）今《潇湘八景》犹见于《雍熙乐府》。

睢景臣字景贤。大德七年，他从维扬到杭州。与钟嗣成相识。嗣成云：“维扬诸公俱作《高祖还乡》套数，惟公《哨遍》，制作新奇，皆出其下。”景臣的《高祖还乡》，今存，确是一篇奇作。他借了村庄农人们的眼光，看出这位“流氓皇帝”的装模作样的衣锦还乡的可笑情形来。真把刘邦挖苦透了，“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摔住；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是那样的故意开玩笑!

周仲彬名文质。其先建德人，后家于杭州。“家世儒业，俯就路吏。善丹青，能歌舞，明曲调，谐音律。”(《录鬼簿》）他的情词，写得很有风趣，像“曾约在桃李开时，到今日杨柳垂丝。假题情绝句诗，虚写恨断肠词，嗤，都扯做纸条儿。”（《佳人送别·寨儿令》）

吴仁卿字弘道，号克斋先生，历仕府判致仕。有《金缕新声》。今存者仅小令数首耳。钱子云名霖，松江人，弃俗为黄冠，更名抱素，号素庵。所作有《醉边馀兴》，今存者亦寥寥。曹明善，衢州路吏。“有乐府，华丽自然，不在小山之下。”（《录鬼簿》）其《长门柳》二词，“长门柳丝千万结，风起花如雪”，尤为世所盛传。但像《折桂令》的数首：“问城南春事如何？细草

如烟，小雨如酥”（《江头即事》）；“小红楼隔水人家，草已鸣蛙，柳未藏鸦。试卷朱帘，寻山问寺，何处无花”（《西湖早春》）似尤富于逸趣。

赵文宝（一作文贤）名善庆（一作孟庆），饶州乐平人。善卜术，任阴阳学正。所作杂剧，皆已亡失。散曲存二十馀首。他的作风，甚受北宋词的影响，纤雅圆润，不失为隽品。像“望晴空莹然如片纸，一行雁一行愁字”（《江流晚眺·落梅风》）；“雨痕著物润如酥，草色和烟近似无，岚光照日浓如雾。”（《仲春湖上·水仙子》）王仲元，杭州人，所编有《于公高门》等。高敬臣名克礼（《录鬼簿》作字敬礼），号秋泉，“见任县尹，小曲乐府极为工巧，人所不及。”（《录鬼簿》）王日华，名晔，号南斋，杭州人。有与朱凯题《双渐小青问答》，今存。董君瑞，真定冀州人。有《哨遍》、《硬谒》；高安道也有《哨遍》、《嗓淡行院》，俱出以方言俗语，形容人情世态，入骨三分。

《录鬼簿》的著者钟嗣成，和这期的作者们，大都相友善。他自己也是一位很好的抒情诗人。他字继先，号丑斋，汴梁人。累试不第，又不乐为吏，乃居于杭州，以著作为事。作杂剧数种。其散曲充满了不平的愤懑，像《丑斋自述》乃是一篇绝沉痛的苦笑：

〔梁州〕子为外貌儿不中抬举，因此内才儿不得便宜。半生未得文章力，空自胸藏锦绣，口唾珠玑。争奈灰容土儿缺齿重颏，更兼着细眼单眉人中短，髭鬓稀稀，那里取陈平般冠玉精神，何晏般风流面皮，那里取潘安般俊俏容仪。自知就里，清晨倦把青鸾对。恨杀爷娘不争气，一日黄榜招收丑陋的，准拟夺魁。〔隔尾〕有时节软乌纱抓劄起钻天髻，乾皂靴出落着簌地衣，向晚乘间后门立，猛可地笑起。似一

个甚的？恰傻似现出钟馗，唬不杀鬼！

《醉太平》小令三首，写乞儿的生活者，似即为有名的《绣襦记》里的郑元和叫化一出之所本。《清江引》的情："夜长怎生得睡著，万感萦怀抱。伴人瘦影儿，惟有孤灯照。长吁气，一声吹灭了。"也是绝妙好辞。想不到写着不甚通顺的《录鬼簿》的作者，却是一位如此高明的诗人。"诗有别才，非关学也"，这话至少用在这里是很对的。

任则明名昱，四明人。少年狎游平康，以小乐章流布裙钗，晚乃锐志读书。他和曹明善是朋友。"绛罗为帐护寒轻，银甲弹筝带醉听，玉奴捧砚催诗赠，写青楼一片情。"（《水仙子·友人席上》）正是他少年时代生活的缩影。

李致远，生平未详，《太和正音谱》列之于徐甜斋、杨澹斋之次，当是这期内的作家。他惯以清逸的话，写清逸的景物，像"柔条不奈晓风梳，乱织新丝绿"（《新柳·小桃红》）；颇多好句。

杨澹斋名朝英，青城人，尝和贯酸斋为友。酸斋道："我酸则子当澹。"遂以号之。（邓子晋《太平乐府》序）至正间，编纂当代才人之作，为《太平乐府》、《阳春白雪》二集，为今日论元代散曲者主要的宝库。他自己所作，间也见于集中。像"浮云薄处朦胧日，白鸟明边隐约山"（《阳春曲》）之类也很不坏。

周德清的《中原音韵》为曲家所宗，他自作也复出之以百炼千锤，无懈可击，像《秋思》："千山落叶岩岩瘦，百结柔肠寸寸愁，有人独倚晚妆楼。楼外柳眉叶，不禁秋。"

《太平乐府》诸书所载曲家们，尚有吕济民，尝和冯海粟《鹦鹉曲》；又有吕止庵（《阳春白雪》别有吕止轩）或系一人。吴西逸、宋方壶，皆未知生平，所作存者颇多，而无甚特殊的作风。赵显宏号学村，未知里居，喜以诗句入曲，像"春日凝妆上

翠楼，满目离愁，悔教夫婿觅封侯”（《刮地风·别思》），已开了明人以南翻北的一条大路。朱庭玉存套曲甚多，类皆题情、怨别一类的文章。王爱山字敬甫，长安人，所作也多闺怨之辞。同时有李爱山的，也作曲。他们所作，每多相混。

女流作家，这时绝少。有大都行院王氏，作《粉蝶儿》长曲一套，描写妓女生活，极为沉痛：“〔斗鹌鹑〕愁多似山市晴岚，泣多似潇湘夜雨。少一个心上才郎，多一个角头丈夫。每日价茶不茶，饭不饭，百无是处，交我那里告诉！最高的离恨天堂，最低的相思地狱！”（《寄情人》）

参考书目

一、《太平乐府》十卷　元杨朝英编，有元刊本，有明初写本（西谛藏）；有《四部丛刊》本，有武进陶氏印本。

二、《阳春白雪》十卷　元杨朝英编，有元刊本，有南陵徐氏印本，有《散曲丛刊》本。

三、残元本《阳春白雪》　元杨朝英编，有元刊本，南京国学图书馆藏。

四、《乐府新声》　元无名氏编，有元刊本，铁琴铜剑楼藏；有传钞本。

五、《乐府群玉》　元无名氏编，有天一阁旧钞本，有《散曲丛刊》本。

六、《盛世新声》　明无名氏编，有正德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有万历间翻刻本，故宫博物院藏。

七、《词林摘艳》　明张禄编，有嘉靖间刊本，有徽藩翻刻本，均藏长洲吴氏；有万历间翻刻本，故宫博物院藏。

八、《雍熙乐府》　明郭勋编，有嘉靖间刊本，西谛藏，北

京图书馆藏。又海西广氏辑的一部，仅十三卷（郭本为二十卷），有明刊本，北京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所收者即为十三卷本。

九、《北宫词纪》　明陈所闻编，有明刊本，西谛藏有初印无缺页本。

十、《彩笔情辞》　明张栩编，有万历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又西谛藏。此书后被坊贾改为《青楼韵语广集》，题方悟编，任中敏藏。

十一、《南北词广韵选》　明无名氏编，有钞本，北京图书馆藏。

十二、《录鬼簿》　元钟嗣成编，有《楝亭十二种》本；有暖红室刻本；有《曲苑》本；有《王忠悫公遗书》本；有天一阁旧藏蓝格钞本，后附贾仲名《续录鬼簿》。

十三、《太和正音谱》　明朱权编，有洪武间刊本，有《涵芬楼秘笈》本；有《啸馀谱》本；有改名《北雅》的明刊本。清初的《钦定曲谱》，北曲谱一部分，即全收此书。

十四、《北词广正谱》　清李玉编，有原刊本。

十五、《中原音韵》　元周德清编，有明刊本数种；有《重订曲苑》本。

第五十章　元及明初的诗词

元与明初诗坛的概况——元好问的影响——赵孟頫——白朴冯子振等——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道士张雨——萨都剌与傅若金张翥——杨维桢——倪瓒——戴良等——仇远与邵亨贞——高启杨基等的四杰——刘基与袁凯——“闽中十才子”——二蓝——怪杰姚广孝——提倡“台阁体”的三杨

一

元与明初的诗词，论者每有不满之语。但他们虽没有散曲坛那末样的光芒万丈，却也不是很寥落的。特别因为逢着蒙古人入据中原的一个大变，诗词的风格，遂也颇有不同于前的。慷慨激昂者，悲歌以当泣，洁身自好者，有托而潜逃，即为臣为奴者之作，也时有隐痛难言之苦。故元代初期之作，遂多幽峭之趣。元季丧乱频仍，流氓皇帝朱元璋对待文人们，复极尽残酷，无复人性。这也是文士们所痛心疾首的。成祖在潜邸时候，已为文人们的东道主。攻下南京时，虽杀方孝孺若干人，对于整个文坛，似无多大的影响。故永乐以后，遂渐入于鼓舞升平的时代；三杨的

台阁体的文学，颇足以代表那若干年的从容歌颂之风。

元初的诗人词客大都为金、宋的遗民。赵子昂以宋的宗室，入仕元庭，风流文彩，冠绝一时；然其对于当时文坛的影响，乃远不及元遗山的弘伟。遗山自金入元，虽以遗老自命，不仕新朝，但其势力则笼罩于朝野的文坛。他且提拔南北在野的文人们，荐举之于要人重臣之前。(《遗山文集》卷三十九，有《癸巳岁寄中书耶律公书》所荐举的“南中大夫士归河朔者”，从衍圣公以下，凡五十余人。)故元初的文学，可以说是由这个“金代大老”一手所提携着的。

子昂名孟頫[①]，宋宗室。湖州人。元时为翰林学士承旨，卒谥文敏（1254—1322)。有《松雪斋集》[②]。他的诗流转圆润，而颇多由衷的哀音，像“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岳鄂王墓》)；“溪头月色白如沙，近水楼台一万家。谁向夜深吹玉笛？伤心莫听《后庭花》”(《绝句》)。他的词也多清俊的篇什。

白朴有《天籁集》[③]，都是词。他的词的作风，类他的散曲。有极沉痛者，像“千古神州，一旦陆沉，高岸深谷。梦中鸡犬新丰……几回饮恨吞声哭。岁暮意如何？怯秋风茅屋”（《石州漫·书怀》)；也有很朴质明白的，像“可惜一川禾黍，不禁满地螟蝗”（《朝中措》)。同时的散曲作家，若卢疏斋（处道)、冯海粟(子振)、贯酸斋（云石)、姚牧庵（燧）等，也都写着很好的诗词。疏斋的《婺源县斋书事》：“竹树映清晓，坐闻山鸟鸣。瓶花香病骨，檐雨挟诗声”，是那末的幽峭可喜。海粟的诗词，还是

---

① 赵孟頫见《元史》卷一百七十二。

② 《松雪斋集》有《四部丛刊》本。

③ 《天籁集》有清初杨希洛刊本；有《四印斋所刻词》本；有《九金人集》本。

咏唱《鹦鹉曲》那般的俊健的风格。酸斋诗以乐府古风为上，像《观日行》："六龙受鞭海水热，夜半金乌变颜色。天河蘸电断鳌膊，刁击珊瑚碎流雪"云云，其气概是雄壮少匹。

虞集[①]出而诗坛的声色为之一振。集和杨载、范梈、揭傒斯并号四大家。集尝评载诗如百战健儿，梈诗如唐人临晋帖，傒斯诗如美女簪花，他自已诗如汉廷老吏。盖继元遗山而为文坛祭酒者，诚非集莫能当之。李东阳谓："若藏锋敛锷，出奇制胜，如珠之走盘，马之行空，始若不见其妙，而探之愈深，引之愈长，则于虞有取焉。"（《怀麓堂诗话》）集诗像：《送朱仁卿归盱江》："羡子南归盱水上，过从为我问临川：几家橘柚霜垂屋，何处蒹葭月满船"；《别成都》："我到成都才九日，驷马桥下春水生……鸬鹚轻筏下溪足，鹦鹉小窗知客名。"虽淡远而实肌充神足。载诗以"大地山河微有影，九天风露寂无声"（《中秋对月》）有名。傒斯诗，邃峭似尤在集上，像："船头放歌船尾和，篷上雨鸣篷下坐。推篷不省是何乡，但见双飞白鸥过"（《武昌舟中》）；"梁安峡里杜鹃啼，绝壁苍苍北斗低。云气倒连山影合，石棱斜斗浪声齐。"（《宿梁安峡》）集字伯生，自号邵庵，仕至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1272—1348）。有《道园学古录》。[②]载字仲弘，浦城人，官至宁国路总管府推官。梈字亨父，一字德机，清江人，官至湖南岭北廉访司经历。人称文白先生。傒斯字曼硕，龙兴富州人，官至翰林侍讲学士，谥文安（1274—1344），梈尝谓："吾平生作诗，稿成读之，不似古人，即削去改作。"但像他的《闽州歌》、《掘冢歌》等也有天然流露，不纯是模拟古人。

同时有道士张雨，一名天雨，别号贞居子，钱塘人。尝和虞

---

① 虞集等见《元史》卷一百八十一。

② 《道园学古录》有《四部丛刊》本。

集及杨维桢相酬答（1277—1348）。有《句曲外史集》。[①] 他诗词多清逸之处，像“造物于我厚，一切使我薄。瓶中有储粟，持此卧云壑。……床头堆故书，败履置床脚。未尝身没溺，何与世浊恶。”（《道言》）较一班烂熟旷达的号呼，似自有别。又有萨天锡，名都剌，号直斋，本答失蛮氏，后为雁门人。官至河北廉访司经历，有《雁门集》。[②] 他以赋《宫词》得名，但像《南台春月歌》：“南台月照男儿面，岂照男儿心与肝，”却是那样的豪迈。傅若金字与砺，本字汝砺，新喻人，官广州文学教授。《诗薮》评其诗：“雄浑悲壮，老杜遗风，有出四家上者。”他悼亡诸诗，尤深情凄咽。张翥[③] 字仲举，晋宁人，官至翰林学士承旨（1287—1368），有《蜕庵集》。他的诗“雄浑流丽”，而词尤工稳宛曲，近南宋诸家。

元末诸诗家，其成就似尤在虞、杨、范、揭四家之上。他们处境益艰，用心更苦，所作自更深邃雄健。杨维桢在这时固足以领袖群伦，但倪瓒、戴良，却不是他所能范围得住的。维桢字廉夫，号铁崖[④]，会稽人。官至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有《铁崖古乐府》等集[⑤]。明初，朱元璋命近臣逼促他入京。他作诗有“商山肯为秦婴出”语。元璋道：“老蛮子欲吾杀之以成名耳。”遂放回。一说，他作此诗后，即自缢而死（1296—1370）。（一说维桢所赋系《老客妇谣》）张伯雨序维桢乐府云：“隐然有旷世金石声，又时出龙鬼蛇神，以眩荡一世之耳目，斯亦奇矣！”他的短诗，时有绝佳者，像《漫兴》：“杨花白白绵初进，梅子青青核未

---

① 《句曲外史集》有《四部丛刊》本。

② 《雁门集》有《四部丛刊》本。

③ 张翥见《元史》卷一百八十六。

④ 杨维桢见《明史》卷二百八十五。

⑤ 《铁崖古乐府》有《四部丛刊》本。

生。大妇当垆冠似匏，小姑吃酒口如樱。”他是那样的富于风趣！而《海乡竹枝歌》：“潮来潮退白洋沙，白洋女儿把锄耙。苦海熬干是何日？免得侬来爬雪沙”数首，尤喜用俗语村言。他的慷慨浓艳的诸篇，像《鸿门会》、《题宋宫观潮图》等等，似非其所长。

倪瓒[①]字元镇，无锡人。尝自谓懒瓒，亦曰倪迂。有《清閟阁稿》[②]他的性格是那末清高迂阔，恰逢乱世，自不得免。相传朱元璋得之，闻其有洁癖，故意投他于厕中以死（1301—1374)。他的诗和画俱有高名。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之称，正可移赠给他。他的《寄王叔明》：“每怜竹影摇秋月，更爱山居写白云”；《绝句》：“松陵第四桥前水，风急犹须贮一瓢。敲火煮茶歌《白苎》，怒涛翻雪小停桡”；《春日云林斋居》：“晴岚拂书幌，飞花浮茗碗。阶下松粉黄，窗间云气暖。石梁萝茑垂，翳翳行踪断”；《早春对雨》：“林卧苦泥雨，忧来不可绝。掀帷望天际，春风吹木末。飞萝散成雾，细草绿如发”；《竹枝词》：“日莫狂风吹柳折，满湖烟雨绿茫茫”；“春愁如雪不能消，又见清明卖柳条”；哪一首不是像他的竹石小景似的清隽绝俗。他词的作风也如其诗的灵隽。同时有王冕[③]，字元章，诸暨人，自号煮石山农，亦为高士。后为朱元璋所得，置之军中，一夕暴卒。他的《墨梅》：“我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具这样的傲骨，自难苟全于乱世。戴良字叔能，浦江人。至正间为儒学提举。朱元璋遣使物色求之。洪武十五年召至京师，固辞官，不就。次年，遂自杀于寓舍（1317—

① 倪瓒见《明史》卷二百九十八。
② 《清閟阁稿》有《四部丛刊》本。
③ 王冕及戴良均见《明史》卷二百八十五。

1383)。有《九灵山房集》[1]。他集中《九灵自赞》有“歌黍离麦秀之音，咏剩水残山之句”语，颇足以说明他诗的旨趣。他的《插秧妇》：“紧束暖烟青满地，细分春雨绿成行。村歌欲和声难调，羞杀扬鞭马上郎。”似不仅仅咏物写景而已!

元末有顾瑛，一名阿瑛，别名德辉，字仲瑛，昆山人，隐于家，不仕。家至富有，其亭馆盖有三十六处。杨维桢、倪瓒、张雨等皆为座上客。乱后，家财散尽，遂削发为在家僧。所作诗词，也自清隽有致，像：“春江暖涨桃花水，画舫珠帘，载酒东风里。四面青山青如洗，白云不断山中起”(《蝶恋花》)，亦何减其客座上的诸名公。

元人工词者，尚有仇远。远字仁近，一字仁父，钱塘人。至元中为溧阳州儒学教授（1261—?)。自号近村，又号山村。有《无弦琴谱》[2]。远词若当春水新涨，绿波映面，楚楚自怜。其隽雅的风格，不特在元词里为第一人而已。像《点绛唇》：

> 黄帽棕鞋，出门一步如行客。几时寒食？岸岸梨花白。
> 马首山多，雨外青无色。谁禁得残鹃孤驿，扑地春云黑。

又像《谒金门》：“但病酒，愁对清明时候。不为吟诗应也瘦。坐久衣痕皱”;《庆清朝》：“山束滩声，月移石影，寒江夜色空浮。”俨然是北宋词人里最高的格调。又有邵亨贞，字复孺，号清溪，华亭人，有《蛾术词选》[3]。作风较仇远为奔放，也较疏散。像《满江红》：“世乱可堪逢节序？身闲犹有馀风度。且凭高呼酒发

① 《九灵山房集》有《四部丛刊》本。
② 《无弦琴谱》有《彊村丛书》本。
③ 《蛾术词选》有《四印斋所刻词》本



《娇 红 记》

为元、明间最有名的传奇文之一，曾成了好几部戏文杂剧的题材。



游　　春

《白兔记》:"沽酒谁家好?前村问牧童,遥指杏花中。"

——从明刊本《吴歈萃雅》

狂歌。愁何处?”殊具有苏、辛的风味。

二

朱元璋一手摧残了明初的文坛。王冕、倪瓒、戴良、杨维桢诸大家，无不直接或间接死在他手里。少年诗人高启的死，尤为残酷。刘基为他迫逼出山，非其本愿；打平了天下之后，仍不免于一死。袁凯以病自苦，仅而得免。我们读这段诗史，其不愉快实不下于元初蒙古族的入主中原的一段。高启字季迪，长洲人。元末，避乱于松江之青邱，自号青邱子。洪武初，召修《元史》，授翰林院国史编修。后因为魏观撰上梁文，被腰斩。年仅三十九[①]（1336—1374）。有集[②]。王子充谓“季迪之诗，隽而清丽，如秋空飞隼，盘旋百折，招之不肯下。又如碧水芙蕖，不假雕饰，翛然尘外。”时人并杨基、张羽、徐贲称为四杰。基字孟载，嘉州人；羽字来仪，本浔阳人；贲字幼文，本蜀人；皆居吴，与启相酬和。刘基在元时已有诗名。他隐居自乐，颇想避了乱世的旋涡，终不免被朱元璋所聘，而为其佐命的勋臣。基字伯温，青田人。洪武间，封诚意伯[③]。有集[④]（1311—1375）。他诗整炼，不失为大家，而词尤为明初独步。明初词人寥寥，仅瞿佑（字宗吉，钱塘人）、张肯（字继孟，浚仪人）、杨基及伯温诸人耳。而伯温的《写情集》独温柔敦厚，秾纤有致，足继仇山村、邵亨贞之后。像《少年游》：“清风收雨，轻云漏月，凉气入幽窗。乱叶

---

① 高启等四杰均见《明史》卷二百八十五。

② 《高青邱大全集》有《四部丛刊》本。

③ 刘基见《明史》卷一百二十八。

④ 《刘诚意集》有《四部丛刊》本。

吟朝，饥虫啼夜，各自奏新腔。”自具清新之趣。

袁凯[1] 字景文，华亭人，洪武中由举人荐授监察御史。后以疾自免。有集。[2] 凯有盛名，自号海叟，尝倒骑黑牛，游行九峰间，好事者至绘为图。以在杨铁崖座赋《白燕诗》有名，至被称为袁白燕。

时闽人有林鸿[3] 者，欲以盛唐诗风纠元末诗的纤细，与乡人长乐高栋、永福王偁等互相唱和。时称“闽中十才子”。[4] 栋编《唐诗品汇》百卷，盛行于世，益以张大着鸿的主张，明诗颇受其影响。鸿字子羽，福清人，洪武初为将乐县训导，历礼部精膳司员外郎。年未四十，自免归。同时又有二蓝者，兄名仁，弟名智，为闽之崇安人，名不及“十才子”之盛，而《蓝山》、《蓝涧》二集，[5] 老成熔炼，似在十子之上。仁字静之，智字明之。明之尝官广西按察佥事。

永乐是一位雄才大略的英主。在燕邸时，已收罗当时文士们若贾仲名、汤舜民、杨景贤辈在邸中，宠遇甚隆（见贾仲名《续录鬼簿》）。及即位后，更使解缙等修《永乐大典》，成为空前的一部大类书。但当时诗人却不多见。惟怪杰姚广孝[6]，长洲人，尝为僧，名道衍，字斯道。以助成靖难之功，为僧录左善世，加太子少师（1335—1419）。虽是一位大政治家，其诗却大有韦、孟、王维的风趣。像“波澄一溪云，霜红半山树。荒烟满空林，疏钟在何处?”（《访震师不遇》）“岚岭照深屋，云松翳闲门。鸟

---

① 袁凯见《明史》卷二百八十五。

② 《袁海叟集》有明刊本，有观自得斋本。

③ 林鸿等见《明史》卷二百八十六。

④ 《闽中十才子诗》有明万历刊本，有清末福州刻本。

⑤ 《二蓝集》有明刊本，有蓝子青重刻本。

⑥ 姚广孝见《明史》卷一百四十五。

啼惊曙白，花气觉春温。”（《妙上人习静轩》）置之明初的诗坛上，殊使人有由喧市而踏到“青松白沙”的妙境之感。

自永乐到正统左右，诗坛的风气，全为三杨[①] 所包围，以致恹恹无生气。三杨者：杨士奇名寓，太和人，以字行。建文初，以史才召入翰林。历事数朝，进华盖殿大学士，至正统间始卒（1365—1444）。有《东里集》[②]。杨荣字勉仁，建安人，永乐时进文渊阁大学士，也卒于正统初。杨溥字弘济，石首人。永乐初，为洗马。正统初，进少保，武英殿大学士。三杨中，以士奇为最有文名。三杨的诗文，皆稳妥醇实，时号“台阁体”，虽少疵病，却是不大有灵魂的。诗坛的作风，遂一趋于庸碌肤廓，千篇一律。至天顺间，何、李遂起而纠之，倡为复古之论，明诗乃入另一魔障之中。

参考书目

一、《皇元风雅》　元傅习辑，有《四部丛刊》本。

二、《元文类》　元苏天爵编，有苏州书局本，有《四部丛刊》本。

三、《天下同文集》　元周南瑞编。有元刊本，传钞本。

四、《元草堂诗馀》　元凤林书院编，有《读画斋丛书》本，有《词学丛书》本。

五、《元诗选》　清顾嗣立编，原刊本。

六、《元诗纪事》　近人陈衍编，有商务印书馆印本。

七、《盛明百家诗》　明俞宪编，有原刊本，罕见。

---

① 三杨均见《明史》卷一百四十八。

② 《东里集》有明刊本。

八、《列朝诗集》　清钱谦益编，有原刊本，有宣统间铅印本。

九、《明诗综》　清朱彝尊编，有原刊本。

十、《明诗纪事》　近人陈田编，有听诗斋刊本。

十一、《词综》　清朱彝尊编，有原刊本，有坊刊本。又陶梁《词综补遗》，有原刊本。

第五十一章　元及明初的散文

元初的散文：许衡刘因姚燧吴澄等——戴表元虞集袁桷马祖常等——明初文人：刘基与宋濂——杨维桢——元代的白话碑——伟大的名著：《元秘史》——朱元璋的《皇陵碑》

一

元初的散文，仍以元好问为宗匠。南人之入北者，许衡、刘因、姚燧等皆作古文，为世人所仰慕。古文运动自两宋奠定了基础之后，已是顺流直下，无复有反抗的了。许衡字仲平，河内人。元世祖徵授京兆提学，官至集贤殿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学者称鲁斋先生。刘因字梦吉，保定容城人。表所居曰静修。至元十九年徵拜右赞善大夫（1249—1293）。因不仅善古文，亦能诗[①]。姚燧则为许衡的弟子。他们传衍理学的宗派，为时儒的领袖，俨然成为和释、道等宗教家争衡的“孔家”教主了。又有吴澄（1249—1333）、金履祥（1232—1303）等，也皆为儒学的要

① 《静修先生文集》有《四部丛刊》本。

人。澄字幼清，抚州崇仁人，元时，官翰林学士，谥文正。有《草庐集》。揭傒斯撰神道碑，有“皇元受命，天降真儒。北有许衡，南有吴澄”语。我们猜想，元初，蒙古皇帝之搜罗这些理学家们而给予优待的礼貌，其作用是全然无殊于优待邱处机等等宗教领袖的。宽容各派的宗教，差不多成为每一大帝国所惯采的手段，也便是羁縻被征服者的最好的策略。而许、刘诸理学家们，便都因此而“遭际圣时”了。

戴表元受业于王应麟，亦为元初一古文家。表元字帅初，庆元奉化人。宋进士。入元为信州教授（1244—1310），有《剡源集》[1]。袁桷（1267—1327）受业于表元之门。最与虞集善。虞集也以古文雄于时。同时的马祖常（1279—1338）、元明善、欧阳玄、吴莱（1297—1340）、黄溍、柳贯[2]（1270—1342）等也为有名的古文家。而黄溍、柳贯并集与揭傒斯被称为儒林四杰，尤有影响于明初的文坛。

虞集的弟子有苏天爵与陈旅。天爵（1294—1352）编《国朝文类》，保存元代文章不少，为最流行的元人的总集。明初的古文家，以刘基、宋濂为最有名。宋濂字景濂，金华人，明初为翰林学士知制诰，修《元史》。末年，几为朱元璋所杀，赖太子力救而免。然卒贬茂州，至夔州卒。有《潜溪集》[3]（1310—1381）。濂为吴莱的弟子，又学于黄溍与柳贯，故传授着古文家的衣钵的正宗。王祎亦为黄溍的弟子。他字子充，义乌人，尝与濂同修《元史》，后出使云南，被杀（1321—1372）。同时，又有

① 《剡源集》有《四部丛刊》本。

② 吴莱的《吴渊颖集》，黄溍的《金华黄先生文集》，欧阳玄的《圭斋集》，柳贯的《柳待制文集》均有《四部丛刊》本。

③ 《宋学士集》有《四部丛刊》本。

苏伯衡、胡翰、徐一夔等皆为古文家。濂的弟子，有方孝孺，字希直，建文时为侍讲。成祖破南京。他不屈，被杀（1357—1406）。同死者至数百人，为古今最惨怖的文字狱之一。他有《逊志斋集》[①]。稍后，三杨的台阁体的古文，类皆以平正纡徐为宗；驯至萎靡不振，而有何、李的复古运动发生。

当元末，杨维桢为文，稍涉纤丽，乃大不为古文家所喜，王彝至作《文妖》一篇以诋之："会稽杨维桢之文，狐也，文妖也。噫，狐之妖至于杀人之身；而文之妖，往往后生小子群趋而竞习焉，其足为斯文祸，非浅小也。"盖正统派的理学家或古文家之议论，正是这样的迂腐可笑。

不过，在元代成为散文坛的特色的，倒不是这些传统的古文家们。元代的散文，常以用白话文写成的碑文及那部伟大的《元秘史》为最可注意。元代白话碑今日所见者不少，而被录载于《金石萃编未刻稿》[②] 里的《大元玺书》，尤为重要。这碑分为三截，上截为"元贞二年（1296）猿儿年十一月初七日大都有时分写来"，中截为"兔儿年月日大都有时分写来"，下截为"至顺元年（1330）马儿年七月十三日上都有时分写来"。这三截的玺书，文字大体相同，都是保护盩厔县终南山的一座"太清宗圣宫"的道观的；且引其中的一段为例：

> 这的每宫观房舍里，使臣每休安下者；铺马只应休拿者；税粮休与者；属这的每宫观里的庄田地土园林水磨浴堂解典库店铺船只竹苇醋曲货，不拣甚么，他每的休夺口要者；不拣谁休倚气力者。

---

① 《逊志斋集》有《四部丛刊》本。

② 《金石萃编未刻稿》有罗振玉石印本。

这白话并不难懂，写得也还流畅。《元秘史》的白话文章，尤为富有文学趣味。《元秘史》十五卷[①]，明《千顷堂书目》及《文渊阁书目》均见著录，至清而晦。嘉庆时，阮元、顾广圻、钱大昕等始为之表彰。而诸钞本，刻本亦出现于世。影元椠本在题目之下，有“忙豁伦纽察”及“脱察安”二行，顾广圻以为必是撰书人所署名衔。李文田谓：“忙豁伦即蒙古氏也，纽察其名，或与脱察安同撰此史。或纽察乃脱察安祖父之名，脱察安蒙以为氏。”这话或可信。我们如果以纽察、脱察安为本书的作者，当不会很错误的吧？也许译此书为汉文者另有一人在。但已不可考知。这位蒙古的作者，或译者，其写作的白话文的程度是很高明的，比之《大元玺书》碑等文确是超越得多了。即放在《五代史平话》、《三国志平话》、《乐毅图齐》诸书之侧，也不见得有什么逊色，也许还比较得更“当行出色”。且钞几段于后：

> 阿兰豁阿就教训著说：“您五个儿子，都是我一个肚皮里生的。如恰才五支箭簳一般，各自一支呵，任谁容易折折；您兄弟但同心呵，便如这五支箭簳束在一处，他人如何容易折得折！”住间，他母亲阿兰豁阿殁了。母亲阿兰豁阿死了之后，兄弟五个的家私，别勒古讷台，不古讷台，不忽合塔吉，不合秃撒勒只，四个分了，见孛端察儿愚弱，不将他做兄弟相待，不曾分与。孛端察儿见他哥哥每将他不做兄弟相待，说道：“我这里住甚么！我自去，由他死呵死，活呵活！”因此上骑著一个青白色断梁疮秃尾子的马，顺著斡难河，去到巴勒谆阿剌名字的地面里，结个草庵住了。那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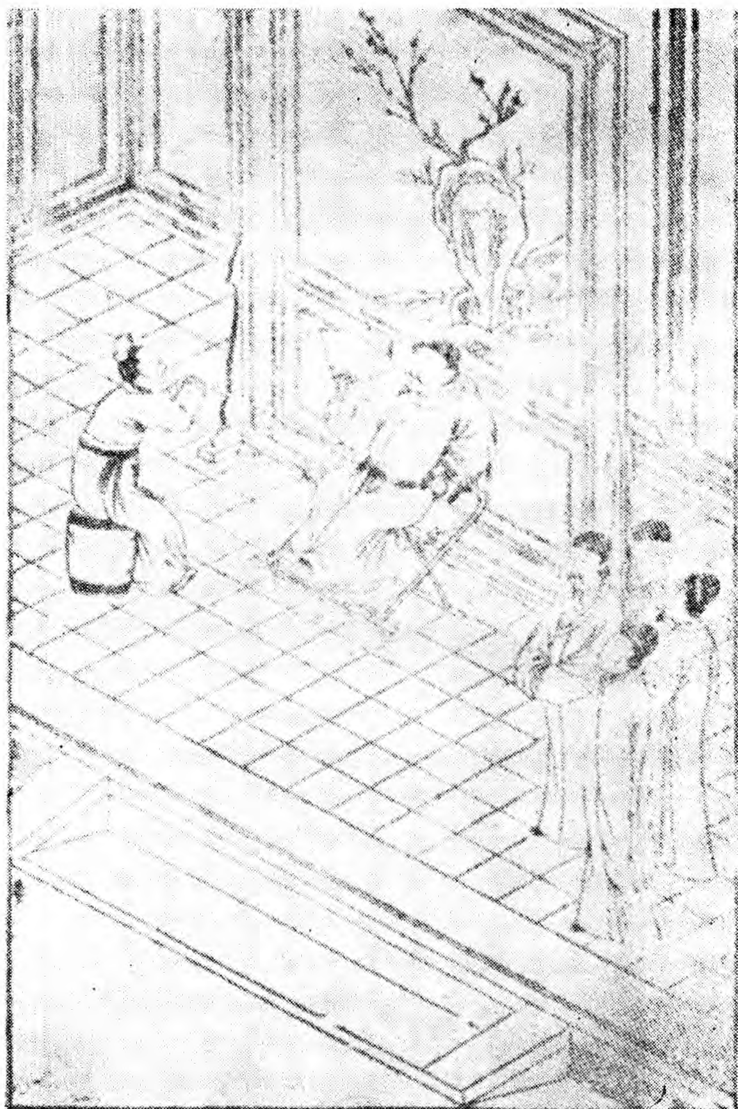
① 《元秘史》有元（?）刊本，有李文田注本，有叶德辉校刊本。



王 十 朋

他是《荆钗记》的主角。

——从明刻本《荆钗记》



说　　媒

在《荆钗记》里，有一个恶霸想强娶钱玉莲，因此引起了许多风波。这是那个恶霸叫媒婆去说亲的一段情景。

从明刻本《荆钗记》

住的时分，孛端察儿见有个雏鹰拿住个野鸡。他生计量，拔了几根马尾做个套儿，将黄鹰拿著养了。孛端察儿因无吃的上头，见山崖边狼围住的野物，射杀了，或狼食残的，拾着吃，就养了鹰。如此过了一冬。到春间，鹅鸭都来了。孛端察儿将他的黄鹰饿了，飞放。拿得鹅鸭多了，吃不尽，挂在各枯树上都臭了。都亦连名字的山背后，有一丛百姓顺著统格黎河边起来。孛端察儿每日间放鹰到这百姓处讨马奶吃，晚间回去草庵子住宿……孛端察儿哥不忽合塔吉后来斡难河去寻他，行到统格黎河边，遇著那丛百姓，问道，有一个那般人，骑着那般马，有来么道？那百姓说，有个那般的人，那般的马，与你问的相似。他再有一个黄鹰，飞放著。日里来俺行吃马奶子，夜间不知那里宿。但见西北风起时，鹅鸭的翎毛似雪般的刮将起来。想必在那里住。如今是他每日来的时分了，你略等候著。（卷一）

合里兀答儿等对太祖说，王罕不隄防，见今起著金撒帐做筵会，俺好日夜兼行去掩袭他。太祖说是。遂教主儿扯歹、阿儿孩两个做头哨，日夜兼行，……将王罕围了。厮杀了三昼夜。至第三日不能抵当，方才投降。不知王罕父子从何处已走出去了。这厮杀中有合答黑把阿秃儿名字的人，说："我于正主不忍教您拿去杀了，所以战了三日，欲教他走得远著。如今教我死呵，便死，恩赐教活呵，出气力者。"太祖说："不肯弃他主人，教逃命走得远著，独与我厮杀；岂不是丈夫。可以做伴来。"遂不杀，教他领一百人与忽亦勒答儿的妻子，永远做奴婢使唤。（卷七）

这样的天真自然的叙述，不知要高出恹恹无生气的古文多少倍！我们如果拿《元史太祖本纪》等叙同一的事迹的几段来对读，便

立刻可以看出这浑朴天真的白话文是如何的漂亮而且能够真实的传达出这游牧的蒙古人的本色来了。

明初的朱元璋，也是一位写作白话文的大家。他是一位彻头彻尾的流氓皇帝，什么话都会说得出口。所以他的白话诏令，常有许多好文章。《七修类稿》[1] 尝载他的一篇《皇陵碑》，一篇《朱氏世德碑》。《世德碑》不过是篇平常的记事。《皇陵碑》却是篇皇皇大著，其气魄直足翻倒了一切的记功的夸诞的碑文。他以不文不白，似通非通的韵语，记载着他自己的故事，颇具着浩浩荡荡的威势。一开头便以“孝子皇帝谨述”始，说到乡中饥荒，他出家为僧的事，很有趣味：

> 值天无雨，遗蝗腾翔。里人缺食，草木为粮。予亦何有，心惊若狂。乃与兄计，如何是常？兄云去此，各度凶荒。兄为我哭，我为兄伤。皇天白日，泣断心肠。兄弟异路，哀恸遥苍。汪氏老母，为我筹量，遣子相送，备礼馨香。空门礼佛，出入僧房。居无两月，寺主封仓。众各为计，云水飘飏。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趍跄。……

把当时廷臣们所作的《皇陵碑》文里的同样一段：“葬既毕，朕茕然无托。念二亲为吾年幼有疾，尝许释氏，遂请于仲兄，师事沙门高彬于里之皇觉寺。邻人汪氏助为之礼。九月乙巳也。是年蝗旱。十一月丁酉，寺之主僧岁歉不足以供众食，俾各还其家。朕居寺时甫两月，未谙释典，罹此饥馑，彷徨三思：归则无家，

---

[1] 郎瑛《七修类稿》有清乾隆间刊本。

出则无学，乃勉而游食四方。”对读起来，廷臣们的代述，却是如何粉饰得不自然！他们要代他粉饰，却反失去他的本色了。只有像他那样的流氓皇帝，才敢毅然的舍去廷臣们之所撰，而大胆的用到他自己的文章。

参考书目

一、《国朝文类》　元苏天爵编，有局刊本，《四部丛刊》本。

二、《皇明文衡》　明程敏政编，有明刊本；局刊本；《四部丛刊》本。

三、《明文徵》　明何乔远编，有明刊本。

四、《明文奇赏》　明陈仁锡刊，有明编本。明人选明文，为数至多，姑举上列数种。

五、《明文海》　清黄宗羲编，有传钞本；宗羲又曾节之为《明文授读》，有刊本。

六、《明文在》　清薛熙编，有局刊本。

七、《山晓阁明文选》　清孙琮编，有原刊本。

第五十二章　明初的戏曲作家们

明初剧坛的特点——杂剧的鼎盛——皇家的剧曲——戏文的再度投入民间的暗隅——成化以后南戏的抬头——明初的杂剧作家们：贾仲明谷子敬刘东生等——伟大作家朱有燉——他的作品——陈沂王九思康海等——明初的戏文：《荆》《刘》《拜》《杀》四大传奇——丘濬的崛起——邵璨的《香囊记》——沈采与姚茂良苏复之王济沈寿卿等——徐霖崔时佩等——无名氏所作的诸戏文

一

所谓明初，总要包罗到昆腔未产生的弘、正以前的剧坛；即是包罗着明代的前半叶的剧坛。在这一百五十年的戏曲史里，有几点是可以注意的。第一，杂剧已从民间而登上帝王的剧场。许多亲王们都是爱好戏剧的。周宪王和宁献王且自己献身于作者之林。永乐帝在燕邸开府时，也招来着戏曲作家们，若贾仲明、汤舜民等而加以宠遇。相传明初亲王之藩，必以戏曲一千馀本赐之。这虽未必可靠，但那时的盛况，却确是空前的。这可证明杂



《还带记》的一幕

《还带记》叙述裴度的生平，颇极紧张激昂。

——从明刊本《还带记》(鄞县马氏藏)



《东 窗 记》

叙秦桧、岳飞事。飞死后，桧遇疯僧，颇致讽嘲。

（北京图书馆藏）

剧是并未随了蒙古帝国的衰亡而衰亡的。但到了弘、正之际，杂剧的气焰却渐渐的低落了。作者渐见寥落，演唱者也渐渐的少了。特别在中国南部，南音的传奇，几攫去了杂剧的地盘的全部。这也是必然的盛衰之途径：一天天和皇室接近，而成为他们的专用的乐部，自然便也一天天的和民间相远，而失去其雄厚的根据地以至于消亡了。第二，叶子奇以为“其后元朝南戏盛行。及当乱，北院本特盛，南戏遂绝。”这话或有几分可信。祝允明《猥谈》谓：“数十年来南戏旧行，所为更是无端。”是南戏的盛行，在明代不过是景泰、成化以后事耳。但即在这时以前，南戏也并未真的“绝”迹；她不过是再度退守到民间的暗隅里去，不曾去和杂剧争皇家乐队的地位。永乐的大臣们编纂《永乐大典》时，也曾给南戏以和杂剧同等的地位，所收入戏文有三十三本之多。但在实际的皇家的剧场上，那时恐不会有南戏出现过的。她是那样的富于地方性，确是不大适宜于攀登到北京的及其他中国北部的剧场上的。所以，她仍在南方潜伏的滋长着；恰好和这时杂剧的跳梁，成一个绝好的对照。但她的作家们，却也并不落寞。徐渭《南词叙录》所载明代戏文，自李景云的《崔莺莺西厢记》以下，凡有四十八本，大概都是这时代的产品。及丘濬、邵璨、徐霖、沈采诸人出，南戏更大行于世，渐取得杂剧的地位而代之。武宗（正德）大约便是很欣赏南戏的一人。第三，杂剧在这时代，早已有了很周密的韵书、曲谱。按谱填词，规律至严；唱者也不容丝毫假借。但南戏则到这时为止，尚不曾有过什么有规则的曲谱。方音俗唱，各地不同。故尝被称为乱弹。因此，在南戏的本身，其各地方的腔调，也常在彼此排挤，彼此竞争之中，不像杂剧之早已“定于一尊”。这恰像北部方言统一已久，而南方土白，至今犹各不相通。第四，这时代的剧场，据我推测，南北是很歧异的。南部的各地，有着不同的方音的唱词。——也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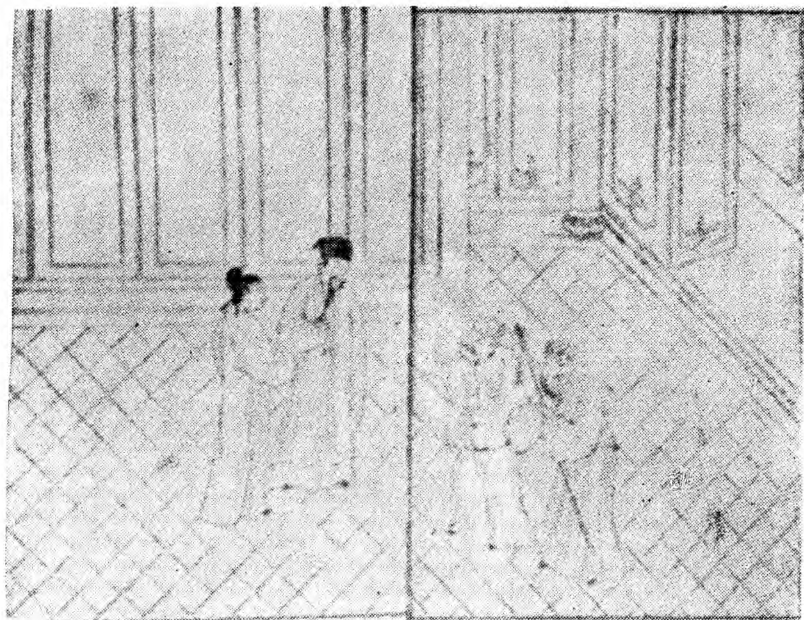
大都市像金陵、杭州、松江还不免时时留恋着北剧的馀晖。在北方，则似仍是弥漫着杂剧的势力。

二

先讲这时代的杂剧作家们。在贾仲明《续录鬼簿》里，记载元末明初的作家不少。贾仲明的时代，恰好上接至正，下达永乐。他所记的至少有六十年史迹。贾仲明，山东人。善吟咏，尤精于乐章隐语。永乐为燕王时，他和汤舜民、杨景贤皆甚受宠遇。后徙居兰陵。他自号云水散人。所作杂剧凡十四种，今存者有：《荆楚臣重对玉梳记》、《铁拐李度金童玉女》、《萧淑兰情寄菩萨蛮》（均见《元曲选》）和《吕洞宾桃柳升仙梦》（见《古名家杂剧》，但未得读）等四种。《萧淑兰》写一位大胆的处女向她哥哥的友人调情的故事，其描状是很活泼的。我们在杂剧里还不曾见到过像萧淑兰那样大胆的女性。

同时有汪元亨、谷子敬、丁埜夫、朱经、金文质、汤舜民、李唐宾、陈伯将、刘东生诸人，皆写作杂剧，惟存在者少。汪元亨，饶州人，元时为浙江省掾。后徙居常熟。所作杂剧三种，今存《刘晨阮肇桃源洞》一种。（《太和正音谱》作王子一，未知孰是。）谷子敬，金陵人，枢密院掾史。他通医，明《周易》。所作杂剧五种，今存《吕洞宾 三度城南柳》一种。这剧并没有好处，但流传极盛，很可怪。丁埜夫，西域人，家于钱塘。朱经字仲宜，陇人，元末为浙江省考试官，因也侨居吴山之下。金文质，湖州人。汤舜民名咸，象山人，号菊庄，曾补本县吏。后见知于永乐。陈伯将，无锡人，元进士，累官至中书参知政事。他们所作，今皆只字不存。

李唐宾，广陵人，号玉壶道人，官淮南省宣使。所作的杂



《金 印 记》

《金印记》写苏秦的故事，在剧场上颇受欢迎。

——从明刻本



《破 窑 记》

《破窑记》写吕蒙正与其妻的故事，是明初流传甚广的剧本之一，至今还可在舞台上见到。

——从明刻本

剧，今存《李云英风送梧桐叶》一种（《元曲选》作无名氏）。刘东生名兑，曾作《月下老定世间配偶》，贾仲明以为"极为骈丽，传诵人口"。但今不存。今存的《娇红记》，凡二卷，却是一部伟作。《娇红记》本于元清江宋梅洞所作之同名的小说。小说本是一篇名作，剧本则更宛回周折，把申生和娇娘的恋爱的过程，写得极为深切。和崔、张的爱恋，别有不同的气氛。又有杨文奎，《太和正音谱》评其词"如匡庐叠翠"，当亦为明初人。所作有《翠红乡儿女两团圆》等四种（《翠红乡》有《元曲选》本）。

《太和正音谱》的编者朱权（宁献王），为朱元璋第十六子。洪武间就封大甯，永乐时改封南昌。他自号臞仙、涵虚子、丹邱先生，所作杂剧凡十二种，惜今不存一种。

朱有燉（周宪王）为周定王长子。洪熙元年袭封，景泰三年死（1377—1452）。他所作杂剧，总名为《诚斋乐府》[①]。《列朝诗集》谓诚斋所作，"音律谐美，流传内府，至今中原弦索多用之。"李梦阳《汴中元宵》绝句曰："中山孺子倚新妆，赵女燕姬总擅场。齐唱宪王新乐府，金梁桥外月如霜。"在朱氏诸王里，他诚是一位才华绝代的作家。他的杂剧，今存者凡三十一种，大约便是他所作的全数（《百川书志》著录诚斋剧三十一本，其名目与今存者正同）。诚是古今作家所未有之好运。他著作的时代，据他自己做的各剧的序，（这些序，《奢摩他室曲丛》本十佚其九；北平图书馆藏本有之。）最早的一本为《张天师明断辰勾月》，作于永乐二年。其后永乐四年作《甄月娥春风庆朔堂》，六年作《惠禅师三度小桃红》及《神后山秋狝得驺虞》，十四年作

① 《诚斋乐府》有原刊本（长洲吴氏藏二十二种，北京图书馆藏二十五种），有《奢摩他室曲丛》本（《曲丛》本仅重刊二十四种）。有《杂剧十段锦》本（内八本为诚斋作）。

《关云长义勇辞金》，二十年作《李妙清花里悟真如》。宣德四年作《群仙庆寿蟠桃会》，宣德五年作《洛阳风月牡丹仙》，宣德六年作《天香圃牡丹品》及《美姻缘风月桃源景》，七年作《瑶池会八仙庆寿》及《孟浩然踏雪寻梅》。宣德八年，所作最多，殆为他戏曲生涯的顶点：《紫阳仙三度常椿寿》、《刘盼春守志香囊怨》、《赵贞姬身后团圆梦》、《黑旋风仗义疏财》及《豹子和尚自还俗》，这年所作凡五本。宣德九年作《清河县继母大贤》、《东华仙三度十长生》及《十美人庆赏牡丹园》，十年作《吕洞宾花月神仙会》。正统四年则为其写剧的最后的一年，所作有《河嵩神灵芝庆寿》及《南极星度脱海棠仙》。他的戏曲家的生活殆告终于这六十一岁的高龄的一年上吧？然这时离他的死亡尚有十四年；在最后的那十四年似乎是不会绝笔不写的。尚有《李亚仙花酒曲江池》、《宣平巷刘金儿复落倡》、《兰红叶从良烟花梦》等七本，序上未署年月，也许其中会有几本是晚年之作。无论如何，这位老寿的作家，其写剧的年代至少是有四十年以上的。像他那样作剧年代犁然可考的，在元、明戏曲史里殆也是唯一的特例。但他所作虽多，无聊的作品却也不少。什么《得驺虞》、《蟠桃会》、《八仙庆寿》、《牡丹仙》、《牡丹品》、《牡丹园》、《灵芝庆寿》、《海棠仙》等等都是应景的，或颂扬的皇家适用之剧本。虽然写得很工巧，布置得很有趣，却是无灵魂的东西。其他仙佛剧，像《三度小桃红》、《三度常椿寿》、《三度十长生》和《半夜朝元》等，左右也脱不了马致远、谷子敬等《三醉岳阳楼》、《三度城南柳》的圈套。有燉的最好的剧本却在彼而不在此。宣德八年所作的《香囊怨》、《团圆梦》、《仗义疏财》、《豹子和尚》四剧，代表他两方面的大成功：英雄剧的壮烈和恋爱剧的细腻。《关云长义勇辞金》虽作于此时之前，却堪和关汉卿的《单刀会》并美，能充分的表现出那位大英雄的忠勇的气概。《仗义疏财》

的描写李逵也很出色当行。《豹子和尚》的重要，尤在其上。《豹子和尚》写鲁智深因过被宋江所责，愤而下山，再做和尚去。江思之，差了李山儿去劝他回寨。他不回去。又差他妻和子去劝他，他也不回。最后，着他母亲去劝，也无用。还是叫两个小喽罗装做客人，向他母亲索债，打了她，智深大怒，才抛下了做和尚的面目，动手厮打。宋江恰遇到这，说道："兄弟休打，破了斋素也。"智深只好还俗，再上梁山去。这剧写智深处处脱离不了暴烈的本性，却又处处想到了自己现在是和尚，不该那样。他以宗教的信仰，尽力制止着人性的热情。但终于罅漏百出，不得不脱下袈裟，回去做山大王。人性是那末的顽强在作祟着!

〔金蕉叶〕(末唱）是谁将草户柴门叩久?（末做开门科，唱）原来是稚子山妻问候。

(旦云）你来了半年多了，你的孩儿也会走了。

(末唱）惭愧波孩儿会走。安乐么慈亲皓首?

(旦云）你母亲好，只是想你，如今老了。（末做哭科）

(旦云）兀的你这贼孩子也每日想你。从你来了，我是个妇人家，无处寻饭吃。你这等狠心肠，去了我不顾妻子了!

(末抱徕儿，末唱)〔小桃红〕把孩儿搂抱着泪凝眸，问别来抛闪的山妻瘦。（末用手摸两摸头了云）我又忘计出家了也。婆婆，你靠后，休扯我。（末放下徕推与旦了。末唱）我已自世事尘缘尽参透。（末云）问讯。（末唱）便合休。

(旦云）你不回去，家里少柴无米，房子又漏了，教我怎生过日子?

(末唱）不管你少柴无米房儿漏。（旦向前扯住。末唱）你休将咱领揪，莫牵咱衫袖，休想道劝的我肯回头!

（旦云）你不回去时，留下你这贼孩子。你教的他会做贼子，送还我，养活我。（旦推俫与末）

（末云）我不教他。你送与宋江哥哥教他去。

有燉的《香囊怨》和《团圆梦》都是写当时的实事。《团圆梦》写钱锁儿和一女子名赵官保的，曾指腹为亲。后来锁儿家贫穷，赵家要悔亲。官保执意不从，遂嫁了锁儿。过了不久，锁儿被官中唤去做军，到口北操练。有爿舍的，看上了官保，要娶她去。她坚决的回绝了媒婆。后来，锁儿在口北病死。官保闻耗，也自缢而亡。上帝以其贞义，赐号贞姬，在天上与夫团圆。《香囊怨》写妓女刘盼春与周恭两情相恋。恭父性严，他被拘管得紧。有一天，二人遇到了，恭给盼春一封信，一首小词。她保藏于荷包香囊内。后来，她母亲逼她另嫁一人。她不愿意，自缢而死。火葬时，却寻见她的香囊儿不曾烧化，囊内书词依然存在。周恭大哭，赎了骨殖来葬了。这两剧都写得异常的缠绵悱恻。《李亚仙诗酒曲江池》一剧，也写得很有声色，和《石君宝》同名的一剧足称“异曲同工”。但最好的要算《刘金儿复落倡》。这剧和一般恋爱剧的气韵全然不同，写的不是贞姬，不是烈女，也不是义妓，却是一个爱奢华，喜风流的荡妇。她是一个乐籍的妇女，却背夫出逃。连嫁了好几次，俱不得意。终于再作倡妇。和关汉卿的《救风尘》有些相类，且也同样的写得很深刻。

有燉的他剧，未必皆为第一流的名剧，但在戏曲史却是那末重要！有许多元、明之际的宫廷应用的剧本，都已泯灭无存，却赖了有燉的诸剧，见到其若干面目。又在散文的对话上，这三十馀剧也是极可重视的。明人所刊元剧，对话大都伪作。有燉诸剧的对话才是明初的本色；她们是那末的富于活泼、生动的气氛！和《元曲选》的说白一对读，立刻便可见出臧氏的增订的伎俩是

那末庸庸无奇。又，在有燉《乔断鬼》剧里，有一段医生的说白：

> （净做看脉科）小舍人，小舍人，你个父亲害则个病，哑弗是伤寒，哑弗是伤热，是一口气呢，气则个肚，肚痛放则个胖，日轻夜重呢。舍人放则个心。小人用一服药，是木香流气饮。吃了个药，便好了呢。
>
> （末云）这个太医是南人，到说的是。

这一段南方的方言，大约要算是现在所知道的见之于文籍上的最早的东西了。

嘉靖刊的《杂剧十段锦》[①]，中有八剧是有燉所作。尚有《汉相如献赋题桥》，《善知识苦海回头》二剧，从前颇疑也是他的著作。但近读周晖的《金陵琐事》（卷二）云："陈鲁南有《善知识苦海回头记》行于世。"又松泽老泉《汇剧书目外集》记《四大史杂剧》目录，亦云：

《善知识苦海回头记》　　明陈石亭著

按陈鲁南名沂，一字石亭，上元人，自号小坡。正德进士。官太仆寺卿。是《苦海回头》剧之为他作无疑。《献赋题桥》则未知所出。其作者当也是这时期内的人物。《苦海回头》写宋胡仲渊为丁谓所谮，贬窜雷州。过了一年，幸得招还。而他百念已灰，径投黄龙禅师处出家，得成正果。最后一折多禅语，与前面之多愤慨语颇不称。

和陈沂同时而作杂剧者，有王九思、康海、陈铎等数人。陈铎字大声，别字秋碧，邳州人。以作散套有名。杂剧有《花月妓

① 《杂剧十段锦》有武进董氏影印本。

双偷纳锦郎》等二本，惜并不存。康海字德涵，号对山，武功人。弘治十五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正德中，以与刘瑾交往，落职。他曾作《东郭先生误救中山狼》[①]一剧，论者以他为有所指。李梦阳初为刘瑾所恶，系诏狱。出片纸求救于他。他乃往谒瑾。瑾以得交海为荣，遂因其言释梦阳。及瑾败，海乃坐此削职为民。梦阳于时却不一援手。故相传他作此剧乃以讥梦阳。观剧末有："俺只索含悲忍气，从今后见机莫痴。呀，把这负心的中山狼做傍州例。"悻悻之意犹在。此说或不无几分可靠。但中山狼的故事，实为世界民间传说里流行最广的负恩的禽兽系之一型。其故事的本身已是很可怡悦的；加之以海的慷慨激昂的辞语，此剧遂成为明代最有风趣的剧本之一。海罢官三十年，惟以制曲为事。殁后，遗囊萧然，大小鼓却有三百副。

王九思亦作《中山狼院本》[②]一种，却只有一折。杂剧转变之机，于此时已可窥见。九思与康海为好友，亦以交刘瑾失败，作此或有同感。九思字敬夫，号渼陂，鄠县人。弘治丙辰进士。授检讨。以交瑾，得遽升高位。不久，瑾败。降寿州同知，勒致仕。他和康海俱以作曲得盛名。尝以厚赀募国工，杜门学唱数年，尽其技乃出。其所作，评者以比关汉卿、马致远。他的杂剧，尚有《杜子美沽酒游春》[③]一本，也充满了愤激不平之气："三三两两厮搬弄，管什么皂白青红，把一个商伯夷，生扭做虞四凶。兀的不笑杀了懵懂，怒杀了天公！……自古道聪明的却贫穷，昏子谜做三公……因此上……甘心儿不听景阳钟。"

---

① 《东郭先生误救中山狼》有《盛明杂剧》本。

② 《中山狼院本》有《王渼陂全集》本。

③ 《杜子美沽酒游春》有《王渼陂全集》本，有《盛明杂剧》本（《盛明》题作《曲江春》）。

从朱有燉到陈沂、王九思诸人，中间相隔凡六七十馀年，而作者寥寥如此，所作更寥寥如彼，杂剧的运命的没落，诚足悲叹。

三

明初的南戏名目，最可靠的记载为徐渭的《南词叙录》。渭所录凡四十八本，但并非其全部。成化、弘治以后，作者尤夥。渭所见似尚未及其半。今日珍籍渐次出现，论述本节，颇具有特殊的新鲜的趣味。

明初的四大传奇为《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及《杀狗记》。但徐渭《南词叙录》则置《拜月亭》、《刘知远》及《杀狗劝夫》于“宋元旧篇”之中。关于《荆钗记》，则他在著录李景云所编的一本外，“宋元旧篇”里也并有《王十朋荆钗记》一本。是《荆》、《刘》、《拜》、《杀》的来历，决非源自明初可知。惟明初人把这几本著名的传奇加以润改，别成新本，则是很可能的。像徐时敏《五福记》自序说：“今岁改《孙郎埋犬传》，笔研精良，因成此编。”（《曲海总目提要》引）而《刘知远白兔记》今亦有截然不同的二本。此可知明代改作传奇者的夥多。今姑将这四种放在这里讲。

《荆钗记》，[①]《曲品》作柯丹邱撰，《百川书志》无作者姓名，但王国维氏则以为宁献王朱权作。权自号丹邱先生，故《曲品》遂误作柯丹邱。《荆钗》写王十朋、钱玉莲事，“以真切之调，写真切之情；情文相生，最不易及。”（《曲品》）十朋少年时，家

① 《荆钗记》有富春堂刊本；李卓吾《批评》本；《六十种曲》本；暖红室刊本。

贫好学，聘钱玉莲时，乃以荆钗作为聘礼。后因赴考相别。奸人孙汝权谬传十朋别娶，逼玉莲改嫁给他。她不从，投江自杀，为钱安抚所救。同时十朋中了状元后，也为万俟丞相所迫，欲妻以女。他也不从。乃调他为朝阳佥判。后更经若干波折，夫妻才重复团圆。其中写男义，女节，殊感人。尝观演十朋见母一出，不觉泪下。他见母而不见妻，母又不忍对子说出他妻的自杀的消息。那场面是那末样的严肃悲痛！相传，此传奇系宋时史浩门客造作以诬十朋及孙汝权的，盖用以报复汝权怂恿十朋弹劾史浩之举者（见《矩斋杂记》及《瓯江佚志》）。但这话似不甚可靠。汝权在剧中固为小人，十朋却被写得那末孝义，岂像是侮蔑他的。

《拜月亭》①，明人皆以为元施君美作。然《录鬼簿》不曾说他曾作过南戏；《曲品》也说："亦无的据。"但其为元人作，当无可疑。写蒋世隆、王瑞兰的离合悲欢事，颇富天然本色的意趣。何元郎绝口称之，以为胜《琵琶》。但《拜月》佳处，似皆从关汉卿的《闺怨佳人拜月亭》剧中出。我们将他们对读，便可知。但其描写却也很宛曲动人，时有佳处。

《杀狗记》②，朱彝尊以为徐畛作。畛字仲由，淳安人，洪武初，徵秀才，至藩省辞归。然徐时敏则尝自言此剧为他所改作。明末冯梦龙也尝有所笔润。盖改作此记者不止一人二人而已。然改者虽经数手，原作的浑朴鄙野的气氛，却未除尽。像：

(清歌儿)(旦)常言道，要知心事，但听他口中言语。

---

① 《拜月亭》（一作《幽闺记》）有文林阁刊本；李卓吾《批评》本；罗懋登《注释》本；陈眉公《批评》本；凌氏朱墨刊本；《六十种曲》本；暖红室刊本。

② 《杀狗记》有《六十种曲》本；暖红室刊本。

不知员外怒着谁？从头至尾，说与奴家知会。

（桂枝香）（生）贤妻听启，孙荣无理！他要赎毒药害我身躯，把我家私占取。险些儿中了，险些儿中了，牢笼巧计，院君，被我赶出门去。细思之，指望我遭毒手。我先将小计施。

这是从冯氏改本抄录的，却还是那样的“明白如话”。萧德祥的杂剧《杀狗劝夫》便不是这样的村朴了。

《白兔记》[1] 未知作者。今有二本。《六十种曲》本较为村俗，当最近本来面目。富春堂刊本，则已富丽堂皇，近晚明的作风，惜仅题“豫人敬所谢天佑校”，不知改作者究为何人。《白兔记》故事，来历甚古。金时已有《刘知远诸宫调》，叙刘知远赘于李家庄，不忿二舅的欺凌，出外从军。终以战功，官九州安抚使。他妻三娘，则在家受尽苦辛。她产下咬脐郎，托人送与知远。她自己却是挑水牵磨的受磨折。后十余年，咬脐郎长大出猎。因逐白兔，方才见到他母亲。因此全家团圆。《六十种曲》本的第一出：是“〔满庭芳〕五代残唐，汉刘知远生时紫雾红光，李家庄上招赘做东床。二舅不容完聚，生巧计拆散鸳行。三娘受苦，产下咬脐郎。”富春堂本的开头，却是：“〔鹧鸪天〕桃花落尽鹧鸪啼，春到邻家蝶未知。世事只如春梦杳，几人能到白头时！歌《金缕》，碎玉卮，幕天席地是男儿。等闲好着看花眼，为听新声唱《竹枝》。”是那样的全然不同的气氛！

在实际上，明初的传奇，殆皆为不知名者所作。邱濬[2] 崛

---

① 《白兔记》有《六十种曲》本；富春堂刊本（此二本大不同）；暖红室刊本（此本系翻刻《六十种曲》本）。

② 邱濬见《明史》卷一百八十一。

起于景泰、天顺间，以当代的老师宿儒，创作传奇数种，始开了后来的风气。濬字仲深，琼州人。景泰五年进士。官至大学士。谥文庄（1418—1495）。著《琼台集》及《五伦全备忠孝记》、《投笔记》、《举鼎记》[①]、《罗囊记》传奇四种。他的诗笔，笨重无伦。此数剧皆不能博得好评。《曲品》列《投笔》及《五伦》于“曲品”之末，而指摘之道：“《投笔》，词平常，音不叶，俱以事佳而传耳。”又道：“《五伦》，大老钜笔，稍近腐。”王世贞也说：“《五伦全备》是文庄元老大儒之作，不免腐烂。”《五伦全备记》叙伍伦全、伦备兄弟一家忠孝节义事；其以“五伦全备”为名，显然是暗指着“五伦”俱备于一家的意思，正是亡是公、乌有先生的一流。故事似也全出于伪托。伍母以己子抵罪，终得感动问官，无罪俱释，盖取于关汉卿的《蝴蝶梦》。伦全兄弟争死于克汗之前一事，也大似元剧《赵礼让肥》。克汗为他们兄弟所感动，乃入朝于中国。全、备遂因功皆晋爵为侯。《投笔记》写班超投笔从戎，远征西域，终得荣归事。《举鼎记》写秦穆公欲并诸国，举行斗宝会于临潼关。赖伍子胥举鼎，展雄助力，诸侯们始得脱归事。此三种今皆有传本。《投笔》写班超，气概凛凛，颇有生动之趣。《投笔空回》（第六出）《夷邦酹月》（第十五出）等等，尤为慷慨激昂，读之令人神往。固未可和《五伦全备》同以迂腐目之。《举鼎》的故事，虽极荒诞，其流传却是很广的。《列国志传》几以此为最活跃的故事中心。濬所写也还能传达出几分伍子胥的神勇来。《罗囊记》今不存，但在胡文焕《群音类选》里，尚存《相赠罗囊》、《春游锡山》、《刘公赏菊》及《罗囊重会》的四出，还勉强可见出其全剧的一斑。叙的是以

① 《五伦记》有世德堂刊本。《投笔记》有富春堂刊本；文林阁刊本；世德堂刊本；罗懋登《注释》本；魏仲雪《批评》本。《举鼎记》有传钞本。

一个罗囊为姻缘的线串之恋爱剧。“总桃源错认刘郎，岂桑林误将妻戏。有缘千里能相会，古语总来非伪。”

但较邱濬更有影响于后来的剧坛者，却为邵璨。璨字文明，宜兴人（《曲品》则以他为常州人）。“常州邵给谏既属青琐名臣，乃习红牙曲技。调防近俚，局忌入酸。选声尽工，宜骚人之倾耳；采事尤正，亦嘉客所赏心。”（《曲品》）徐渭云：“《香囊》乃宜兴老生员邵文明作。”是邵氏未尝为“给谏”。自梁辰鱼以下，到万历间沈、汤的出现为止，传奇的作风，殆皆受邵氏的影响而不可自拔。《艺苑卮言》谓“《香囊》雅而不动人”。他的影响便在“雅”字。他的《香囊》之成为后来传奇的楷式者，也便因其“雅”。《琵琶记》已渐扫《杀狗》、《白兔》的俚俗；但其真正的宣言去村野而就典雅者，却是《香囊记》[1] 开其端。《琵琶》尽多本色语，《香囊》才连说白也对仗工整起来。像：“〔排歌〕放达刘伶，风流阮宣，休夸草圣张颠，知章骑马似乘船，苏晋长斋绣佛前。”（第八出）“也曾说长安发卦，也曾向成都卖卜。先生那数邵雍，同辈尽欺郭璞。只凭四象三爻，便说休囚祸福……舌能翻高就低，语皆骈四俪六。”（第二十三出）徐渭谓：邵文明“习《诗经》，专学杜诗，遂以二书语句，匀入曲中，宾白亦是文语，又好用故事，作对子，最为害事。”正切中其病。璨此记自言是：“续取《五伦》新传，标记《紫香囊》。”在谈忠说孝一方面，确受了不少《五伦全备记》的指示。《香囊》叙宋时张九成以忤权奸，被远谪域外。身陷胡庭十年，不失臣节。后得王侍御舍生救友，方得脱离虎窟，华锦荣归。剧中波涛起伏，结构甚佳。善于利用净、丑各角，多杂滑稽的串插，虽嫌不大严肃，却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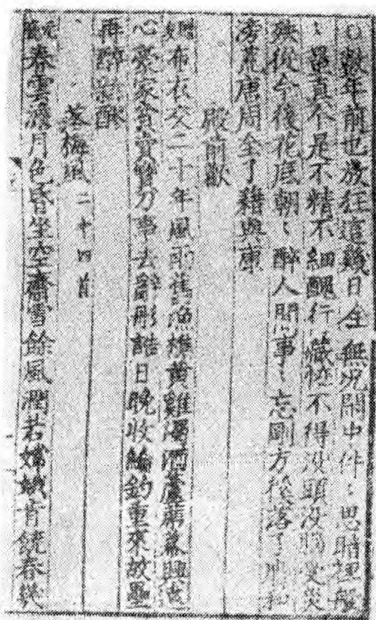
[1] 《香囊记》有世德堂刊本；继志斋刊本；李卓吾《批评》本；《六十种曲》本。

增加了不少生趣。

沈练川和姚静山，《曲品》并列其所作于能品。练川名采，吴县人，静山名茂良，武康人。生平并不详。练川所作有《千金记》、《还带记》[1] 及《四节记》三种。《曲品》云："沈练川名重五陵，才倾万斛；纪游适则逸趣寄于山水，表勋猷则热心畅于干戈。元老解颐而进卮，词豪搁指而搁笔。"今存《千金记》及《还带记》。《四节记》惜不存。《曲品》云："一记分四截，是此始。"盖以后叶宪祖的《四艳》，车任远的《四梦》，顾大典的《风教编》等等，皆是规仿《四节》的。《千金记》写韩信事，当即《南词叙录》所著录的《韩信筑坛拜将》。钱遵王注《南词叙录》此本上云："《追贤》一出乃元曲。"正和《曲品》的"韩信事佳，写得豪畅。内插用北剧"的话相合。此剧演作极盛，盖以其排场异常热闹。写项羽故事的《楚歌》、《别姬》数出，传唱者尤多。其凄凉悲壮处固不仅此。其上卷写韩信未达时的困厄重重，所如不合的情绪，也很动人。《还带记》叙裴度未遇时，穷苦不堪。卜者视其相当饿死。一日在香山一寺中，拾得玉带数条，即以还给原主。以此阴德，反得富贵荣华。后中进士，做宰相，平淮西，皆有赖于还带的一件事。未免过于重视因果报应之说。

姚静山所作，《曲录》著录的有《双忠记》、《金丸记》及《精忠记》三本。但这个记载实不可靠。《曲品》云："武康姚静山仅存一帙，惟观《双忠》。笔能写义烈之刚肠，词亦达事态之悲愤。求人于古，足重于今。"静山所作盖只有《双忠》一帙。《金丸》、《精忠》都非他的作品。《曲录》盖误将《曲品》所著录

[1] 《千金记》有富春堂刊本；世德堂刊本；《六十种曲》本。《还带记》有富春堂刊本；世德堂刊本。



《沜东乐府》

明嘉靖刊本。此书为天一阁旧藏，系对山弟浩所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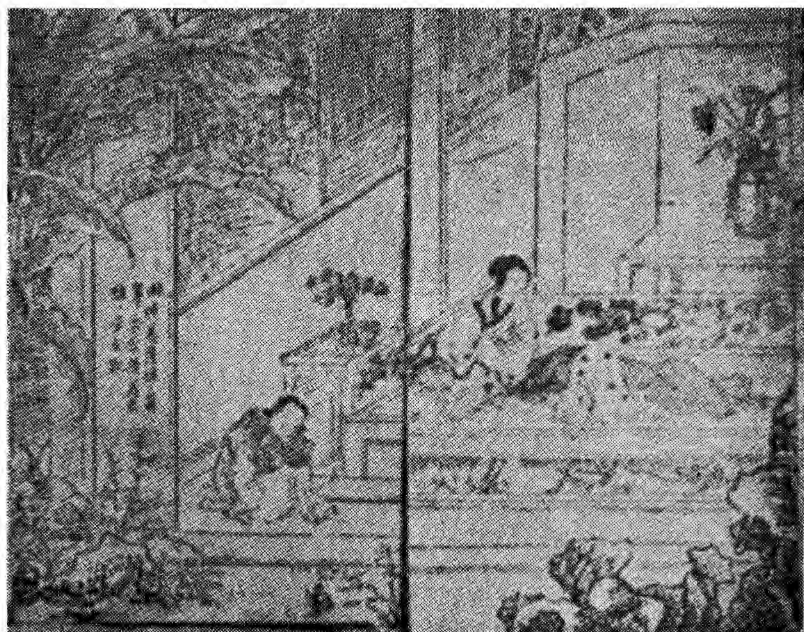
（西谛藏）



《玲珑倡和》

——明刊本升散庵曲集之一

（北京图书馆藏）



《金 络 索》

梁辰鱼的作品。

——从《吴骚集》(清华图书馆藏)

的《金丸》、《精忠》等二剧，并《双忠》而连读了。《双忠记》[1]极激昂慷慨之致，一洗戏文的靡弱。写张巡、许远困守孤城，城破，骂贼以死。死后身为厉鬼，兴阴兵，助杀元凶。乱平，二人庙食千古。最后的张、许为厉鬼杀贼事，如果不增入，似乎气氛更可崇高些。中间，像第十三折写召募勇士事："〔四边静〕逆胡狂猰殊猖獗，生民困颠越。募士远行师，终将破虏穴。裹创饮血卧霜月。一剑靖边尘，归来朝金阙！"其雄概不似岳飞的咏唱《满江红》么？《精忠记》[2]写岳飞破虏救国，而为秦桧所不容，卒定计于东窗之下，用"莫须有"三字杀了飞。飞死后成神，而桧和妻王氏不久亦死，却被打入地狱受无涯之罪。此记无作者姓名，而来历却极古。南宋的说话人，已有以敷衍《中兴名将传》为专业的。宋、元戏文中，有《秦桧东窗事犯》一本，元杂剧亦有《秦太师东窗事犯》一本。《南词叙录》于著录那本宋、元戏文以外，于"本朝"之下，又有《岳飞东窗事犯》一本，下注"用礼重编"。此《精忠记》也许便是用礼重编的一本。（富春堂刊本的《岳飞破虏东窗记》与《六十种曲》本的《精忠记》大部相同，当即系一书。《六十种曲》本似经改编。）《金丸记》[3]作者也无姓名。《曲品》云："元有《抱妆盒》剧。此词出在成化年。曾感动宫闱。内有佳处可观。"近来流行的《狸猫换太子》时剧，即起源于此。宋帝无嗣，李宸妃有孕生子，乃为刘妃所抵换。后太子即位，事大白，乃迎母归宫。其中《盒隐潜龙》、《拷问前情》等出，文辞虽有窃元剧处，情节却很曲折可观。（用礼

---

① 《双忠记》有富春堂刊本。

② 《精忠记》有《六十种曲》本，又富春堂刊本《岳飞破虏东窗记》也即此书，惟略有异同。

③ 《金丸记》有清内府钞本，传钞本。

疑即周礼，即周静轩。)

苏复之的《金印记》和王济的《连环记》，同被《曲品》列于“妙品”中，至今尚演唱不衰。苏复之的生平里居俱未知。《玉夏斋传奇十种》本，题作《金印合纵记》，[1] 一名《黑貂裘》，下写“西湖高一苇订正”。此高氏订正本究竟与原本的面目相差得多少，惜未得他本一细校，无从知道。苏秦刺股事，本能感动一般失意的人。故《曲品》云：“写世态炎凉曲尽，真足令人感喟发愤。近俚处具见古态。”

王济字雨舟，浙江乌镇人，官横州通判。所作《连环记》，[2] 散出常见于剧场，原本近始被发见（惜仍缺佚一部分）。《曲品》云：“词多佳句，事亦可喜。”吕布、貂蝉事，元剧有《连环计》。雨舟此作更以细针密缝的工夫，曲曲传达出这三国故事中最错综动人的一则，其流行遂远在《古城记》等其他三国传奇之上。

沈寿卿名受先，里居未详。《曲录》著录其所作四本：《银瓶记》、《三元记》、《龙泉记》及《娇红记》。《曲品》仅以后三本为受先作，《银瓶记》则未著作者姓氏。今存《三元记》[3] 一本。按《南词叙录》载《商辂三元记》及《冯京三元记》，皆明初人作。《曲品》云：“冯商还妾一事尽有致。”则受先所作乃《冯京三元记》。徐渭评此记多市井语。《曲品》也说：“沈寿卿蔚以名流，雄乎老学。语或嫌于凑插，事每近于迂拘。然吴优多肯演行，吾辈亦不厌弄。”记写贾人冯商，四十无子，妻劝纳妾。他买得一妾，其父张公，盖以析运偿官而货女者。商慨然以女还之，不取原聘。以此，天赐佳儿，少年时高捷三元。“〔桂枝香〕

---

① 《金印记》有李卓吾《批评》本；《玉夏斋传奇十种》本；暖红室刊本。

② 《连环记》有传钞本。

③ 《冯京三元记》有《六十种曲》本。

听他哀情凄惨，使我勃然色变。你双亲衰老无儿，何忍把你天伦离间。小娘子不须泪涟，不须泪涟，把你送归庭院。”“〔唐多令〕一见好心惊，还疑梦里形。”所谓“市井语”，或即指这些。

当正德的时候，为南京曲坛的祭酒者有陈铎和徐霖。铎有大名，霖则今人罕知之。周晖《金陵琐事》云：“徐霖少年数游狭斜。所填南北词，大有才情，语语入律。娼家皆崇奉之。吴中文徵明题画寄徐，有句云：乐府新传桃叶渡，彩毫遍写薛涛笺，乃实录也。武宗南狩时，伶人臧贤荐之于上，令填新曲，武宗极喜之。余所见戏文《绣襦》、《三元》、《梅花》、《留鞋》、《枕中》、《种瓜》、《两团圆》数种行于世。”又云：“武宗屡命以官，辞而不拜。中更事变，拂衣遂初。既归而名益震，词翰益奇。又几二十年竟以隐终。”霖字髯仙，应天人。今所传《绣襦记》，《曲品》归于“作者姓名有无可考”者之列。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则以为薛近兖作，不知何所据。因《曲品》有“尝闻《玉玦》出而曲中无宿客，及此记出而客复来”语，更造作妓女们共馈金求近兖作此记以雪其事的一个故事。像那末伟大的一部名著《绣襦记》，当不会有第二部的。髯仙以作曲名，我们似宜相信周晖的记载把此剧归还给他。《绣襦》[1] 实为罕见的巨作，艳而不流于腻，质而不入于野，正是恰到浓淡深浅的好处。这里并没有刀兵逃亡之事，只是反反覆覆的写痴儿少女的眷恋与遭遇，却是那样的动人。触手有若天鹅绒的温软，入目有若蜀锦的斑斓炫人。像《鬻卖来兴》、《慈母感念》、《襦护郎寒》、《剔目劝学》等出，皆为绝妙好辞，固不仅《莲花落》一歌，被评者叹为绝作。他的《三元记》，今未见。《商辂三元记》有几出见于《摘锦奇音》、《玉谷调

---

① 《绣襦记》有李卓吾《批评》本；陈眉公《批评》本；凌氏朱墨刊本；《六十种曲》本；暖红室刊本。

簧》诸书。但像“会同张三李四，去送商家小儿”（《雪梅吊孝》）云云，那样俚俗之语，却决不会出之于《绣襦记》作者的笔下的。故那部《三元记》恐怕不会是他做的。

陈罴斋，未知里居，作《跃鲤记》[①]。《南词叙录》载《姜诗得鲤》一本，当即此剧。姜诗孝母事，不过一般的“行孝”故事的老套，但其妻的被出而恋恋不舍，却写得极好。《芦林相会》叙那位弃妇之如何恳挚的陈情于故夫之前，任何人读了，都要为之感动泣下的。

《南词叙录》“宋、元旧篇”中有《莺莺西厢记》一本，“本朝”下，又著录李景云编的《崔莺莺西厢记》一本。未知此李景云是否即“斗胆翻词”的李日华？（景云又编《王十朋荆钗记》。）日华的《西厢记》[②] 有“嘉靖万年春”语，似作于嘉靖间。但《百川书志》却记录着：“海盐崔时佩编集，吴门李日华新增。凡三十八折。”此崔时佩的生存时代自当在嘉靖以前。（曾有人误以此李日华为万历时的李君实。君实尝自辩之。而陆采在他所作的《南西厢记》，也恣意的攻击着《李西厢》。故此李日华当然决不会即是万历时的李日华的。）

徐时敏（《曲录》作时勉，误）作《五福记》[③]，今存。叙徐勉之救溺还金，拒色行义诸事，终获厚报于天君，享种种福。他又尝改“《孙郎埋犬传》”。

无名氏所作传奇，在明初是很多的。徐渭所载“本朝”戏文，十之七八无作者姓氏。此种传奇，散佚最易，而幸存于今者也还不少。《南词叙录》所著录者，如《玉箫两世姻缘》、《张良

---

① 《跃鲤记》有富春堂刊本。

② 《南西厢记》有《西厢六幻》本；《六十种曲》本；暖红室刊本。

③ 《五福记》有传钞本。

圯桥进履》及《高文举》等皆有全本存在。《玉箫两世姻缘》当即为《唐韦皋玉环记》,[①] 写韦皋及妓女玉箫的再世姻缘。其中所叙韦皋为张延赏婿，不为所重，又迫女改嫁等事，大似《刘知远白兔记》。而玉箫的病思及写真，似曾给《牡丹亭》和《燕子笺》的作者们以一个重要的暗示。此记排场紧张，文辞也极为本色，是这时代的第一流的作品。惜作者已无可考了。《张良圯桥进履》当即为《张子房赤松记》[②]。张良事，宋、元话本里有《张子房慕道记》（见《清平山堂话本》）。《赤松记》后半或即本于彼。惟前半写子房散千金，求勇士，椎击始皇于博浪，因进履于圯桥，得黄石公书，遂成诛秦灭楚兴汉之功等事，气势殊为壮阔，恰和最后之功成身退，悠然逝去，成一黑白极分明的对照。其中插入子房妻妾事，似是狃于传奇中不得不有女性的习惯。《高文举》当即《高文举珍珠记》[③]，写高文举因欠官银，求救助于王百万；百万以女金真妻之。后文举入京，一举状元及第。被丞相温阁所迫，不得已又娶其女金定。中因老苍头的挑拨，在王金真寻夫入京时，金定乃加以很酷刻的待遇。最后，文举、金真夫妇重得相会，温阁也罢官。剧情大似《琵琶记》，惟后半不同。温女远不若牛女之贤，故遂更生出许多惊波骇浪出来，增益全剧的紧张的气氛不少。又有《八不知犀合记》，今有《陈槚调奸》、《夜宴失儿》二出，见于《群音类选》卷二十一，写的是唐伯亨因祸得福事，盖本之于元代戏文的《唐伯亨八不知音》。

其他无名氏传奇，或改订前代戏文，或出自杜撰，或规模古剧的情节而加以变化，或为教坊所编，或为无名文士们的手笔，

---

① 《玉环记》有富春堂刊本；慎馀堂刊本；《六十种曲》本。

② 《赤松记》有金陵唐氏刊本。

③ 《高文举珍珠记》有文林阁刊本。

在这时代出现得不少。他们却又成为后来戏剧家们所写的诸传奇的张本。盖此时代在实际上乃为一个承前启后的一个时期。有许多见存的富春堂、文林阁、世德堂、继志斋以及闽南书肆的所刊的无名氏传奇，又见选于万历间诸戏曲选本的许多传奇，也都可疑为这个时代的产物。惟以其无甚确据，姑都留在下文再讲。

参考书目

一、《续录鬼簿》　明贾仲明编，有天一阁旧钞本，传钞本。

二、《南词叙录》　明徐渭著，有《读曲丛刊》本，有《曲苑》本。

三、《曲品》　明吕天成著，有暖红室刊本，有《重订曲苑》本。

四、《曲录》　王国维编，有《晨风阁丛书》本，《重订曲苑》本，《王忠悫公遗书》本。

五、《曲海总目提要》　无名氏编（传为黄文旸编，但不可靠），有上海大东书局铅印本。又钞本提要未被大东本收入者尚有不少。

六、《元曲选》　明臧晋叔编，有原刊本，有石印本。

七、富春堂所刊传奇　明万历间金陵唐对溪刊。相传，其所刊传奇有十集一百种之多。但未知十集是否已完全刊毕，今所见者已有五十种左右。

八、文林阁所刊传奇　明万历间金陵唐氏刊，所刊今知者有十种。

九、世德堂所刊传奇　明万历间金陵唐氏刊。此三唐氏似为一家；时代当以富春堂为最早，而世德堂为最后。世德堂或已入天启时代。

十、继志斋所刊传奇　明金陵陈氏刊。

十一、传为李卓吾、陈眉公、玉茗堂诸家批评的传奇，在万历间刊布得不少，刊行的地域以苏、杭、闽南为主。又有魏仲雪批评传奇数种，刊于闽南。

十二、《群音类选》　明胡文焕编，此书极罕见，原书凡二十六卷，见存十六卷，珍籍遗文，往往赖是而见。

十三、明刊戏曲选本极多，刊行的地方，似以闽南为最重要，若《玉谷调簧》，《摘锦奇音》，《时调青昆》等，皆为很重要的资料。

十四、《六十种曲》　阅世道人编，汲古阁刊本；道光翻刻本。

十五、暖红室所刊传奇　清刘世珩编，校刻不精。

十六、沈璟的《南九宫谱》，徐子室、钮少雅的《九宫正始》，吕士雄的《南吕定律》，庄亲王的《南北九宫大成谱》里，也有很多可资参阅的东西。

十七、《盛明杂剧》初、二集　明沈泰编，有原刊本，有武进董氏刊本。

十八、《奢摩他室曲丛》　吴梅编，商务印书馆出版，仅出二集而中止。

第五十三章 散曲的进展

从元末到明初的散曲的进展——北曲的盛况——南曲的抬头——元明间诸北曲作家们：汪元亨谷子敬丁埜夫唐以初汤舜民贾仲明等——蒙古西域人之工散曲者——朱有燉——康海与王九思——陈铎——常伦与王磐——唐寅的北曲——杨廷和及其“名公巨卿”们——元人作南曲者之罕见——高则诚为今知南曲作家的第一人——刘东生与杨维桢——南曲家的朱有燉——陈沂王阳明等——徐霖沈仕等——唐寅与祝允明等——李日华等

一

从元末到明的正德，散曲的进展，可分为两方面来讲。第一，北曲依然的在蓬蓬勃勃的滋生着，并未显露出衰弱的气象来。第二，南曲也由无人知的民间暗隅里，抬头而出，渐渐的占领了曲坛的重要的地位。但这时期的北曲，气象虽未衰落，作家虽仍不少，而能不为前人所范围者却不多，能独创一个新的作风者，尤为罕见。几个大名家，像朱有燉、常伦、康海、王九思、

唐寅、陈铎等等，其作风左右脱不掉元代曲家们的范型。北曲到了这个时候，已是相当于南宋的词的凝固为冰，雕刻成器的时代了。虽有豪杰之士，也脱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以外去。倒是新起的南曲，表现出另一种清新活泼的气象出来，造成了以后一百几十年的曲坛的新局面。但在明初，南曲的作家实在寥寥无几。其全盛，则在弘、正之间。

北曲的作家们，由元入明者，有汪元亨、谷子敬、唐以初、贾仲明、丁埜夫、汤舜民、杨景贤、刘东生诸人。贾仲明《续录鬼簿》所载尤多，大抵皆为元、明间人。

汪元亨，饶州人，浙江省掾。但《乐府群珠》（卷三）则以他为“元尚书”，不知何据。贾仲明说他“有《归田录》一百篇，行于世，见重于人。”《雍熙乐府》载他的散曲至百篇，殆即所谓“归田录”。他的散曲，脱不了马致远、张云庄式的“休居闲适”的气味，充分的表现着丧乱时代的无可奈何的享乐主义，像他的《折桂令》：

> 问老生掉臂何之？在云外青山，山下茅茨。向陇首寻梅，着杖头挑酒，就驴背咏诗。叹功名一张故纸，冒风霜两鬓新丝。何苦孜孜，莫待偲偲，细看渊明《归去来辞》。

还不是致远、云庄乃至小山诸人作品的翻版么？

谷子敬所作杂剧有《城南柳》等。所作“乐府隐语，盛行于世。蒙下堂而伤一足，终身有忧色。乃作《耍孩儿》乐府十四煞以寓其意，极为工巧。”（《续录鬼簿》）惜此《耍孩儿》今已不可得见。

丁埜夫，西域人。“故元西监生。羡钱塘山水之胜，因而家焉。动作有文，衣冠济楚。善丹青小景，皆取诗意。套数小令极

多。”（《续录鬼簿》）但今也罕见他的所作。

唐以初名复，京口人，号冰壶道人。“以后住金陵，吟卜诗，晓音律。”杂剧有《陈子春四女争夫》，今佚。散曲有《普天乐·徐都相书堂》一首：“伯牙琴，王维画，文章公子，宰相人家，联一篇感兴诗，说几句知音话。”及《红绣鞋》四首见于《乐府群珠》。

汤舜民所作乐府，今传者尚多。贾仲明谓“文皇帝在燕邸时宠遇甚厚。永乐间恩赉常及。所作乐府，套数小令极多。语皆工巧，江湖盛传之。”舜民之作，是曲中的老手，能手；圆稳老到，是其特长，却没有怎样了不得的天才。像《南吕一枝花》：“树当轩作翠屏，月到帘为银烛，柳绵铺白罽毡，苔绿展翠绒褥，四壁萧疏。若得琅玕护，何须萝蔓铺。”（《题田老斋》）设景也还平庸，不见怎么的新警。

杨景贤本为蒙古人，“因从姐夫杨镇抚，人以杨姓称之。善琵琶，好戏谑。乐府出人头地。”（《续录鬼簿》）永乐初，与舜民及仲明同被宠遇。

贾仲明（一名仲名）自号云水散人，所作散曲有《云水遗音》等集。惟今传者已不多。刘东生“作《月下老定世间配偶》四套，极为骈丽，传诵人口。”（《续录鬼簿》）《世间配偶》疑为杂剧。其散曲也罕见。

朱仲宜为元末人，名经，陇人，号观梦道士，又号西清居士。以儒业起为浙江省考试官。尝为《录鬼簿》作序；和贾仲明也相交甚深。其子启文，任中书宣使。文学过人，“亦善乐府隐语。”

此外，《续录鬼簿》所载，还有：刘君锡，燕山人，“隐语为燕南独步。”夏伯和，号雪蓑钓叟，松江人。“文章妍丽，乐府隐语极多”，尝作《青楼集》。全子仁，名普庵撒里，高昌家秃兀儿

氏，元赣州路监郡。詹时雨，随父宦游福建，因而家焉。“乐府极多，有补《西厢变棋》（疑即今传之《围棋闯局》）并‘银杏花凋残鸭脚黄’诸南吕行于世。”刘士昌，宛平人，“所作乐府，语极骈丽。有《四季》黄钟及《娇马衫》中吕传于世。”花士良，高邮人，洪武初知凤翔府事，后以事死非命。金尧臣，淮东人，左司郎中，“乐府有《金人捧露盘》，《沉醉东风》等行于世。”张伯刚，京口人，洪武初，任临洮太守。李唐宾，广陵人，号玉壶道人，淮南省宣使，“乐府俊丽。”兰楚芳，西域人，与刘廷信在武昌赓和，人多以元、白拟之。俞行之名用，临江人。“乐府小令，极其工巧。永乐中，嘉其才，官以营膳大使。”贾伯坚名固，山东沂州人，拜中书左参政事。倪瓒所作乐府：“有《送行水仙子》二篇，脍炙人口。”孙行简，金陵人，洪武初任上元县县丞。徐孟曾，兰陵人，号爱梦，世业医。“平居好吟咏，乐府尤工。然其气岸高峻，时人以为矜傲，呼为戆斋。”杨彦华名贲，滁阳宦族，自号春风道人。永乐初为赵府纪善。

蒙古人、女真人及西域人工散曲者也有不少。《续录鬼簿》所载者，有：金元素，康里人氏，名哈剌，“故元工部郎中，升参知政事。尝有《咏雪塞鸿秋》为世绝唱。后随元驾北上，不知所终。”金文石，元素子，因其父北去，忧心成疾卒于金陵。“作乐府，名公大夫伶伦等辈，举皆叹服。”月景辉，也里可温氏，居京口，官至令尹。“吟诗和曲，笔不停思。”赛景初，西域人，授常熟判官。“遭世多故，老于钱塘、西湖之滨。”沐仲易，西域人，故元西监生，“有《自赋大鼻子》、《哨遍》，又有《破布衫》，《耍孩儿》盛行于世。”虎伯恭，西域人，“与弟伯俭、伯让以孝义相友爱。当时钱塘风流人物，咸以君之昆仲为首称。”

涵虚子《太和正音谱》所录“古今众英”中有明初曲家十六人。在上面所举的以外者，还有王子一、王文昌、陈克明、穆仲

义、苏复之、杨文奎等五人。这些元、明之间的散曲作者们，其作品传于今者殆百不存一。大多数皆片言只语，不遗于人间。其偶有所遗，像杨彦华的《春游》（《端正好》套）："江南自古繁华地，追胜游尽醉方归。波动处绿鸭浮，沙暖处红鸳睡。风流佳致，省可里杜鹃啼。"王文昌的《夏景》（"南北合套"）："碧烟淡霭暗蘼芜，洒几点黄梅雨，菡萏将开燕将乳。"兰楚芳（兰，《正音谱》作蓝）的《春思》（《愿成双》套）："青春一捻，奈何娇羞更怯！流不干泪海几时竭？打不破愁城何日缺？诉不尽相思舍！"也都不是什么惊人的名篇。

继于贾仲明时代之后的散曲作家，仅一朱有燉耳。涵虚子（朱权）所作散曲，今未见一篇。其他作家，则连姓氏也不曾见之记载。宣德到成化的六十年间的散曲坛实是沉寂若墟墓的。幸赖朱有燉纵横驰骤于其间，稍增生气。"齐唱宪王新乐府，金梁桥外月如霜。"那时不唱宪王的乐府，又唱谁的？有燉的散曲集《诚斋乐府》，今日亦幸得见全部[①]。诚斋之曲，亦多陈腐的套语，远不如他的杂剧之能奔放自如，别辟天地。像《隐居》（《一枝花》套）的一段：

> 对着这一川残照波光暝，两岸西风树色明，看了这山水清幽足佳兴。醒时节共樵夫将古人细评，醉时节就蓬窗将衾绸欹挣，任那鼻息齁齁唤不醒。

又像《嘲子弟省悟修道》（《粉蝶儿》套）的一段：

> 既得了黍珠般一粒丹，急将来华池中满口吞，这的是神

① 《诚斋乐府》有明宣德间原刊本（今藏长洲吴氏）。

仙自有神仙分，那其间将你这折柳攀花的方才证得本!

都不是什么上乘的曲子。

二

到了弘治、正德间，北曲的作家们忽又像泉涌风起似的出来了不少。北方以康（海）、王（九思）为中心，南方以陈铎为最著。他若常伦的豪迈，王磐的俊逸，并各有可称。

这时代的北曲，早已成了“天府之物”，民间反不大流行。作者们类皆以典雅为宗。像元人那样的纵笔所如，土语方言，无不拉入的勇气，已是不多见的了。惟真实的出于“性灵”之作，却反较明初为盛。他们不复是敷衍塞责。他们是那样的认真的推陈出新的在写着；即最凡庸的“庆寿”、“宴集”之作，有时也有很可观的隽什佳句可得。

康海[1] 的散曲集，有《沜东乐府》[2]。王九思的散曲集，有《碧山乐府》、《碧山续稿》及《碧山新稿》等。[3] 他们为当时曲坛的宗匠者总在半世纪以上，九思嘉靖初犹在（1468—1550?），影响尤大。对于这两位大作家，世人优劣之论，纷纭不已。王世贞以为“其秀丽雄爽，康大不如也。评者以敬夫声价，不在关汉卿、马东篱下。”（《艺苑卮言》）王伯良也抑康而扬王。其实二人所作，皆流于粗豪，对山更甚。碧山则较为蕴藉，故深为学士大

---

① 康海、王九思均见《明史》卷二百八十六。

② 《沜东乐府》有明嘉靖间刊本；有《二太史乐府联璧》本；有《散曲丛刊》本。

③ 《碧山乐府》有明嘉靖间刊本；有《二太史乐府联璧》本；有崇祯间《全集》本。

夫所喜。对山之曲，时有故作盘空硬语者，像“轻蓑一笛晚云湾，这逍遥是罕!”(《浒西即事·醉太平》)“多君况乃青云器。乐转凤凰歌，灯转芙蓉戏，剔团圆明月悬天际。”(《塞鸿秋·元夜》)“雾冥蒙好兴先裁，意绪难捱，诗酒空开，万里泥途，三径何哉!”(《折桂令·苦雨》)之类，集中几于俯拾皆是。他盛年被放，一肚子的牢骚，皆发之于乐府，故处处都盈溢着愤慨不平之气，像《读史》(《寄生草》)“天岂醉，地岂迷，青霄白日风雷厉。昌时盛世奸谀蔽，忠臣孝子难存立。朱云未斩佞人头，祢衡休使英雄气!”但也有写得很清隽者，像《晴望》(《满庭芳》)：

天空雾扫，云恬雨散，水涨波潮，园林一带青如掉，山色周遭。点玉池新荷乍小，照丹霄晴日初高。两件儿休支调：鸡肥酒好，宜醉浒西郊。

称他为曲中的苏、辛，殆足当之无愧(1475—1540)。碧山却没有对山那样的屹立冈头的气概了。他也愤慨，他也不平，他也想奔放雄豪，然而他的笔锋却总未免有些拘谨，有些不敢迈开大步走去。像“一拳打脱凤凰笼，两脚登开虎豹丛，单身撞出麒麟洞，望东华人乱拥，紫罗襕老尽英雄。”(《水仙子》)未尝不想其气势的浩荡，却立刻便显出其“有意做作”的斧凿痕来。远不及对山之浑朴自然，写得不经意。他的本色语，乃是像《杂咏》(《寄生草》)般的圆熟的：

渼陂水乘个钓艇，紫阁山住个草亭；山妻稚子咱欢庆，清风皓月谁争竞，青山绿水咱游咏。醉时便唱太平歌，老来还是疏狂性。

集合于康、王的左右者有张炼、史沐、张伯纯、何瑭、康沛川诸人。山东李开先则在嘉靖间和九思相唱和（李开先见第六十三章)。张炼也是武功人，所作有《双溪乐府》[1] 二卷。他是对山的外甥，作风却不似对山。像《四时行乐》（《满庭芳》）："虚窗易醒，秋霖初霁，纤月才明，凭谁唤起登楼兴？景物关情！滴苍苔梧桐露冷，透疏帘杨柳风轻，兀自把危阑凭。对烟霞万顷，谁知有少微星。"还只办得一个"稳"字，并未脱去"陈套"。何瑭字柏斋，有《柏斋何先生乐府》一卷。史沐、张伯纯、康沛川诸人所作，则皆见《北宫词纪》中。康沛川疑即刻《汧东乐府》的对山之弟浩。

陈铎的散曲集有《梨云寄傲》、《秋碧乐府》[2] 及《滑稽馀音》等。他的散曲，最得时人称誉。王世贞独短之，以为："陈大声金陵将家子，所为散套，既多蹈袭，亦浅才情。然字句流丽，可入弦索。"像"忆吹箫玉人何处也？立尽梧桐月"（《清江引》）之类，诚未免流于"蹈袭"。但这乃是明人的通病，并不仅大声一人为然。大声自有其最新警，最漂亮的作品在着。他不独善状物态，更长于刻划闺情。像"更初静，月渐低，绣房中老夫人方睡。我敢连走到三四回，嘱多情犬儿休吠"（《风情·落梅风》）；"赤紧的做儿场糊突梦，猜也难猜！花落花开，有日归来。务教他谎话儿折辨真实，弃钱儿消缴明白"（《闺情·蟾宫》）；"当时信口说别离，临行话儿牢记。他道一句不挪移，那曾有半句儿真实！把些神前咒，做下小儿戏"（《双调夜行船》套）；都是最深刻，最畅达的情词。但也有表现着很愤懑的情绪的，像"与知音坐久盘桓，怪舞狂歌尽此欢，天下事吾侪不管！"（《冬夜·沉醉

---

① 《双溪乐府》有明刊本，有传钞本。

② 《梨云寄傲》及《秋碧乐府》有传钞本，有金陵卢氏新刊本。

东风》）

常伦字明卿，沁水人，正德间进士，官大理评事。他多力善射，好酒使气。用考调判陈州。又以廷詈御史，以法罢归。益纵酒自放。居恒从歌伎酒间变新声，悲壮艳丽，称其为人。尝省墓，饮大醉，衣红，腰双刀，驰马绝尘。前渡水马，顾见水中影，惊蹶。堕水，刃出于腹，溃肠死。年仅三十四（1491—1524）。有《常评事写情集》[①]。他是那样的一位疏狂的人，故他的作风也显着异常的奔放与豪迈。像《天净沙》：

知音就是知心，何拘朝市山林，去住一身谁禁，杖藜一任，相思便去相寻。

那样的潇洒，便是他的特色。就是恋情的歌咏，他也是那末样的粗率直爽，像："好坚著一寸心，相应着一片口 。传示他卓文君，慢把车儿骤，请袖彼相如弄琴手。"（《粉蝶儿》套）又像"平生好肥马轻裘，老也疏狂，死也风流，不离金尊，常携红袖。"（《折桂令》）他是那末大胆的绝叫着刹那的享乐主义!

王磐字鸿渐，高邮州人。生富室，独厌绮丽之习。雅好古文辞。家于城西，有楼三楹，日与名流谈咏其间，因号西楼。他恶诸生之拘挛，弃之。纵情山水诗画间。每风月佳胜，则丝竹觞咏，彻夜忘倦。有《西楼乐府》[②]。同时有王田者字舜耕，济南人，亦号西楼。明人如王世贞、陈所闻已常把他们二人混为一谈。但鸿渐不作南曲，以此可别于舜耕。鸿渐的散曲，殆为明人所作中之最富于诙谐的风趣者。以马致远（《借马》）、王元鼎较

---

① 《常评事写情集》附嘉靖刊本《常评事集》后。

② 《西楼乐府》有嘉靖间张守中刊本；有《散曲丛刊》本。

之，似也未必有他那末脱口成趣。王伯良绝口称之，以为“于北词得一人，曰高邮王西楼，俊艳工炼，字字精琢。”正德间，阉寺当权，往来河下者无虚日，每到，便吹号头，齐丁夫。西楼尝作《朝天子》（《咏喇叭》）嘲之：“喇叭，锁哪，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你抬声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他又爱作《失鸡》、《嘲转五方》、《瓶杏为鼠所啮》一类的曲子，而《失鸡》的《满庭芳》，尤传诵一时：

> 平生淡薄，鸡儿不见，童子休焦。家家都有闲锅灶，任意烹炮。煮汤的贴他三枚火烧，穿炒的助他一把胡椒，到省了我开东道。免终朝报晓，直睡到日头高。

江盈科评他所作，谓“材料取诸眼前，句调得诸口头。其视匠心学古，艰难苦涩者，真不啻啖哀家梨也。”（《雪涛诗话》）西楼的长处便在于此。他若不经意以出之，却实是警健工炼的。

唐寅以南曲著称于时，但写北曲也饶有风趣。寅[①] 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吴县人。尝中解元，以疏狂，时漏言语，因此罣误，竟被除籍。益自放（1470—1523）。所作多怨音。有私印曰“江南第一才子”；又曰：“普救寺婚姻案主者”。世人以所盛传的“三笑姻缘”，殆实有其事。他作《叹四词》四阕（调寄《对玉环带清江引》），见于《尧山堂外纪》（卷九十一）：“清闲两字钱难买，苦把身拘碍！人生过百年，便是超三界，此外更别无计策”；“富贵不坚牢，达人须自晓。兰蕙蓬蒿，算来都是草，鸾凤鸱枭，算来都是鸟。北邙路儿人怎逃！及早寻欢乐。痛饮千万觞，大唱三千套，无常到来犹恨少”；“算来不如闲打

① 唐寅见《明史》卷二百八十六。

哄，枉自把机关弄。跳出面糊盆，打破酸齑瓮，谁是惺惺谁懵懂！”这样的情调，都是由愤懑的内心里喷吐而出的。

杨慎的父亲杨廷和[①]，字介夫，新都人，成化进士。武宗时为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嘉靖初，以议大礼，削职归。卒年七十一（1459—1529）。所作散曲集，有《乐府遗音》[②]。其情调大类张云庄的《休居乐府》。但也很有潇爽之作，像《三月十三日竹亭雨过》（《天净沙》）：

> 风阑不放天晴，雨馀还见云生。刚喜疏花弄影，鸟声相应，偶然便有诗成。

以“名公巨卿”而写作散曲者，“北调如李空同、王浚川、林粹夫、韩苑洛、何太华、许少华，俱有乐府，而未之尽见。”（王世贞语）《尧山堂外纪》（卷八十三）曾载王越之作。越字世昌，濬人。官都御史，以功封威宁伯。他所作皆“粗豪震荡如其人”。像《朝天子》：“万古千秋，一场闲话，说英雄都是假！你就笑我剌麻，你休说我哈沓，我做个没用的神仙罢。”林粹夫名廷玉，号南涧，侯官人。韩邦奇字汝节，号苑洛，朝邑人。他们所作，并见《尧山堂外纪》（卷九十）。粹夫醉中戏作《清江引》云：“胜水名山和我好，每日家相顽笑。人情下苑花，世事襄阳炮，霎时间虚飘飘都过了。”韩苑洛弟邦靖，字汝庆，为山西参政。亦能作曲。养病回，书一《山坡羊》于驿壁道：“青山绿水，且让我闲游玩；明月清风，你要忙时我要闲。严陵，你会钓鱼，谁不会把竿？陈抟，你会睡时，谁不会眠？”他们的情调，大抵都

---

① 杨廷和见《明史》卷一百九十。

② 《乐府遗音》有明刊本，混杂于《升庵十五种》内；故论者每误为升庵作。

是如此的“故作恬淡”的。苑洛尝作邦靖行状，末云：“恨无才如司马子长、关汉卿者以传其行。”以汉卿比肩子长，苑洛的醉心剧曲，可谓笃至!

杨循吉字君谦，吴县人。中进士，除礼部主事。性好山水，居于南峰，因自号南峰山人。正德末，循吉老且贫，因伶人臧贤见武宗。每夜制为新声，咸称旨。然帝待之无异伶优，久不授他官与秩。循吉愧悔，亟乞放归（1456—1544）。这个遭际，和徐霖有些相同。他罢部郎归，尝作《水仙子》云：“归来重整旧生涯，潇洒柴桑处士家。草庵儿不用高和大，会清标岂在繁华。纸糊窗，柏木榻，挂一幅单条画，借一枝得意花，自烧香，童子煎茶。”又作《对玉环带清江引》（《遣怀》）四首，“百岁霎时过，不饮待如何！枉自将春蹉，桃花笑人空数朵。”其情调都是相同的。虽貌为恬淡，其实是不能安于寂寞的。

尝见天一阁蓝格钞本《北曲拾遗》一册，中有王舜耕及杨南峰作。舜耕所作的《商调集贤宾·述怀》也是充满了厌世的情调：“老阎罗大开着门户等。者么你口强牙哽，末稍拳使不下口强星星。”同书所载作者们，又有景世珍、虞味蔗、湖西主人及洗尘等四人，生平并未详，当皆南峰、舜耕同时人。

三

元时有“南北合套”，但南曲则绝未见到一篇。《雍熙乐府》，《盛世新声》及《词林摘艳》所载南曲，不知中有元人作否？陈所闻《南宫词纪》（卷六）载有《道情浪淘沙》：“绿竹间青松，翠影重重，仙家楼阁白云中。”题“元人”作，不知何据。南曲的最早的一位作家，当为高则诚。则诚，永嘉平阳人，为有名的《琵琶记》的作者。他的南曲有《商调二郎神·秋怀》“人别后，

正七夕穿针在画楼，暮雨过纱窗，凉已透”一套，见于《南宫词纪》，并不怎样的重要，似还远不及《琵琶》的《赏月》诸出呢。以写作《娇红记》著名的刘东生，也写着南曲《秋怀》(《双调步步娇》)：“簟展湘纹新凉透，睡起红绡皱，无言独倚楼。一带寒江，几树疏柳，牵惹别离愁，天回苍山瘦。”颇饶富丽的铺叙与陈述。东生的南曲，恐怕仅存有这一套了。(见《南宫词纪》卷三) 杨维桢也写作南曲，今传《夜行船·吊古》：“霸业艰危，叹吴王端为苎萝西子倾城处”一套。(明人选本像《吴歈萃雅》等皆题杨升庵作；但《南九宫词》及王伯良则皆以为铁崖作。)

杨、高、刘而后，南曲的大家，又得算到朱有燉。他的《诚斋乐府》里也有南曲。最有名者为《双调柳摇金》，凡四篇，设为《诫风情》，《风情答》及再诫，再答：“风情休话，风流莫夸，打鼓弄琵琶，意薄似风中絮，情空如眼内花，都是些虚脾烟月，担阁了好生涯。想汤瓶是纸，如何煮茶!”但“诫”虽是教训诗，“答”却充溢着肉的追求的赞颂的。

王世贞《艺苑卮言》所评宣、成、弘间人作：“赵王之‘红残驿使梅’，杨邃庵之‘寂寞过花朝’，李空同之‘指冷凤皇生’，陈石亭之‘梅花序’，顾禾斋之‘单题梅’，皆出自王公，脍炙人口。然较之专门，终有间也。王威宁越《黄莺儿》，只是浑语，然颇佳。”今多已不可得见。石亭即陈沂，禾斋即顾鼎臣，鼎臣的《咏梅花》(《正宫白练序》套) 今犹存于《南宫词纪》(卷二) 中：“春光早漏泄，向南枝，信已传，还掩映旧日水痕清浅。”都只是套语，别无新意。

王阳明为理学大儒，他的南曲虽不多见，然见于《南宫词纪》的一篇《归隐》(《双调步步娇》套) 却是那样不平常的赤裸裸的谩骂：“乱纷纷鸦鸣鹊噪，恶狠狠豺狼当道。冗费竭民膏，怎忍见人离散! 举疾首蹙额相告，簪笏满朝，干戈载道，等闲间

把山河动摇!”他为了愤懑而退隐，却即退隐了，也还是满怀的不忍人之心。同时有邵宝的，也以名臣而能南曲。宝字国贤，号二泉，无锡人。《新编南九宫词》所载者，又有秦宪副、王思轩尚书、方洗马、燕参政、杨阁老诸人词；他们也都是这时代的人物。其词“较之专门，终有间也。”燕参政（仲义）的《画眉昼锦》套，抒写晓行的情景，实为古今绝唱。以少游的“梦破鼠窥灯”一词较之，未免有“小巫”之感。“霍索起披襟，见书窗下有残灯。把行囊束整，跨马登程。伤情！半世随行琴和剑，几年辛苦为功名。从头省：只赢得水宿风餐，戴月披星！……（《黄莺儿》）伐木响丁丁，傍幽林取次行，只听得败叶儿淅零索落随风韵。疏星尚存，残月尚明，碧溪清浅，梅横疏影。算行程：山程共水程，一程过了又一程。”其健昂悲壮的情绪，似尤在“嘒彼小星，三五在东”之上。

四

陈大声在南曲坛上，也是一位纵横驰骤罕逢敌手的大家。《秋碧》曲里以南曲写就者，似较之以北曲出之者为更柔媚，更富于绮腻宛曲之感。像《好事近》套：“兜的上心来，教人难想难猜！同心罗带，平空的两下分开。伤怀，旧日香囊犹在。诗中意，须写的明白。归期一年半载，自程途咫尺，音信全乖。”已甚缠绵悱恻，而《风情》的《锁南枝》，《丽情》的《黄莺儿》：

> 肠中热，心上痒，分明有人闲论讲。他近日恩情又在他人上。要道是真，又怕是谎，抵牙儿猜，皱眉儿想。
>
> ——《锁南枝》

一见了也留情！口不言，心自省，平白惹下相思病。佳期又未成，虚耽着污名。老天不管人孤另，对残灯一场价睡醒，胡突梦，见分明。

——《黄莺儿》

尤能以本色语，当前景，曲曲传达出最内在的柔情。这便是他的特色。

王世贞云："徐髯仙霖，金陵人，所为乐府，不能如陈大声稳妥，而才气过之。"徐霖所作，惜今绝罕见。《南宫词纪》所载的《闲情》（《山坡羊》）二首，殆为他的全部的遗产了："春染郊原如绣，草绿江南时候，和烟衬马，满地重茵厚。……添愁，桃花逐水流，还愁青春有尽头！"若仅以此二曲衡之，却实不足以和大声并肩而立。

同时有沈仕，字懋学，一字子登（《曲品》云一字野筠），号青门山人，仁和人。著《唾窗绒》，亦善绘画。他和陈大声齐名，明人每并称之。沈德符云："沈青门、陈大声辈南词宗匠。"（《顾曲杂言》）徐又陵也并举之。张旭初评"其辞：冶艳出俗，韵致谐和，入南声之奥室矣。"梁辰鱼的《江东白苎》尝有《效沈青门唾窗绒体》，引云："青门沈山人者，钱塘菁英，武林翘楚。丹青冠于海上，词翰遍于江南。任侠气满，迹类霸陵将军；自伤情多，家本秦川公子。但峻志未就，每托迹于醉乡；逸气不伸，常游神于花阵。联翩秀句，倾翠馆之梁尘，旖旎芳词，动青楼之扇影。"他是那末倾倒于青门。他的整个的《江东白苎》，也许可以说是规模《唾窗绒》[1] 的结果。自嘉、隆以后，像陈大声那末样

① 《唾窗绒》有任讷新辑本，见《散曲丛刊》中，但不甚完备；《吴骚集》中，末附《唾窗绒》十五首，中有八首为任本所未收。

的本色的情歌，是不为文人学士所重视的了。他们追步的目标，便是《唾窗绒》和《江东白苎》。这风气竟历百馀年而未衰。沈仕所作，诚都是娇艳若“临水夭桃”的东西，像《黄莺儿》（《美人隔窗》）：

俺只道秋水浸芙蓉，却原来透窗纱脸晕红。朦胧相对浑如梦。又不是云山几重，怎说与离情万种！只见绿杨烟里花枝动。总相逢，淡月笼烟，人在广寒宫。

后人所追模的便是这一类的绮腻而典雅之作。但他也时有很露骨，很浅显的东西，像《锁南枝》（《咏所见》）：

雕阑畔，曲径边，相逢他猛然丢一眼。教我口儿不能言，腿儿扑地软。他回身去，一道烟。谢得腊梅枝把他来抓个转。

那样天真而漂亮的东西，却便没有人去模仿了。

唐寅、祝允明、文徵明的三人，在弘、正间也皆以南曲著名，唐寅尤为白眉[①]。他们都是吴人，又皆相友善。寅北曲未必当行出色，南曲则显露着很超绝的天才。他的《黄莺儿》（《闺思》）数首最有名：

细雨湿蔷薇，画梁间燕子归，春愁似海深无底。天涯马蹄，灯前翠眉，马前芳草灯前泪。梦魂飞云山万里，不辨路

① 唐寅的散曲，附见于嘉庆本《六如居士集》后；明刊本未见。任讷有新辑本，商务印书馆出版。

东西。

祝允明[1] 字希哲。号枝山，又号枝指生（1460—1526）。尝为广中邑令，归装载可千金，不二年都尽。好负逋责，出则群萃而诃谇者至接踵。竟不顾去。尝赋《金落索》（《四景》），为时脍炙：

东风转岁华，院院烧灯罢。陌上清明，细雨纷纷下。天涯荡子，心尽思家。只见人归不见他！合欢未久难抛舍，追悔从前一念差 。伤情处，恹恹独坐小窗纱。只见片片桃花，阵阵杨花，飞过了秋千架。

以那末陈腐的题目，写出那末隽妙的“好词”，实在不是容易的事，难怪当时的许多少年们都发狂似的追随于他之后。文徵明名璧[2]，以字行。原籍衡山。他的画最有名。在翰林时，每为同官者所窘，他们昌言于众道：“我衙门中不是画院，乃容画匠处此耶?”惟陈石亭等数人，和他相得甚欢。（1470—1559）他所作曲，不多见；像《山坡羊》（《秋兴》）：“远涧风鸣寒漱，落木天空平岫”，也很清秀。

李日华的《南西厢记》大为人所诟病，但他的散曲却是很清丽可爱的。他的《玉芙蓉》（《情》）：“残红水上飘，青杏枝头小”最有名。像《六犯清音》（《宫怨》）：“含情独倚小阑前；怎禁得纤腰瘦怯愁如海，怎禁得淑景舒迟昼似年”之类，也都还很稳贴。

常伦、康海、王九思的几位北曲作家，也间作南词。在他们

---

① 祝允明见《明史》卷二百八十六。

② 文徵明见《明史》卷二百八十七。



沈　　周

——从《吴郡名贤图传赞》



唐　　寅

——从《吴郡名贤图传赞》

的时候，南曲是正抬起头要和北曲争夺曲坛的王座的当儿。到嘉、隆的时代，便是南曲的霸权已定的时期了。

常伦的南曲，依然和他的北曲似的那末豪迈；像《山坡羊》(《闲情》)："二十番春秋冬夏，数十场酸咸甜辣，些娘世事，海样胸襟大"；"山和水，水和山，厮环厮矮。醉而醒，醒而醉，闲拖闲逗。无边光景，天付与咱情受。"在南曲里实在是很可诧怪的一种闯入的情调。对山和碧山的南曲，却和时人的作风无大差异，像对山的《山坡羊·四时行乐》："关情白云零露，惊心落霞孤鹜，碧天暗里秋光度。……狂图功名已自诬，江湖从今好共娱。"所不同者，惟北人的疏狂之态未尽除耳。

参考书目

一、《盛世新声》十二卷　　明无名氏编；有正德间刊本(吴兴周氏藏)，有万历间翻刊本（故宫博物院藏)。

二、《词林摘艳》十卷　　明张禄编，有嘉靖间张氏原刊本，有万历间（?）徽藩翻刻本（均长洲吴氏藏)，有万历间北方刊大字本（故宫博物院藏)。

三、《雍熙乐府》二十卷　　明郭勋编，有嘉靖间原刊本。

四、《雍熙乐府》十三卷　　明海西广氏编，有原刊本。《四库全书》所收，即此本。盖当时未见郭勋本也。

五、《新编南九宫词》　　明三径草堂编，有隆、万间原刊本，有长乐郑氏影印本。

六、《北宫词纪》六卷、《南宫词纪》六卷　　明陈所闻编，有万历间原刊本。

七、《吴骚集》四卷　　明王稚登选，有万历间刊本（清华图书馆藏)。

八、《南词韵选》十九卷　明沈璟选，有万历间刊本（长洲吴氏藏）。

九、《乐府群珠》四卷　明无名氏编，有传钞本（北京图书馆藏）。

十、《北曲拾遗》　明无名氏编，天一阁钞本（海宁赵氏藏）。

十一、《吴歈萃雅》　明周之标编，万历间刊本（西谛藏）。

十二、《吴骚合编》四卷　明张楚叔编，崇祯间刊本（西谛藏）。明人南北曲选本极多，姑举较著者若干种。

十三、《太和正音谱》　明朱权编，有《涵芬楼秘笈》本。

十四、《续录鬼簿》　明贾仲明著，有天一阁钞本（鄞县孙氏藏）。

十五、《曲品》　明吕天成编，有暖红室刊本，《重订曲苑》本。

十六、《艺苑卮言》　明王世贞著，有明刊本（见于《历代诗话》中者非全本）；其论曲之语，《续欣赏编》曾别录出，名之为《曲藻》。

十七、《顾曲杂言》　明沈德符著，有《学海类编》本，《重订曲苑》本；盖亦系从沈氏《万历野获编》中录出别行者。

十八、《尧山堂外纪》一百卷　明蒋仲舒编，有万历间刊本。

十九、《散曲丛刊》　任讷编，中华书局出版。

第五十四章　批评文学的进展

元代批评文学的进展——有组织的批评著作的再现——古文家势力在元及明初的影响——陈绎曾王构杨载及范梈——元代通俗入门书盛行的原因——瞿佑的《归田诗话》——李东阳及其《怀麓堂诗话》——何李的复古运动——徐祯卿的《谈艺录》——何孟春都穆等

一

元代批评家们承宋、金之后，规模日大，门径渐严。有计划、有组织的著作较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关于散文一方面，古文的势力，仍然笼罩一切。人人竞奉韩、柳、欧、苏为规模的目标，而苏轼的影响尤大。陈秀民（字庶子，四明人，后为张士诚参军，历浙江行中书省参知政事翰林学士）至专编《东坡文谈录》、《东坡诗话》[①] 以扬其学。元末杨维桢为文稍逸古文家的范围，王彝便作《文妖》一篇以诋之，至骂之为狐为妖："会

① 陈秀民《东坡文谈录》及《东坡诗话》有《学海类编》本。

稽杨维桢之文，狐也，文妖也！噫，狐之妖至于杀人之身；而文之妖往往后生小子群趋而竞习焉，其足为斯文祸，非浅小也！”明初的刘基、宋濂以及稍后的方孝孺等等皆为纯正之古文家，胥守唐、宋古文家法而不敢有所变易。被称为“台阁体”的杨东里，则更模拟欧阳修，一步一趋，莫不效之。直到了弘治间，李梦阳出来，与何景明、徐祯卿诸人，倡言复古，非秦、汉之书不读；于是天下的风气丕然一变。唐、宋诸大家的影响，至此方才渐渐的消歇下去。诗坛的趋向，也回复到“盛唐”诸家求模范。

在古文势力的绝对控制之下，元及明初的文学批评，是没有什么特殊的见解的。但有系统的著作，却产生了不少。像陈绎曾的《文说》及《文筌》，王构的《修辞鉴衡》，杨载的《诗法家数》，范椁的《木天禁语》、《诗学禁脔》等作，虽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伟作，虽不曾有什么创见的批评的主张，却已不复是宋人的随笔掇拾成书的“诗话”了。也许他们都是为“浅学”者说法的，都是为了书贾的利润而编成的——元代的书籍，书贾所刊者以通俗的、求广销的书为最多。但究竟是有组织的著作；是复兴了唐人的《诗格》、《诗式》、《诗例》一类的作风的。

陈绎曾[①]字伯敷，处州人。至顺间，官国子监助教。尝从学于戴表元，故亦为正统派的文士之一。他的《文说》[②]，本为程试之式而作。书中分列八条，论行文之法，而所论大抵皆宗于朱熹。又有《文筌》八卷，分《古文小谱》、《四六附说》、《楚赋小谱》、《汉赋小谱》、《唐赋附说》五类，盖也是为“举子”而作的。末附《诗小谱》二卷，则为绎曾友石桓、彦威之作。

---

① 陈绎曾见《元史》卷一百九十。

② 《文说》有《四库全书》本，有活字板本，有《文学津梁》本。

王构[1]字肯堂，东平人，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谥文肃（1245—1310）。他的《修辞鉴衡》[2]分二卷，上卷论诗，下卷论文，皆采撷宋人的诗话以及笔记与文集里的杂文而加以排比的。

杨载的《诗法家数》[3]，叙述作诗的方法甚详且备。最后的一篇《总论》，虽浅语，却颇近理。像“诗不可凿空强作。待境而生，自工”；“诗贵含蓄，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作诗要正大雄壮，纯为国事。夸富耀贵，伤亡悼屈一身者诗人下品”诸语，都是很有确定的批评主张的，似不能以其类“诗法入门”之作而忽之。

范梈字德机，所作《木天禁语》及《诗学禁脔》[4]，皆《诗格》一类的“入门书”。《木天禁语》仅有“内篇”而无“外篇”，殆“外篇”已佚失。《诗学禁脔》似与之相衔接，或即其“外篇”欤？梈叙《禁语》谓：“诗之说尚矣。古今论著，类多言病而不处方。是以沉痼少有瘳日，雅道无复彰时。兹集开元、大历以来诸公平昔在翰苑所论秘旨，述为一编。”是所依据者，仍为唐人诸作。每一作法，必举一二唐人诗为例，也是王昌龄、贾岛诸人《诗格》的规矩。《诗学禁脔》则分为“颂中有讽”，“美中有刺”，“抚景寓叹”，“专叙己情”等十五格，每格也以唐诗一篇为例，而后附说明。

此外，潘昂霄有《金石例》，倪士毅有《作义要诀》，徐骏有《诗文轨范》，殆皆为便利俭腹的文士学子而设者。《四库全书提要》虽极讥他们的浅陋，但他们的有组织的篇述，却是不能以

---

① 王构见《元史》卷一百六十四。

② 《修辞鉴衡》有《四库全书》本，有《文学津梁》本，有《指海》本。

③ 杨载的《诗法家数》有《历代诗话》本。

④ 范梈的《木天禁语》及《诗学禁脔》均有《历代诗话》本。《木天禁语》又有《学海类编》本。

“浅陋”二字抹煞之的。为什么在元代会复活了，且更扩大了唐代的“诗格”、“诗式”一类的科场用书呢？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一可以见当时通俗入门书的畅销；二则当时文士们在少数民族压迫之下，求师不易，而这一类通俗入门书便正是他们“无师自通”的宝库。但通俗书之所以会畅销，根本原因，还当在元代一般经济状况的进步。我们读杜善甫的《庄家不识勾栏》，见一个农民入城而能慨然的以二百文为剧场的入门费，便可知那时的一般经济状况是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末同当时政治一样的黑暗的。这问题太大，且留待专门家的讨论。

二

到了明初，这一类通俗的入门书，忽又绝迹了。而随笔或杂感体的“诗话”又代之而兴。元人亦有“随笔”式的诗话，像韦居安的《梅磵诗话》，吴师道的《吴礼部诗话》，无名氏的《南溪诗话》；但不多。明人才又纷纷的写作这一类“诗话”。在其间，瞿佑（1341—1427）的《归田诗话》[①]，可以说是最早的一部。佑所作，以《剪灯新话》为最著。《归田诗话》于品藻唐、宋诗外，亦叙述元、明的近事，其中颇多很珍异的史料。像《梧竹轩》条：“丁鹤年，回回人。至正末，方氏据浙东，深忌色目人。鹤年畏祸，迁避无常居，有句云：‘行踪不异枭东徙，心事惟随雁北飞。’识者怜之。”元末明初，少数民族人在华所遭逢的厄运，由此已可略得其消息。

---

① 《归田诗话》有明刊本，《历代诗话续编》本，《知不足斋丛书》本，《龙威秘书》本。

其后，诗话作者，以李东阳的《怀麓堂诗话》为最著。东阳[①]字宾之，茶陵州人。天顺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卒谥文正（1447—1516）。有《怀麓堂集》。他继三杨之后，而主持着当代的文坛。“不为倔奇可骇之辞，而法度森严，思味隽永。”（杨一清《石淙类稿》）他的《怀麓堂诗话》[②]，杂论作诗之法，并评唐、宋、元各代以及当代诗人之作，颇有可注意的地方：

> 诗贵意。意贵远不贵近，贵淡不贵浓。浓而近者易识，淡而远者难知。
>
> 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读书之多，明理之至者则不能作。
>
> 作诗必使老妪听解，固不可。然必使士大夫读而不能解，亦何故耶？

也只是中庸平正之论，没有什么惊人的主张，所以也不能成为一派一宗。惟中有论诗与时代及土壤的关系的一段：

> 汉、魏、六朝、唐、宋、元诗，各自为体。譬之方言，秦、晋、吴、越、闽、楚之类，分疆画地，音殊调别，彼此不相入。此可见天地间气机所动，发为音声，随时随地，无俟区别，而不相侵夺。然则，人囿于气化之中，而欲超乎时代土壤之外，不亦难乎！

---

① 李东阳见《明史》卷一百八十一。

② 《怀麓堂诗话》有《知不足斋丛书》本，有《历代诗话续编》本。

最有创见；可惜他自己只是“随感”的笔录，而其后也更无批评家为之发挥光大之，此论遂成“昙花一现”。

东阳之后，有李梦阳[①] 的出来，继他而主持文柄。梦阳的魄力比东阳大，主张比东阳激烈。他不满于东阳的萎弱中庸的态度，他大声疾呼的倡 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何景明辈和之。天下学者当之，如疾风偃弱草似的莫不披靡而拜下风。遂正式产生了一个伪拟古的运动。虽然不是什么很伟大的一个文学运动，但明兴以来的萎弱的文坛，却受了这个激刺，不禁为之一震动。以后，“后七子”的运动，公安、竟陵二派的兴起，差不多也都是受其拨动的。梦阳字献吉，庆阳人。弘治进士。官户部郎中。曾因事下狱二次。刘瑾被杀，他才起故官，出为江西提学副使。又以为宸濠作阳春书院记，削籍。有《空同集》六十六卷。

徐祯卿[②] 为维持空同主张的一人。他的《谈艺录》[③] 几是何、李派伪拟古运动的批评的代表作。他的批评，只论汉、魏，六朝且不屑及，何论唐、宋！他道：“魏诗门户也，汉诗，堂奥也。入户升堂，固其机也。……故绳汉之武，其流也犹至于魏，宗晋之体，其弊也不可以悉矣。”他们是那末样的迷恋于古！总之，愈古是愈好的。而这样拟古的结果，遂写出了许多貌若古拙的诗文来。有时简直是有意的做作。好像仿古的器物似的，远看似真，近瞩却知是冒牌的东西。这影响几笼罩了百年！祯卿字昌穀，吴人。弘治进士。官国子博士。有《迪功集》六卷。

同时有何孟春，字子元，郴州人，官至吏部侍郎。作《馀冬

---

① 李梦阳见《明史》卷二百八十六。

② 徐祯卿见《明史》卷二百八十六。

③ 《谈艺录》有《学海类编》本，《历代诗话》本。又附明刊本《迪功集》后。

诗话》[1]，宗李东阳之说。都穆字元敬，吴人，官至礼部郎中。作《南濠诗话》[2]，宗宋严羽之论。安磐字公石，嘉定州人，官都给事中，有《颐山诗话》[3]，其论诗也以严羽为主。又有游潜字用之，丰城人，官宾州知府。有《梦蕉诗话》[4]，颇宗温、李晚唐之作。他们都是不和空同、大复（何景明）同道的；然何、李的影响遍天下。他们的呼号却是很少人听得见的，所以和之者也终没有和何、李者之多。他们是不足以和何、李争批评家的论坛的主座的。又同时，韩邦奇作其弟邦靖行状，有“恨不得才如司马子长、关汉卿者以传之”语，大为世人所非笑。但敢以汉卿和子长并举，他实是第一人！可惜他的批评主张，我们已不能仔细的知道。

参考书目

一、《历代诗话》　清何文焕编，有原刊本，有石印本。

二、《历代诗话续编》　丁福保编，有医学书局印本。

三、《学海类编》　清曹溶编，有活字印本，有商务印书馆石印本。

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有原刊本，广东刊本，石印本。

五、《元史》　明宋濂等编，有明刊本，清刊《二十四史》本。

六、《明史》　清张照等编，有原刊本，有石印本。

七、《文学津梁》　有有正书局石印本。

---

① 《馀冬诗话》有《学海类编》本。

② 《南濠诗话》有《知不足斋丛书》本，《历代诗话续编》本。

③ 《颐山诗话》有《四库全书》本。

④ 《梦蕉诗话》有《学海类编》本。

第五十五章　拟古运动的发生

拟古运动的发生——李梦阳的出来——“七子”与“十子”——何景明徐祯卿等——吴中诗人们：沈周唐寅等——散文作家的寥寞——王守仁与马中锡王鏊等

一

在李梦阳、何景明不曾出现以前，明初的诗文坛是异常的散漫、萎弱的。散文是压伏在唐、宋诸古文家的势力之下，没有一个人敢于超出这个势力圈之外。散文作家们是那样的无生气，连呻吟、呼号的心肠都没有；所谓“不知不识，顺帝之则”者，恰正是那时候文坛的实况。三杨的台阁体，固然是如此；李东阳辈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们是庸俗，他们是低头跟着人走。他们没有创立一家之学，一派之说的野心。至于诗坛，情形却是相反；没有定于一尊的主派，也没有一个确定的批评主张。有学唐的，有学宋的，也有学元人的。有追踪于东坡之后的，有主张温、李的，有崇奉严羽之说的。他们是凌乱，散漫，各自争唱着。不曾有过挺身而出，揭竿而呼的诗坛的勇士。他们的能力，同样的也

不能够达到独辟一径，独创一派的雄略弘图。他们的气魄还不够大，他们的呼声还不够高。所以都只是人自为战，绝不能够“招朋引友”以成一个大团体。

其能“登高一呼”，四望响应者，当自何、李所提倡的拟古运动始。这运动的结果，并不怎么高明。他们引导一部分的群众入于更黑暗的一层魔障中了。然而他们的运动的意义，却别有在。他们拨动了“反抗”的钟摆；他们挑起了争斗，提倡夸大的宣传的风气。他们以惊世骇俗的主张，冲破了以前的陈腐平庸的罗网。久为“平庸”所苦的群众，受到这一声“断喝”，便都抬起头来，有些活动之意。至少，在这一点上，何、李的拟古运动是不能蔑视的。至少，他们是比较的有雄心，有号呼的能力的作者。

这个运动的主将为李梦阳（1472—1529）。他是一位精力弥满的人。他够得上做一个先锋。王廷相道：“李献吉以恢阔统辩之才，成沉博伟丽之文。游精于秦、汉，割正于六朝，执符于雅谟，参变于诸子，用成一家之言。遂能掩蔽前贤，命令当世。”他的同辈是这样的推重他。但杨慎却很不满意的批评道：“正变云扰而剽袭雷同，比兴渐微而风骚稍远。”剽袭雷同，徒为貌似，实是他们的通病。但“矫枉之偏，不得不然”（《国宝新编》）。同时与梦阳相呼应者有何景明、徐祯卿、边贡、朱应登、顾璘、陈沂、郑善夫[①]、康海、王九思等，号“十才子”。又和景明、祯卿、贡、海、九思及王廷相，号“七才子”。他们倡导不读汉、魏以后书。他们自己所作的也往往佶屈聱牙，取貌遗神。像梦阳的《诗集自述》：

① 何景明、徐祯卿等数人并见《明史》卷二百八十六。

李子曰：曹县盖有王叔武云。其言曰：夫诗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咢而巷讴，劳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其真也。斯之谓风也。……李子曰：嗟，异哉！有是乎？予尝聆民间音矣，其曲胡，其思淫，其声哀，其调靡靡。是金、元之乐也，奚其真？

故作沉奥佶屈之言，实在不见得怎么高明。后来推波助澜的人，却更进一步而"装腔作态"。散文遂沉溺于另一个厄运之中而不克自拔，转成为拥护唐、宋古文者攻击的口实。他们在散文一方面，其成就实在是很有限的。梦阳的诗，却比较的重要。他古诗乐府，纯法汉、魏，近体则专宗少陵。在《空同集》[①] 里，像《士兵行》："北风北来江怒涌，士兵擐人人叫呼。城外之人徙城内，尘埃不见章江途。"《石将军战场歌》："将军此时挺戈出，杀敌不异草与蒿。追北归来血洗刀，白日不动苍天高。"《戏作放歌寄别吴子》："惟昔少年时，弹剑轻远游。出门览四海，狂顾无九州。……弯弓西射白龙堆，归来洗刀青海头。昆仑沙碛不入眼，拂袂乃作东南游。江海汹涌浸日月，岛屿蹙沓混吴越。匡卢小琐拳可碎，鄱阳触怒踢欲裂。"都是狂放可喜的。难怪他会吸引了那末多的跟从者们！

何景明也以能诗著。他字仲默，信阳人，弘治壬戌进士。官至陕西提学副使（1483—1521）。他的《大复集》[②]，论者的评价，乃在《空同集》之上。他不复有空同之"霆惊电熤，骇日振心"的气魄，却以"清远为趣，俊逸为宗"（赵彦复《梁园风雅》），有如"落日明霞，馀晖映远"。他是一个苦吟的诗人。像

① 《空同集》有明嘉靖中刊本，万历间刊本。

② 《何大复集》有嘉靖间刊本，又万历间刊本。

《赠王文熙》：

> 行子夜中起，月没星尚烂。天明出城去，暮薄长河岸。草际人独归，烟中鸟初散。解缆忽以遥，川光夕凌乱。

像《怀沈子》："沈生南国去，别我独凄然。落日清江树，归人何处船?"像《十四夜》："水际浮云起，孤城日暮阴。万山秋叶下，独坐一灯深。"都很澹远，有盛唐风趣。他和空同，尝因论诗，互相抵牾。薛君采诗云："俊逸终怜何大复，粗豪不解李空同。"申何抑李，此可为一例。

徐祯卿（1479—1511）诗初沉酣六朝。散华流艳，所作像"文章江左家家玉，烟月扬州树树花"，尝盛传于世。见空同后，遂悔其少作，一以汉、魏、盛唐为宗[①]，但仍未脱婉丽的风格。像"行人独立宫墙外，又见空园落杏花，"（《楚中春思》）"忽见黄花倍惆怅，故园明日又重阳。"（《济上作》）边贡字廷实，历城人（1476—1532）。弘治丙辰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尚书，有《华泉集》[②]。他名不逮何、李，所作却清圆有远致。像"征马带落日，出门君已遥。层城不隔梦，夜夜卢沟桥。……临歧莫动殊方感，余亦东西南北人。"（《送马欹湖》）康海、王九思诗[③]，多率直之作。他们是惯于作曲的，于诗当然不能出色当行。王廷相[④]字子衡，仪封人（1474—1544）。弘治壬戌进士。官至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有《家藏》、《内台》二集。钱谦益谓他"古诗

---

① 徐祯卿《迪功集》有明刊本，清乾隆刊本。

② 边贡《华泉集》有明刊本；《华泉集选》，王士祯编，有《渔洋全集》本。

③ 康海《对山集》有明刊本，康熙刊本，又陕西新刻本。《王九思集》有崇祯张宗孟刊本。

④ 《王廷相集》有明刊本，清顺治刊本。

才情可观，而摹拟失真”。这话正中伪拟古的作家之病。像“有芃者艾生我土，七年之病得者愈。”（《蕲民谣》）正可证其言。但像他的短诗：

一琴几上闲，数竹窗外碧。帘户阒无人，春风自吹入。

其作风却又迥然不同。朱应登字升之，宝应人（1477—1526）。官云南提学副使，升布政司右参政。有《凌谿集》[①]。顾璘字华玉，南京人（1476—1545），官南京刑部尚书，有《息园》、《浮湘》、《归田》诸集[②]。陈沂有《遂初斋》、《拘虚馆》二集（1469—1538）。郑善夫字继之，闽人，官南京吏部郎中（1485—1523）。有《少谷山人集》[③]。他们并各有不同的作风，而皆依附何、李为重。究其实，未必都是走同一条道路。像顾璘的《简陈宋卿》：“颇怪陈无己，寻诗日闭门。空庭疏系马，细雨负清尊。……不嫌官舍冷，烧烛对黄昏。”却颇有江西诗派的气味。郑善夫的诗，虽刻意学杜，而短诗像“鹧鸪啼上桄榔树，一寸乡心万里长。”（《送人之郁林》）却也自有其特殊的作风。

二

成化到正德间的许多吴中诗人，其作风别成一派，不受何、李的影响。他们以抒写性情为第一义，每伤绮靡，亦时杂凡俗语，却处处见出他们的天真来。在群趋于虚伪的拟古运动之际而

① 《凌谿集》有明刊本。
② 顾璘诸集有明嘉靖刊本。
③ 《郑少谷集》有明刊本，清道光刊本。

有他们的挺生于其间，实在可算是沙漠中的绿洲。这些吴中诗人们，以唐寅为中心，祝允明、文徵明、张灵附和之，独往独来，不复以世间的毁誉为意。在他们之前的，有沈周，已独树一帜，不杂群流。周字启南，长洲人，景泰中郡守。以贤良应诏，辞不赴（1427—1509）。有《石田先生集》[①]。他以能画名。“王维摩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批评，正可以移赠给他。文徵明云：“先生诗但不经意写出，意象俱新，可称妙绝。”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引其“落木门墙秋水宅，乱山城郭夕阳船”；“竹枝雨暗蟏蛸户，豆叶风凉络纬篱”；“剪取竹竿渔具足，拨开荷叶酒船通”；“岁晏鸡豚邻社鼓，秋深虾蟹水乡船”；“明月未来风满树，夕阳犹在鸟无声”；“蘼芜细雨山连郭，翡翠斜阳水满川”等数十语，以为“即此即图之不尽。”他的题画之作，更无有不工者，像《溪亭小景》：

> 幽亭临水称冥栖，蓼渚莎坪咫尺迷。山雨乍来茆溜细，谿云欲堕竹梢低。檐头故垒雄雌燕，篱脚秋虫子母鸡。此段风光小韦杜，可能无我一青藜。

又像《题画》：“碧水丹山映杖藜，夕阳犹在小桥西。微吟不道惊溪鸟，飞入乱云深处啼。”《溪山落木图》：“溪山落木正萧萧，野客寻诗破寂寥。一路夕阳秋色里，不知吟到段家桥。”不必看到画，便已清逸之趣迫人眉目了。

唐寅的《六如居士集》[②]，虽多不经意之作，且往往以中杂俚语，受人讥评，王世贞云：“唐伯虎如乞儿唱莲花落。”却不知

---

① 《石田先生集》有明、弘治刊本及崇祯刊本。

② 《六如居士集》有明刊本，清嘉庆间刊本。

这正是他的高处。钱谦益云："子畏诗，晚益自放，不计工拙；兴寄烂缦，时复斐然。"此评最为的当。他常以卖画为生，题画诗也有绝为佳妙的。筑室桃花坞中，读书灌园，家无儋石，而客常满座。风流文采，照映江左。每谓："人生贵适志，何用刿心镂骨，以空言自苦。"他是纯任天真，连以"空言自苦"也是不屑的。像《晓起图》：

独立茅门懒拄筇，鬓丝凉拂豆花风。晓鸦无数盘旋处，绿树枝头一线红。

是那末样的清隽可喜！祝允明诗[1]，多效齐、梁体；亦甚有富于画意的，像"小山侵竹尾，细水护松根"；"人家低似岸，湖水远于天"；"柳风吹水细生鳞，山色浮空澹抹银"等。文徵明诗，工力甚深，而或病其纤弱。王世贞痛讦伯虎、枝山，独于徵明略有恕辞，说他"如仕女淡妆，维摩坐语，又如小阁疏窗，位置都雅，而眼境易穷。"因为他所作还炼整雅饬之故吧？像《雪后》："寒日晶晶晓溜声，中庭快雪一宵晴。墙西老树太骨立，窗里幽人殊眼明。"《池上》："单鸠唤雨双鸠晴，池上柳花纵复横。好风忽卷读书幔，及君到时春水生。"也都是疏爽可爱的[2]。张灵字梦晋，徵明等同县人；也善画能诗，而疏狂尤过于伯虎、枝山。临终时，有诗云："垂死尚思玄墓麓，满山寒雪一林松。"又像《春暮送友》："三月正当三十日，一壶一榼一孤身。马蹄乱踏杨花去，半送行人半送春。"《对酒》："隐隐江城玉漏催，劝君须尽掌中杯。高楼明月清歌夜，知是人生第几回！"其清狂之态，直

---

① 《祝氏集略》有明刊本。

② 文徵明《甫田集》有明刊本。

浮现于纸上。清人钱竹初尝作《乞食图》一剧，写灵事，殊哀艳动人。

三

在散文一方面，不和何、李等七子同群者，有王鏊、马中锡、王守仁诸人，而守仁尤为重要。王鏊字济之，吴县人，成化乙未进士，官至武英殿大学士（1450—1524）。有《震泽集》[1]。他的经义最有名，但古文亦取法唐、宋诸家，平正有法度。马中锡字天禄，故城人，成化乙未进士，官至左都御史，以事下狱死。有《东田集》[2]。他虽和"七子"同时，且友善，但其作风却夐然不同。《东田集》里的所作，都是很雍容畅达，不以"佶屈聱牙"为高的。

王守仁（1472—1529）的影响，在哲学方面最大。门生弟子，遍于天下。他的《阳明集》[3] 固不独以文著。他也尝和李空同诸人游，却不曾受到他们的污染。他的散文是那末工炼整饬，盖不求工而自工的。

吴中诗人唐寅辈的散文，也和他们的诗一样，表现着一种江南风趣，充满了娇嫩清新的气氛。

但这时代的散文，较之诗坛来，实在是暗淡得有些"自惭形秽"。

---

① 《震泽集》有明刊本，有三槐堂刊本。

② 《东田漫稿》有明刊本.

③ 《阳明集》刊本最多；《阳明先生集要》有明刊本，日本刊本，《四部丛刊》本。

参 考 书 目

一、《列朝诗集》　清钱谦益编，有原刊本，铅印本。

二、《明诗综》　清朱彝尊编，有原刊本。

三、《明诗纪事》　陈田编，有刊本。关于明诗，选本极多，姑择较通行的三部。

四、《明文徵》　明何乔远编，有明刊本。

五、《明文衡》　明程敏政编，有明刊本，局刊本，《四部丛刊》本。

六、《明文奇赏》　明陈仁锡编，有明刊本。

七、《明文海》　清黄宗羲编，有传钞本。此书曾节为《明文授读》，有刊本。

八、《明文在》　清薛熙编，有局刊本。

第五十六章　近代文学鸟瞰

近代文学的时代——划分“近代文学”的意义——政治上的黑暗——四个时期——小说戏曲的大时代——短篇平话的复活——长篇小说的进展——诗坛上的诸派争鸣——鸦片战争以来的外患内乱与文学——林纾的翻译与梁启超的散文——以上海为中心的文坛——文学革命的前夜

一

近代文学开始于明世宗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而终止于五四运动之前（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共历时三百八十馀年。为什么要把这将近四世纪的时代，称之为近代文学呢？近代文学的意义，便是指活的文学，到现在还并未死灭的文学而言。在她之后，便是紧接着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近代文学的时代虽因新文学运动的出现而成为过去，但其中有一部分的文体，还不曾消灭了去。他们有的还活泼泼的在现代社会里发生着各种的影响，有的虽成了残蝉的尾声，却仍然有人在苦心孤诣的维护着。中世纪文学究竟离开我们是太辽远一点了；真实的在现社会

里还活动着的便是这近代文学。她们的呼声，我们现在还能听见，她们的歌唱，我们现在还能欣赏得到；她们的描写的社会生活，到现在还活泼泼的如在。所以这一个时代的文学，对于我们是格外的显得亲切，显得休戚有关，声气相通的。

在这四世纪的长久时间里，我们看见一个本土的最伟大的作曲家魏良辅，创作了昆腔；我们看见许多伟大的小说家们在写作着许多不朽的长篇名著；我们看见各种地方戏在迅速的发展着；我们看见许多弹词、宝卷、鼓词的产生。在这四个世纪里，我们的文学，又都是本土的伟大的创作，而很少受有外来影响的了。虽然在初期的时候，基督教徒的艺术家们曾在中国美术上发生过一点影响；——但中国文学却丝毫不曾被其影响所薰染到。虽然在最后的半个世纪，欧洲的文化，也曾影响到我们的封建社会里，连文学上也确曾被其晚霞的残红渲染过一番；——然究还只是浮面的影响，并不曾产生过什么重要的反应。她们激动了千年沉睡的古国的人们。这些人们似乎都已醒过来了；但还正是睡眼朦胧，馀梦未醒，茫茫无措的站在那里，双手在擦着眼，还不曾决定要走哪一条路，要怎么办才好。认清楚了，已经完全清醒了的时代，当从五四运动开始。所以近代文学，我们可以说，还纯然是本土的文学。这四百年的文学，实在是了不得的空前的绚烂。

二

但在政治上却又是像中世纪似的那末黑暗。我们的民族方才从蒙古族的铁骑之下解放出来不到一百六十年，便又遇到一个厄运，那便是倭寇的侵略。虽不过是东南几省的遭受蹂躏；文化的被破坏的程度，却是很可观的。再过一百二十余年，一个更大的

压迫便来了。清民族以排山倒海之势，侵入中国本部。先蚕食了整个辽东，然后以讨伐李自成为名，利用着降将与汉奸，安然的登上了北京的金碧辉煌的宫廷里的宝座（公元1644年）。不到一年，又陷了南京，擒了福王。第二年又打到汀洲，捉了唐王。到了公元一六五八年，攻云南，整个的中国，便都归伏听命于爱新觉罗氏的指挥了。几个伟大的政治家，立下了严厉的统治的训条。整个汉民族，驯良的在被统治之下者凡二百六十余年。但清民族不久也渐渐的腐败了。他们吸收了整个的汉文化。当西洋人屡次的东来叩关时，他们便也无法应付了。从公元一八四二年（道光二十二年）鸦片战争失败，签订南京条约，割香港，辟福州等五口为通商口岸起，几乎是无时不在外国兵舰的威胁之下。公元一八五〇年到一八六四年间的太平天国的起义，曾掀起了大规模的社会革命运动，但为期甚短，不能开花结果。甲午（1894年）中、日战争之后，中国几成了四面楚歌的形势。要港纷纷的被列强租借去。北方几省虽有义和团的反抗外力运动，其努力却微薄之极，经不起“八国联军”的打击。但因此屡败的结果，革新运动却在猛烈的进行着，从军备的改革，新机械的采用，到教育制度、政治制度的革命，其间不过四十年。公元一九一一年的大革命，产生了中华民国，恢复了汉民族的自由，开始了中华各民族的团结。革新运动总算得到一个结果。自此以后，国运也并不怎样向上发展。以个人主义为中心而活动的军阀们，几有使中国陷入更深的泥泽中之概。因了欧洲大战和日本哀的美敦书的刺激，便又产生了一次比戊戌更伟大的革新运动，那便是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近代文学便告终于五四运动的前夜。五四运动以后的文学是一个崭新的东西，和旧的一切很少衔接的。五四运动的绝叫，直是快刀斩乱麻似的切断了旧的文学的生命。所以近代文学的终止，也便要算是几千年来的旧式的文学的闭幕、收场。

以后的现代的文学，便是另一种新的东西了。这末猛烈的文学革命运动，这末绝叫着的“在一夜之间易赵帜为汉帜”的影响，使那崭新的若干页的中国文学史，其内容便也和以前的整个两样。

三

就其自然的趋势看来，这将近四世纪的近代文学，可划分为下列的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嘉靖元年到万历二十年（1522—1592）。这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和戏曲的时代。我们看见由平凡的讲史进步到《西游记》、《封神传》；更由《西游》、《封神》而进步到产生了伟大的充满了近代性的小说《金瓶梅》。我们看见昆腔由魏良辅创作出来，影响渐渐的由太湖流域而遍及南北。我们看见许多跟从了昆腔的创作而产生的许多新声的戏剧，像《浣纱记》、《祝发记》、《修文记》之类，我们看见雄据着金、元剧坛的杂剧的没落，渐成为案头的读物而不复见之于舞台之上。在诗和散文一方面，这时代比较显得不大活跃，但也并不落寞。我们看见正统派的古文作家们和拟古的诗文家们在作争夺战；我们也看见新兴的公安派势力的抬头。而李卓吾、徐渭诸人的出现，也更增了文坛的热闹。

第二个时期，从万历二十一年到清雍正之末（1593—1735）。这仍是一个小说和戏曲的大时代，但诗文坛也更为热闹。虽然中间经过了清兵的入关，汉民族的被征服，但文坛上的一切趋势，却并不因之而有什么变更，只不过增加了若干部悲壮凄凉的遗民的著作而已。诗和散文都渐渐由粗豪、怪诞、纤巧，而转入比较恢弘伟丽的局面中去。但因了清初的竭力网罗人才；因了若干志士学人的遁入“学问坛”里去避祸，去消磨时力，明末浮浅躁率

之气却为之一变。——虽然在明末的时候，风气也已自己在转变。小说有了好几部大著，像《三宝太监西洋记》、《隋炀艳史》、《醒世姻缘传》之类；但究竟以改编重订的讲史为最多。因了冯梦龙的刊布“三言”，短篇的平话的拟作，一时大盛，此风到康熙间而未已。戏曲是这时期最可骄人的文体；伟大的名著，一时数之不尽。沈璟、汤显祖为两个中心，而显祖的影响尤大。“四梦”的本身固是不朽的名著，而受其影响者也往往都是名篇巨制。在这个时候，传奇写作的风尚，似乎始被许多的真正的天才们所把握到。他们的创作力有绝为雄健的，像李玉、朱佐朝等，所作都在二十种以上。洪昇、孔尚任所作也是这时代光荣的成就。

第三个时期，从乾隆元年到道光二十一年（1736—1842）。这时期戏曲的气势已由绝盛的时代渐渐向衰落之途走去，昆腔的过于柔靡的音调，已有各种土产的地方戏，不时的在乘隙向她逆击。终于古老的昆腔不能不退避数舍——虽然不曾完全被驱走。张照诸人为皇家所编的空前弘伟的《劝善金科》、《九九大庆》、《忠义璇图》、《鼎峙春秋》诸传奇，一若夕阳之反照于埃及古庙的残存的巨像上，光景虽阔大，而实凄凉不堪。蒋士铨、杨潮观们所作，虽短小精悍，不无可喜，而也已不能支持着将倾的大厦了。小说却若有意和戏曲成反比例似的更显出新鲜活泼、充满精力的气象来。《红楼梦》、《绿野仙踪》、《儒林外史》、《镜花缘》等等，几乎每一部都是可注意的新东西。诗坛的情形，也极为热闹。几个不同的宗派，各在宣传着，创作着，也各自有其成绩。散文又为复活的古文运动的绝叫所压伏。但同时潜伏了许久的六朝赋、骈俪文的活动，也在进行着。万派争竞，都惟古作是式；却没有明代的拟古运动那末样的“生吞活剥”。宋学与汉学也不时的在作殊死战。由几位学士大夫们所提议的从《永乐大典》里

搜辑“逸书”的事业，廓大而成为四库全书馆的设立；《四库全书》的编纂，虽然毁坏了不少名著，改易了不少古作的面目，但使学者们得以传钞、刊布、阅读，却是“古学”普遍化的一个重要的机缘。明人的浅易的风气，至此殆已一扫而光。然而一个急骤的变动的时代快要到来了。这个古学的全盛，也许便是所谓“陈胜、吴广”般的先驱者们吧？这时代在北京和山东所刊布的《霓裳续谱》和《白雪遗音》却是极重要的两部民歌集，保存了不少的最好的民间诗歌，且也是搜辑近代民歌的最早的努力。叶堂的《纳书楹曲谱》和钱德苍《缀白裘合集》的流布，恰似有意的要结束了昆腔的运动似的。

第四个时期，从道光二十二年到民国七年（1842—1918）。就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前一年。这是中国最多变的一个时代。都城的北京，两次被陷于英、法、美等帝国主义者们的联军之手。（1860年英、法联军陷北京；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入北京）东南、西南的大部分，全陷入太平天国起义以后所生的大混乱之中。外国的兵舰大炮，不时的来叩关，来轰炸。继而有甲午的大败，要港的被强占。但那些事实，可惜都不曾留下重要的痕迹于文学中。太平天国的建立与其失败，是一件可泣可歌的大事，却只产生了一部不伦不类的《花月痕》。义和团的事变，也只见之于林纾的《京华碧血录》及一二部短剧里。文人的异样的沉寂，实在是一个可怪的现象！西方文学名著的翻译，最后，也继了声、光、化、电诸实学的介绍而被有名的古文家林纾所领导。虽还不曾发生过什么很大的影响，至少是明白了在西方文学里是有了和司马子长同等的大作家存在着的。散文，因了时势的需要，特别的有了长足的发展。梁启超的许多论文，有了意料以外的势力。他把西方思想普遍化了。他打破了古文家的门堂。他开辟了“新闻文学”的大路。他和黄遵宪们所倡导的“新诗”运

动，也经验到在旧瓶中装得下新酒的成绩。但这一切，都还不能够有着重要的伟大的影响。他们所掀起的风波，要等到五四运动以来，方才成为滔天的大浪呢。小说和戏曲在这时，俱有复由士大夫之手而落到以市民为中心之概。其一是昆腔的消沉与皮黄戏的代兴；其二是武侠小说与黑幕小说的流行。文坛的重镇，渐渐的由北京的学士大夫们而移转到上海的报馆记者们与和报馆有密切关系的文人们，像王韬、吴沃尧辈之手。这正足以见到新兴的经济势力，正在侵占到文学的领域里去。上海在这时期的后半，事实上已成了出版的中心。

这时期，正预备下种种的机缘，为后来伟大的文学革命运动的导火线，成为这个革命运动的前夜。

第五十七章　昆腔的起来

昆腔起来以前的南戏——昆腔的起来——昆腔的创作者魏良辅——梁辰鱼与其《浣纱记》——郑若庸与张凤翼——李开先王世贞等——屠隆与汪廷讷——梅鼎祚——郑之珍的《目连救母戏文》

一

昆腔的起来，是南戏革新的一个大机运。在昆腔未产生之前，南戏只是像野生的蔓草似的，无规律的发展着。正德以前的南戏作家们，以无名氏为多，盖大都出于乡镇文士们的创作，教坊优伶的传习，词多鄙近，曲皆浅显明白如说话，妇孺皆听得懂。徐渭《南词叙录》谓："永嘉杂剧兴，则又即村坊小曲而为之，本无宫调，亦罕节奏，徒取其畸农布女顺口可歌而已。谚所谓随心令者即其技欤?" 故南戏，明人往往谓之乱弹。盖以其没有一定的音律。又各囿于地域，同一戏文，而各地的歌唱的腔调不同。当时，有馀姚、海盐等腔。明陆容《菽园杂记》（十卷）云："嘉兴之海盐，绍兴之馀姚，宁波之慈溪，台州之黄岩，温

州之永嘉，皆有习为倡优者，名曰戏文子弟。”《南词叙录》云：“今唱家称弋阳腔，则出于江西，两京、湖南、闽、广用之；称徐姚腔者出于会稽，常、润、池、太、扬、徐用之；称海盐腔者嘉、湖、温、台用之。惟昆山腔止行于吴中。”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玉茗堂文集》卷七）云：“南则昆山之次为海盐，吴、浙音也，其体局静好，以拍为之节；江以西，弋阳；其节以鼓，其调喧。至嘉靖而弋阳之调绝，变为乐平，为徽、青阳。”这可见在昆腔起来的时候，南戏的歌唱法是极为凌乱的。弋阳流行最广，却以鼓为节，调又喧闹。海盐腔却是以“拍”为节的。他们的乐器也是不能统一。到了昆山魏良辅起来，一手创作了昆腔之后，方才渐渐的征服了一切，统一了南戏的乐器与歌唱法，增大了南戏的音乐的效力。原来南戏的歌唱，是以箫管为主的，和北剧之以弦索为主器，恰相对抗。但良辅则集合于一堂，一切皆拉来为他自己所用。笛、管、笙、琵之合奏，实为良辅的勇敢的尝试。沈德符云：“今吴下皆以三弦合南曲，而箫管叶之。”（《顾曲杂言》）正指昆山腔而言。这繁音合奏的优雅的腔调，其能打倒单调而喧闹的弋阳诸腔，那是当然的事。所以自嘉靖以后，不久便传遍了天下。在徐渭写他的《南词叙录》的时候（嘉靖三十八年，即公元1559年），昆山腔还只行于吴中。到了万历的时候，则昆山腔随了南戏势力的大盛，甚至侵入北方。其流行之速与广，都是空前的纪录。但在嘉靖间，尚有不了解的人，对于昆腔加以非难。徐渭在《南词叙录》里，却极力的称扬昆腔的好处，极力为之辩护：

> 今昆山以笛管笙琵，按节而唱南曲者，字虽不应，颇相谐和，殊为可听。亦吴俗敏妙之事。或者非之，以为妄作。请问《点绛唇》、《新水令》是何圣人著作？

> 昆山腔止行于吴中。流丽悠远出乎三腔之上，听之最足荡人，妓女尤妙。此如宋之嘌唱，即旧声而加以泛艳者也。隋、唐正雅乐，诏取吴人充弟子习之。则知吴之善讴，其来久矣。

徐氏可谓昆腔的第一个鼓吹者、知音者、赏识者。自有昆腔，于是南戏始不复囿于地方剧。自有昆腔，于是南戏始不复终于乱弹而成为一种规则严肃，乐调雅正的歌剧。昆腔在海盐、弋阳、馀姚诸腔中，实最后出。然在很短的时期内便压倒了她们。同时，北剧也因之而大受排挤而至于消亡。沈德符《顾曲杂言》云："自吴人重南曲，皆祖昆山魏良辅，而北词几废。"沈氏之时，离良辅创昆腔之时不过五六十年，而昆腔的势力，已是如此之盛大!

关于这位伟大的音乐家，一手创作了昆山腔的魏良辅，其时代却颇难确定。向来每以他为嘉、隆间人。陈其年诗亦有："嘉隆之间张野塘，名属中原第一部。是时玉峰魏良辅，红颜娇好持门户"的话。但他的时代似更应提前。徐渭时，昆山腔已有势力。祝允明（嘉靖五年卒）的《猥谈》云："数十年来南戏盛行，更为无端。……妄名馀姚腔、海盐腔、弋阳腔、昆山腔之类，变易喉舌，趁逐抑扬，杜撰百端，真是胡说。"是昆山腔之兴，至迟当在正德（1506—1521）间。陆容为成化、弘治间人，所作《菽园杂记》，历举海盐、永嘉诸腔，却无昆腔的名目。可见昆腔的出现，最早也当在成化以后（即1487年之后）。我们如以昆山腔为出现于正德时代，当不会有多大的错误的。其盛行当在嘉靖中叶以后。良辅于嘉靖间或尚在人间。良辅的生平也不甚可知。余怀的《寄畅园闻歌记》（见《虞初新志》卷四）云："南曲盖始于昆山魏良辅云。良辅初习北音，绌于北人王友山。退而镂心南

曲，足迹不下楼十年。当是时南曲率平直无意致。良辅转喉押调，度为新声，疾徐高下清浊之数，一依本宫，取字齿唇间，跌换巧掇，恒以深邈助其凄泪。吴中老曲师如袁髯，尤驼者，皆瞠乎自以为不及也。……而同时娄东人张小泉，海虞人周梦山，竞相附和。惟梁溪人潘荆南独精其技，至今云仍不绝于梁溪矣。合曲必用箫管，而吴人则有张梅谷，善吹洞箫，以箫从曲，毗陵人则有谢林泉工擪管，以管从曲，皆与良辅游。而梁溪人陈梦萱、顾渭滨、吕起渭辈，并以箫管擅名。”胡应麟《笔丛》也说道：

> 魏良辅别号尚泉，居太仓南关，能谐声律。若张小泉、季敬坡、戴梅川之类，争师事之。梁伯龙起而效之，考证元剧，自翻新调，作《江东白苎》、《浣纱》诸曲。又与郑思笠精研音理。唐小虞、郑梅泉五七辈杂转之，金石铿然。谱传藩邸戚畹，金紫熠爚之家，取声必宗伯龙氏，谓之昆腔。张进士新，勿善也。乃取良辅校本，出青于蓝，偕赵瞻云、雷敷民与其叔小泉翁，踏月邮亭，往来倡和，号南马头曲。其实禀律于梁，而自以其意稍为韵节。昆腔之用，不能易也。

一部昆腔史，已略尽于此。而梁辰鱼便是第一个戏剧家，利用这个新腔以写作他的剧本的。

二

梁辰鱼[1]字伯龙，昆山人。他的《浣纱记》[2]虽不是一部极伟大的名著，却是一部最流行的为人模楷的剧本；特别在音曲一方面。《静志居诗话》云："梁大伯龙填《浣纱记》。王元美诗所云：'吕闾白面冶游儿，争唱梁郎雪艳词'是也。又有陆九畴、郑思笠、包郎郎、戴梅川辈，更唱迭和，清词艳曲，流播人间，今已百年。传奇家别本，弋阳子弟可以改调歌之，惟《浣纱》不能，固是词家老手。"《笔丛》亦云："谱传藩邸戚畹，金紫熠爚之家，取声必宗伯龙氏，谓之昆腔。"《芳畬诗话》云："梁辰鱼字伯龙，以例贡为太学生。虬须虎颧，好轻侠，善度曲。世所谓昆山腔，自良辅始，而伯龙独得其传。著《浣纱记传奇》，梨园子弟多歌之。同里王伯稠赠诗云：'彩毫吐艳曲，粲若春花开。斗酒清夜歌，白头拥吴姬。家无担石储，出多少年随。'"《蜗亭杂订》云："梁伯龙风流自容，修髯美姿容，身长八尺，为一时词家所宗。艳歌清引，传播戚里间。白金文绮，异香名马，奇技淫巧之赠，络绎于道。歌儿舞女，不见伯龙，自以为不祥也。其教人度曲，设大案西向坐，序列左右，递传叠和。所作《浣纱记》至传海外。然止此不复续笔。《浣纱》初出，梁游青浦时，屠隆为令，以上客礼之。即命优人演其新剧为寿。每遇佳句，辄浮大白。梁亦豪饮自快。演至《出猎》，有所谓摆开摆开者，屠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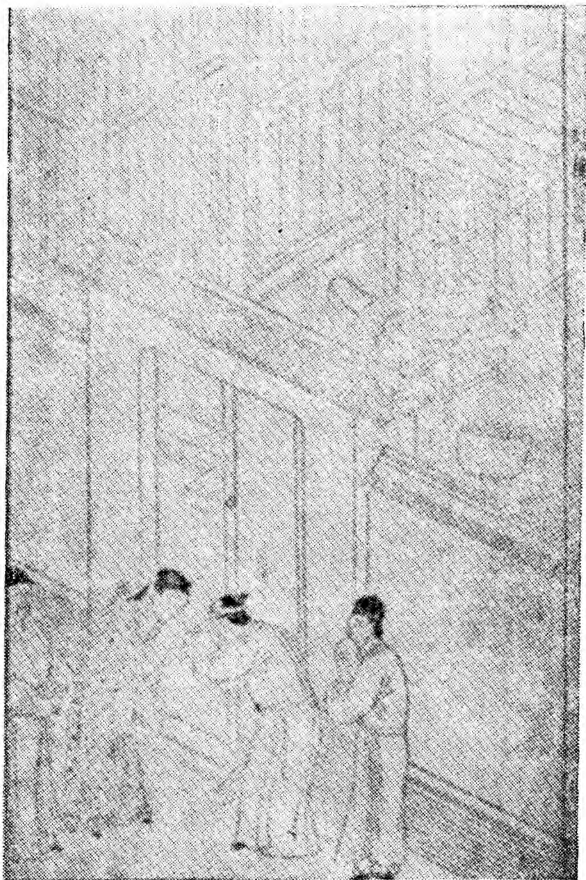
① 梁辰鱼见《皇明词林人物考》卷十一，《列朝诗集》丁集中，《明诗综》卷五十。

② 《浣纱记》有《六十种曲》本，富春堂刊本，文林阁刊本，怡云阁汤海若《批评》本，李卓吾《批评》本。



《邯郸记》的一幕

——从明朱墨刊本《邯郸记》(北京图书馆藏)



《埋 剑 记》

吴保安赎救郭仲翔于虏中事，沈璟取作《埋剑记》的题材。这“全交”一出，叙的便是保安赎得仲翔，在虏中和他相见的情形。

（鄞县马氏藏）

厉声曰：'此恶句，当受罚。'盖已预备污水，以酒海灌三大盂。梁气索，强尽之。吐委顿。次日不别竟去。"屠氏此举，未免过于恶作剧。《浣纱》虽非上品，然较之屠氏所作的《昙花》诸记，则固在乎其上。在屠氏眼中看来，或仍嫌《浣纱》未尽典雅呢。

《浣纱记》叙吴、越兴亡的故事，而以范蠡、西施为中心人物。惟串插他事过多，头绪纷烦，叙述时有不能一气贯串之处，描写也过嫌匆促。其擅胜处只是排场热闹，曲调铿锵而已。像范蠡、西施那末重要的人物，也未能将其个性活泼的表现出来。惟写伍子胥与伯嚭则颇为尽力，盖那样的人物本来是比较容易写得好的。《浣纱》亦名《吴越春秋》（据《艺苑卮言》），王世贞评其"满而妥，间流冗长"。吕天成亦谓："罗织富丽，局面甚大。第恨不能谨严。中有可减处，当一删耳。"实则其病乃在太简率，并不在太"冗长"。她仅于叙述吴、越兴亡的大事中，插入西施、范蠡的一件悲欢离合的事件，大不似一般传奇的以生旦的遭遇为主体的样子。

三

与伯龙同时的重要戏剧作家，有郑若庸和张凤翼二人。凤翼到万历末尤存；而若庸则时代较早。这二人恰好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时代。若庸的时代，是嘉靖间诸藩王尚为文士的东道主的时代。凤翼却不曾做过诸侯的上客；他只是一位卖文为活的文人。这两个时代便是明代中叶和明万历以后的大不相同的所在。自藩王不复成为文士们的东道主，诸藩的编刻书籍的风气消歇了以后，江、浙的书肆主人们便代之而兴。文士们所依靠者乃为求诗求文的群众，以及刻书牟利的书贾们，而不复是高贵清华的诸侯王了。所以明末书坊所编刻的许多通俗的书籍，便应运而兴，文

士们也几半为生活而著作着，一时且呈现着竞争市场的气象。吴兴凌、闵二家的争印朱墨刊本；安徽、浙江、乃至苏州、金陵之纷纷刊布小说、戏曲，都可以说是因此之故。至于福建，本是书贾刊书牟利之乡，那更不用说了。张凤翼乃是其中的许多卖文为活的文士之一。而郑若庸也许便是最后一位曳裾侯门的学者了。

郑若庸[①] 的《玉玦记》，承接于邵璨《香囊记》之后，而开创了曲中骈俪的一派。《曲品》谓："《玉玦》典雅工丽，可咏可歌，开后人骈绮之派。每折一调，每调一韵，尤为先获我心。"若庸字中伯，号虚舟，昆山人。诗有《蛣蜣集》八卷，《北游漫稿》二卷。传奇有《玉玦记》[②]、《大节记》二种。赵康王闻其名，走币聘入邺。客王父子间。王父子亲逢迎，接席与交宾主之礼。于是海内游士争担簦而之赵。中伯乃为著书，采掇古文奇字累千卷，名曰《类隽》。康王死，去赵居清源，年八十馀始卒。其诗与谢榛齐名。《静志居诗话》谓："中伯曳裾王门，好擅乐府。尝填《玉玦》词以讪院妓。一时白门杨柳，少年无系马者。"《曲品》亦谓："尝闻《玉玦》出而曲中无宿客。"《玉玦记》在当时，其势力当是极大的。《玉玦记》凡三十六出，叙王商与其妻秦氏庆娘的悲欢离合事，而其中心描写，则为妓女的无情，老鸨的狠毒，帮闲的恶辣。戏文中叙多情的妓女最多，如桂英，如杜十娘，如梁红玉，如李亚仙等等，叙薄情的也有，惟都没有《玉玦》那末的着意着力。《玉玦》写李大姐还不十分尽心，写鸨母李翠翠却最出色。此剧结构甚为严紧，可以说是无一事无照应，无一人无下落。王商庙中录囚，方见秦氏，封赠之旨即下，在情

---

① 郑若庸见《列朝诗集》丁集中，《明诗综》卷四十九，《明诗纪事》己签卷二十。

② 《玉玦记》有《六十种曲》本，富春堂刊本。

节上实嫌骨突难解，但作者却早已觉到了这一层。他便借商口问道："辛大人，下官才见寒荆，圣上如何就有宠命?"又便借朝使辛弃疾口中答曰："下官在军中已知大人与贤夫人之事。前日陛见，具表奏闻。意欲待旨下才来奉报。谁想大人已先会合了!"如此，在结构上既显得严紧，在情文上也便毫无阙漏矛盾了。

所谓《玉玦》之"板"，可于下文见之。其病在堆砌过当。

〔排歌〕（生）好鸟调歌，残花雨香，秋千丽日门墙。可怜飞燕倚新妆，半卷朱帘春恨长。（合）花源畔，玉洞傍，免教仙犬吠刘郎。琼楼启，翠幰张，不知何处是他乡。（占）老身回敬姐夫一杯。大姐唱个曲儿。（丑）大姐通书博古，就说几个古人，比喻王相公。（小旦）如此，污耳了。

〔北寄生草〕（小旦）河阳县栽花客。（丑）是好一个潘安。（小旦）锦官城题柱郎。（丑）好个相如。（小旦）山公立志多豪放，张良举足分刘项，苏秦唾手为卿相。这相逢不似楚襄王，怕思归学了陶元亮。（生）起动，起动！小生与大姐同饮一杯。

若庸尚有《大节记》一种，今未见。《曲品》谓："《大节》工雅不减《玉玦》。孝子事，业有古曲；仁人事，今有《五福》；义士事，今有《埋剑》矣。"则《大节》似系合孝子、仁人、义士三事而为一帙者。《曲录》又著录若庸《五福记》一本；误。《曲品》云："《五福》，韩忠献公事，扬厉甚盛。还妾事已见郑虚舟《大节记》中。"可知郑氏所叙的关于韩琦还妾事，已包括于他所

著的《大节记》中，决不会再写一部《五福记》的。

张凤翼[1] 字伯起，号灵虚，江苏长洲人，与弟献翼、燕翼，并有才名，号“三张”。嘉靖四十三年举人。会试，不第。晚年以鬻书自给。沈瓒《近事丛残》云：“张孝廉伯起，文字品格，独迈时流，而以诗文字翰交结贵人为耻。乃榜其门曰：‘本宅纸笔缺乏。凡有以扇求楷书满面者银一钱，行书八句者三分；特撰寿诗寿文，每轴各若干。’人争求之。自庚辰至今，三十年不改。”他还受了总兵李应祥的厚礼而为之作《平播记》。《曲品》云：“伯起衰年倦笔，粗具事情，太觉单薄，似受债师金钱，聊塞白云耳。”是他连戏曲也是肯出卖的。他于《平播记》外，所作戏曲更有《红拂记》、《祝发记》、《窃符记》、《灌园记》、《虎符记》、《扊扅记》六种，合称“阳春六集”。今惟《窃符记》未见全本，《扊扅》、《平播记》已佚，余四种幸皆得读。

《红拂记》[2] 为凤翼少年时作。尤侗谓系他“新婚一月中之所为”。流行最广。叙李靖、红拂妓事，全本杜光庭《虬髯客传》而略加增饰。他名虬髯客为张仲坚。最后言仲坚浮海为扶馀国王后，并助唐征高丽。其中并杂以乐昌公主分镜事。徐复祚谓：“惜其增出徐德言合镜一段，遂有两家门，头脑太多。”《灌园记》[3] 本于《史记·田敬仲世家》，叙乐毅伐齐，杀齐王。齐世子法章，改名王立，逃亡于民间，为太史敫的灌园仆。敫女君后见而爱之，赠以寒衣。后二人的秘密暴露，法章殊受窘。恰好田单复齐，迎立法章为王。他遂纳君后为妃，并以君后侍女朝英，嫁

---

① 张凤翼见《列朝诗集》丁集，《明诗综》卷四十五。

② 《红拂记》有玩虎轩刊本，富春堂刊本，李卓吾《评》本，陈眉公《评》本，凌氏朱墨刊本，《六十种曲》本。

③ 《灌园记》有富春堂刊本，《六十种曲》本。

给田单为夫人。冯梦龙尝改之为《新灌园》，其序道：“父死人手，身为人奴，汲汲以得一妇人为事，非有心肝者所为。伯起先生云：我率我儿试玉峰，舟中无聊，率而弄笔，遂不暇致详。诚然，诚然！”

《虎符记》[1] 叙明初花云抗战于太平事。云为朱元璋守太平。陈友谅攻之。城陷，云被囚，不屈。被送于武昌，双眼因之而盲。妻郜氏投江，遇其弟救之。妾孙氏保孤而逃到金陵。中经若干困苦，方始出险。及其子成人，乃为父报仇，攻下武昌，合家团圆，而云目疾亦愈。云不屈而死，是事实，但传奇每重团圆，所以成了这样的结局。这剧是凤翼所写者中最激昂慷慨的一本，写花云殊虎虎有生气，颇像《双忠记》。

《祝发记》[2] 本于《南史·徐摛传》、《陈书·徐摛传》，叙摛子孝克孝亲事。这剧是伯起在万历十四年，因母八旬寿诞而作的。孝克当侯景乱时，家无馀粮。为救母饥，乃鬻妻以易米。母知之，大怒。恰孝克遇达摩大师，遂从之祝发，改名法整。后王僧辨起兵讨侯景，达摩乘苇渡江，见僧辨，以法整为托。而僧辨见到法整，却原是他的旧友孝克。遂劝他还俗为官。而其妻臧氏也守贞不二，终于团圆。其中《达摩渡江》及孝克祝发的几段，至今传唱犹盛。

凤翼所作，其作风和若庸是很相同的，每好以典雅的文句，堆砌于曲文中，像《祝发记》第十七折：

〔二郎神〕（旦唱）时乖蹇，少不得取义舍生难苟免。信熊掌和鱼怎得兼！便有龙肝凤髓，也只合啮雪餐毡。这麟脯

---

① 《虎符记》有富春堂刊本。

② 《祝发记》有富春堂刊本，

驼峰堆满案，总则是卧薪尝胆。转忆我旧齑盐，怎教人努力加餐。

只说到吃一顿饭，却用上了那末多的典故进去！到了梅禹金的《玉合记》便无句不对，无语无典的了。

四

较辰鱼较前，和若庸同辈者有山东李开先，也以能剧曲活动于文坛上。开先和王九思为友，尝相唱和。他[①] 字伯华，号中麓，章邱人。家富藏书，尤富于词曲，有“词山曲海”之称。所作散曲颇多。传奇有《宝剑记》、《登坛记》二种。王世贞《艺苑卮言》谓：“伯华所为南剧《宝剑》、《登坛记》，亦是改其乡先辈之作。二记余见之，尚在《拜月》、《荆钗》之下耳。”《曲录》所载别有《断发记》而无《登坛记》。盖误以《曲品》所载无名氏的《断发记》为李氏之作。《宝剑记》最有名。万历间，曾有陈与郊等几个人将它改作过。《登坛记》今未之见，或系叙韩信灭楚事。《宝剑记》[②] 所叙者，为林冲被迫上梁山及终于受招安的经过。其事实完全本之于《水浒传》。惟以锦儿代死，林冲夫妇终于团圆的结局，易去冲妻张氏殉难的不幸的悲剧耳。《水浒传》叙林冲事，颇虎虎有生气，特别是野猪林及《风雪山神庙》的几段。此记于野猪林则匆匆叙过，于《风雪山神庙》一段，则竟不提及；于林冲得了管草厂的差缺后，即直接陆谦的焚烧草厂。此等处似皆不及《水浒传》。惟《夜奔》一出，写林冲逃难上梁山

---

① 李开先见《明史》卷二百八十七，《皇明词林人物考》卷八。

② 《宝剑记》有明嘉靖间李氏原刊本（吴兴周氏藏）。

时的心理，较有精采。今剧场上常演者亦仅此一折耳。

〔驻马听〕良夜迢迢，良夜迢迢，投宿休将门户敲。遥瞻残月，暗度重关，我急走荒郊。身轻不惮路迢遥，心忙又恐人惊觉。唬得俺魄散魂消，红尘中误了俺五陵年少。

〔雁儿落带得胜令〕望家乡去路遥，想母妻将谁靠！俺这里吉凶未可知，他那里生死应难料。呀，唬得俺汗津津身上似汤浇，急煎煎心内似火烧。幼妻室今何在？老萱堂空丧了。劬劳，父母的恩难报，悲号，叹英雄气怎消！英雄的气怎消！

〔沽美酒带太平令〕怀揣着雪刃刀，怀揣着雪刃刀。行一步哭号咷，急走羊肠去路遥。怎能勾明星下照？昏惨惨云迷雾罩，疏喇喇风吹叶落。听山林声声虎啸，绕溪涧哀哀猿叫。俺呵，唬得我魂飘胆消，心惊路遥。呀！百忙里走不出山前古道。〔收江南〕呀，又只见乌鸦阵阵起松梢，听数声残角断渔樵。忙投村店伴寂寥。想亲帏梦杳，想亲帏梦杳，空随风雨度良宵。

剧中更插入花和尚做新娘，黑旋风乔坐衙二段，也与本传毫无关系。如将此作放在写类似的题材的《水浒记》、《义侠记》及《翠屏山》之列，似颇有逊色。盖伯华北人，其写南剧，自不会当行出色。

又有《鸣凤记》，盛传于万历间，相传为王世贞作。世贞[①]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太仓人。嘉靖进士。以父忬因

① 见《明史》卷一百八十，《明史稿》卷一百六十七，《列朝诗集》丁集上，《词林人物考》卷七，《明诗综》卷四十六。

事为严嵩所杀，弃官归。嵩败后，隆庆初乃伏阙讼父冤。后累官刑部尚书。始与李攀龙狎主文盟。为后七子之中心。攀龙死，世贞独霸文坛者近二十年。所作有《弇州山人四部稿》，及《鸣凤记》[1] 传奇等。或以为《鸣凤记》系他门客所作，疑不能明。此记也多排偶之句，描景写情，往往未能宛曲或深刻。所述似以杨继盛为中心，又似以邹应龙为中心。头绪纷烦，各可成篇。分则成为独立的几段，合则仅可勉强成为一剧耳。实则其中心乃为某事，并非某人。像这种的政治剧，在当时殊少见。传奇写惯了的是儿女英雄，悲欢离合，至于用来写国家大事，政治消息，则《鸣凤》实为嚆矢。以后《桃花扇》、《芝龛记》、《虎口馀生》等等似皆像继之而起者。《鸣凤记》的概略，可于第一出《家门》大意中见之：

> 〔满庭芳〕元宰夏言，督臣曾铣，遭谗竟至典刑。严嵩专政，误国更欺君。父子盗权济恶，招朋党浊乱朝廷。杨继盛剖心谏诤，夫妇丧幽冥。忠良多贬斥，其间节义并著芳名。邹应龙抗疏感悟君心，林润复巡江右，同戮力激浊扬清。诛元恶，芟夷党羽，四海庆升平。

所谓《鸣凤记》，大约便是取义于“朝阳丹凤一齐鸣”的吧。其中如《严嵩庆寿》（第四出）、《灯前修本》（第十四出）、《夫妇死节》（第十六出）等，评者皆公认为全剧中最好的地方。但《庆寿》的一出较之《绿野仙踪》（小说）所写的同一的题材，其深入与逼真似犹远为不及。《修本》的一出似甚用力，但也未能十分的写出杨继盛的雄烈的情怀来。其最大的缺点，则为所写的前

① 《鸣凤记》有《六十种曲》本，有李卓吾《评》本。

后八谏臣，其面目都无甚悬殊，其行踪也大相类似，颇给我们以雷同之感。

陆采的出现，约与梁辰鱼为同时。他的作剧时代，在嘉靖中。他所作凡四剧，《易鞋记》、《怀香记》、《南西厢》及《明珠记》[1]。《易鞋记》叙述程钜夫与其妻离合事。钜夫被掳为奴，其主以一宦家女妻之。女屡劝钜夫逃去。他疑其伪，诉之主人。主人笞其妻，后更卖之。钜夫乃知妻之真意。遂逃去，终为巨卿。事见陶宗仪《辍耕录》。采写此，也殊动人。《怀香记》叙述贾谧女偷香私赠给韩寿事。《明珠记》叙述王仙客、刘无双的离合事。《南西厢记》则为不满意于李日华的“斗胆翻词”而重写者。《明珠记》在其间最为有名，系他少年时所作。钱谦益云：“年十九，作《王仙客无双传奇》，子馀（采兄粲）助成之。”因此，颇有谓《明珠》乃陆粲所作而托名于采者。但采自己尝说道：“曾咏《明珠》掌上轻，又将文思写莺莺。”是《明珠》之非粲作可知。《明珠》颇圆莹可爱，故得盛传。但《南西厢》则殊令人对之有“江郎才尽”之感。他虽然看不起日华的剽窃，而他的成就也很有限。他尝很自负的说道：“试看吴机新织锦，别生花样天然；从今南北并流传，引他娇女荡，惹得老夫颠。”其实，并不值得如何的赞赏，而说白尤为鄙野不堪，大有佛头着粪之讥，采[2]字天池，自号清痴叟，长洲人。

同时有卢柟[3]者，字次楩，一字子木，大名濬县人。好使酒骂座，被捕入狱几死。曾作《想当然》传奇[4]，叙刘一春遇合

---

① 《易鞋记》有文林阁刊本；《怀香记》、《明珠记》等有《六十种曲》本；《南西厢》有《西厢六幻》本，《西厢十则》本。

② 陆采见《列朝诗集》丁集卷三。

③ 卢柟见《列朝诗集》丁集卷五，《明诗综》卷四十七。

④ 《想当然》有谭元春《评》本，有石印本。

双美事，但《剧说》引《书影》，则以为实邗江王汉恭作，托枏名。（《醒世恒言》卷二十九《卢太学诗酒傲公侯》，即写枏冤狱事。）

屠隆[①] 代表了一个思想荒唐凌乱的时代；那便是隆、万间的几十年。这时代升平稍久，人习苟安，社会上经济力比较的富裕。言大而夸的文人学士们尽有投靠到一般社会，以卖文为活的可能。于是许多的“布衣学士”，“山中宰相”乃至退职投闲的小官僚们，都可以用他们的“文名”做幌子，过着很优裕的生活。王百穀、陈眉公、张伯起都是这一流人。而屠隆也便在其间雄据着一席。因为生活的萧逸自由，便渐渐的沦落到种种享乐与空想的追求。方士式的三教合一与长生不老的思想，因而形成了当时的一个特色。也真有荒唐的方士们应运而生，肆其欺诈。隆便是被诈的一人，也便是足以代表这些荒唐的文士们的一人。隆字长卿，又字纬真，号赤水，官至礼部主事。俞显卿上疏讦之。遂罢归。归益自放。纵情诗酒，好宾客，卖文为活。诗文率不经意，一挥数纸。所作传奇有《彩毫》、《昙花》、《修文》三记[②]。《彩毫记》叙李白事，选事不精，文复板滞，似更下于《浣纱》。《昙花记》叙述木清泰好道，弃家外游，遇僧、道二人点化之。历试诸苦，并游地府、天堂。其夫人亦慕道修行。清泰归，乃转试她。后阖门飞升。这是一本荒唐的已入魔道之作。或谓木清泰即指其好友西宁侯宋世恩；也许便是迎合世恩之意而作的。《修文记》叙述蒙曜一家修道成仙事。（《曲海总目提要》及《小说考

---

① 屠隆见《明史》卷二百八十八；《列朝诗集》丁集卷六；《明诗综》卷四十七。

② 《彩毫记》有《六十种曲》本；《昙花记》有《六十种曲》本，万历间天绘阁刊本，臧评朱墨本；《修文记》有万历刊本，上海影印本。

证》皆以为系叙李长吉事，大误，盖缘未见原书。）曜即是隆自己。其妻，其二子，其夭逝之女与子媳，并皆捉入戏中。即其仇俞显卿，其友孙荣祖（即愚弄隆学仙者）亦并皆写入。可说是一部幻想的戏曲体的自叙传。其女湘灵死后，修文天上，全家皆赖以超拔。其仇俞显卿，则被囚地狱，乃赖蒙曜的忠恕而亦得超脱鬼趣。在思想的荒唐空幻和想象的奔驰自如上，隆的《修文》、《昙花》都可以说是空前的。惟曲白则多食古不化之语，并不能显出什么生动灵活的气韵来。

伟大的宗教剧《目连救母行孝戏文》[①]也出现于此时，却较《修文》、《昙花》更为重要，更为弘伟。《修文》、《昙花》有些自欺欺人，近于儿戏，《目连救母》却出之以宗教的热忱，充满了恳挚的殉教的高贵的精神。此戏文似当是实际上的宗教之应用剧。至今安徽等地，尚于中元节前后演唱目连剧七日或十日，以祓除不祥或驱除恶鬼。此戏文的编者为郑之珍，新安人，自号高石山房主人。全戏凡一百折，乃是空前的浩瀚的东西。其中插入的几个短故事，像《尼姑下山》（即后来《思凡》之所本），和《劝姐开荤》，同为最强烈的人间性的号呼，肉对于灵的反抗。自五十七折以后，写目连挑经担和母骨到西天去求佛，大类《西游记》的故事。也有白猿保护着他，也有火焰山，也有寒冰池，也有烂沙河，也有脱去凡胎的一幕，多少总受有“西游”故事的影响。而青提夫人的游十殿，也许是要当作实际上的劝惩之资的，故写得格外的详细，惨怖。

汪廷讷的《长生》、《同昇》二记，也和屠隆的《修文》、《昙花》同样的荒唐可笑。《长生记》叙述某人因虔敬吕仙而得子成

---

① 《目连救母行孝戏文》有高石山房原刊本；富春堂刊本；同治间翻刻本；上海马启新书局石印本。

道事；《同昇记》写三教讲道度人事；其中主人翁也皆为汪氏他自己。廷讷[①]字昌朝，一字无如，自号坐隐先生，无无居士，休宁人，官盐运使。有《环翠堂集》。他在南京，有很幽倩的园林，常集诸名士，宴饮于园中。（详见《南宫词纪》）所作《环翠堂乐府》，据说凡十八种，但今所知所见者，只有十五种。《同昇》、《长生》外，为《狮吼》、《天书》，《三祝》、《种玉》、《义烈》、《彩舟》、《投桃》、《二阁》、《七国》、《威风》、《飞鱼》、《青梅》、《高士》[②]诸记。其中有写得很好的，像《狮吼记》，叙述陈季常妻柳氏的奇妒事，便是绝好的一部喜剧。清人所作《醒世姻缘传》小说，中有一部分故事，便系剽窃《狮吼》的。《三祝记》之写范仲淹微时事；《种玉记》之写霍中孺事；《义烈记》之写汉末党祸事（以张俭为主人翁）；《天书记》之写孙、庞斗智事，都很不坏。惟《三祝》的情境，间亦窃之于古戏（即《吕蒙正破窑记》）。在浓妆淡抹、斗艳竞芳的风尚之中，廷讷诸作，还算是很灵隽自然的。周晖《续金陵琐事》云："陈所闻工乐府，《濠上斋乐府》外，尚有八种传奇：《狮吼》、《长生》、《青梅》、《威风》、《同昇》、《飞鱼》、《彩舟》、《种玉》。今书坊汪廷讷皆刻为己作。余怜陈之苦心，特为拈出。"此话如可靠，则廷讷的传奇，大都皆非己作了。所闻字荩卿，金陵人，曾编刻《南北宫词纪》。说廷讷以资买稿，攘为己有，或不能免。如以《长生》、《同昇》诸作，也并作为他人之作，未免过甚其辞；特别《长生记》，似不会是请他人代作的。因为，那里面是充满了廷讷自己的荒唐的思想。

① 汪廷讷见《明诗综》卷六十四。

② 《狮吼》、《种玉》二记，有《六十种曲》本；其余皆有环翠堂原刻本。

梅鼎祚[1] 结束了骈俪派的作风。骈俪派到了他的《玉合记》[2]，也便是登峰造极，无可再进展一步的了。鼎祚字禹金，宣城人。弃举子业，肆力于诗文。尝编纂《青泥莲花记》、《才鬼记》等，甚见其搜辑的渊博。《玉合》外，并有《长命缕》[3]，叙单符郎、邢春娘事。《玉合》叙述韩翃、章台柳事，几至无句不对，无语不典。遂与《玉玦》之“板”，同传为口实。《曲品》云：“词调组诗而成，从《玉玦》派来，大有色泽；伯龙极赏之。恨不守音韵耳。”从《玉合》以后，骈俪派便趋于绝路。汤显祖、沈璟出现于万历间，遂把这陈腐笨拙的作风，如狂飚之扫落叶似的，一扫而空。

参考书目

一、《曲品》　明吕天成编，有暖红室刊本，有《重订曲苑》本。

二、《曲律》　明王伯良撰，有明刊本，《读曲丛刊》本，《曲苑》本。

三、《曲录》　王国维编，有《晨风阁丛书》本，《重订曲苑》本，《王氏遗书》本。

四、《曲海总目提要》　大东书局铅印本。

五、《六十种曲》　明阅世道人编，汲古阁刊本。

六、富春堂、文林阁、继志斋所刊传奇不少。

---

① 梅鼎祚见《列朝诗集》丁集卷十五，《明诗综》卷六十二。

② 《玉合记》有富春堂刊本，世德堂刊本，李卓吾《评》本，《六十种曲》本。

③ 《长命缕》有《玉夏斋传奇十种》本。

七、《金陵琐事》　明周晖编，有原刊本，同治间刊本。

八、《南宫词纪》　明陈所闻编，有万历刊本。

第五十八章　沈璟与汤显祖

沈璟与汤显祖——他们的影响——汤显祖的生平——其作品：《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紫箫记》、《紫钗记》——沈璟及其著作——《属玉堂十七种传奇》——沈璟的跟从者：吕天成与卜世臣——王骥德与沈自晋——陈与郊许自昌徐复祚高濂周朝俊等——顾大典叶宪祖沈鲸吴世美胡文焕等——冯梦龙及墨憨斋所改曲——这时代无名氏的所作

一

汤显祖与沈璟同为这个时代中的传奇作家的双璧。论天才，显祖无疑的是高出；论提倡的功绩，显祖却要逊璟一筹。他只是一位“独善其身”的诗人，他只是一位不声不响，自守其所信的孤高的作家。他不提倡什么，他不宣传什么，他也不要领导着什么人走。他只是埋头的尽心尽意的创作着。然而他的晶莹的天才，立刻便为时人所认识，他的影响立刻便扩大起来——那末伟大的影响，大约连他自己也不会相信的。这种影响，一方面当然

是时代的趋势，必然的结果；一方面却要归功于他所树立的那末清隽崇高的天才的例子。他虽无意领导着人家走，后来的作家却都滔滔的跟随在他的后面。时代产生了他，而他也创造了一个时代。他乃是传奇的黄金时代的一位最好的代表。他的影响，不仅笼罩了黄金时代的后半期，且也弥漫在后来的诸大作家，如万树，如蒋士铨，以至于如黄韵珊等等。吕天成说道："汤奉常绝代奇才，冠世博学。周旋狂社，坎坷宦途。当阳之谪初还，彭泽之腰乍折。情痴一种，固属天生，才思万端，似挟灵气。搜奇《八索》，字抽鬼泣之文；摘艳六朝，句叠花翻之韵。红泉秘馆，春风檀板敲声。玉茗华堂，夜月湘帘飘馥。丽藻凭巧肠而濬发，幽情逐彩笔以纷飞。蘧然破噩梦于仙禅，皭矣锁尘情于酒色。熟拈元剧，故琢调之妍媚赏心；妙选生题，致赋景之新奇悦目。不事刁斗，飞将军之用兵；乱坠天花，老生公之说法。原非学力所及，洵是天资不凡。"此种赞语，原是很空泛的，但非玉茗实不足以当此种夸饰的歌颂。

显祖[①] 字义仍号若士，又自号清远道人。临川人。年二十一，举于乡，万历癸未（公元1583年）举进士。时相欲召至门下，显祖勿应。除南太常博士。朝右慕其才，将徵为吏部郎。上书辞免。稍迁南祠郎。抗疏论劾政府信私人、塞言语，谪广东徐闻典史。量移知遂昌县。用古循吏治邑，纵囚放牒，不废啸歌。戊戌上计投劾归，不复出。里居二十年，病卒，年六十有八(1550—1617)。自为祭文。显祖"志意激昂，风骨遒紧，扼腕希风，视天下事数着可了"。而穷老蹭蹬，所居玉茗堂，文史狼藉，宾朋杂坐。鸡埘豕圈，接迹庭户。萧闲咏歌，俯仰自得。同侪贵

① 汤显祖见《明史》卷二百三十，《明史稿》卷二百十七，《列朝诗集》丁集中，《明诗综》卷五十四，《明诗纪事》庚签卷二。

显者或遣书迓之，显祖谢曰："老而为客，所不能也。"为郎时，击排执政，祸且不测。诒书友人曰："乘兴偶发一疏，不知当事何以处我。"晚年翛然有度世之志。死后，其仲子开远，好讲学，取显祖"续成《紫箫》残本及词曲未行者悉焚弃之。"[1] 但《紫箫》今存，实未被焚。于《紫箫》外，显祖又著有"四梦"。《四梦》者盖《还魂记》、《邯郸记》、《南柯记》、《紫钗记》四部传奇的总称。又有《玉茗堂文集》十卷，诗集十八卷。然其得大名则在《四梦》而不在他的诗文。——虽然他的诗文也有独到之处。姚士粦谓："汤海若先生妙于音律，酷嗜元人院本。自言箧中收藏，多世不常有。已至千种，有《太和正音谱》所不载。比问其各本佳处，一一能口诵之。"（《见只编》）王骥德曰："临川汤若士，婉丽妖冶，语动刺骨。独字句平仄，多逸三尺。然其妙处，往往非词人工力所及。"又曰："其才情在浅深浓淡雅俗之间，为独得三昧。"又曰："临川汤奉常之曲，当置法字无论，尽是案头异书。所作五传，《紫箫》、《紫钗》第脩藻艳，语多琐屑，不成篇章。《还魂》好处种种，奇丽动人。然无奈腐木败草，时时缠绕笔端。至《南柯》、《邯郸》二记，则渐削芜颣，俯就矩度。布格既新，遣辞复俊。其掇拾本色，参错丽语，境往神来，巧凑妙合，又视元人别一谿径。技出天纵，非由人造。使其约束和鸾，稍闲声律，汰其剩字累语，规之全瑜，可令前无作者，后鲜来哲。二百年来，一人而已。"（以上并见《曲律》说四）沈德符谓："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

---

[1] 此语见钱谦益《列朝诗集》。钱氏之语，盖据显祖第二子大耆之言。但《紫箫》见在，并未见焚，则大耆云云，似未可信。当时王骥德等皆深慕汤氏之作，如他于《四梦》、《紫箫》之外，别有所作，则王氏等自当知之，不应一无所言。

奈不谙曲谱，用韵多任意处。乃才情自足不朽也。”（《顾曲杂言》）钱谦益谓：“胸中魁垒，陶写未尽，则发而为词曲。《四梦》之书，虽复留连风怀，感激物态，要于洗荡情尘，销归空有。则义仍之所存，略可见矣。”（《列朝诗集》）朱彝尊谓：“义仍填词妙绝一时。语虽斩新，源实出于关、马、郑、白。”王骥德又谓：“临川尚趣，直是横行；组织之工，几与天孙争巧，则屈曲聱牙，多令歌者齚舌。吴江曾为临川改易《还魂》字句之不协者（按此改本名《同梦记》），吕吏部玉绳以致临川。临川不怿。复书吏部曰：彼恶知曲意哉！余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大抵显祖诸剧的不大合律是时人所公认的，而其纵横如意的天才，又是时人所赞许的。这可以说是定论。但自叶堂作谱之后，协律与否之论已为之熄。我们现在很可以从这个魔障中跳出来去看显祖作品的真相。

显祖五剧中，最藉藉人口者自为《还魂记》或《牡丹亭梦》。[①] 王骥德虽将《还魂》抑置《邯郸》、《南柯》之下，然一般人的见解，则大都反之。《梁廷枏》谓：“玉茗《四梦》，《牡丹亭》最佳，《邯郸》次之，《南柯》又次之，《紫钗》则强弩之末耳。”此种甲乙之次，本极不足据，惟以《牡丹亭》为最佳，则足以代表一般人的意见。《还魂记》凡五十五出，没有一出不是很隽美可喜的。这样的一部剧本，出现于“修绮而非垛则陈，尚质而非腐则俚”的时代，正如危岩万仞，孤松挺然，耸翠盖于其上，又如百顷绿波之涯，杂草乱生，独有芙蕖一株，临水自媚，

① 《还魂记》有《玉茗堂全集》附刻本；万历间石林居士刊本；《六十种曲》本；王思任《评》本；沈际飞《评》本；柳浪馆刻本；冰丝馆刊本；《吴吴山三妇评》本；陈眉公《评》本（改名《丹青记》）；又有沈璟、冯梦龙（易名《风流梦》）、臧晋叔诸改本。《六十种曲》内又有硕园改本。

其可喜处盖不独能使我们眼界为之清朗而已，作者且进而另辟一个新境地给我们。开场的一支《蝶恋花》：“忙处抛人闲处住，百计思量，没个为欢处。白日消磨肠断句，世间只有情难诉。玉茗堂前朝复暮，红烛迎人，俊得江山助。但是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及结束全剧的一首下场诗：“杜陵寒食草青青，羯鼓声高众乐停。更恨香魂不相遇，春肠遥断牡丹亭。千愁万恨过花时，人去人来酒一卮。唱尽新词欢不见，数声啼鸟上花枝。”已足以看出作者的用意。作者是多情人，又是极聪明人，却故意的在最拙呆最荒唐的布局上，细细的画出最隽妙的一幅相思图。曹霑所谓“满纸荒唐言，一把酸心泪”，正足以说明显祖的此剧。“但是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二语，盖较之东坡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尤为深入一层，尤为真挚确切者。《还魂记》的概略如下：南安太守杜宝生有一女，名丽娘，才貌端妍，未议婚配。一日，杜太守想起，自来淑女，无不知书，便请了本府老秀才陈最良为西席，专教小姐，并以梅香为伴读。陈最良正是民间的百科全书式的老秀才的代表，他无所不知，连医道也懂得。上学的那一天，陈老先生教丽娘读《诗经》，解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诗后，不禁使这位年已及笄，初解怀春的少女怅然有感于中。本府有个后花园，极为敞大，丽娘向未去过。为了春情郁郁，受了梅香的劝诱之后，便同去园中一游。春色果然绝佳。好鸟轻啭，繁花缀树，芍药方放，牡丹盛开。丽娘回归绣房，倦极而卧。仿佛身子仍在园中，突遇一位少俊的秀才，折柳一枝赠她，强她题咏，并抱她进牡丹亭中。百种温存，紧相厮偎。正在欢洽之时，树上忽坠下落花一片，惊醒了她。她惆怅的醒来，口中还叫道：“秀才，秀才，你去了也！”她母亲刚来看她，盘问她也不语。便诫她以后少到后花园中闲行。自此以后，丽娘益为郁郁，梦中之事，无时放怀。捉空儿又到后花园中

去。梦中之景，宛然如见，只是那少俊的人儿却不在身边了。太湖石仍在，牡丹亭依然，只是花事已将冷落，情怀更为凄然。自这回寻梦归去之后，丽娘便生了病，时卧时起，精神恍惚。她父母十分着急。陈最良的药方固无效力，石道姑的符咒，也欠灵验。挨至秋初，病体益重，"十分容貌，怕不上九分瞧。"丽娘自己对镜一照，也吃惊不已。"哎也！俺往日艳冶轻盈，奈何一瘦至此。"便着梅香取绢幅丹青来，为自己生描春容。画得来可爱煞人。对像徘徊，更增忉怛。便在画上题道："近睹分明似俨然，远观自在若飞仙。他年得傍蟾宫客，不在梅边在柳边。"想起他人之像，或为丈夫相爱，替她描模，也有美人自家写照，寄与情人，而丽娘这像却寄给谁呢？"梅边柳边"，只不过是个梦儿而已！但出于丽娘的不及料，也出于读者的不及料，那位"梅边柳边"的秀才，在世间却实有其人。这人姓柳，名梦梅，家住岭南。少年英俊，贫穷未能赴试。却说久病的丽娘到了八月十五，明月清朗之夜，便昏厥而去。临终之时，嘱咐她母亲只将她尸身葬于后花园中老梅树下，并私嘱梅香将她的春容，放在太湖石边。她死后不久，杜宝奉命升为淮扬安抚使。他带了家眷同去。但因为丽娘的尸柩不便运去，便让她埋于园中。却将此园与太守官衙用一道墙隔开了，同时并建了一所梅花庵于旁，供奉小姐，命石道姑看守此庵，并请陈最良收取祭粮，岁时巡视。匆匆的过了三年。柳生因久困乡里，终无了局，便勉力措筹，欲北上图求功名。得了钦差识宝使苗舜宾的资助，方得成行。经过南安，染病难行，厥于途中。陈最良过而怜之，送他到梅花庵中暂住。柳生病体渐好。在后花园中散步时，拾得丽娘自画的那幅春容。那画中端丽绝世的少女，顿使梦梅出惊。他疑心这画中人是观音大士吧，却又是小脚的，是月里嫦娥吧，却又没有祥云拥护，及见了题诗，乃知她确是人世间的一位美女。"梅边柳边"一语，又

使他骇然。这不是指着他而言么？不然如何会那末巧合于他的姓名呢？于是他便生了痴心，天天对着画，姐姐美人的叫着。丽娘的魂儿，在地府受了冥判，得了允许还阳的判语。她回到梅花庵，听着梦梅“姐姐，美人”的叫着，颇为感动。知道了他便是从前梦中的人儿，便乘机进了书房，假托邻女与他相晤。梦梅见了那末倩丽的一位少女昏夜而至，当然是既惊且喜的。他们的好事，曾有一次为石道姑们所冲散，但也无甚阻碍。丽娘还阳的日期已尽，便嗫嚅着与梦梅说知，她并不是邻女，乃是画中的人儿。梦梅看看画儿，又看看她，果然是一模无二。她至此方才对他细诉自己的身世，并要求他开坟启棺，出她于土中。梦梅与石道姑商议，设法开了坟，果然小姐复活起来；颜色娇艳如生。掘坟的他们，当场也忘记了她乃是已死三年的少女！他们恐怕住在南安不便，便一同北上到临安。这里，陈最良到了庵中，见石道姑与柳生都不在，杜小姐的坟又已被掘发，便断定乃是他们二人同谋为此，事成逃去。决意奔到淮扬前去告诉杜公。这时，金人正图南下牧马，封海贼李全为溜金王，着其扰乱淮南一带。李全与妻杨氏，领众围了淮安。杜公奉命往救，也被陷于围城之中。陈最良北来，恰好冲在贼人的网里。李全设了一计，假说杜公的夫人及婢女春香已为全兵所杀。（这时杜公夫人等已离扬城，逃难在外）最良信之。全便命他进城招降，欲他以此噩耗告杜公，以乱其心。但杜公悲愤之余，反设了一计，命最良去说李全及杨氏降宋。恰好全与金使冲突，惧祸，便依言降宋。在此时之前，柳生偕眷到临安赴试。试时刚过，柳生强欲补试，幸得遇前在广赠金的苗舜宾为试官，竟通融了他入试。金榜正待揭晓，却遇李全之乱，暂不宣布。柳生试毕回家。丽娘闻他父亲被围淮安，便遣他去看望杜老。他到了淮安，恰好李全已降，杜公正奉旨召为中书门下同平章事，僚属在那里宴别他。柳生自称门婿，闯门而

进。杜公得了最良之言，正恼着女坟被掘发，这位不知何来的门婿，却凭空而至，便大怒的命人递解柳生到临安府幽禁着，以待后命。杜公入朝，皇帝大喜。最良也功授为黄门官。李全已平，金榜遂揭晓，状元是柳梦梅。但他们遍觅状元赴琼林宴不得。不知状元却在杜府吊打着呢。杜公到京后，便命取了柳生来，欲治他以发坟罪，任柳生怎样辩解也不听。觅寻状元的人到来，才救了柳生此厄。杜公仍然不愉，坚执着：即使女儿活着，也是花木之妖，并非真实的人。于是这事达到皇帝之前，命他们三人同在陛前辩论。结果，以丽娘的细诉，事情大白。当杜公到了丽娘家中时，却于无意中遇见了前传被杀的夫人及梅香。原来他们逃难到临安时，遇着丽娘，便同住在一处。于是合家大喜着团圆着。然而柳生却还不认那位狠心的丈人。经了丽娘的婉劝，方才重复和好。这一部离奇的喜剧，便于喜气重重中闭幕。

关于《牡丹亭》，为了时论的异口同声的歌颂，当时便发生了许多的传说：《静志居诗话》云："其《牡丹亭》曲本，尤极情挚。人或劝之讲学。笑答曰：'诸公所讲者性，仆所言者情也。'世或相传云：刺昙阳子而作。然太仓相君实先令家乐演之。且云：'吾老年人近颇为此曲惆怅。'假令人言可信，相君虽盛德有容，必不反演之于家也。当日娄江女子俞二娘，酷嗜其词，断肠而死。故义仍作诗哀之云：'画烛摇金阁，真珠泣绣窗。如何伤此曲？偏只在娄江。'又《七夕答友诗》云：'玉茗堂开春翠屏，新词传唱《牡丹亭》。伤心拍遍无人会，自掏檀痕教小伶。'"按昙阳子事，详见于吴江沈瓒《近事丛残》中。《弇州史料》亦云："女昙阳子以贞节得仙，白日升举。"昙阳子事，为当时所盛传。世俗以其有还魂之说，故附会以为显祖《还魂》即指此事。其实二事绝不相同。还魂之事，见于古来传记者甚多。若士自序云："传杜太守事者，仿佛晋武都守李仲文，广州守冯孝将儿女事，

予稍为更而演之。杜守收考柳生，亦如睢阳王收考谭生也。”（按李仲文、冯孝将事皆见《法苑珠林》；谈生事见《列异传》——《太平广记》引。）元人的《碧桃花》、《倩女离魂》二剧，与若士此作也极相似。又《睽车志》载：士人寓三衢佛寺，有女子与合。其后发棺，复生遁去。达书于父母。父以涉怪，忌见之。此事与《还魂》所述者尤为相合。“刺昙阳子”云云，盖绝无根据之谈。

《南柯记》[1] 事迹大抵根据唐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而略有增饰。（陈翰《大槐宫记》与李作亦绝类。）《南柯》所说，仍是一个情字。论者每以为显祖此剧的目的，乃在：“贵极禄位，权倾国都，达人视此，蚁聚何殊。”（李肇赞语）其实《南柯》的中心叙述乃在空虚的爱情，并不在蚁都的富贵。这在开场的一首《南柯子》便可见：“玉茗新池雨，金泥小阁晴。有情歌酒莫教停，看取无情虫蚁也关情。国土阴中起，风花眼角成。契玄还有讲残经，为问东风吹梦几时醒?”且淳于生入梦也由情字而起，结束也以“情尽”为基，作者之意，益可知。故显祖此剧，事迹虽依据于《南柯太守传》，而其骨子里的意解则完全不同。显祖穷老以终，视富贵如浮云，曾不芥蒂于显爵，更何必卑视乎蚁职。

《邯郸记》[2] 本于沈既济的《枕中记》而作。卢生与吕翁遇于邯郸道上。吕翁以瓷枕与生。生枕之而卧。逆旅主人蒸黄粱米熟，生已于梦中经历富贵荣华、迁谪、围捕的得失。情调和《南

---

① 《南柯记》有全集附刻本；明万历刊本；柳浪馆刊本；沈际飞刊本；陈眉公《评》本；臧晋叔刻本；闵刻朱墨本；《六十种曲》本。

② 《邯郸记》有柳浪馆刊本；全集附刻本；《六十种曲》本；臧晋叔改本；闵刻朱墨本。

柯》虽若相类，实则不同。若士自道："开元天子重贤才，开元通宝是钱财。若道文章空使得，状元曾值几文来!"则其愤懑不平，已情见乎词。

《紫箫记》[1] 和《紫钗记》[2]，同本《霍小玉传》而作。《紫箫》较为直率，《紫钗》则婉曲悱恻，若不胜情。《曲品》云："向传先生作酒色财气四犯，有所讽刺，作此以掩之，仅存半本而罢。"此实无根之谈。若士《紫钗记序》述其刊行《紫箫》之故最详。《紫箫》未出时，物议沸腾，疑其有所讽刺，他遂刊行之以明无他。"实未成之作也。"所谓未成，并非首尾不全，实未经仔细修炼布局之谓。《紫钗记》则布局较为进步，也更合于《霍小玉传》。惟不及李益就婚卢氏事；强易这悲剧为团圆的结束，未免有损于《小玉传》的缠绵悱恻的情绪。但像《折柳》《阳关》诸折，却是很娇媚可爱的。

若士五剧，《还魂》自当称首。但任何一剧，也都是最晶莹的珠玉，足以使小诗人们妒忌不已的。那是最隽妙的抒情诗，最绮艳，同时又是最潇洒的歌曲。若以沈璟和他较之，诚然要低首于他之前而不敢仰视的。

二

沈璟[3] 字伯英，号宁庵，又号词隐，吴江人。万历甲戌(公元 1574 年)进士。除兵部主事，改礼部，转员外。复改吏

---

① 《紫箫记》有富春堂刊本；《六十种曲》本。

② 《紫钗记》有柳浪馆刊本；全集附刻本；竹林堂刊本；臧晋叔改本。《六十种曲》本。

③ 见《明诗综》卷五十二。

部，降行人司正，昇光禄寺丞。璟深通音律，善于南曲，所编《南九宫谱》，为作曲者的南圭。又有《南词韵选》，所选者也以合韵与否为上下。所作传奇凡十七种，总名《属玉堂传奇》。但大都为未刻之稿，故散失者极多。但璟影响极大，凡论词律者皆归之。他论文则每右本色，以朴质不失真为上品，以夸饰雕斫为下。在当时日趋绮丽的曲风中，他确是一位挽救曲运的大师。有了他的提倡，《玉玦》、《玉合》的宗风方才渐息。已走上了死路的南剧方才复有了生气。同时才人汤显祖，更以才情领导作者。当时论律者归沈，尚才者党汤，而已成风气的绮丽堆砌之曲，则反无人顾问。吕天成、王骥德二家则力持“守词隐先生之矩矱，而运以清远道人的才情”的主张。此后的传奇作家，遂皆深受此影响而有以自奋勉。孟称舜、范文若、吴炳、阮大铖诸人，并皆三致意于此。但清远并不是有意的提倡，而词隐则为狮子的大吼。学沈苦学可至，学汤则非天才不办。故词隐的跟从者一时遍于天下，而清远则在当时是孤立的。力为词隐张目者为吕天成、王骥德及沈氏诸子侄。然骥德作《曲律》，对词隐已有不满。沈自晋增订《南九宫全谱》，于词隐原作也颇有所纠正。而清远则声望日隆，其《四梦》，后来作者无不悬以为鹄。盖词隐的影响止于曲律，其“本色论”则时代已非，从者绝少。清远则在曲坛中开辟了一条展布才情，无往不宜的一条大路，正合于时代的风尚，才人的心理。直到了这个时代以后，传奇方才真正的上了正则的文坛而入于有天才的文人之手。此时，离东嘉、丹邱之时，盖已有二百馀年了。在那二百年中，传奇只是在若明若昧之中，无意识的发展着，偶然的入于文人之手，也只是走着错路，未入正规。至是，词隐才示之以严律，清远才示之以隽才，而传奇的风气与格律，遂一成而不可复变，传奇的创作，遂也有了定型而不可更移。在其中，提倡最力，最有功绩者则为词隐。二百年

间，作者寥寥，作品也很少，而在最后的不到百年间则作者几超出十倍，作品更为充栋汗牛，不可胜计。有意的提倡与无意识的发展，已入文人学士之手与在民间的自然生长，无途径的自由写作与已有定型成谱的写作，这其间相差是不可以道里计的。东嘉、丹邱以后，传奇便应入了后一条路上的。为了提倡的无人，与乎正则的文人的放弃责任，特别是“科举”的束缚人心，羁绊人才，使诗人们无心傍及杂学，更无论戏文，传奇发展的时针，遂拨慢了二百馀年。应该在东嘉、丹邱之后便完成的传奇的黄金时代，遂迟到这个时代方才实现。

《曲品》颂词隐为曲中之圣：“沈光禄金、张世裔，王、谢家风。生长三吴歌舞之乡，沉酣胜国管弦之籍。妙解音律，花月总堪主持；雅好词章，僧妓时招佐酒。束发入朝而忠鲠，壮年解组而孤高。卜业郊居，遁名词隐。嗟曲流之泛滥，表音韵以立防。痛词法之蓁芜，订全谱以辟路。红牙馆内，誊套数者百十章，属玉堂中，演传奇者十七种。顾盼而烟云满座，咳唾而珠玉在豪。运斤成风，乐府之匠石；游刃馀地，词坛之庖丁。此道赖以中兴，吾党甘为北面。”沈德符说：“沈宁庵吏部后起，独恪守词家三尺，如庚清真文，桓欢寒山，先天诸韵，最易互用者，斤斤力持，不少假借，可称度曲申、韩。”（《顾曲杂言》）“此道赖以中兴”一语，诚是词隐的功状。然其作品却未尽满人意。王骥德云：“词隐传奇，要当以《红蕖》称首。其馀诸作，出之颇易，未免庸率。然尝与余言，歉以《红蕖》为非本色。殊不其然。生平于声韵宫调，言之甚毖。顾于己作，更韵更调，每折而是，良多自恕，殆不可晓耳。”盖璟自是一位有力的提倡者，却不是一位崇高的剧曲作者。

璟的《属玉堂传奇十七种》为《红蕖》、《分钱》、《埋剑》、《十孝》、《双鱼》、《合衫》、《义侠》、《分柑》、《鸳衾》、《桃符》、

《珠串》、《奇节》、《凿井》、《四异》、《结发》、《坠钗》、《博笑》。尚有《同梦记》一种，亦名《串本牡丹亭》，盖即改削汤显祖的《还魂记》者，不在这十七种之内。《同梦》今已佚，仅有残文见于沈自晋的《南词新谱》中。其中未刻者有《珠串》、《四异》、《结发》、及《同梦》数种。即已刻者今也已散佚殆尽，不皆可见。(《曲录》录璟的传奇凡二十一种，《同梦记》尚不在内，误。璟所作者于《同梦记》外，盖仅有《红蕖》等十七种。其他《耆英会》、《翠屏山》、《望湖亭》三种，盖为沈自晋作。)

璟的《十孝》及《博笑》二记，其体例并非传奇。下章当述及之。《义侠记》[①] 为今所知璟传奇中最著名的一种。《义侠》叙武松的本末，情节与《水浒传》所叙者无大出入，惟增出武松妻贾氏为不同耳。《曲品》云："《义侠》激烈悲壮，具英雄气色。但武松有妻似赘；叶子盈添出无紧要。西门庆斗杀，先生屡贻书于余云：此非盛世事，秘弗传。乃半野商君得本已梓，吴下竞演之矣。"(《曲品》)《义侠》中的贾氏的增入，作者大约以为生旦的离合悲欢，已成了一个传奇不可免的定型，故遂于无中生有，硬生生将武行者配上一个幼年订婚的贾氏吧。在曲白中，也不见得十分的本色。作者才情自浅，故虽处处用力，却只得个平正无疵而已。论清才隽语是说不上的。像景阳岗打虎，快活林打蒋门神，飞云浦杀解差，《水浒传》中已是虎虎有生气，这里颇袭用《水浒》，写得却仍未能十分出色。即《萌奸》(第十二出　俗名《挑帘》)、《巧媾》(第四出，俗名《裁衣》)二出，俗人所深喜者，也未必能高出《水浒》的本文。

《红蕖记》，今未见，有残文存于《南词新谱》中。《曲品》云："《红蕖》着意著词，曲白工美。郑德璘事固奇，无端巧合，

---

① 《义侠记》有《六十种曲》本；富春堂刻本；文林阁刻本。

结构更宜。先生自谓字雕句镂，正供案头耳。此后一变矣。”此剧为璟早年之作，其风格与后来诸作颇有不同。王伯良颇右之，以为胜其后作。《埋剑记》[1]有刻本。本唐人《吴保安传》。《曲品》谓：“《埋剑》，郭飞卿事奇，描写交情，悲歌慷慨。此事郑虚舟采入《大节记》矣。《大节记》以吴永固为生。”《分钱记》今未见。残文亦存于《南词新谱》中。《曲品》谓：“《分钱》全效《琵琶》，神色逼似。第一广文不能有妾，事情近酸。然苦境亦可玩。”《双鱼记》[2]有刻本。叙刘符郎、邢春娘事。《曲品》谓：“书生坎坷之状，令人惨恸。杂取《符节》事，《荐福碑》中，北调尤佳。”《合衫记》今未见。《曲品》谓：“苦处境界大约杂摹古传奇。此乃元剧公孙合衫事。曲极简质，先生最得意作也。第不新人耳目耳。余特为先生梓行于世。”《鸳衾记》今未见。《曲录》谓：“闻有是事，局境颇新。妻之掠于汴也，章台柳也。含讥无所不可。吾友桐柏生有《凤》、《钗》二剧，亦取之。”桐柏生即叶宪祖。“凤”大约即指《团花凤》一剧。“钗”的一剧未知所指。《桃符记》[3]有传本，叙刘天义、裴青鸾事，本《元碧桃花》剧。《曲品》谓：“即《后庭花》剧而敷衍之者。宛有情致，时所盛传。闻旧亦有南戏，今不存。”《分柑记》，今未见。吕文谓：“《分柑》，男色，为佳曲。此本谑态叠出可喜。第情境尚未彻畅。不若谱董贤更喜也。”《四异记》今未见。《今古奇观》中有《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即此故事。《曲品》谓：“旧传吴下有嫂奸事。今演之快然。丑、净用苏人乡语，亦足笑也。”这一点是极可注意的，丑、净用土白，实是近代剧的一个特征。但像

---

① 《埋剑记》有明继志斋刻本；北京图书馆石印本。

② 《双鱼记》有明继志斋刻本。

③ 《桃符记》有清内府钞本，传钞本。

作者那样的将连篇土语公然用之于剧本上的，则绝无仅有。《凿井记》今未见。《曲品》谓："事奇，凑拍更好。通本曲腔名，俱用古戏名串合者。此先生长技处也。"《珠串记》今未见。《曲品》谓："崔郊狎一青衣，赋侯门如海诗，事足传。写出有情景。第其妻磨折处不脱套耳。"《奇节记》今未见。《曲品》谓："正史中忠孝事宜传。一帙分两卷。此变体也。"《结发记》今亦未见。《曲品》谓："是余所传致先生而谱之者。情景曲折，便觉一新。"《坠钗记》俗名《一种情》，有传本。《曲品》谓："兴庆事甚奇，又与贾女云华，张倩女异。先生自逊谓不能作情语。乃此情语何婉切也。"盖本于瞿佑《金凤钗记》。这是他有意和汤显祖的《还魂记》相匹敌的。然任怎样也不会追得上《还魂》的。不过璟究竟是一位极努力的作家。在璟之前，作杂剧者有多至六十馀本的，如关汉卿；作传奇者则大都少则一本，如《琵琶》、《拜月》；多亦不过五种六种耳，如张凤翼的《阳春六集》，徐霖的《三元》、《绣襦》等；至若一人而著剧多至十七种者当始于璟。

三

最受沈璟的影响者，有吕天成、卜世臣二人。卜世臣字大匡，一字大荒，秀水人。(《嘉兴府志》作字蓝水) 磊落不谐俗，日扃户著书。有《乐府指南卮言》、《多识编》及《山水合谱》等(见《府志》卷五十三)。所著传奇，则有《冬青》、《乞麾》二记。《冬青》写唐珏葬宋帝骨殖事。《曲品》道："槜李屠宪副于中秋夕帅家优于虎邱千人石上 演此，观者万人，多泣下者。"《乞麾》叙杜牧之恣情酒色事。王伯良云："其词骈藻炼琢，摹方应圆，终卷无上去叠声，直是竿头撒手，苦心哉!"(《曲品》引) 此二记皆不存，仅有残文见于《南词新谱》。吕天成字勤之，号

郁蓝生，别号棘津，馀姚人。著《曲品》，又作《双栖》、《双阁》、《四相》、《四元》、《神剑》、《二窑》、《神女》、《金合》、《戒珠》、《三星》诸记及其他小剧，凡二三十种，今不存一种。王伯良《曲律》（卷四）尝详及其生平。伯良云："勤之童年便有声律之嗜。既为诸生，有名，兼工古文词。与余称文字交垂二十年。每抵掌谈词，日昃不休。孙太夫人好储书，于古今戏剧，靡不购存。故勤之泛澜极博。所著传奇，始工绮丽，才藻煜然。最服膺词隐，改辙从之，稍流质易。然宫调字句平仄，兢兢毖眘，不少假借。"伯良又道："勤之制作甚富，至摹写丽情亵语，尤称绝技。世所传《绣榻野史》、《闲情别传》，皆其少年游戏之笔。"他死时年未四十。这两个人都是沈璟的最服从的信徒。《曲律》云："自词隐作词谱，而海内斐然向风。衣钵相承，尺尺寸寸，守其榘矱者二人，曰吾越郁蓝生，曰槜李大荒逋客。郁蓝《神剑》、《二窑》等记并其科段转折似之。而大荒《乞麾》，至终帙不用上去叠字。然其境益苦而不甘矣。"

王伯良他自己却不是那末低头于词隐的人。他也佩服词隐，但同时又未免有些微词。他是更倾倒于汤义仍的。在这一点上，他的赏鉴的能力确是很高超的。伯良名骥德，号方诸生，又号玉阳仙史，会稽人。《明文授读》称他为王守仁侄，不知何据。他尝受学于徐渭，曾校订《西厢》、《琵琶》二记，并著有《曲律》。对于戏曲的探讨，是比了沈璟更进一步的。为了他并不是怎样的要求恢复"古剧"的"本色"，所以他唯一的一部传奇，《题红记》，写得很是娇艳。与其说是受沈璟的影响，不如说是受汤显祖的。他除了在曲的音律上曾受沈璟的启示之外，其他都是不满于璟的。其实璟的影响，也只在这一方面。明末诸作家，我们可以说，直接间接，都是受着显祖的绝代才华的照耀的。伯良的《题红记》为少年时作，系改其祖炉峰的《红叶记》，为屠隆强序

入梓。他自己不很满意。但又述孙如法语，谓汤显祖令遂昌日，会如法，“谬赏余《题红》不置”。则亦自负不浅。《题红》叙于祐、韩夫人红叶题诗事，今存[①]。

就是沈氏诸子弟，对于词隐也不尽服从。沈氏诸子弟，几无不能曲者。其侄自晋、自徵二人，尤为白眉。自徵有《渔阳三弄》杂剧，乃是追随于徐渭《四声猿》之后的。自晋作《南词新谱》，是纠正、增订词隐的《南九宫谱》的。自晋所作的《翠屏山》、《望湖亭》、《耆英会》三记，尤露才情，迥非词隐本色一语，所能范围得住。盖也是私淑临川的作风的。自晋字伯明，又字长康，号鞠通生。他在清初尚存，年已七十馀岁。《南词新谱》有他丙戌（1646）的凡例，则至少他是活到七十六岁以上的（1571—1646）。沈自友《鞠通生传》云：“海内词家，旗鼓相当，树帜而角者，莫若吾家词隐先生与临川汤若士先生。水火既分，相争几于怒詈。生蝉缓其间。锦囊彩笔，随词隐为东山之游，虽宗尚家风，著词斤斤尺矱，而不废绳简，兼妙神情。甘苦匠心，朱碧应度。词珠宛如露合，文冶妙于丹融。两先生亦无间言矣。”这把他的立场写得很明白。不仅他如此，明末的诸大家，殆无不是秉用沈谱，而追慕汤词的。他的《耆英会》今未见传本。《翠屏山》[②]传唱最盛。今剧场上俗名“石十回”的，即是此戏。事本《水浒传》杨雄、石秀杀潘巧云的一则。《望湖亭》[③]叙钱万选秀才代其表兄颜伯雅去相亲，被留结婚，因此错误，终得与高氏女成就姻缘事。此事曾有话本，名《钱秀才错占凤凰俦》。（见《醒世恒言》卷七，又见《今古奇观》）此二记皆写得很隽妙，结

① 《题红记》有明金陵继志斋刊本（北京图书馆藏）

② 《翠屏山》有明刊本。

③ 《望湖亭》有《玉夏斋传奇十种》本。

构也极为整炼，而曲白的互相映照生趣，莫不虎虎有生气，尤为前一时代作家们所罕见。像下面一曲：

> 雪花飞，搅得我心间碎。且走向湖边觑，步难移。这的吼地寒飙，何处把仙舟滞？只见高高簇浪堆，高高簇浪堆，又怕层层结水衣，早是白茫茫不见个山儿意。
>
> ——《望湖亭》第二十五折

写颜伯雅于大雪中立在湖边，等候迎亲的船，是很能捉得其焦急不堪的神情的。同剧《自嗟》（第十折，俗名《照镜》），尤为剧场上最能惹起哄堂大笑的一幕。

四

和汤、沈同时的戏曲作家们，几有一时屈指不尽的盛况。在万历的时代，剧场上的新曲如雨后春笋，夏夜繁星似的那末层出不穷。吕天成序《曲品》道："予舞象时即嗜曲，弱冠好填词。每入市见传奇，必挟之归，笥渐满。初欲建一曲藏，上自前辈才人之结撰，下自腐儒教习之攒簇，悉搜共贮，作江海大观。既而谓多不胜收。彼攒簇者收之污吾箧，稍稍散失矣。"又道："传奇侈盛，作者争衡，从无操柄而进退之者。矧今词学大明，妍媸毕照，黄钟瓦缶，不容并陈，白雪巴人，奈何混进。"在他的《曲品》中，于"不入格者摈不录"之外，传奇之数，"亦已富矣"。可见当时的盛况为如何。下文仅举比较重要的若干作家，略讲一下。其他作品不传及不甚重要者皆未之及。

陈与郊字广野，号玉阳仙史，海宁人。官太常寺少卿。著《隅园》、《蘋川》、《黄门》诸集。他自以为搢绅大夫，不屑以词

曲鸣于时，乃托名高漫卿，著《诊痴符》四种。或称之为任诞轩，盖误以其轩名为著者之名。那总名为《诊痴符》[①] 的四部曲，有改他人之作者，亦有为自己创作者。一为《灵宝刀》，写林冲的始末，盖本于李开先的《宝剑记》。他自己题记于剧末道："山东李伯华先生旧稿，重加删润，凡过曲引尾二百四支，内修者七十四支，撰者一百三十支。"实等于重作。惟情节则无变动。二为《麒麟罽》，写韩世忠、梁夫人的始末。他自己说道："韩王小传本奇妙，奈谱曲梨园草草，因此上任诞轩中信口嘲。"则似因不满意于张四维的《双烈记》而改作者。三为《鹦鹉洲》，写韦皋、玉箫女的始末，盖亦本于无名氏的《韦皋玉环记》。四为《樱桃梦》，则系他的创作。事本《太平广记》所载《樱桃青衣》，盖为《南柯》、《邯郸》的另一转变，惟情节似更婉曲而富于诗意。这四剧写得都很有风趣，尽有很秀美的曲文，惜见之者绝少。

张四维所作，今存《双烈记》[②] 一种，尚有《章台柳》及《溪上闲情》（此种似为散曲集）则未见。四维字治卿，号五山秀才（《曲录》及《曲品》均作午山），元城人。尝和陈所闻以曲相赠答。（见《南宫词纪》）《双烈记》叙韩世忠和梁红玉事。虽为陈与郊所不满，然今见之剧场上者，却仍为四维之作，而非与郊的改本。其实《双烈》也殊明白晓畅，甚能动人。

许自昌字玄祐，吴县人。有《樗斋漫录》十二卷，《诗钞》四卷，《捧腹谈》十卷。他和陈眉公诸人交往，构梅花墅，聚书

---

① 《诊痴符》有任诞轩原刻本，四种曲全者未见；但见《灵宝刀》、《樱桃梦》、《鹦鹉洲》三种。《灵宝刀》并有文林阁刻本；《鹦鹉洲》并有陈眉公《评》本。

② 《双烈记》有《六十种曲》本。

连屋。又好刻书，所刻有韩、柳文集及《太平广记》等。所作传奇有《水浒记》、《橘浦记》、《灵犀珮》、《弄珠楼》及《报主记》等，惟《水浒记》流传最广。《水浒记》[1] 叙宋江事，皆本《水浒》，惟《惜茶》、《活捉》为添出者。只写到江州劫法场，小聚会为止，没有一般"《水浒》剧"之非写到招安不可。词曲甚婉丽，结构极完密。像《刘唐醉酒》等幕，尤精悍有生气。《橘浦记》[2] 写柳毅传书事，而添出不少的枝节。本于"众生易度人难度"的前提，而极意的抒写"负德的小人丘伯义，衔恩的几个众生"的几段情节，或作者有所感而发欤？《灵犀珮》诸作，今俱未见。郃阳人王异（字无功）也作《弄珠楼》、《灵犀珮》（尚有《百花亭》一种）二剧，不知是否改自昌之作？也许自昌此二剧是改王异的也说不定。

汤显祖的友人郑之文[3]，也写作了《白练裙》、《旗亭记》、《芍药记》三本，今惟《旗亭记》[4] 存。之文字应民，一字豹先，南城人。官南部郎，后出为知府。他少年时，很刻薄，尝作《白练裙》以讥马湘兰，颇为时人所不满。汤显祖尝为序其《旗亭记》，实亦不甚好。

徐复祚字阳初，号暮竹，又号三家村老，常熟人，有《三家村老委谈》及《红梨记》、《宵光剑》、[5]《梧桐雨》、《祝发记》等传奇数本。今惟《红梨记》最为流行；《宵光剑》亦见存，馀皆佚。《红梨》本于元剧《诗酒红梨记》，而添入不少的枝节；写得

① 《水浒记》有梅花墅原刻本；《六十种曲》本。

② 《橘浦记》有明刻本；日本影印本。

③ 郑之文见《列朝诗集》丁集卷七；《明诗综》卷六十。

④ 《旗亭记》有万历癸卯继志斋刊本。

⑤ 《红梨记》有洛浦生原刻本；万历间刊本；闵刻朱墨本；陶氏影印本；巾箱本。《宵光剑》有传钞本。

很娇艳，是这时代所产生的最好的剧本之一，虽然其中未免有些亵秽处。他自道："论卖文，生涯拙；岂是夸多，何曾斗捷。"是此剧似亦为易米而作者。《宵光剑》写卫青事，也甚动人。

同时有《快活庵评本红梨记》一本，今亦传于世。和复祚同名的一本，虽叙同一故事，而词语全异。如果把这两剧对读起来，复祚的一本，似还嫌过于做作、尘凡。惜此很伟大的一本名著，竟不能知道其作者为谁。

高濂的《玉簪记》[①] 足和《红梨记》并肩而立，而有的地方，写得更较《红梨记》为荡魂动魄，《红梨》写闻声相思，有些不合理。《玉簪》则通体为少年儿女的热恋，或即或离，或聚或散，是那样的娇嫩若新荷出水，是那样的绮腻若蜀锦瓯绸。《玉簪》事本《张于湖误宿女贞观》。（见《国色天香》、《燕居笔记》诸书。）叙述陈妙常、潘必正事。为了纠正道德上的缺憾，故濂添出"指腹为媒"的一段。其间像《琴挑》、《偷诗》、《秋江》诸折，其情境都是《西厢》、《还魂》所未经历的。濂字深甫，号瑞南，钱塘人，所作尚有《节孝记》一本。《曲品》云："陶潜之《归去》，令伯之《陈情》，分上下帙，别是一体。"濂又编《遵生八笺》，是一部很重要的论服食养生之书，足以使我们明白明代士大夫的生活和思想的实况的一斑。

周朝俊的《红梅记》[②]，其婉丽处不下《红梨》、《玉簪》。朝俊字夷玉，鄞县人（《曲录》作吴县误）。《红梅》叙裴生遇贾似道妾的鬼魂，被其所救，且得美配事。其中《鬼辩》的一幕，今

---

① 《玉簪记》有文林阁刊本；广庆堂刊本；继志斋刊本；陈眉公评本；《六十种曲》本；一笠庵评宁致堂刊本；凌初成改订本（易名《乔合衫襟记》）；万历间白绵纸印本（名《三会贞文庵玉簪记》，疑为原刊本）。

② 《红梅记》有玉茗堂《评刻》本；袁中郎《评改》本。

犹常上演于剧场。

王玉峰，松江人，作《焚香记》[1]，叙王魁、桂英事。此为宋、元以来最流行于剧场上的故事。宋人已有戏文，元剧亦有尚仲贤的《王魁负桂英》。玉峰此戏，则站在传奇必须以团圆的原则上，添出种种的幻局，成了一本“王魁不负桂英”，正如汤显祖《紫钗记》之把结局改为李益不负小玉似的。

周履靖和许自昌一样，也是一位喜刻书的作家。他号螺冠，秀水人。所刻有《夷门广牍》及《十六名姬诗》等。传奇有《锦笺记》[2] 一本，叙梅玉和柳淑娘的恋爱。以“遗笺”为始恋，中间好事多磨，致义女为主捐躯。最后，有情人才得成为眷属。情节是并不怎么高明。

朱鼎的《玉镜台记》[3] 虽亦为写悲欢离合的剧本，却全异于一般的恋爱剧。这里是，国家的大事，占据了家庭的变故的全部。虽本关汉卿的《温太真玉镜记》，却比之原剧，面目全殊。其间《新亭对泣》、《闻鸡起舞》、《中流击楫》诸出，至今读之，犹为之感兴。《桃花扇》与此戏正是同类。惟《桃花扇》充满了凄凉悲楚，而此记则尚有阳刚锐厉之气魄，是兴国，而非亡国的气象。鼎字永怀，昆山人。

顾大典[4] 和沈璟是同辈。他字道行，吴江人。官至福建提学副使。著《海岱吟》、《闽游草》、《园居稿》、《清音阁十集》等。所作传奇，则有《青衫记》，本马致远《青衫泪》剧，叙白居易、裴兴娘事；《葛衣记》，叙任昉子西华，贫无所归事，本刘

---

① 《焚香记》有玉茗堂《评刻》本；《六十种曲》本。

② 《锦笺记》有《六十种曲》本；玉茗堂《评刻》本。

③ 《玉镜台记》有《六十种曲》本。

④ 顾大典见《列朝诗集》丁集卷八；《明诗综》卷五十二。

孝标《广绝交论》；《义乳编》，叙后汉李善义仆事；《风教编》，分四段，叙四则足以范世的故事；这四记总名为《清音阁四种》。今传者惟《青衫记》[1]。白香山的《琵琶行》，不意乃生出这样的故事出来，岂是他所及料的。清代作剧者，究竟高明些，乃纷纷为白氏洗刷，竟恢复了那篇绝妙的抒情诗的本来面目。（像蒋士铨的《四弦秋》。）

叶宪祖[2] 字美度，一字相攸，号桐柏，别号六桐，又号槲园居士，亦号紫金道人，馀姚人。官至工部郎中。以私议魏忠贤生祠事，削籍。他所作传奇有《双修记》、《鸾鎞记》、《四艳记》及《金锁记》、《玉麟记》。《四艳记》为四篇不同的故事的集合，类似《四节记》的结构，惟皆为恋爱剧。（并见《盛明杂剧》二集）《鸾鎞记》[3] 叙唐女道士鱼玄机事。《金锁记》叙窦娥事，本于关汉卿《窦娥冤》剧，而更为凄怖动人；但其结局则为团圆的。《传奇汇考》云："或云袁于令作，或云桐柏初稿，于令改定之。"《玉麟》、《双修》二记，皆未见。《双修》为纯正之佛教剧，不似屠隆诸人之仙佛杂陈。盖宪祖之作是记，也正是表示不满意于屠隆诸作的。宪祖的诸记，皆出之以镂金错彩，过于眩目的辞藻，也足以使人不感得舒服；特别是《四艳记》，四段故事，情节皆面目相似，读之尤恹恹无生气。

王稚登[4] 字百穀，吴县人，为当时的老名士之一。他和张伯起、陈眉公之流，皆是以布衣而遨游于公卿间的。润笔所及，足以裕身，声望之高，有过乡宦。他所编有《吴骚集》，乃是明

---

① 《青衫记》有《六十种曲》本。

② 叶宪祖见《明诗综》卷六十一。

③ 《鸾鎞记》有《六十种曲》本。

④ 王稚登见《明史》卷二百八十八；《列朝诗集》丁集卷八。

季许多南曲选本中最早的一部（1535—1612）。所作传奇，有《全德记》[①] 一本，叙窦禹钧积德致多子事。冯道诗："燕山窦十郎，教子以义方，灵椿一株老，仙桂五枝芳。"指的便是禹钧。此记传本罕见。尝获读于长洲吴氏，多腐语、教训语。

这时的剧坛，几为江、浙人所包办，而浙人尤多。

金怀玉字尔音，会稽人。所作传奇凡九本：《香球记》（《舶载书目》作《新编五伦全备江状元香球记》，叙江秘事）、《宝钗记》（《舶载书目》作《宝簪记》）、《望云记》[②]、《完福记》、《妙相记》[③]、《摘星记》（霍仲孺事）、《绣被记》（纪东侯王忳事）、《八更记》（匡衡事）、及《桃花记》（崔护事）。今惟《望云记》及《妙相记》有传本。《曲品》云："《妙相》全然造出，俗称为《赛目连》，哄动乡社。"《望云》则叙狄仁杰事，而多及二张召幸，对博赌裘，怀义争道，三思遇妖诸插出，热闹可观。怀玉所作，多谐俗。《曲品》列之"下之下"，评道："金乃稽山学究之翁，弃青衿而陶情诗酒。"深致不满。然惟其能谐俗，故当时传唱也殊盛。

沈鲸字涅川，平湖人。所作有《双珠记》、《分鞋记》、《鲛绡记》及《青琐记》四本。《曲品》云："后二记或云非涅川作。"《双珠记》[④] 叙王楫事。楫从军受诬，其妻郭小艳鬻子全贞。后子九龄做了官，却弃职去寻亲，合家得以团圆。《分鞋记》叙程钜夫与其妻离合事。事本《辍耕录》，为汉人被掳作奴婢者最沉痛的故事的代表。如果写得好，可成史多活夫人《黑奴吁天录》

---

① 《全德记》有明万历刊本。

② 《望云记》有文林阁刊本。

③ 《妙相记》有富春堂刊本。

④ 《双珠记》有《六十种曲》本。

的同类。可惜程钜夫太残刻，无人性，竟污损了整个的缠绵悱恻的最动人的故事。陆采有《易鞋记》，亦叙此事；不知今传的《易鞋》[1] 为陆作抑为沈作？《鲛绡记》[2] 叙魏必简及沈琼英遇合事。《青琐记》叙贾午事，亦和陆采的《怀香记》相类。怡春锦堂选其《赠香》一出。涅川所作，《曲品》称其"长于炼境"，这话是不错的。

吴世美字叔华，乌程人，所作有《惊鸿记》[3]，叙唐明皇、杨贵妃事，其中增梅妃争宠事，大为生动可爱。在《长生殿》没有出现之前，这部传奇，乃是写贵妃事的最好的一本。

陈汝元字太乙，会稽人。著《金莲记》及《紫环记》二本。《金莲记》[4] 今存于世，叙苏轼事，以五戒私红莲为关节，盖是通俗的东西。车任远字远之，号柅斋，亦号蘧然子，上虞人。所作有《四梦记》及《弹铗记》。《弹铗》叙冯驩事，今佚。《四梦》以《高唐》、《邯郸》、《南柯》及《蕉鹿》的四段组成之。及汤显祖的《邯郸》、《南柯》二记出，《四梦》为之暗然失色。今亦惟《蕉鹿》一梦，尚载于《盛明杂剧》中。谢谠号海门，亦上虞人。著《四喜记》[5]，叙宋郊、宋祁兄弟事。郊以救蚁获中状元，乃是"因果剧"的常套。中入贝州王则叛乱事，盖故以引起剧中浪澜者。单本字槎仙，会稽人。著《露绶记》及《蕉帕记》。《蕉帕记》今存[6]，叙西施被罚为白牝狐，见龙骧有仙骨，冒胡弱妹名，与之恋爱。以芭蕉变一绿帕赠之。龙、胡的姻缘，反因此错

---

① 《易鞋记》有文林阁刊本（西谛藏）。
② 《鲛绡记》有旧钞本（缀玉轩藏）。
③ 《惊鸿记》有文林阁刊本，世德堂刊本（北京图书馆藏）。
④ 《金莲记》有《六十种曲》本。
⑤ 《四喜记》有《六十种曲》本。
⑥ 《蕉帕记》有文林阁刊本，《六十种曲》本。

误而终得结成。骧后为吕洞宾度去。徐元字叔回，钱塘人。著《八义记》[1]，叙程婴、公孙杵臼事，盖本于元人《赵氏孤儿记》而改作者。杨珽字夷白，亦钱塘人。著《龙膏记》及《锦带记》。《龙膏记》[2] 今存，叙张无颇得起死药龙膏于袁大娘，以治元载女湘英疾，遂得成就姻缘，也只是一本习套的恋爱传奇。

胡文焕字德文，号全庵，钱塘人。尝刊《格致丛书》数百种，中多秘册珍函，有功于文化不浅。当是毛晋以前的一位很重要的编辑者兼出版家。他曾编《群音类选》二十六卷，为明代最大的一部戏曲选，中多今人未知未见的剧本。惜仅录曲，不载宾白（载宾白者仅有数出），是一大缺点。盖《雍熙乐府》、《词林摘艳》等书之选录北剧，不妨有曲无白；因为北剧的唱词，本出于一人之口，残留着很多的叙事歌曲的痕迹，虽无白，亦可了然。南戏则唱者不一，曲、白每分离不开；单录其曲，最易令人茫然。文焕亦能填词作曲。他自作的传奇，凡四本：《奇货记》（吕不韦事）、《犀珮记》（符世业事）、《三晋记》（赵简子事）及《馀庆记》，今并不传。惟《馀庆记》有九折被保存于《群音类选》，尚可窥见一斑。《曲品》于评《奇货》、《三晋》二记时，每“恨不得名笔一描写之”，盖深憾文焕之作非“名笔”也。

陆江楼，号心一山人，杭州人。著《玉钗记》，叙何文秀修行，历经苦难事，和无名氏的《观世音香山记》同为很伟大的宗教剧。郑国轩著《白蛇记》，叙刘汉卿因救蛇获厚报事。他自署浙郡逸士，盖亦浙人。又有苏汉英著《黄粱梦境记》，陆华甫著

---

① 《八义记》有《六十种曲》本。

② 《龙膏记》有《六十种曲》本。

《双凤齐鸣记》，叶良表著《分金记》[1]，其生平惜皆未详。

吕天成《曲品》所载万历时代作传奇者，更有龙膺（字朱陵，武陵人）、载子晋（字金蟾，永嘉人）、祝长生（字金粟）、顾允默、允焘（原作希雍、仲雍，误）兄弟、黄伯羽、秦鸣雷、谢廷谅、章大纶、张太和、钱直之、金无垢、程文修、吴大震等数十人。所作并佚，故今不之及。

五

最后，应一叙冯梦龙。梦龙[2]为明季文坛一怪杰。他的活动的时代，始于万历而终于清初。（据《南词新谱》，沈自晋《凡例续纪》他于弘光乙酉（1645）之春尚在。到了丁亥（1647）才知道他已死。其卒年盖在乙酉冬或丙戌春夏。）（1574—1646）他和沈自晋同为剧场的老师宿将。但其活动的范围则较自晋广泛得多了。他编《笑府》、《情史》、《智囊》及《智囊补》；又编《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及《醒世恒言》；改作《平妖传》及《新列国志》；选辑《太霞新奏》；刊布《挂枝儿》小曲。其对于当时的影响是绝为伟大的。单就“三言”的刊行而论，明、清之际的话本的复活，差不多可说是他的提倡的结果。他的墨憨斋重订戏曲，在曲律、文辞两方面是兼行顾到的。他是那末精悍，又是那末细心的在工作着。他字犹龙，一字耳犹，吴县人。每喜用种种笔名，龙子犹一名尤所常用。他自己所作剧本，有《双雄记》和《万事足》二本。《双雄记》写丹信和刘双结义为兄弟。仙翁赠以

---

① 《玉钗记》、《白蛇记》均有富春堂刊本；《梦境记》等均有明刻本（北京图书馆藏）。

② 《冯梦龙》见《明诗综》卷七十一。

宝剑。不幸二人陷于狱。其妻魏夫人（丹妻）及黄季娘（刘妻）也皆历经颠沛流离之苦。卒因龙神之救，刘生义气之感，得以“终吉”。《万事足》写陈循妻贤慧，为夫设妾生子。循登第后，并劝化同年的悍妻。两家皆安好和乐。这二剧的情节，都带些教训意味。惟辞语则皆适典谐俗，不典、不鄙，恰到了“本色”的好处。明末诸家，追摹临川过甚，往往涂彩抹朱，流于纤艳。梦龙却是自信不惑的。他最爱真朴本色的美，最恨做作。沈璟才力不足，提倡本色的结果遂流于鄙野。他则从容遣辞，无不入格。这才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所谓《墨憨斋新曲十种》，[①] 于《双雄记》，《万事足》外，有：

（一）《精忠旗》　题西陵李梅实原稿，叙岳飞、秦桧事；

（二）《楚江情》　袁于令作，叙于叔夜、穆素徽事，即《西楼记》；

（三）《女丈夫》　叙红拂妓虬髯客事，合张伯起、刘晋充、凌初成三人之作于一编；

（四）《洒雪堂》　题楚黄梅孝已原编，写贾云华病没，其魂复投入别一少女之身而与魏鹏续缔姻缘，事本李祯《剪灯馀话》的《贾云华还魂记》；

（五）《酒家佣》　合陆无从（名弼，江都人，一作姑苏人）、钦虹江二作为一，叙汉末李燮避仇佣工于酒肆事；

（六）《量江记》　原为铜陵佘翘（字聿云）作，叙南唐樊若水谏后主不听，遂去投宋事；

（七）《新灌园》　改张凤翼的《灌园记》；

（八）《梦磊记》　写文景昭与刘亭亭恋爱遇合事；原为会稽史槃作。槃字叔考，作传奇至多，若《合纱》、《樱

① 《墨憨斋新曲十种》有乾隆间印本（西谛藏）。

桃》、《鹔钗》、《双鸳》、《挛瓯》、《琼花》、《青蝉》、《双梅》、《檀扇》、《梵书》诸记，皆不存；

并题“墨憨斋重订”，中实吹入不少梦龙的精神。但墨憨斋所改之曲，实不止这八种；现在所见者，更有《风流梦》（改汤显祖的《牡丹亭》）、《邯郸记》（亦改汤氏作）、《人兽关》、《永团圆》[①]（皆改李玉作）及《杀狗记》（即《六十种曲》本《杀狗记》，题龙子犹改订）五种。也许尚有他种。墨憨斋重订的剧本传遍天下，顾曲者无不重之，即原作者也很心折。梦龙是一位爱国的热情诗人。当清兵入关时，他曾刊印几种小册子，散布各处，传达抗战的消息，以期引起民众的敌忾心。（这些小册子，今所见者有二种，日本有翻刻本）唐王即位于福建时，他被任为寿宁县知县，不久便死难。沈自晋有《和子犹辞世原韵二律》(见《南词新谱》卷首)，可见他确是从容自尽的。惜《辞世》的原诗未得见。

六

无名氏所著的戏曲，今存者不在少数。见于《六十种曲》中者，有《金雀》、《霞笺》、《节侠》、《飞丸》、《四贤》、《运甓》、《赠书》诸记。而《金雀》、《运甓》尤为著。《金雀记》写潘岳事，其中《乔醋》诸折，辞意若雨后山色，新翠欲滴。《运甓记》写陶侃事，所叙晋室南渡，北方沦没，诸贤同心努力以支危局诸事，极慷慨激昂之致。和朱鼎的《玉镜台记》异曲同工。

明金陵唐氏富春堂所刊无名氏诸传奇，往往富古朴之趣，本

---

① 《风流梦》等数种，并有原刊本；《人兽关》，《永团圆》二种并收入乾隆刊本《一笠庵四种曲》中（西谛藏）。

色之美，若未斫之璞，荒芜之园，别饶一种萧野的风味。富春堂所刊，以十本为一套，套以甲乙为次，则当有一百本，未知其究竟全功告成否。今所见富春堂刊无名氏传奇，有《白袍记》，叙薛仁贵事；《绨袍记》，叙范叔事；《和戎记》，叙王昭君事；《鹦鹉记》，叙苏皇后被陷害事；《草芦记》，叙三国刘备、诸葛亮事；《水浒青楼记》，叙宋江杀阎婆惜事；《金貂记》，叙尉迟敬德事；《香山记》，叙观世音修行香山事；《十义记》，叙韩朋被陷得救事；《升仙记》，叙韩湘子九度文公事；《江流记》，叙陈玄奘为父报仇事。这些剧本都是最谐俗的；故事是民间最流行的故事；曲文也是民间能懂得的本色语。其中像《白袍记》、《金貂记》、《草庐记》气魄都很阔大。《水浒青楼记》、《和戎记》也写得很深刻入情。这些剧本，未必都是这一时代的产物，可能还有"古作"在内，以其皆刊于万历间，姑并附述于此。

明金陵唐氏文林阁也刻有不少无名氏的传奇。文林阁和富春堂同为唐氏，同在一地刊刻传奇，或有些关系吧。文林阁所刻，不及富春堂之多，像《袁文正还魂记》、《观音鱼篮记》、《青袍记》、《古城记》、《胭脂记》、《双红记》、《四美记》、《云台记》等若干种，皆是别无他本的。《古城记》写张飞事，很雄莽可喜；《胭脂记》写郭华事，本是流行最广的故事；《双红记》合红线、红绡二事，串插为一；《云台记》叙汉光武得天下事。

明会稽商氏半野堂尝刻《筌篌记》一本。《曲品》云："此乩仙笔也。彼谓自况。词亦骈美，但时有袭句。岂仙人亦读人间曲耶？或云：乃越人证圣成生作。"此当是传奇中唯一的一部"托仙"之作。

在陈眉公评本诸传奇中，有《异梦记》一本，亦为无名氏作。又闽南刻本《杏花记》，版式绝类陈眉公诸评本传奇，亦为无名氏作。又有《葵花记》、《珠衲记》、《彩楼记》、《百顺记》、

《芦花记》、《双杯记》、《长城记》等，并有明刊本，或其中若干出，尝见选于流行的选本中，其作者也并皆无名氏可考。《长城记》在明万历时流行甚广，叙孟姜女寻夫事，惜仅见其中数出，未得读全曲。曲辞浑朴。也许是很古老的著作。

参 考 书 目

一、《曲品》 明吕天成编，有《重订曲苑》本，有暖红室刊本。

二、《曲律》 明王伯良著，有明刊本，有《读曲丛刊》本，有《曲苑》本。

三、《曲录》 王国维编，有《晨风阁丛书》本，《重订曲苑》本，《王氏遗书》本。

四、《曲海总目提要》 有大东书局铅印本。

五、《六十种曲》 明阅世道人编，有原刊本，道光翻刻本。

六、富春堂所刊传奇 明金陵唐氏编刊。

七、文林阁所刊传奇 明金陵唐氏编刊。

八、世德堂所刊传奇 明金陵唐氏编刊。

九、继志斋所刊传奇 明金陵陈氏编刊。

十、《金陵琐事》 明周晖编，有明刊本，同治翻刻本。

第五十九章　南杂剧的出现

"南杂剧"的出现——与北剧的不同——杨慎的《太和记》——李开先汪道昆梁辰鱼沈璟等——徐渭的《四声猿》——梅鼎祚陈与郊王衡叶宪祖——王骥德汪廷讷车任远徐复祚王澹黄方胤茅维等

一

用北曲组成的杂剧，在元代到达了她的全盛期的顶峰。在明的初叶，周宪王尚以横绝一代的雄才，写作数十种。弘、正（弘治、正德）以还，作者虽不少，而合律者却稀。驯至嘉靖以后，入于近代期中，则"北剧"已几乎成为剧场上的"广陵散"了。演者几乎不知北剧为何物，民间的演唱者也舍北曲而之南曲与小调。作者虽写北剧，也未必为剧场而写。到了万历之间（公元1573—1619），则北剧益为凌替。王骥德在他的《曲律》中说道："宋之词，宋之曲也；而其法元人不传。以至金、元人之北词也，而其法今复不能悉传。是何以故哉？国家经一番变迁，则兵燹流离，性命之不保，遑习此太平娱乐事哉！"（《曲律》卷三）沈德

符在他的《顾曲杂言》中，说得更为详尽："嘉、隆间（公元1522年—1572年），度曲知音者有松江何元朗，蓄家僮习唱，一时优人俱避舍。以所唱俱北词，尚得金、元遗风。予幼时犹见老乐工二三人，其歌童也，俱善弦索。今绝响矣！何又教女鬟数人，俱善北曲，为南教坊顿仁所赏。顿曾随武宗入京，尽传北方遗音，独步东南。暮年流落，无复知其技者，正如李龟年江南晚景。其论曲，谓南曲箫管，谓之唱调，不入弦索，不可入谱。近日沈吏部所订《南九宫谱》盛行，而《北九宫谱》反无人阅，亦无人知矣！"他又说道："自吴人重南曲，皆祖昆山魏良辅，而北词几废。今惟金陵尚存此调。然北派亦不同，有金陵，有汴梁，有云中，而吴中以北曲擅场者，仅见张野塘一人。故寿州产也。亦与金陵小有异同处。顷甲辰年马四娘以生平不识金阊为恨。因挈其家女郎十五六人，来吴中唱《北西厢》全本。其中有巧孙者，故马氏粗婢，貌甚丑而声遏云，于北曲关捩窍妙处，备得真传，为一时独步，他姬曾不得其十一也。四娘还曲中，即病亡。诸妓星散。巧孙亦去为市妪，不理歌谱矣。今南教坊有傅寿者，字灵修，工北曲。其亲生父家传，誓不教一人。寿亦豪爽，谈笑倾坐。若寿复嫁去，北曲真同《广陵散》矣！"且这时代杂剧作者虽不少，然也与唱北曲者一样，多不甚明了北剧的结构，往往以南剧的规则施之于杂剧。其能坚守元人北剧的格律者甚少。杂剧的面目竟为之大变。在元代及明初，"杂剧"及"北剧"的两个名辞，乃是一而二，二而一者。此时则杂剧已不复是"北剧"了。其中有好几剧是纯然用南曲写成了的，例如王骥德的《离魂》、《救友》、《双鬟》、《招魂》，便是全用南曲写成的。"自尔作祖，一变剧体"（吕天成语）。更有逞意的施用着南北合套的，例如叶宪祖的《团花凤》。即应用了北曲来写剧的作者，也每多不遵守北剧的成规定律。北剧每剧定为四折或五折，此时的剧本则

每每少至一折，多至七八折，这个现象在中世期的最后，王九思他们的剧本中已是如此。例如王氏的《中山狼》，便只是一折。在那时北剧便已现出崩坏之迹了。又，北剧的四折中，总是首尾叙述一件故事的；或者总合了四五剧以叙述一件故事的也有，如王实甫的《西厢记》，吴昌龄的《西游记》。却从不曾有在“四折”之中，分叙四个故事，而仍合为一个总名，有如这个时代的徐渭的《四声猿》那个样子的。即对于楔子的使用，也和元人完全不同。如汪道昆的《大雅堂杂剧》，其篇前所用的“楔子”，乃是全剧的提纲，其作用与南剧中所惯用的“副末开场”无异，却绝对不是元剧的所谓“楔子”。纯然应用了南调作杂剧者，当始于王骥德。王氏自己说：“余昔谱《男后》剧，曲用北调而白不纯用北体，为南人设也。已为《离魂》，并用南调。郁蓝生谓自尔作祖，当一变剧体。即遂有相继以南词作剧者。后为穆考功作《救友》。又于燕中作《双鬟》及《招魂》二剧，悉用南体。知北剧之不复行于今日也。”（《曲律》卷四）“为南人设”及“知北剧之不复行于今日”二语，切实的中了北剧之所以凌替及其体例规则之所以崩坏变异的主因。但杂剧虽用了南调，虽变更了体例与规则，以适应于时代，却仍无救于实际的灭亡。她已经是再也维持不住在剧场上的优越的地位的了。这时的剧场，盖已为新兴的昆剧所独占。北剧虽舍北而就南，实际上已成了与长篇大套的传奇相对待的短剧，或杂剧，而不复是与南戏相对待的北剧。北剧终于是过去的东西了。

又在歌唱上，也起了一个大变动。北剧原是四折全由一个主角歌唱的。到了这时，则受到了南戏的猛烈的影响，也放弃了这个严格的规律。在全剧中，无论什么角色都可以歌唱着。又，在题材一方面，有了一个不很细微的变动。他们拣着文人学士们所喜爱的——即他们自己所喜欢的——题材来写，人物们也大都不

出于文士阶级之外。悲欢离合也只是文人们的悲欢离合，如《远山戏》、《洛水悲》、《郁轮袍》、《武陵春》、《兰亭会》、《赤壁游》、《同甲会》之类。绝少写什么包拯、李逵、尉迟恭、郑元和等等的民众所熟知的人物。更有一点，特别的可注意。此时是北剧既成为文士们的产物与读物，作者们便特别的注重于抒写文士阶级的情怀，每欲借着剧中人物一吐作者自己的愤懑不平的心意。《渔阳弄》、《郁轮袍》、《簪花髻》、《霸亭秋》、《脱囊颖》、《一文钱》等等都是如此。杂剧至此，遂不仅仅是剧场上娱乐群众的作品而且是抒写真实的自己心情的著作了。

二

在这时期，第一个要讲的作家是杨慎[1]。慎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人。官翰林院修撰。谪戍云南，三十馀年未得召还。卒死于流放之中（1488—1559）。他才情瞾茂，著述极富。其诗文皆能自名一家，无所依傍。所作杂剧有《宴清都洞天元记》一本及《太和记》六本。[2] 其散曲也殊佳。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评之道："杨状元慎，才情盖世。所著有《洞天元记》，《陶情乐府》，《续陶情乐府》，流脍人口，而不为当家所许。盖杨本蜀人，故多川调，不甚谐南北本腔也。"《洞天元记》今未见传本。系叙"形山道人收昆仑六贼事，所以阐明老氏之旨"（《剧说》上）。《太和记》今亦不可得见。《太和记》凡六本，每本四折，每折抒

① 见《明史》卷一百九十二，《明史稿》卷二百六十七，《皇明词林人物考》卷六。

② 《曲录》（卷三）尚著录《兰亭会》一本，即《盛明杂剧》中所录的一剧，原为《太和记》中的一部分。故今不复著录。

写一段故事；全记实共有二十四篇短剧，据说是按着一年二十四个节令而分排着的。然钱曾《也是园书目》著录此书，只有四卷，不知何故。吕天成的《新传奇品》，亦著录《泰和记》一种，他说："每出一事，似剧体，按岁月，选佳事。裁制新异，词调充雅，可谓满意。"则其书正与升庵《太和记》相同。然其作者则为许潮 。沈泰的《盛明杂剧二集》，著录许潮的杂剧最多，凡八种，大约皆为《泰和记》中的短剧。然他于《武陵春》一剧虽标许氏之名，而首页上端则特著之道："弇州诮升庵多川调，不甚谐南北本腔。说者谓此论似出于妒。今特遴数剧以商之知音者。"而于其下的《兰亭会》[1] 一剧其作者之名下则直题升庵。似沈氏当时，尚未别白清楚《泰和记》一书，究竟是杨著或许著。焦循《剧说》："余尝憾元人曲，不及东方曼倩事，或有之而不传也。明杨升庵有割肉遗细君一折。"（卷三）又同书："近伶人所演陈仲子一折，向疑出《东郭记》，乃检之实无是也。今得杨升庵所撰《太和记》，是折乃出其中。甚矣博物之难也！"（卷四）以此说证之《也是园书目》，则升庵实有《太和记》一书可知。胡文焕《群音类选》，载《泰和记》十出，其中正有"东方朔割肉遗细君"。而《王羲之》、《刘苏州》诸出，则又同《盛明杂剧》。是《杂剧》本所载《泰和记》又实为升庵作可知。或者，《太和记》原有两本，一为许潮作，一为升庵作，其体裁又俱相同，故后人往往混之而为一。连《盛明杂剧》的编者也分别不清，故有目题许作，而评语又称杨作之矛盾发生。

李开先所著杂剧，今存《园林午梦》[2]，盖为《一笑散》中

---

① 《曲海目》之以《兰亭会》为升庵作，当系依据于《盛明杂剧》。《曲录》之于《太和记》外，更著录《兰亭会》，则系传录《曲海目》而误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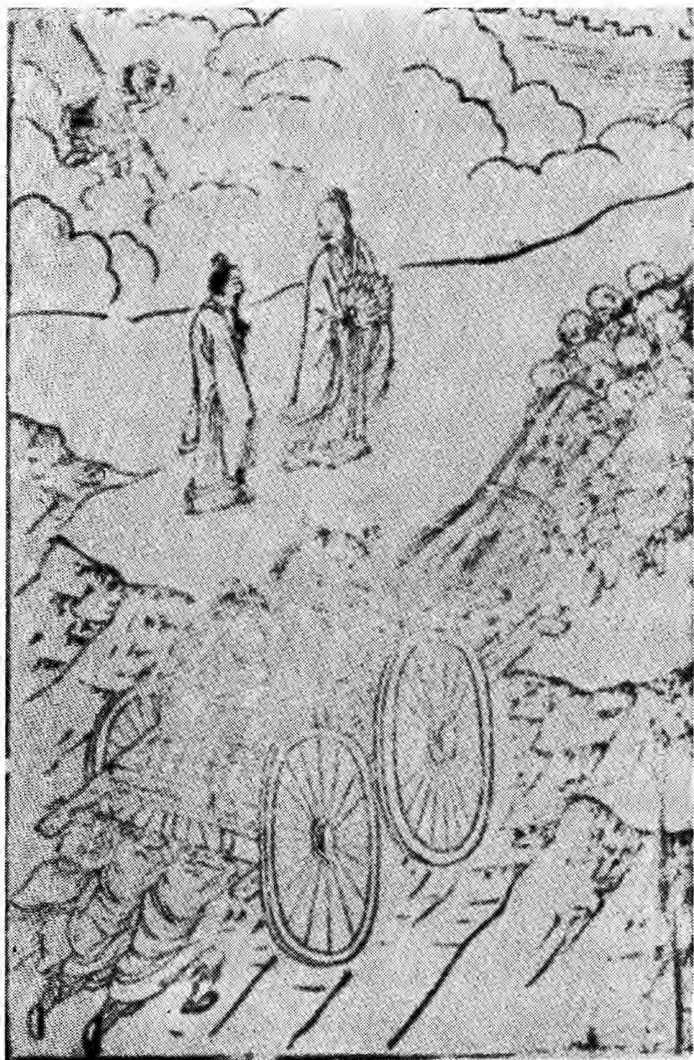
② 《园林午梦》有《西厢六幻》本，又有暖红室刊《西厢十则》本。



《唐三藏西游传》

这是简本《西游记》的一种。

——从明刻本



《西　游　记》

这是吴承恩《西游记》的一段，描写道释争长，佛徒受难的故事。

——从明刻本

的一种。开先初与王慎中、唐顺之等号称嘉靖八才子。然不甚争时名，独孜孜于当世所不为的词曲之业。他所藏的曲，在当时为最富，有"词山曲海"之称。但论者对于他的作品往往以"词意浮浅"讥之。盖因其一面虽不肯失文士的面目，一面却欲力求与民众相合拍，因此颇露着矛盾之态。这是读中麓作品者所都可看得出的。钱谦益的《列朝诗集》说："伯华弱冠登朝，奉使银夏，访康德涵、王敬夫于武功、鄠、杜之间。赋诗度曲，引满称寿。二公恨相见晚也。罢归，置田产，蓄声妓，徵歌度曲，为新声小令，搊弹放歌，自谓马东篱、张小山无以过也。为文一篇辄万言，诗一韵辄百首，不循格律，诙谐调笑，信手放笔。所著词多于文，文多于诗。又改定元人传奇乐府数百卷。蒐集市井艳词、诗禅、对类之属，多流俗琐碎，士大夫所不道者。尝谓古来才士，不得乘时枋用。非以乐事系其心，往往发狂病死。今借此以坐销岁月，暗老豪杰耳。""借此坐销岁月"数语，意愿可悲，却可见他对于文艺并非以真诚从事，所以常多草率随意之作。

汪道昆[①] 在实际上是这时代中第一个着意于写作杂剧的人。道昆字伯玉，号南溟，歙县人。除义乌知县。历襄阳知府，福建副使，按察使。擢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改郧阳，进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召拜兵部侍郎。有《太函集》一百二十卷，又有《大雅堂杂剧》[②] 四种。道昆与王世贞等同时，世目之为"后五子"。虽不得预与"后七子"之列，然文名甚著。七子相继凋谢后，世贞与道昆之名乃益著。论者往往以汪、王并称。然王既不甚满人意，汪则更为后人所讥诮。沈德符说："汪文刻意摹古，

---

① 见《明史》卷二百八十七，《明史稿》卷二百六十八，《皇明词林人物考》卷九。

② 《大雅堂杂剧》有明刊本，有《盛明杂剧初集》本，有《古名家杂剧》本。

仅有合处。至碑版记事之文，时援古语，以证今事，往往扞格不畅。其病大抵与历下同。弇州晚年甚不服之。尝云：余心服江陵之功，而口不敢言，以世所曹恶也。予心诽太函之文，而口不敢言，以世所曹好也。无奈此二屈事何！是亦定论。”（《野获编》）钱谦益也说：“伯玉名成之后，肆意纵笔，沓拖潦倒，而循声者犹目之曰大家。于诗本无所解，沿袭七子末流，妄为大言欺世。”（《列朝诗集》）他的杂剧也不甚得好评。沈德符说，“北杂剧已为金、元大手擅胜场。今人不复能措手。曾见汪太函四作，为《宋玉高唐梦》、《唐明皇七夕长生殿》、《范少伯游五湖》、《陈思王遇洛神》，都非当行。”（《顾曲杂言》）以北剧的格律律之，这几剧当然不是“当行”之作。然辞语亦颇尖新可喜。在故事上，在文辞上，在在都可见其为文人之剧而非民众的脚本，是案上的读本，而非场上的戏剧。说白是整饬雅洁的，曲文更是深奥富丽，多用典实。离“本色”日益远，而离文人的抒情剧则日益近了。

今所见伯玉的《大雅堂四种》是：《楚襄王阳台入梦》、《陶朱公五湖泛舟》、《张京兆戏作远山》、《陈思王悲生洛水》，与沈德符所说的四种，中有一种不同。当是沈氏记错。这四剧都只是寥寥的“一折”。故事的趣味少，而抒情的成分却很重。在格律上，这些杂剧也完全打破了北剧的严规。最可注意的是：（一）有“引子”，以“末”来开场；（二）全剧都只有一折，并不像元人北剧之至少必须四折；（三）唱曲文的，并不限定主角一人，什么人都可以唱几句。南戏的成规，在这时已完全引进到杂剧中来了。

梁辰鱼杂剧有《红线女》及《红绡》。伯龙以《浣纱记》得盛名。《红线女》[1] 叙的是唐人袁郊《甘泽谣》中所记的一个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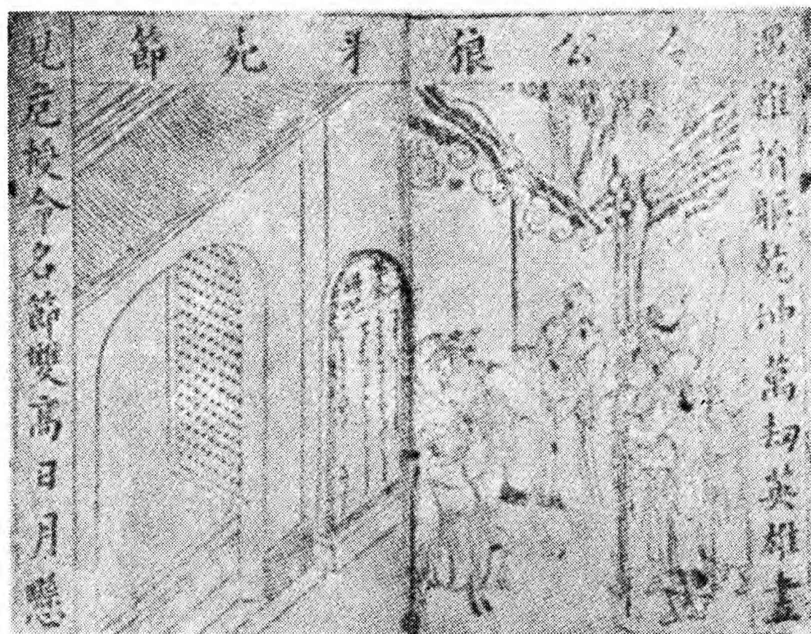
---

① 《红线女》有《盛明杂剧初集》本。



《孙 庞 演 义》

叙孙膑、庞涓斗智事，颇极幻怪神奇。



《杨家府演义》的一幕

（西谛藏）

事。当藩镇相争，天下大乱之际，人心虽怨怒，却无法奈那一班好乱的武人悍将何，于是便造作许多侠士的故事，诛奸吓强，聊以快意。红线的故事，便是许多侠士故事中的一篇。梁氏此剧，严守北剧规则，全剧皆以旦角主唱。此种故事，本来只能成为短篇，铺张成为四折，颇觉索然无味。同时胡汝嘉[①]亦有《红线记》一剧，然不传。汝嘉字懋礼，号秋宇，金陵人，嘉靖己丑进士。在翰林，以言事忤政府，出为藩参。顾起元说："先生文雅风流，不操常律。所著小说书数种；多奇艳闻，亦有闺阁之靡，人所不忍言，如《兰芽》等传者。今皆秘不传。所著《女侠韦十一娘传》记程德瑜云云，托以诟当事者也。其《红线杂剧》，大胜梁辰鱼。"（《客座赘语》）惜今未得见汝嘉的红线，不知其"大胜梁辰鱼"者果何所在。梁氏的《红绡杂剧》，今未见。其所叙的故事，则与梅鼎祚的《昆仑奴杂剧》相同，皆本于唐人的传奇。

沈璟的《属玉堂十七种传奇》中，有两种是以杂剧之体出之的：即《十孝记》与《博笑记》。《新传奇品》说："《十孝》，有关风化，每事以三出，似剧体。此自先生创之。末段徐庶返汉，曹操被擒，大快人意。"《群音类选》所载《十孝记》，每事皆选一出，惟少说白耳。《新传奇品》又说："《博笑》，体与《十孝》类，杂取《耳谈》中事谱之，辄令人绝倒。先生游戏至此，神化极矣。"今有天启刻本。（上海有石印本）沈自晋说："《十孝记》系先词隐作，如杂剧体十段。"像《十孝》这种体裁，以略相类似的故事数篇或数十篇合为一帙，而题以一个总名者，在前一个时期及这个时期都有；而以这个时期为最盛。其作俑似当始于前期沈采的《四节记》。《四节》系以叙写四时景节的四剧，合而为

---

① 见《皇明词林人物考补遗》，《列朝诗集》丁集上。

一者。其每一剧实即一个杂剧。其后，小帙者如汪道昆的《大雅堂杂剧》四种，徐渭的《四声猿》四种，车任远的《四梦记》四种皆是；大帙者如杨慎的《太和记》二十四种，许潮的《太和记》若干种，叶宪祖的《四艳记》四种，顾大典的《风教编》四种皆是。璟的《十孝》、《博笑》，盖即他们的同类。《十孝》每事三出，十事当有三十出。《群音类选》所载，尚非其全部。《十孝》者，盖指黄香、郭巨、缇萦、闵子、王祥、韩伯俞、薛包、张孝、张礼、徐庶等十人孝亲的故事而言。

顾大典的《风教编》为《四节记》体的杂剧合集。今不传。《列朝诗集》："副使家有谐赏园、清音阁，亭池佳胜。妙解音律，自按红牙度曲。今松陵多蓄声伎，其遗风也。"吕天成谓："道行俊度独超，逸才早贵，菁华缀元、白之艳，潇洒挟苏、黄之风。曲房姬侍如云，清阁宫商和雪。"又云："《风教编》一记分四段，仿《四节》，趣味不长。然取其范世。"但未知所谱究为何事。

三

给最大影响于明、清的杂剧坛者，则为徐渭[①]。渭字文清，一字文长，号青藤道士，天池山人，别署田水月。山阴人。有集三十卷。又有杂剧四种，总名为《四声猿》[②]。胡宗宪督师浙江时，招致他入幕府，管书记。时胡氏威势严重，文武将吏莫敢仰视。文长却以一书生傲之。戴敝乌巾，衣白布浣衣，非时直闯门入，长揖就座，奋袖纵谈。幕中有急需，召之不至，夜深开戟门

① 见《明史》卷二百八十八，《明史稿》卷二百六十八，《皇明词林人物考》卷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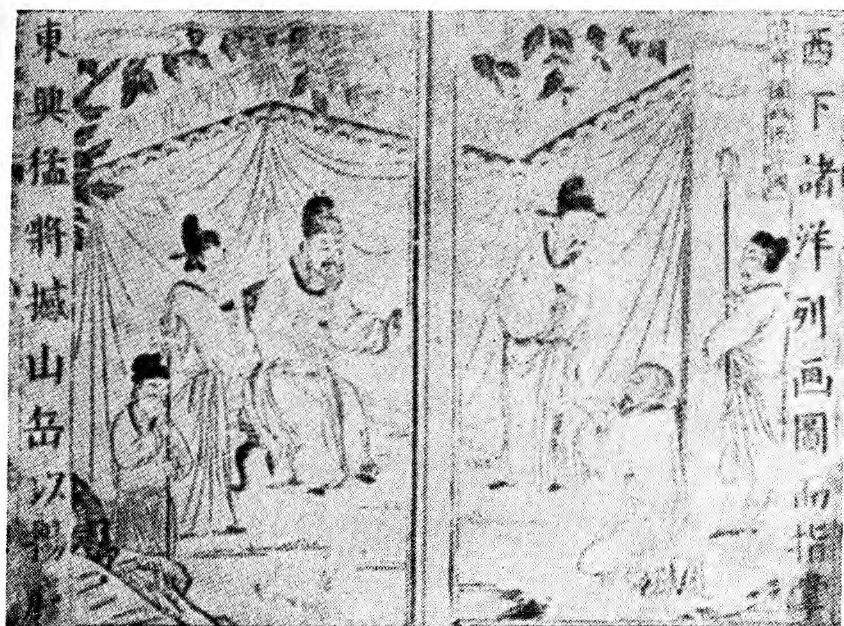
② 《四声猿》有全集附刻本；李告辰刊本；《盛明杂剧》本；暖红室本。

以待。侦者还报，徐秀才方泥饮大醉，叫呶不可至。宗宪闻之，顾称善。文长知兵好奇计。宗宪饵王、徐诸虏，用间钩至，皆与文长密议。宗宪被杀，文长惧亦被祸，乃徉狂而去。后以杀其继室，坐罪论死，系狱。张元忭力救，方得出。年七十二卒(1521—1593)。袁宏道谓："文长放浪曲蘖，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河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坟。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间以其馀旁及花草竹石，皆超逸有致。"（《瓶花斋集》）王骥德则对于他的剧本，称扬尽至。"至吾师徐天池先生所为《四声猿》，而高华爽俊，秾丽奇伟，无所不有，称词人极则，追躅元人。"（《曲律》四）又说："徐天池先生《四声猿》，故是天地间一种奇绝文字。《木兰》之北，与《黄崇嘏》之南，尤奇中之奇。先生居与余仅隔一垣。作时，每了一剧，辄呼过斋头，朗歌一过，津津意得。余拈所警绝以复，则举大白以酹，赏为知音。中《月明度柳翠》一剧，系先生早年之笔。《木兰》、《祢衡》得之新创。而《女状元》则命余更觅一事，以足四声之数。余举杨用修所称《黄崇嘏春桃记》为对。先生遂以春桃名嘏。今好事者以《女状元》并余旧所谱《陈子高传》称为《男皇后》，并刻以传，亦一的对。特余不敢与先生匹耳。先生好谈词曲，每右本色。于《西厢》、《琵琶》皆有口授心解。独不喜《玉玦》，目为板汉。先生逝矣！邈成千古。以方古人，盖真曲子中缚不住者。则苏长公其流哉！"（同上）又说："山阴徐天池先生瑰玮浓郁，超迈绝尘。《木兰》、《崇嘏》二剧，刳肠呕心，可泣神鬼，惜不多作。"（同上）沈德

符则持论与王氏正相反。他说："徐文长渭《四声猿》盛行。然以词家三尺律之，犹河、汉也。"（《顾曲杂言》）文长之作，较为奔放则有之，然亦多陈套，王氏所谓"可泣鬼神"，自未免阿其所好。沈氏所谓"词家三尺律之"一语，却也有几分过分。假定必以元人的严格的剧本规则来律文长之作，他当然只好受"犹河、汉也"四个字的酷评了。这是四个绝不相干的"短剧"的合集。《渔阳弄》写祢衡击鼓骂曹操的事，却不从正面来写，只是很滑稽的将已在阴司定罪的曹氏与不久便要上天的祢衡，更加上一个在第五殿阎罗天子殿下的判官察幽，在阴间重复"演述那旧日骂座的光景。"《翠乡梦》故事见张邦畿《侍儿小名录》及田汝成《西湖志》。《西湖志馀》称，杭州上元杂剧，有钟馗捉鬼，月明度妓，刘海戏蟾之属。是"月明度妓"之故事不仅流传甚广，抑且由来已久。大约最早的时候，僧人为妓所诱的事，只是民间流行的一幕滑稽剧；后来乃变成严肃的剧本，附上悔悟坐化之事；再后来，则有再世投胎，为友所度的事。而月明的一度，也颇具有滑稽的意味，当仍是民间滑稽剧的遗物。第二出最后一段的《收江南》一曲，许多批评者都认她为绝世的妙文。但实像民间跳舞剧的两个演者的对唱。《湖堧杂记》谓"今俗传月明和尚度柳翠。灯月之夜，跳舞宣淫，大为不疋。"这"度柳翠"、"驮柳翠"或者便是对唱的吧。

《雌木兰》本于古《木兰诗》，但古诗并无木兰擒贼的事，只淡淡的写了几句："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而已。诗里也不言木兰的姓，剧中则作为姓花氏，名弧。诗中无木兰的结果，只是说"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剧中则多了一段嫁给王郎的事。但剧中也间将诗句概括了来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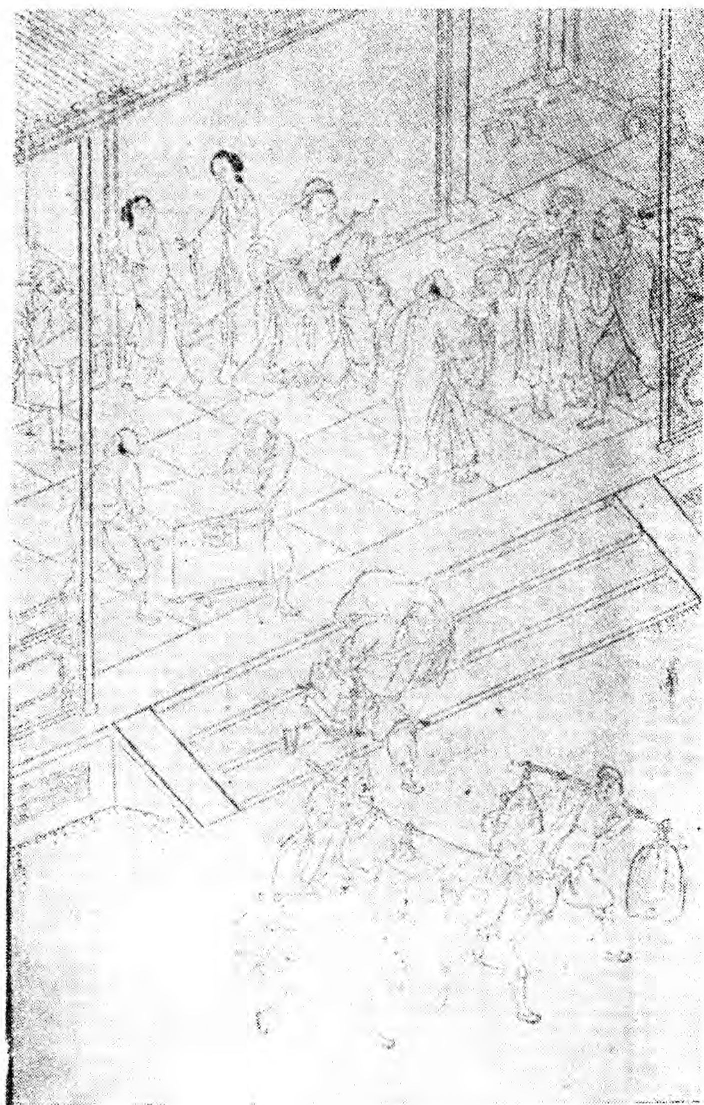
《女状元》凡五出，叙黄崇嘏事。文长以黄为状元，实误。



《三宝太监西洋记》

为罗懋登著，叙郑和下西洋事，极奇诡幻怪之能事。

（西谛藏）



《金瓶梅》的一幕

这一幕写杨四娘的泼骂，为《金瓶梅》作者最刻划入神之笔。

（通县王氏藏）

按《十国春秋》，崇嘏好男装，以失火系狱。邛州刺史周庠，爱其丰采，欲妻以女。崇嘏乃献诗云："幕府若容为坦腹，愿天速变作男儿。"庠惊召问，乃黄使君之女。幼失父母，与老妪同居。庠命摄司户参军。已而乞罢归，不知所终。文长剧中所叙，则与此略异。全剧充满了喜剧的气氛，特别是第五出。作者的态度颇不严肃，更不稳重，大有以戏为戏之心肠，颇失去了艺术者对于艺术的真诚。

《歌代啸》[①] 一剧相传亦为文长所作。袁石公为序而刻之。虽卷头题着"山阴徐文长撰"，而石公的序，已先作疑词："《歌代啸》不知谁作，大率描景十七，摛词十三，而呼照曲折，字无虚设，又一一本地风光，似欲直问王、关之鼎。说者谓出自文长。"剧前有《凡例》七则，皆为作者的口气。《凡例》之末，则署着"虎林冲和居士识"，或者便是冲和居士所作的吧？《凡例》上说："此曲以描写谐谑为主，一切鄙谈猥事，俱可入调，故无取乎雅言。"真的，此剧嬉笑怒骂，所用者无非市井常谈，而其骨架便建立在：

> 没处泄愤的，是冬瓜走去，拿瓠子出气，
> 有心嫁祸的，是丈母牙疼，灸女婿脚根，
> 眼迷曲直的，是张秃帽子，教李秃去戴，
> 胸横人我的，是州官放火，禁百姓点灯，

的四句当作"正名"的俗语之上。作者将每一个俗语都拍合了一个故事，又将这四个故事，以张、李二和尚为中心而一气联贯之。结构颇为有趣，但未免时有斧凿痕。勉强的凑拍，终于是不

---

① 《歌代啸》有明刊本，有国学图书馆石印本。

大自然的。又剧中所用的俗语，间有很生硬的，又多文气，极显然的可以见出她是出于一位好掉笔头的文人学士之手。虽然作者力欲从俗，却终于是力不从心不知不觉的又时时掉起文来。不过本色语究竟还多。如与《四声猿》（不必说是《红线》、《昆仑奴》了）一比较，则此剧真要算是本色得多了。

梅鼎祚的《昆仑奴杂剧》[1] 本于裴铏的传奇。曲白也骈偶到底。徐渭尝为之润改一过，亦未能点铁成金。

陈与郊有《昭君出塞》、《文姬入塞》及《袁氏义犬》三剧。这三剧颇足见作者的纵横的才情。

《昭君出塞》[2] 为后人盛传汉代的故事之一。诗歌、小说及杂记诸书不说，即就戏曲而论，今存的已有了三部。一是马致远的《汉宫秋》，二是明人的传奇《和戎记》，三即与郊这部《昭君出塞》。马致远之作，以汉帝为中心人物，所以其描写完全注重在汉帝而不注重在昭君；特别是着重在昭君去后，汉帝回宫时所感到的种种凄楚的回忆。《和戎记》虽长篇大幅，却是民间流行的昭君传说。与郊此剧却与她们不很相同。第一是完全依据于最初的本子，——《西京杂记》——只是说，毛延寿索贿不遂，将昭君图像，点破了脸，因此，汉帝按图指派，便将昭君遣嫁于匈奴单于。到了拜辞时，汉皇才骇异的发见昭君原来是那末美丽。然他不欲失信于单于，终于将昭君遣嫁了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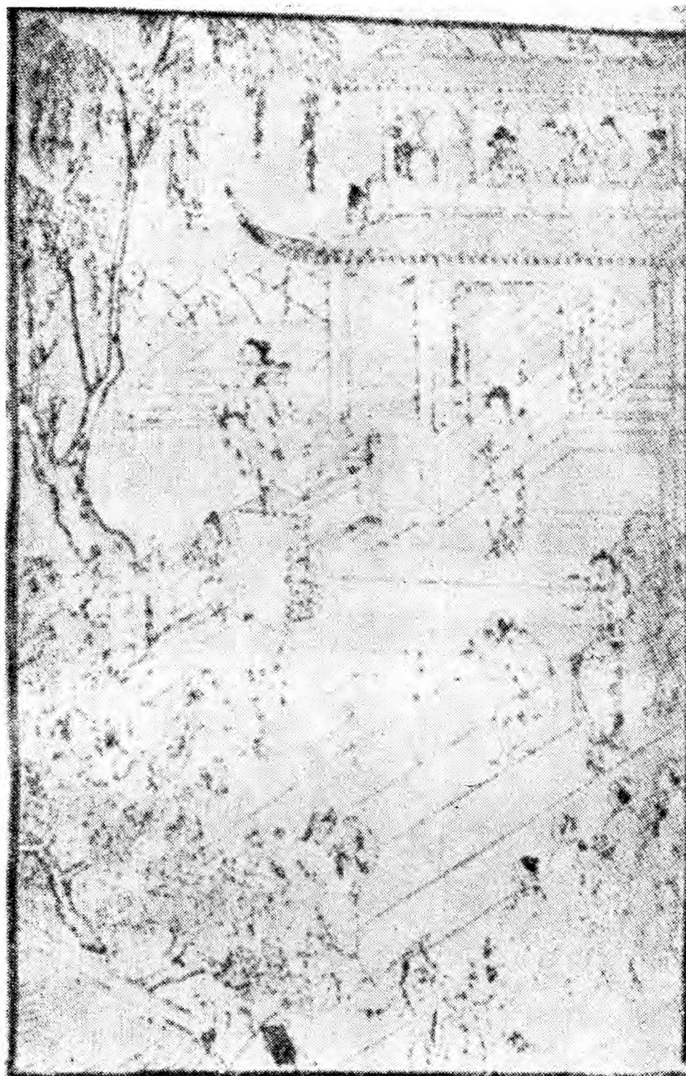
与郊的《文姬入塞》[3]，其运用题材之法也与《昭君出塞》一剧相同。文姬的故事，极为动人，然描写的人却不多。与郊似乎是有意的将她取来，作为“出塞”的一个对照。剧情完全根据

---

① 《昆仑奴》有方诸馆刊徐文长校正本，有《盛明杂剧初集》本。

② 《昭君出塞》有《盛明杂剧初集》本。

③ 《文姬入塞》有《盛明杂剧初集》本。



《隋炀艳史》

这是明末写得颇好的一部历史小说。

——从明末刻本



八公山草木皆兵

这是《东西晋演义》里写得很精彩的一节。苻坚南侵的结果，是那末狼狈的遁走！

从明刻本

于蔡琰的《悲愤诗》及《胡笳十八拍》，一点也不加以附会。《悲愤诗》原写琰的为北人所掳及她别子而归的事。像这样的事，在敌虏侵入中原之时，往往是有的。文姬却代表了那许多悲楚无告的女子们。玉阳在此剧中写文姬既悲且喜的心理是很为深刻的。她梦想着要回中原。这个梦境是要实现了。然而她心中却又多了一个说不出的苦楚。原来她在北已生了二子。生生的撇下了二子，而独自南去，真是做母亲的万不能忍受的事。然而她又有什么方法留连着呢？来使在催发，孩子们在哭着。要捉住这时的凄楚来写，真是颇为不易的。玉阳在这里，很着意，很用力，所以不惟不至于失败，且还甚为出色。

《袁氏义犬》[1] 本《南史》袁粲本传。粲在宋末为尚书令，加侍中，与萧道成、褚渊、刘彦节等同辅政。道成篡位，粲不欲事二姓，密有所图。为道成所觉，遣人斩之。粲有小儿数岁，乳母将投粲门生狄灵庆。灵庆曰："我闻出郎君者有厚赏。今袁氏已灭，汝匿之尚谁为乎？"遂抱以首。乳母号泣呼天曰："公昔于汝有恩，故冒难归汝。奈何欲杀郎君，以求少利！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见汝灭门！"此儿死后，灵庆常见儿骑大羝狗戏如平时。经年馀，一狗忽走入其家，遇灵庆于庭，噬杀之。此狗即袁郎所常骑者。《宋书》粲本传，事亦略同。与郊此剧，其事与史全同，但略加烘染而已。与郊三作，在曲白两方面，都未能摆脱了时人的影响，往往过于求整，失了本色。

王衡[2] 的几部杂剧——《郁轮袍》、《真傀儡》与《葫芦先生》，颇有些感慨，不仅仅是说故事而已。王衡字辰玉，太仓人。

---

① 《义犬记》有《盛明杂剧初集》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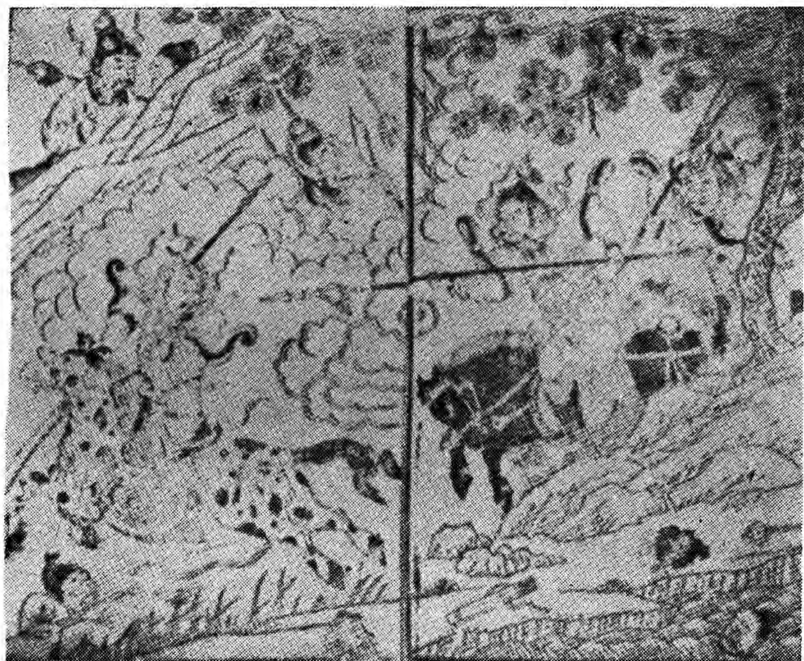
② 见《明史》卷二百十八，《明诗综》卷五十九。

大学士锡爵之子，官翰林院编修（1564—1607）。《郁轮袍》[1] 叙王维事。沈泰评之道："辰玉满腔愤懑，借摩诘作题目，故能言一己所欲言，畅世人所未畅。阅此，则登科录正不必作千佛名经，焚香顶礼矣。韩持国覆部已久，何必以彼易此!"此剧全用北曲写，却长至七折，究竟也守不了北剧的严规。

《真傀儡》[2] 一剧，《盛明杂剧》作"绿野堂无名氏编"，实亦辰玉所作。剧叙宋杜衍退职闲居时，与田夫野老相周旋，自忘其为元宰身份。"做戏的半真半假，看戏的谁假谁真。"或以为系辰玉写其父锡爵罢相家居时事，或以为系写申时行事。官场像戏场，作者的主意当在于此耳。辰玉的《长安街》及《和合记》二剧，未见。《没奈何》（《葫芦先生》）一剧，也未有传本。但陈与郊的《义犬》剧中，插有《没奈何》一剧的全文，当即为辰玉所作的吧。与郊为辰玉父锡爵的门生，与辰玉甚交好，在插写《没奈何》的开始，他明明白白的说道："新的是近日大中书令王献之老爷，编《葫芦先生》。"正以王献之影射王辰玉。

叶宪祖所作杂剧有《易水寒》等九种。《易水寒》[3] 叙荆轲刺秦王事。此故事在《史记·刺客列传》中已是一节很有戏剧力的文字，编之为剧，当然更动人。但也颇多附会。其第四折叙轲刺秦王。秦王逃。然终于为轲所捉住，强他一一归返诸侯侵地。他皆依允。正在这时，仙人王子晋来度轲，因他们原是仙班故友。子晋吹着笙，轲随之而去。这却是完全蛇足的故事。全部绝好的悲剧，至此遂被毁坏净尽了！我们真要为作者惋惜。宪祖喜作佛家语，在《易水寒》中，他力革这个积习，然而终于还请了

① 《郁轮袍》有《盛明杂剧初集》本。
② 《真傀儡》有《盛明杂剧初集》本。
③ 《易水寒》有《盛明杂剧二集》本。



《皇 明 英 烈 传》

这是描写朱元璋得天下的故事。以明朝的人写开国的武功，自然不免要涉于夸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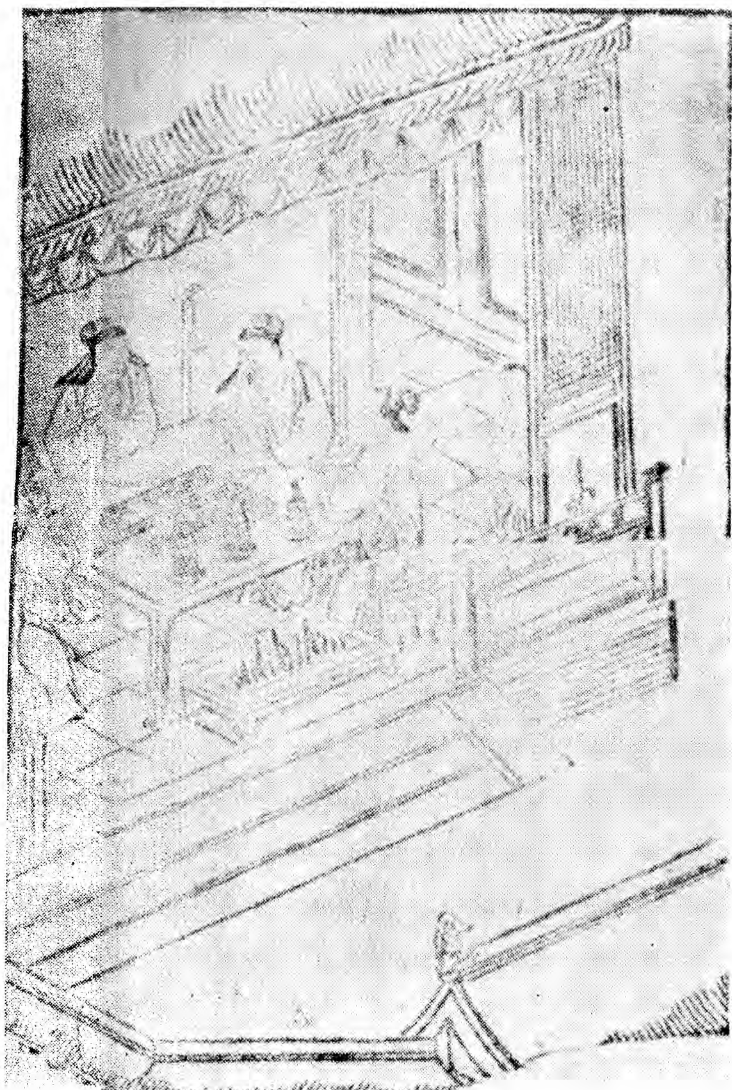
——从明刻本



严　　光

这是《东汉演义》里动人的一段故事。

——从明刻本《东汉演义》



雪 夜 访 赵 普

这是《南宋志传》里写得很好的一则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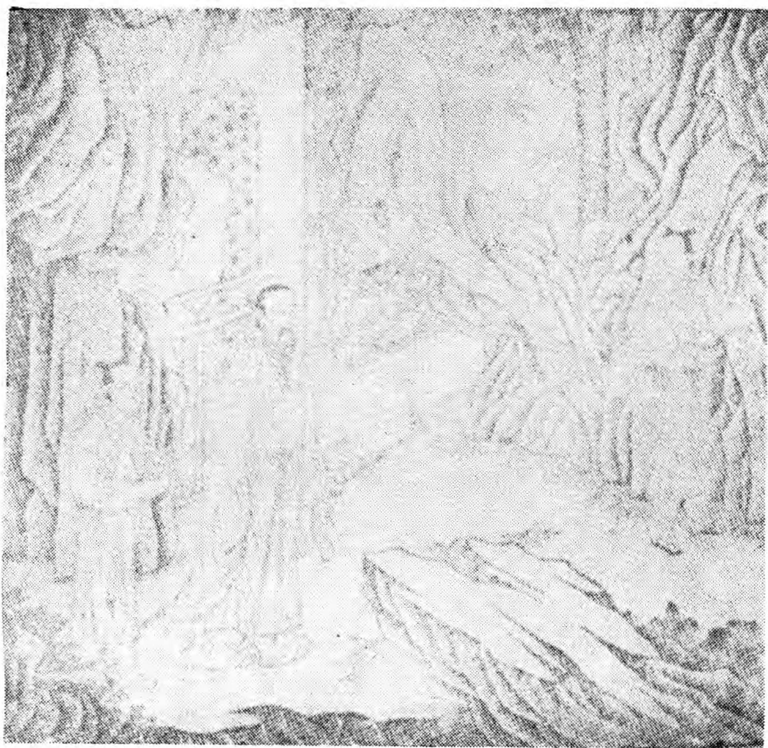
——从明刻本



岳　　飞

岳飞的英勇抗战的故事，感动了许多读者。《岳传》有好几部，这部《岳王传》乃是早期的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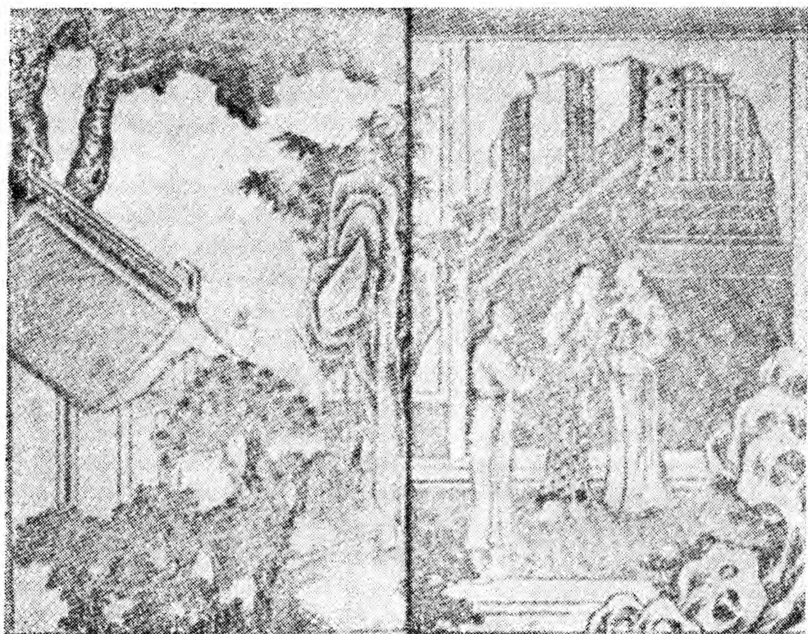
从明刻本



汪 廷 讷

他是明代剧作家里的最富有者，是大地主，也是大商人。这幅《坐隐图》（汪耕绘，黄应组刊）表现着他的豪华的生活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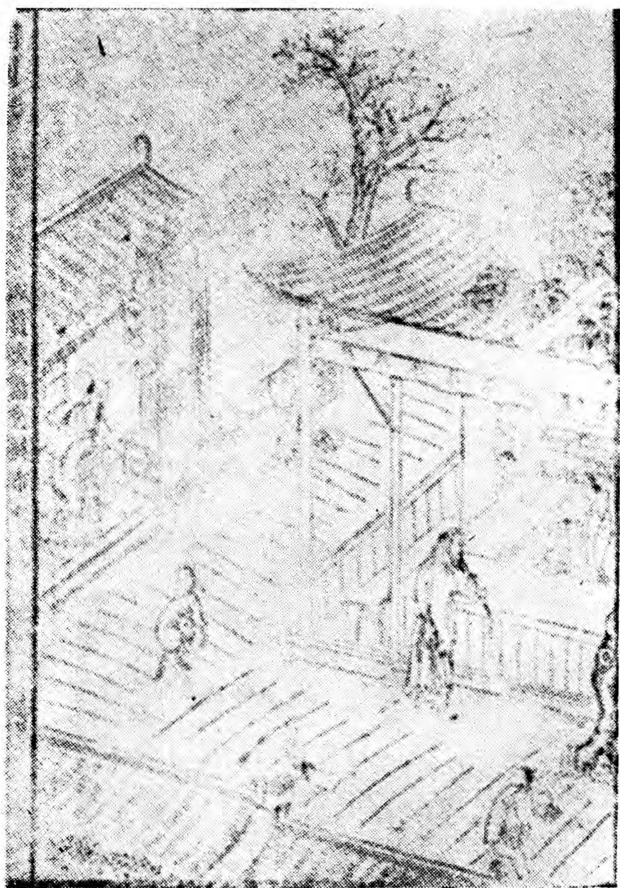
——从明刻本《坐隐棋谱》



《投　桃　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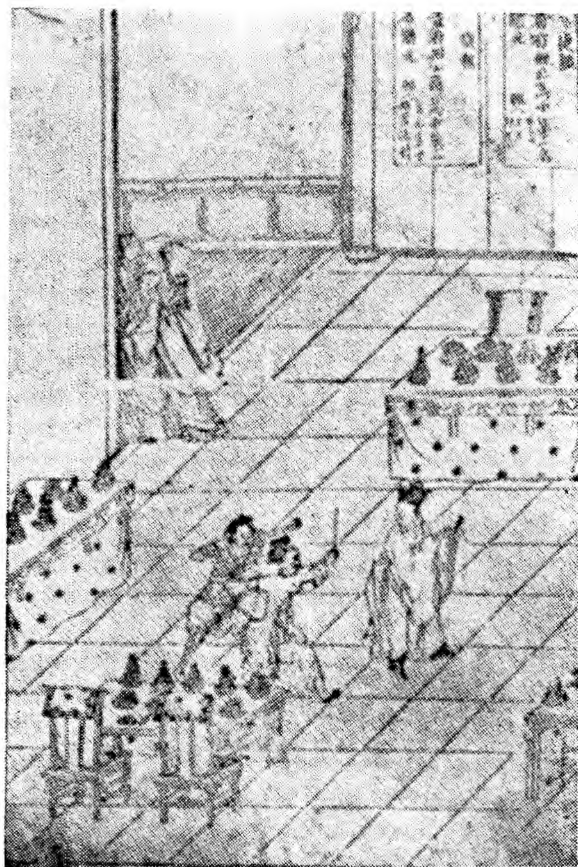
这是汪廷讷的作品之一。他的所作，都是镌刻得十分豪华的。

——从明刻本



伍 员 吹 箫

——从明刊本《新列国志》(西谛藏)



《鸳鸯棒》的一幕

《鸳鸯棒》叙述金玉奴事，为范文若最好的名剧之一。

（西谛藏）



杨　　慎

他是一位天才的诗人，著述极为丰富。

——从《古圣贤像传略》

陳忠裕像



陈 子 龙

他是明末的大诗人，正像文天祥在宋末一样。明诗以他为殿，可以看出明诗的境界不止于幽峭。

——从《古圣贤像传略》

个仙人王子晋出来。在《北邙说法》[1] 中，他便充分的表现出来佛家的思想。《北邙说法》的正目是："天神礼枯骨，饿鬼鞭死尸。若知真面目，恩怨不须提。"《团花凤》[2]、《夭桃纨扇》、《碧莲绣符》、《丹桂钿合》和《素玉梅蟾》都是普通的恋爱剧。《夭桃纨扇》以下四种，便是所谓《四艳记》[3]。《新传奇品》评之道："选胜地，按节令，赏名花，取珍物，而分扮丽人，可谓极排场之致矣。词调优逸，姿态横生，密约幽情，宛然如见，却令老颠没法耳。"推许似稍过度。《金翠寒衣记》有《元明杂剧二十七种》本[4]。这是叶氏最守北剧规则的一作。事本《剪灯新话·翠翠传》。《灌将军使酒骂座记》[5]，也有《元明杂剧二十七种》本，写窦婴及灌夫都虎虎有生气。魏其、灌夫之死，原是一件很动人的悲剧。将这件材料捉入剧本中的，恐将以槲园居士为第一人，叶氏也颇用心用力的写。惟最后一折，添出"活捉田蚡"的一段事，未免有些蛇足。如此收场，一般观众，果然是满意了，然而悲剧的严肃的意味，与最高的效力却完全被摧毁了。

四

王骥德作《男王后》[6]、《离魂》、《救友》、《双鬟》、《招魂》等杂剧。传者仅有《男王后》一剧耳。据作者自己说，有好事者曾以此剧与徐渭的《女状元》合刻为一册。其故事，也正是徐渭

---

① 《北邙说法》有《盛明杂剧初集》本。
② 《团花凤》等五剧皆有《盛明杂剧》本。
③ 《四艳记》有崇祯间刻本（长洲吴氏藏）。
④ 《寒衣记》有《元明杂剧》本及《奢摩他室曲丛》本。
⑤ 《骂座记》有《元明杂剧》本及《奢摩他室曲丛》本。
⑥ 《男王后》有《盛明杂剧初集》本。

的“辞凰得凤”的《女状元》的一个反面。彼为女扮男装，而此则男扮女装。彼为“辞凰得凤”，而此则为后得妻。事实颇为荒诞，且无多大意义，惟作者串插尚佳耳。骥德的《离魂》诸剧皆用南曲。他颇自豪，以为杂剧而用南曲乃系“自尔作古，一变剧体”。惟《男王后》则为他早年之作，故仍颇守北剧的成规。汪廷讷所著的杂剧有《广陵月》一种。此剧叙唐韦青与张才人遇合事，凡七出，亦杂剧中的篇幅较长者。事本《乐府杂录》。

车任远字柅斋，号蘧然子，上虞人，著《四梦记》。盖以绝不相干的四段故事合而为一本者。这四梦是《高唐》、《南柯》、《邯郸》及《蕉鹿》。今“四梦”原本未见，惟《蕉鹿梦》存耳[①]。此剧的故事是敷演《列子》中的郑人得鹿失鹿的寓言的。但叙述过于质实，反失空灵幻妙的趣味；教示过于认真，又有笨人说梦之感觉，远不如《列子》原文之隽逸可喜。

徐复祚著《一文钱》[②]杂剧。《一文钱》的故事，出于佛经。虽亦为了悟的宗教剧，却颇有诙谐的趣味，形容悭吝的富人卢至员外，极其淋漓尽致。

王澹字澹翁，自号澹居士，会稽人，著《樱桃园》一剧[③]。又有《双合》、《金椀》、《紫袍》、《兰佩》诸传奇，今并不传。这是一篇无多大趣味的鬼魂报恩的故事。但作者将这平淡的故事，却能点染生姿，颇饶隽语。

陈汝元字太乙，会稽人，著《红莲债》一剧。《红莲债》大似徐渭的《翠乡梦》，惟更为复杂些，其主人翁乃为世俗所熟知的苏东坡与佛印。

---

① 《蕉鹿梦》有《盛明杂剧二集》本。

② 《一文钱》有《盛明杂剧初集》本，有山水邻刊《四大痴》本。

③ 《樱桃园》一作《樱桃梦》，有《盛明杂剧二集》本。

又有林章[①]字初文，福清人，万历间曾在戚继光幕下。后因事下狱死。章有奇才，颇有建立功名意。而处境艰苦，欲试无从，终至被奸人所陷。他所著有《青虬记》，今惜不传。佘翘字聿云，池州人。著《量江记》传奇及《赐环记》与《锁骨菩萨》杂剧。《量江记》今有墨憨斋改本。冯梦龙序《量江记》道："所为乐府，尚有《赐环记》、《锁骨菩萨》杂剧。余恨未悉睹。"则此二剧，在冯氏之时已在若存若没之数的了。今更不可得见。黄方胤[②]，号醒狂，金陵人，著《陌花轩杂剧》。焦循《剧说》云："《陌花轩杂剧》，凡十折，曰《倚门》，四折；《再醮》，一折；《淫僧》，一折；《偷期》，一折；《督妓》，一折；《娈童》，一折；《惧内》，一折；皆举市井敝俗，描摹出之。"此七剧今有"杂剧编"本，颇邻于鄙亵。孙源文字南公，号笨庵，无锡人。著《饿方朔》一剧，今不传。焦循《剧说》云："《饿方朔》四出，以西王母为主宰，以司马迁、卜式、李陵、李夫人等串入。悲歌慷慨之气，寓于俳谐戏幻之中，最为本色。"陆世廉字起顽，号生公，又号晚庵，长洲人。宏光时官光禄卿。入清，隐居不出。著《西台记》，叙谢皋羽恸哭之事，盖系有感而发者。惜今亦不传。

茅维[③]字孝若，归安人，坤子。自号僧昙，著《苏园翁》、《秦庭筑》、《金门戟》、《双合欢》、《闹门神》等五剧。[④]焦循《剧说》说，《闹门神》"谓除夕夜，新门神到任，旧门神不让相争也。曲中《紫花儿序》云：'谁将俺画张纸装的五彩冷面皮，意气雄赳竖剑眉。阔口鬔髭，手擎着加冠进爵，刀斧彭排。奇

① 见《明诗综》卷五十二。

② 或作方印、方儒皆非。应据周晖《金陵琐事》作方胤。

③ 见《明史》卷三百八十七，《列朝诗集》丁集下。

④ 《苏园翁》等五剧，皆有《杂剧新编》本。

哉！刚买就，遍街人惊骇，尽道俺庞儿古怪。满腹精神，倜傥胸怀。'《金蕉叶》云'俺且眼偷瞧桃符好乖，那戴头盔将军忒呆，只你几年上都剥落了颜色，甚滋味全无退悔。'《小桃红》云：'少不得将笤帚儿刷去尘埃，把旧门神摔碎扯纸条儿满地踹，化成灰。非俺莫面情掣带，只你风光过来，威权颟顸，到今日回避也应该。'"又《金门戟》一剧演的是："辟戟谏董偃事，皆本正史。"（北京图书馆所藏残本《杂剧新编》，存维四剧。）

参考书目

一、《曲品》　明吕天成编，有暖红室刊本，《重订曲苑》本。

二、《曲律》　明王伯良编，有明刻本，《读曲丛刊》本，《重订曲苑》本。

三、《曲录》　王国维编，有《晨风阁丛书》本，《重订曲苑》本，《王氏遗书》本。

四、《曲海总目提要》　有大东书局石印本。

五、《盛明杂剧初二集》　明沈泰编，有明刻本，董氏翻刻本。

六、《杂剧新编》　清邹式金编，有清初刻本。

七、《元明杂剧二十七种》　有国学图书馆石印本。

八、《古今名剧柳枝集》，《酹江集》　明孟称舜编，有崇祯刊本。

九、《群音类选》　明胡文焕编，有明刻本。

第六十章 长篇小说的进展

罗贯中以后长篇小说作者的沉寂——《水浒传》的改编——吴承恩《西游记》的出现——福建板的《四游记》——《封神传》——《三宝太监西洋记》——《杨家府》与《孙庞斗智》——邓志谟杨尔曾等——《平妖传》的改作——伟大的《金瓶梅》——其时代与作者的推测——《金瓶梅》的影响——《隋炀艳史》与《禅真逸史》——讲史进展的途径——《皇明英烈传》——熊大木冯梦龙等

一

自罗贯中以后，长篇小说的作者似乎又中断了一时。从洪武到正德，这一百六七十年间，我们找不到一位重要的作者或著名的作品。“也许书阙有间”，我们不能得到正确的史料。但即有几位无名的作家，而其没有产生著名的作品，则为不可掩的事实。直到了嘉靖、万历时，伟大的创作，方才陆续的出来，呈现了空前的光彩。自有长篇小说以来，其盛况恐怕没有超过那个时代的。《水浒传》完成于这时，《封神传》写作于这时，《西游记》

也于这时始有了定本。尤其伟大的，则更有了空前所未有的一部“现实主义”的小说——虽然其中一部分的描写，未免过于刻画淫秽，曾招致了多数人的责难——《金瓶梅》。所谓小说界中的四大奇书，已有了三部是完成于这时的。此外，《皇明英烈传》和《三宝太监西洋记》的出现，诸种讲史的编订，也都是值得一说的。

《水浒传》的祖本，虽创作于施耐庵，编纂于罗贯中，然使其成为今样的伟大的作品的，则断要推嘉靖时代的某一位无名作家的功绩。这一位伟大的作家可惜我们现在已不能知道他的真确的姓名。有的人说是郭勋写的，但事实上似乎不会是的。（也有人说是汪道昆写的，更不可靠。）也许这位大作家曾在过郭勋的幕府中的也难说。我们以简本的《水浒传》与嘉靖时出现于世的繁本“水浒传”一加比较，我们便知道，在这两本之中，躯壳虽是，而精神则已是全然不同的了。原本或只是一具枯瘠不华的骨殖；附之以血肉，赋之以灵魂者，则为嘉靖本的《水浒传》的作者。嘉靖本《水浒》之对于原本《水浒》，不仅扩大、增饰、润改之而已，简直是给她以活泼泼的精神，或灵魂，而使之焕然动目，犁然有当于心，由平常的一部英雄传奇而直提置之第一流的文坛的最高座上。《水浒》而没有遇到嘉靖时代的这位改作者，则也终于是罗贯中氏的一部创作而已，终于是罗氏《三国志演义》的伯仲之间的一物而已。但既遇到了这位改作者，则其地位与重要便完全不同了。她已不复是《三国志演义》的侪辈，也不复是《说唐传》，及原本《平妖传》的侪辈。她独自高出于罗氏的诸作而另呈了一副面目，正如罗氏的《三国志演义》之高出于元刊《全相平话》的诸作一样，而其高出的程度则不仅伯仲之间而已。这位改作者，其运用国语文的程度已臻炉火纯青之候，几乎是莹然的美玉，粹然的真金，湛然的清泉，已不见一毫的渣

滓，一丝的疵瑕。而其曲折深入，逼真活泼的描写，也已与最高的创作的标准相符合。第一黄金时代的诸话本作家，有时虽也可达到这个境地，然其作品总是短篇。若长至一百回，十馀册的作品，他们是不敢试手的。这种长篇的大著之出现于此时，正足以见这个嘉靖时代之较第一黄金时代为尤伟大。也正足以表现文学史上的发展规律，决不是“一代不如一代”，而有时是在向前进步的。

综观嘉靖本的《水浒传》与罗氏原本不同者约有数点。第一是，添加了一部分的“题材”进去。嘉靖本与原本其事实间架当无不同，次序也犁然如一；起于洪太尉的误走妖魔，而终于宋江、吴用、李逵的死与葬。但嘉靖本究竟也添加了一部分材料进去，那便是征辽的故事的一大段。这一大段故事是加在全伙受招安之后，擒捕方腊之前的。因为罗氏原本已将陆续聚集于梁山泊的一百单八位好汉的结果，都已安排定了，嘉靖本的作者无法再将这种前定的结果移动。所以他对于平辽的一役，便平空添出了许多人物来，代替梁山泊诸好汉去冲锋陷阵，死于战地，梁山泊好汉们却是一个也不曾受到损害——虽然战事的激烈，未必下于征方腊。这乃是嘉靖本作者的苦心孤诣处，也是他的补插此段的显出补插的大罅隙处。第二是，扩大了原文的叙述。往往原文十字，嘉靖本的作者可以扩大而成为百字。胡应麟谓：“中间抑扬映带，回护咏叹之工，真有超出语言之外。”盖其高出于原本远甚之处，便在于这种“游词馀韵，神情寄寓处”。

二

《西游记》小说，流行于今者凡数种。于《唐三藏取经诗话》之外，有杨致和作的四十一回本，万历时，余象斗曾编入他所刊

行的《西游记》中。有朱鼎臣作之十卷本《唐三藏西游释厄传》，为隆、万间福建书林刘莲台所刻。有吴承恩作一百回本，即今日所通行者。近更在《永乐大典》一三一三九卷发见《西游记》的一段，“魏徵梦斩泾河龙”。其中情节，大致相同，无甚出入。朱、杨似从吴本删节而来，而《永乐大典》本则当为吴本之所本，吴本之出现，实为《西游》故事里最伟大的一个成就。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人。性敏多慧，博极群书，复善谐剧。著《西游记》及《射阳存稿》等。嘉靖甲辰岁贡生。后官长兴县丞。隆庆初，归山阳。万历初卒。承恩在当时，名不出乡里，《西游记》虽风行一时，而知其出于吴氏之手者盖鲜。以《永乐大典》本与吴本较之，二本之间，相差实不可以道里计。《大典》本《西游记》，未脱民间原始传说的面目。吴氏之作则为出于文人学士之手的伟大的创作。其一枯瘠无味，其一则丰腴多趣。其间的不同，正若嘉靖本《水浒传》之与罗氏原本。难怪吴作盛传于世，而《大典》本则掩没不传。吴氏依据《大典》本以成其骨骼，更杂以诙谐，间以刺讽，或有意的用以说说道理，谈谈玄解。于是后之解说便多。或以为作者是以此阐佛的，或以为作者是讲修炼的，或以为作者是用以讨论儒家的明心见性之学的。总之，他们是无一是处的。作者难免故弄滑稽，谈谈久已深入民间及文人的哲学中的五行的相生相克等等之说，然决不是有意的处处如此布置的。原来，这种布置，一半并非吴氏的创作而是传之已久的。吴氏之作的百回，可分为下列的四大段：

第一段 第一——第七回：叙孙悟空出生、求仙及得道、闹三界等事。

第二段 第八——第十二回：叙魏徵斩龙、唐皇入冥、刘全送瓜及玄奘奉谕西行求经事。（通行本吴氏《西游记》于第八九回间插入玄奘的身世及为父母报仇事，盖系从朱鼎臣本钞补而来

的。)

第三段　第十三——第九十九回：叙玄奘西行，到处遇见魔难，所遇凡八十一难，但皆由佛力佑护，及孙行者的努力，得以化险为夷，安达西天。这是全书最长的一大段。写得虽是层次井然的一难过去又一难，却难得八十一难之中，事实雷同者却不很多。此可见作者的心胸的细致与乎经营的周密。

第四段　第一百回：写玄奘及其徒孙悟空、猪悟能、沙悟净等护经回东土，皆得成真为佛事。但作者算算，前文只有八十难，于是又增“水厄”一难，以成全八十一难之数；殊足使读者有迷离惝怳之感。(按吴昌龄的《西游记杂剧》，玄奘的东归是由佛另行派人护送的，孙行者诸人皆留在西天成佛，并不与玄奘同归。)

这四大段至少可成为三部独立的书。孙行者花果山水帘洞的出生，龙宫、地府与天宫的大闹，八卦炉、五行山的厄运，乃是一部独立的英雄传奇。第二段唐太宗入冥事，在唐末便已有了像《唐太宗入冥记》一类的俗文小说了。第三段及第四段，更可以自成一部好书，与荷马的《亚特赛》(Odyssey)是有同样的迷人的魔力的。将这不同的四段而以玄奘西行的一条线贯串之，这是很有趣的，而且是很早的一种努力。而吴氏则为这个努力中的最后而且最高明的一位作者。连吴昌龄氏也在内。从《唐太宗入冥记》以后，叙述太宗、玄奘之事者，不知多少，而集其大成者则为吴氏此作。其后虽更有《后西游记》、《续西游记》以及《西游补》之属，然方之吴氏的所作，则似乎皆有“续貂”之感。《西游补》虽另有寄托，别饶趣味，然其文学上的成功，则实在赶不上吴氏。

与《西游记》同类的著作，这个时候也产生了好几部。万历时，余象斗曾总集之编为《四游记》一书。这部《四游记》名虽

一书，其实乃是四部毫不相干的书的总集。其中的一部便是杨致和氏的四十一回本的《西游记》。其他三部则为：(一)《上洞八仙传》(一名《八仙出处东游记传》)，兰江、吴元泰作；(二)《南游记》(亦名《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余象斗编；(三)《北游记》(亦名《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出身志传》)，亦为余象斗编。合此四者，即所谓东、西、南、北《四游记》者是。当时未必是恰恰合于“四游”之数的。除了杨致和的《西游记》外，其馀三书，皆未必原名即为《东游记》等等的。且除了杨致和、吴元泰二书显然为万历以前的旧本外，《南游记》及《北游记》亦当为相传已久的民间的读物。故余象斗加了一翻的编订之后，只题为“编”而不题为“作”。《上洞八仙传》凡二卷，五十六回，叙八仙得道原由，而其叙述的中心则为八仙赴蟠桃会后渡海而归。八仙各有宝物，而蓝采和的玉版尤灿灿发光。龙王太子深爱之，遂摄而夺之，并将采和幽于海底。其他七仙上岸，不见采和。藉其仙术，知采和陷在龙宫。因此仇隙，遂与龙王大战。以火烧海，移山填洋，极仙家幻变的能事，大似《西游记》前数回孙行者大闹天宫。龙王大败，请了天兵来助，也敌不了八仙的威力。后来观音东来，为他们讲和，始各和好如初。《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即《南游记》)凡四卷十八回，写华光为救母而大闹天宫、地府，受尽诸般苦楚，始终不悔不服。后为孙行者之女月孛所制，几死。赖火炎王光佛救之，华光始愈，皈依佛道。这又是一部大闹三界的活剧，而其布局较《西游记》为尤伟大。华光救母与目莲救母恰恰是一个对照。然一则以佛力，一则以魔力，行动大不相同。然其精神的纯洁高尚，富于“殉教”的观念则一。如果作者的描写力也达到吴承恩的程度，则这部书的成就似当较《西游记》为尤伟大。《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出身志传》(即《北游记》)凡四卷二十四回，亦为神灵争斗的一幕。然并不足

观，远不如《南游记》的轰轰烈烈，有声有色。

《西游记》等作，原有所本，而许仲琳的《封神传》则虽亦有所本，却完全是自己的创作，自己的骨架，并无多大承袭旧文处。我们将许氏的《封神传》与元刊的《武王伐纣书》一对读，则知许氏之采用旧文的事迹处，实寥寥无几。旧作武王伐纣虽不少神怪之言，较之许氏的《封神传》来却真如小巫之见大巫。《乐毅伐齐七国春秋后集》，虽也仙魔恶斗，撼天动地，攻阵被围，鬼哭神惊，极幻怪神奇的能事，然较之《封神传》来却也令人有"自郐以下，不足观矣"之叹。总之，任什么"相斫书"，却总没有像《封神传》的那末极力形容"憝国九十有九国，馘魔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周书世俘篇》）的那次威武凄怖的战役的。武王伐纣，古来本有"血流漂杵"之说，然经了儒者的粉饰，却轻轻的以"前徒倒戈"文之。《封神传》虽有夸张过度之处，却很大胆的打破了这个传统的观念。《封神传》全书一百回，作者许仲琳，南京应天府人，号钟山逸叟，生平未详。虽间有浅陋之处，然其博学广闻，多采异语以入传，则颇使人感到他并不是一位浅陋的学者。张无咎序《平妖传》，曾及《封神传》，则许氏的生代，至迟当在万历，早则或在嘉靖、隆庆。这时，政治界对于文字的罗网似乎最稀，（虽待遇儒臣不以礼，却不大管文人的帐，故淫亵之作皆可公然发卖。）故《封神传》中的叙述，颇有很大胆的地方。若哪吒的逼父，杨戬的反殷，都是旧礼教所不能容的，而许氏却言之津津。又通天教主的门下，万汇皆仙，百兽不拒，亦颇使人有仁者泽及万物之感。惟杀戮死伤过多，又过于鼓吹着定命论，却也使人处处感得栗然、凄然，不甚觉得愉快。关于姜尚的屡困不遇及与其妻马氏的交涉，似乎作者颇受有流行当时的《荐福碑》、《金印记》诸剧的影响。

《封神传》若甚似荷马的《依里亚特》(Iliad)及印度大史诗《马哈勃拉太》(Mahabrata)，则产生于万历时代的《三宝太监西洋记》，大似荷马的《亚特赛》与印度的史诗《拉马耶那》(Ramayana)。《西洋记》凡一百回，罗懋登作。懋登号二南里人，生平亦不甚可知。惟所刊著之作颇多。曾为《琵琶记》作音释，又为邱濬的《投笔记》作注，他自己也写着些剧本，乃是万历间一位很好事的文人。《西洋记》叙的是，永乐中太监郑和奉使率将士下海威服南洋诸国事。此举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至今锡兰岛上尚有郑和的碑文在着，南洋各地也尚都流传着三宝太监的传说。此事并没有什么神奇幻怪的影子，然一入罗氏的笔端，却成了一部较《亚特赛》为尤怪诞，视《拉马耶那》不相上下的一部叙录神奇的历险与战争之作了。不知这种神奇的故事，是罗氏的冥想的创造，还是民间本来流传着的。我们猜想，像这样夸诞可怪的故事至多只有三分是依据传说，而其馀七分则完全由作者自己添上去的。作者的文笔颇多有意做作，故自弄文之处，大不似《水浒》、《西游》诸作的自然流畅，似乎他是深中着“七子”诸人的复古运动之毒害的。例如：

> 原来先前的高山大海，两次深涧樵夫，藤葛龙蛇蜂鼠，俱是王神姑撮弄来的。今番却被佛爷爷的宝贝拿住了。天师的心里才明白，懊恨一个不了。怎么一个懊恨不了？“早知道这个宝贝有这等的妙用。不枉受了他一日的闷气。”王神姑又叫道：“天师，你来救我也！”天师道：“我救你我还不得工夫哩。我欲待杀了你，可惜死无对证；我欲待捆起你，怎奈手无绳索；我欲先待中军，又怕你挣挫去了。”
>
> ——《西洋记》第四十回

这种故意舞文弄墨的地方，颇失了小说的天趣。故终不能与《水浒》、《西游》等同得人赞颂。

《杨家府演义》[1] 出现于万历间，《孙庞斗智》出现于崇祯间，也都是《封神传》、《西游记》一类的神怪小说。《孙庞斗智》[2] 的来源是很古远的。元代建安虞氏刻有《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同时所刻而今已不传的《七国春秋前集》，当必为“孙庞斗智”无疑。这读了《乐毅图齐》的开场白而可知的。崇祯本的这部《孙庞斗智》，其气韵也和《乐毅图齐》极为相类，或是就元人旧本而改作的吧。

《杨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义》刊于万历三十四年，首有秦淮墨客序。前半本于称为《北宋志传》的“杨家将”的故事，后半十二寡妇征西，及杨文广、杨怀玉的故事，似为作者所创作，极荒诞不经，文字也很浅率。中叙杨家诸将和狄青的冲突，青屡屡的想谋害他们。这事很可怪。俗传的《狄包杨万花楼演义》，狄青是站在杨家的一边的。这里却把狄青写成王钦若式的人物了。不知有所据否？秦淮墨客名纪振伦，字春华。此书或即其所自著的吧。

邓志谟出现于万历间，写了不少体裁诡怪的东西。他写了好几种的“争奇”。今所知者已有《山水争奇》，《风月争奇》，《梅雪争奇》，《花鸟争奇》，《童婉争奇》，《蔬果争奇》[3] 等数本；每奇凡三卷。第一卷是一篇小说，其性质极类李开先的杂剧《园林午梦》。譬如《山水争奇》便是叙述“山神”和“水神”的争胜斗口的。山神说山是如何的好，水神又说水是如何有造于人类和

---

① 《杨家府演义》有明万历刊本（西谛藏），有清乾隆间翻刻本。

② 《孙庞斗智》有崇祯原刊本，有清代坊刊本（改名《前七国孙庞演义》）。

③ 《山水争奇》等有明刊本（北京图书馆及西谛均藏有数种）。

万物。各搬出了不少的典故来，作为证据。其第二卷、第三卷则各搜辑“山”、“水”或“蔬”、“果”的“艺文”，自诗赋以至剧曲，无不包罗在内，很有些重要的资料。他又写作了《晋代许旌阳得道擒蛟铁树记》、《唐代吕纯阳得道飞剑记》、《五代萨真人得道咒枣记》等神仙故事。今惟《铁树记》最流行[①]。《飞剑记》亦见于《醒世恒言》[②]。志谟字景南，饶安人，自号百拙生，亦号竹溪散人，为建安书贾余氏的塾师，故所作都由余氏为之刊行。

杨尔曾则于万历、天启间在杭州写作着小说。他字圣鲁，钱塘人，号雉衡山人，又号夷白主人。他刊行了插图的通俗书不少。像《海内奇观》、《图绘宗彝》等，至今还在流行着。他的《东西晋演义》[③] 凡十二卷五十回，刊于万历间。《晋书》原为“薮谈”，这部演义也极雅驯，几乎无一字无来历。在讲史里是较好的一部。他的《韩湘子传》[④]，凡三十回，刊于天启三年，却是很诞妄的，大约是出于《昇仙记》而作的吧。最可笑的，是他说，韩愈前生为玉皇大帝殿前的卷帘将军，因争蟠桃，失手将琉璃盏打碎，故被贬谪到人间来。韩湘子的故事至此已尽幻变的能事。

伟大的作家冯梦龙在泰昌间改作罗贯中的《平妖传》[⑤]，这是很得称誉的一部小说。他将罗氏原本二十回，扩大为四十回。自第一回《授剑术处女下山》到第十五回《胡媚儿痴心游内苑》

---

① 《铁树记》有福建坊刊本，亦见《警世通言》第四十卷。

② 《飞剑记》见《醒世恒言》第二十二卷（易名《吕洞宾飞剑斩黄龙》）。又以上三作并有明刊本。

③ 《东西晋演义》有万历间原刊本，又有其他翻刻本。

④ 《韩湘子传》有明刊本；清代坊刊本也有数种。

⑤ 冯氏《新平妖传》有泰昌刊本，有同治间翻刻本。

都是新增的。在原书一至五回间，增入了三回，十八至二十回间增入了二回。如此一改，面目遂以全新。“始终结构，有原有委，备人鬼之态，兼真幻之长。”（张无咎《平妖传序》）其间的改作、增润之处，确是颇为横恣自然的。

三

《金瓶梅》[①] 的出现。可谓中国小说的发展的极峰。在文学的成就上说来，《金瓶梅》实较《水浒传》、《西游记》、《封神传》为尤伟大。《西游》、《封神》，只是中世纪的遗物，结构事实，全是中世纪的，不过思想及描写较为新颖些而已。《水浒传》也不是严格的近代的作品。其中的英雄们也多半不是近代式（也简直可以说是超人式的）。只有《金瓶梅》却彻头彻尾是一部近代期的产品。不论其思想，其事实，以及描写方法，全都是近代的。在始终未尽超脱过古旧的中世传奇式的许多小说中，《金瓶梅》实是一部可诧异的伟大的写实小说。她不是一部传奇，实是一部名不愧实的最合于现代意义的小说。她不写神与魔的争斗，不写英雄的历险，也不写武士的出身，像《西游》、《水浒》、《封神》诸作。她写的乃是在宋、元话本里曾经略略的昙花一现过的真实的民间社会的日常的故事。宋、元话本像《错斩崔宁》、《冯玉梅团圆》等等尚带有不少传奇的成分在内。《金瓶梅》则将这些“传奇”成分完全驱出于书本之外。她是一部纯粹写实主义的小说。《红楼梦》的什么金呀，玉呀，和尚，道士呀，尚未能脱尽

① 《金瓶梅》版本甚多，以万历版《金瓶梅词话》为最好。今有北平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本。惜仅印百部，且为非卖品。卿云书局的《古本金瓶梅》即从民国五年存宝斋的《真本金瓶梅》翻印的，秽亵的地方已都除去，最易得。

一切旧套。惟《金瓶梅》则是赤裸裸的绝对的人情描写；不夸张，也不过度的形容。像她这样的纯然以不动感情的客观描写，来写中等社会的男与女的日常生活（也许有点黑暗的，偏于性生活的）的，在我们的小说界中，也许仅有这一部而已。俗语有云："画鬼容易画人难。"以人为常见之物，不易得真，却最易为人找到错处；鬼则为虚无飘缈的东西，任你如何写法，皆无人来质证，来找错儿。《西游》，《封神》，画鬼的作品也，故易于见长。《金瓶梅》则画人之作也，入手既难，下手却又写得如此逼真，此其所以不仅独绝于这一个时代的小说界也！可惜作者也颇囿于当时风气，以着力形容淫秽的事实，变态的心理为能事，未免有些"佛头着粪"之感。然即除净了那些性交的描写，却仍不失为一部好书。

《金瓶梅》的作者，不知其为谁。世因沈德符有"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语，遂定为王世贞所作。张竹坡作《第一奇书》批评，曾冠以《苦孝说》。顾公燮的《消夏闲记摘抄》也详记世贞撰作此书以毒害严世蕃，为父复仇事。然其实这些传说却未必是可信的。《金瓶梅词话》的欣欣子序云："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兰陵为今山东峄县；和书中之使用山东土白一点正相合。惜这个伟大作家笑笑生今已不知其为何许人。欣欣子和笑笑生为友辈，序上曾称引到丘濬、周静轩等而称他为"前代骚人"，又就其所引歌曲看来，皆可信其为万历间，而非嘉靖间之所作。《金瓶梅》一出，便为文士们所赞赏。沈氏《野获编》云："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予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是此书在万历中方盛行于世。《金瓶梅》全书凡一百回。据

沈德符言，其五十三至五十七回原阙，刻时所补。《金瓶梅》的内容，只是取了《水浒传》的关于武松杀嫂故事为骨子而加以烘染与放大。当时，此故事也曾见之于剧场，像沈璟的《义侠记》所演的便是，可见其流传的范围甚广。作者虽取了这个人人熟知的故事，然其描写的伎俩却高人不止一等。其结局也和《水浒传》不同。其中心人物为西门庆。像西门庆这样的人物，在当时必是一个实型。却说西门庆，清河人，本是一个破落户，后渐渐的发达，也挣得一官半职，以财势横行于乡里间。娶有一妻三妾，尚在外招花引柳。遇武大妻潘金莲，悦之。鸩其夫武大，纳她为妾。武大弟武松，为兄报仇，误杀李外傅，刺配孟州。西门庆益横恣。又私李瓶儿，亦纳她为妾，得了她不少家财。瓶儿生一子，夭死。她自己不久亦亡。而庆因淫纵过度，也死。于是家人零落。金莲被逐居在外。恰遇武松赦归，为他所杀。庆妻吴月娘有遗腹子孝哥。金兵南侵，举家逃难。月娘在一佛寺中，梦到关于她家的因果报应，遂大悟。孝哥也出家为和尚。《金瓶梅》的特长，尤在描写市井人情及平常人的心理，费语不多，而活泼如见。其行文措语，可谓雄悍横恣之至。像第三十三回：

> 敬济喝毕，金莲才待叫春梅斟酒与他，忽有吴月娘从后边来。见奶子如意儿抱着官哥儿，在房门首石台基上坐。便说道："孩子才好些，你这狗肉又抱他在风里。还不抱进去！"金莲问："是谁说话？"绣春回道："大娘来了。"敬济慌的拿钥匙往外走不迭。众人都下来迎接月娘。月娘便问："陈姐夫在这里做什么？"金莲道："李大姐整治些菜，请俺娘坐坐。陈姐夫寻衣服，叫他进来吃一杯。姐姐，你请坐。好甜酒儿，你吃一杯。"月娘道："我不吃。后边他大妗子和杨姑娘要家去。我又记挂着你孩子，迳来看看。李大姐，你

也不管，又教奶子抱他在风里坐着。前日刘婆子说他是惊寒，你不好生看他!”李瓶儿道：“俺陪着姥姥吃酒，谁知贼臭肉三不知，抱他出去了。”

其他像第七回的写《杨姑娘气骂张四舅》，以及潘金莲、王婆的泼辣的口吻，应花子的帮闲随和的神情，都是化工之笔，至今尤活泼泼的浮现于我们的眼前的。

《金瓶梅》有好几种不同的版本。最早的一本，可能便是北方所刻的“《金瓶梅词话》”，沈德符所谓“吴中悬之国门”的一本。当冠有万历丁巳（四十五年）东吴弄珠客的序和袁石公（题作廿公）之跋的。《金瓶梅词话》，当最近于原本的面目。起于《景阳冈武松打虎》，并有吴月娘被掳于清风寨，矮脚虎王英强迫成亲，却幸遇宋江，说情得释的一段事。那都是后来诸本所无的。山东土白，也较他本为独多。崇祯版而附有黄子立、刘启先、洪国良诸人所刻插图的一本《金瓶梅》，大约是在武林所刻的，却面目大异于《金瓶梅词话》。第一，每回的回目都对仗得很工整，不像《词话》之不仅不对仗，字数也有参差，像第二回的回目：

西门庆帘下遇金莲　王婆贪贿说风情

一为八字，一为七字。崇祯版则整齐得多了。第二，崇祯版为适合于南人的阅读计，除去了不少的山东土白，以此，减少不少的原作的神态。第三，崇祯版以《西门庆热结十兄弟》开始。武松打虎事，只是淡淡的说过。今所见的各本，像张竹坡评的《第一奇书》和其他坊本皆从崇祯本出。又有《真本金瓶梅》，删去秽亵，大加增改，更失原本的真相。

《隋炀帝艳史》[1] 是紧跟在《金瓶梅》之后的。所写的不是一个破落户，却是一个放荡的皇帝的一生。组织了《海山记》、《迷楼记》、《开河记》诸文，而加以很细腻，很娇艳的描写，确是一部杰作。她影响于后来的小说很大。褚人获的《隋唐演义》，前半部便全窃之于《艳史》。《红楼梦》的描写、结构，也显然受有《艳史》的启示。《艳史》出版于崇祯间，题“齐东野人编演”，凡八卷四十回，确是一部盛水不漏的大著作。

《禅真逸史》和《禅真后史》[2] 也都出现于崇祯间。二书皆题清溪道人编，叙述很诞异不经，也多杂秽亵的描写，而教训的气味又很重。和《隋炀艳史》比较起来，未免有驽驷之感。《逸史》凡四十回，《后史》凡六十回。

四

在这时代，讲史的刊行与编订可谓极盛。福建、杭州、南京、苏州诸书肆，所刊印的小说，十之七八是讲史。自嘉靖到崇祯，几乎每部讲史都要增订、润改个几次。也有出自文人们的创作的。大都那些讲史都是由俗而雅，由说书者的讲谈而到文人学士的笔削，由杂以许多荒诞鄙野的不经的故事而到了几成为以白话文写成之的历史或纲鉴。那演化的途径是脱离“小说”而迁就、黏附“历史”。这个演化，也许可以说是倒流。讲史原是历史小说，却不料竟成了这样的“白话历史”的一个结果!

最早的一部讲史，便是《皇明英烈传》(一作《英武传》，一

① 《隋炀艳史》有明刊本，乾隆间翻刻本，其他坊本多删节。

② 《禅真逸史》及《后史》有明刊本；清代翻刻本亦多。

作《云合奇踪》)[1]。这是郭勋作的。相传郭勋尝改订《水浒传》，刊行《三国志演义》；是一位很懂得欣赏小说的人物。勋为郭英后，袭封武定侯。后因事下狱死。据说，他之作《英烈传》，为的是要表彰郭英的功绩。后又有《真英烈传》，则有意反对之，把郭英的地位缩小得很多。《英烈传》写朱元璋得天下事，把这位流氓皇帝的“发迹变泰”的故事，烘染得很活泼。而刘基、宋濂诸人，却被写成诸葛亮似的神怪的人物。

福建书贾熊大木，在嘉靖间也刊行了不少讲史。他自称钟谷子，建阳县人。尝有不少咏史诗，插入其所编订的讲史中。所编讲史，今所知者有《全汉志传》、《唐书志传演义》、《两宋志传》，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都是些编年式白话化的历史。在其间，《大宋中兴演义》，叙岳飞生平者，最为流行，且似也写得最好。后来托为邹元标所作的一部《精忠传》，以及于华玉的节本，都从此本出。[2]

南京有周氏书贾，以周曰校为最著，在万历中刊行了不少讲史，常用的是周氏大业堂和周氏万卷楼之名。所刊的有《三国志演义》、《东西晋演义》、《东西汉通俗演义》等；也加以少许的增润，例如《三国志演义》中所见的许多周静轩诗，似便是由万卷楼的刊本始行加入的。

稍后，长洲周之标也刊行《残唐五代史演义》和《封神演义》。

福建建安书贾余象斗及其家族，在万历到崇祯间，刊行的小

---

① 《英烈传》有明刊本（北京图书馆藏）；又《云合奇踪》，题徐文长编，系《英烈传》之改本，亦有明末刊本（西谛藏）。此二本，均有清代坊刊本。

② 《大宋中兴演义》及《精忠传》有好几种明刊本。清坊本亦多。惟于华玉本罕见（西谛藏）。

说最多。关于讲史的有《列国志传》、《全汉志传》、《三国志演义》、《东西晋传》、《唐书志传》、《南北两宋志传》、《大宋中兴岳王传》、《皇明开运名世英烈传》等书，可为洋洋大观。

周游（字仰止）的《开辟演义》[①]，凡六卷八十回，刊行于崇祯乙亥。大抵是增补各家讲史所未备的“上古史”的一段空白的。又有《夏商志传》的，不知为何人所作，传为钟伯敬批评，当也出现于此时，衔接于《开辟演义》和《列国志传》之间。

冯梦龙的《新列国志》[②] 一百零八回，结束了这个讲史的典雅化的运动。这是金阊叶敬池所刊本。在原本的题页上，说着冯氏尚着手于《两汉志传》的改写。惜未之见。当系不曾完工。《新列国志》完全撇开了旧本的《列国志传》而另起炉灶。梦龙杂采《左传》、《国语》、《国策》、《史记》诸书而冶为一炉，几无一事无来历。他恣意攻击着旧本《列国志传》的浅陋，把什么临潼斗宝，鞭伏展雄诸无根的故事皆一扫而空。诚然是一部典雅的“讲史”，而小说的趣味同时便也为之一扫而空。

参考书目

一、《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撰，北新书局出版。

二、《小说考证》及《续编拾遗》　蒋瑞藻撰，商务印书馆出版。

三、《小说旧闻钞》　鲁迅编，北新书局出版。

四、《日本内阁文库汉文书目》　日本印本。

---

① 《开辟演义》等均有明刊本，亦有清代坊刻本。

② 《新列国志》有明末刊本；清蔡元放评之，改名《东周列国志》，坊刊本最多。

五、《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孙楷第编，北京图书馆印行。

六、《中国文学论集》　郑振铎撰，开明书店出版。

七、《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　孙楷第编，北京图书馆印行。

第六十一章　拟古运动第二期

拟古运动的复活——不受羁勒者的诗人们——杨慎薛蕙等——李攀龙王世贞等——谢榛——“南园后五先生”——汪道昆卢柟

一

李、何所提创的第一次的拟古运动，到了后来，气焰渐渐地衰弱了，明代的文坛又失去了中心。但第二次的拟古运动，不久复产生了，其影响更大，所波及的时间与地域也更久、更广。

这第二次的拟古运动，是以李攀龙和王世贞二人为主将的。他们也是七个人，故论者称之为“后七子”。

当李、王等后七子未出之前，作者们不受李、何拟古运动和影响，有杨慎、薛蕙、皇甫诸诗人。他们鹰扬虎视于当代，继李、何而为当代的文坛的老师。他们都各有其成就，各有其信徒。惟其影响却没有李、何那末大了。

杨慎[1] 在其间是最博学多才的一位大诗人，但久谪边远之区，故其势力也便小了。慎字用修，新都人。廷和子。七岁能文。正德辛未（1511 年）举会试第二，廷试第一。授翰林修撰。嘉靖甲申（1524 年）七月，两上议大礼疏，率群臣撼奉天门大哭。廷杖者再，毙而复苏。谪永昌（1488—1559）。有《升庵集》[2] 及杂著百馀种。他独立于当时的风气之外，自有其深厚的造诣。陈卧子道："用修繁蔚之中，时见新警。"他的诗，早年的，饶有六朝的风度；晚年的，渐见风骨嶙峋之态。像《江陵别内》："此际话离情，羁心忽自惊。佳期在何许？别恨转难平。"一见便知决不是李、何辈装模作态之篇什。

薛蕙[3] 字君采，亳州人，正德甲戌进士。为吏部郎中，以议大礼下诏狱。寻复职。未几，罢归（1486—1541）。有《考功集》[4] 十卷。王世贞《艺苑卮言》称其诗"如宋人叶玉，几夺天巧；又如倩女临池，疏花独笑。"胡应麟《诗薮》于李、何一派外，少所许可，而亦称其"潇洒温醇"。像"泛舟"：

> 水口移舟入，烟中载酒行。渚花藏笑语，沙鸟乱歌声。晚棹沿流急，春衣逐吹轻。江南《采菱曲》，回首重含情。

那末轻盈自然的作风，当然会博得时人一致的好感。

华察[5] 字子潜，无锡人。嘉靖丙戌进士。历侍读学士，掌

---

① 杨慎见《明史》卷一九二，《列朝诗集》丙集。

② 《升庵集》有明万历间张士佩刊本；又《升庵全集》（包括《外集》）有清刊本。

③ 薛蕙见《明史》卷一九一，《列朝诗集》丙集卷十二。

④ 《薛考功集》有明嘉靖刊本，有万历间陈文烛刊本，有道光间亳州刘氏刊本。

⑤ 华察见《列朝诗集》丁集卷三。

南院事（1497—1574）。有《岩居稿》八卷。尝出使朝鲜。察诗，评者皆称其冲淡闲旷，追步陶、韦。像《秋日闲居漫兴》："高斋著书暇，云尽见诸峰，……溪深度夕鸟，地静闻疏钟"；《酌红梅下》："岩梅发红萼，独树明高林。春尽鸟唱寂，雪晴山阁阴"；《荆溪晓发》："挂席出溪口，微茫天渐明。残星带高树，春水抱孤城。野旷月初没，村深鸡乱鸣"；确都具有渊明的恬澹自然的作风。

高叔嗣[①]字子业，祥符人，嘉靖癸未进士，累迁湖广按察使（1501—1537）。有《苏门集》[②]八卷。子业诗品清逸，在当时即得好评。李开先谓："苏门虽云小就，去唐却近。蔡白石、王岩潭以苏门为我朝第一。"陈卧子也道："子业沉婉隽永，多独至之言。读之，如食谏果，味不骤得。"像《偶题》："凉风昨夜起，残雨夕阳移。坐卧身无事，茫然生远思"；《安肃县寺病居》："野寺天晴雪，他乡日暮春。相逢一尊酒，久别满衣尘"等，都是情深意悒的。王廷陈[③]字稚钦，黄冈人，正德丁丑进士。授吏科给事中。以事下狱，免归。有《梦泽集》[④]二十三卷。陈卧子道："稚钦爽俊，故意警而调圆。"像《病后客过有赠》："病骨旬时虚酒筵，壮心激烈嗟暮年。秋堂过客击柝后，寒渚哀鸣吹笛边。"他以早年被废，故语多愤激。

四皇甫[⑤]兄弟，"俱擅菁华，吴中一时之秀，海内寡俦。"（《艺苑卮言》）长兄冲，字子浚，长洲人，嘉靖举人（1490—1538），有《华阳集》；次涍，字子安，嘉靖壬辰进士，累迁南刑

① 高叔嗣见《明史》卷二八七，《列朝诗集》丁集卷一。

② 《苏门集》有明刊本。

③ 王廷陈见《列朝诗集》丙集卷十五。

④ 《梦泽集》有《四库全书》本。

⑤ 皇甫兄弟见《明史》卷二八七，《列朝诗集》丁集卷四。

部员外，出为浙江佥事（1497—1546），有《少玄集》；次汸，字子循，嘉靖己丑进士，累迁云南按察佥事（1498—1583），有《司勋集》；次濂，字子约，一字道隆，嘉靖甲辰进士，除工部主事，出为兴化同知（1508—1564），有《水部集》[①]。四皇甫诗，皆能自立，风格俱冲逸玄旷；较之刻意拟唐者反更近于唐人。冯时可《雨航杂录》谓："吴下能诗者朝子循（汸）而夕元美。或问其优劣。周道甫曰：子循如齐、鲁，变可至道；元美如秦、楚，强遂称王。"涍诗多清逸，汸则较为藻丽，濂尤善于哀悼之作。像涍的《治平寺》：

> 风中到香界，独往意冷然。步引花木乱，看坐洲岛连。一林寄空水，满院生云烟。正此化心寂，钟声松外传。

自不是雕绘、模拟之作。

同时有四冯兄弟者，亦皆以能诗名。兄名惟健，字汝强，临朐人；次惟重，字汝威；次惟敏[②]，字汝行；次惟讷，字汝言。惟敏兼善词曲[③]；惟讷纂《古诗纪》[④]，颇有功于学者。又松江有何良俊、良傅兄弟，也皆善于为文。良俊的《四友斋丛说》[⑤]，考订经史以至词曲，很见细心研讨的工力。

又有严嵩[⑥]，嘉靖时为相数十年，权威倾天下。所作《钤山

---

① 四皇甫诗集均有明刊本。

② 冯惟敏兄弟见《列朝诗集》丁集卷二。

③ 冯惟敏的《海浮堂集》有明刊本。（中多补版，未见初印者。）

④ 《古诗纪》有明刊本。

⑤ 《四友斋丛说》有明刊本。

⑥ 严嵩见《明史》卷三十八，《列朝诗集》丁集卷十一。

堂集》[1]，刻本甚多。因其为后人所诟病，故并其诗亦被轻视。其实，他诗的作风，雄厚渊深，饶有盛唐气息，远在七子以上。惟以其为人的鄙狠，其诗乃因之而少人注意。

二

四皇甫有才而未尝以声气号召后学；升庵力足以奔走世人，而早岁投荒，地位便远不如人。在云南，很有些人集于他的左右，然而地方太偏僻了，便影响不到两京和江南。故自李、何以后，总有数十年了，文坛上还不曾有过什么中心的主盟者。及嘉靖末，李、王二人起，而轰轰烈烈的号呼，奔走，标榜，攻讦的风气，才又复活起来。

这运动，最早始于李先芳、谢榛、吴维岳及李攀龙诸人的倡诗社。这时榛为主盟。王世贞入京，先芳引之入社。又二年，宗臣、梁有誉也入社。这时李、王声气已广，先芳又出为外吏；遂摈先芳、维岳不与，而自称为五子。后徐中行、吴国伦亦至，乃改称七子。即所谓"后七子"者是。攀龙、世贞为之魁。其持论大率同前七子；文不读《西京》以下所作，诗不读中唐人集，而独盛推李梦阳。他们所自作，古乐府往往割剥字句，剽窃古作；文则聱牙戟口，读者至不能终篇。其弊，攀龙为尤甚。攀龙死，世贞为之魁。而前后五子等等名目，始纷纷标榜于世。前五子为李攀龙、徐中行、梁有誉、吴国伦、宗臣；后五子为余曰德、魏裳、汪道昆、张佳允、张九一；续五子为王道行、石星、黎民表、朱多煃、赵用贤；末五子为李维桢、屠隆、胡应麟、赵用贤等（用贤亦在"续五子"中）；广五子为卢柟、欧大任、俞允文、

---

① 《钤山堂集》的明刊本，有二十卷本，有四十卷本；又江西刊四十卷本。

李先芳、吴维岳；后又广之为“四十子”，交游之士，殆尽入其罗网中。

攀龙[1] 字于鳞，历城人，嘉靖甲辰进士，除刑部主事。出为顺德知府。后擢河南按察使（1514—1570）。有《沧溟集》[2]三十卷。攀龙才力富健，凌铄一时；诗多佳者；而古乐府却最为驽下。连王世贞也道：“然不堪与古乐府并看，则似临摹帖耳。”可谓切中其病。其散文尤生吞活剥得利害，可代表拟古运动的最坏的结果：

> 罅中穿如峡中，峡中衔如罅中。峡中之缟垂，罅中之缟倚，皆自级也。栈北得崖径丈。人仄行于穿手在决吻中，左右代相受。踵二分垂在外。足已茹则啮膝也；足已吐是以趾任身。北不至十步，崖乃东折，得路尺许于崖刿中。人并崖南行，耳如属垣者二里。
>
> ——《太华山记》

然效之者却遍天下。隆、万间的散文，遂一时呈现出一种斑斓古怪的作风出来。世贞所作，较为平衍自然，却摹拟《史记》太过，亦时伤套袭吞剥。

世贞[3] 字元美，号凤洲，又称弇州山人，太仓州人。嘉靖丁未进士，除刑部主事，出为山东副使。以父忬被杀，解官。后复起，累官至刑部尚书（1526—1590）。有《弇州山人四部稿》

① 李攀龙见《列朝诗集》丁集卷五。

② 《沧溟集》有明隆庆刊本，清道光间刊本。

③ 王世贞见《明史》卷二八七，《列朝诗集》丁集卷六。

一百七十四卷，《续稿》二百七卷[1]。世贞在七子中影响最大，被攻击亦最甚。艾南英《天佣子集》尝道："后生小子，不必读书，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后《四部稿》，每遇应酬，顷刻裁割，便可成篇。骤读之，无不浓丽鲜华，绚烂夺目。细案之，一腐套耳。"归有光亦以"庸妄巨子"讥之。然其才识自渊博难及。晚年所作，尤清真近情，不尽以赝古终其身。他的长篇乐府，像《太保歌》、《袁江流钤山冈当庐江小吏行》，都是元、白的同道，离开于鳞很远。

"七子"中，世贞最恭维宗臣。臣[2] 字子相，扬州兴化人。嘉靖癸丑进士，出为福建提学副使（1525—1560）。有《方城集》[3]。子相诗以太白为摹拟的目标，故世贞评之道："如华山道士，语语烟霞，非人间事。"像《夜立》："秋风天外声，明月江中影。幽人把桂枝，露下衣裳冷，"也只是貌为跌宕而已。徐中行和吴国伦[4]，其成就也很浅。中行字子兴，长兴人。嘉靖庚戌进士，累官江西右布政使（1517—1578）。有《青萝馆集》。国伦字明卿，湖广兴国州人。中行同年进士。累官河南参政，有《甔甀洞稿》[5]。他在七子中最为老寿；世贞死，他和汪伯玉、李本宁继之而狎主齐盟。刘子威、冯元成、屠纬真辈，又相与附和之，延长了"后七子"的时代，直到公安派的崛起。

谢榛[6] 和梁有誉在"七子"中是较为特立的。榛字茂秦，

---

① 《弇州山人四部稿》又《续稿》有明刊本。

② 宗臣见《列朝诗集》丁集卷五。

③ 《宗子相集》有明刊本。

④ 徐中行及吴国伦均见《列朝诗集》丁集卷五。

⑤ 徐中行《天目山堂集》及吴国伦《甔甀洞稿》均有明刊本。

⑥ 谢榛见《明史》卷二八七，《列朝诗集》丁集卷五。

临清人，自号四溟山人，一号脱屣道人。有《四溟集》[①]。他论诗与于鳞不合，诗社诸人遂合力排之。榛游于秦、晋诸藩，又尝与郑若庸同为赵王上客。他眇一目，以布衣终（1495—1575）。声气远不及世贞辈，故前后广续五子以及四十子之列，他皆不得与。然其诗则工力自深。钱谦益谓："其称诗之指要，实自茂秦发之。茂秦今体，工力深厚，句响而字稳，七子五子之流皆不及也。"有誉[②] 字公实，广州顺德人，嘉靖庚戌进士，任刑部主事，有《兰汀存稿》。有誉入社不久，即归乡，与乡人欧大任、黎民表[③]、吴旦、李时行等结为诗社，粤人号为"南园后五先生"[④]。所作颇少摹拟之病。这五先生所作多藻丽披纷，富于南国的情调，像"窕窈《子夜》声，凄恻《江南》弄，繁音逐水流，哀响因风送"（吴旦：《玉峡夜泊》）；"兹岭何绵亘，孤根下杳冥。云光荡鸟背，水气杂龙腥"（黎民表：《弹子矶》）；"谭君置酒烧银烛，为我停杯吹紫玉。正逢兰佩赠佳人，何事《竹枝》奏离曲！数声袅袅斗柄低，渐雁哀损入耳啼。霜满洞庭悲落木，萤流长信恨空闺"（欧大任：《夜听谭七吹笛》）等等都可看出一种特有的"南歌"的本色来。

"前、后、续、末、广"五子中，尚有汪道昆和卢柟二人，较可注意。道昆字伯玉[⑤]，歙人。除义乌知县，累官兵部侍郎。有《太函集》[⑥] 一百二十卷。他和世贞互相推奉，大得世名，天

---

① 《四溟集》有明刊本，有清宣统元年排印本。

② 梁有誉见《列朝诗集》丁集卷五。

③ 欧大任、黎民表均见《明史》卷二八七，《列朝诗集》丁集卷六。

④ 按南园五先生为孙蕡、王佐、黄哲、李德、赵介，皆明初人。《南园后五先生集》为清陈文藻编，有陈氏刊本。

⑤ 汪道昆见《明史》卷二八七，《列朝诗集》丁集卷六。

⑥ 《太函集》有明刊本。

下遂元美、伯玉并称。然二人实不合。世贞晚年尝云："予心诽太函之文而口不敢言，以世所曹好也。"太函于诗，成就甚浅，散文则摹古太过，也很少自然之趣。徒以其声势足以奔走世人，故亦被称为一代文宗。

卢柟[①] 字少楩，一字次楩，又字子木，濬人，太学生，有《蠛蠓集》[②]。柟为少年公子，往往盛气凌人。以致系狱多年，历尽苦艰。冯梦龙《醒世恒言》中，有《卢太学诗酒傲公侯》（第二十九卷，亦见《今古奇观》）话本，即叙其事。以此冤狱，益练其才，其诗的造诣遂深邃。陈卧子道："山人排荡自喜，颇有越石清刚之气。"其《狱结后书呈王龙池二府》一篇，浩莽之气逼人，殆不是宗子相之貌为大言者所能比匹。

参考书目

一、《梁园风雅》二十七卷　　明赵彦复编，有明刊本。

二、《明诗选》十三卷　　明陈子龙等编，有明刊本。

三、《石仓历代诗选》　　明曹学佺编，所收明诗最富，惜未见全书。

四、《列朝诗集》　　清钱谦益编，有原刊本，有清宣统间铅印本。

五、《明诗综》一百卷　　清朱彝尊编，有原刊本。

六、《明诗纪事》　　近人陈田编，有刊本。

七、《明文海》及《明文授读》　　清黄宗羲编，《文海》有钞

---

① 卢柟见《明史》二八七，《列朝诗集》丁集卷五。

② 《蠛蠓集》有嘉靖刊本，万历刊本（今所见者多补板）。

本，《授读》有刻本。

八、《明文在》一百卷　　清薛熙编，有局刊本。

第六十二章　公安派与竟陵派

拟古运动的疲乏——三袁以前的反抗者——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及归有光——徐渭——李贽——汤显祖——“嘉定四先生”——公安派的阵容——袁宏道兄弟——黄辉陶望龄等——所谓“竟陵派”——钟惺与谭元春——诗人阮大铖——寓言的复兴——小品文的发达——陈继儒董其昌张岱等——徐宏祖的游记——复社几社及豫章社

一

前后七子所主持的拟古运动，到了万历中叶，便成了强弩之末。习久生厌，一般人也都对之起了反感。公安袁氏兄弟遂崛起而张反抗的旗帜。这面异军特出的旗子一飘扬于空中，文坛的空气便立刻变更了过来。李、何和王、李的途径是被塞绝了，他们的主张成了时人攻讦的目标，也无复更奉李于鳞《唐诗选》、王元美《四部稿》为追摹的目标者。王、李盛时，世人以读天宝以后的唐诗，和宋人的著作为讥弹的口实，而这时，袁宗道却公然以白、苏（即白居易、苏轼）名其斋了。从王、李的吞剥、割

裂、临摹古人的赝古之作，一变而到了三袁们的清新轻俊，自舒性灵的篇什，诚有如从古帝王的墓道中逃到春天的大自然的园苑中那末愉快。

在三袁未起之前，后七子的作风，便已有攻讦之者，惟其气力不大，未能给他们以致命伤耳。特别在散文一方面，因为拟古运动所造就的结果，不满人意，所以很早的便发生了反抗的运动；这第一次的反抗运动乃是由几位古文家主持之的。

嘉靖初，王慎中、唐顺之等已倡为古文，以继唐、宋以来韩、欧、曾、苏诸家之绪。慎中[①]字道思，晋江人，嘉靖五年进士。历官户部主事，河南参政（1509—1559）。有《遵岩集》[②]。慎中初亦从何、李的主张，为文以秦、汉作者为法，后乃悟欧、曾作文之法，尤向往于子固。唐顺之亦变而从之。天下称之曰："王、唐。"顺之[③]字应德，号荆川，毗陵人，嘉靖八年进士。历兵部、吏部，入翰林。罢官十馀年，复召用兵部，颇得信任，甚著武功（1507—1560）。有《荆川集》[④]。王、唐又与赵时春、熊过、陈束、任瀚、李开先、吕高，号嘉靖八才子。第一次拟古运动，几为王、唐的古文运动所排倒。但李攀龙、王世贞起，却又复炽了拟古运动。（攀龙为慎中提学山东时所赏拔者，但论文却异其倾向。）惟在李、王的第二次拟古运动全盛的时代，古文运动也并未完全绝迹；不过号召、奔走天下士的力量却没有王、李那末伟大耳。这时古文运动的领袖为茅坤、归有光二人。

茅坤[⑤]字顺甫，归安人，嘉靖十七年进士。屡迁广西兵备

---

① 王慎中见《明史》二八七，《列朝诗集》丁集卷一。

② 《遵岩集》有隆庆间刊本。

③ 唐顺之见《明史》卷二〇五，《列朝诗集》丁集卷一。

④ 《荆川集》有明嘉靖刊本，有清代唐氏、盛氏诸刊本，有《四部丛刊》本。

⑤ 茅坤见《明史》卷二八七，《列朝诗集》丁集卷三。

佥事。后因事罢归。年九十卒（1512—1601）。他受唐顺之的影响最深。顺之于唐、宋人文，自韩、柳、欧、三苏、曾、王八家外无所取。坤选《唐宋八大家文钞》即全据顺之的绪论以从事者。后人“八家”之说，盖始于此。

但于散文深有所成就者，还当推归有光[①]。有光字熙甫，昆山人。应进士不第，退居安亭江上，讲学著文二十馀年，学者称曰震川先生[②]。嘉靖四十四年始成进士，年已六十。授长兴知县。不久卒（1506—1571）。他尝序《项思尧文集》道：“盖今世之所谓文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之学，而苟得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争附和之以诋排前人。韩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毋乃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以倡导之与？”所谓“妄庸巨子”盖指当时有大力的文坛主将王世贞。然世贞晚年亦心服之。尝赞有光的画像道：“风行水上，涣为文章。风定波息，与水相忘。千载有公，继韩、欧阳。”盖有光的散文，澹远有致，虽平易而实丰腴；像《书斋铭》、《项脊轩记》等都是很隽美的抒情文，为“古文”里的最高的成就；荆川、遵岩皆所不及。有光颇好《太史公书》，相传他尝为之批点（此书今传于世）；但其周纳附会的评论，却和李、王诸子所论者也未见得相差很远，或未必确出于其手欤？

---

① 归有光见《明史》卷二八七，《列朝诗集》丁集卷十二。

② 《震川文集》有明归氏刊本，陈文烛刊本，《四部丛刊》本。

二

古文家虽抛弃了秦、汉的偶像，却仍搬来了第二批偶像“唐、宋八家”等，以供他们崇拜追摹的目标；依然不曾脱离掉广大的奴性的拟古运动的范围。不过，由艰深而渐趋平易，由做作过甚而渐趋自然，却是较近人情的一种转变耳。真实的完全摆脱了“迷古”的魔障的，确要推尊到公安派的诸作家——虽然他们是历来受到那末鄙夷的不平等的待遇。

可称为公安派的先驱者，乃是几位独往独来的大家，却不是什么古文作家们。在其间，有三个大作者是应该为我们所记住的——虽然他们也是那末久的被压伏于不公平的正统派的批评之下。

这三位大作者是：徐渭、李贽与汤显祖。徐渭[①] 字文长，山阴人。性狷激。尝入胡宗宪幕中。宗宪死，他归乡里。后发狂而卒（1521—1593）。他天才超轶，诗文皆有奇气，工写花草竹石。尝自言：“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时王、李倡社，谢榛以布衣被摈。渭愤愤不平，誓不入其党。而其所成就，也和王、李辈大异其趣。他的《徐文长集》[②]，至今传诵不衰。诗幽峭，别出途径，不屑屑于摹拟古人的作风。袁宏道谓：“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灭之气，英雄末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

---

① 徐渭见《明史》卷二八八，《列朝诗集》丁集卷十二。

② 《徐文长集》有明刊本，有海山仙馆本；《逸稿》有明刊本。

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坟。”像“远火澹冥壁，月与江波动。寂野闻籁微，单衾觉寒重。”（《夜宿沙浦》）“竹雨松涛响道房，瓜黄李碧酒筵香。人间何物热不喘？此地苍蝇冻欲僵。一水飞光带城郭，千峰流翠上衣裳。”（《新秋避暑豁然堂》）“虎邱春茗妙烘蒸，七碗何愁不上升。青箬旧封题谷雨，紫砂新罐买宜兴。”（《某伯子惠虎邱茗谢之》）几无不是新语连绵，奇思突出；其不避俗语，俗物，无所不入诗，已开了公安派的一条大路。

李贽[①] 的遭遇，较徐渭殆尤不幸。贽之被正统派文人们所疾视，也较渭为尤甚。贽字卓吾，号宏甫，泉州晋江人。领乡荐，不再上公车。授教官。历南京刑部主事，出为姚安太守。尝入鸡足山，阅藏不出。被劾，致仕。客黄安耿子庸处。子庸死，遂至麻城龙潭湖上，祝发为僧。卓吾所著书，于上下数千年之间，别出手眼，在思想界上势力甚大；当时学者们，咸以为妖，噪而逐之。寻以妖人，逮下通州狱。狱词上，议勒还原籍。卓吾道：“我年七十有六，死耳，何以归为!”遂夺薙发刃自刭，两日而死。在万历间，所著《焚书》[②]，尝被焚二次；清室亦以卓吾所著，列于禁书中，然卒传。在文坛上，卓吾是独往独来的。他无意于为文，然其文却自具一种绝代的姿态。他不摹仿什么古人，他只说出他心之所言。行文如行云流水，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这在明人散文中，已是很高的成就了。他的诗，尤有影响于公安派；什么话都敢说，不惧入俗，不怕陷诙谐。或伤其俳优作态，实则纯是一片天真。像：

本无家可归，原无路可走。若有路可走，还是大门口。

---

① 李贽见《列朝诗集》闰集卷三。

② 《焚书》有明刊本，有清末铅印本；《文集》有明刊本；《遗书》有明刊本。

——《偈答梅中丞》

芍药庭开两朵，经僧阁里评论。木鱼暂且停手，风送花香有情。

——《云中僧舍芍药》

一别山房便十年，亲栽竹筿已参天。旧时年少唯君在，何处看山不可怜！

——《重来山房赠马伯时》

间亦有很平庸的浅陋的篇什，但他决不用艰深，或藻丽以文饰其庸浅。

汤显祖的诗文[①]，为其"四梦"所掩，很少人注意及之，其实却是工力很深厚的。其散文，不自言有什么宗派，却是极严整、精密的文言文，在所谓"古文"中，也可占一个最高的地位；有抒情的意味很浓厚的小品，也有极端庄的大文章。李贽、徐渭间露粗犷，或显跳踉诙谐之态。惟显祖之作，却如美玉似的无瑕，如水晶似的莹洁，留不下半点渣滓。他的诗也很高隽。屠隆云："义仍才高学博，气猛思沉，格有似凡而实奇，调有甚新而不诡，语有老苍而不乏于姿，态有纤秾而不伤其骨。"（《绛雪楼集》）帅机谓："义仍诸诗，聚宝熔金，譬诸瑶池之宴，无腥腐之混品；珠履之门，靡布褐之芜杂。"（《阳秋馆集》）我们只要举一首：

① 《玉茗堂全集》有明刊本，有清顺治刊本；又《向棘邮草》有明刊本（罕见）。

罅树红无地，岩檐绿有江。蝶花低雨槛，鼯竹乱秋窗。

楚沥杯谁个？吴歌榜欲双。崩腾过云影，浥浥片心降。

——《龙潭高阁》

已可知道他们的话，并不是凭空的瞎赞。显祖于王世贞颇为不敬。尝谓："我朝文字以宋学士为宗。李梦阳至琅琊，气力强弱杂细不同，等赝文尔。"又简括献吉、于鳞、元美文赋："标其中用事、出处，及增减汉史、唐诗字面，流传白下。"可谓反抗拟古运动的一个急先锋。

同时又有程嘉燧（字孟阳，原为休宁人，有《松圆浪淘集》）、李流芳（字长蘅，有《檀园集》）、娄坚（字子柔，有《吴歈小草》）、唐时升[1]（字叔达，有《三易斋集》）四人，也能诗，而俱住嘉定，被称为"嘉定四先生"。其诗的作风也有异于王、李。

三

所谓公安派，盖指公安袁宗道、宏道、中道的三兄弟及其他附庸者而言。宗道字伯修，万历丙戌进士，授编修，累官洗马庶子，赠礼部侍郎。有《白苏斋集》[2]。宗道并不是公安派的主将，却是他们的开倡者。他在词垣时，正王、李作风在绝叫；他独与同馆黄昭素，力排假借盗窃之失。尝有诗道："家家椟玉谁知赝，处处描龙总忌真。一从马粪《卮言》出，难洗诗家入骨尘。"其

---

① 程嘉燧、李流芳、唐时升等均见《明史》卷二八八，《列朝诗集》丁集卷十三。

② 《白苏斋集》有明刊本。

意可知。他于唐，好香山，于宋，好眉山，故自名其斋曰白苏；欲由赝而返真，由临描而返自然。虽所成就未必甚高，却已启导了一大派的诗人们向更真实的路上走去。

宏道[①] 字中郎，宗道弟，为公安派最重要的主持者。他为万历壬辰进士，除吴县知县。历国子博士，官至吏部员外郎。有《敝箧》、《锦帆》、《解脱》、《瓶花》、《潇碧堂》、《广陵》、《破研斋》诸集。[②] 其弟中道谓："中郎诗文、如《锦帆》、《解脱》，意在破人之执缚。才高胆大，无心于世之毁誉，聊抒其意之所欲言耳。或快爽之极，浮而不沉，情景太真，迫而不远。而出自灵窍，写于铦款，萧萧冷冷，足以荡涤尘情，消除热恼。"盖宗道还未免为白、苏所范围，宏道才开始排弃规范，空所依傍；凡所作，类皆"出自灵窍"。他最表彰徐渭与李贽。又尝刊行汤显祖的"四梦"（即柳浪馆评刊"四梦"）。其于前人，盖于狷介不群者独有默契。或病其浅俗。而清人攻讦之尤甚。朱彝尊谓："由是公安流派盛行。然白、苏各有神采，顾乃颓波自放，舍其高洁，专尚鄙俚。"然朱氏不知宏道、中道已非复白、苏可得而牢笼之者。《四库总目提要》谓："公安三袁又从而排抵之。其诗文变板重为轻巧，变粉饰为本色，致天下耳目一新，又复靡然而从之。然七子犹根于学问，三袁则惟恃聪明。学七子者不过赝古，学三袁者乃至矜其小慧，破律而坏度。名为救七子之敝，而敝又甚焉。"其实中道也已说过："一二学语者流，取中郎率易之语，效颦学步，其究为俗俚，为纤巧，为莽荡，乌焉三写，必至之弊，岂中郎之本旨哉!"中郎诗固有像朱彝尊所指斥的"无端见白发，欲哭翻成笑。自喜笑中意，一笑又一跳"一类的俳谐无聊

---

① 袁宏道见《明史》卷二八八，又三袁并见《列朝诗集》丁集卷十二。

② 《袁中郎全集》有明刊本数种，有道光间刊本；《袁中郎十种》有明刊本。

之作，然并不多。像“细雨乍收山鸟喜，乱畦行尽草花熏”（《暮春饮郭外》）；“坐消纤雨轻阴日，间踏疏黄浅碧花”（《柳浪初正》）；“一曲池台半畹花，远山如髻隔层纱。南人作客多亲水，北地无春不苦沙”（《暮春至德胜桥水轩待月时微有风沙》）；能不说他是清丽的么？其他率真任性之作，更多不胜举。他的散文也是很活脱鲜隽的；虽不如其诗之往往纯任天真，而间有用力的斧凿痕，然已离开唐、宋八家，乃至秦、汉文不知若干里路了！他开辟了一条清隽绝伦的小品文的大道，给明、清诸大家，像张岱诸人走。这，其重要，也许较他的诗为尤甚。

中道字小修，在三袁中为季弟。万历丙辰进士，授徽州教授，累迁南礼部郎中。有《珂雪斋集》[①]。中郎有一段批评他的话：“小修诗文，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有时情与景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予则极喜其疵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脱近代文人气习故也。”（《锦帆集》）最好，我们可以把这一段话移来批评整个公安派的作家们，特别中郎他自己。小修自序《珂雪斋集》道：“古人之意至而法即至焉。吾先有成法据于胸中，势必不能尽达意。达吾意而或不能尽合于古之法，合者留，不合者去，则吾之意其可达于言者有几，而吾之言其可传于世者又有几！故吾以为断然不能学也。姑抒吾意所欲言而已。”这不啻是公安派的一篇堂堂正正的宣言！

王阳明的学说，不仅在哲学上，即在明代文学上，也发生了极大的影响。从李卓吾到公安派诸作家，间接直接殆皆和阳明的学说有密切的关系。卓吾最崇拜阳明。中郎亦有诗道：

---

① 《珂雪斋集》有明刊本。又明末有《三袁集》。

念珠策得定功成，绝壑松涛夜夜行。说与时贤都不省，依稀记得老阳明！

——《山中逢老僧》

明中叶以后的文坛风尚，真想不到会导源于这位大思想家的！(将更详于下文)

为公安派张目者，初则有黄辉和陶望龄等，后则转变到竟陵派的钟、谭诸人。望龄字周望，会稽人，万历己丑进士，授编修，迁国子祭酒。有《水天阁集》及《歇庵集》[①]。辉字昭素，一字平倩，南充人，万历己丑进士，累迁侍读学士。有《铁庵集》及《平倩逸稿》。而望龄受袁氏兄弟的影响尤深，诗文也皆足以自见。

四

竟陵派导源于公安，而变其清易为幽峭。钟伯敬尝评刻中郎全集，深致倾慕。明末清初诸正统派的批评家们也同类并举的同致攻讦，而集矢于竟陵诸家者为尤深。钱谦益道："当其创获之初，亦尝覃思苦心，寻味古人之微言奥旨，少有一知半见，掠影希光，以求绝于时俗。久之，见日益僻，胆日益粗。举古人之高文大篇，铺陈排比者，以为繁芜熟烂，胥欲扫而刊之，而惟其僻见之是师。其所谓深幽孤峭者，如木客之清吟，如幽独君之冥语，如梦而入鼠穴，如幻而之鬼国；浸淫三十馀年，风移俗易，滔滔不返。余尝论近代之诗：抉擿洗削，以凄声寒魄为致，此鬼趣也；尖新割剥，以噍音促节为能，此兵象也！著见文章而国运

① 《歇庵集》有明刊本。

从之，岂亦‘五行志’所谓诗妖者乎?”朱彝尊更本之而断实了他们的罪状：“钟、谭从而再变，枭音鴃舌，风雅荡然。泗鼎将沉，魑魅齐见!”以国运的沉沦，而归罪于公安、竟陵诸子，可谓极诬陷的能事！然千古人的耳目，又岂是几个正统派的文人们所能束缚得住的!

竟陵派的大师为钟惺与谭元春，二人皆竟陵人；倾心以附和之者则有闽人蔡复一，吴人张泽、华淑等。钟惺[①]字伯敬，号退谷，万历庚戌进士。授行人。累迁南礼部郎中，出为福建提学佥事，有《隐秀轩集》[②]。他以《诗归》一选得大名，亦以此大为后人所诟病。其他坊肆所刊，冒名为他所阅定的书籍，竟多至不可计数；可见他在明末势力的巨大。他为诗喜生僻幽峭，最忌剿袭，其苦心经营之处，不免时有镵削的痕迹；实为最专心的诗人的本色。不能不说是三袁的平易浅率的进一步。谭元春[③]字友夏，天启丁卯举人，有《岳归堂集》[④]。他和伯敬交最深。所作有极高隽者。然常人往往不能解，正统派作家尤讦之最力：“以俚率为清真，以僻涩为幽峭。作似了不了之语，以为意表之言，不知求深而弥浅；写可解不可解之景，以为物外之象，不知求新而转陈。无字不哑，无句不谜，无一篇章不破碎断落。一言之内，意义违反，如隔燕、吴；数行之中，词旨蒙晦，莫辨阡陌。”（《列朝诗集》）反面看来，此正足为友夏的赞语。他的深邃悟会处，有时常在伯敬之上。伯敬尚务外，而他则穷愁著书，刻意求工，确是一位彻头彻尾以诗为其专业的诗人。但他的声望却

---

① 钟惺见《明史》卷二八八，《列朝诗集》丁集卷十二。

② 《隐秀轩集》有明刊本，有清末刊本。

③ 谭元春见《明史》卷二八八，《列朝诗集》丁集卷十二。

④ 《岳归堂集》有明刊本，又《谭子诗归》有明刊本。

没有伯敬那末大。

在这里不能不提起阮大铖[①] 一下。阮氏为人诟病已久，他的《咏怀堂诗集》[②]，知者绝少。然集中实不乏佳作。他是一位精细的诗人，和钟、谭之幽峭，却甚不同。

五

在散文一方面，万历以来的成就，是远较嘉、隆时代及其前为伟大，且是更为高远；虽然正统派的批评家们是那末妒视这个伟大时代的成就。这伟大的散文时代，以徐渭、李贽、中郎、小修为主将，而浩浩荡荡的卷起万丈波涛，其水势的猛烈，到易代之际而尚洄漩未已。

阳明学说，打破了“迷古”的魔障，给他以“自抒己见”的勇气。同时，阳明的讲学方式，也复兴了一个很重要的文体，即自周、秦诸子以来便已消歇的“寓言”的一体。印度文学和僧侣们的讲演，本来富于寓言；很奇怪的，却在中国文坛得不到相当的反响。许多《佛本生经》里的妙譬巧喻，一部分无声息的沉沦了，一部分却变成了死板板的传奇文。寓言的本身终于未遇到复兴的机会。直到了阳明的挺生，乃以譬喻证其学说；门生弟子受其感化者不少。而寓言在嘉、隆以后，遂一时呈现了空前的光明与荣耀。和李贽成为好友的耿定向[③]，亦为阳明的门下。尝著了一部《先进遗风》[④]，那寥寥的两卷书中，重要而且隽永的寓言

---

① 阮大铖见《明史》卷三〇八，《列朝诗集》丁集卷十六。

② 《咏怀堂诗集》有明刊本，有国学图书馆石印本。

③ 耿定向见《明史》卷二二一。

④ 《先进遗风》有《宝颜堂秘笈》本。

很不少。楚人江盈科的《雪涛小说》，亦有美妙的譬喻，足以证其思想的活跃。陆灼作《艾子后语》[①]，刘元卿作《应谐录》[②]，都是很不寻常的东西。《艾子后语》本于传为苏轼作的《艾子》。《艾子》也是很好的一部“喻譬经”。这些明人的寓言，我们可以说，其价值是要在侯白诸人的六朝“笑谈集”以上的，因为她们不仅仅是攻击人间小缺憾的“笑谈”而已！

但“寓言”还只是旁支，伟大的散文家们在这时期实在是热闹之至。崇祯时陆云龙选辑《十六名家小品》，于徐渭、汤显祖、袁宏道、袁中道、屠隆、钟惺诸家外，别选文翔凤、陈继儒、陈仁锡、李维祯、王思任、虞淳熙、董其昌、张鼐、曹学佺、黄汝亨等十家。这十六家之选，并未足以尽当时的散文；且其品题也甚为混淆，入选者未必皆为佳隽的散文作家。陈仁锡、曹学佺本为选家。仁锡[③]所选《古文奇赏》和学佺所选《历代诗选》都是卷帙很浩瀚，其中也很有重要资料的东西。其所自作，亦有甚为隽妙者，而学佺的诗尤为可观。学佺[④]字能始，侯官人，万历乙未进士。累迁广西右参议副使。天启中，除名为民。家居二十馀年，殉节而死（1574—1647）。同时闽人有徐熥、徐𤊹兄弟也皆能诗。熥字惟和，有《幔亭集》；𤊹字兴公，一字惟起，有《鳌峰集》及《徐氏笔精》。陈继儒、王思任、董其昌三家在其间算是最重要的。继儒[⑤]字仲醇，号眉公，松江华亭人。为诸生时，与董其昌齐名。年甫二十九，即取儒衣冠焚弃之，隐居昆山

---

① 《雪涛小说》及《艾子后语》均有《八公游戏丛谈》本，有《明百家小说》本。

② 《应谐录》有《宝颜堂秘笈》本。

③ 陈仁锡见《明史》卷二八八，《列朝诗集》丁集卷十五。

④ 曹学佺见《明史》卷二八八，《列朝诗集》丁集卷十四。

⑤ 陈继儒见《明史》卷二九八，《列朝诗集》丁集卷十六。

之阳。名日以盛。远近徵请诗文者无虚日；学士大夫往见者屦常满户外。卒年八十二（1558—1639）。继儒既老寿，著作尤多；坊肆往往冒其名以冠于所刻书端，或请托其为序，而他则求无不应者。以此，颇为通人所诟病。其实除应酬之作外，他所作短翰小词，确足以自立。以一布衣，游于公卿与市井间，以文字自食其力，此盖万历以后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状况，而继儒殆为此种卖文为活的"名士"们的代表。[①] 同时有王稚登者，字百穀，吴县人。亦为当时最有声誉的"名士"。且也和继儒同臻老寿[②]；其为市井流俗所知，仅次于继儒。

王思任[③] 字季重，山阴人，万历乙未进士，历出为地方官吏，皆不得志。稍迁刑、工二部。出为九江佥事，罢归；乱后，卒于山中。思任好诙谐，为文有奇趣[④]，正统派的文人们遂疾之若仇。董其昌[⑤] 字元宰，和继儒同乡里。万历十七年进士，累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崇祯间，加太子太保致仕，卒时八十二（1555—1636）。其昌以善书名，画亦潇洒生动，绝出尘俗。诗文皆清隽，类其书画。

天启、崇祯间的散文作家，以刘侗、徐宏祖及张岱为最著。张岱字宗子，山阴人，有《琅环山馆集》[⑥]。其所著《陶庵梦忆》、《西湖梦寻》[⑦] 诸作，殆为明末散文坛最高的成就。像《金

---

① 陈眉公《晚香堂集》有明刊本，有清末铅印本。又《陈眉公集》有明刊本。

② 《王百谷集》有明刊本。

③ 王思任见《列朝诗集》丁集卷十二。

④ 《王季重集》有《乾坤正气集》本。又《谑庵文饭小品》有明刻本。

⑤ 董其昌见《明史》卷二八八，《列朝诗集》丁集卷十六。

⑥ 《琅环山馆集》有清光绪间刊本。

⑦ 《陶庵梦忆》有刊本，有朴社标点本；《西湖梦寻》有《武林掌故丛书》本，有杭州铅印本。

山夜戏》、《柳敬亭说书》，以及状虎丘的夜月，西湖的莲灯，皆为空前的精绝的散文；我们若闻其声，若见其形，其笔力的尖健，几透出于纸背。柳宗元柳州山水诸记，只是静物的写生；其写动的人物而翩翩若活者，宗子当入第一流。徐宏祖（1585—1640）字霞客，江阴人。他不慕仕进而好游，足迹纵横数万里，缒幽凿险，多前人所未至。所著游记[①]，无一语向壁虚造，殆为古今来最忠实、最科学的记游之作；而文笔也清峭出俗，不求工而自工。刘侗字同人，麻城人；于奕正初名继鲁，字司直，宛平人。他们同著的《帝京景物略》[②]，也为一部奇书；叙景状物，深刻而有趣。虽然不是像《洛阳伽蓝记》似的那末一部关系国家兴亡的史记，却是很着力写作的东西；不过有时未免过于用力了，斧凿之痕，明显得使人刺目，有若见到新从高山上劈裂下来的而又被砌成园林中的假山的石块似的，怪有火气。其病恰似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的那部小说。

同时，有李日华[③]者，字君实，嘉兴人。万历壬辰进士，累官至太保少卿（1565—1635），有《恬致堂集》及《六砚斋杂记》等。他为明代最好的艺术批评家。其评画之作，自成为一种很轻妙的小品文；于《紫桃轩杂缀》及《画滕》诸编，可以见之。其诗亦跌宕风流，纤艳可喜，像《题画》："黄叶满秋山，白浪迷秋浦。门前一痕沙，白鸥近可数。"

---

① 《徐霞客游记》有刊本，有商务印书馆印本。

② 《帝京景物略》有明刊本。

③ 李日华见《明史》卷二八八，《列朝诗集》丁集卷十六。

六

李、何、王、李的前后七子的倡结诗社之风，到明末而更盛；竟由诗人的结合，而趋向到带有政治性的结社。天启、崇祯之际各地的文社，随了朝政的腐败，内忧外患的交迫而俱起。太仓则有张溥、张采所倡的复社；华亭则有陈子龙、夏彝仲、徐孚远、何刚等所倡的几社；江西则有艾南英所倡的豫章社；甬上则有陈夔献所主持的讲经会；武林则有闻子将、严印持所主持的读书社；明州则有李杲堂所主持的鉴湖社；太仓又别有顾麟士所主持的应社；一时殆有数之不尽的壮观。而彼此也常意见相左，互相排击。惟于政治上的攻击，则殆一致的对准了不合理的压迫与侵略而施之。在其间，复社、几社尤为重要。复社出现较早，则和腐败的官僚相搏斗；几社诸君子则皆怵于国难的严重和受满族侵略的痛戚而奋起作救国运动的。

在文学上的趋势讲来，复社、几社和豫章社殆都是公安、竟陵二派的反动。陈子龙明目张胆的为王、李七子作护符；张溥编《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张采选两汉文，也都是以“古学”为号召的。艾南英则痛嫉王、李，又标榜归有光等古文，以与子龙辈抗争。其实“摹仿欧、曾与摹仿王、李者，只争一头面”（黄宗羲语），于文学的前程，这种抗争是没有什么重大意义的。南英[1]字千子，东乡人。天启四年举于乡。江西陷，南英南奔于闽；唐王授御史，寻卒。[2]而陈子龙等也皆殉难于抗满之役。子

① 艾南英见《明史》卷二八八。

② 艾南英《天佣子集》有刊本。

龙[1]字人中，又字卧子，华亭人，崇祯十年进士。迁兵科给事中。大乱时，他受鲁王命，结太湖兵欲起事；事泄被捕，投渊死。[2]夏允彝字彝仲，闻北都陷，谒史可法，谋兴复。南京复失，他便自杀。他的儿子完淳，生丁亡国之痛，作《大哀赋》。天才横溢，哀艳惊人。似较庾子山的《哀江南赋》尤加沉痛。年十七，即殉国难而死。有集[3]。徐孚远和何刚也皆殉难以死。子龙诗文皆名世，其骈体文和长短句的造诣，尤为明人所罕及。

张溥[4]字天如，太仓人，与同里张采（字受先），同学齐名。号“娄东二张”。崇祯间，在里集诸名士，倡为复社，声誉震于吴中。溥于崇祯四年成进士，改庶吉士。假归即不出。四方好事者，多奔走其门，尽名为复社。溥亦倾身结纳，颇议及朝政。因此，为大臣所恶，欲穷究之。迄溥死（1602—1641），而狱事未已。

参考书目

一、《列朝诗集》　清钱谦益编，有原刊本，有清宣统间铅印本。

二、《明诗综》　清朱彝尊编，有清康熙间刊本。

三、《明诗纪事》　近人陈田编，有刊本。

四、《十六名家小品》　明陆云龙编，有明崇祯间刊本。

五、《明文海》及《明文授读》　清黄宗羲编；《文海》有钞

---

① 陈子龙、夏允彝等见《明史》卷二七七。

② 陈子龙《湘真阁稿》有明刊本；《陈忠裕公集》有道光刊本，《乾坤正气集》本。

③ 《夏完淳集》有《乾坤正气集》本。

④ 张溥见《明史》卷二八八。

本，《授读》有刻本。

六、《明文奇赏》四十卷，　明陈仁锡编，有明刊本。

七、《启祯两朝遗诗》　清陈济生编，有刊本，极罕见。

八、《尺牍新语》及《广集》　清汪淇编，有清康熙间刊本。

九、《尺牍新钞》及《结邻集》，《藏弃集》　清周在浚编，有清康熙原刊本，有清道光雷氏刊本。

十一、《冰雪携》　明卫泳编，罕见；又《冰雪携补》亦少见。

十二、《明三十家诗选》　清汪端编，有刊本。

十三、《明文在》　清薛熙编，有刊本。

十四、《明诗平论二集》　明朱隗编，有明崇祯间刊本。

第六十三章　嘉隆后的散曲作家们

受昆山腔影响后的散曲——梁辰鱼——金銮——杨慎夫妇——李开先——刘效祖——冯惟敏——夏言与夏旸——《艺苑卮言》所载诸家——《南词韵选》所载诸家——王稚登与《吴骚集》——范夫人——凌濛初——陈所闻及诸金陵词人——高濂史槃等——顾仲方胡文焕等——赵南星——《三径闲题》——陈继儒袁宗道等——《情籁》——沈璟及诸沈氏词人——王骥德——冯梦龙——施绍莘——俞琬纶——黄周星——王屋等——民间歌曲

一

从嘉靖到崇祯是南曲的时代。散曲到了嘉靖，已入发展、转变的饱和期，呈现着凝固的状态。南曲过分发达的结果，大部分的作家都追逐于绮靡的昆山腔之后而不能自拔。北曲的作家，几至绝无仅有。在风格与情调上，他们是那样的相同：一部《吴骚》，我们读之，很难分别得出某一篇是何人所作的。因此，在这畸形的发达的极峰，即到了万历中叶的时候，作者们便不期然

而然的发生自觉的感情的枯竭。一部分的人便想从北曲里汲取些新的题材与内容来；别部分的人便又想从民间歌谣里，得到些什么惊人的景色与情调。第一部分的许多“曲海青冰”一类的“以南翻北”之篇什，当然只是无聊的而且无灵魂的玩意儿；第二部分的《挂枝儿》、《黄莺儿》、《罗江怨》一类的民歌之拟作与改作，比较的可以使人注意，却总之，也究竟显露出作者们自身的不景气，即情思的消歇来。所以，在这一个南曲的时代，即从嘉靖到崇祯的一百二十馀年间，我们看见的是清歌妙舞的悠闲的生活，我们看见的是奇巧的追逐于种种的肉感的刺激之后；我们看见的是红灯，绿裳，宴会，登临的情景。而我们所听到的也只是满足的嬉笑；别离与失望的幽诉；因过度闲暇所生的无可奈何的叹息。至多，只是些清丽的隽妙的作品；只是些拟仿民歌而成功的篇什；只是些绮腻柔滑若锦缎的文章。却缺少了弘伟的有风骨的歌什。在弘、正之时，还有陈铎、常伦、康海的粗豪的歌声，而这时却只有吴娃低唱似的绵绵不绝的情语了。白石以至草窗、梦窗时代的宋词，有些和这时代的明曲相似。惟彼时作者们的情绪尚十分的复杂，而这时却千弦只是一声，千语只是一意，左右离不开男女的恋情。而他们的歌声又往往是那样的凡庸与陈旧!

这南曲绝叫时代的作家们也是以南方为中心的。昆山、苏州、南京、杭州与绍兴，当时作家们是十之九集中于那些地方的。他们往往也采用北歌与楚歌，却是那末宛转曲折的将她们变为吴歌。

这短短的一百二十馀年，又可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梁辰鱼的时代；这是昆曲的始盛，不伏“王化”者尚大有人在。第二个时期是沈璟的时期；这是南曲格律最严肃，而诗思最消歇的时代。第三个时期，比较得最可乐观，真实的诗人们确乎出现了不少；我们找不出一个足以代表他们的更大的作者来，

他们都是那样的足以独立，是那样的各有风格；勉强举出几个来，或可以说是：王骥德、冯梦龙、沈自晋和施绍莘的时代吧。

正如唐诗在唐末、五代并不堕落而反开辟了另一条大道的情形相同，明代散曲在那个“世纪末”的丧乱时代，也只有更显得灿烂，而并不走上堕落的途程。

二

梁辰鱼[①] 是昆山腔的一位最重要的提倡者。如果只有魏良辅而没有伯龙的出现，昆山腔也许不会有那末远大的前途的。伯龙的《江东白苎》正像他的《浣纱记》之对于当时剧坛的影响一样，在“清曲”坛上是具有极巨伟的权威的。《江东白苎》连续篇[②]，凡四卷；有这四卷中，无论是套数或小令，都已成了后人追摹的目标。他的咏物抒情是那末样的典雅与细腻，直类最精密的刻工，在雕斫他们的核舟或玉器。也因为过于刻划得细致，过于求雅求工，便不免丧失些流动的自然的风趣。像《白练序》套的《暮秋闺怨》的二曲：

〔醉太平〕罗袖琵琶半掩，是当年夜泊月冷江州。虚窗别馆，难消受暮云时候。娇羞，腰围宽褪不宜秋。访清镜，为谁憔瘦？海盟山咒，都随一江逝水东流。

〔白练序〕凝眸古渡头，云帆暮收。牵情处错认几人归舟。悠悠，事已休。总欲致音书，何处投？空追究，光阴似昔，故人非旧！

---

① 梁辰鱼见《列朝诗集》丁集卷八。

② 《江东白苎》有明刊本，暖红室刊本，武进董氏刊本。

句句似都是曾经见过的；他是那样的熔铸古语来拼合起来的。其咏物之作，像《咏蛱蝶》的《梁州序》套：

〔梁州序〕郊原风暖，园林春霁，日午香薰兰蕙。翩翩绿草，寻芳竞拂罗衣。只见秋千初试，纨扇新开，惊得双飞起。为怜春色也，任风吹，飞过东家，知为谁！（合）花底约，休折对！奈悠扬春梦浑无际。关塞路，总迢递！（以下数曲略）

也并不能算是精工；只是善于衬托。处处是模糊影响的话，令人似明似昧，把握不到什么。总之，是乱堆典故和迷惘的情意而已。而在这寥寥的四卷里又多“拟作”、“改作”。像《杂咏效沈青门唾窗绒体》，多至十首；像《初夏题情》，为“改定陈大声原作”；《懒画眉》套又为改定沈青门作；可见其情思的不充沛。又多“代”人而写的作品；其出于自己真性情的流露者盖亦仅矣！一位创派的大师，已是如此的才短情浅，成就甚为薄弱，后继之者，自不易更有什么极伟大的表现了。

金銮[①]、莫是龙皆是辰鱼同时人；《江东白苎》中有改白屿的《寄情》之作，又有一篇《莫云卿携戴腻儿过娄水作》的“二犯江儿水”；他们当都是和辰鱼有相当的友谊关系的。

金銮字在衡，号白屿，应天人。有《萧爽斋乐府》[②]。王世贞云：“金陵金白屿銮颇是当家，为北里所贵。”周晖亦称他：“最是作家。华亭何良俊号为知音，堂云：每听在衡诵小曲一篇，

① 金銮见《列朝诗集》丁集卷七。

② 《萧爽斋乐府》有明刊本（未见），有武进董氏刊本。

令人绝倒。”（按良俊语原见《四友斋丛说》）今所见萧爽斋曲，抒情之作固多，而嘲笑讽刺之什也不少，其门庭确较梁辰鱼为宽大，且也更为真率可爱。像他的《八十自寿》的《点绛唇》套：“八十年来，三千里外关西派；浪迹江淮，留得残躯在。”开首已不是辰鱼所能梦见的了。下面写着他自己的事迹与抱负，都是直爽而明白的，并不隐藏了什么。又像《嘲王都阃送米不足》：

〔沉醉东风〕实支与官粮一斗，乃因而减半征收。既不系坐地分，有何故临仓扣？这其间须要追求。火速移文到地头，查照有无应否。

简直是在说话。又像《风情嘲戏》（四首录二）：

〔沉醉东风〕人面前瞒神下鬼，我根前口是心非。只将那冷语儿劖，常把个血心来昧，闪的人寸步难移。便要撑开船头待怎的？谁和你一篙子到底！

〔又〕鼻凹里砂糖怎舔，指甲上死肉难粘，盼不得到口，恨不的连锅啖，管什么苦辣酸咸！这般样还教不解馋，也是个天生的饿脸！

是那末样的善于运用俗语入曲；较之泛泛的典雅语，实是深刻动人得多了。其咏物曲也多精切不泛者。白屿老寿，上和徐霖为友，而下也入昆腔时代，故尚充溢着弘、正时代的浑厚真率的风趣，并不曾受昆腔派的散曲作风的影响。他其实是应该属于前一代的。

莫是龙字云卿，以字行。更字廷韩，松江华亭人（《南宫词纪》作直隶苏州人）。以诸生贡入国学。有《石秀斋集》。书画皆

有名。惜其散曲绝罕见。《南宫词纪》虽列其名于“纪内词人姓氏”，却未选其所作。

杨慎夫妇、李开先、刘效祖、冯惟敏、夏言诸人，都还具有很浓厚的前一代的作风。杨慎有《陶情乐府》，《续陶情乐府》及《玲珑倡和》[①]。其妻黄氏，有《杨升庵夫人词曲》。惟杨夫人曲中，杂有升庵之作不少，殆坊贾所窜入以增篇页者。升庵散曲，王世贞谓其多剽元人乐府。又谓：“杨本蜀人，故多川调，不甚谐南北本腔。”其实他的小令，很有许多高隽的，像《落梅风》：

> 病才起，春已残，绿成阴，片红不见。晚风前飞絮漫漫，晓来呵一池萍散。

那样的情调，元曲中是未必多的。惟其早岁投荒，未免郁郁，“道情”一类之作，自会无意的沾上元人的恬澹的作风。像：

> 〔清江引〕人间荣华无主管，树倒胡孙散。天吴紫凤衣，黄独青精饭，先生一身都是懒。

和“早早破尘迷”（《黄莺儿》）；“伴渊明且醉黄花，富贵浮云，身世烟霞”（《折桂令》）之类，显然是很近东篱、云庄的堂室的。

升庵的滇中时，与他相应和者有西岱简绍芳，月坞张愈光，海月王宗正及沐石冈（即沐太华）等。在他的《玲珑倡和》里，则与他酬和者有顾箬溪、张石川（名寰）、李丙、刘大昌及升庵弟惇（字叙庵）、慥（字未庵）等。这些人都只是偶然兴之所至

---

① 《陶情乐府》等均有嘉靖刊本。《陶情乐府》有近人卢氏刊本；《杨夫人词曲》有明刊本；《杨升庵夫妇散曲》，任讷编，商务印书馆出版。

的歌咏者，并不是什么专业的词客。

升庵夫人黄氏所作，王世贞尝举其《黄莺儿》："积雨酿春寒，见繁花树树残。泥涂满眼登临倦。江流几湾？云山几盘？天涯极目，空肠断，寄书难。无情征雁，飞不到滇南！"而盛称之，以为"杨又别和三词，俱不能胜"。杨夫人曲，佳者固不仅此；她别有一种鲜妍的情趣，纤丽的格调，像：

〔落梅花〕楼头小，风味佳，峭寒生雨初风乍。知不知对春思念他？背立在海棠花下。

〔又〕春寒峭，春梦多，梦儿中和他两个。醒来时空床冷被窝，不见你空留下我。

升庵是不会写作那末爽隽的曲语的。

李开先（1501—1568）刻元人乔梦符、张小山小令，自称藏曲最富，有"词山曲海"之目。然所作却并不怎样重要。王世贞谓："伯华以百阕《傍妆台》为德涵所赏。今其辞尚存，不足道也。"《傍妆台》[①] 并有王九思的次韵，皆只是一味的牢骚，像"不拘拘从人唤做老狂夫：笑将四海为杯勺，五岳作茅庐。消磨日月诗千首，啸傲烟霞酒一壶。无穷事，多病躯，得支吾处且支吾。"已成滥调，徒拾唾馀，确不足重。他别有曲集，惜未见。《傍妆台》外，《南宫词纪》（卷五）有他的《咏月》、《咏雪》的"黄莺儿"二篇，也很平庸。

刘效祖[②] 字仲修，滨州人，嘉靖庚戌进士，除卫辉推官。历户部员外郎，出为陕西副使。有《短柱效颦》、《莲步新声》、

① 《南曲次韵》附崇祯张宗孟编《王渼陂全集》后，原刊本未见。

② 刘效祖见《列朝诗集》丁集卷二。

《混俗陶情》、《空中语》等集。朱彝尊谓："副使负经世略，坐计吏罢官。晚寄情词曲。所填小令，可入元人之室。"然所作流传甚罕。其《拜年》"尧民歌"："一个说，现成热酒饮三杯，一个说，看经吃素刚初一"，写市井风俗，浅率而真切。像《沉醉东风》：

> 门巷外旋栽杨柳，池塘中新浴沙鸥。半湾水绕村，几朵云生岫，爱村居景致风流。啜卢仝茗一瓯，醉翁意何须在酒。

也是造语坦率不加浓饰的[①]。

冯惟敏最为王世贞所称许。他道："近时冯通判惟敏独为杰出，其板眼，务头，撺抢紧缓，无不曲尽，而才气亦足以发之。止用本色过多，北音太繁，为白璧微颣耳。"其所谓"本色过多"，却便是惟敏的高出处。他的《劝色目人变俗》、《剪发嘲罗山甫》、《清明南郊戏友人作》等套数，其诙谐放肆，无稍顾忌，正类钟嗣成的《丑斋自述》，盖嬉笑怒骂，无不成文章。其小令也自具一种豪爽萧疏之至，像《朝天子》的《喜客相访》：

> 掩柴门不开，有高贤到来，又破了山人戒。斯文一气便忘怀，笑傲烟霞外。雅意相投，诚心款待，酒瓶干还去买。你也休揣歪，俺也休小哉，终有个朋情在。

① 刘效祖《词脔》有清刊本。

他的曲集有《击筑馀音》和《海浮山堂词稿》，皆附文集后。[①]其南曲小令，虽多情语，而亦不是粉白黛绿的姿态，像《盹妓》：

〔锁南枝〕打趣的客不起席，上眼皮欺负下眼皮。强打精神扎挣不的，怀抱着琵琶打了个前拾，唱了一曲如同睡语，那里有不散的筵席。半夜三更，路儿又跷蹊，东倒西欹，顾不的行李。昏昏沉沉，来到家中，睡里梦里，陪了个相识。睡到了天明，才认的是你。

嘲笑之作，刻划至此，自不是梁辰鱼辈浮泛之作所能做到的。

夏言[②] 字公谨，贵溪人。正德丁丑进士，授行人。累迁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入参机务。后罢职，复起为吏部尚书，因河套事败，弃市（1482—1548）。有《桂洲集》及《鸥园新曲》[③]。在《新曲》里，不过寥寥十几套，都是咏歌鸥园的景色和他的闲适的生活的。像《端阳日白鸥园与客泛舟曲》里的：

〔金钱花〕醉回月满林塘林塘；笼灯列炬交光交光。归深院，过回廊，宾客散，漏声长。情不极，乐无央。

这一曲，已是他最好的成就了。

同时有夏旸者，字汝霖，亦贵溪人，作《葵轩词》[④]，后附散曲甚多，其情调也是属于隐逸豪放一类的。

---

① 《海浮山堂词稿》有明刊本，有《散曲丛刊》本。

② 夏言见《明史》卷一九六，《列朝诗集》丁集卷十一。

③ 《鸥园新曲》附《夏桂洲词》后，有嘉靖刊本。

④ 《葵轩词》有嘉靖刊本（极罕见，西谛藏）。

王世贞《艺苑卮言》尝载嘉靖间的其他散曲作者们云："予所知者，李尚宝先芳，张职方重，刘侍御时达，皆可观……张有二句云：'石桥下，水粼粼，芦花上，月纷纷。'予颇赏之。"又云："吾吴中以南曲名者，祝京兆希哲，唐解元伯虎，郑山人若庸，……陆教谕之裘散词，有一二可观。吾尝记其结语：'遮不住愁人绿草，一夜满关山。'又'本是个英雄汉，差排做穷秀才。'语亦隽爽。其他未称是。"今李、张、刘诸氏所作，已不可得见。郑若庸、陆之裘则尚有若干流传于世。若庸以作《玉玦记》著名；《北宫词纪》"词人姓氏"中有其名，却未见其词。《南宫词纪》及《吴骚集》所录他的南词也极寥寥。《梧桐树》套："忘不了共携纤手，忘不了西园秉烛游，忘不了同心带结鸳鸯扣。"语亦平庸，无甚新警处。陆之裘字箕仲，号南门，直隶太仓人。其南词也不多见。《南词韵选》有《江头金桂》曲："漫寻思几遍，终难割断这姻缘。怎说得空惹旁人笑，若负恩时是负天。"也不怎么好。

《南词韵选》所载诸家，尚有顾梦圭、秦时雍、吴嵚、曹大章、张凤翼、殷都、张文台、周秋汀、陶陶区、刘龙田等，其时代皆在梁辰鱼与沈璟间。顾梦圭[①]字武祥，号雍里，昆山人。所作像《咏雪》的《念奴娇序》也只是铺叙雪景，无甚深意。秦时雍字尧化，号复庵，直隶亳州人，喜作诙谐语。"新词信口歌，好句同声和。问人生浮云，富贵如何？莺花队里休嘲我。名利场中且让他。"（《玉芙蓉》）这便是他的生活态度吧。吴嵚号昆麓，直隶武进人。沈词隐评其词为上上。像《寒夜》的《山坡羊》："衷情万叠，难对丫鬟道。泪暗抛，金钗独自敲，清清细数三更到。"确是很好的情词。曹大章字一呈，号含斋，直隶金坛人。

---

① 顾梦圭见《列朝诗集》丁集卷三。

他的《集贤宾》小令："人在心头歌在口，心中意，歌中人知否？春心暗透，到关情秋波欲溜。"此种意境，尚少人道及。张凤翼的散曲，不似他的剧曲那末堆砌丽语。像《桂枝香》："半天丰韵，前生缘；蓦然间冷语三分；窣地里热心一寸。"《九回肠》："一从他春丝牵挂……音书未托鱼和雁，凶吉难凭鹊与鸦，成话靶！"都是很近坦率的一流；大约还是他少年之所作的吧。殷都字无美，号斗墟，直隶嘉定人。他的《二犯桂枝香》："只落得眉儿上锁，心儿里窝，指儿上数，口儿里哦，这段风流债，今生了得么？"也很有轻茜的风趣。张文台名恒纯，周秋汀名瑞，虞竹西名臣，陶陶区名唐，皆直隶昆山人。刘龙田不知其名（系书贾，尝刻《西厢记》?），所作存者并寥寥，且也不很重要，殆和梁辰鱼同为昆山腔的宣传者。

王世贞他自己，名虽见于《北宫词纪》的"词人姓氏"及《南词新谱》的"入谱词曲传剧总目"，然未收其只字。他对于散曲的批评，有时很中肯；所自作，一定也很可注意。惜见于《四部稿》中者不过寥寥数套，未足表现其所得。

与世贞同以诗文雄于一代的汪道昆，他也曾作散曲，《北宫词纪》尝载其《归隐》（南北合套）："早归来遥授醉乡侯，更无端病魔迤逗"，也只是熟套腐调。

徐渭的《四声猿》流传最广，得名最盛，然其散曲却更不见一令一套的存在；这也许是我们很大的损失。王伯良《曲令》云："吾乡徐天池先生，生平谐谑小令极多。如……《黄莺儿·嘲歪嘴妓》：'一个海螺儿在腮边不住吹，面前说话，倒与旁人对'等曲，大为士林传诵，今未见其人也。"按今所见《嘲妓》的《黄莺儿》，凡二本，一见《南宫词纪》，题孙伯川作；一见《浮白山人杂著》（?）中，皆无伯良所引诸语，可见其必为拟曲，非文长作，（此二本所录《嘲妓·黄莺儿》，相同者颇多，似即同出

一源。）而文长作今反不传。

三

王稚登、张琦二人在万历甲寅（四十二年，公元 1614 年）所编的《吴骚集》，未录沈宁庵所作只字片语；后三年，张琦、王辉复编《吴骚二集》，宁庵之作，入选者也仅《惜春》的《集贤宾》“枝头幽鸟”等二曲。可见当时的词人们和苏州沈氏，原是很隔膜的，其作风也不甚同。宁庵重本色，而百穀诸人则仍保守着梁辰鱼《江东白苎》所留下的传统的典雅的特质。盖道不同不相为谋也。（《吴骚二集》惜未见）《吴骚集》的作者们，除已见于前的诸家外，复有李复初、陆包山、王雅宜、许然明、梅禹金、王百穀、张琦及二酉山人等；《吴骚二集》复有范夫人、吴载伯、钱鹤滩、凌初成、杜圻山、清河渔父、蒋琼琼、谢双、张少谷、沈宁庵、渔长、陈海樵、吴无咎、周幼海、张孺彝、景翩翩、宛瑜子、张伯瑜、揭秀通等。惜余所见《吴骚二集》缺其后半，故自谢双以下，其词无从得见。凌初成在此已崭然露头角。王辉、张琦皆武林人，故所选也独详浙人。这些人大都皆未受沈璟的影响者；他的影响，要到了天启、崇祯间方始大著。

李复初未详其里居。《吴骚》录其《渔父》：“恨只恨难逢易别”一阕，是很露骨的情词。陆包山名治，他所作，《吴骚》及《二集》各录一阕；像《画眉序犯二郎神》：“烟暖杏花明，芳草东风燕子轻，罗袖上伤春数点啼痕”，是如何的逼肖《江东白苎》的作风。王雅宜名宠[1]，直隶苏州人（1494—1533）。《吴骚》两集，录其曲独多。像《香遍满》：“一春长病，香肌近来偏瘦生。

[1] 王宠见《列朝诗集》丙集卷十。

帘外莺啼春又尽，薄情何处行”；《傍妆台》：“无睡数流萤，乳鸦啼散玉屏空。舞衫清露凉金缕，层楼十二与谁同”；《步步娇》套：“睡起娇无力，穷愁莫可当。听玎玲风韵帘钩响，清溜溜竹荚茶烟漾，碎纷纷日映晴丝荡；混搅碎离人情况；总有良工，画不出相思模样”（《江儿水》）；在典雅派的作家中，他的许多曲，确可算得是很鲜妍很新警的，故选家是那末的喜爱她们。

许然明也未知其里居，今见《步步娇》：“帘卷西风重门掩”一套，无甚可观。梅禹金以作错彩缕金的《玉合》著；他的散曲自也不会离开典雅派的门户的。但像“傍人计，随他舌剑唇枪利，怎忍得耳畔心头生是非。”（《山坡羊》套内《好姐姐》）究竟和《玉合》之无句不俪，无语不典者有别。大约散曲的作用，多半供用于妓院、歌宴之间，其辞句总不能十二分的太费解的。

王稚登[1] 列名于《吴骚集》的编者们，而自作也登入不少。实际上此集本或系张琦所编而借重其名的吧。他所作也是典雅派的正统弟子的面目（1535—1612）。像《醉扶归》：“相思欲见浑难见，果然是别时容易见时难”；《步步娇》套：“自别，逢时遇节，冷淡了风花雪月，奈愁肠万结”；《月云高》：“别情无限，新愁怎消遣！没奈何分恩爱，忍教人轻拆散”等等，都是实际上的歌宴上的应用曲子吧。张琦，武林人；所作仅见《八不就》一套：“海棠开，燕子初来。都只为一点春心，番成做两下两下愁怀”，并没有什么新鲜的情调。二酉山人不知其名（或作冯二酉），其曲像《斗宝蟾》：“两字鸳鸯惹心头，梦里多少牵缠”；《普天乐》：“对西风愁清夜，灯儿影半壁明灭。”也都是典雅派的作风。

《二集》里的范夫人，为这时代女作家中的最重要者之一，

---

① 王稚登见《列朝诗集》丁集卷八。

和杨夫人殆是双璧。夫人为吴郡范长白妻，姓徐，名淑媛，著有《纬络吟》[1]。她的《寒夜书愁》（《仙吕·桂枝香》套）：“听檐铃逗风，恍一似旧日笙歌雅调，更添我回肠萦绕。转眼总虚飘，池馆人归后，朱门气寂寥……耽沉疴倩谁相告？着冷暖有谁相劳？空自旅魂销，泣尽灯前泪，家园已棘蒿！”如泣如诉，殆是《吴骚》中最凄凉之一曲。蒋琼琼亦为当时女流作家之一，所作《桂枝香》的《四时思》及《晓思》、《夜思》的六令，很有好句。玩其辞意，当为一妓女；语多拘谨而本色，或为自抒本怀之作而非代笔的吧。

> 澄湖如镜，浓桃如锦；心惊俗客相邀，故倚绣帏称病。一心心待君，一心心待君。为君高韵，风流清俊。得随君半日桃花下，强如过一生。
>
> ——《春思》

钱鹤滩名福，所作《春闺》的《步步娇》：“万里关山音书断，阻隔南来雁”，见于《吴骚》。杜圻山，吴人。吴载伯及清河渔父等皆未知其里居。载伯《冬思》（《普天乐》）：“前生缘，今生契；遭磨折，成抛弃。”（《吴骚》）并载其《春思》、《夏思》、《秋思》及《思情》等套）圻山的《春思》（《驻云飞》）：“减尽朱颜，无奈相思”，和清河渔父的《步香词》二阕，其作风都显然可看出是典雅派的。

凌初成（名濛初，吴兴人）。编《南音三籁》，将南词分为三等而品第之，又崇尚本色，弃去浮辞，都是显然的受有沈璟的《南词韵选》的影响的。其《夜窗对话》的《新水令》南北合套，

---

① 《纬络吟》有明刊本。

曲写情怀，颇非浮泛之作。张琦谓："余于白下，始识初成，见其眉宇恬快，自负情多。复出著辑种种，颇有谑浪人寰，吞吐一世之概。"(《二集》)像"你为我把巧机关脱着身，你为我把亲骨肉弃的离"云云，确有他所崇尚的《挂枝儿》、《山坡羊》等民曲的风趣。

张伯瑜、张少谷、吴无咎、周幼海、张孺彝、宛瑜子诸人所作，我们虽因《吴骚二集》的残缺而未得见，然嗣刊之《彩笔情辞》、《吴骚合编》、《词林逸响》、《太霞新奏》中亦皆选录他们之作；殆皆从《吴骚》转录。他们的作风也都是属于典雅派的。

陈海樵的散曲，见于《南宫词纪》者较多；《吴骚二集》(卷三)所载仅《夜思》："黄昏后，鼓一更"一套(见目录)。海樵，名隺(见徐渭《自订畸谱》及王氏《曲律》)浙江人。其作风，也是拘拘于典雅派的。像《春怨》(《桂枝香》)："半庭残雨，一帘飞絮，去年燕子重来，今日那人何处。"

四

金陵陈所闻编的《北宫词纪》刊行于万历甲辰(即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南宫词纪》刊行于万历乙巳(即三十三年)；较《吴骚集》的出现还早十年。所闻在《南宫词纪·凡例》上说道："凡曲忌陈腐，尤忌深晦；忌率易，尤忌率涩。下里之歌，殊不驯雅。文士争奇炫博，益非当行。大都词欲藻，意欲纤，用事欲典，丰腴绵密，流丽清圆；令歌者不噎于喉，听者大快于耳，斯为上乘。"这种见解便是典雅派的正式宣言！所谓"下里之歌"，真不知被埋没了多少！惟他所选，不仅以"思情"为限；有游览，有宴赏，有祝贺，有寄答，有旅怀，有隐逸，有嘲笑，故趣味也比较的复杂："有豪爽者，有隽逸者，有凄惋者，

有诙谐者。”

在这两部《南》、《北宫词纪》里，除开前人所作者外，当代词家之作，殆全以所闻他自己的友朋们为中心；易言之，可以说是所闻及其他金陵词人们的总集。非金陵人所作，亦有选入者；然多半亦为所闻辈的友朋或大名家们。

周晖的《金陵琐事》叙述金陵词人之事最详。于陈铎、徐霖、金銮诸大家外；别载陈全、马俊、史痴、罗子修、盛鸾、邢一凤、郑仕、胡懋礼、杜大成、王逢原、沈越、盛敏耕、高志学、段炳、张四维、黄方胤诸人（《续琐事》亦载数人）。其时代有在弘、正间者；其作品，《南》、《北宫词纪》及他书所未载者亦多。《南》、《北宫词纪》所载金陵词人们更有在此以外者，殆皆所闻同时的交游。像倪民悦、李登、黄祖儒、黄戍儒、孙起都、皮光淳以及中山王孙徐惟敬等，都是和所闻相酬和的。休宁汪廷讷那时也住在南京，他以财雄一时；俨然有和徐惟敬同为他们的东道主之概。

马俊、史痴诸人之作，惜不得见。“陈全秀才有《乐府》一卷行于世，无词家大学问，但工于嘲骂而已。”（周晖语）《北宫词纪》虽载其名于词人姓氏，然未录其所作。偶见万历板陈眉公编（即胡文焕编）的《游览粹编》（卷六），却发现他的嘲骂式的小令好几首，颇为快意！但他所作，实在有些刻划过度，不避龌龊；像咏“秃子”的《雁儿落》：“头发遍周遭，远看像个尿胞，如芋苗经霜打，比冬瓜雪未消。有些儿腥臊，又惹的苍蝇闹鏖糟，只落得不梳头闲到老。”

邢一凤字伯羽，号雉山，官太常；“所填南北词，最新妥，入弦索。”像《燕山重九》：“几回搔短发，晚风柔，破帽多情却

恋头。”实在也不过是稳妥而已，无甚新意也。胡懋礼[①] 名汝嘉；所作像《夏日闲情》（《高阳台》套）：“出谷莺啼，穿帘燕舞”，也多套语，未足见其有异于时人。盛敏耕字伯年，号壶林，为盛鸾子。鸾有《贻拙堂乐府》，惜一篇不传。敏耕友于陈所闻，其曲像《陈荩卿卜筑莫愁湖》：“小小蜗庐，半亩春蔬千顷雨，潇潇蓬户，万竿修竹一床书”云云，亦只是办得平稳无疵。朱兰嵎云：“盛仲交（鸾字）以倚马之才，寄傲诗酒；而长公亦复豪俊如此。惜皆沦落，不偶于时。”高志学，（《南宫词纪》“词人姓氏”作承学）号石楼，“秀才，工小令。”常与李登相唱和。杜大成号山狂，为陈所闻友人；有《九日同陈荩卿南郑眺远》一曲，见《北宫词纪》。张四维号午山，秀才，有《溪上闲情》；而《北宫词纪》所载，则仅《秋游莫愁湖因过陈荩卿看菊》一曲耳。黄方胤的杂剧，今存者不少，惟其《陌花轩小词》则今未见。

倪民悦号公甫，亦秣陵人，官县尹。有《合欢》的《新水令》一套，见《北宫词纪》。李登号如真，应天上元人。他的曲有《题涧松晚翠》等，见《南宫词纪》。

黄祖儒、戉儒二人，疑为兄弟辈。祖儒号叔初，戉儒号参凤。叔初所作，《南》、《北宫词纪》所载甚多，而无特长；参凤之作，《南宫》所载虽仅寥寥数篇，而像《嘲蚊虫》的《黄莺儿》：“我恰才睡醒，他百般做声，口儿到处胭脂赠”，在咏物曲中却是上乘之作。

皮光淳号元素，应天人。他的《溪上卧病》（《步步娇》套），把很少人顾问而应该写得有点新意的东西，却给糟蹋了。孙起都号幼如，亦为应天人。所作《代妓》四首（《金落索》）只是摭拾浮辞以成之的东西。

---

① 胡懋礼见《列朝诗集》丁集卷七。

中山王的后裔徐惟敬，号惺予。有很大的园林在南京，所以常成为文士们宴集之所。他也会写些散曲，有《秋怀》的《二郎神》套，见《南宫词纪》。汪廷讷虽是安徽人，也有很幽静的花园在秣陵；他似是一位多财善贾的人。故周晖颇攻击之（见《金陵琐事》)。然陈所闻则和他关系甚深。他所作散曲，《南宫词纪》所录，皆泛泛应酬之作；其见于《环翠堂集》者，也都不是从真性情里流露出来者。《南词》所载徽州词人，尚有程中权（名可中)、王十岳（名寅）二人，殆亦系廷讷同时人。十岳有《访汪伯玉归隐》的《黄莺儿》一阕；他和汪道昆当有相当的友谊。

陈所闻他自己似是一位最健笔的作曲者。据周晖所言，汪廷讷的剧本，几皆系攘窃他之所作者；而《南》、《北宫词纪》里，他自己之作所载也独多。他写了不少“即兴”的歌曲，应酬的令套，那些，当然不容易写得出色。他尝作《述怀》（《解三酲》套)：“对西风把行藏自省，叹年来百事无成。萧条一室如悬磬。……《蓼莪》篇玩来悲哽，寂寞了萱室椿庭”；幸而有贤妻，甘贫食苦，伴他病躯；而“年过半百，兰梦无徵。”他家庭是那样的清寒与孤寂。而他的生活便“只落得床头浊酒，笔底新声”。将剧稿售给了富翁之事，在他或者会这么办。他受梁辰鱼、郑若庸诸典雅派作家的影响过深，故类多浮辞绮语，罕见精悍之作。

这一班金陵词人们，其作风大体也都是这样的。他们流连于游宴，沉酣于诗酒，倾倒于恋情的遭遇，这样便是一生。所谓“不得志于朝廷”的一生，便是这样的消磨过去。一时强有力者，也便乐为他们的东道主。故虽穷，而文酒之宴，却似无虚日。最盛大的一会，为齐王孙国华所主持，至有二百文人，四十名妓，同时集于回光寺。万历初元的词坛，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孵育而成的。

《南宫词纪》载高瑞南之作最多。瑞南名濂，号深甫，浙江

杭州人，即有名的《玉簪记》的作者。他所作曲，为典雅派最高的成就；圆莹而不流于滑，绮腻而不入于板；以他较梁辰鱼，他似尤高出梁氏一着。像《代妓谢双送别》："此夜人黯黯，离愁心上忍。寒鸡残月，似妒我衾裯缘分。三唱声沉影一痕，报晓窗鹊传初信"（《二郎神》）；《断弦愁》："窗前花褪双头朵，枕边线脱连珠颗。又早扇掩西风泣素罗……早受用些梦魂寂寞，斗心兵戟与戈；愁营 怨阵几时和，恨杀是冤家误我，赚得人那里去开科"（《十样锦》）；《四时怨别》："心牵挂，满前春色落谁家？我的病也因他，愁也因他；病和愁都在斜阳下"（《金落索》）；都是很新鲜的。

作《锦笺记》的周履靖，号螺冠，又号梅墟，也有好几阕散曲，见于《南宫词纪》。像《咏风》："隔帘时见柳丝摇，临轩乍递歌声到"（《驻马听》）；《带雨鸣柯》："岩花摇落东风冷，顷刻山光暝蒙，鸠藏树鸣，远岫峮嶙，黮黮云遮映，濛濛甘霤倾，为采薪荷笠登山岭"（《步步娇》套）；都是写得很新妍可爱的。

史叔考之作，《南宫词纪》里也载得很多。叔考名槃，为徐文长的门人，作剧曲十馀种；又有散曲集《齿雪馀香》，惜皆不传；即见存者观之，那末清隽俊逸的歌曲，确是这个庸腐的时代的珍品。像《旅思》："敲冰进舫，正瑶天忽漫飞雪。两岸荻芦，风打梢折，见渔火乍明灭，在江心也，万顷波涛平贴，暗敲篷时听风叶败。寒已冽，香到梅花船未歇。欲向那酒家沽酒，指尖儿瓶冷难挈"（《小措大》）；《醉罗歌》："难道难道丢开罢！提起提起泪如麻。欲诉相思抱琵琶，手软弹不下！一腔恩爱，秋潮卷沙，百年夫妇，春风落花，耳边厢枉说尽了从话！他人难靠，我见已差，虎狼也狠不过这冤家！"都是能够另出新意，以自救出于尘凡的熟套里的。

顾仲方的散曲，《南宫词纪》里只选《咏芙蓉》一套；他的

《笔花楼新声》[1] 也不过八套；所作多凡庸，无甚新的情境。惟《新声》所附插图，出于仲方自笔，颇可珍贵。仲方名正谊，直隶松江人。和陈眉公、王百穀皆有交谊。工于画，甚有声于当时。

胡文焕号全庵，浙江钱塘人，编刻《格致丛书》，甚有名。他的散曲，《南宫词纪》只有一阕；他处更渺不可得。惟《游览粹编》所录独多：题为《警悟》（《清江引》）的凡十二首，题为《道情》（《浪淘沙》）的亦十二首；《南纪》的《秋思》（《驻云飞》），“玉露金风，一枕凄凉”还不在其中。这些“警悟”，都是“归田乐府”的同类。但像：

> 钟送黄昏鸡报晓，世事何时了！春来草再生，万古人空老。好笑他忙处多，闲处少。
>
> ——《警悟》

那末直捷的教训意味的歌词，在散曲中却还不多。他殆是曲中的王梵志一流人物。

在《南》、《北宫词纪》里的词人们，尚有王仲山（名问，直隶无锡人）、范晶山、朱长卿（名世徵，昆山人）、茅平仲（名溱，镇江人）、汤三江（江阴人）、孙百川（名楼）、费胜之（名廷臣）、苏子文、王玉阳、晏振之、武陵仙史（应天人）、赵南星、孙子真（名湛，新都人）等。王玉阳即王骥德，所录《十二红》（《纪情》）一套，亦见《太霞新奏》。苏子文的《集常谈》的《黄莺儿》五曲，乃是《南纪》中最重要的资料之一，姑举其一篇：

---

① 《笔花楼新声》有万历间刊本。

现世报，活倒包，过了桥儿就拆桥。人牢物也牢，心高命不高。汤浇雪，火燎毛；穷似煎，饿似炒。

其馀诸家，都不怎么重要。可以不必详讲。但这时代尚有几个散曲作家，有曲集流传于世者，却不能不于此一提及。

赵南星[①] 字梦白，号清都散客，高邑人。万历甲戌进士，除汝宁推官，累迁吏部尚书。以忤魏忠贤谪戍代州（1550—1627）。有《赵忠毅集》及《芳茹园乐府》[②]。（《北宫词纪》只载其曲一套）高攀龙谓："侪鹤先生为小词，多寓忧世之怀。酒酣令人歌而和之，慷慨徘徊，不能自已。"《列朝诗集》谓："乡里后进，依附门下，已而奔趋权利，相背负。酒后耳热，戟手唾骂，更为长歌、小词、廋语、吴歌、《打枣竿》之类以戏侮之。"在《芳茹园乐府》里，确多慷慨雄豪之作，像《点绛唇》套的《慰张巩昌罢官》："你休怨乌台错品题，也休道老黄门不察端的；从来谗口乱真实，辜负了誓丹心半世清名美。也只因逢着卷舌一点官星退。他只道是猫儿都吃腥，是鸦儿一样黑。已做到五马诸侯位，那里有不散的筵席！"（《油葫芦》）但也有最泼辣精悍的情歌，在别的曲集里决难遇到的，像《锁南枝半插罗江怨》：

非容易，休当耍！合性命相连怎肘拉，这冤家委实该牵挂。除非是全不贪花，要不贪花，谁更如他；既相逢怎肯干休罢。不瞧他，眼怕睁开；不抓他，手就顽麻。见了他欢欢喜喜无边话；一回家埋怨苍天：怎么来生在烟花！料么他无

① 赵南星见《明史》卷二四三，《列朝诗集》丁集卷十一。

② 《芳茹园乐府》有明刊本。

损英雄价。

其他像《银纽丝》五首，《锁南枝》二首，《折桂令》（《永平赏军作》）二首，《一口气》二首，《山坡羊》四首，《玉胞肚》五首，《喜连声》六首，《劈破玉》一首，哪一首不是精神虎虎，爽脆异常。这样的单刀直入的情词，真要愧死梁伯龙辈的忸怩作态，浮泛不切的恋歌了。如他那末善用《银纽丝》、《劈破玉》、《山坡羊》的俗曲者，冯梦龙的《挂枝儿》外，殆未见其匹。然而三百馀年来，除陈所闻登录他的一套外，选家几曾留意到他！在典雅派的霉腐气息的压迫之下，如他这种的永久常新的活泼泼的东西，自是不易脱颖而出的。

朱应辰的《淮海新声》[①]，明、清选家，似亦不曾见到过。应辰字拱之，一字振之，累举不第，贡入太学。有《逍遥馆集》。其曲亦豪爽放荡，似冯惟敏诸人之所作。像《啄木儿》："那巢由可笑，他把天下将来当甚么"，其气魄不为不伟大。

圻山山人的《三径闲题》[②]，刊于万历戊寅（六年，即公元1578年），首有王百穀序。此书很可怪，于自作的《黄莺儿》的《咏花》一百三首，《杂咏》二十九首，又《闲居》一套，《游春》，《题风花雪月》，《题虎丘》等作外，别于下卷附刻张伯子、梁伯子"新词"数套，又附刻"前人名词"，如唐六如、祝枝山、王尚书陈翰林之所作若干套。他自称勾吴圻山山人。百穀序云："太医杜夫子，善能诗，有隽才。家擅园池之胜，香草美箭，灿然成蹊 。君对之翛然乐也。莫不倚而为曲。细而禽虫花竹，大而寒暑四时，风云月露之变幻，芳辰乐事之流连，一觞一咏，积

① 《淮海新声》有清刊本。

② 《三径闲题》有万历刊本。

之青箱，于是盖盈卷矣。”此杜圻山，自即《吴骚二集》的杜圻山无疑。然《吴骚》所录《驻云飞》一曲，又不见于是书；则圻山之曲，佚者当亦不少。这书所录唐六如、王尚书等之作，也多未见于他选者，颇可珍视。

陈继儒有《清明曲》，见于《宝颜堂秘笈》，仅寥寥数页，且仅《清明曲》一套耳，不能成一帙也。此曲殊平庸，无可注意。

袁宗道也善于词曲，然所作罕见。其弟小修的《珂雪斋随笔》尝载他的《一枝花带折桂令》的《自寿》曲：“秋风高挂洞庭帆，夏雨深耕石浦田，春窗饱吃南平饭，笑冬烘归忒晚，明朝已是三三。”其作风还是邻于前期的豪放。

骑蝶轩“秘选”《情籁》，首有陈眉公序，当亦万历间所刊。其中所选张苇如、伍灌夫、余壬公、姚小涞、扶摇五人的散曲，确都是他选所未入录的“秘”物。然其作风却全都是很凡庸的。

五

沈璟开创了另一派的作风：他反对陈腐，他要抛却貌为绮丽而中实无所有的陈调；他推崇本色，要以真诚的面目与读者相见，而不想用浓妆巧扮的人工来掩饰凡庸。然而他是失败的。典雅派的势力实在太大了。连他自己也不期然而然的卷入他们的狂涛之中。凌初成也在狂叫着“本色”，然而他也同样的失败了。原因是：剧曲的本色，尚易为世人所了解，所以沈氏于此还得到若干的成功；而于散曲求本色，则实在太难了。能达到民歌中的《挂枝儿》、《银纽丝》的程度，已是不易；（沈璟的能力实在够不上追摹民歌）而《挂枝儿》、《银纽丝》却正是典雅派之欲以万钧之力排斥之于曲坛之外的东西。沈氏既没有赵南星、冯梦龙那末大胆，他便只好停止在中途了。“画虎不成反类犬”，他的散曲便

成了十分浅凡的东西。然而沈氏多才，宁庵辟地于此，一大串的沈氏词人们便都也随之而定居于此，其成就尽有高过宁庵若干倍以上者。

宁庵的散曲集，有《情痴呓语》，《词隐新词》，及《曲海青冰》。《青冰》全是翻北为南之作，吃力不讨好，和李日华翻《西厢》同样的失败。其自作之曲，情词最多，亦间有很茜秀者，像《偎情》（《四时花》套）："当初戏语说别离，道伊口是心非。谁料浓欢犹未几，恁下得霎时抛弃！千央万浼，但只愿休忘前誓。我虽瘦矣，再弃得为伊憔悴。"（《集贤宾》）

宁庵的仲弟瓒，字子勺，号定庵，从弟珂，字祥止，号巢逸，也皆能作曲。子勺的曲子，见于《太霞新奏》者不少。他亦喜翻北词，足见其情思的枯涩。巢逸词仅见《南词新谱》，倒颇有些本色的倾向。

宁庵诸从子，天才皆远出他之上，所成就也更高。像自晋、自徵、自继，都是很高明的词人。自继字君善，别号碍影生；自徵字君庸；自晋字伯明，一字长康，号西来，别号鞠通生。自晋、自徵，于剧曲造诣甚深。香月居主人云："词隐先生为词家开山祖。伯明其犹子。其诸弟则平、君善、君庸，俱以词擅场，信王、谢家无子弟也。"而伯明尤为白眉。他编《南词新谱》，保存了不少明末的文献。他的散曲，有《赌墅馀音》、《黍离续奏》、《越溪吟》、《不殊堂近稿》等。今见传者仅《黍离续奏》、《不殊堂近稿》及《越溪新咏》三集[①]。《续奏》为甲申以后作，《新咏》为丁亥以后作，皆他晚年之作也。而他的作风也以晚年所作为最苍老凄凉，豪劲有力；若庖丁之解牛，迎刃而解，不求工而自工。在曲子里，像这样的感乱伤离的情调，最为罕有。像《再

① 《黍离续奏》等有沈氏铅印本。

乱出城暮奔石里问渡》：

〔渔家傲〕昨日个斗雪梅花遍野芳。恰才的酒泛瑶樽，歌翻艳腔，夜月暗香幽栖迳。蓦逢尘飏，疾忙走身脱危城，又惊喧烽起战场，怎知他燕雀嬉游叹处堂！〔剔银灯〕回头看，风鹤尽影响。泥踏步，任把脚踪儿安放，急打点带着一家忙趋向。急窜逃，再免一番儿摧丧。昏黄，花月尽惨，草莽处潜迹，只索在路旁。（下略）

而甲申三月作的《字字啼春色》套（见《新谱》）尤为悲愤之极：

〔蛑调泣榴红〕雄都万年金与汤，更何难未雨苞桑。奈养军千日都抛向，说甚输攻墨守无伤。……〔双梧秋夜雨〕酬恩事已荒，报国身何往！死矣襄城，血溅还争葬。（下略）

充分的表现当时士大夫身丁家难的态度。君庸、君善的所作，皆见《南词新谱》及《太霞新奏》。他们的作风，都是以隽语来保存了“本色”的；所作虽不多，而都是上乘的篇什，像君善的《自题祝发小像》：“慢延俄，有口浑如锁。猛端相，曾经认哥。两头蛇，撮空因果，三脚驴，撒谜禅，那穷窑儿阵风吹堕。缠腿帐派谁担荷，看掂播，依然晕涡。休待要瞒人，打破沙锅。”（《太师引》）那样泼辣辣的以真正的口语自抒所怀，是同时所罕见的。则平未知其名，词多见《太霞新奏》。

第三代的沈氏子弟，会作曲的也不少。如自晋子永隆（字治佐），君善子永启（字方思，号旋轮），词隐孙绣裳（字长文，一字素先），词隐侄孙永馨（字建芳，别号篆水），又从孙宪（字禄天，号西豹），自晋侄永瑞（字云襄），又同辈永令（字一指，一

字文人)。第四代的自晋侄孙辛楙(号龙媒),世楙(字旃美,号初授),也都善于作曲(皆见《南词新谱》)。又有沈昌(号圣勷),沈非病(有《流楚集》),当也都是他们的一派;而其本邑同宗沈君谟(号苏门,作传奇《丹晶坠》等,散曲集名《青楼怨》)及沈雄(号偶僧,作《古今词话》)也都是作曲的能手。

不仅子弟为然,即词隐季女静专(字曼君,著《适适草》),巢逸孙女蕙端(字幽芳,适顾来屏),也都是很不坏的女流曲家。而蕙端婿顾来屏,作《耕烟集》,隽什也不少。来屏还作传奇几种。他本为卜大荒甥,故于曲学也颇有渊源。

但可怪的是,沈家诸子弟,对于词隐的词律,个个人都不敢违背;然对于他的崇尚“本色”的作风,却没有一个能够彻底服从的。典雅派的力量压迫得他们不得不向着更雄伟的一个呼声:“守词隐先生之矩矱,而运以清远道人之才情”走去。故词隐的影响只是曲律一方面,其作风的跟从者却很少,特别在散曲上。

吴江人善作曲而见收于《新谱》者有高鸿(字云公,号玄斋),尤本钦(号伯谐,著《琼花馆传奇》),顾伯起(字元喜,大典侄孙),吴亨(字士还),梅正妍(号暎蟾)等。松江近于苏州,受其影响是当然的;故当时松江曲家也甚多。见收于《南词新谱》者有张次璧(名积润),宋子建(名存标,别号蒹葭秋士),宋尚木(名徵璧,别号歇浦村农),宋辕文(名徵舆,别号佩月主人),陈大樽(即子龙,字卧子)等。大樽散曲最罕见,《新谱》所载《咏柳》套的《琥珀猫儿坠》一曲:

> 奈成轻薄,又逐晓云回,尽日空濛吹絮未?一江摇曳化萍飞。相疑:尚是春深,暗惊秋意。

也还是不坏的典雅派之作品。

卜大荒之作，见于《太霞新奏》者不少。大荒和吕天成二人殆是最信从词隐之说的。香月居主人云："大荒奉词隐先生衣钵甚谨，往往绌词就律，故琢句每多生涩之病。"为了翻北为南的风气开于词隐，故大荒也多此类公开的剽窃之作，较他所创作的更不足道。

六

明末曲家，自以王骥德、冯梦龙、凌濛初为三大家；沈家自晋、自徵亦杰出群辈。然能脱出窠臼，自畅所怀，高视阔步，不主故常者，却要推异军苍头突起的施绍莘。

王骥德貌似服从词隐，实则他却为复归"典雅"运动的最有力的主持者。他的《方诸馆乐府》虽不传，然所作见于《新谱》、《新奏》者尚可辑成一帙。自晋和梦龙（即香月居主人?），都绝口赞颂他。其实，他于熟谙曲律外，也只能办到绮丽二字，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像《寄中都赵姬》套：

> 〔小桃红〕转头来，春光瞥；屈指处，秋风歇。从教捱到芙蓉节，多应咒破丁香舌。情知难过梅花劫，悔当初轻散轻别。

也少新警之语。惟他"思情"以外之作，像《酬魏郡穆仲裕内史》一类的东西，却颇有些高旷的意境，少相因相袭之病。像这套："白眼看青天，悠悠更谁同调相怜"，起得便很疏放；"西园好风似剪，初调笑红牙锦笺，当场肝胆投一片"以后，也都还惆怅雄壮。他是最崇拜临川的，为才力所限，故所成就仅止于此。（临川散曲，片字只语不传，最为憾事!）

冯梦龙之服膺词隐训条，较伯良为真挚。他尝订正词隐的《南九宫谱》，多增古作，是为他崇尚本色之证。（此谱惜不传）而由爱好《挂枝儿》一类的民歌上，也可以知道他是一位不甚为庸腐的“典雅”之作所沉醉的人。他的《挂枝儿》，流传最盛；这本是拟作或改作，大类“以南翻北”的把戏。然为了此类民歌的内容过于新妍，略经点缀，便成绝妙好辞。王伯良《曲律》云：“小曲《挂枝儿》即《打枣竿》，是北人长技。”然梦龙传布之于南，而南人却也无不为之心荡神醉者。刘效祖已拟过《挂枝儿》，然不甚有影响。“冯生《挂枝儿》”[①] 刊布，其影响始大。其中像《喷嚏》：

> 对妆台忽然间打个喷嚏，想是有情哥思量我寄信儿。难道他思量我刚刚一次！自从别了你，日日泪珠垂。似我这等把你思量也，想你的喷嚏常如雨。

据说这一首乃是梦龙自己的创作。词隐一生鼓吹“本色”，其实他何尝梦见此种真实的绝妙好辞。他向元曲中讨生活，而梦龙则向活人的歌辞里求模范，其结果遂以大殊。梦龙的散曲别有《宛转歌》[②] 一集，亦多真率异常的情语，像《有怀》（《集贤宾》套）：

> 相思一日十二时，那一刻不相思！问往事，相问谁可似？演将来有千段情词。任你伶牙俐齿，说不透我胸中一

① 《挂枝儿》有《浮白山人七种》本，有华通书局排印本，又见于《万锦清音》中。

② 《宛转歌》今未见传本。

二。衫泪渍，从别后，到今不次！

而小令尤多佳什，像《江儿水留客》：

郎莫开船者，西风又大了些。不如依旧还侬舍。郎要东西和侬说，郎身若冷侬身热。且消受今朝这一夜。明日风和，便去也侬心安贴。

又像《玉胞肚·赠书》：

频频书寄；止不过叙寒温别无甚奇。你便一日间千遍邮来，我心中也不嫌聒絮。书啊，你原非要紧的东西，为甚你一日迟来我便泪垂！

《挂枝儿》的风趣，刻骨铭心，拂拭不去。《太霞新奏》评梦龙作，云："子犹诸曲，绝无文彩；然有一字过人，曰：真。"这确是一言破的。

施绍莘字子野，号峰泖浪仙，华亭人。有《花影集》[1]。《南词新谱》录松江人之作甚多，独不及子野只字；《太霞新奏》诸书也未见他的曲子一篇。他在当时可谓是"不入时流眼"的一位特立独行之士了。而他的曲子也便是那末样的潇洒超脱，别有境地，和时人之浓艳及粗率的不同。他的性格，是孤独的文人的典型。他耽于幻想，习惯了孤僻的生活。而过于闲暇的公子哥儿的环境，屡试不酬的一段磊落不平之气，更迫他走上自我欣悦的一条路上去。"峰泖浪仙行吟山谷，盘礴烟水，如槁木，如寒灰，

① 《花影集》有明刊本，有《散曲丛刊》本。

我丧其我，不知我为何等我也。一日，刺杖水涯，拨苔花，数游鱼，藻开萍破，见耳目口鼻，浮浮然在水面焉。因自念言：此是我耶？抑是影耶？影肖我耶？我肖影耶？我之为我，亦幻甚矣！”（《花影集》自序）这还不逼像冯小青、那克西斯（Narcissus）的顾影自怜么？这样的性格，便到处表现于他的曲子里。若《送春》，《感梅》，《侫花》，《惜花》诸曲，殆无不是刘希夷《白头吟》，《红楼梦》林黛玉《葬花词》的同类。

> 愿轻轻雨洒，愿轻轻雨洒，洗妆抹黛，萧然标韵风尘外。愿微微风摆，愿微微风摆，韵脸笑微开，波俏世无赛。愿疏疏月瞰，愿疏疏月瞰，清影逗香阶，永伴佳人拜。
>
> ——《侫花·锁南枝》套
>
> 把酒祝花神，愿先生粗不贫，酒钱犹可支花信。新茶正新，醇醪正醇，藤花竹笋刚肥嫩。绮筵成，飞笺召客，珠履破花痕。
>
> ——《花生日祝花·黄莺儿》套

他也有极自然高迈的篇什，像《吟雪》：“寒酸味，煨芋魁，烘棉被，天明一觉呵呵睡。人间尚有鹑衣碎，几处绳床赤脚眠，于中不要丰年瑞。”“一杯麦饭粗欢喜，人间尚有瓶无米，几处诗人得句时，贫家何限凄凉泪。”（皆《节节高》）像《黄莺儿》：“晚晴脱帽科头处，枣花儿渐疏，茭簪儿渐粗，尝新蚕豆犹微苦。杖间扶，看顽童好事，带雨刻桃符。”极新警香俊的辞句。像：“讨得个风回门自关，雾湿弦初劣，火歇衣刚燥。”（《夜雨词·新水令》套）像“淡睃睃 秋水和眉皱，把俺骨髓春风熏透。”（《江儿水》）像“牵丝意绪多，落瓣衣裳换，晚妆出来全带软。”“芳心未明还半卷。”（俱《清江引》）我们可以说那样的风趣，是

“时人”所不易了解的。明曲中，田园的风趣最少，而子野曲中则独多。这也是使他风格与众特异的一点。陈眉公说：“子野才太俊，情太痴，胆太大，手太辣，肠太柔，心太巧，舌太纤，抓搔痛痒，描写笑啼，太逼真，太曲折。”或正足以抓搔着子野的痛痒处。

同时俞琬纶、袁于令、徐石麒、黄周星、张瘦郎、王屋等，也有曲子流传。惟都不甚重要。琬纶字君宣，长洲人，万历癸丑进士，官衢州西安知县，有《自娱集》①。他的散曲，知音者每讥其出调落韵，惟也尝加以改作，盖取其内容也。（见《太霞新奏》）袁于令散曲，极罕见。《太霞新奏》尝载他的《代周生泣别阿蝉》一套，亦多庸语，并不怎么清秀。徐石麒号坦庵（1578—1645），有《坦庵六种》②，其散曲也是邻近典雅派的。黄周星字九烟，上元人（1611—1680），有散曲集③，附于他的别集之后，其作风和时人并无殊异。张瘦郎字野青，石阳人，有《步雪初声》④，冯梦龙为之序。楚人能曲者少，故冯序有“楚人素不辨冰青，得此开山，尤为可幸。”瘦郎的曲子，时习甚深，是伯龙的肖子的一流。王屋字孝峙，嘉善人，作《蘖弦斋词笺》⑤，后附《黄莺儿》八十余首，却是马致远、张小山，冯惟敏的一派，惟曲语却并不轻新有力耳。

---

① 《自娱集》有明刊本。

② 《坦庵六种》有明刊本。

③ 黄周星散曲有清初刊本。

④ 《步雪初声》有明刊本，有近人卢氏刊本。

⑤ 《蘖弦斋词笺》有明刊本。

七

民间歌曲，在明代生产了不少；也像今日的小唱本似的，坊肆间常常有单本出售。这些唱本，今日所见，最古者为成化间金台鲁氏所刊的《四季五更驻云飞》、《题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太平时赛赛驻云飞》及《新编寡妇烈女诗曲》[①] 等，几全以小令为主体。《盛世新声》、《雍熙乐府》诸书，无名氏所作令套，其中也多来自民间的东西。惟自中叶以后，民曲流行更多，而搜集之者却反少见。不知埋没了多少绝妙好辞！惟坊肆中所刊戏曲选本，间也附有流行歌曲若干首，当都是当时市井里传唱最盛的。词人们也有拟仿此类歌曲的作风者。在这些坊刊剧选里，所选载的民间歌曲，种类并不怎么多；大都是聚集同调的曲子若干首以成一“选”的，正和《驻云飞》的单刊本情形相同。这可见民间的唱调，虽带地方性与时代性，却最趋向于单一化。民间唱熟了那些调子，便老是爱唱他们，并不乐有新曲。在其中，有所谓《劈破玉歌》的，有所谓《罗江怨》的，还有所谓《耍孩儿歌》、《急催玉》、《闹五更》、《哭皇天》等等，在万历左右都最为风行。沈德符说：“嘉、隆间乃兴《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哭皇天》，……之属，不过写淫媟情态，略具抑扬而已。”此外更流行着《黄莺儿》、《挂枝儿》等等的小曲。这些小曲调，为了未曾招得文人雅士们的青睐，至多只是被民众们随口而出的歌唱着，或为妓女们采用来娱俗客，故尚能保持着她们的新妍与活气，反要比较梁伯龙、沈伯英、张伯起、王百榖他们的令套，更为美好自然。凌濛初说：“今之时行曲，求一语如唱本《山坡

① 《四季五更驻云飞》等四种有成化刊本（北京图书馆藏）。

羊》、《刮地风》、《打枣竿》、《吴歌》等中一妙句，所必无也。”是当时的人已把“民曲”估计得比文人曲更高的了。

今所见的《劈破玉歌》[1]，以咏唱诸传奇的故事为大宗，大略颇像明初流行的咏《西厢记》故事的百首《小桃红》。姑举一例：

> （《荆钗记》）王十朋一去求科举，占鳌头，中状元，写寄书回。孙汝权换写书中意，继母贪财宝，姑娘强作媒。逼得我投江，逼得我投江。乖，绣鞋儿留与你。
>
> ——《玉谷调簧》

但也有很好的情歌值得我们的赞许的，像下面见于《词林一枝》的一首：

> 为冤家泪珠儿落了千千万，穿一串寄与我的心肝。穿他恰是纷纷乱。哭也由他哭，穿时穿不成。泪眼儿枯干，泪眼儿枯干。乖！你心下还不忖！（又一句）
>
> ——《哭》

《罗江怨》[2]被加上“楚歌”的一个形容词，大约是始创于楚地的吧。其中大抵皆为情歌，皆为女儿们诉说相思的调子，当是很流行于妓院里的：

> 纱窗外，月儿圆，洗手焚香祷告天。对天发下红誓愿，

---

① 《时尚古人劈破玉歌》见于明万历版《玉谷调簧》。又《劈破玉歌》，见万历版《词林一枝》。

② 《楚歌罗江怨》见于明万历版的《词林一枝》。

红誓愿：一不为自己身单，二不为少吃无穿，三来不为家不办；为只为好人心肝，阻隔在万水千山，千山万水，难得难得见！望苍天早赐顺风，把冤家吹到跟前，那时方显神明神明现。

《急催玉》[①] 今所知的，也都是圆莹得像雨后新荷叶上的水点似的情歌；差不多没有一首不是鲜鲜妍妍的，像在新荷的绿叶的绝细茸毛上打着滚的：

青山在，绿水在，冤家不在；风常来，雨常来，情书不来；灾不害，病不害，相思常害。春去愁不去，花开闷未开！倚定着门儿，手托着腮儿，我想我的人儿。泪珠儿汪汪滴，满了东洋海，满了东洋海！

吴歌在南方最流行；最早的见于选本的，也许便是《浮白山人杂著》所辑的那一集吧。(《浣纱记》、《玉簪记》中都有吴歌。)后来，《万锦清音》也照钞上去。那些歌，几乎没有一首不是最真挚的情词。在《浮白杂著》里也载有《嘲妓》的《黄莺儿》数十首。

参考书目

一、《南词韵选》十九卷　　明沈璟编，有明万历刊本。
二、《北宫词纪》六卷　　明陈所闻编，有明万历刊本。
三、《南宫词纪》六卷　　明陈所闻编，有明万历刊本。

---

① 《时尚急催玉》见于明万历版的《词林一枝》。

四、《吴骚集》四卷　　明王穉登、张琦编，有明万历刊本。

五、《吴骚二集》四卷　　明张琦、王煇编，有明万历刊本。

六、《吴骚合编》四卷　　明张琦等编，有明崇祯刊本。

七、《南音三籁》四卷　　明凌濛初编，有明刊本。又袁氏增补本，多清初补板。

八、《词林逸响》四卷　　明许宇编，有明刊本。

九、《太霞新奏》十四卷　　明香月居主人编，有明刊本，有石印本。

十、《彩笔情词》十二卷　　明张栩编，有明刊本；后又改名为《青楼韵语广集》。

十一、《吴歈萃雅》四卷　　明周之标编，有明万历间刊本。

十二、《怡春锦》六卷　　明冲和居士编，有明末刊本。又《缠头百练二集》，即此书续编。

十三、《南词新谱》十九卷　　明沈自晋编，有清初刊本。

十四、《情籁》四卷　　明骑蝶轩秘选，有明刊本。

十五、《曲律》　　明王骥德编，有明刊本，有《重订曲苑》本。

十六、《金陵琐事》　　明周晖著，有万历间刊本，有同治间刊本。

十七、《浮白山人杂著》　　不知共有若干种。有明刊本；今所见者，不出十种。浮白山人疑即冯梦龙。

十八、《散曲丛刊》　　任讷编，中华书局出版。

十九、《读曲丛刊》　　董康编，有刊本。

二十、《尧山堂外纪》一百卷　　明蒋一葵编，有明万历刊本。

二十一、《艺苑卮言》　　明王世贞编，有明刊本；《欣赏编》所收的《曲藻》，即从此书录出。

第六十四章　阮大铖与李玉

昆剧的黄金时代——剧作家空前的努力——两个不同的时期——阮大铖——孟称舜——袁于令吴炳——范文若沈嵊——孙仁儒——姚子翼等——马湘兰——以苏州为中心的戏曲的活动——李玉——朱氏兄弟——毕万侯张大复陈二白等——尤侗——吴伟业——邱园——周坦纶稚廉父子——嵇永仁等——浙中的剧作家——李渔与范希哲

一

从天启、崇祯，到康熙的前半叶，乃是昆剧的全盛时代。徐渭时，昆山腔方才崭然露头角；汤显祖时，昆山腔还只流行于太湖流域。但到了这个时代，昆山腔方才由地方戏渐渐的升格而成为“国腔”。资格较老的弋阳腔、海盐腔、馀姚腔等或已被废弃不用，或反退处于地方戏之列；眼看着昆山腔飞黄腾达的由苏、松而展布到南北二京，由民间而登上了帝室。许多贵家富室，几乎都各有一部伶工。阮大铖为《燕子笺》至以吴绫作乌丝栏写呈帝览。不过昆山腔虽发达已极，作者们却还大多数是苏、浙一带

的才士，尤其在明、清之间，剧坛几全为苏州、会稽、杭州那几个地方的才士们所包办。这正像元杂剧初期之由大都人包办了的情形相同。

这时，戏曲的作风却是完全受了汤显祖的影响的。而对于曲律，则个个作家都比汤氏精明。原始期戏文的“本色”的作风，固无人问鼎，即梁伯龙、郑虚舟辈的骈俪板涩的标准，也久已为人所唾弃。这一百年来的作家们，几无不是徘徊于雅俗之间的。王伯良的“守词隐先生之矩矱，而运以清远道人之才情”的一个口号，几成为一种预言。虽然作者们的才情有深浅，描写力有高下，而其趋向却是一致的。有的作家们，甚至连若士剧的布局、人物，乃至一曲折、一波涛，也加以追摹拟仿。这当然，又成了一种赝品，又入了一层魔障。惟大体说来，有才情的智士究竟要比笨伯们多些，无害其为昆山腔的一个黄金时代。

这时期的作家们，其作剧的勇气的锐利，也大有类于元剧初期的关汉卿们。当沈璟、汤显祖时代，作剧五大本者已为难得，璟一人而作十七剧，已算具有空前的弘伟的著作力了。然而在这时代，竟有好几个作家，乃以毕生之力写作二十剧，三十剧的。莎士比亚一生写了三十七剧的事，在我们文学史上是很少有其匹敌的。而这时李玉、朱素臣诸人，则竟亦有此种伟绩！阮大铖、吴炳们的作剧，是为了自己的娱乐，是偶然兴至的写作。而后半期的李玉、邱园、朱氏兄弟们的作剧，则似不是单纯的为自我表现的创作。昆剧过度发展的结果，需要更多的新剧本。而当易代之际，文士们落魄失志者又甚多。为迎合或供给各剧团的需要而写作着多量的剧本，这当是李、朱们努力作剧的一个解释吧。关汉卿们的作剧夥多，也正是为了这同样的理由。

二

这一百馀年间的黄金时代，天然的可划分为两期：第一期是阮大铖的时代。这是达官贵人，以戏曲为公馀时的娱乐，公子哥儿，以传奇为闲暇时的消遣的一个时代。作剧者不是为了夸耀才情，便是为了抒写性灵；仅供家伶的演唱，不顾市井的观听。然而“春色满园关不得”，市井间的剧团，却也往往乞其馀沥以炫众。第二期是李玉、朱氏兄弟们的时代。这是寒儒穷士，出卖其著作的劳力，以供给各地剧团的需要的一个时代。作剧者于抒写性灵，夸耀才华之外，还不得不迎合市民们的心理，撰作他们的喜爱的东西，像公案戏一流的曲本。

第一期的作家们，有阮大铖、孟称舜、袁于令、吴炳、范文若、沈嵊、孙仁儒、姚子翼、张旭初等，其剧作多有流传于今者。

阮大铖在明、清之交，尝成为学士大夫们所唾弃的人物。他的《咏怀堂诗集》，较之严嵩的《钤山堂集》命运尤恶。然其所著《燕子笺》诸剧本，却为人传诵不衰。《桃花扇》里《徵歌》一出，充分的表现出学士大夫们对于他的意见。他字集之，号圆海，又号百子山樵，怀宁人。崇祯初，以魏忠贤党故，被斥。后官至兵部尚书。清兵入江南时，大铖不知所终。他所作剧，凡八本：《燕子笺》、《春灯谜》、《双金榜》、《牟尼合》、[1]《桃花笑》、《井中盟》、《狮子赚》及《忠孝环》。其中，《桃花笑》至《忠孝环》四剧，未见传本，《燕子笺》则流传独盛。此剧写：霍都梁

---

① 《燕子笺》、《春灯谜》、《双金榜》、《牟尼合》四种有原刊本，有武进董氏刊本。

与妓华行云相恋，将其画像交铺装裱。及其取回时，不料却因貌似，误取了少女郦飞云的画像。以此因缘，又因燕子衔去诗笺的巧遇，都梁遂也恋上了飞云。中间虽有鲜于信的假冒都梁，叠起波澜，然佳人才子却终于团圆。剧情曲折殊甚，而显然可见其为崇慕临川《牡丹亭》的结果。以画像为媒介，实即由《还魂》"拾画"、"叫画"脱胎而来。铸辞布局，尤多暗拟明仿之处。《春灯谜》一名《十错认》，布局曲折更甚，有意做作，更多无谓的波澜。写：宇文彦元宵观灯，遇韦节度女改妆为男，也去观灯，彼此因猜打灯谜，遂以相识。及夜阑归去，宇文却误入韦氏舟中，韦女也误入宇文舟中。以此为始，错杂更多。一旦误会俱释，宇文与韦女也便成了夫归。《双金榜》叙皇甫敦遭受盗珠通海的不白之冤，却终得昭雪事。《牟尼合》叙萧思远因家传达摩牟尼珠而得逢凶化吉，合家团圆事。大铖诸剧，结构每嫌过于做作。文辞固亦不时闪露才情，而酸腐之气也往往扑鼻而来。我们读了他的剧本，每常感到一种压迫：过度的雕镂的人工，迫得我们感到不大舒适；一位有过多的闲暇的才子，往往会这样的弄巧成拙的。

孟称舜也是一步一趋的追逐于临川之后的；然他的所作，却比阮大铖要疏荡而近于自然些。称舜字子若，一字子塞，又作子适，会稽人。（《明诗综》作乌程人，误。）在启、祯间，他是一位最致力于戏剧的人。他尝编《古今杂剧》五十余种；晋叔《百种曲》后，刊布元剧者，当以此集为最富。《古今杂剧》分《柳枝》、《酹江》二集，盖以作风的秀丽与雄健为区别。其自作之《桃花人面》、《英雄成败》、《花前一笑》、《眼儿媚》诸剧也附于后。其传奇则有《二胥记》、《二乔记》、《赤伏符》、《鸳鸯冢》、

《娇红记》、《鹦鹉墓贞文记》五种。今惟《二胥》、《娇红》、《贞文》[1] 三记存。《二胥》写伍子胥亡楚，申包胥复楚事，而以包胥及其妻钟离的悲欢离合为全戏关键。《娇红记》写申生、娇娘事。本于元人宋梅洞的小说《娇红记》而作。此事谱为剧本者元、明间最多，今尚存刘东生一剧。称舜此作，绮丽还在东生剧之上。《贞文记》叙沈佺、张玉娘事。佺与玉娘已定婚，而事中变。二人乃俱殉情而死。“枫林一片伤心处，芳草凄凄鹦鹉墓。……我情似海和谁诉，彩笔谱成肠断句。不堪唱向女贞祠，枫叶翻飞红泪雨。”全剧叙事抒情乃亦如秋天枫林似的凄艳。惟以佺为善才，玉娘为玉女谪降人间，则不免和《娇红记》之以申生、娇娘为金童、玉女下凡者，同一无聊。

袁于令于明末清初，得名最盛。他的《西楼记》[2] 传奇，也几传唱无虚日；直压倒《燕子》、《春灯》，更无论《娇红》诸曲了。于令本名晋，又名韫玉，字令昭，一字凫公，叫箨庵，又号幔亭仙史。明诸生。所作曲，已有声于时。尝居苏州因果巷，以一妓女事，除名。清兵南下，苏绅托他作降表进呈。叙功，官荆州太守。十年不见升迁。《顾丹五笔记》尝记其一事：一上司谓于令道：“闻君署中有三声：弈棋声，唱曲声，骰子声。”袁曰：“闻大人署中亦有三声：天平声，算盘声，板子声。”上司大怒，奏免其职。他年逾七旬，尚强为少年态。康熙十三年，过会稽，忽染异病，不食二十余日卒。他为叶宪祖的门人，和冯梦龙友好。梦龙尝改其《西楼记》为《楚江情》[3]。他所作传奇尝汇为

---

① 《二胥记》有原刊本（日本长泽规矩也藏）；《娇红》、《贞文》二记，也有原刊附图本（北京图书馆藏）。

② 《西楼记》有原刊本，有《六十种曲》本，有玉茗堂《批评》本。

③ 《楚江情》有墨憨斋刻本。

《剑啸阁五种》。那五种是：《西楼记》、《金锁记》、《珍珠衫》、《鹔鹴裘》、《玉符记》。此外又有《长生乐》[①] 一种，见《顾丹五笔记》；《战荆轲》、《合浦珠》二种，见《千古丽情》曲名；《双莺传》杂剧，见《盛明杂剧》。今仅《西楼记》及《长生乐》二本尚存。《西楼》写：于鹃（叔夜）及妓穆素徽事。鹃即于令的自况。其“中第一名”云云，则姑作满笔，以求快意；当为被褫青衿后的所作。故于挑拨离间的奸人们深致愤恨，终且使之死于侠士之手。原本《西楼记》末，附有《西楼剑啸》一折，也全是于令他自己豪情的自白。《长生乐》写刘晨、阮肇天台遇女仙事，当作于《剑啸五种》后。《金锁记》叙窦娥事，惟改其结果为团圆。《珍珠衫》叙蒋兴哥事，当本于《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的话本（见《古今小说》及《今古奇观》）。《鹔鹴裘》叙司马相如、卓文君事。此数本皆有散出见于诸选本中。惟《玉符记》不知所写何事。（《金锁记》或以为叶宪祖作。）

吴炳字石渠，宜兴人。永历时，官至东阁大学士。武冈陷，为孔有德所执，不食死。有《粲花斋五种曲》：《画中人》、《疗妒羹》、《绿牡丹》、《西园记》、《情邮记》[②]，今并存。石渠在明末，和阮大铖齐名，《西园》的传唱，也不下于《燕子笺》；而其追摹临川的一笑一颦也相同。惟石渠诸作，较为疏朗可观，不像圆海之专欲以“关目”的离奇取胜耳。

《画中人》叙赵颜得仙画，呼画中人真真名百日，仙女便翩然从画中出来，与他同居，生子。后复携子上画；画里却多了一个孩子。此段事虽非创作，然石渠之采用它，显然也是受有临川《还魂记》的影响的。《疗妒羹》以冯小青事。《小青传》出，作

---

① 《长生乐》有传钞本。

② 《粲花斋五种》有原刊本，有两衡堂刊本。（两衡堂本仅四种，无《绿牡丹》）

曲者都认为绝好题材，竞加采取；然盛传者惟石渠此剧。其中《题曲》等出，是那样的致倾倒于《牡丹亭》！《绿牡丹》叙因沈重学士为女择婿，而引起佳人才子遇合事，大似圆海《燕子》，而情节较近情理。《西园记》最得盛名，也最像《还魂记》，张继华和赵玉英的"人鬼交亲"，还不是柳生、杜娘的相同的故事么？惟他终与王玉真结合，则有些像沈璟的《坠钗记》的情节。《情邮记》叙刘士元题诗邮亭，有王家二女，后先至，各和其诗；以此因缘，遂得成佳偶。石渠五剧，全皆以恋爱为主题，"只有情丝抽不尽"，这五剧自不能穷其情境。其作风又是玲珑剔透之至，不加浮饰，自然美好。是得临川的真实的衣钵而非徒为貌似的。

沈嵊字孚中，又字会吉，钱塘人。"作填词，夺元人席。好纵酒，日走马苏、白两堤。髯如戟，衿未青，不屑意也。"（陆次云：《沈孚中传》）清兵南下，嵊因伪传战耗，为其里人所击毙，并烧其著书。所存者独《息宰河》、《绾春园》[①] 传奇二种；又有《宰戍记》，闻亦有刊本。但我所见惟《绾春园》耳。（《曲录》作《幻春园》，误。）《绾春园》叙元末杨珏与崔倩云、阮茜筠二女郎的错合姻缘事。一错到底，直到最后方才将那迷离而紧张的结子松解开去。造语铸辞，尤隽永可喜，几至不蹈袭前人只字！

范文若初名景文，字香令，一字更生，号荀鸭，又自称吴侬，云间人。著《博山堂传奇》若干种。《南词新谱》所载者有《梦花酣》、《鸳鸯棒》、《花筵赚》[②]、《勘皮靴》、《金明池》、《花眉旦》、《雌雄旦》、《欢喜冤家》、《生死夫妻》等九本。尚有《闹樊楼》、《金凤钗》、《晚香亭》、《绿衣人》等记数种，沈自晋编

---

① 《息宰河》、《绾春园》有且居刊本；《绾春园》又有钟、谭评刻本。

② 《梦花酣》、《鸳鸯棒》、《花筵赚》有明刊附图本；后二种又有《玉夏斋传奇十种》本。

《新谱》时即已仅见目录，不知其书何在。自晋云："因忆乙酉春，予承子犹委托，而从弟君善实怂恿焉；知云间荀鸭多佳词，访其两公子于金阊旅舍。以倾盖交，得出其尊人遗稿相示。"是文若盖卒于乙酉（公元1645年）以前。《曲录》以他为清人，大误。文若所作，受临川的影响也极深。他和吴炳、孟称舜同为临川派的最伟大的剧作家。其绮腻流丽的作风，或嫌过分细致，然而却没有阮大铖那末做作。乃是才情的自然流露，雅俗共赏的黄金时代剧本之最高成就。惜有刻本者仅《花筵赚》、《鸳鸯棒》、《梦花酣》三本，今尚可得见；其他未刻诸作皆已荡为云烟，仅留若干残曲，供我们作为凭吊之资耳。《花筵赚》演温峤恋上了刘若妍，以玉镜台为聘，托名娶之，而后来却受若妍的捉弄事。此事关汉卿已有《玉镜台》剧；朱鼎的《玉镜台记》也写得不坏，惟离开本题，多述家国大事。荀鸭此剧，则复归到汉卿的原辙，纯写一位年华已老的温太真骗婚的故实。是彻头彻尾的一部喜剧。《鸳鸯棒》写薛季衡不认糟糠之妻，反把她——钱媚珠——推落江边。后她被搭救，和季衡再上花筵，而以鸳鸯棒责其负心事。这事和《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话本（见《古今小说》及《今古奇观》）全同，惟易剧中人的姓名耳。《梦花酣》所叙，亦为寻常的一件恋爱故事。

孙仁儒的《东郭》、《醉乡》[①] 二记在一般的幻想离奇的恋爱剧中，独弹出一种别调。像《东郭记》那样的讽刺剧，在我们整个的戏曲史上本来便少见。《醉乡记》虽比较的近俗，其设境却也不凡。这二记可以充分的表现不第书生们的愤慨。《东郭记》组织《孟子》里的故事，极见工夫，连题目也全用《孟子》原

① 《东郭记》、《醉乡记》均有明刊本；《东郭记》并有逵羽亭刊本，《六十种曲》本，道光间刊本。

文。“莫怪吾家孟老，也知遍国皆公，些儿不脱利名中，尽是乞墦登垄。……而今不贵首阳风，尝把齐人尊捧。”不免借古人的酒杯，来浇自己的块垒。而嬉笑怒骂，便也都成文章。《醉乡记》叙乌有先生与无是公女焉娘的姻缘遇合事：一场颠播与荣华，全在醉乡中度过。铜相公、白才子虽着先鞭，而乌有生也终得荣显。然最后一曲：“盈怀慨愤真千种，谁识麟和凤，送不去韩穷，做得成江梦。一会价苏长公满肚皮垒块涌。”却又明明点出作者的牢骚来。仁儒里居未详，自号峨嵋子，又号白云楼主人。其《东郭记》作于万历四十六年，《醉乡记》作于崇祯三年。王克家序《醉乡记》云：“吾友孙仁儒，才未逢知。”则仁儒似是终困于一衿的。

同时别有白雪斋主人者，作《白雪斋新乐府五种》：《明月环》，《诗赋盟》、《灵犀带》、《郁轮袍》、《金钿合》[①]。此五作的情调和《东郭》、《醉乡》截然不同。此白雪斋主，自绝非彼白云楼主也。明刊本《吴骚合编》，也题白雪斋编刊，而编《吴骚》者为武林人张旭初（字楚叔），则此白雪斋主人似即为张旭初氏。就《新乐府五种》之亦刊之武林，插图版式，也大略相同的一点上证来，《新乐府》之亦是张氏所作，实大有可能。这五种，除《郁轮袍》叙王维事外，他皆为恋爱剧，题材大类叶宪祖的《四艳记》，而较多插科打诨，因此便显得不若《四艳》那末板笨。

姚子翼字襄侯，秀水人，作《遍地锦》、《上林春》、《白玉堂》、《祥麟现》四传奇，今惟《遍地锦》及《上林春》[②]存。《上林春》叙武后催花上林事，而中心人物则为安金鉴、金藏兄弟。《遍地锦》写赵襄改扮女装得与刘婀婀等结为姻眷事。子翼

---

① 《白雪斋新乐府五种》有明刊本。

② 《遍地锦》、《上林春》均有传钞本。

文章浑朴，颇与时流之竞尚绮丽者不同。或已透露出转变风尚的消息来欤?

同时作剧者还有王翃、李素甫、朱寄林、许炎南、邹玉卿、吴千顷、蒋麟徵、谢廷谅、汤子垂、吴玉虹、朱九经、叶良表、顾来屏、沈君谟、沈永乔、杨景夏、马佶人、刘方等。王翃(《曲录》作翊，非。)字介人，嘉兴人，有《秋怀堂集》；所作传奇《红情言》[1]、《博浪沙》、《词苑春秋》、《榴巾怨》四种。李素甫字位行，吴江人，有《稻花初》、《卖愁村》、《元宵闹》等五种曲，今惟《元宵闹》[2] 存。（一作朱佐朝著）此剧叙《水浒传》中“火烧翠云楼”的一段事。朱寄林名英（又字树声)，上海人，有《醉扬州》、《闹扬州》、《倒鸳鸯》三剧，今并不存。许炎南字有丁，海盐人，有《软蓝桥》、《情不断》二剧，今亦不存。邹玉卿字昆圃，长州人，有《双螭璧》、《青钢啸》二本；《双螭璧》本于元曲《老生儿》，《青钢啸》叙马超与曹操事，并有钞本见存。吴千顷，名溢，吴江人，有《双遇蕉》一本。蒋麟徵字瑞书，一作字西宿，乌程人，有《白玉楼》一本。谢廷谅字九索，湖广人，有《纨扇记》一本。汤子垂，名里不详，有《续精忠》(一作《小英雄》) 一本，叙岳雷、岳霆事。吴玉虹，名里不详，有《翻精忠》一本，叙岳飞事，而翻其结局；今剧场上所传的《交印》、《刺字》诸出，即出其中。顾来屏名必泰，昆山人，为卜大荒甥，有《摘金圆》一本。沈君谟号苏门，吴江人，有《丹晶坠》、《一合相》、《风流配》、《玉交梨》、《绣风鸳》等五本。沈永乔字友声，吴江人，自晋侄，有《丽鸟媒》一本。杨景夏，名弘，别号脉望子，青浦人，有《认毡笠》一本，当系本于《宋金

① 《红情言》有明末刊本。

② 《元宵闹》有传钞本。

郎团圆破毡笠》（见《警世通言》及《今古奇观》）。他们所作，今皆未得见，虽间有数出见存于选本，或几段残曲见存于《南词新谱》等曲谱里，而本来面目，却未易为我们所知。

马佶人字吉甫，又字更生，号撷芳主人，吴县人。所作有《梅花楼》、《荷花荡》、《十锦塘》三本，今惟《荷花荡》[1] 及《十锦塘》[2] 存。《新传奇品》称其词“如五陵年少，白眼调人”。《荷花荡》叙李素与少女贞娘相恋事；其间西席变东床，几死淫僧手诸事，并是“传奇”中的熟套，惟辞藻却颇缤纷耳。刘方字晋充，长洲人，有《罗衫合》、《天马媒》、《小桃源》三本。又墨憨斋《改本女丈夫上卷》题：“长洲张伯起、刘晋充二稿”，则晋充更有谱红拂事的一曲；惜今已不知其名。今惟《天马媒》[3] 存。叙黄损藉“玉马坠”之力，得和妓女薛琼琼团圆事。《醒世恒言》有《黄秀才徼灵玉马坠》一篇，当即晋充此剧所本。

朱九经，字里无考，有《崖山烈》[4] 一本，写南宋亡国的故事；把陆秀夫、文天祥乃至贾似道等都写得很好，而末以《祭祠》为结，呈着悲壮凄凉之暗示，和《翻精忠》等之强拗悲剧为团圆者大不同。传奇写家国大事而充满了无可奈何的悲痛，当以此剧和《桃花扇》为最。

叶良表也未知其里字，有《分金记》[5] 一本，见存。叙管、鲍分金，小白图霸事，大都本于故传；惟加入姜一娘的节孝事，却为传奇中所应有的文章。

---

① 《荷花荡》有《玉夏斋传奇十种》本，有暖红室刊本。

② 《十锦塘》有刊本。

③ 《天马媒》有原刊本，有暖红室刊本。

④ 《崖山烈》有传钞本。

⑤ 《分金记》有传钞本。

清啸生的《喜逢春》和澹慧居士的《凤求凰》，皆有明末刊本[1]。《喜逢春》写魏忠贤事，当作于崇祯间。《凤求凰》写司马相如、卓文君事。题材虽陈旧，文采却新妍；在许多相如、文君剧里，这一本是很可取的。

徐石麒所作传奇有《珊瑚鞭》[2]、《九奇缘》、《胭脂虎》、《辟寒钗》四本，今仅见《珊瑚鞭》一本。黄周星的一本传奇：《人天乐》[3]，传本也极罕。

女流剧作家，在这时最罕见。马湘兰的《三生传》，殆为独一之作。湘兰字守真，小字玄儿，又字月娇，金陵人，妓女。尝与王百穀相善。卒于万历间。当属于前一时代中，姑附于此。《三生传》合《王魁负桂英》及双卿事于一帙，惜不传；有残曲见于《南词新谱》。

三

第二个时期，从明末到康熙三十年左右，乃是昆剧的全盛时代。元剧由关汉卿到郑德辉，是盛极而衰；明传奇从梁辰鱼到汤显祖，再从汤显祖到李玉、朱氏兄弟，却是源微而流长，一步步都有极显著的进步，由陈二白、李渔诸人而后，才开始呈现了衰征。

在这时期，北京及其他区域，皆以昆剧为正统的戏曲，伶人们也以出生于苏州一带者为最多。为伶人们作新剧的戏曲家们，因此也便以苏州一带的文人学士们为盛。戏曲中每多流行着苏白

---

① 《喜逢春》、《凤求凰》有《玉夏斋传奇十种》本。

② 《珊瑚鞭》有刊本。

③ 《人天乐》有刊本。

的插科打诨。在这些苏州的戏曲家中，最有声者为李玉、薛旦、叶时章、朱佐朝、朱皠、毕万侯、张大复、朱云从、陈二白诸人。

李玉字玄玉，号苏门啸侣。吴县人。《新传奇品》评其词如“康衢走马，操纵自如”。《剧说》谓：“玉系申相国家人，为申公子所抑，不得应试。”但吴伟业《北词广正谱序》则云：“李子元玉，好奇学古士也。其才足以上下千载，其学足以囊括艺林。而连厄于有司。晚几得之，仍中副车。甲申以后，绝意仕进。以十郎之才调，效耆卿之填词。所著传奇数十种，即当场之歌呼笑骂，以寓显微阐幽之旨。”是玉并不是没有赴考过的。为申公子所抑之说，自当是无稽的传言。所作传奇，《新传奇品》著录三十二种，《曲录》著录三十三本，《剧说》著录二十九本，当以《剧说》为最可靠。像《剧说》所不著录的《秦楼月》，便实为朱素臣所作，而非玉的著作。又说《精忠谱》，一说系玉与朱皠、毕万侯合撰的；《一品爵》系玉与朱佐朝合撰的。故玉所自作，当不会超过三十种。今存者仅三之一。以“一、人、永、占”四种[①] 为最有名，且也传唱最盛。“一”为《一捧雪》，叙莫怀古以藏玉杯得祸，赖义仆代死，孝子雪冤，方才一家复聚事。“人”为《人兽关》，叙桂薪受施济厚恩，不想报答，后见家人变狗，才憬然大悟事（事本《警世通言》第二十五卷《桂员外途穷忏悔》）。“永”即《永团圆》，叙蔡文英、江兰芳已缔婚约，为亲所逼，讼于官，太守乃断：准予团圆事。“占”即《占花魁》，叙秦锺与莘瑶琴事（事本《醒世恒言》第五卷《卖油郎独占花魁》）。

① 《一笠庵四种曲》有原刊附图本；后乾隆间翻刻者，《人兽关》、《永团圆》二种已易以墨憨斋改订本。

此外尚有《眉山秀》[1]，叙苏东坡、苏小妹事；《太平钱》，叙种瓜张老以太平钱聘韦氏女事（事本《太平广记》，宋人词话有《种瓜张老》一本；《古今小说》所收《张古老种瓜娶文女》当即此作的改名）；《麒麟阁》，叙秦琼、程咬金诸人事；《风云会》，叙赵匡胤得天下事（?）；《万里缘》（缘一作圆），叙孝子黄向坚万里寻亲事；《千忠会》[2] 大概便是《千忠录》，叙建文逊国，程敬济随同周游各地事。这几本都不如"一、人、永、占"四种的易得，或仅有伶工传钞本。然皆律稳曲工，足为昆剧最成功的作品。吴梅谓："《一》、《人》、《永 》、《占》，直可追步奉常。且《眉山秀》剧，雅丽工炼，尤非明季诸子所可及。"其实像《麒麟阁》、《千忠会》等规模尤为弘伟，声律尤为雄壮；其叙英雄穷途之哭，家国倾亡之恸，胥令人撼心动魄，永不可忘。以视昆剧始祖梁辰鱼的《浣纱记》，则《浣纱》之叙吴、越兴亡，诚未免邻于儿戏。玄玉的《千忠会》，才是真实的以万斛亡国之泪写之的；非身丁亡国之痛而才如玄玉者谁能作此！故以此剧归在他的名下，是最恰当的。其中像《惨睹》、《代死》、《搜山》、《打车》诸折，哪一折不是血泪交流的至性文章。且引《惨睹》的一段：

（小生上，生挑担各色蒲团上）徒弟走吓。（生）（大师请。）

〔倾盃玉芙蓉〕〔合〕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历尽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垒垒高山，滚滚长江。但见那寒云惨雾和愁织，受不尽苦雨凄风带怨长！这雄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

---

① 《眉山秀》有原刊本，有中华书局铅印本（易名《女才子》）。

② 《太平钱》、《麒麟阁》、《万里缘》、《千忠会》均有传钞本。

《麒麟阁》写秦琼的落魄，也足以引人掬一把同情之泪。玄玉的传奇，论曲文是那末流利，那末漂亮，却又不是不通俗的；论结构，则往往于平平淡淡之中，见出他的精致周密，乃至奇巧骨突处来。确是这时代最伟大的一位代表的戏曲家。

薛旦字既扬，一字季英，号欣然子，吴郡人。所作《书生愿》、《战荆轲》、《芦中人》等十种，无一存者，仅《醉月缘》有残曲见于《南词新谱》。又《昭君梦》见于《杂剧新编》，则为杂剧，非传奇也。叶时章字稚斐，又字英章，吴县人。《新传奇品》著录其传奇八本，又称其词如“渔阳三弄，意气纵横”。今存者惟《英雄概》一本。又《逊国疑》（《曲录》云：“即《铁冠图》）如果也是叙述建文事，则和李玉的《千忠会》（《千忠录》）极为相同，颇有混淆的可能。八本外，更有《后西厢》，相传系时章先成八折，馀由朱云从续成。然今亦未见。《英雄概》[1]，叙李存孝打虎及扫平黄巢事，中以李存信的嫉贤妒能，进谗夺女为波澜，极尽波翻浪涌的能事。《五代残唐》写存孝事最为悲壮，关汉卿也有《邓夫人哭存孝》，亦为最可痛的悲剧。此虽以团圆结局，其写存孝之含冤负屈，也足以令人发指。

四

朱佐朝和朱素臣名望没有李玉大；他们的著作，知道的人也很少，且往往为他人所攘夺（像素臣的《秦楼月》便是久被归在李玉的名下的）。佐朝的《党人碑》、《乾坤啸》、《渔家乐》，素臣的《十五贯》，都是剧场上常演的名剧，然而有谁知道是他们写

---

① 《英雄概》有传钞本。

作的呢？他们也都是吴县人。生平不详；仅知佐朝字良卿，素臣名曜，号笠庵。素臣尝和吴绮、李玉等友好。《曲海总目提要》云："闻明季时有兄弟二人，皆擅才思。其一作《未央天》，其一作《瑞霓罗》。《瑞霓罗》用包拯以铜铡诛豪恶事，而《未央天》则用闻朗以钉板恤冤。拯黑面，朗金面，两相对照。"（卷十八，《未央天》条）按《瑞霓罗》为佐朝作，《未央天》为素臣作。是二人乃兄弟也。佐朝所作，《新传奇品》著录二十五本，《剧说》著录三十三本，（仅举二十九本名目，云"有四本未详。"）《曲录》著录三十本。当以《剧说》为较可靠。今存者有《乾坤啸》、《艳云亭》、《渔家乐》、《血影石》、《元宵闹》、《吉庆图》（一名《南瓜传》）、《御雪豹》、《锦云裘》、《轩辕镜》、《朝阳凤》、《五代荣》、《牡丹图》、《石麟镜》、《璎珞会》[1] 等十四种，而《党人碑》、《虎囊弹》二种（此二种，《新传奇品》以为邱园作）则偶有数出存于《曲谱》中。又《四奇观》系佐朝与素臣等四人合作的。余皆散佚无遗。但即在此十数种里，佐朝的戏剧家的天才，已充分的表白出来。他并不夸丽斗富，他并不张皇铺叙，只是在天然本色之中，显出他的异常超越的戏曲力。今所见的十四本，差不多没有一本不是结构紧密的。《乾坤啸》写宋大将乌廷庆为奸妃韦合霍所陷害，赖包拯勘问得实而被释。此事似曾见到一部弹词也写及之。虽是民间最流行的故事型，被佐朝写来，却成了不平常的名剧。《艳云亭》写宋时才子洪绘和萧惜芬的悲欢离合事。其中以王钦若为播弄风波的奸人；情节极奇幻，却并没有什么依傍。《渔家乐》是他最有名的一剧，写汉代清河王与渔家女邬飞霞的离合事。梁冀专权，清河王被迫而逃。冀遣校尉追之。王避入渔舟。追兵误射杀邬姓渔翁。因此，王得脱。而邬女飞霞

---

① 《乾坤啸》等十四种，均有传钞本。

则以匿王故，和他发生恋爱。后飞霞代马融女入冀宅，用神针刺杀冀。终为清河王妃。这里，写渔家的生活是极可爱的；像《渔钱》、《端阳》、《藏舟》都是常见于剧场上的。《刺梁》的气象也极壮烈。《血影石》写一妇人为守贞而被杀。血溅石上，现出她的影子，洗后仍不脱去。《五代荣》写徐晞事；《元宵闹》即上文归于李素甫的一本，不知究为谁作；《朝阳凤》一作朱素臣撰；《牡丹图》写郑虎臣及贾似道与其子事；《轩辕镜》叙檀道济、王同二家夫妇的悲欢离合事。馀数剧也皆类此。《党人碑》气魄极雄壮，写宋徽宗时，蔡京立“党人碑”，谢琼仙乘醉打碑仆地，被捕。幸为侠士傅人龙所救。今所见《打碑》、《酒楼》数出，极激昂动人。《虎囊弹》写鲁智深事，今仅见《山门》一出，已惊其弘伟。将来也许有机会可读到全剧吧。

素臣作剧凡十九种。今存者有《秦楼月》、《聚宝盆》、《十五贯》、《朝阳凤》、《翡翠园》、《未央天》、《文星现》七种[①]。《未央天》的故事，今尚见于皮黄戏中，叙闻朗断米新图冤狱事。《秦楼月》题“笙庵传奇第十五种”，刊刻极精，可见诸剧当时皆有刊本。今所见者除《秦楼月》外，却皆为伶工的传钞本。《秦楼月》写吕贯和陈素素的离合事。吕贯中秋游虎丘，见到妓女陈素素在贞娘墓上所题的诗，大为倾倒。刘岳在苏州编花榜，却没有素素在内。贯大为不平，责备了岳一顿。岳因此见到陈素素，也设法使她和贯相见。二人遂成就了恋爱。但山贼胥大奸等却借名拐了素素，入岱山为寇去。她不屈，几次欲自杀，寇不敢迫。这里，吕生因素素失踪，到处寻访不见。远到京师，也都毫无踪影。他因之而病。病中赴试，却于无意中，中了状元。这时，山寇已讨平，素素为刘岳等所救出。他回到苏州，二人便正式结了

① 《秦楼月》有原刊本，有武进陶氏刊本，馀《聚宝盆》等六种，有传抄本。

婚。此剧排场串插，极为隽妙，辞华也若春天的花草似的，尽态极妍，一望无际。像："〔针线箱〕：一天愁偏萦着方寸，千古恨独撮在逡巡。凝眸盼断惊鸿信，几忘了白日黄昏。嗳，老天，老天！似这等多磨多折三生分，早难道添热添亲，只是这一夜恩！"其刻骨镂肤的情语是未必逊于汤奉常的。《十五贯》一名《双熊梦》，为素臣剧中最流行的一本。写熊友兰、熊友惠二人，友好甚笃，而家境极窘。友兰在外行商，友惠在家读书，忽得奇祸。邻家有养媳何氏，其夫一日食饼，忽毙。此饼盖友惠购得，中藏鼠药，欲以杀鼠者，乃为鼠衔入邻家。邻翁有钞十五贯及钗环等物，交何氏收藏，一旦忽也不见。此钞及环也皆为鼠衔入穴中，而以一环衔到友惠室内。友惠以为天赐，持以易米。乃因此被诬为因奸杀夫。后赖况太守私访得实，始昭雪了他们的冤情。《聚宝盆》叙明初沈万三家有聚宝盆，人物即满，他因行善而得之，又因此盆而生出许多波折事。《朝阳凤》叙海瑞为官清介，以忤张居正，几得横祸事。《翡翠园》叙舒德溥被诬为盗，所居被人占为翡翠园，后其子芬状元及第，始得伸枉为直事。《文星现》叙唐伯虎、沈玉田等四人事。

朱氏兄弟所作，剧情虽多通俗，其描写却能深入浅出，雅俗并皆可解。其对话尤明白浅显，颇多插科打诨处，故伶工们保存他们的作品也特别多。

毕万侯字晋卿，一作名魏，字万后，吴县人，自号姑苏第二狂。《新传奇品》评其词如"白璧南金，精彩耀目"。所作凡六种，今存《竹叶舟》、《三报恩》[1] 二本。《竹叶舟》的情节和元剧的《陈季卿误上竹叶舟》完全相同，惟易其主人翁为石崇耳。《三报恩》写鲜于同老年及第，报恩于其主师蒯通时祖孙三代事；

---

① 《竹叶舟》有传抄本，《三报恩》有原刊本。

此事本于《警世通言》的《老门生三世报恩》话本（亦见《今古奇观》），冯梦龙为之作序。万侯所作，风格近于孙仁儒，多愤激语，盖也是八股文重压底下的不得志之士也。

张大复字星期，一字心其，号寒山子，苏州人（1554—1630）。《新传奇品》称其词如“去病用兵，暗合兵法”。所作凡二十三种，今存者有《醉菩提》、《吉祥兆》、《金刚凤》、《钓鱼船》、《海潮音》、《读书声》、《紫琼瑶》、《喜重重》、《如是观》[①]等。《醉菩提》叙宋僧济颠事，本于《东窗事犯》的疯僧及明代《济颠传》小说而作，其《当酒》、《打坐》诸折，今犹常见于剧场上。《吉祥兆》叙长孙益与尹贞贞由天上谪降人间；长孙氏和奸臣贾国祚发生仇隙，因此生出许多波澜；益改装为女，代贞贞去和番；贞贞改装为男，又代益去应试。后复中途相遇，男女仍复原来面目。《金刚凤》叙钱镠的出身与成名。镠娶了猛女铁金刚，又娶了杭州刺史李彦雄女凤娘；金刚女闻镠再娶凤娘，大怒，兴兵下山问罪。被凤娘一席话，劝她入城。对镜自照，猛觉其丑，乃伏剑自杀。而镠则继李氏而主持浙事。《钓鱼船》叙刘全进瓜事，本于唐太宗入冥的故事而作（似本《西游记》），惟将刘全改为吕全耳。《海潮音》叙观音修行得道事，和《香山记》（富春堂本）大略相同。《读书声》叙宋儒好读书，贫困无依。后娶了船户戴老大女润儿。因病，被老大弃于海岛。他却因此得了一注大财，复和润儿团圆。事本《警世通言》二十二卷《宋小官团圆破毡笠》（亦见《今古奇观》），而颇加烘染。《紫琼瑶》叙燕脆以行善得尹喜降生为子，名琼瑶。脆奉命勤王，为贼所逼，遇琼瑶突至，杀贼救父。《喜重重》当即心其所作的《重重喜》，叙唐长孙贵因虔事斗姥，致立功，擢为太师事。《如是观》一名

---

① 《醉菩提》等九种均有传抄本。

《翻精忠》，与吴玉虹的一本同，不知究为谁作，今所存者仅数折，全本未见。又有《双福寿》、《快活三》[①] 二本，也俱有传本。

朱云从字际飞，吴县人。所作凡十二本，今惟《儿孙福》[②]残存半本。他若《赤须龙》、《人中虎》、《别有天》等均已不传。陈二白字于令，长洲人。所作，《新传奇品》仅著录三本：《彩衣欢》今不传；《双官诰》及《称人心》[③] 则皆尚流传于世。《称人心》一名《诗扇缘》，叙徐景韩先后娶洛兰藻、魏星波二女事；《双官诰》亦为多妻的喜剧，今剧场上尚盛行此同名的皮黄戏。又江都人郑小白，作《金瓶梅传奇》[④] 一本，今也传于世，内容却远没有《金瓶梅》小说那末横恣精悍了。

盛际时、史集之、陈子玉、王续古诸人，也皆为吴县人，惟作剧却皆不过数本。际时字昌期，作《人中龙》、《胭脂雪》[⑤] 等四本，今存二本。《人中龙》叙李德裕被宦官仇士良所害，却为侠士刘邺所救；邺并杀了士良，以除天下大害。《胭脂雪》叙白皂隶于公门中广行方便，生子白简，贵为廉访使事。史集之字友益（一作溧阳人），作《清风寨》、《五羊皮》二本。陈子玉字希甫，作《三合笑》等三本。王续古字香裔，作《非非想》、《黄金台》二本，今仅存《非非想》一种[⑥]。

尤侗在同时诸吴人作剧者里声誉最为广大。李玉、薛旦、朱氏兄弟等皆穷愁终老。侗则晚年忽遭际清室皇帝，由寒儒而擢为

---

① 《快活三》有钞本。

② 《儿孙福》有传抄本。

③ 《双官诰》、《称人心》有传抄本。

④ 《金瓶梅传奇》有抄本。

⑤ 《人中龙》、《胭脂雪》有传抄本。

⑥ 《非非想》有传抄本。

文学侍从之臣。他字同人，一字展成，号西堂，长洲人。和朱素臣辈为友。（素臣《秦楼月》有他的题词）沦落不第，乃作《钧天乐传奇》[1]、《李白登科记》（《清平调》）、《读离骚》诸杂剧，以寓其牢骚不平之意。《钧天乐》叙沈白（字子虚）高才不偶，歌哭无端。乃遇试官何图，中式者尽为贾斯文、程不识、魏无知之流。白反被放。其未婚妻魏寒簧又死。流寇大起，其好友杨云夫妇亦亡。他伏阙上书，言天下事，乃被乱棒打出。遂过霸王庙大哭，焚其所著文。然上天却爱才，命试，中第，授为巡按天下监察御史，雷打何图，并雪恨于贾斯文等。报命后，授紫虚殿学士。不得意于人间，乃得伸素志于天上，侗心可谓痛矣。此作或当在鼎革后。然他终于得志，授翰林院检讨。这也是他始料所不及的；失之于东隅者，乃收之于桑榆。

苏州附近的戏曲家在这时也挺生不少。吴伟业出现于太仓；邱园产生于常熟；周坦纶、稚廉父子杰出于华亭；嵇永仁突现于无锡；黄兆森挺生于上海；吴绮创始于江都；皆负一时重望，足为苏州诸剧家张目，招号。

吴伟业字骏公，明末已有重名。清初，被逼出山，仕为国子祭酒，心抑抑不欢。（1609—1671）所作传奇《秣陵春》[2]（一名《双影记》），当系作于明末，故饶有明末的离奇怪诞的传奇的作风。徐适有玉杯，被借于人。少女黄展娘乃于杯影中见一清俊少年。适得一古镜，镜中乃亦有一少女影。这空想的相思，乃先完成于仙婚，而后始成真婚。情节是过于可怪。然其流丽可喜的曲文，却能把这缺点掩饰过去，正像读《牡丹亭》者之不复致讶于丽娘的复活一样。伟业和李玉是好友；受玉的影响当不会少的。

---

① 《钧天乐传奇》有原刊本。

② 《秣陵春》有清初刊本，有武进董氏刊本。

邱园字屿雪，作传奇八本。其《虎囊弹》、《党人碑》二种，一说为朱佐朝所作；《一合相》，据《南词新谱》，系沈君谟作，则实属园所著者仅五种耳。《新传奇品》别有《御袍恩》一本，实即《百福带》的别名，今存。又《幻缘箱》一本，叙方瑞生与刘婉容、陈月娥等姻缘事，今也存[①]。

周坦纶字果庵，所著传奇凡十四本，今仅存《玉鸳鸯》[②]一本。此剧叙仙宫中箫史、秦弄玉下凡，仍为夫妇，男为谢珍，女为文小姐。中经种种幻变，女扮男装，娶了二妻，终乃和她丈夫团圆事。这种情节，在这时代的小说、传奇里都是很流行的。坦纶子稚廉，字冰持，号可笑人，有《容居堂三种曲》[③]，今并存。《珊瑚玦》叙卜青和祁氏的悲欢离合事；“秀才之苦苦无加，黄柏黄连之下”，作者写自身的体验，故入骨三分。《双忠庙》写廉国宝和舒真俱为刘瑾所害，廉女改装为男，太监生须以抚育之；舒子改装为女，忠仆王保也生乳以养育他。及瑾势败，乃以真面目出现，聘为夫妇。《元宝媒》写一乞丐行义事，他救人而反被陷，终于得伸其直。所救一女刘淑珠，后为武宗妃。大似胎脱于正德的“游龙戏凤”的故事。这三本的曲辞，都是通俗而又文雅的。

嵇永仁字留山，号抱犊山农，入范承谟幕，随游浙、闽。承谟为耿精忠所杀，永仁也随死狱中。所作传奇二本：《扬州梦》写杜牧之事；《双报应》写钱可贵卖妇得重圆事，大类《寻亲记》。[④]

黄兆森字石牧，有《忠孝福》[⑤]一本，写殷旭为御史，不避

---

① 《一合相》、《御袍恩》、《幻缘箱》均有传抄本。

② 《玉鸳鸯》有传抄本。

③ 《容居堂三种曲》有原刊本。

④ 《扬州梦》、《双报应》有原刊本，有翻刻本，有《奢摩他室曲丛》本。

⑤ 《忠孝福》有原刊本。

奸邪，后巡边陷贼，其子冒险去寻他的遗骸事。他还写杂剧《四才子》，其情调却与此大不相同了。

吴绮字园次，和朱素臣等友善；入清，官湖州府知府。他尝奉敕填词，流入宫掖，人都目为江都才子。所作传奇三本：《啸秋风》、《绣平原》、《忠愍记》，今并不见传本。

五

浙人在明末，原和吴人同为曲学的领导者。惟明、清之交，浙人为曲者却远不及吴人之盛。《新传奇品》作于高奕手，然所著录，于他自己外，仅一李渔为钱塘人耳。高奕字晋音，会稽人，所著传奇《春秋笔》、《聚兽牌》等十四本，今只字不传。

李渔字笠翁，本兰溪人，寓居钱塘，遂为钱塘人。《曲海总目提要》云："渔本宦家书史，幼时聪慧，能撰歌词小说，游荡江湖，人以俳优目之。"《笠翁十种曲》[①] 及全集等作，传遍天下，至今未衰。然通人往往讥之，目为浅薄。他之作风，诚未免时有流荡子出言不择的恶趣，但也间有可取处，不可一概视为"张打油"之作而抹杀之。《新传奇品》评其词为"桃源啸傲，别存天地"，最得其真。他和时人殆皆不是同流。虽和朱素臣等为友，然他的作风却截然与朱、李诸人不同。他有有意求胜人的性情，其传奇的布局往往出奇装巧，非人所及，而也时伤于做作；其文辞每流于谐俗，而也时有善言。他是有疵病的作家，每易给读者们以不愉快的感觉。最奇怪的是，他作曲虽多，其曲流传虽极广，却很少见之于剧场。或剧场久受士大夫们的薰陶，故对于这位不羁的"才人"也不怎么恭维吧。笠翁剧有"前八种、后八

---

① 《笠翁十种曲》有原刊本，又坊间翻板极多；又有石印本。

种”（见原刻《十种曲》序）之目，然今所盛传者则为《十种曲》。那十种是：《奈何天》、《比目鱼》、《蜃中楼》、《美人香》、《风筝误》、《慎鸾交》、《凰求凤》、《巧团圆》、《玉搔头》及《意中缘》。此外坊间更有《笠翁续刻五种》、《新传奇三种》等等皆为张冠李戴者。《曲录》别有《万年欢》一本，盖即《玉搔头》的异名而误列者。（《新传奇品》著录笠翁作，凡九本。）《奈何天》叙阙素封富而貌丑，娶三妻皆改道装，入净室，不与同居。素封乃焚借券，输十万金于边。封尚义君。而三官亦奏闻上帝，易其形骸。终得与三妻谐老。《比目鱼》叙谭楚玉与女伶刘藐姑相恋，为其母所阻，将藐姑另嫁他人。她伪允之。恰在江边演《荆钗记》，饰钱玉莲投江，乃真实的自投于江。楚江亦投江自杀以殉。但为平浪侯所救，居水府，变比目鱼。后出水，乃复人形，得团圆。《蜃中楼》叙洞庭女、东海女同在东海蜃楼眺望，乃与张羽、柳毅订盟。洞庭女被父命嫁泾河小龙，她誓死不从。羽代毅传书。他自己也以锅煮海，胁龙王。东海龙王不得已，也以女嫁之。此盖合元剧《张生煮海》、《柳毅传书》事而为一者。《美人香》（即《怜香伴》）叙石坚妻崔云笺与少女曹语花相遇于尼庵，相怜爱，各赋《美人香》诗，相约为来生夫妇。云笺归，要夫向曹府议亲。为其父有容所拒。后石坚易名范石，登第，代有容使琉球。有容乃以女妻之，却不知其为石生。后事闻于朝，乃两封赠之。《风筝误》叙韩世勋拾得一风筝，上有少女詹淑娟的题诗。世勋和之。后此风筝为詹爱娟所得。她乃冒姊淑娟名，召世勋相见；他见女郎之丑，乃大骇遁去。后詹父强为主婚，将淑娟嫁给他。他不得已而许之。结婚之夕，乃知并非所见之丑女。此女同时亦嫁戚友先。会亲时相见，一切事方始了然。《慎鸾交》叙秀才华秀、侯隽定花榜，和妓女王又嫱、邓惠娟饮于虎丘，以诗定交，约十年后娶。秀意志坚定，侯则不久便有所惑。

历经波折，二女才各归其夫。《凰求凤》叙少年吕曜与妓女许仙俦善。仙俦出资为聘良家女曹淑婉，而自愿为侧室。别有少女乔梦兰者，亦慕曜，与诗约婚，定期入赘。仙俦知之，至期，乃以轿迎曜，冒梦兰名，而实与曹氏结婚。有殷媪者，代定计，令曜伪作危病。后经调解，三女遂同心；共搆一第以居曜，名其堂曰求凤。《巧团圆》叙姚继幼失二亲，入嗣于姚器汝。他商于松江，有尹小楼者欲卖身为人父，继见而心动，即买之为父。流贼起，父子分散。会仙桃镇卖女，盛女于布囊中，继乃买得一老妪，奉之为母。不料即小楼妻。又买得一少女，却即其聘妻。后遇小楼，过其家，宛如曾住过的。原来继实为小楼子而失散者。《玉搔头》叙明武宗微行大同，托名威武将军，幸小家女刘倩，以玉搔头为信。中途失去，为范钦女所得。后经波折，武宗乃并纳二女为妃。盛传民间之“游龙戏凤”的故事，盖即此剧前半段写者。《意中缘》写杭州有女子杨云友、林天素者能伪作董其昌、陈继儒书画。以此生出许多波澜。后乃嫁给其昌及继儒。

《笠翁十种》，最少做作最近自然者当推《比目鱼》。像《投江》的一折，简直辨不出是戏中戏，还是真实的放在目前的事；真情喷薄，没有不为之感动的。至若《凰求凤》、《巧团圆》等，过于求巧求新，便不免堕入恶道。

笠翁对于自己的戏曲是颇为自负的。“可惜元人个个都亡了；若使至今还寿考，过予定不题凡鸟。”（《慎鸾交》）他是那末努力的在寻找题材：“无事年来操不律。考古商今，到处搜奇迹。”（《比目鱼》）然而立刻也显出滑稽的作曲者的面目了：“年少填词填到老，好看词多耐看词偏少。只为笔端尘未扫，于今始梦江花浇。”（《慎鸾交》）“浪播传奇八种，赚来一派虚名。闲时自阅自批评，愧杀无盐对镜。既辱知者谬赏，敢因丑尽藏形。再为悦己效娉婷，似觉后来差胜!”（《巧团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呢？简直像告白：以前的都不好，这一本才是最妙的杰构。忠实的艺术家的态度，似不是那样的滑稽的乞怜相的。在《闲情偶寄》里，笠翁有许多对于戏曲的意见，颇可注意；他颇以阐忠说孝为传奇的目的，但同时，他自己的笔端却也不大清白，正像他的《十二楼》一样。

误被坊贾们冒刻笠翁名以传世的戏曲，尚有八种，实皆范希哲作。（据《千古丽情》曲名）希哲不知其生平，亦钱塘人。为笠翁的友人。初印本的《八种曲》[1] 的题页上，尝写着“湖上李笠翁先生阅定”字样。希哲喜化名，几乎每种曲都别署一个笔名。《万全记》（即《富贵仙》）署四愿居士作，《双锤记》（即《合欢锤》）署看松主人作，《十醋记》（即《满床笏》）署西湖素岷主人作，《偷甲记》（即《雁翎甲》）署秋堂和尚作，《鱼篮记》（即《双错萱》）署鱼篮道人作，（以上五种，后印本题页，伪称笠翁《续刻五种》）《四元记》（即《小莱子》）署燕客退拙子作，《补天记》（即《小江东》）署小斋主人作，《双瑞记》（即《中庸解》）署不解解人作。（以上三种，后印坊本伪称《笠翁新传奇三种》）这八种曲的作风和笠翁的所作大不相同。像《十醋》、《偷甲》诸记，今亦尚被传唱。《万全记》叙卜帙尚公主，生男子三人：得富、得贵、得仙，盖为蔡邕、杨修、祢衡所托生。后平蛮，成大功。《双锤记》叙陈大力助张良击始皇帝于博浪沙，误中副车，逸去，投双锤于海中，乃浮而不沉，为琉球国女主姊妹二人所得，招以为婿。助以猕猴兵，靖国难。《十醋记》以龚敬为主人翁；杂以李白、郭子仪事。敬无子，妻师氏亦妒，故有十醋之目。后乃完满解决。《偷甲记》本于《水浒传》时迁偷甲，徐宁上山事。希哲云：“《雁翎》旧谱新辞”，则似此事旧亦有传

[1] 《希哲八种曲》（后附杂剧三种）有原刊本。

奇，惜不传。《鱼篮记》叙则天时，遣宫女尹若兰冒为太监，周历天下，访求美男事；事本《载花船》小说。《四元记》叙宋再玉与王安石女方云恋爱事。《补天记》为《单刀会》的翻案；写关羽赴会，鲁肃呕血而亡，曹操历受诸苦事。其以伏后为吕后的投胎，盖也本于司马仲相断狱的传说。《双瑞记》叙周处除三害，娶时、吉二女事。处有恶名，二女以丑著。然至婚夕，乃知二女实为绝代美人，而处也已去邪归正，从陆云学。在这八种里，《双瑞》和《十醋》都是很动人的喜剧。惟像《万全》、《补天》却有些故意做作，未免弄巧成拙。

参考书目

一、《新传奇品》　清高奕编，有暖红室刊本，有《重订曲苑》本。（附《曲品》后）

二、《曲录》　王国维编，有《晨风阁丛书》本，《王忠悫公遗书》本。

三、《暖红室汇刻传奇》　刘世珩编，近刻本。

四、《玉夏斋传奇十种》　有明末刊本，罕见。（西谛藏）

五、《南词新谱》　沈自晋编，有清顺治间刊本，罕见。（西谛藏）

六、《重订曲苑》　有石印本。

七、《闲情偶寄》　李渔编，有清康熙间原刊本，有《笠翁全集》本。

八、《缀白裘》　清钱德苍编，原刊本绝罕见。有坊刊本，有石印本。

九、《集成曲谱》　王季烈等编，商务印书馆出版。

十、《曲海总目提要》　有大东书局铅印本。日本西京帝国

大学所藏《传奇汇考》，多此本所未收的材料。

十一、《今乐考证》　清姚燮编，原稿本，未刊。实王氏《曲录》未出以前最重要的一种关于戏曲的专著。其中有一部分材料，也足以补正《曲录》。(鄞县马氏藏)

十二、《小说考证》，又《续编》等，近人蒋瑞藻编，中多考证戏曲的材料。

十三、《曲录校补》　任讷编，见《国闻周报》。

十四、《奢摩他室曲丛》　吴梅编，商务印书馆出版。惜仅出二集，三集以下因抗日战争而中止刊行。

郑振铎全集

第九卷

策　　划:李津生　刘英民　**统　　筹**:李世琦

责任编辑:刘英民　李艳明　**装帧设计**:张守义

美术编辑:赵小明　**责任校对**:贾　伟　李桂香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印　　刷:张家口市印刷总厂(张家口市建国路 15 号)

封面印刷:河北新华印刷二厂(石家庄市建设南大街 18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1/32　382.375 印张　9508 千字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精)980 元

ISBN7—80611—680—X/I·626

(全二十卷)